叢書集成續編

一一一

光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一九册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楚辭

天問校正一卷……清屈復著　昭代
楚辭新注八卷……清屈復撰　關中
離騷圖一卷……清蕭雲從著　喜咏軒　九
欽定補繪離騷圖三卷……清蕭雲從繪　喜咏軒　五
屈原賦注初稿三卷……清戴震撰　安徽　二
屈原賦戴氏注九卷附音義三卷……清戴震撰　安徽　二　一
清汪梧鳳音義

文總集

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編　台州　三
甬東正氣集四卷……清董琅輯　四明　四
四明文徵十六卷（卷一～九）……清袁鈞輯　四明　五

天問

校正

蒲城屈　復悔翁著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蒐醞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又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倘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

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閒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改古書竊謂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更定附後惟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洞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花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日月

厥利維何惟浪龍罔象

以上問一段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橫其衍幾何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二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鼈戴九衢枭蜚安居鼈蛇在
象厥大何加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
止白鬼婁莽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
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薛蕢起雨何
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膂之蟜戴山抃何以安之釋
舟陵行何以遷之鯪魚何所鬼堆焉處羿焉彃日烏
焉解羽

以土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三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
父何以饟妻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何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干協時舜何以懷之平脅
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四段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
龜曳衡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
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
勞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鮫禹治水之事也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禹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意飽
厥敌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
厥翁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成播秬黍
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鼈疾修盈

以上言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
何禹之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竪
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厥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彃革而交吞揆之惟焉在戾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顯易厥首而
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
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阻窮
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右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喜恒秉季德焉得
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來巡有莘爰極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
惡之媵有莘之婦緣鴈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右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古帝虞夏商
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蠭蛾之
命甚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
段兼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負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勳闔夢生
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
能爲闔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同水揭何以

此痛己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九章次第校正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
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
顧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
臣爲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已身在漢北也
然則懷王見疏正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
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
涉江既至後睹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
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

郭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箭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天問校正跋

悔翁上生爲關中騷壇鉅手著有弱水集其詠物詩極吹影鏤塵之巧近時談藝者競詆其卑瑣眞拘墟之見不足與辯也楚辭新註條分縷析妙契精微天問校正更爲掃蔑觀書眼如月此之謂夫乙亥仲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楚辭新注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漢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爲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覩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既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遙望荆郢鬱葱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請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芳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注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略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吾黨同解焉然恐終未當於三閭意中之言言外之意亦僅斯章句而已嗚呼四十五年之奔走蓋亦出於跋涉艱辛窮愁迫阨之餘者也書成姑記歲月云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後敍

王逸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

傳或作傳敷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作據舒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顯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婉娩娩一作俛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念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諫一作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

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字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紀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其模範取其要妙窺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世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敍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

洪興祖

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棄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同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

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常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漏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數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

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

實則願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
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

屈原列傳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新注目錄
卷一
離騷經
卷二之三
九歌
天問
卷四之五
九章
遠遊
卷六
卜居
漁父
九辨
卷七之八
招魂
大招

關中叢書

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熊槐在位三十年

癸巳 元年 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 張儀初相秦四年 秦惠王始稱王

戊戌 六年 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 所謂南辱於楚者此

癸卯 十一年 楚爲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 時屈子爲左徒王甚任之國內無事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讒妬亦在此

戊申 十六年 齊湣王元年 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見本傳○洪興祖謂屈子被疏在此年○按史記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與議國事耳未嘗奪其左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齊怒惜誦篇云反離羣而贊疣當俱指此則奪其位者在此年耳

己酉 十七年 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兵襲秦大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歸見本傳○屈子雖廢猶在朝忿兵必敗當無不諫離騷云既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申者言既廢又切責之也則合前兩次見拒可知惜誦當作於此年

庚戌 十八年 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厚幣蘄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之見本傳○屈子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愚按使齊必以見敗於秦爲謝再修前好獨使屈子者以絕齊時羣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而軫又往仕秦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此之諫絕齊益可知矣屈子未反羣朝又無一人諫王

釋張儀之非則其黨於靳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壬子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睢議欲善韓雪恥計茲湣王書至而又未決者以曾爲從約長恥見奪耳昭睢之議甚確豈離騷所謂蘭樧其人乎

丙辰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而合秦徇利棄信所以速禍況秦爲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結乎屈子以彭咸死諫爲法必越諫而被遠遷絕其言路惜往日篇所謂讒人蔽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絕齊言誤當指攻秦言又以欺當指背齊合秦言

丁巳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在房襄上秦復與楚上庸楚特婚姻而往然武關之辱實此盟誤之悲回風篇刺頃襄迎婦於秦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屈

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不得諫思美人篇當作於此時

戊午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子橫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諸侯連兵伐楚本是意中之事但請救於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迎婦結盟爲乎屈子必思一舍後之策而陳詞懷王惟以秦救爲美好而憍之朝臣又以王之遣怒不敢正其是非所以不聽抽思篇當作於此時

己未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鬬殺秦昭王知懷王之愚實陰遣之是釀成兵端耳

庚申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而去見本傳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召回但未復其位此事本與屈子無涉太史公特敘入傳者作後來諫會武關來歷耳洪興祖以爲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誤

辛酉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軍景缺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伐以支秦

壬戌三十年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　秦復伐楚取入城遺書與楚會武關結盟昭睢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將軍號爲秦王伏兵武關俟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因留秦昭睢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立爲王秦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睢所見相同無奈不聽按懷王爲人貪而且愚又好矜蓋貪則可以利誘愚則可以計取矜蓋則喜諛而惡直齊秦兵好反覆屈子疏放皆坐此三病武關受欺只悔不用昭睢之

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蓋積怒猶未平可知

癸亥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又徵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屈子又被讒放於江南之夢以取怒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篇當作於此年招魂亦當作於此年

甲子三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諸侯自是不直秦秦楚絕大招當作於此年

乙丑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敵秦故

戊辰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讐而結好總因國中無人不能爲美政故爲威勢所劫悲回風當作於此時哀郢當作於十年漁父懷沙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沈當在此年也

乙亥 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
丁丑 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與秦會穰
己卯 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讐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爲從秦
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說楚相昭
子而止不能自強已失報讐之具況又
圖共主乎誠讒諛虛惑之見也
庚辰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
戰東北保於陳城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爲邱兩東門之
爭國久余是勝以吳光入郢掘平王墓
而鞭屍也東陵之燒何先見之明乃爾
楚辭新注 卷一 事蹟考 四 關中叢書

癸未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前武關所要割不
甲申 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
予者又拔去矣
十五邑以爲郡距秦已不成其爲國天問篇
戊子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按懷襄兩世屢
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結秦好皆卒困
於秦總以讒說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
佐佩天問所謂荆勳作師夫何長早已道破
丁酉 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太子熊
元立
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二君在位事蹟
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於各年之
下如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以備
讀者之參考即以爲屈子之年譜可也

凡例

一天下事創始難繼者差易離騷有註自王叔師始後諸家論著即有詳細處要自王氏發之茲集先王而後諸家大哉華露藍縷之功也

一注騷者數十家予所見王叔師洪興祖朱晦翁林西仲諸家而已各執一是議論紛紜於中斟酌會成條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仍錄姓名於首不敢掠美

一篇章次序相傳已久或有錯誤後賢撥正附註題下使高明得參是否若輒更定即是鹵莽滅裂則吾豈敢今依王本存古也

一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句有同者意自各別並非重複長篇大作原有條貫和氏之璧御璽材也搥碎作零星小玉連城失色矣茲分五段庶得要領

一典故字釋多採諸家舊註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纔經號令精彩一變非予所能間有補者不關妙意亦不另著至篇章意義斷自愚衷未敢依樣葫蘆也

一篇中神怪草木既知寓言何必深求或比才德或比君子小人讀者自有會心臨文不贅

一離騷經難解在大義天問難解在故與四庫書目諸史經籍志所載漢以後書不傳者甚多況漢以前乎王叔

楚辭新注 卷一 凡例 一 關中叢書

師所引尙未盡見而三閭所用安能悉知從何處撥正
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舊註是者固能發作者之精微其非者亦足開後賢之
思路雖不並錄亦不下論均有功於後先無令前賢畏
後生也
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痛詆他人以申己說若必後賢以
必吾是者著書各成一家天之生才不盡後人自有心
眼別裁是非豈在吾今日之嘵嘵哉況我所論亦自前
賢開悟操戈入室何其薄也往者可欺來者難誣
一字面解釋如初度二言或云時節或云氣度或云法度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

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
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
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
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
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
見祭甚善但所遺并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
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
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
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
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
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
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
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
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
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
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

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迹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叢白露中耳

楚辭新注卷一

宗姪　汝州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新集註　曾孫　來泰錄

受業　同邑　王垣校

離騷經第一

史記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逸說非是朱熹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余觀楚辭中作遭離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之句則離騷者離別之憂也三閭之意若謂明己遭憂而作此辭則全部宜總名之曰離騷今二十五篇各有題目其義可知近世稱楚辭皆曰離騷者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以關雎稱全詩則稱楚辭爲離騷亦猶此而非二十五篇皆名離騷也夫詩以比興賦能持人道之窮也然無夫子刪定之存亡或未可知若離騷之存而不亡自足存也詩可以興可以怨可以觀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離騷有焉尊之曰經宜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烘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郢於是爲武王生子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此受姓之始捨近封而述遠祖蓋言吾祖自發跡以來未嘗敗績與今日對照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衣裾之末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三閭父字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孟始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降下也此日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皇皇考覽觀揆度也初度之度循言也

時節肇始錫賜嘉善正平則法靈神均亦平也以正爲法以均爲神高平曰原乃名原字平之隱文若王註法天法地類多不錄此凡例中所謂其非者亦不下論是也後倣此言聖帝苗裔賢父之子時日良名字嘉皆內美也

右一段敘世系祖考生時名字有木本水源顧名思義之意言外見分當與國存亡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奈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

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
夫蕙茝采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
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紛盛貌內美句收上修能句起下謂自修其才能卽扈
紉攀擐是也重再扈被辟幽也離芷皆香草紉以綫貫
鍼秋蘭秋時蘭愈香也佩飾也汨水流去疾之貌搴拔
取也陵山名木蘭木名擐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
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謂貞堅也言余之汲汲自修
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一身將老故朝夕自修
之勤也淹久代更序次也草曰零木曰落總上離芷宿
莽諸物也美人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託爲佳名寄
喻於君也後靈修倣此遲晚也此句起下文撫者撫而
有之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於撫有
壯盛之時早棄穢政改前此惑誤之度果能乘駿馬馳
驟我當引君於大道也起下三后堯舜桀紂以爲得路
失路證又與下數路字捷徑險隘踵武等句相照應三
后三皇下文堯舜遵道遵三皇之道也至美曰純齊同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二句與下悔遁有他
篇皆四句此多二句明係衍文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
靈修之數化訛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使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
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已

黨人阿比相助匿非之類偷樂者竊取淫佚之私不顧
君國之安危存亡者也幽昧路不光明險隘路不寬平
惟思念憚畏殃咎皇君與車績功敗績指車之傾覆也
我之欲引君於光明寬平之路者豈憚一身之離殃哉
惟恐皇輿行幽昧險隘之道而傾覆耳見君行邪徑以
至傾危皆黨人偷樂之故也詩大雅綿篇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同言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
前王楚之先王及繼踵足跟武迹至香草借以寄喻君
之一端哉爲患指上齋戒而言忍甘受其患而不辭之意
已自知其如此飭終上又爲下不舍止也余固知者早
齋言怒氣之盛如火齋也本欲引君至古聖帝明王今
反信讒齋怒何也審韻會通作賽楚晉書王豹傳王臣賽
審易賽難也險在前也又王臣賽賽匪躬之故若止作
直諫解三閭之放逐豈止直諫之一端哉爲患指上齋
怒而言忍甘受其患而不辭之意余固知者早
已自知其如此飭終上又爲下不舍知作引九天天有
九重也正與證同靈修謂君也余固明知己之審審必
爲身患然中心忍而不能自止故上指九天證諸神明
明非爲身謀而爲君也成言謂已成之約言悔改過移
有他志也近曰離遠曰別數化屢變易而無常也言我
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因讒言而數變易也滋樹畦
雜皆種植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言種植者
甚衆也冀期望峻茂長盛竢待刈艾芟薙草木枯死蕪
穢比廢棄也言我初樹衆芳望其長盛將爲國用今
一人萎絕亦何足惜而衆芳之蕪穢大可哀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
不能舍杜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此節追述初見疏時也忠心謀國反遭讒害明知爲患
不能自止成言變易惟天可證所樹衆芳已付蕪穢無

窮虛願皆成哀痛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坎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 騏驥纚纚審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祿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婪憑滿不厭不以爲足恕己自恕其惡不責己也如俗言饒恕之恕量度興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黨人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馳騖亂走追逐急走馳騖申競進貪婪二句非所急表己心不同於衆申恕己量人二句冉冉漸也但恐衰老漸至美名不立衆所急在彼我所急在此也英華飲露餐華所養皆香潔苟誠信姱實好練要所修精練所守要約願頷不飽貌所困者身所飽者道言無損於道也擥持木蘭根薜荔香草貫穿而累之蘂花萼鬚粉蘂蘂然者矯揉索以手搓爲繩胡繩亦香草有整葉可作繩纚纚素好貌擥木根也結茝也貫薜荔也矯柱也紉蘭也索胡繩也言所佩芳潔不以困而改也承上頗頷何傷言謇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辛苦之意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服習固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則法也言我勤苦效法前修雖不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

此節既疏後猶欲死諫也言我立志修名與衆不同所養所服謇法前修雖不合於貪婪求索之今人而求合於以死諫君之古人也

艱難也人三閭自謂言哀吾生多難也以下承此句言掩涕猶故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轡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縱束不放縱詩諫詩曰諄諄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替廢也以下方述見替事故太息流涕言之纕佩帶申重既以蕙纕見廢便應改悔又重以攬茝執志不同愈觸君怒矣然二物芬芳乃余心所善雖九死不悔況廢替乎靈修比君浩蕩水無涯人三閭自謂不曰己而曰人婉詞衆女比黨人蛾眉自比謠諑毀諉譖善逢工淫邪也偭向也明有規矩在前而方圓任其錯置背繩墨之正直以隨俗之邪曲務爲周旋容悅以爲競進之常度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洪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忳憂悶鬱幽滯不通邑於邑短氣也侘傺失志貌言中心憂悶至於幽滯於邑者余之失志也窮困失志也

之實溘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指周容爲度而言鷙鵰鷙之類不羣謂其威猛英俊凌雲摩霄之志非謂其悍鷹搏執之惡也周合能相周異道執能相安自古然也屈不伸抑按不發心修姱立名之心志正君善俗之志尤謂嫉妒讒謂禍自外來而順受之如己所攘取也伏清白者不

肯臨危改節以污此身前聖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
如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殷有三仁是也
此節既廢之後太息流涕自述其志也吾生多難既以
忠廢不能改悔譖毀日甚一日身窮困不忍隨時然忠佞
不相謀自古如斯惟有一死爲前賢所重而已文至此
已山窮水盡矣下文另起一峯一波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
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
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
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
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悔追恨前非察明審延佇少待行迷所行惑誤未遠猶
可回車也追悔前日相道未審迷行取困今將回車復
路及此惑誤未甚之時意言歸隱也步徐行澤曲曰皐
其中有蘭故曰蘭皐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二句復路進
出而仕入合離尤遭患退復路歸隱初服隱者之服也
製剪裁集補綴芰蔽荷蓮葉芙蓉蓮花本草云蓮其葉
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
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文卽所謂修吾初服二
句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不吾知者進而仕
人不知忠也信芳者退而隱芰荷芙蓉自信芳香也至
此始出不吾知字結上起下乃一篇之脈絡也岌岌高
貌佩玉佩陸離美好貌芳謂氣之芳香澤謂色之潤澤
雜糅佩之盛言盛其佩服蓋欲明吾本質之未虧耳此
八句文法參錯本言製芰荷爲衣芙蓉爲裳高冠長佩

芳澤雜糅惟昭質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
已矣然如比則文氣傷直故曲折出之古文古詩皆然
惟楚詞爲獨多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視遊目縱目遠觀
四荒四方卽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指衣裳冠佩而言
繽紛盛貌繁衆菲菲偕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欲隱而
彌章謂又不能隱也好修好自修潔未變不改其好修爲
之志懲創艾人生邪正清濁各有所樂而吾獨好修爲
常天下重稱無如支解卽使至此吾猶不變則黨人之
譖諛嫉妒琁棄放逐豈能使
余心懲而少改哉言堅確也
此節欲隱而不能也前曰相道未審迷行離患將反初
服往觀四方佩飾繽紛欲隱彌章好修爲常雖體解莫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三閭姊也嬋媛眷戀留連之意申申猶重重詈責
數曰記女嬃之詞鯀堯臣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
婞很蚤死曰殀言鯀婞很自用乃殛死中野博謇謂廣
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很自用乃殛死中野博謇謂廣
耳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判別言衆人皆
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不與衆同也煢獨孤煢既不可
戶說又孰能察己之中情況舉世朋黨更無一同志者
煢獨至此而尚不聽余言何也補註女嬃詈三閭之意
蓋欲其爲窗武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
不與衆合以承君
意諛矣此解亦是
此節述女嬃責數之詞見內而不能見知於骨肉也
右二段自紛吾既有此內美至此凡六小節共成一大

段自末疏說到既疏自既疏說到既廢反復紛紜言己之上不見知於楚君下不見知於盈朝外不見知於黨人內不見知於骨月一片孤忠無可告語不得不折衷於前聖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覆羿淫遊以佚畋兮又貪夫厥家姑澆身被服常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葅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苟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葅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節中猶折中喟歎憑依歷紜歷沅湘皆水名重華舜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歎己依此芳潔之心而歷茲舉國莫知之時故南征而折中於重華也三閭之不得於君猶舜之不得於親又楚之境內故就之陳詞不然古聖帝王多矣何必舜哉禹能辨九州物數如鑄九鼎是也九歌左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啓禹子九辯九歌禹樂

貌字書祇與祇同安也大也儼畏也祇亦敬周家姜過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也繩墨亮舜相傳之法頗幽昧險隘之路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錯與措同置也輔佐民德有德於民哲智茂盛苟誠下土謂天下也天本無私唯覽有德於民哲智茂盛苟誠下土之聖君如禹湯文武者則篤生哲人如伊呂周召以爲輔佐夫維有如此之聖哲輔佐方能用此下土也此爲楚王不能循先聖之繩墨而言也以上皆爲重華陳昔日諫君之詞卽上所陳者是也危死言墮也余初余昔日諫君之詞如此貼近邊而欲幾死枘鑿方圓之不相入猶忠佞邪正之不相合不量其不合而强入之前修固有以此葅醢若龍逢梅伯者言我初諫時固知如此故今日不以也獻欷哀泣之聲鬱邑憂哀時不當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葅醢之世以茹蕙二草香拭淚霑濡也衣背謂之襟須流貌

此節皆求折中之詞也我平昔以古之興亡諫君固知得禍今果然矣言外重華以我爲是耶非耶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以乘鷖

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

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色

敷布衽裳際耿明也有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埃塵征行此言肅整衣冠跪而陳詞敬之至也重華以我所陳之詞爲是否耿然自覺得此中正之道矣遂乘龍跨鳳遺風塵而上征也軔楅車木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瑣神靈之門謂舜廟也言朝發蒼梧非不欲少留重華之門但期夕

至縣圃時光有限我心孔棘也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弭按止也按節徐步崦嵫日所入之山迫急曼曼遠貌修長路阻且長非可速至故令日御勿急迫求索者求索神靈折中也

此節言重華既許其是自信得中正矣何必上下求索

又折中神明哉意蓋謂重華不許則從此已矣既得中正矣乃廣求折中欲使君悟俗改楚國復興非徒托之空言拚一死以塞宗臣之責而已也下文見帝是折中於天求女是折中於神妃靈氛是折中於卜筮巫咸是折中於鬼神也此入句爲下一大段領袖若作求君解不惟無明文可證而三閭豈事二君者哉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妬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總轡六轡在手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十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若木日入處在崑崙西日夕無光拂拭之使明也逍遙相羊從容自適凌晨起行日夕始停車自適也此言盡日而行也望舒月御飛廉風伯屬連鸞鳳之佐皇雌鳳雷師將具備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也戒諭本欲速夜疾行雷師更疾于飛廉今使鸞皇諭使速備而雷師告以未具言今夕猶

不能盡夜而行也鳳靈鳥飛騰疾速之甚離麗飄風回風屯聚霓虹屬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御迎也急欲上行故令鳳鳥飛騰不待雷師之具而日夜疾驅輕風屯聚雲霓晴風而來迓天門將近矣紛紜總總衆多斑五彩離合不定陸離光怪倚者闇者倨傲之狀望余者目視而身不少動帝天帝闇主司門之隸閶闔天門身到天門五色雲氣離合上下紛紜衆多見帝情切刻不容緩令司閽開關急入而閽者乃一望而見拒也曖曖日暮罷力疲日已暮矣結蘭久立因歎塵世蔽美嫉妬清濁不分令司閽見拒我之中情將終不能見帝自陳耶言外有天門之下亦復如是之意

此節欲就天帝陳詞折中以夜繼日疾行而至閽者見拒乃歎息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　毋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態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脩以爲理賈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戶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誤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繫高邱楚地名楚國盡爲朋黨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登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故下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也溘奄春宮東方青帝舍瓊枝玉樹枝繼續榮華未落喻時尚可爲也落墮相視下女侍女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而續玉佩以遺下女正欲及榮華之未落使通陳詞折中之意於神妃也豐隆雲師虙妃王逸曰神女也洛神賦注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洛神纕佩帶謇修媒通詞理下文佚女爲高辛妃二姚爲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則虙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緯繣乖戾遷移次舍窮石山名在張掖郎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言其始也猶在離合不定間而終則乖戾必不可移乃夕夕歸朝沐將改求也下四句方言不合之故倒敘楚詞中多用此法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娛安樂違去言虙妃驕傲康娛雖美而無禮故棄去而改求不可以陳詞折中也按字書覽觀也相選擇之意觀諦視周流遍遊四極四方盡處遍遊上天下地正改求也所謂上下求索也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謂帝嚳之妃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以飲食之鴆惡鳥名羽有毒可殺人告予簡狄以不好者詐言反間我也雄鳩鴆佻輕巧利又使雄鳩飛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不可信也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事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冰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心多疑者爲狐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鴆鳩皆不可使故心中疑惑意欲自往禮有不可彼高辛已貽鳳皇而往故恐其先我矣又不得陳詞而折中也遠集遠去惜誦篇欲高飛而遠集是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欲遠集改求又無處所聊且浮游逍遙顧及少康未妻於有虞之時留二姚也意言懷王已不可望猶望頃襄能如少康之興復也理卽審修以爲理之理弱劣拙鈍理弱媒拙言不堅固恐無以留二姚也因歎世之溷濁嫉賢所好如此則二姚又不可得也

此節欲求女折中忽而反顧流涕興哀乃上下求索諸處無成欲及少康未室爲留二姚有嗣君中興之望而又不能溷濁一歎末如何矣古賢女甚多篇中專引妃后者是對照鄭袖而言也求女數節文法變換一則求之而無有一則始合而終離此高邱虙妃之別也一則先求後見覿面千里一則先見後求又後高辛此虙妃有娀之別也至欲留二姚理弱媒拙言恐不堅又一變也

閨中既以遼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爾雅宮中小門謂之閨又字書女稱閨秀所居亦曰閨
遙深哲知寤覺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
中指鄭袖言哲王指懷王猶云天王明聖也黨人懷王
可明言鄭袖不可明言故以閨中渾言之上文已有九
死體解等句則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言欲死也

右三段折中重華既得中正因上叩天閽拒於閽者溷
濁嫉妒丈夫中莫能我知復求之女中又不可得乃歎
息閨中深遠既不能陳辭哲王又不能覺寤我之情懷
終不能發之於世安能隱忍而與溷濁嫉妒者共此無
窮之日月乎計惟有一死而已　此四句畫龍點睛也
前美人靈修葌茎皆暗指楚王至此明點出哲王又帶
出閨中不惟結第三段乃前半篇之總結又後半篇之
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
天帝者即三皇五帝亦未有以王稱者況天帝乎既是
指楚王則閨中指古妃后愈不可也非指鄭袖而何玩
既字又字本文十分明白若謂哲王深居閨中文理不
順之甚其指鄭袖也無疑若以求女作求君解下文豈
惟是其有女是字指楚國而言楚國之君豈可任三閭
之意而求乎況求君自巫咸文中始言之而又無求女
字三閭文中從未有求君意求女非求君斷斷如也若
作求賢求隱士解更荒唐無據篇中如以江蘺秋蘭比

才德則先以修能句點明如以衆芳句比賢臣則先以
三后純粹句點明如以衆女比黨人則先以靈修不察
句點明何所據而作求賢求隱士解乎即下文豈惟是
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上下亦無明文玩前有不吾知
其亦已矣句後有莫我知兮句二知字是言楚國溷濁
嫉妒丈夫中無知我者聊於女中求之即世有一人知
己死可無恨之意不過其言楚國丈夫皆黨人耳今求
女下即緊接閨中字是借女字暗點鄭袖也或問三閭
非交通宮掖者而言鄭袖何也袖能惑懷王釋張儀聰
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

氣絕無可奈何時姑作期望之想耳非眞有是事也古
來文章多撾鼓邊然鼓心一兩下定不可少此正鼓心
一兩下也若無此句則通篇皆在半明半暗間全無眼
目矣後之君子必有知者

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誤民好惡其
矛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索取瓊香瓊茅白茅也二草皆芳潔可藉筵篿折竹以卜也靈氛明占吉凶者曰占詞兩美者男女俱貌美喻同德同志言世有兩美終當以合然楚國之修潔而慕之者乎言楚無同德同志思九州之廣大丈夫中必有知汝者豈惟楚之有女乎以上占詞也曰者靈氛之言也言由占詞觀之九州博大宜勉力遠去無用狐疑兩美必合孰有永美而舍汝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天下同類衆多何必只懷楚國靈氛之言止此以下皆三閭之言幽昧謂昏暗於內眩曜謂僞飾於外楚人如此舉世可知孰能察余之善惡乎雖往而亦無所合也人性好惡固有不同惟此黨人更爲獨異艾臭草甚且戶皆服艾服且滿腰而反以蘭爲臭惡而不可佩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縢即香囊既蘇糞壤而充幃則謂申椒不芳也宜矣起二句筭占自叶

此節靈氛之占言當遠逝三閭念舉世幽昧去既不可欲從靈氛之占卜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御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通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黨人獨異住又不可總寫狐疑以起下巫咸之文也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言榘矱所同自然必合苟能自修不用行媒歷舉古人以實之也晏晚央盡鵜鴂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鳴則百草歇先鳴者不待當鳴之時而早鳴也勉使及此身猶未老尚足有爲時猶未遇不可輕失遲則惟恐鵜鴂先鳴使百草不芳也偃蹇困頓失志貌薆然者蔽之極不諒不可測折摧敗也汝今困頓之如此此輩不可測度恐必致汝於死也巫咸擇君之言進靈氛遠逝一層以上皆巫咸之言若作三閭自念之詞則前已有九死不悔體解未變等句豈三閭至此而又懼摧折乎自相矛盾豈有此理況下文三閭文中亦止言不可淹流時俗變化摧折之意一字不及則此爲巫咸勸騭之言無疑

此節先以君臣同德不用行媒喻之又歷引古人以實之中以年歲促之終以死決之言當遠逝而擇君也擇君始於巫咸前後皆未有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移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繽紛亂變易更改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惡草巫咸言當遠去擇君三閭不答擇君止言風俗人心紛紛更變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變而爲茅蕭艾賤草然何所爲而昔日之芳草如蘭芷荃蕙者今直變而爲蕭艾此豈有他故哉莫非靚我之好修而賈害遂至此也化茅不過不香而已蕭艾則臭矣不芳爲茅二句言變易之盛直爲蕭艾二句變易之甚豈有他故二句變易之由也可恃者信其不變之謂無實容長者謂無蘭之實徒有蘭之貌委棄從俗揭車江離尋常芳草乎

從俗不過苟列衆芳之虛名而已專一佞諂諛慢傲情惱淫書曰無即滔淫慢荣黃幃盛香之囊也蓋以椒之芳烈變爲邪佞荣黃毒臭欲充香囊蘭既隨之干進而務入又何能復敬守其國香之節乎時俗盡從下流孰能無變化移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戶

虧損滅沫已言瓊佩以可貴之質雖爲佞人委棄以至今日而芬芳之氣猶難虧而未已也和調猶調和度謂我調和襟度以自娛遂浮游求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言丈夫中終無可語又於女中求之得一人知己死可無恨之意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言將去楚而曠觀天下也

此節言茲佩爲他人委棄以至今日困頓已極在我者不失良貴且調和吾之襟度聊浮游求女庶得知己及此年歲未晏從其吉而遠逝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帝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歷選精細糧不須巫咸求君之吉占而從靈氛遠逝之吉占也瓊枝玉樹枝羞膳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庶羞折玉枝爲羞精玉屑爲糧遭行資言飲食皆玉不獨佩而已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具

是也鴆飛龍去之速雜瑤象華美其車離心謂君心已離不能復合遠逝自疏象車龍鴆鳳承旗蛟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曰詔西皇終之以西海爲期而爲太平之樂舞日暮止宿忽而天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何人能遠去乎然上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懷王在秦言外蓋欲遂滅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遂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入耳之言風俗變易君子化爲小人惟余良貴雖爲人棄一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疏而已龍車鳳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可奏志願可遂而終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衆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故都楚國也

右五段已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乎爲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此節從靈氛之吉占遠逝自疏象車龍鴆鳳承旗蛟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曰詔西皇終之以西海爲期而爲太平之樂舞日暮止宿忽而天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何人能遠去乎然上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懷王在秦言外蓋欲遂滅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遂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入耳之言風俗變易君子化爲小人惟余良貴雖爲人棄一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疏而已龍車鳳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可奏志願可遂而終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衆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故都楚國也

右五段已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乎爲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爲綱領以知字爲鍼綫以從彭咸而死爲主意篇中余固知後止兩知字前不吾知其亦已矣後莫我知兮而君之放逐黨人之嫉妬女嬃之詈折中重華叩帝閽上下求女占靈氛問巫咸遠逝自疏莫與爲美政皆莫我知也願依彭咸之遺則下云雖九死猶未悔又云寧溘死以流亡又云伏清白以死直又云雖體解吾猶未變又云貽余身而危死又云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結云從彭咸之所居主意如此究之所以死者皆莫我知也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爲無據

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沈淵甚明又漢之賈誼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未遠豈盡虛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卽無據而三閭之汨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考之名字而已矣仁至義盡至中至正而後之論者猶以爲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竊痛三閭不生獲麟之前也

此篇五段首段古帝起末段時王結煌煌大篇起結緊嚴二段三后堯舜用於前三段羿浞湯禹有娀高辛用於前後四段伊尹皐繇用於中他如倒字倒句倒數句神龍變化不可端倪向者予不知用古之法多不解不知倒敘法愈不能解也

楚辭新注卷一終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閒言不能盡借酒杯澆塊壘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之外千載下令人思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托而寄托非賦比興也三閭九歌即楚俗祀神之樂發我性情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某神比君某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以娛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詩以至漢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可奏也何也寄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選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練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鐔瑧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偉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誠敬以迎神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美玉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持也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國語燕有肴蒸是也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之四者皆取其

芬芳揚舉枹擊鼓槌拊擊疏通而不滯也即朱絃疏越之疏緩紆而不迫禮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噍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陳列竽瑟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器浩倡洪大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二者以見餘耳故曰浩倡言備極音樂也止言瑟竽舉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盛貌繁衆君謂神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大微者太一之庭
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敬以迎神神
鑒誠敬降而欣說安寧以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
已如人君自鑒其誠之意寄托言外可想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央
芳芷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芝英
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審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
靈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
光爛天上無已時審詞憺安壽宮者神天上久居處尚
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類相從也易
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貴題也龍駕帝服至貴也龍駕
以龍引車帝謂上帝
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
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神一
降即猋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雨河之間曰冀州有餘
所望之遠不止一州窮極言須臾之間
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翱遊周章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靈雲中君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
光爛天上無已時審詞憺安壽宮者神天上久居處尚
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類相從也易
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貴題也龍駕帝服至貴也龍駕
以龍引車帝謂上帝
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
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駕龍者以龍翼舟還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
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綢縛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慱慱
夫君謂神記曰夫夫是也慱慱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
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子慕君之
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
桂舟兮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腮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舜陟方死於蒼梧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
猶豫言既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可居
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爲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
飾沛行貌遙望而見其如此又似欲行也吾爲主祭者
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之桂舟而來令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似欲來而猶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
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言我
之吹簫非湘君
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
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駕龍者以龍翼舟還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
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綢縛束

蓀香草橈舣小揖涔陽江碕名極遠浦水涯揚靈者竭
其精誠極至也嬋媛見騷經潺湲流貌隱痛君湘君隱
隱側不安也遙望見其駕龍而北行矣猶幸道經吾之
洞庭故蕙綢蓀橈以候之又於江碕望之橫截大江揚
精誠以感格之我之精誠無盡至於如此湘君侍女乃
嬋媛而爲余太息侍女鑒其精誠而湘君不鑒故思之
而至于
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
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櫂楫棹船旁板桂蘭取其香斲斫采搴皆手取也薜荔
緣木生芙蓉荷花生水中瀨湍淺流疾貌翩翩飛疾
貌言乘舟遭盛寒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其難如此薜荔
者爲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心傷也一篇主句
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記時

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則易絕其不能強合又如
此我舟方在石瀨淺中湘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如
乃數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則告我以不暇宜乎湘君之不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騁直馳騖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尚旋也玦如環
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
見離騷遙容與皆遊戲閒暇之意此言神既不來則
我亦退而遊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湘君既不可見
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將採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
於萬一而今日之遇遺道經洞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
失不可再得惟有從
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嬋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涕至云心
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
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戶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
何爲兮木上平聲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爲娥皇
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目眇眇目盡也愁予
者爲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心傷也一篇主句
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記時
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洪波耳蘋草秋生
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騁望縱目佳
佳人謂夫人張陳設言向夕灑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
蘋水草罾魚網兩何宇怪異之詞言既與佳期夕張矣
所見之物皆
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皐
夕濟兮西澨逝

沅澧皆水名芷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
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澨
水涯說文澨坪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言沅則有芷矣澧
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即思之之切至
於荒忽而起望但見流水之潺湲於是朝馳予馬至江
皐夕濟西澨迎之所見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

當在麋何爲二句上此倒敘法嫌與登蘋四句複也兩次遠望所見皆失其所疑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愈生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孫壁兮紫壇坐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謂夫人偕俱逝往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予乃欲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故築室水中以迎也葺集蓋覆也辛夷楣藥名也

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爲神將降也吾主祭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降而往迎也飄風回風凍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架布蘭木蘭橑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楣門戶上橫梁藥白芷葉罔結結以爲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折折蕙以爲屋如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予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以迎湘夫人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褋襜襦捐袂遺褋即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賤之而袂褋親之也汀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責之意此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終望其合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

此節初迎神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豐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此節言神即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操天下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也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導奉引帝天帝之適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己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間而周宇內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卒莫測其陰陽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然

疏麻神麻極窮寖漸疏遠也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使己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賤各有所當孰可爲者或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大司命之所能爲而況人乎但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爲其知安命矣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蘼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襲及上二四句興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蓀猶人以用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哉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子何以愁苦二句此亦上二句興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予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倏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幸其有意顧己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別離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微美人兮未來臨風
怳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怳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怳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從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爲民正平聲

孔蓋以翡翠羽爲旌旗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從挺拔之意幼少艾美好語見孟子戰國策卽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爲民所取正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爲民之

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怳兮浩歌亦復何益惟望其登天之後矛負目成之好耳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芒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怡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暾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檻楯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卽乘馬以迎之而夜卽明也輈車轅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雷氣轉輪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上時太息低佪若有顧懷者言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卽出而音容之盛已令觀者忘歸也

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疏緪兮竽瑟浩倡兮
竽戶翻飛兮翠曾撼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
薆日

縆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簴懸鐘磬之木瑤鏤以美玉爲飾鏤竽樂器名鏤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翾小飛輕揚之貌曾舉又翥飛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簇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薆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薆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杭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兮以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操弧舉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撰持兩余字皆祭者自稱杳深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

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明喻其赫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勳也

與女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

女指河伯河爲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鬴胡蘇簡潔鉤磐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衝逐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

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　通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敬乃居水中而不出何也龍堂以龍鱗爲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

媵予

大鼈爲黿逐從也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言以交手而即去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指河伯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窕　窕一作窅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兔絲睇微盼貌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主祀之人予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句是山阿中之裝束言山鬼以薜荔爲衣以女羅爲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予之窈窕而祀予予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　一作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思也子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即上蘭桂之類幽篁句山阿之餘句山路之崎嶇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莊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 戶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標也晉語置茅蕝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雲在下羣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已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已久矣然子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晚孰有再設華筵以留予者乎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芝草公子即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已二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予也歲晏而猶不華予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至於忘歸轉念公子非不思華予但不閒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予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靁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修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靁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猿狖屬離羅颯颯秋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鬼景也歲既晏矣果不華予矣故思之而無已也三句中無鬼字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徒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之所而卒不能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

交墜兮士爭先旬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爲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短兵刀劍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蔽日若雲狀敵人之多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母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虎
凌犯躐踐殪死埋輪縶馬示必死之援枹擊鼓言志愈
萬氣勇盛也墜怨嚴威嚴殺備言臺戰痛殺棄原野骨
骸棄於原野也言己適值天之怒怒即令被敵人殺
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忘喪元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操吳
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離而心不悔四句追述其生前出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十七　關中叢書

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後也魂魄死者
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犯神以靈言其魂必
靈而不滅也毅然爲鬼雄者毅然爲百鬼
之雄杰猶言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強忠義報國死爲鬼雄宜享祭祀於
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
秦敗屈匄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
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衆樂而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
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倡首一人
爲之倡而衆和之也容與態度從容成禮老祀畢也
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可想而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永久不斷
也終古已見騷經祝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祝楚
之長存也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
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辭祖
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爲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
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與本文不合存之以
俟高明

楚辭新注卷二九歌　十八　關中叢書

此篇以神之尊卑爲敘次今二氏水陸道場諸神合
享鬼王另標一幡即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
亦在焉楚俗分合未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
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閭之作則合
祀也夫借酒杯澆壘塊落墨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
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
抑亦末矣

楚辭新注卷二終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蓄醞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及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尙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

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何自稽考而知其涸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瞢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冥冥芒芴之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明闇闇謂日月星辰混沌初開時按說文三合天地人之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其數三也言涸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爲乎陰陽變化天地人初生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三與參同謂陰陽參錯亦通此節問涸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圓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惟茲九重何人之功何人初作之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說文曰轂端也省則是車轂之中以金爲筦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言西北不虧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言天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合踏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乎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踏列乎

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大舍氾水涯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卽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卽蒙氾也朝出陽谷夕入蒙氾自朝至夕所行幾里乎

此節專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表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梵梵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神顧兔而感氣於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當顧兔耶則顧字不譬兔此就凡兔言而以證顧兔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爲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頡頏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鷰斯斯字本助辭曰上下而漢書燕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鷰斯斯字本助辭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螽螽斯又作螽名類可見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　平聲

鴟龜曳銜鯀何聽平聲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鯀墮洪水傳云鯀障洪水國語言其墮高湮卑詳其文勢似謂鯀視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程子曰今河北有鯀堤而無禹堤通志堯封鯀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又淮南子鯀作三仞之城諸侯悖之史稽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曳銜之法鯀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功帝何爲而遽加刑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永長遏猶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禹鯀子腹懷也詩出入腹我鯀功不成何但因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鯀功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云禹傷父鯀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鯀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實　田之地方九則何以墳　墾之

洪泉卽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檀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汎濫禹何用實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疊畢而墳之乎

此節一節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爲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鯀既竊息壤矣又何曳衛之營爲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成乎

此節問鯀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鯀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憑盛也墜落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爲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爲而極深百川日夜東流而東海何爲不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脩長橢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乎

崑崙縣圃其尻羿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刀切平聲說文雅也增韻腎骨盡處問乎縣圃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又其西北隅閉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爲近問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啓是何氣而長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末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何光焉同一大地光之不均如此何也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問何爲而有所冬暖何爲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瀕瀕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記淮南水經註諸書不須更引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焉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石有五色筍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本不能如人能言今何爲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虺九首儵忽在焉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載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括

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屢言之長人國大下者其守爲神客曰防風氏語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註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言雄飛何爲而九首往來儵忽果何在乎不死之人生何所乎所謂長人果何守乎

靡萍九衢臬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蔓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即萍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萍國其地產萍即靡萍王巾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沈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雕芳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竟以九衢爲水中之草矣按字書萍作萍非本字也又蘋大萍也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臬而赤花以上二者皆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乎山海經有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能吞之其蛇之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趾因黑水所渚原名玄趾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擿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人壽倣天地無有終時至人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繼太昊高陽繼金天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禪而益獨離憂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之拘執爲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鯪魚何所鬼堆鴈處羿焉彃彈曰烏焉解羽

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按字書鬿音堆雀屬也鬿堆即鬿雀也歸藏易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

布註古之諸侯非有窮后羿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問鯪魚鬿堆皆在何處乎羿何能射日烏何處解羽乎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降下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甲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文字音義云今宣州當塗也呂氏春秋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呂氏曰娶塗山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甲四日復往治水閒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察下土四方是禹志在治水而不在後嗣矣焉得彼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

閔憂也左傳嘉偶曰妃說文嗜欲喜之也四日而去猶人皆一日三餐而禹獨以朝飽爲快也問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乃四日而去與人之三餐不同而獨快朝飽又似不以繼嗣爲念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蠆何啓爲憂而能拘是達夫

益禹賢臣作爲后君離蠆憂惟居謂居禹之喪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益卒不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繼太昊高陽繼金天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禪而益獨離憂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之拘執爲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皆歸射鞠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烘

射行鞠窮猶極也后君有爵土之稱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是也革背也益烈山澤禹平水土是禹益之行皆歸王極又豈有害於其躬者乃民卒背益而歸啓惟禹之德獨播降於衆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沱

九辯九歌已見騷經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朱紫陽云竊疑棘當作蔓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屠裂也淮南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

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
竟地卽化石也問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禹
之後是克勤之子矣乃屠
母而至於死分竟地何也

以上問禹啓父子相繼之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革更孽憂也傳曰河伯
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
水神虎妃交問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荒淫革夏
民之憂矣而又射河伯妻雒嬪荒淫尤甚何也

馮珧利決封豨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識

馮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
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
以鉤弦闓體也封大豨豕馬融廣成頌扶封豨是也膏
腊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羿除付以神射乃獻豨膏
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揆之

寒浞見騷經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人對
議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揆度也問寒浞自惑純狐之
女而又謀殺何以彼后羿之射藝勇力疑無敵矣而其
衆乃交進而
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云帝
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
於商邱依斟灌斟尋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
商邱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
所遷也斟灌斟尋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邱二斟較
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
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鉏窮
有窮國也巖古險字如傳巖史作傳險是也越過也問
羿自鉏遷窮其險亦無過於鉏者而急於西征爲浞所
滅何也左傳言羿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
三足鼈也以鯀之殛化爲黃熊是已死矣而巫又能活
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野
卽此類

以上皆問羿浞窮夏之事也末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與
萑同并逆同卽逆也言逆而投之羽山也脩盈長滿營
經營播種也莆雚亦云種者猶逸周書所云
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喪乎治水土播種百穀其功大
矣宜其蓋父之愆乃鯀已逆之羽山而惡聲
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名何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

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
弗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
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樂而不能固臧何也王子化蜺茀
得天道從橫之仙
乃死而化鳥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揆之

寒浞見騷經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人對
議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揆度也問寒浞自惑純狐之
女而又謀殺何以彼后羿之射藝勇力疑無敵矣而其
衆乃交進而
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云帝
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
於商邱依斟灌斟尋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
商邱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
所遷也斟灌斟尋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邱二斟較
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
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鉏窮
有窮國也巖古險字如傳巖史作傳險是也越過也問
羿自鉏遷窮其險亦無過於鉏者而急於西征爲浞所
滅何也左傳言羿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鼈大龜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
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也漂移
卽行也書曰禹治水行舟論語曰夏禹盡力溝洫舟問
而舞何以能不墜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平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曼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淫之子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隕墜女岐即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雄黨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云易首親以達殆指逐犬隕首言也問少康欲殺澆而誤殺女岐則澆既覺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就之

湯本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問少康以一旅而興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此肆情而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寘

鰥無妻曰鰥姚舜姓閔憂也問舜孝如此父不爲之娶何也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諸侯何以能興雨神

鹿何以具異體鼈何以能負山而舞鼻何以能陸地行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興夏桀何以伐蒙山而爲湯所殛舜何爲不告而娶得堯之天下而爲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能極之焉

萌芽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成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瑤臺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奴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何道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道而尊尚之如此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問誰所制匠而圖之乎　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

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炮蜛則女固創帝然帝又創女故並著也是登者帝之始也上古立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城后稷本有邰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也說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聚所謂終古南嶽是止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荊蠻爲勾吳耳孰能期料其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勾吳以終古乎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　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荊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於泰伯前此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仕因緣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問以割烹之人極其卑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致

帝謂湯摯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羣黎百姓聞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道而天下衆民乃大喜悅何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貽遺也言簡狄配高辛氏天命玄鳥
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鳦
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
有功封之於商也問嚳何爲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爲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父謂禹臧善也終弊者啓初有天下有扈
扈首亂是竟爲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倒句猶云
牛羊牧夫也蓋有扈初爲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不著名者如緣鵲飾
玉會朝爭盟不曾著伊尹武王也問啓備持禹之末德
惟其父之善是善而竟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
衍云訊夏啓於甘澤兮殤帝
典之首傾循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于盾協合時是言舞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
而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
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雒書靈準聽有人方面
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問舜無
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當懷憂
癯瘦何反肥盛若斯乎猶
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遇道而得
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
其命果何
所從出乎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流

有莘國名極王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
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
臣而乃得吉
喜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天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始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姓身夢神女告之
曰白竈生黿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
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
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
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問生空桑得
水濱神奇之甚乃惡而媵婦何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求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詶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賓之
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曰
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
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地名前漢志左馮翊
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
夏臺已而釋之卽重泉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
禮也問湯恆秉帝嚳之末德自然當有天下而
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既得出本不勝心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
問伊尹以水濱之小子遂能挑湯亡夏何也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箋會合也蒼鳥鷹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期而踐此期者何爲乎將士勇猛如鷹鳥羣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時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咨嗟者周公雖佐發定命非其本心以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位雖天子之位猶用成全也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猶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問昭之南遊本利白雉而迎之而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揄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揄言巧於貪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驛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爲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衍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衍衍旦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號於市者即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妾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櫝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事見國語問妖夫何爲而號於市幽王何爲而得褒姒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至齊桓九合卒然身殺紂

反側言無常元命苞刀詈爲罰賞之對也佑佐助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管仲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服事也問孰使紂憎輔弼不用忠直而專用讒諂之人乎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歆之

比干紂諸父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問紂何惡比干之逆而殺之何喜雷開之順而封之乎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方術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佯狂而爲奴此異方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

問湯以咸有一德之聖人而子孫如此何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郁之

元大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竺爾雅曰厚也與篤同燠煖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王註云姜嫄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問既爲元子帝嚳何不篤厚而乃棄之既棄而投之冰上鳥何爲而燠之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弓弓持滿也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書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崇侯虎譜

西伯諸侯嚮之將不利帝其震驚切激也實甚問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逼紂何爲紂不急除之乃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礙礙岐之國終得遺逢久長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西伯昌周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持鞭策作牧書舜典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傳九州牧監周禮天官太宰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註州長也秉鞭喻持政爲雍州牧徹去也毀也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去岐周之天下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問文王方秉鞭作牧三分有二服殷之衰武王乃去岐社而受天命以爲殷國何也

璿藏就岐何能依毀有惑婦何所譏

詩乃積乃倉之篇藏蓋藏也惑婦謂妲己問太王始與百姓徙其蓋藏來就岐下當奔走窮困時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惑一婦人何所可譏而爲武王興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孰知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昌文王后亦謂文王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爲而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爲之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會戰果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長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爲後母所譖縊於新城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搶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霣是申生雉經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感天抑地者能感動天地如左傳狐突遇太子又因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雉經林中維何故乎申生之死而有靈如此而又誰畏懼乎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爲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任其爲惡而使他姓代之乎

總收上夏商周相代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凡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官天下之官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己之不能爲伊尹

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昂

勳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以伍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麾勇武而流其威也專見吏記闔廬以少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痛楚君之不能爲闔廬也懷王見執於秦是散亡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上聲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中央共牧后所怒蘢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乎蘢蛾之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位北至回水萃何喜戲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猶言警於是女也故曰驚女萃止也北至以雷首在北也按譙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辨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廣博物志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類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爲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己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兄謂秦伯噬犬嚙犬弟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卽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蓋謂車也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之肯適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呵壁問時之景也按三閭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問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分

伏匿穴處卽旣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也作師猶興師荆楚勳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問己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欣

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旦改悔則楚國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今日能當秦之强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强非吳可比能不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秦人伐州來爲吳闔廬九年闔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爲昭廬卽公子光也哀元王三年越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升

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穀於菟實

爲令尹子文夫子穉其忠事見論語環穿旋轉閨鑒也
內而閭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曰自閭社
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閨鑒夫閭社邱陵而復出子文其
人者以興楚乎見楚之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
文以見
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艱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艱立二十年
其弟熊惲弒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
成君與無謚號者皆謂之敖前之敖霄敖已不可攷
若見於春秋者如麇被弒稱郟敖以無謚號子干被弒
稱訾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謚
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
師夫何長也痛楚之亡客死於秦也周報王十六年秦昭襄八
者痛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報王十六年秦昭襄八
年懷王入秦報十九年秦
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
而國將亡矣國亡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
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
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事之有無理之是
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眞昧昧哉讒佞高張忠賢蹙頞天
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

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已心印懷襄問后妃之貞邪讀者
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
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
間也至九段節節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
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
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溟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
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
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闓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鴻龜曳
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
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

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鯀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洧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虯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

處惠氣安在靡薆九衢梟羿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薆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鯪魚何所甲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禹之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毒母而死分竟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爱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緣鵲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干詳狂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穆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激切何逢長之受賜茲何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醢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

擊翼何以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衙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動鬬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能爲鬬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己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己得忠諫之虛名也第九段

楚辭新注卷三終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彰咸又作九章以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羅賦詩之所明苦心眞切如此

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爲絕筆乃以悲回風爲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尙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況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平聲兮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逐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滿抒抱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罰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爲號者太一之佐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禋於六宗一曰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嚮對也俾使也山川名山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傳使山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極其憂思發憤以抱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述往日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聽曲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由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肬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肬是也儇輕利媚柔佞背違也所履爲迹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相視證驗

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儇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不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爲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爲家己獨先君後己其義相反故爲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爲所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是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石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程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茂之忳忳

顛越殞墜咍笑紛亂貌尤過謇詞釋解沈沒抑按白明辨鬱邑愁貌侘傺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

如結繩之爲也號大呼申重悶煩瞀亂也忳忳愛貌言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不懷貳求寵是以視衆人之懷貳求寵者心若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尤謗不可釋沈抑不達蔽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尚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之所咍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

以上四節爲一段呼天明己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是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自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去也

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殤鬼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句亦占詞故有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讒毀即堅金亦可銷鑠殆危齏者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階梯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余曾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爲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輔助終至危獨離異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危殆果如始者占夢之言然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己所爲皆驚駭遑遽變志人情之常我今尚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懲而吹冷齏熱而以離心則不與己爲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者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明知得禍此心難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嬌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料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鯀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言孝子離讒嬌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誠可以感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爲誠然也左傳曰三折肱爲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

身而無所假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由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增繳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羅掩鳥網辟開也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住也重增益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遁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膺胸胖半分禮傳曰夫妻胖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尤恐無其處欲儃佪求住恐增禍遭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爲三者皆不可爲如背胸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擣舂矯揉糳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糒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爲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爲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兮以爲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入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囊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撫芳潔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升

質猶交質之質橘聖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著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

以上五節爲二段言己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

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璐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玉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己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公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

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欵歎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爲欵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欵乃皆此字諸餘遷在仲春而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聊至也一作低者說見招魂軒輬既低下方林地名舲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上船有蓋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舲蜀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忘戀故都也枉陼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凝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何傷及由浦溆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猨狖居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地日月矣此也見放之地也

右二段敘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贏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以亦用也伍子胥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承之人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寫兩頭中間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豫見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

雖儃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博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用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讒佞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污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倒置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右亂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漵浦皆在辰州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氣不衰及經歷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

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灼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恪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脫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雙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爲下文夏邱二句本根震動人民離散三閭亦在行中閔其忽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也遵循江大江夏流離因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遵循江大江夏水名軫痛甲日朝旦也自言其以甲日朝旦而行追記其日也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參揚同舉容與徘徊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不得再見也楸梓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顯望徘徊不忍去也涇涇流貌夏首夏水口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覩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嬋媛傷懷順風從流洋洋爲客氾濫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釋將運舟而上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岑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都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回望郢亦不得再見也嬋媛兩見前篇眇猶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氾濫波貌薄止絓懸也窘產詰曲貌波浪連天憂思方深來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覩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嬋媛傷懷順風從流洋洋爲客氾濫焉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上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不通兮窘侘傺而含感觸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眠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怡樂長久者暗寫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汋約好貌諶誠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郢路遼遠江夏難涉也至今九年不復鬱鬱含感去國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之久而今竟如此之久也彼小人外爲諛言漫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覩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嬋媛傷懷順風從流洋洋爲客氾濫焉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上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卽未嘗須臾不哀夏屋東門將爲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眠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況己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全爲下文還鄉首邱地意在言外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邱 詩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翔其故鄉又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遙而來東之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理故曰夜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爲夏邱閶蕪耳故不曰思郢而曰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鎭平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飄搖也爲怒字作引數計惟思慢慢愁尤過鎭止矯舉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搖計而思之君多妄怒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遙奔君所陳此固結之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彭咸悔無已之心也

至今故遠聞而難虧

成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畛君與己始親而後疏橋矯也莊子曰虛橋而盛氣覽示嫮好閒閒暇莊子曰今日宴閒察明但悲慘憯憯安靜意歷猶列也詳詐耿明貌庸用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肖其形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缺也言君與己先親後疏者虛橋之氣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又不能自已故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疾之蓋惡其傷己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

悔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荷子倦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意并日夜言日暮如一也憍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倨視也

右四段出題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喻南郢漢北漢水之北墓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北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心思南郢既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山臨水每思之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喻身處漢北心懷郢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路以月星而知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羌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疏絀不復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鳥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垢兮

賴水淺處湍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泝流而下曰泝游潭深又與潯同狂顧憂懼而驚視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泝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顛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佪欲行又止隱進不覺前行而前行也北姑地名瞀容瞀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釋也言泝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也

右七段此篇之作聊以自救世無可語者也

右抽思

思欲陳詞覽民尤而止望三五儀彭咸蓋爲國爲民非爲一己見疏此所以與美人之抽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母蒸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急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懷心永長汨汨羅徂南土泝沅湘而向汨水也沈在五月初而曰孟夏者初行時也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靜寂幽深默無聲又黑也二句正言汨水之氣色陰森儼然鬼景紆屈軫痛離遭愍痛鞠窮撫循效猶覈抑按也言當孟夏草木陰森時南征汨羅傷心永哀再無還日今觀汨水陰

森自痛長窮撫情覈志焉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孔靜幽默四字贊汨羅切絕妙絕非親覩者不知也余固未嘗至土著爲余言如此

右一段記時記地明自沈之冤抑也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晠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 戶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刓圓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柢也書大禹謨惠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厭薄章典章書卦書志記與誌同

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大盛多陷沒滯沈濟度也車任載重多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爲懷在手爲握不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非疑皆毀謗庸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通於內人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斲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也豐富遇逢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美則無可示羣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爲嫉賤所毀謗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材朴衆莫余知而仁義謹厚重華不逢世之嫉庸又孰知余之舉動乎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所藏實非黨人所知重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懲
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強離憃而不遷今願志之有像
懲創違過忿恨怒抑按憃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臣生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懲改往日之過忿自抑其心強於爲善不以憂患改節欲其志之爲後世法也
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
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進路北次今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今限之以大故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汨水日色已暮舒往日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也陰森之氣直湧紙上慘不可讀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措
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賴兮
浩浩廣大汨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才力錯置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爲汨水道路幽遠今忽至此獨抱情懷誰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能相馬之人徒生何益但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通錯置各有遭數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人心溷濁無可謂者死不可讓捨生取義知所惡有甚於死者願勿愛此七尺之軀明告君子吾將以此言爲法也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人也
右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閭之絕筆應在九章之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擥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悒蹇
蹇之煩寃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
迅高而難當
擥猶收也佇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滯爲喻申重今日已暮明日復旦菀積也言擥涕思美人之懷如此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因鳥致詞鳥飛速而又高路阻言不可眙煩寃陷滯中情莫達也言擥涕直視媒絕難可當值承媒絕路阻而言也

高辛之靈晟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去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移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懣歷年離愍遷之漢北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異路人所法也

不由己獨由者造父奪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借須待也幡冢山名漢水所出神淺絳色日將入時纁且黃爲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雖無此奇遇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乃更駕駿馬善御者執轡從容而往借日夕爲期終不因車覆馬顛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孅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卯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

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茝宿莽皆芳草也既不及與古人同時孅孅芳草誰與玩此篇篇蓄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交佩紛繚轉佩美貌解猶知也言彼但知篇薄雜菜皆非芳草繽左右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是也竢待也竊自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滿不暇更待芳澤雜糅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遂郁郁遠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承上假日須時而言開春娛憂忽思古人既不可見今人又不堪觀惟自己芳華莫掩此中心之快也然所謂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痛恨今人忽而中心自快正是寫思字奇妙處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之以死諫也

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幡冢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幡冢在鄖北鄖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法度治國之典章明則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屬付娭戲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

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備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心純厖而不泄今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今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睊氣志而過之

厖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清澂備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卽此事也虛空言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其實溷濁清澄之反睊氣與憍吾美好意同過之備所謂督過之也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己也

何貞臣之得辜兮被讒謗而見尤慜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讒衆怨謗人道其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著備先具以待用書有備無患猶言已辦一死也無度弗察上無檢柙以知下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藪幽藪澤之幽暗恬安也言無罪見尤自慚誠信外著至今日身處幽隱已自有備我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靡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人君不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幽暗之處何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

割股肉以食文公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已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編素白縗繒也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臣者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愛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拜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

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悁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倩得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歿倒句前世謂往日懷王時若杜若治妖冶女態蔓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星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爲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乘鶩馬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汜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離君之不識志

轡馬韁銜馬勒載乘也汜泭編竹木以度水者既無騏驥而乘鶩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墜於陸既無舟航而乘汜泭又無維楫與舟人而自爲備棄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爲治者與此無以異也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議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靡君之罪誰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辜讒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能察結歸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亡故忍死以記讒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受后皇之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悅也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告兮

曾重纍剡利圓果橘之實摶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先後雜糅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姱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試

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待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喜好乎謂人好餐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橘何求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舒暢橫縱橫言獨立

無求舉世之人食其實而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橘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橘熟則黃秉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橘不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淑善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字書草木刺人爲梗橘有刺而不妄刺人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栢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爲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四句總結

右三段頌橘之才德功用也

右橘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橘句句非誦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窅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能搖彭咸之思物有時變故可搖彭咸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可蓋而非虛僞也

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葬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昭兮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徇

羊介眇志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苴若草葬整治荼苦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荼薺甘苦不能同生蘭茝惟處幽僻而自芳矣同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佳人自謂都美更歷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昭謂己得續其官職相羊浮遊之貌徵志興浮雲齊高也注

忘故自抑其志惆惆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愁亦可讀搖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聊賴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聞彭咸之事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惆惆而行之下

即當接登巒一段却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情太直又
見彭咸之思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之無應兮聞省
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
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改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
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
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
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山小而銳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嚮無應省想聞見
所不能接寂寞之極也線轉自締謂線戾回轉而自柜
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
不可爲像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

而不可爲貳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如言
疾不可爲之意邈遠緜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託身悄悄冥冥有
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
咸之所居乎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
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
息兮忽傾寤以婵媛云馮崑崙以澼霧兮隱汶山以清江
上憚涌湍之磕磕怪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
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
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

哨峻標杪顛頂據舒捫撫湛厚漱蕩口也雰雰分散貌
風穴風從地出之孔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婵媛已見前
悲感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澼霧去其昏亂之氣
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蚊與蜆同在
蜀郡江水所出磕磕水石聲洶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
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
張施弓弦也弛弓解也比潮汐之起落也隨風而行上
極於天下極於地惟見波溶洶洶芒無經紀上下左右
惟伴潮汐之信期而已
與己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
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
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的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悇悇浮江淮而入海兮
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海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
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
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
煙煙所著又凝而爲液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
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觀窺悲聽承上伴信期而
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於黃
棘後爲秦欺客死於秦今頃冀又迎婦於秦是欲復施
黃棘之枉策也調度見騷經著立適主也悇悇憯貌
子胥事見前篇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
石自沈於河任負也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卽懷沙也言
正觀聽時忽思吾楚不能自強惟借此迅速之光景往
來於秦蹈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時不再來以如
此之日月而皆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爲介子之
復國則爲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此來者頃襄

又如此復何所冀乎惟有從古之忠臣重石自沈以遂彭咸之思而已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爲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流風息風宂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顧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臣爲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己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敍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楚辭新注卷四終

以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潼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阨鬱結誰語愁悽增悲高陽既遠兔衆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茲兩寫水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

寫自沈之樂如以余言爲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遍阨限本作阨憑依乘駕車沈濁昏暗汙濁不潔鬱結思慮煩冤也耿耿猶曰炯炯亦耿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迫阨欲遠遊而無因將何所憑駕而上浮乎遭逢濁穢無可告語不忍長愁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願遠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盡人生勞苦只須臾耳往者不及來者不聞鬱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迫阨此遠遊舉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惠迪而未盡吉從逆而未盡凶者吾須臾而死抱恨無涯如得長生庶目覩來者之究竟何如亦無恨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遙思思遠遊無因永懷懷登仙之道怊悵悵惝怳驚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至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塵猶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穆穆美也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言遙思增悲不得遠遊之門不返獨留神去形衰何益之有惟當內省以端所操求天地之正氣此長生之門也虛靜則不思恬愉則不悲無爲則神不傺忽形不枯槁此即赤松之清塵故聞風願承遺則休德而登仙其可貴可美者往世眞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延非虛聞也傳說之辰星韓衆之得一可羨可奇者形潛遁逸迫阨也省端操求正氣究是聖賢學問以此學仙有何難哉仙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即是神仙矣

右二段求正氣而得其門古歷有其人遠遊非虛聞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去聲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髣髴猶依稀氛昏濁之氣淑善郵過與尤同猶言其淑善而絕尤謂衆患時俗迫阨一切事也耀靈日曅閃光貌言行之速淪沈零落也言求正氣者須能變化則形能高舉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間而依稀見之不可端倪超然淑善而絕尤永久不返故都時俗迫阨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世莫能知其樂如此但天時迅速恐一身將老所學無成然高陽以遠致君三五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仙更無可者

右三段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已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終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呼浪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元毋滑而魂魄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全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漫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食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麤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麤穢日除自己有可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曰者王子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甸不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援惟有從王喬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　仍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榮榮煢煢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與遐通謂遠也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駓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

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言外見如此嘉處竟無人可語舍之而仙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　平聲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　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排推望予須我之來　與驟經倚閭閭而望予者意不同豐隆雲師　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　旬始星名　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　太儀天帝之庭也　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

曰醫無閭遊太儀天帝之居　此而臨北方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怡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　服倭褰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　騎驂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　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溶水盛服倭下夾轅兩馬驂外挽軔兩馬連蜷句蹄驕驁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漫衍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此從北方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　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　鳳凰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卽太皞始結網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爲庖犧氏飛廉已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卽少昊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　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陂時曖昧其曚莽兮召玄武而奔屬　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　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彗星形如彗埽旍卽旌字斗柄北斗之柄所爲杓也麾旗屬叛繚分散之貌曖昧暗曚昧日不明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奔屬奔走相從也屬遽凌之意從西方且遊流波未遊北方先召其神相從蓋將遊也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波而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　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娭以淫樂　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　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撟軒舉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旁謂兩驂直馳直過而不留往者去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言求仙之意本欲忘歸受道得仙遊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忽望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涕乃抑志遠舉直過炎帝而去

不遊南疑而遊
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涓潾而自浮肥祝融戒而還衡兮騰
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期使湘
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
逶蛇怡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
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并節以馳騖兮連絕垠乎寒
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賓

沛流貌涓潾水盛貌方道易恆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註
方猶道也流波之遊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卽意中之汨
羅也戒謝告還衡回車也周禮有大咸堯樂又樂記云
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池名
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承雲顓頊樂無終極無已
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
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
飛升者果何如哉

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
卻不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而去極寫
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楚辭新注卷五終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澍校

九辯此篇應在末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作九辯閔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閭煥若神明矣此亦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峯九辯之後豈復有九辯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言秋之一歲之陰氣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憭慄慘愴也若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真在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次寥兮天高而氣清澄當作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零

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澄鮮斷未有連句重韻理

三段物情之悲秋如此而我之悲秋更深也

右一

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三段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繹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

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訑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

今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揭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君心乖離故車駕復歸者因隔絕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滂沲兮下霑軾忳忳兮諒直
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軨車軾下縱橫木軾所憑以爲敬者怦怦心急貌太息涕下慷慨之極終不得見中懷迷亂其怦怦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無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師思君之心也
右二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得再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蔕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藹繁茂余宋玉爲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梧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露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入長夜離芳蔕而即萎約人之悲也
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葯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粉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平聲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遲嚴霜喻見放申重也恢台廣大貌欿陷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煩拏擾亂淫溢積漸罷毀也萎枯死葯木枝竦也櫹槮樹長貌瘀病敗惟思紛糅衆雜擥持騑驂馬下節按節道迫盡將長也承上梧楸而言白露嚴霜秋殺冬藏枝葉顏色萎黃銷鑠惟其紛糅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益失時而無當矣今死而無益失時而無當矣喻己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逍遙相佯可以不死忽念歲忽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伉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伉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仰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仰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己之歲月暗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點秋字結通章合寫悲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

曾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背蓋古人植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飄颺而竟至於此者本以君獨服此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惆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奇思謂忠信通感通惜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有以自明重深念生離遷放願一見自明再放逐而無怨也倒句三閭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逐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信犬爭吠聲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淫溢喻濫恩言非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關梁閉不得至也然秋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

三段君臣隔絕也

右四

薰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方明點秋字結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揣卮圜而不入兮孰察其方矩

揣量也卮圜器名也

鶩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而高舉

背繩改錯而曰工巧者反詞執轡者非善御之人騏驥今有而王良今無也喻諜鳥雁食貌梁米名藻水草言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翔高舉言賢者遯世竄山谷也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也

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彼君之渥洽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楚辭新注　卷六九辯　六　關中叢書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繩結於項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日渥洽安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己無太公之聲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一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戶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卽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卽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騏將安歸而鳳將安棲相者舉肥故騏伏匿飛夫鳥獸猶知懷德何獨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豈不及鳥獸乎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
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
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服駕車絕端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求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去而我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喬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

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
晉語二帝用師以相濟也訖濟當讀為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壄草同也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尚幸不至滅絕而今乃知遭命之將至俏願幸而有待而恐幸不能免與草莽同盡也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己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
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平性愚陋以
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
不固固當作同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曰子

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王闔閭臣興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為吳之秦請救兵藉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价紹而遊君之所則路已壅絕無由而通欲循正道平行又不知何所從入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已雖能為包胥之事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己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願
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涉與其
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告
時俗工巧反言見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
託志乎素餐孫蹇充偪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
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殮食餐三字同
媮即偷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偪記作充詘注謂喜失節貌御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固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阨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興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

眷夾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靚杪秋之搖落兮竦長夜兮心繚悷而有哀眷秋遒遒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靚與靜同杪末繚繞悷悲結遒遠遞更易陰陽即春秋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己不能與四時并去也

一段遙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己不易逝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使心搖悅而日幷兮然怊悵而無冀已中懵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喜

晼晚景狀入落銷鑠減毀謂缺也弛放搖動冀望也日月道盡心之所以時搖時悅者竊有冀也今已無冀故悽愴而增欷也

一段上下俱爲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眠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瞭明險巇危險黯黮雲黑黯黮日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況於我天下且然何況一國哉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披荷裯刀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夠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蕖裯祇裯晏晏盛貌帶佩借爲用意潢洋浩蕩不着人也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侍左右侍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愠怒惀憑也踥蹀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愉國政而嬉遊也綿綿不絕多私狥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以荷爲裯有美名而無實用人君矜能自用恃左右之剛勇憎忠直愠惀之修美而好夫人虛假之慷慨猶言惡苦口直諫之良藥而好諂媚也於是讒諛日進忠臣愈疎不

恤國政譬農夫之輟耕田野蕪穢而又縣縣多私吾竊悼後此危敗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毀譽不核而聰明廕蔽國事謬加也

三段小人之假忠信人君之自矜不察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僕忽而難當卒廱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值則卒爲廱蔽而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入句中以比間二句

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段皆賦錯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益高枕安臥而國治怵惕畏懼強策喻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要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虎

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忳忳專一貌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鄣

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既爲讒妬所鄣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搏與團同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茇茇飛揚之

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衙衙行貌輕轅車之輕而有窗者招魂注云軒轅皆輕車名鏘鏘從從皆鸞聲委蛇盤紆容容布列前後也轙轡車前衣車後者以上極寫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按詩大雅旱既太甚則不可推琉推是遠離之辭臧潛居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願乞身而去載日月驂虹霓逐諸神周羣靈朱雀蒼龍雷師飛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臧但我專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無恙之時而復還焉是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楚君無恙之先也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籲天以正其君也

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云微辯諷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長短比賦兼陳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卜居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哉然默默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所以作乎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

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瑞正策著蓍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拂之將以卜也四字見曲禮悃款誠實傾盡之貌朴質勞來來者勞之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偏謁大人猶貴人哫訾以言求媚粟從米詭隨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斯辭也喔咿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蓋謂鄭袖突梯滑澤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絜謂韋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駑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亢舉輗車轅前衡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八將字八寧字只是邪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蟬翼言輕薄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閎瓦釜無聲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修大左傳曰隨張必棄小國七句寫時俗如此吁嗟自歎遭時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何人知我乎此句作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捨謝辭尺長於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爲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徧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漁父　　受業句容　程泗校

漁父見擧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擧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　陂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擧自令放爲

餔食歠飲糟醨皆酒滓也以水釋糟曰醨酳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沈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爲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污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見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閭言與前擧世字相應結不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江西　受業管之案校

招魂

招魂者三閭之所作也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此篇首帝曰我欲輔之助成其志也篇中欲召還而與楚國自喻其志也若乃痛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雖寫篇末又隱躍言外有懷莫展生何如死究未明出志字幽愁隱痛水霧烟

霏嗚呼子長可謂善讀矣

素志然其魂魄離散身將頓沛汝其筮問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今其人未死而生招焉則帝命不可從也如必使筮其所在而生招以與之則恐其既死之後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一段自明其爲生招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些娑去聲

恆常幹體些說文云語詞乃楚人舊俗舍置祥善也總提四方下歷詆其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此歸來歸來不可以託夏些

託寄八尺曰仞索求鑠銷彼謂其處居人釋解習服也東方不可居文自明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卽其遺俗蝮大蛇虺亦蛇也九首一身九頭儵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悬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蓬蔂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流沙已見騷經麾蚩辟壙宇無人之土蝘蜮蟕壺乾魆叢叢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遙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彿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

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眠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侁侁衆貌投適瞑合也死而不安則目不合言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然後乃得合目而安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三　關中叢書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宜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些皮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約屈鬢髮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也敦厚脄背拇手大指駓駓走貌參三也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

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身些秦篝齊縷鄭綿絡瓜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已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鄉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又曰籠也可熏衣縷綫綿纏絡縛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爲此招具卽謂此上三物儻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卽所謂皐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奥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卽上所言虎豹等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四句結上起下邃深檻楯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層累皆重也無木屋無室曰榭臨高山言其謂眾罔而程泰之以爲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今之亮隔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廣大屋謂溫室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源爲川注谿爲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邃華煥招之也

楚辭新注　卷七招魂　四　關中叢書

往過庭問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汜猶汎汎搖動貌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奥朱塵朱塗承塵綺文繒也竹席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中以入於奥奥塵筵之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邃華煥招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深云天子之柄斸之龍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縣曲瓊玉鉤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翡翠也阿曲隅拂薄以蒻席替壁之曲也幬禪帳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綺文繒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飾也以故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樂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室中些

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再些姱容修態
絚洞房些峨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睊些離榭
修幕侍君之閒些

金玉爲珍詭異爲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怪又有美人也蘭膏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二人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遬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衆奔走疾速者衆也鬋髮制法也盛飾理鬋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恣比親彌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貌柔弱而立堅定也謇語辭欲啓口而若難甫領音而有意味也姱好貌修長絕竟洞深也曼長而輕細之貌睊目睞謹也騰發揚也方言黯瞳之子謂之瞭注云瞭明也離別修長幕大帳閒閑暇也以故居之美色象多溫柔承奉招之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駕些坐堂伏檻臨曲池汜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沙柄緣也春秋刻桓宮桷此蓋刻爲龍蛇而彩畫之屏風水藻即荇菜生水中莖紫色文緣波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即緣波而生陂陁長陛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從遊陂陁之中軒曲輈藩車轅臥車皆輕車也低俛此指車之方低而未昂方輕而未軒時也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赤玉樹美名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爲籬落何遠爲言何以遠之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麥麰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鶴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宗尊當爲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秔糯二米粢穫亦名麰粢稻擇也稷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犖粢黃粱香美逾於諸粱此數種之米相雜爲飯大苦豉鹹鹽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臇筋頭臑若熬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胾煮羔羊子炮合毛裹物而燒也柘諸蔗取諸蔗之汁爲漿飲也鵠鴻鵠鴈鵠鶴露雞露棲之雞有菜曰羹無汁鳧野鴨鴻鴻雁鵠鶴露雞露棲之雞有菜曰羹無汁臛大鼈之屬臑列爽敗曰爽秠粢定是人名羹敗曰爽秠粢環餅也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麵煎熬作之餌擣黍爲之方言謂之鰪餭餳餹以糵熬米爲之亦謂之飴此則其乾者瓊漿漿色如玉者蠤見禮經通作纍以疏布蓋尊也勺挹酒器實滿羽觴飲酒之器爲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冪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挫捉凍冰酎醇酒盛夏則爲覆蔽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酌酒斗也言君魂歸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以故居之宗族子孫敬禮飲食異味招之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戶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肴骨體又葅也致滋味爲羞按猶一也荷當作阿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酡飲而赭色著面旗戲眇睒曾重文謂綺繒細也不奇奇也鄭舞鄭國之舞社衣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竽也撫案下者以手舞案其節而

徐行也狂猶狂也損急擊如接擣之勢者也或曰損當是慎之誤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捐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歙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身些竦骸象基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博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虡楔梓瑟些

組纓纓冠系妖玩妖好可玩之物結頭髮激楚之結蓋歌舞此曲者之飾秀先秀異而先進於衆也竦竹名簙字從竹簿著博雅云投六著故謂六簿言晏樂既畢乃設六簿以簡簙作著象牙爲基曹偶遒亦迫投著行基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爲牟五白簿齒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僊基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費白日言博者爭勝耽著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虡懸鐘格楔轉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招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下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所有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猶言不已沈沈湎鐙徐鉉曰鐙中置燭故謂之鐙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蓋人各傾倒盡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曾貴是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

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全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林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尋

亂曰以下三闋自敘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汩去貌菉蘋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倚依沼池畦循區瀛沖中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復爲瀛也遙望博平春日南征道路遙望所見楚王夜獵也純黑爲驪結連四馬爲駟懸火懸燈玄天顏容也言夜獵懸燈林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烝玄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驟處步行走之疾誘導也倍勝爲牟五白簿齒之有誘射也若順正馳騖者使順通儻毒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兩湄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潭讀曰覃覃深也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斤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也忽已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暮則木名似白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王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

四段言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闋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而無妨同姓之卿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喻賞與復楚國之功也

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謂宋玉所作但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辯具在泮然冰釋矣

楚辭新注卷七終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曲沃　受業裴允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資而客死於秦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愈平淡愈深微讀者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　超
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疏也逃猶匿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疏而起而生出也冥幽暗凌冰凍洌言青帝用事白日光明萬物乘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洽而流行魂魄歸徠無遠再入秦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而病死無逃二字來歷甚明

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奚只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亦此叶法總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蝹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

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沒也浟浟水流貌悠悠蝹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同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蝮只

鯛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官只

蜒長貌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鬠只長爪鋸牙誃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鬠髮亂鋸牙其牙如鋸誃強笑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赮只代冰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顥顥寒凝急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逴龍山名赮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冰凍滿北極也凝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鶵鵾鵽味豺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菰粱蔣實一名雕菰臑熟致致臧酸芳謂椒薑內與

肭同肥也鵾卽鵾鵾似鳩而小青白色鵾有白鵾黃鵾豺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醯豚苦狗膾苴蓴博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鐸只

生潔爲鮮蠵大龜酪乳漿醯肉醬苦以膾和漿世所謂膾和者也苴蓴一名蓩荷本草云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牙蓋切以爲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蔞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鹹酸爚蔗蔞爲蓋其味不薄適甘美也以生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鴳烝鳧敶鴨只煎鱄雕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炙燔肉鴳鷹敶鮎爚鶉鴽鱄小魚膗肉羹遽急爽清快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則遽爽者爽快之味也

麗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

嫮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閒暇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竽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武賦二句叶下三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關雎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國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音之變譔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唇皓齒嫭以姱胡只比德好閉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嫭姱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閒暇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嫮目好貌曼長而輕細則法稱幼也

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曾重倚辟規圜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圜綽綽約約若鮮卑猶言美若胡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紛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瑟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婉綿只騰光接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平聲只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徠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因之作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卽陽阿趙簫趙國之簫以趙簫奏揚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琴瑟古樂故曰定也

青色謂眉也嫵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噱笑貌便娟好貌便倩安也比德好閒易中和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妬以敗國事者不同也美人多玉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獸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

沙丹沙壇猶堂觀猶樓霤屋宇曲屋周閣步壛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櫩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步遊行也

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

假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鬱叢生貌彌竟也

孔雀盈園畜鴛皇只鵾鴻羣晨雜鶩鵾只鴻鵠代遊曼鸃鷛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鵾鵾雞鴻鴻鶴晨日鳴也書曰牝雞無晨鶩鶴鷛鶩曼曼衍也鸃鷛長頸綠身似雁鴛鴦鳳凰之佐故可畜鳳神物有道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囿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懌貌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子男也聽類神者聽察精密如神明也篤厚夭早死隱幽蔽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者察夭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畛田上道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則善美而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阯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進賢士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眉只舉傑壓陛誅讒罷皮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陛遙登俊傑使在高位以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讒罷驁也衆所讒訾而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禹之指麾也國家爲言如此則國家可爲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平聲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配天之德明光明也穆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

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行書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
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上手延登曰揖
壓手退避爲讓致語以讓爲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
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
欲其來歸而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暴流
德澤舉賢能退罷劣公侯九卿共行射禮而尚三王之
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爲何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德美
備於宮闈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爲三王之世有
可爲之資竟客死於秦而不還也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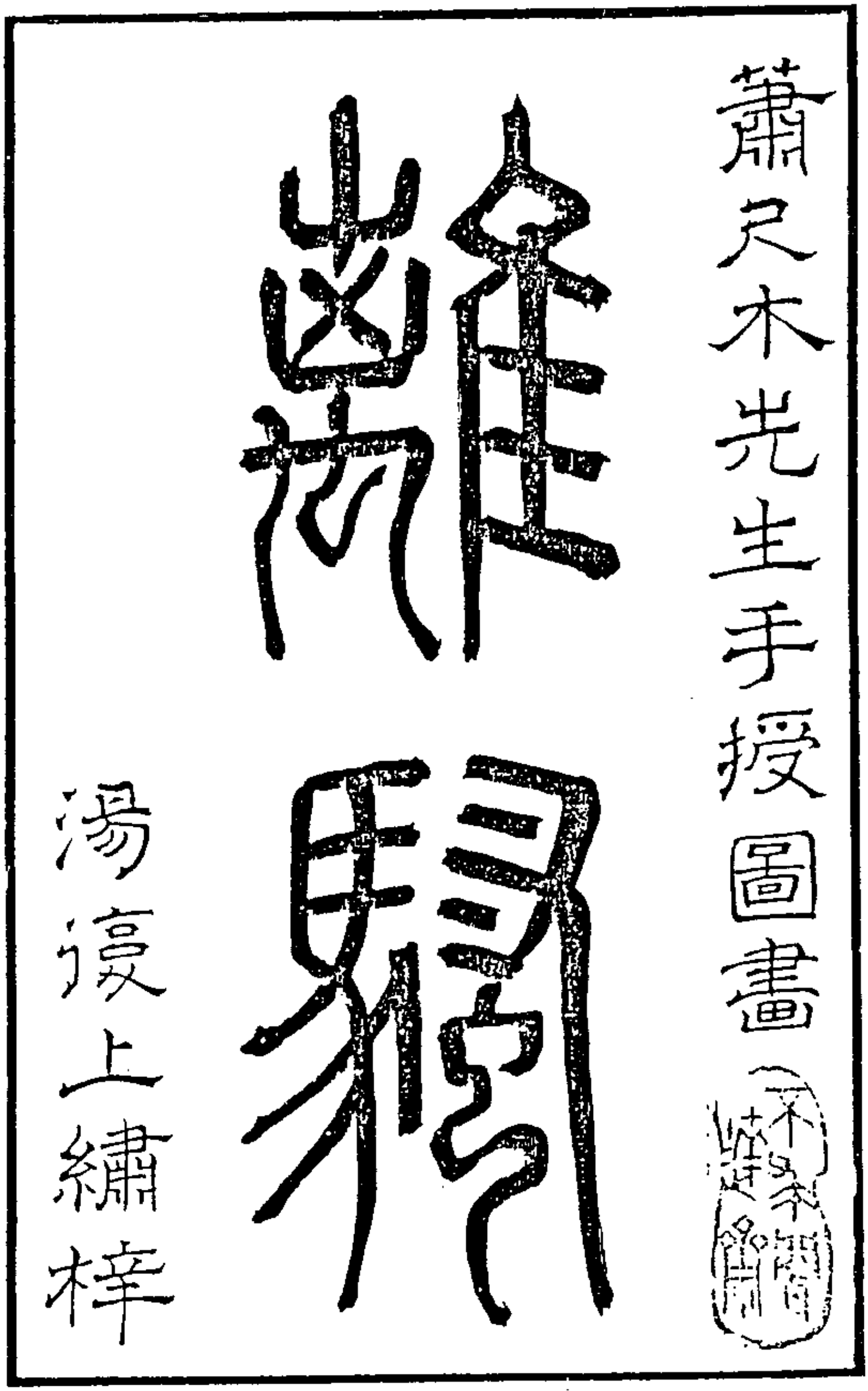
右楚辭新注八卷清蒲城屈復悔翁撰四庫全書總目列
是編於集部楚辭類存目中卷數相同陝西續通志稿藝
文類亦載之今考悔翁此編只注屈原所著離騷經九歌
天問九章遠遊及卜居漁父諸篇而列招魂大招於後謂
皆屈子自撰其宋玉九辨依舊本置遠遊篇後亦均爲之
注四庫提要稱復採合楚辭諸家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
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
殊足爲讀斯編之定論至悔翁指招魂大招胥屈子著與
王叔師舊解不同且不取朱子大招爲景差作之說讀書
得間別具會心顧大招一篇王注本有屈原作或曰景差
疑不能明之言而招魂則自叔師及昭明太子朱子洪興
祖以次僉謂宋玉爲之悔翁獨據史公傳贊讀招魂哀其
志二語定爲三閭自作與諸家之說皆歧然招魂起結之
筆實甚神妙文境極似騷經況有史公傳贊可徵正無妨
別存一解也是編尚屬舊刊印入叢書欲知悔翁習楚辭
甚深而其詩學亦淵源有自云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江寧吳廷錫

楚辭新注卷八終


蕭尺木先生手授圖畫
湯漱上繡梓

柬板繡梓刷印無多今包刻價
壹錢伍分紙選精潔者每部貳
錢柒分伍釐用上品墨屑併刷
工食費柒分伍釐共紋銀伍錢
今發兌每部壹兩為不二價也
裝訂外增貳錢　書林湯復識

離騷圖經序

蜀人柳中丞爲余談毛詩
畫卷蓋所見僅墓門夬棘數幀構
紗非近代佐者所能倫昇時得此
海經圖刻本詭奇生動疑郤古人
淵明此所流覽者耿
再舉世或曰廬東海宋荔裳此請
世民部遠懷某宗玉故章此或曰
尺木博學采樂仕七音六書九章
弗采淹入是某豹此班
害曰予何能扵固前人
視此以爲新世與余帷賈
賈傳柳二

楚大夫此騷繼三百啓六辯悲嗟
欸呷尤於今昔爲空若天問等篇
禮怪慌惚實有與伯益經景純傳
相發明者是不可以弗圖矣中江
蕭尺木氏始爲此或曰蕭精亏畫
故嘗圖姑孰山水寶於式時此某
州馮弟三閭劻以漢唐此世有侶
楚懷矛漢唐何時賈柳何遇某亦
未可躋此匹則世尺木寫甚於
雒陽河東能以歌哭哭嘵尚友乎
騷人帷某爲此是以侶此余於此
蓋爲不忍蔑者矣河濱李楷

離騷圖序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著

宋郭思畫論始例規鑒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竝運也夫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企淮南長沙朔忌向褒輩皆擬之遂尊爲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國之先騷爲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竊見信州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衡璿禮器小戎豳風每多譌謬僭意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爲攷竄而天問亦隨筆就藁大約徵形爍理使後人離覆玩繹悽紊以想古人處亂託憂之難而瓌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絶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況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

術豈余之臆說邪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畫之中槩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尚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鄱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艸漁父諸本乃知尊精于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索圖於經竝論又可知矣余不敏紓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中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離騷經第一 一圖
九歌傳第二 九圖
天問傳第三 五十四圖
九章傳第四
遠遊傳第五 五圖
卜居傳第六
漁父傳第七
九辯傳第八
招魂傳第九
大招傳第十

一編楚辭如惜誓弔屈原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皆從離騷發源宋儒彙楚詞而削經之名矣且騷本行世已多茲集意在圖畫故略之不載亦尊經之義也

一九辯招魂大招附存者爲宋玉景差皆三閭授經之士親炙休風不可遺也而王注疑爲屈子所作遂存之

一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張僧繇圖俱豐下髭旁不類枯槁髖髀之遊江潭者也又見宋史藝作漁父圖李公麟作鄭詹尹圖皆有三閭眞儀如沈亞之外傳戴蕺雲之冠高纓長鋏拭巾以明潔也今合爲一圖矣

一九歌圖宋元人皆有畫本而杜撰不一戴昺足觀也今本傳注以吮豪差可盡變矣

一遠遊原有五圖經兵燹闕失茲續之

一香艸圖名載之蜀中畫紀乃黃荃所作皆寘陋不能請艸木之經不復紀錄然愚亦有志未逮爾 石人識

離騷經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嚳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

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孰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

芳之蕪穢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以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鸷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蘐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
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
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
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
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
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遂吾遊此春宮兮折瓊

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
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
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
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

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檄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傳

石人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九歌如皐翳諸詩也朱子謂本以懇忱不忘吾君故國之義令讀者不見其奇而規於正也庶無媿於丹青矣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慱慱

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之志禮云觸石而生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遍天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靡盬之中有望龍
髣而莫可扳者金螭曰讀之令人有天顏咫尺之思兩河
之間曰冀州禹貢敷土之始也舊注失之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
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
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蹇
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
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
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
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
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

大司命
少司命

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舜陟方于蒼梧二女死於湘江今有黃陵廟焉昌黎謂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降稱夫人也據此則兩
章應合圖之矣昔以爲非堯二女也湘江之中有二神焉
水屬會故以女名也夫駕飛龍而荔拍薰鋼蓀橈蘭旌翩
翩兮翱容與不可再得豈非遂古之荒臺而飛仙神嬪兮於叢
霄之上哉廣庭制度雖未極備而袗衣鼓瑟豈必蒙葺飄
忽以散天下後世如是也第感甄賦以虐妃高唐歌於神
女美人君子所以極婉戀愛慕而莫得竟者自古然也嗟
乎心之悲矣瞻鼈定矣昔考亭爲道學宗其注此篇極盡
情致皆本於天性彝倫而出之豈拾香艸於江沅者哉吹
參差兮誰思長期靡在庭蛟在裔九嶷遙遙者誰乎則沉湖之
鼉虢鳥之弓具存焉爾經營慘澹不獨在解衣盤礴閒矣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
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
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阬靈
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
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
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
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
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
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
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
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
兮爲民正

少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曰司
命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文昌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而

大小辨之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爲主祭者之詞夫人之夫音扶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畫圖作美婦人狀失之矣九阬卽會稽衡山峯山源山岱嶽醫無閭霍山恒山是也夫聖人在天之靈如元氣鴻鈞有何天壽其下視洪州如煙九點而闢疆拓土爲蠙角之戰蛾穴之鬬而已況無道行之者乎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也豈舍舊圖新去枯集菀之市心邪但陽阿睎髮浩歌臨風孔蓋而擁幼者則又望其詠除凶徵休濛善良而宜爲民之所取正也此考亭先生之注義爾余宗其說以髣髴豪楮間廼知悠悠古人實獲我心矣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鏗

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驤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君

禮記謂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日辰紀十應律則干支合而萬物煖陽春矣故青衣白霓駕龍射狼寅賓而出者禮所謂大明生於東是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
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
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
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

河伯舊說三閭大夫至此而始歎君恩之薄噫是何言與注
云河伯爲黃河之神禹治水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
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北高津南登之四望澌紛來
下滔滔隣隣曷窮極乎人之一身自崑崙以極尾閭膏液
周環連天濟澤是誰之潤邪而可判厚薄於始終者哉天
地人三才一理而已駕龍乘黿鱗屋貝闕令人望洋而莫
可極豈若決西江以活枯肆也乎或曰河伯馮夷也馮夷
擊鼓嬴女吹簫黃帝娣私字之轉音也乃作麗妹焉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
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
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
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靈填填兮
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畫工狗馬難作鬼魅易言嘗目之莫欺也使含睇宜笑
相遇於檉陰詎復爲省識邪故寫山鬼如蒙棋者謬矣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刀傷霾兩輪兮縶四
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
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
不懲誠既勇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
毅兮爲鬼雄

國殤爾疋云無主之鬼爲殤王注謂死於國事也不然何以
思慕悲傷丹青厨貌迎其魂鬼於原壄邪人非視死如
歸則不能錯轂爭先首離而心不懲也魏文帝圖龐德不
屈狀於壁而于禁慙懼自絶彼傾人社稷以延吾旦暮之
生又何忍乎此先師之所以慟錡童也故畫其敗績而後
知武終鬼雄生死無二亦擬其古戰場之弔云爾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絶
兮終古

禮魂

周禮男巫掌祭祀旱暵則舞雲師而興雨凡祭祀以除疾病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祭則贊巫事若大旱則
率巫而舞雩凡邦國之大災歌哭而請皆有舞者蓋古之巫
亦必以規寓旁兩人如舞之長袂也古者雩禱用舞如風
雲之翩躚焉女巫者使陰氣之上接也自秦漢不用而郊
祀之歌求唐山夫人致辭亦各从其類也歟乃畫女巫

畫九歌圖自跋

余老畫師也無能爲矣退而學詩執精文選怪吾家昭明
黜陟九歌取離騷讀之感古人之悲鬱憤懣不覺潸然泣
下復見世工山鬼如獰魁而太壹東君兩司命殊無分辨
二湘同虙嬪河伯類天吳遂落筆改定粉匀丹堊同人競
麗供役玩好取賤一時懊悔無及矣晝成復贅數語以見
艮工苦心不敢炫鬻奇譎而一本於紫陽先生之義明其
非戲事也沈亞之謂三閭大夫作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

號嘯聲聞十里外艸木皆萎死抑何兮邪忠臣冀霈孝婦
降旱一念之誠慘動天地理或黜歟僕本恨人既長貧賤
抱疴不死家區溯之上秋風夜雨萬木凋搖每聲要眇之
音不知涕泗之橫集豈復有情之所鍾虖謝皋羽擊竹如
意哭於西臺終吟九歌一闋雪巷和尚汎舟貴陽河讀楚
辭畢則投一紙於水中號鳴不已兩人心湛狂疾戀慕各
有所歸使見九歌之圖則必有天際眞人之想颺拜舊識
破涕爲笑或未可知爾余浮沉斯世既不爲廣文亦不爲
水部戴種種之髮拾古人之殘膏賸馥而渲未染碧焰熠
自嫵樗散而終天年則亦已矣寧欲其見知於後世也哉
況圖之所載總非人世間事故得縱其衰憊之才力以極
人耳目之不經然而冥心懲慮寄愁天上而幻出之所謂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畫師亦難言矣嗟乎屈子棲玉笥
山作九歌以樂神又託以風諫彼其時尚有擯之者也有
讒之者也我將何求乎吾用此與天問諸圖錯置中沈
於幽泉使華林諸君子庸補蕭選之闕云爾

天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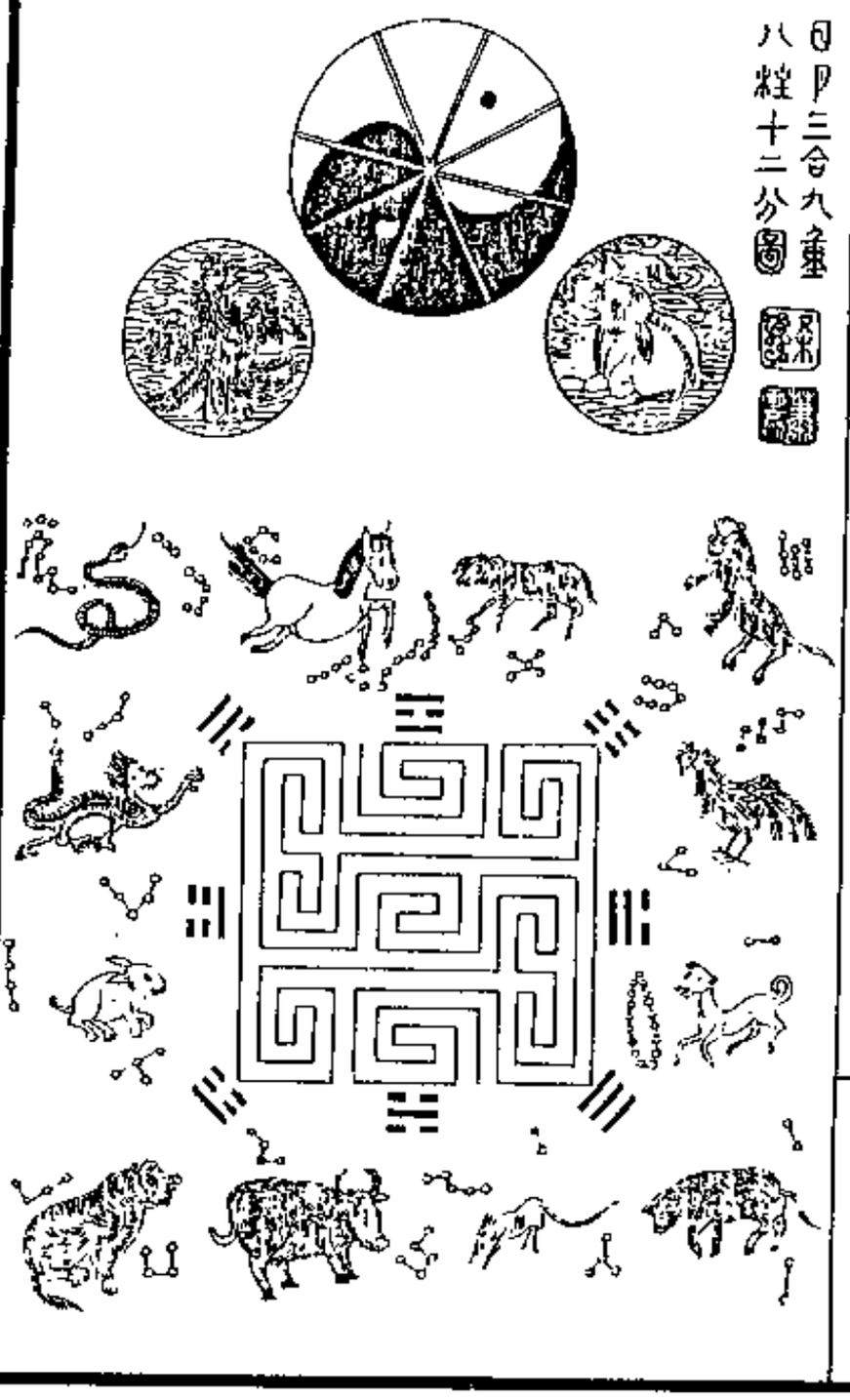
屈湖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漸悶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畫天問圖總序

蕭子曰畫家之工於增壁其楚先王之廟之遺乎古者尸

天問圖



日月三合九重
八柱十二分圖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維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十二辰祿本詩之庚午鳧鷖在涇公尸燕飲也二首六身三月龍見蒼頡巳蛇寅虎是也柳對烏傒卯三足在日中者也月則顧菟矣嘗見皇極圖三合九重八柱具焉爲洛書之疇數也卽三百六十一爲象山方罫京房之律原也非敢臆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柳對以岐靈而子也朱子引釋氏鬼子母證之鬼字卽九字卽九之也

負熊耀靈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道書有伯强云古之憤忠戰殞者如睢陽所謂死當爲厲是也或曰伯强卽周禮方相二字轉注故虎豹熊羆黃金四目從之

曜靈曷藏 烏焉解羽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按大角爲帝座之首故畫鮫對以蒼龍則亢矣於問無取地肺經謂東海日出其光九輪下有神鮫蜿蜒吞吐之狀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衛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

王逸云汨治也鴻鴻水也師眾也堯放鮌於羽山飛鳥蟲曳鮌腹而生禹遂平九土陸平爲國而死蒙罪何辱況有蓋衍天下食報宜矣故悉畫之以劈符命之說又按汨謂亂也書曰鮌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未見古文尚書爾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注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余見唐李昇作禹貢圖末有龍以曳尾於九山水氣騰沸如是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洋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

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夫匹夫之勇豪堅綱常倒替天澤大槩如是小兒駭汝之對也　洋深也柳曰州錯富媪爰定於此按前漢書禮樂志媪神宴娭愚謂停瀦之義見兩間千古何所不容則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墮音狹長也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上通於天不必蓬首虎齒爲西王母之對也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天地四方之門嗟乎事理盛衰如氣寒暑迭陳炎炎者滅矣楚懷秦政今安在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北有氷山故夏寒南有炎州故冬煖此亦漫漫長夜之問爾見僧繇作山海經有此圖鄒衍謂搏桑若木東方之神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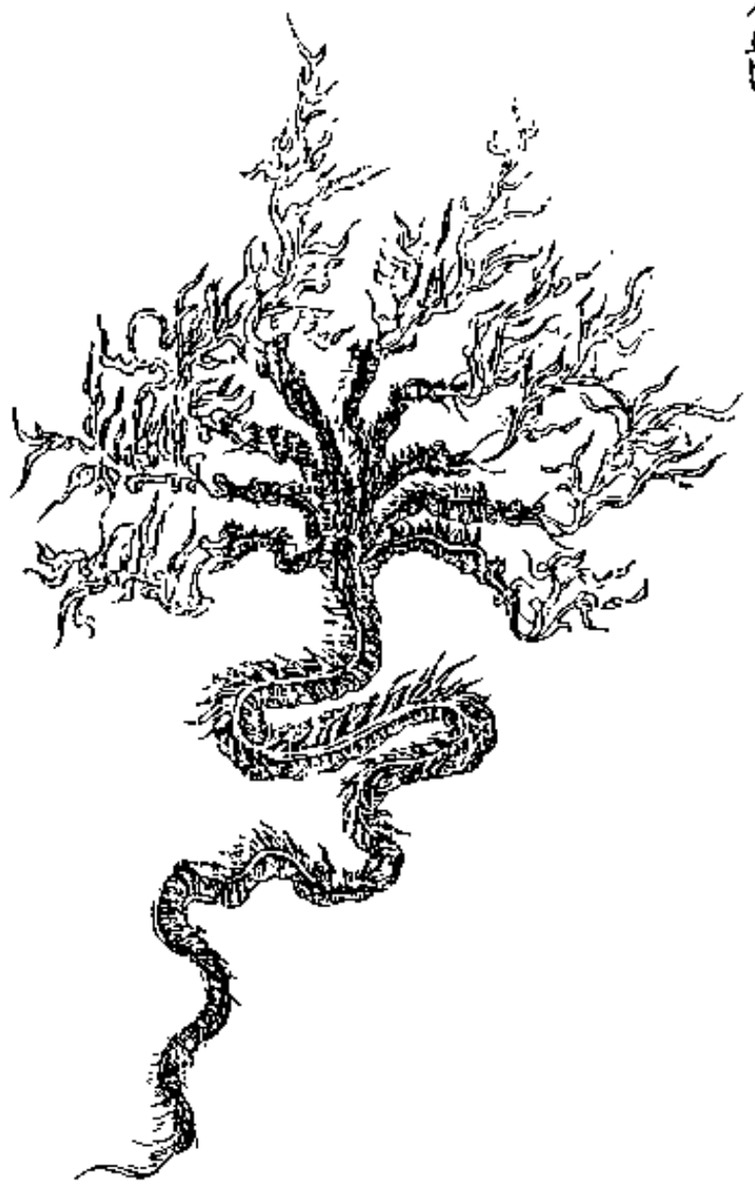
石林有木猩猩能言　按西極有不木之山

天問圖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柳對不角不鱗是也

或曰寓周比爲惡之義



天問圖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注虺蛇也儵忽電光也　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恐非電光也　莊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梟蟉華安居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愚謂上古有無路之人舉步千里身半繞雲下視五嶽如部婁也　莊子

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梟麻也

天問圖 壹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是也蛇屬巳巴益以舌畫者象形也他本作靈蛇柳作巴蛇

天問圖 十六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甀堆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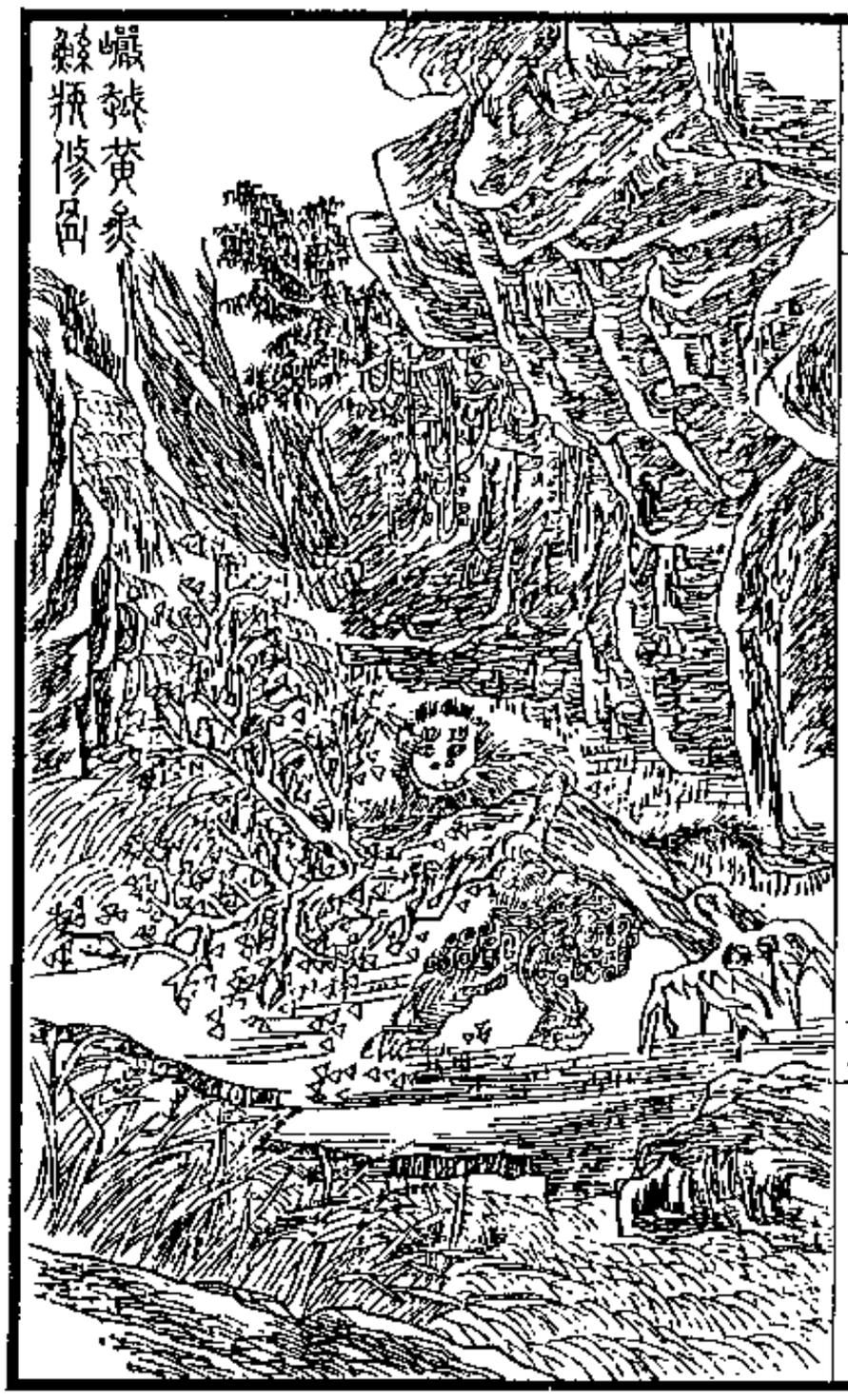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柳對胡紛華漫汗而諧謂不死言名生而實死也　王逸云鯪魚鯉也四足出南方　甀堆奇獸也然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爲雀甀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觀柳對知前注誤矣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
墮其羽翼　夫中癸循環謂盡於十日非十日並出也茲
姑從其妄又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烏當作烏
亦柳對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汦山之女而通之於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
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躬籍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
墜

鼂早也與朝同離遭也蠥憂也台桑地名拘隔也射行也
籍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賓列也商宮
商也九辯九歌敬所作樂也屠膾剝也王逸云禹膾剝毋
背而生其毋之身分散竟地朱子曰啓棘賓商當作啓夢
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於鈞天九奏萬舞也古篆
夢字似棘天字似商愚謂身本九宮如考工殷唇怒以制
弁鬱之器於簨簴也剝失久矣聊存於此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何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
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河伯化爲白龍羿射眇其一目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
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言不德唯恃其弓以射神獸
爲畋獵之娛也按王注與柳對皆錯襍無敎而白龍魚服
則子胥有豫且之喻想原本於是耶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
營何由并投而鉉疾修盈

熊音奴來切三足鱉也鉉入羽淵巫醫莫活之矣或曰熊
力能刋木靈助禹功遂能播黍豈疾惡修長而貫盈哉說
異取而爲圖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蜺雲之似蛇者蜺茀相嬰在此祠堂也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喬之屍也崔文子取子喬之尸覆之以脈蘧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注事奇特與柳對鑿鑿有據遂畫之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扑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萍翳雨師名號呼則雨興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鼇大龜也擊首曰扑巨壑之鼇背負蓬萊山而扑獻於海若舟使龜舍水而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平皆本注也或曰釋舟陵行卽鼻邊舟也是不然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朱楊注云澆多力至嫂之戶徘徊有所求而遂淫之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澆而斷其首○王注云誤斷其嫂首也今因之特圖以爲禽獸行者之誡

楊龜易裕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湯謀變夏眾以從已也　少康滅斟尋氏疑錯簡然圖已多矣附是不贅

楊龜妹喜　葉伐蒙山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湯乃殛之

天問圖 二壹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注桀作玉臺十里此語寃哉故附於舜閔在家後

天問圖 二六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注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柳對曰工獲說之謂畫師所致也何獨不然路史謂登立卽女媧名故合圖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注但云其肆犬豕之心不能危敗舜之身也至柳對始有畢屠水火之說惟孟子亦云然也

緣鵠饗帝 開觀罰鯀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自泰伯仲雍去吳太史公以吳始世家傳首伯夷貴讓也
荆蠻之逃而復有季札之苗裔奇哉

緣鵠饗帝 開觀罰鯀

緣鵠饗帝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伊尹緣烹鵠羹飪玉鼎以事湯湯以爲相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尹也然畫師取異事以圖而觀者以子與氏爲正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鶩墮卵吞而生契詩言之矣禮云仲春高禖之祀有自來爾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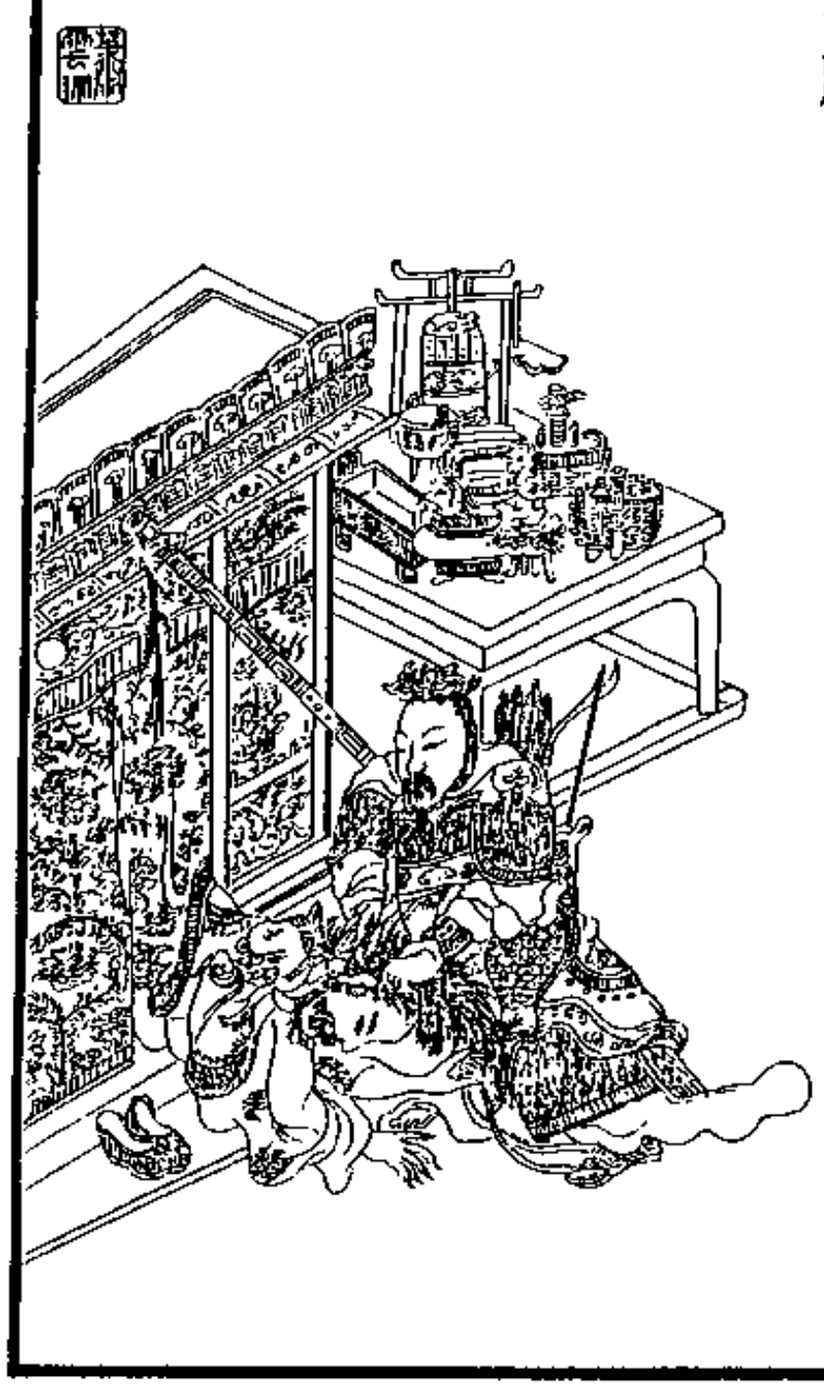
葬收爲少皞氏之少子虎爪手鉞尸刑以司愚言該之德能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下之刑今所爲曰虎神也陸探微有五方司天圖加以金鐘亦兌西之義也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㝉國名也譙誠夏國相相之子少康爲有仍牧正與牛羊乃誠譙而復夏則圍擾之不可測況一成一旅邪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舞干格苗書載之矣字學謂舞下從舛象兩人對舞也但前輩于勺今不具見故存之於圖



擊牀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對云辛后嫉狂也嗟乎不類之夫嗇寶克膏大率如是故腑可撚而帝可殺矣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有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啓攻之親殺於牀夫以賤豎竊神器天人共憤剝床者寓言不安也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而還以禽遍班祿惠於百姓也專恩溥利理之所有柳之對亦泥矣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注晉大夫解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見婦人負其子欲肆情焉婦人引詩刺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不良國人知之鴞萃止獨不媿鴞乎蓋循闇微之迹而有夷羿之行不可以寧其身柳子對以彼衰之不目而徒以色視則解父是也嗟乎祖戲於朝陳事也墓門之詩媿株林矣○秋之世鵄奔鷹聚非聖人防維幾何而禽獸之不若矣是圖可補列女傳

眩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詞而逢長

注象眩惑其父以危兄弟問者虛詞對者實指爲象也特有鼻之祠至唐不墜又豈親愛所及哉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辱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楊注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蛙亟去母走其邑盡大水母溺死化爲空桑有兒啼卽尹也柳子曰或者爲是說以蠱伊尹之聖也然空桑重泉皆地名也或卽是而名其地邪遂畫之然歷陽之人化爲魚鼈如前注所云又復可疑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武王將伐紂紂遣膠鬲覘師還報以甲子日會大雨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拯賢者之死圖中奮驅以想聖人之仁若妻於涛塵灑道則灌壇令之陰符也何足問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注武王之將帥如鷹之羣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見人心之附殷則奮於蒼鳥徵天道之靈耻則躍於白魚

穆王巧梅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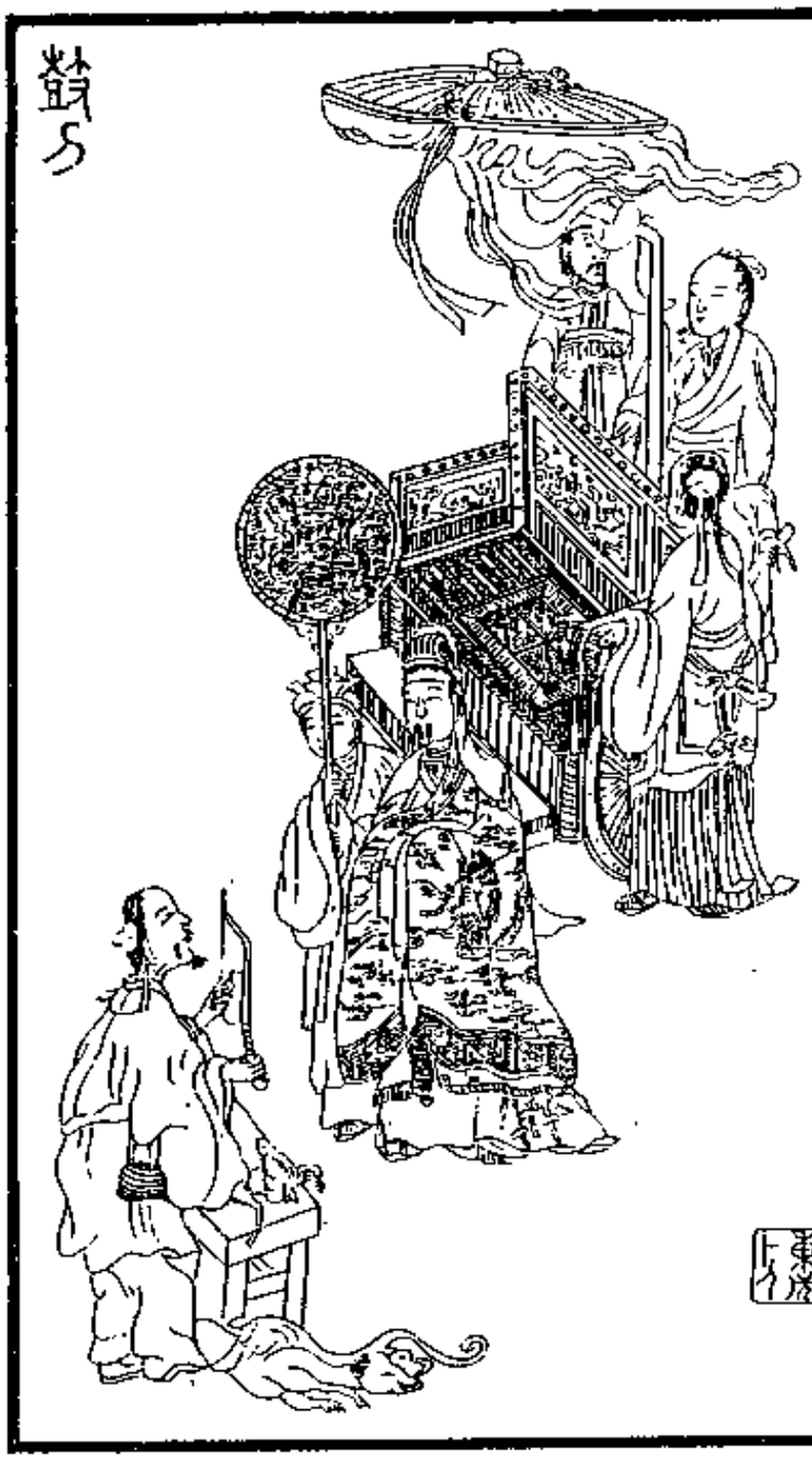
昭后於越葬氏逢白雉而後有南土之底也獻鳥者佛其首畫其禮也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柳對穆惜新招倡佯以遊輪行九野唯怪之謀儒賊厥說爰槩其弧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故畫者略幽而詳穆也然得狼鹿以歸本之國語其云巧梅者或造父之詭御也若瑤池白雲之謠則幻矣曷足問　或曰古無騎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歸劉炫注公單騎而歸禮曰前有車騎者可證

會絕道殺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九合卒至身殺知假之不可久也取屍蟲出戶五子
爭立以爲不遠之戒
五子佯狂
雷開受賜不足盡止以箕狂梅醢爲圖著古人順受之正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
之雷開何順而賜封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徽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宜分作四圖然周以后稷積功累代有數十聖而後工天下卜年八百則一心之運也故合之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呂望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以歸武王纘文之緒故奉木主伐紂則太公之事也乃不分圖

集命維輔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注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又襍紀云伯迫也迫於林中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實自古忠孝未有不感天地也持此又可辯子厚嫡訟嬈賊之對

勳盛壯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伐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皇天節或有連及下文者或有虛說者今合之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尼官天下而垂緒今畫作北面相揖微有謙遜不遑之義學焉後臣豈欺我哉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閭少亡在外壯厲武以自威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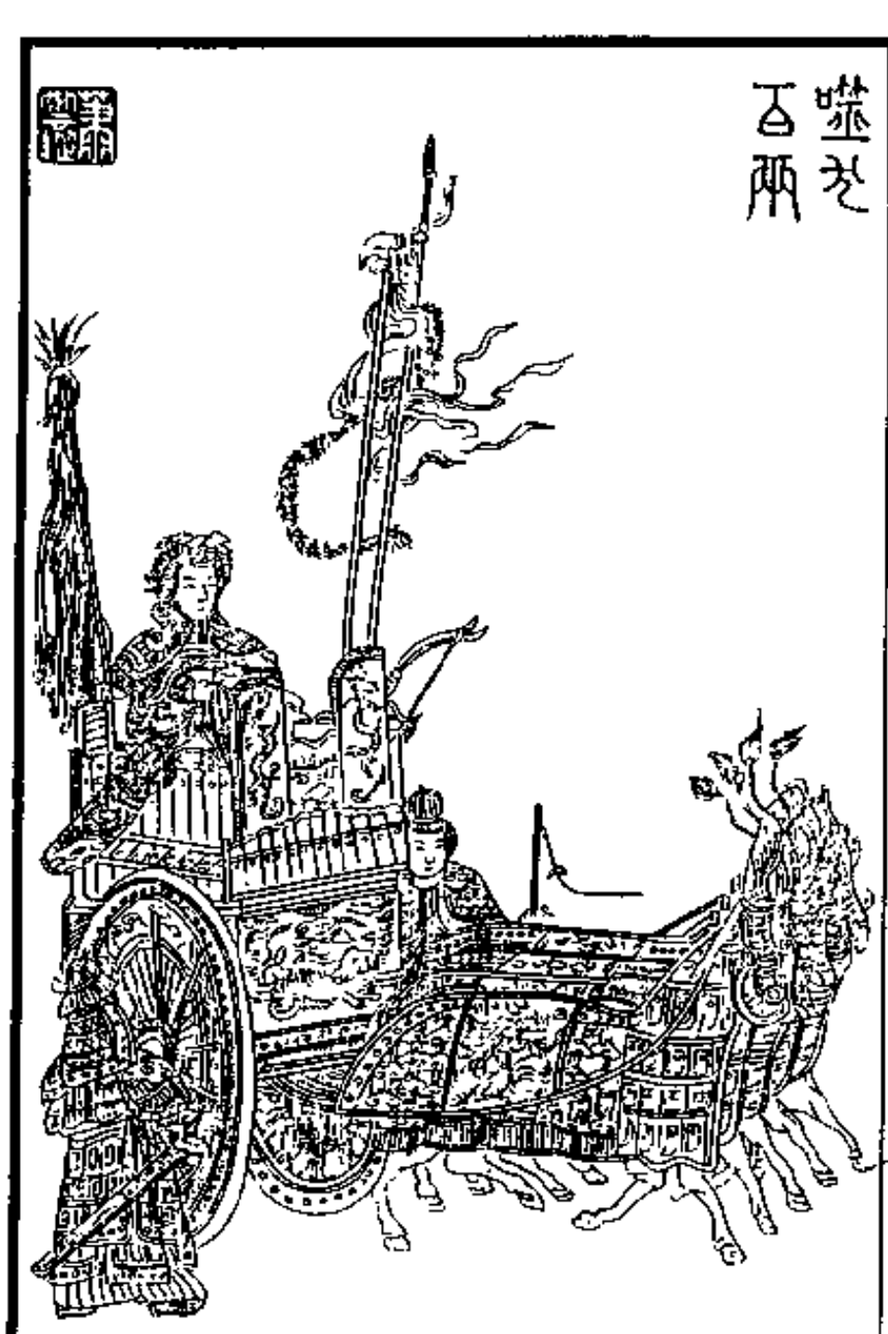
彭祖進雉羹事堯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注奇因附之

中央共牧后何怒蘆蟻微命力何固

牧艸名中州有岐首蛇共爭食以自嚙王注喻夷狄之自相殘噬者是也柳對以細腰羣飛夫何足病乃畫蘆蟻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同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驚走同水上止而得鹿家遂藉喜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　百兩車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坐多故出奔晝犬車上本載獵獸騎義也

環閎閎社爰步多文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薄暮伏匿荊勳等問不能爲圖故畧之止以環閭穿社爰生子文者畫之楊柳對曰於菟不可以作遂爲圖木非臆也

天問圖跋

余師之學博而能精不能徧觀而盡識者獨繪事也歟哉然而麟角專場虎頭讓席卽以繪事名天下矣極古今名象之微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之情滿以蛾綠運以鼠鬚俾觀者疑胸頓開飢目得飽如茲天問之圖五十有四册附以自注編繫於下錯取叔師之義子厚之對晦庵之注萬里之解包舉折衷略無賸蘊可不謂神哉余侍師側

備較錄計逾年而圖始成於是孫蘭借靈婦馳競市而攜者欲穿鐵限矣故自閭巷以迄四方後生耆宿莫不捐百慮奉一函指顧歡躍未能罷去若觀郭秃之呈於中宵燈下也不知其出於鉛槧而屬腐棗爾畫師行且老非深思好古殫心絶技誰肯任是者令及門之徒贊一辭於雁鶩之尾既不可得世且謂屈子取不根之說憤激彷皇上答眞宰非如騰蘭水陸之教能肖其情則當日古廟長牆金碧森列啓王孫之呵殿者蓋亦取意不取像安能與刻舟索駿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哉世如通其說一言之知或以余爲哀梨不知其出於精且博之外者又非款啓之所能識也門人張秀璧百拜敬題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子兮反離羣而贊朋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

令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韲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婢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胖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檮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蘺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

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璧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彰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

同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
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
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
不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甚臻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
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終兮外來
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
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懷瑾
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惟也誹駿疑傑兮

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
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
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
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
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
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惟也誹駿疑傑兮

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
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
改忿兮抑心而自强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
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會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
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
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寃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嚮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芷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因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娭之君舍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憱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蔼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墓毋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
陳情以白行兮得死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
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泭以下流兮無舟楫
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
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
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
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
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夫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
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
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鬱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
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曒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
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
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苦不同畦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
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徉介
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
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
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
逍遥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
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
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
曶其若頹兮昔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
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
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
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
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
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
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
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
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
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

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雾露兮隱岷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汩漫漫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煌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逝逝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紵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

遠遊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琁其辭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舒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絶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曜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向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閭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朘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沟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

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
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鈞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
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
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蓂收乎西皇擥彗星以
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昔晻
暧其曖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
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
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
聊娭媠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

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託容
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
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迤雌蜺便蜎以
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節以馳騖兮遠絶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
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
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

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

匾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暢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

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雝雝而南遊兮鶤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右一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棄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

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烹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並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僤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

雨而飛翾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懲羹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踶跳而遠去鳥鳳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

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騏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絶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嗎鬱鬱其安極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絶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逾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

而不得見乎陽春

右六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憭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俞弛心搖悅而日悽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慺慺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嘐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右七

何汜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霧曀而

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默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禍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燿兮何毀譽之昧昧兮脩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僥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右八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孷斯驩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怵惕惕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怊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驩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竄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訾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孷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闆闆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藥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

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蝮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豕首縱目其外賸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蓛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簙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嚥呼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瞭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

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麥麰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臑炮羔有柘漿些鵠酸鵕鳧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蠪勺寒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

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擅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蔓薄象棊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娭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蝹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鯛鯨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鬠只長爪踞牙誃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赮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膿盈望和致芳只內鶵鵾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蜪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萼只吳酸蒿蓼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鵾蒸鳧煎鴻只煎鴰臛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蘖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嫵只靡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絶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蔣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鶴鵠只鴻鵠代遊曼鵾鵾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陽孤寡存只
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胄眾流德澤章只
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
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溝羊腸東窮海只
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讒罷只
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四庫館補繪蕭氏龍駒三卷圖

庚午夏日涉園依文津閣本重印又
據江南圖書館藏
宋本校字

欽定補繪離騷圖目錄
上論
御製詩
四庫總目提要
蕭尺木序
卷上
離騷三十二圖
九歌九圖
卷中
天問五十四圖
卷下
九章九圖

[illegible]

遠遊五圖
卜居與漁父合一圖
漁父
招魂十三圖
大招七圖
九辯九圖
附香草十六圖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蕭雲從畫離騷圖一冊蓋頗李公麟九歌圖意而分章摘句續爲全圖博考前經義存規鑑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中所存各圖已缺畧不全又如孫荃蘭蕙以喻君子寄意遥深雲從本未爲圖自應一併繪入以彰稱物芳著於古今圖書集成內採取補入南書房翰林等逐一考訂將應補者酌定藁本令門應兆倣照李公麟九歌圖筆意補行繪畫以臻完善書仍舊貫新補者各註明錄旨簡端即以當序欽此

御題補繪離騷圖八韻

畫史老田野披憐長卷情四庫全書館進呈蕭雲從所著離騷圖始知其善畫侍郎曹文埴因進所藏雲從山水長卷末自識云河陽李暐古作大障爲高宗所眷愛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雖衰老極力勉爲此卷藏之以俟知我云云詞頗誠懇因爲題句　不緣四庫輯那識此人名六法道由寫三閭蹟以呈因之爲手繪足見用心精歲久惜佚闕西清命補成共圖得百五　雲從踵李公麟九歌爲離騷圖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止存卜居漁父合繪一圖九歌九圖天問五十四圖其餘或原本未畫或舊有今闕因命南書房翰林等逐一考訂令門應兆補繪九十一圖合之原書六十四圖共一百五十五圖俾臻完善若史表幽貞姓屈性無屈名平鳴不平遇云可以披閱凜王明

欽定補繪離騷圖三卷

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　敕補繪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楚辭之興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時所盡不過一篇一章未能駭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咸推其工妙爲之鐫刻流傳然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詹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圖並已闕佚香草一

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況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廉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術豈余之臆說耶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畫之中隱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尚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鄱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草漁父諸本乃知覃精於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紫圖於經並論又可知矣余不敏抒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勘懲而終嘆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仲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達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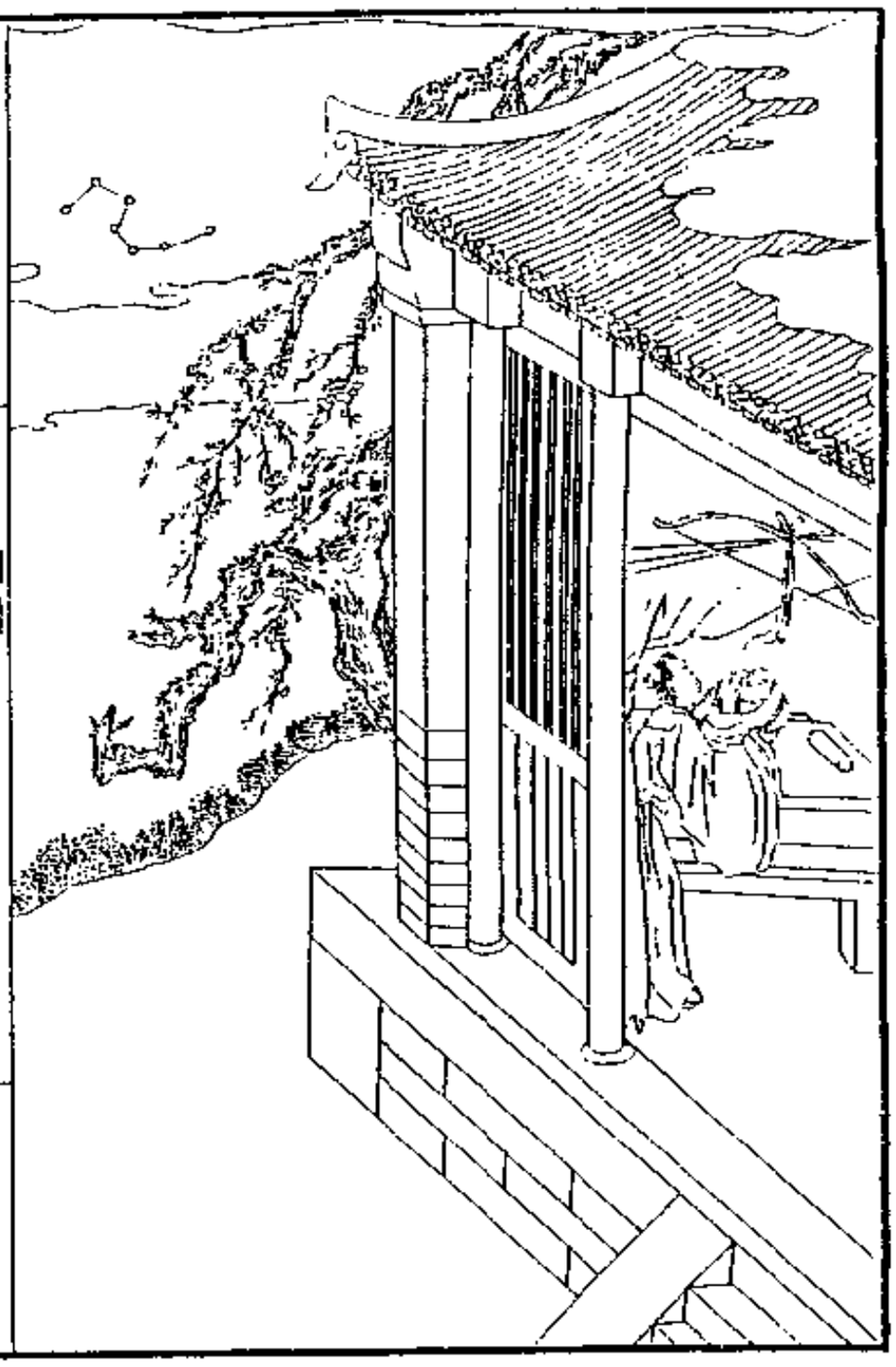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道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

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降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
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
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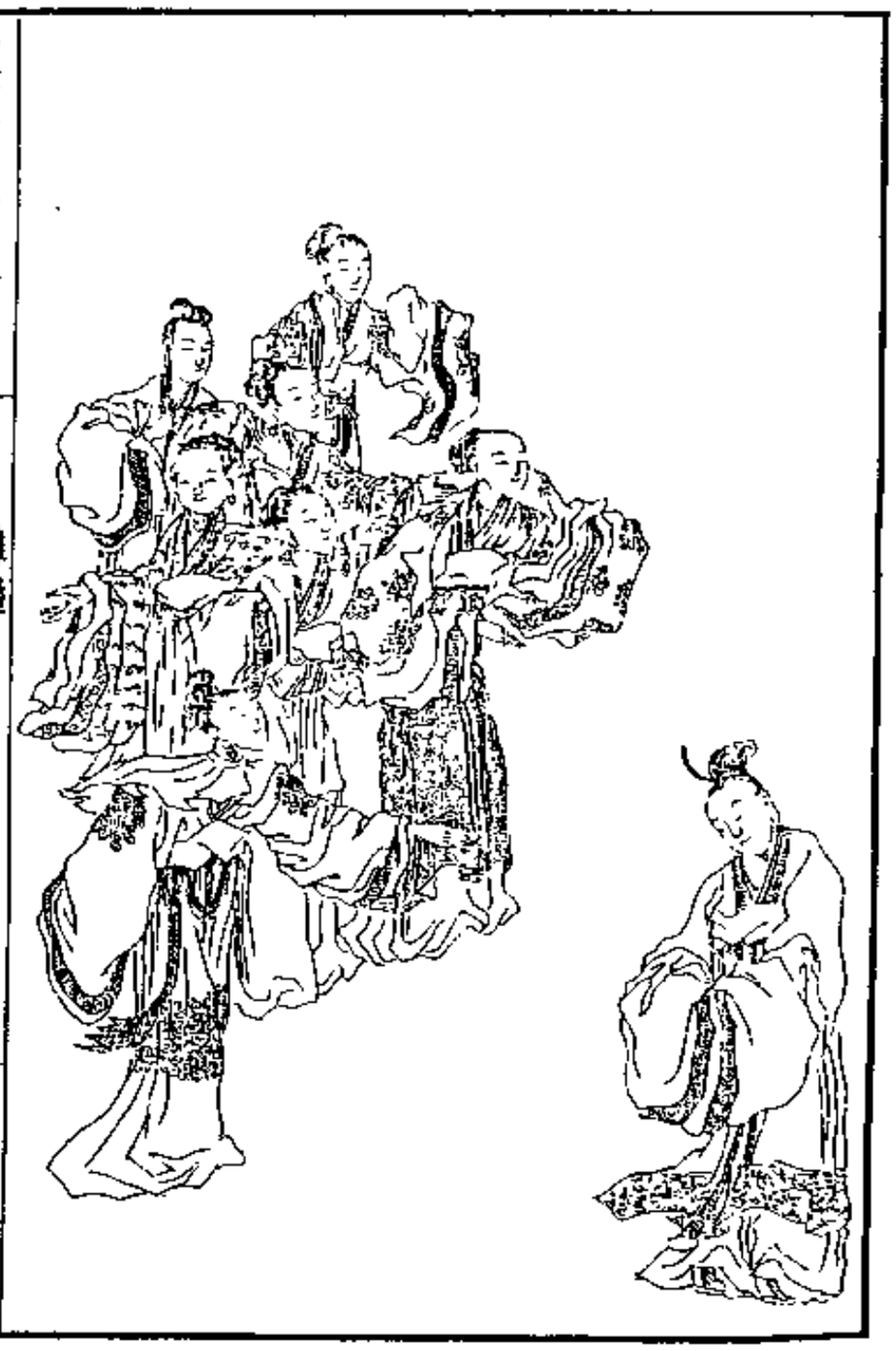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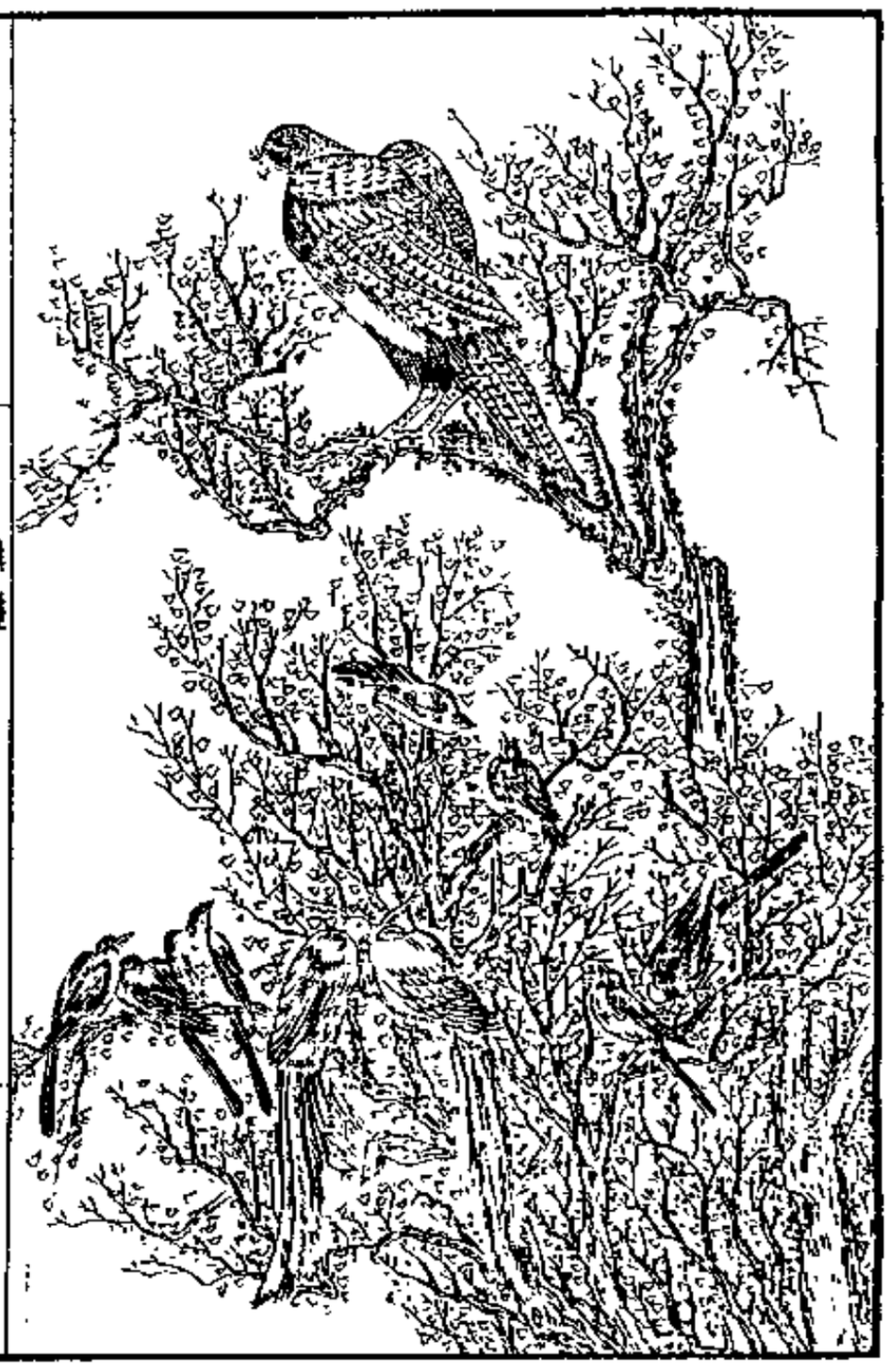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蘟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巷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
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
顚頁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
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
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
脩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
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伫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葺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珥美之能當蘇糞壤曰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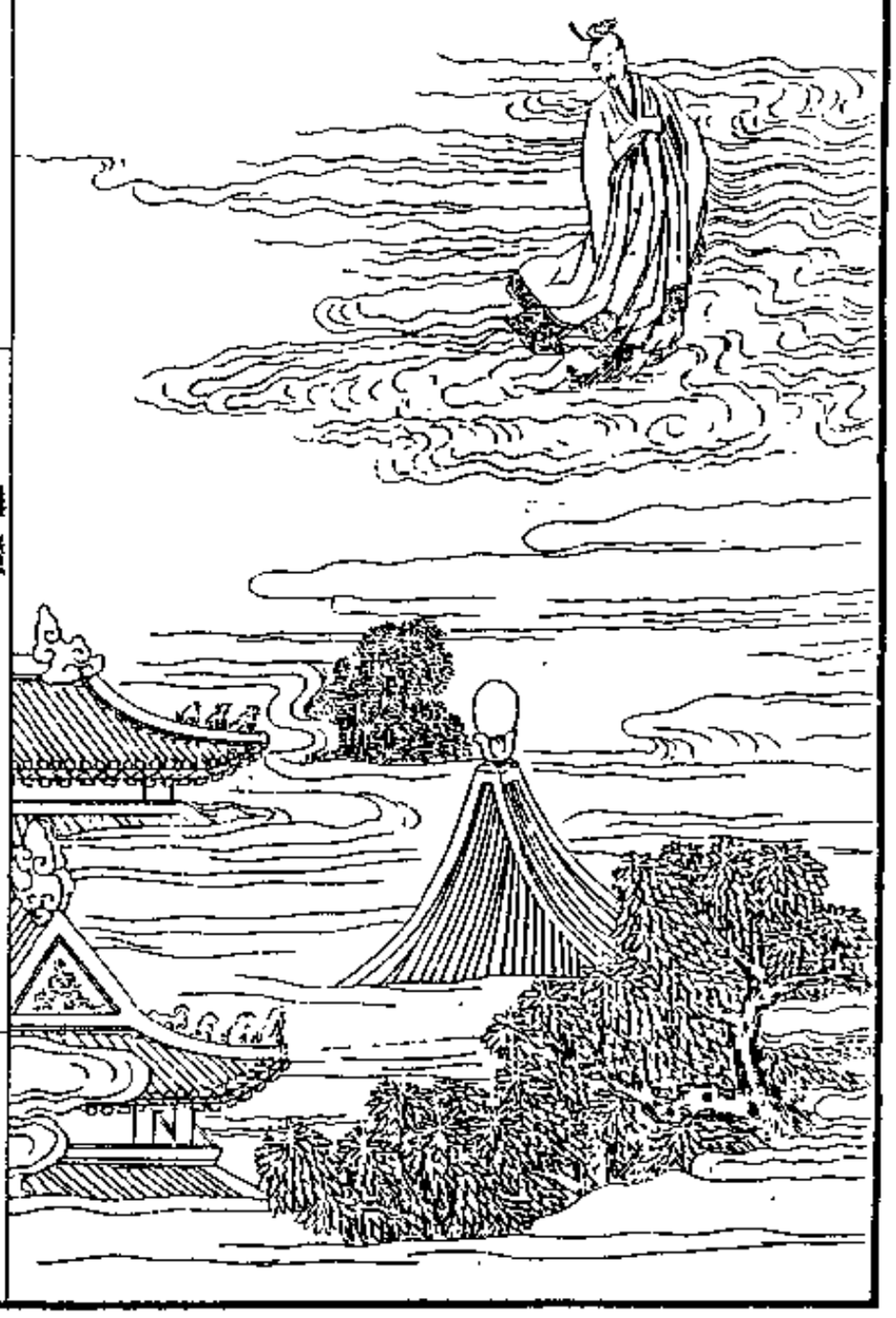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糧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上　離騷　三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傳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鳴兮琳琅瑤席
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
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
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
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
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沕吾乘兮桂舟令
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
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
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
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
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
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鼇騁騖兮江皐夕弭
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
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
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
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
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
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
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
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
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
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湊雨兮灑塵君迴
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高飛兮
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
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瑶華將
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
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大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
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
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
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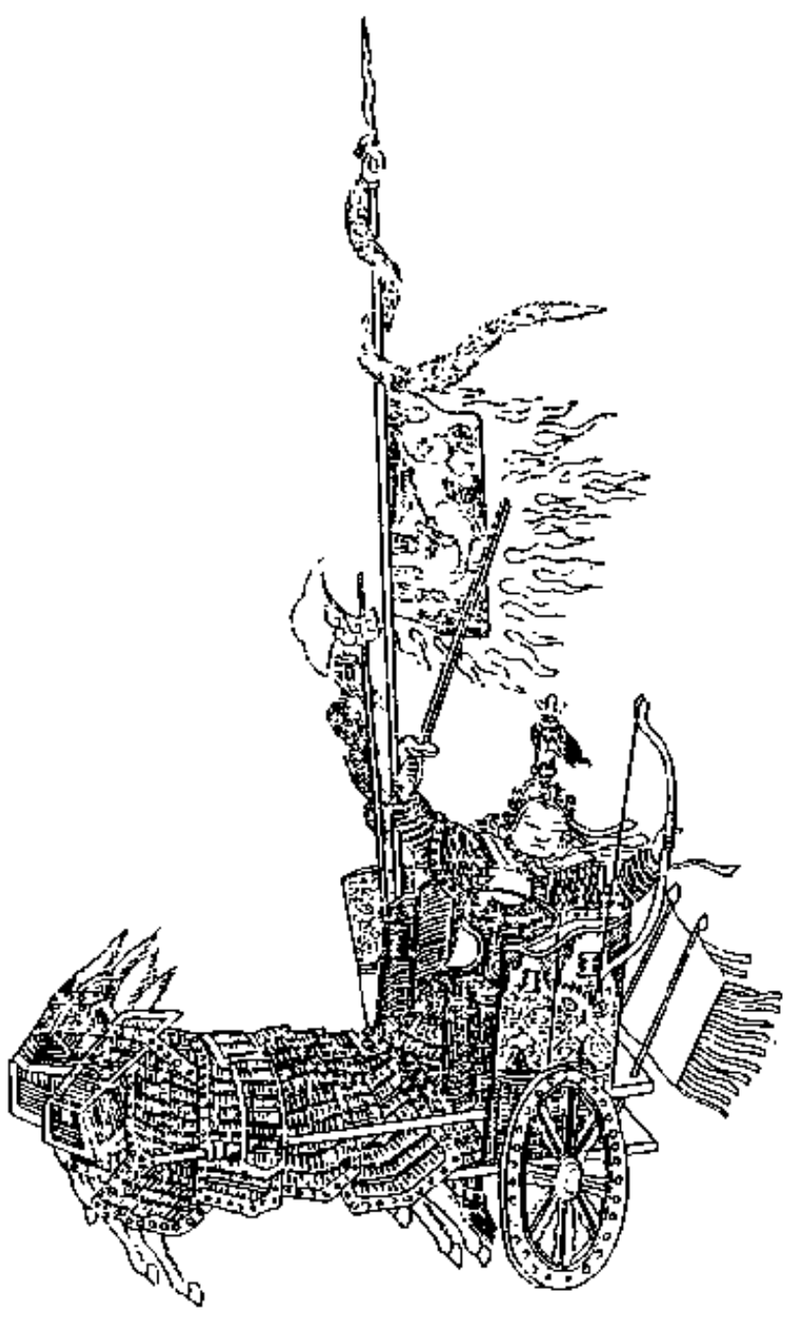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鏘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子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靈墳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國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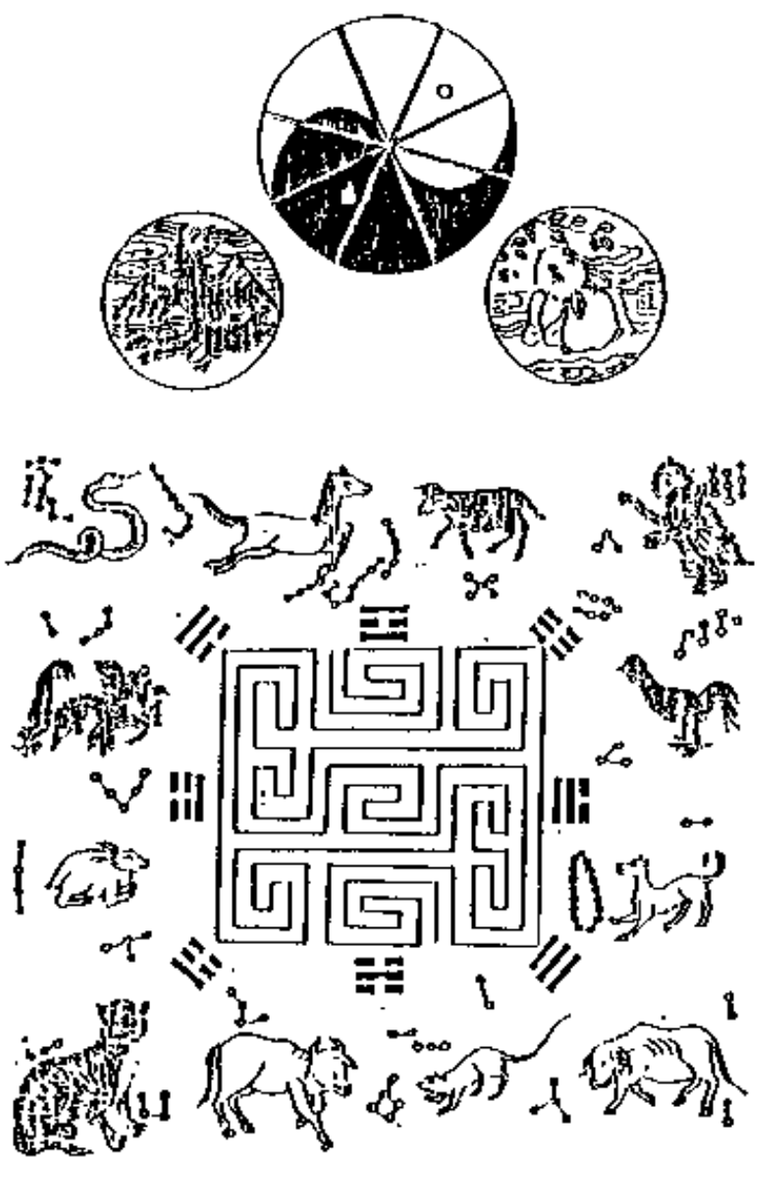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禮魂

欽定補繪離騷圖卷上終

天問傳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僊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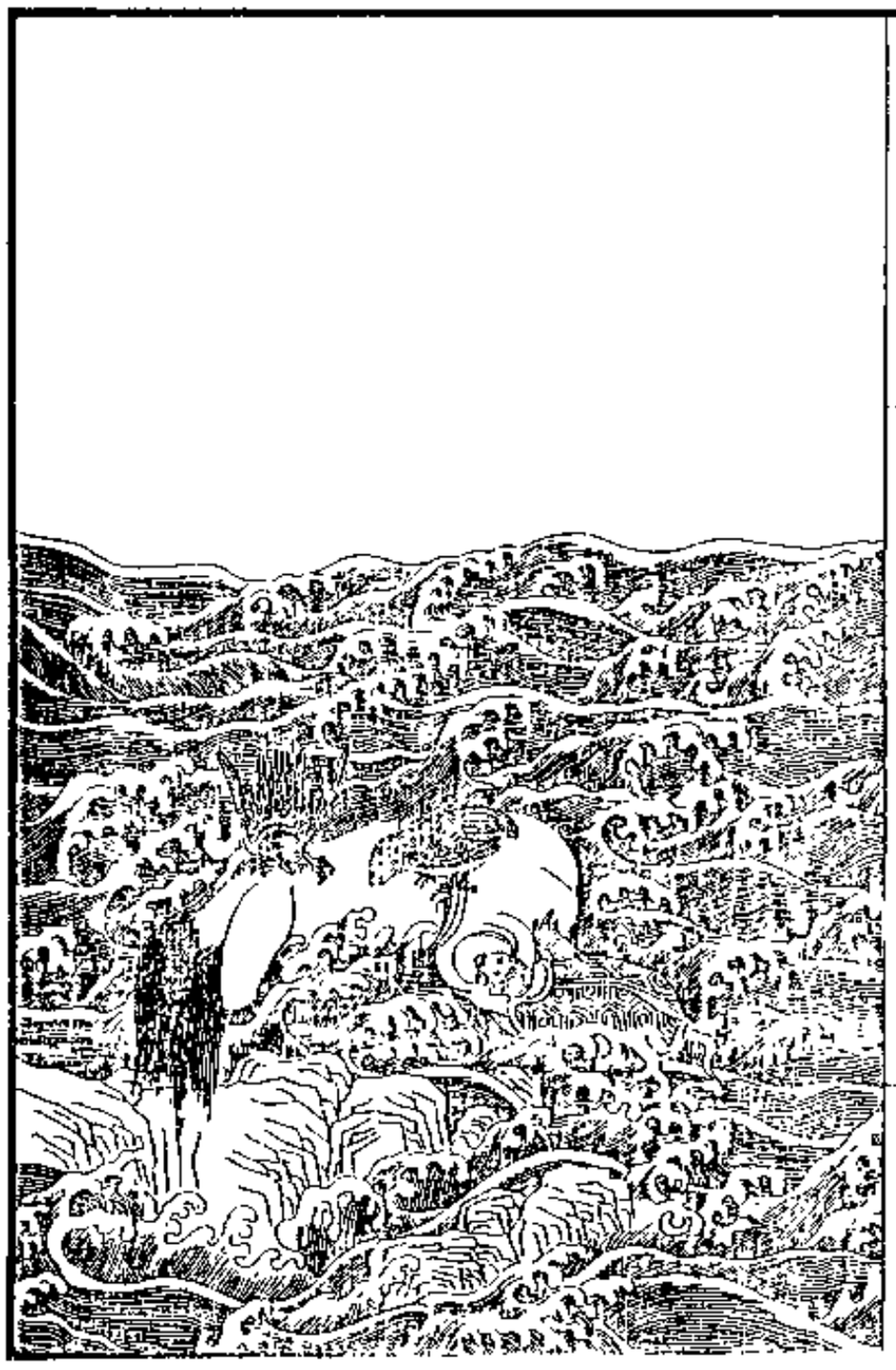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四



何闇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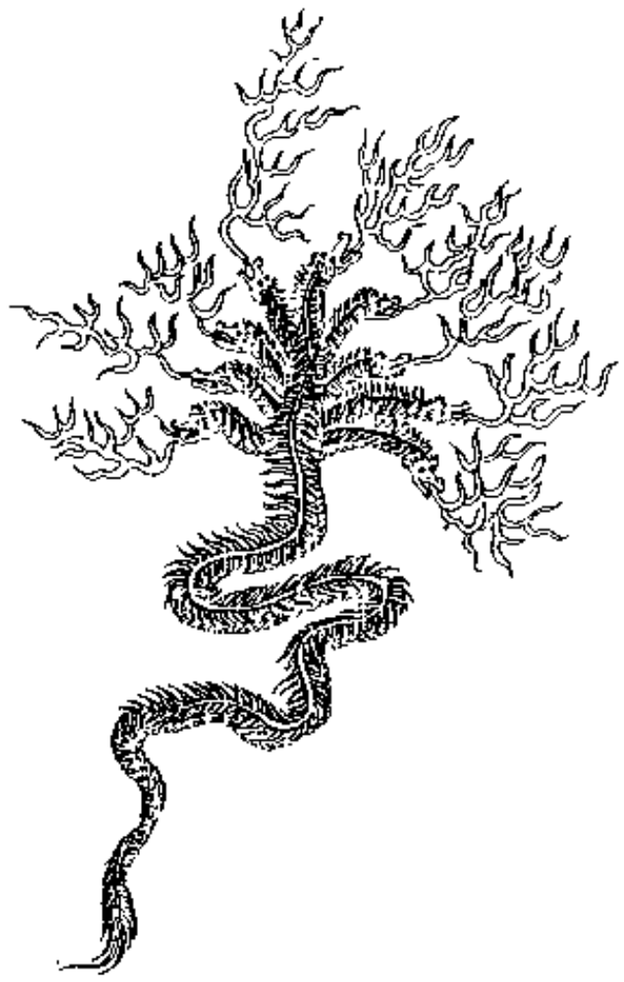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馮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洚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烜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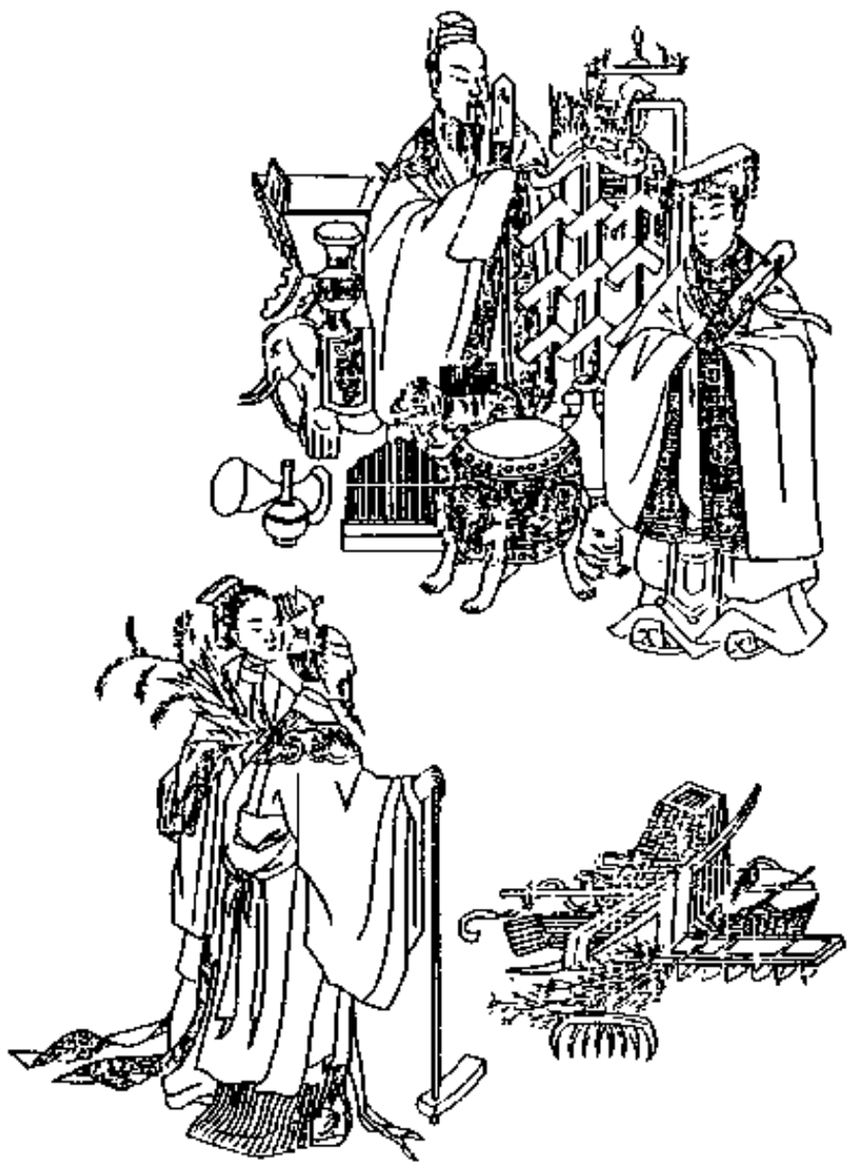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莽九衢泉華安居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鮫魚何所敺堆焉處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禽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蠆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躲藉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七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躲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躲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躲革而交吞揆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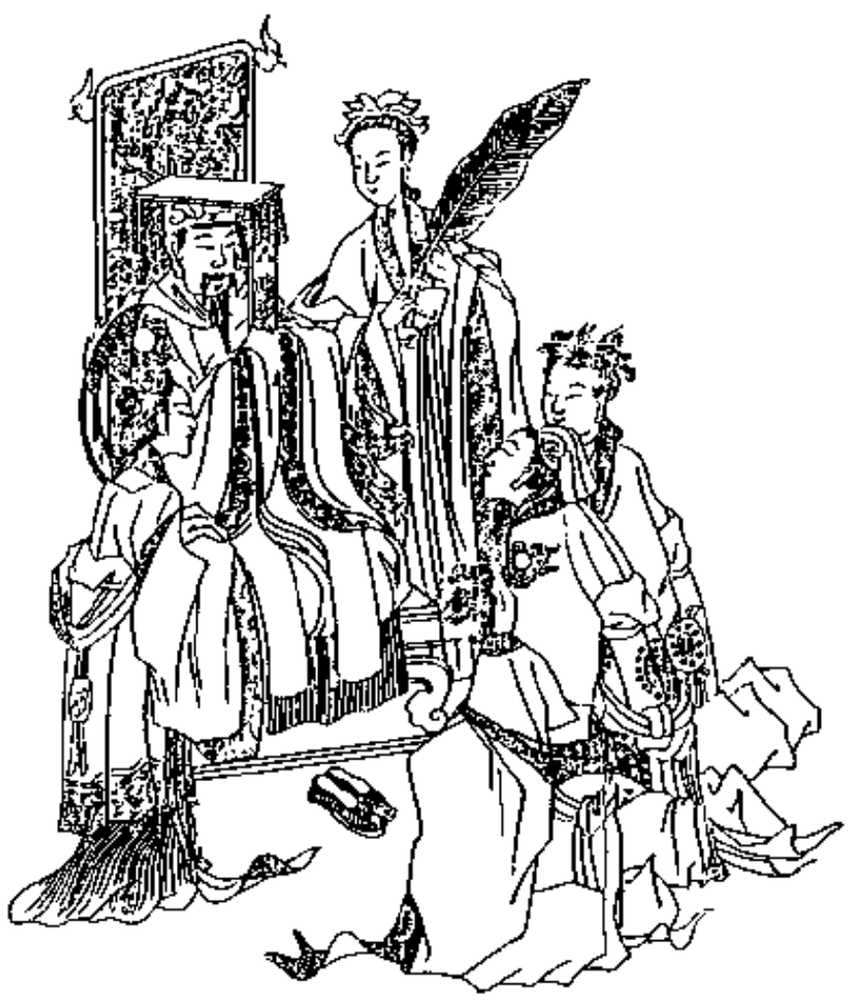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鉏疾脩盈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洴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并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殛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嬉有體孰制匠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七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八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緜鵲飾王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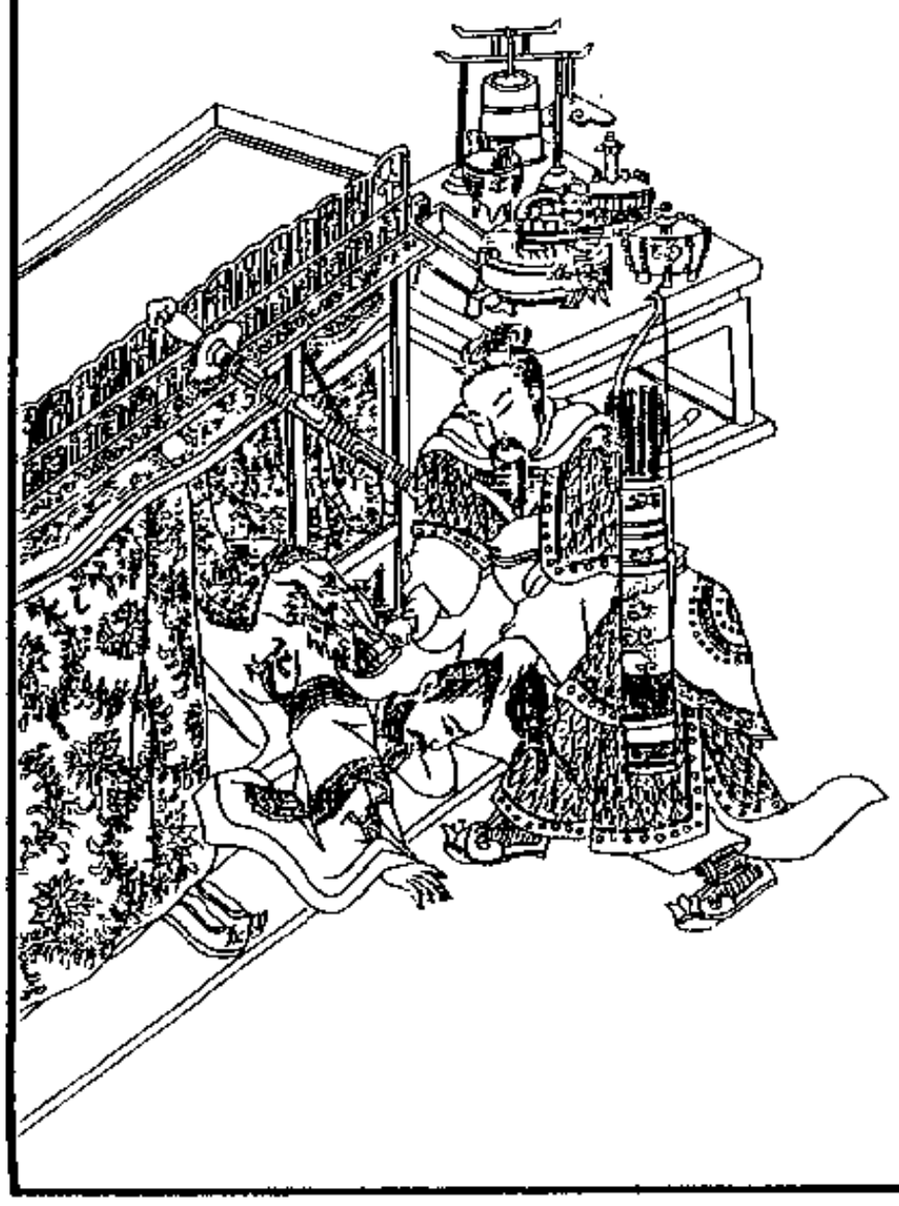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十三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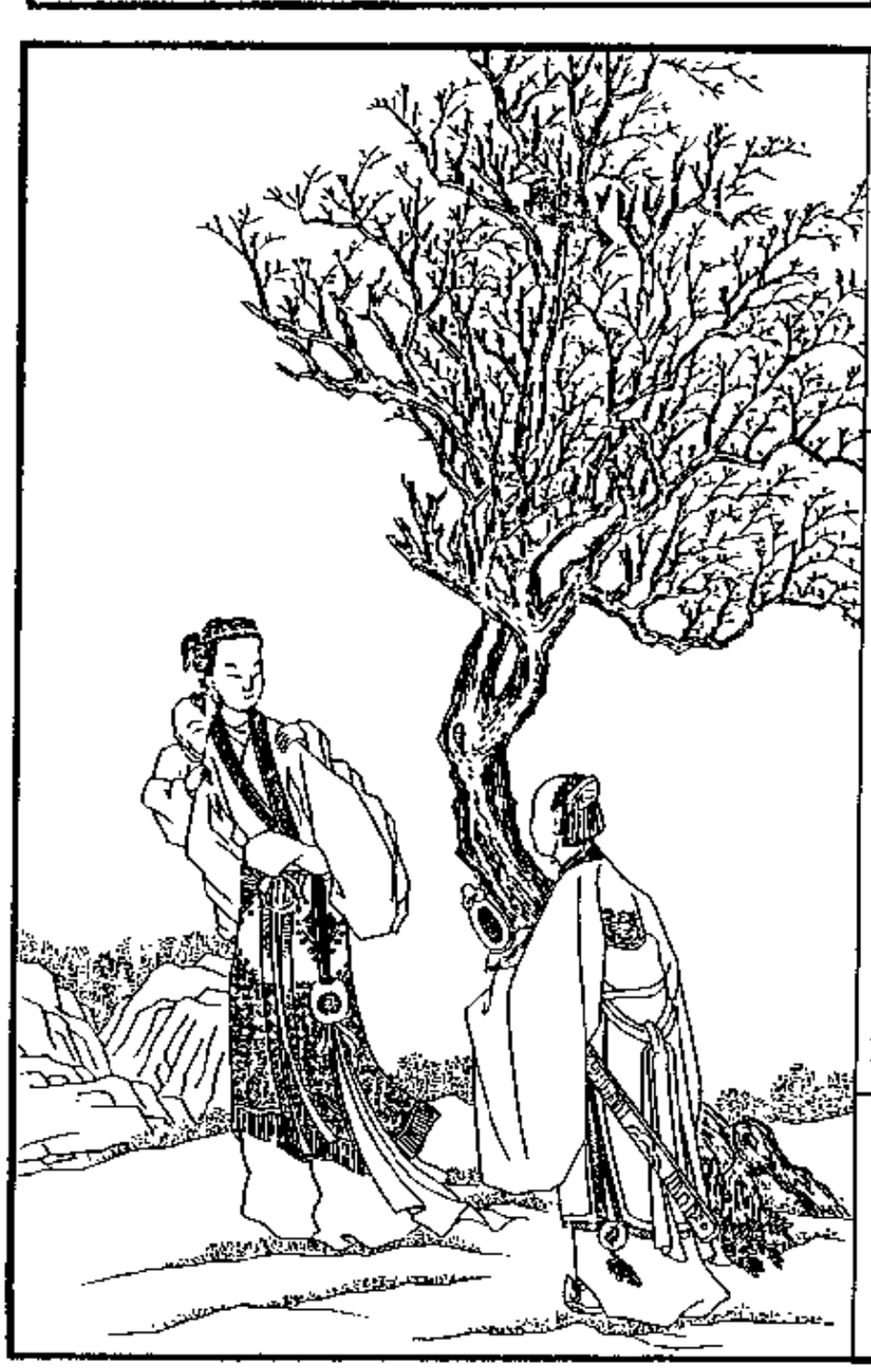
千協時舞何以懷之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五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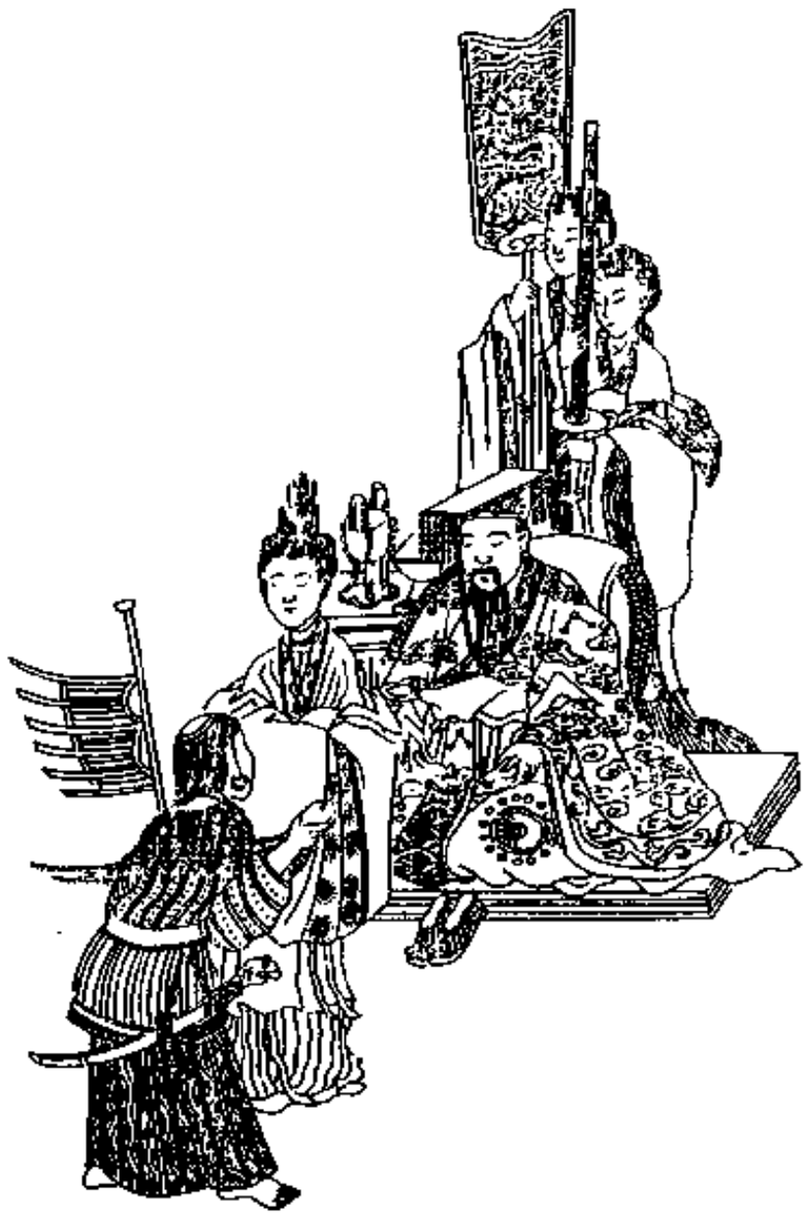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呟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厥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鼃爭盟何踐吾期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
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衔何號于市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其子詳
狂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
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
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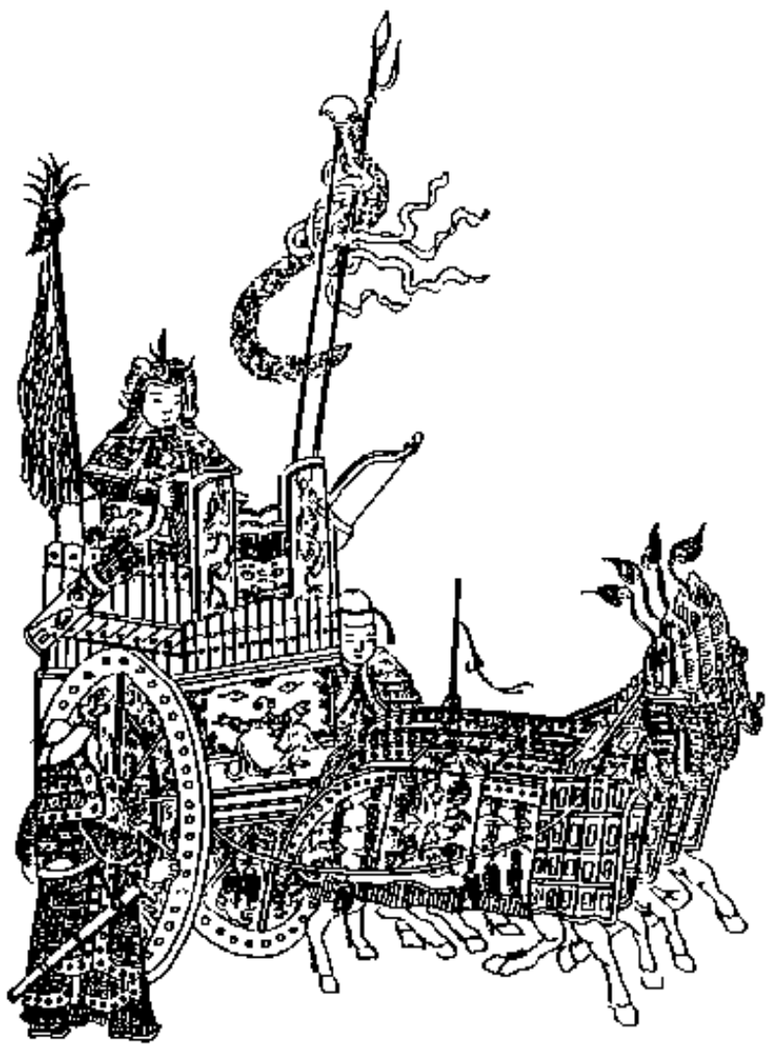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彭鑪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驚女采薇鹿何葛北至回水萃何喜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十三

兄有嗤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中　天問　三十四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
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
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欽定補繪離騷圖卷中終

九章傳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埤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析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鯀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贊胥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謹之不遠吾誥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鞿羈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

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持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慴於羣者而吹蠁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個以干傑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鞿結而紆軫搏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三二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章　三三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南波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駮雜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荼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遁夫美人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憯憯茲歷情以陳辭兮荼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謇兮願荼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

娉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惸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鄂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逮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藏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寃兮陪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冯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纏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芷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絶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惲擘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擥申椒而足芳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日戒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娭之君舍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之鬼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憨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絶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

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蓼蒸毋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鬱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蹇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蔣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窮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傷太息之悁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紆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爲此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形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貌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浟洸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婵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滿之嶵嶵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潘潘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波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

遠遊傳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絶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曜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閒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瓊琁之華英玉色頩以朘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七

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
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
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遠遊　十八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
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
徑度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蓌收平西皇擊彗星以爲旍兮擥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腾告曖曃其曖曃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衛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虫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俳佪

舒并節以馳騖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峭嶬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卜居傳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豪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與閒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婾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漁父傳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招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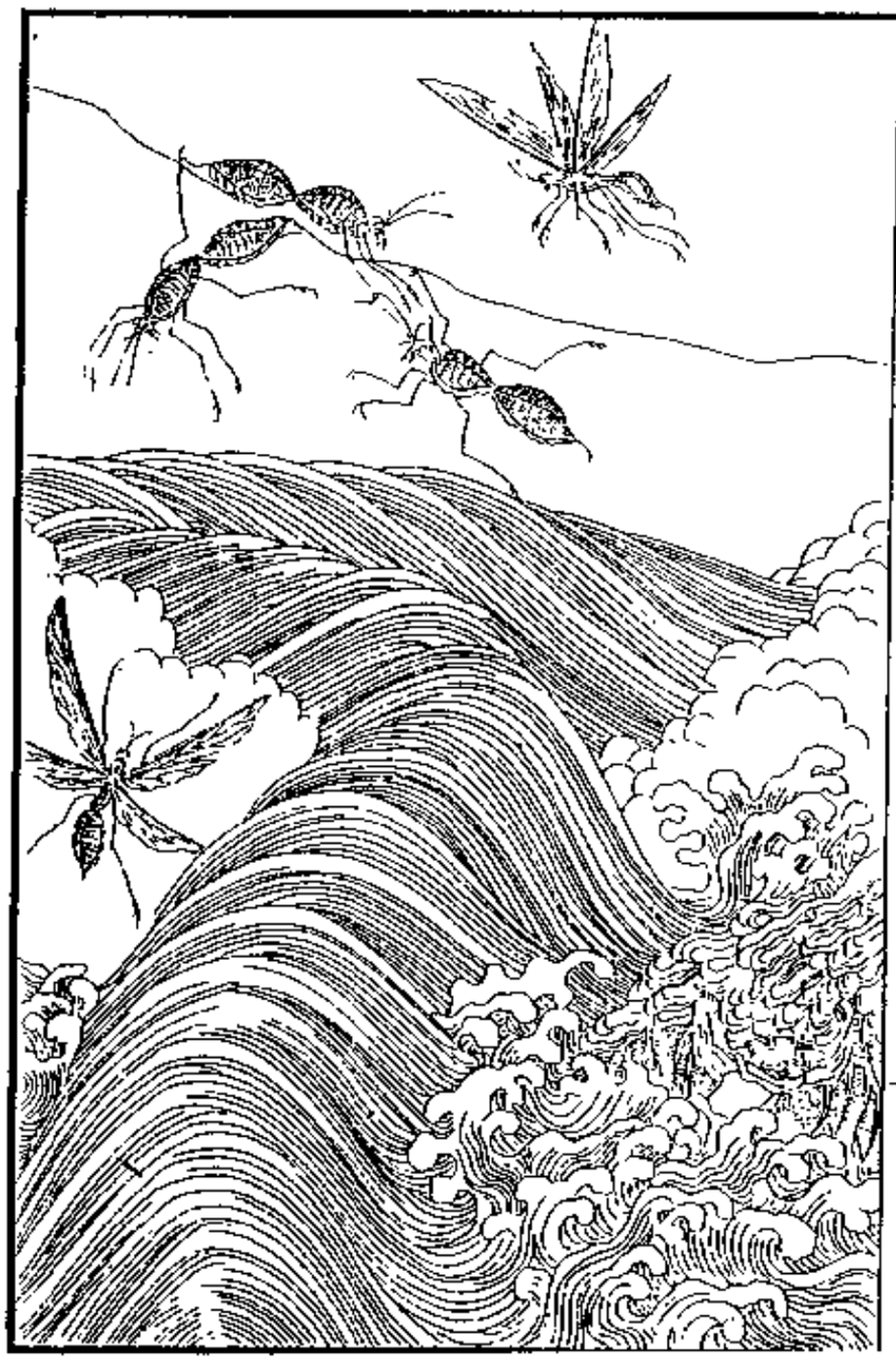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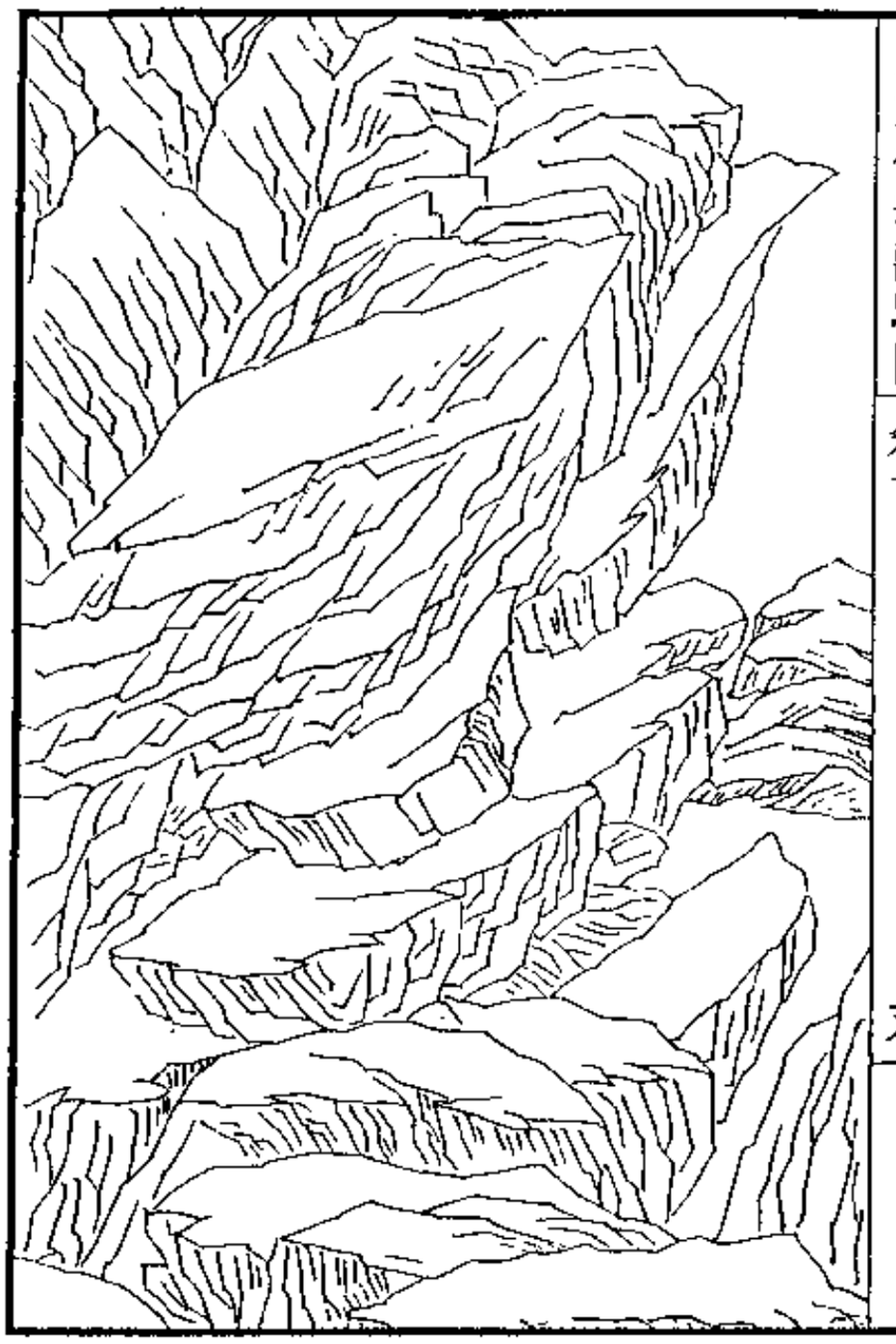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奉於俗而蘄樂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十六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
些其外曠字些赤螘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蓁菅是食
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
而得脫其外曠字些赤螘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蓁菅是食
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
恐自遺賊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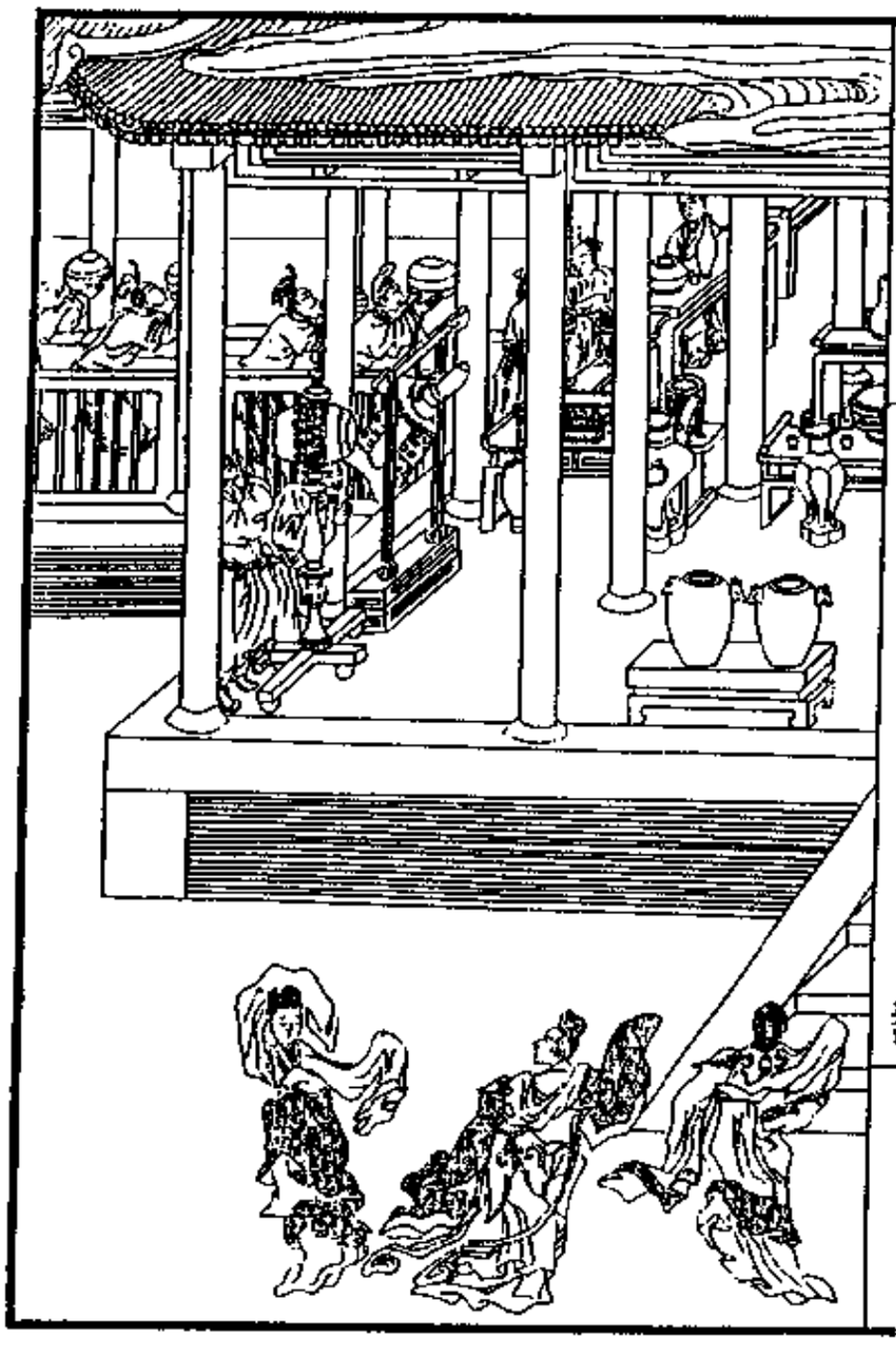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奥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瑰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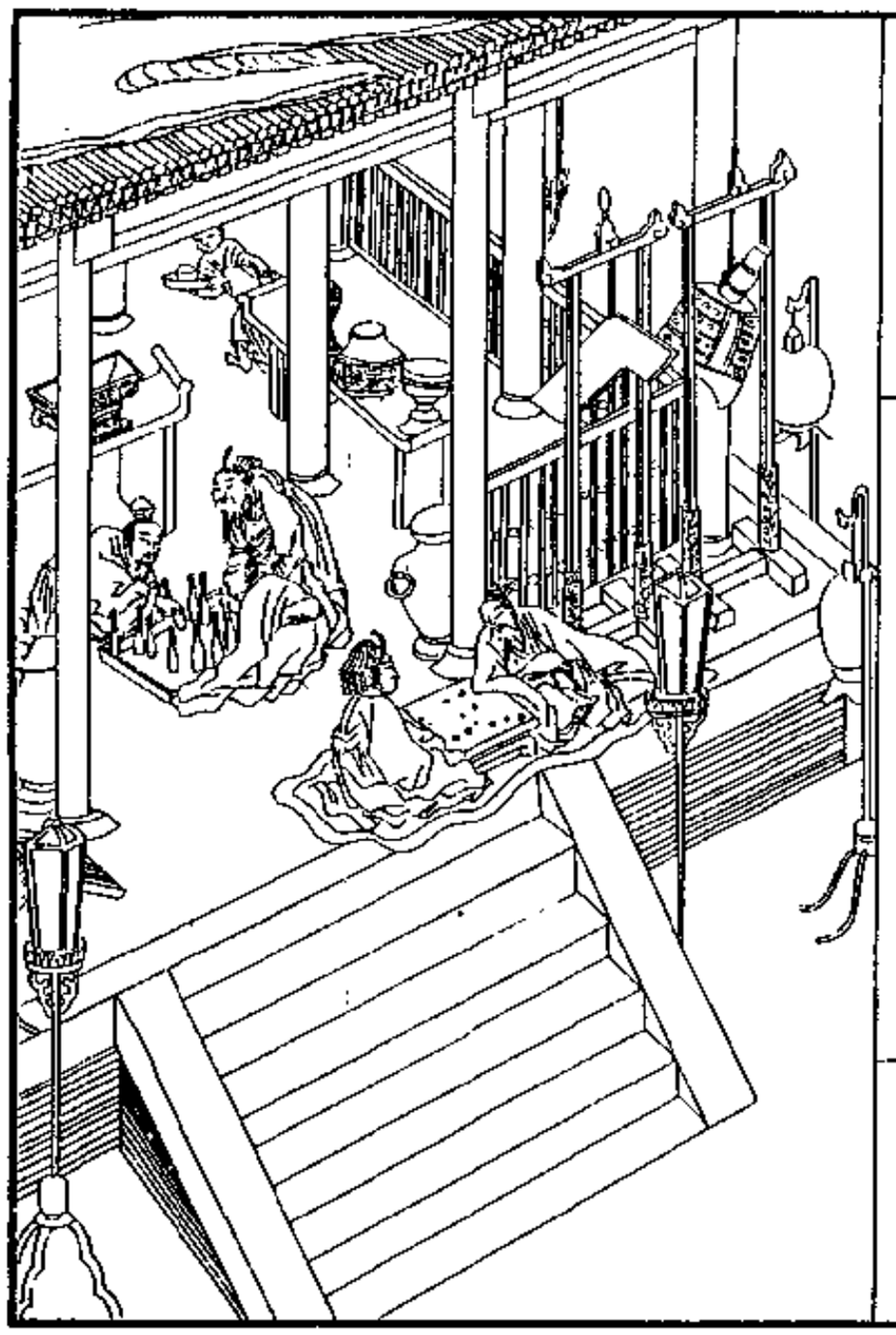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嬪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瞭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離榭脩幕侍君之間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輖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一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麥麸黃粱此三大苦醎酸辛甘行此三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臑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鵁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瑶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嫮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鬊鬌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招魂　二

崑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虡搏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竟兮歸來反故居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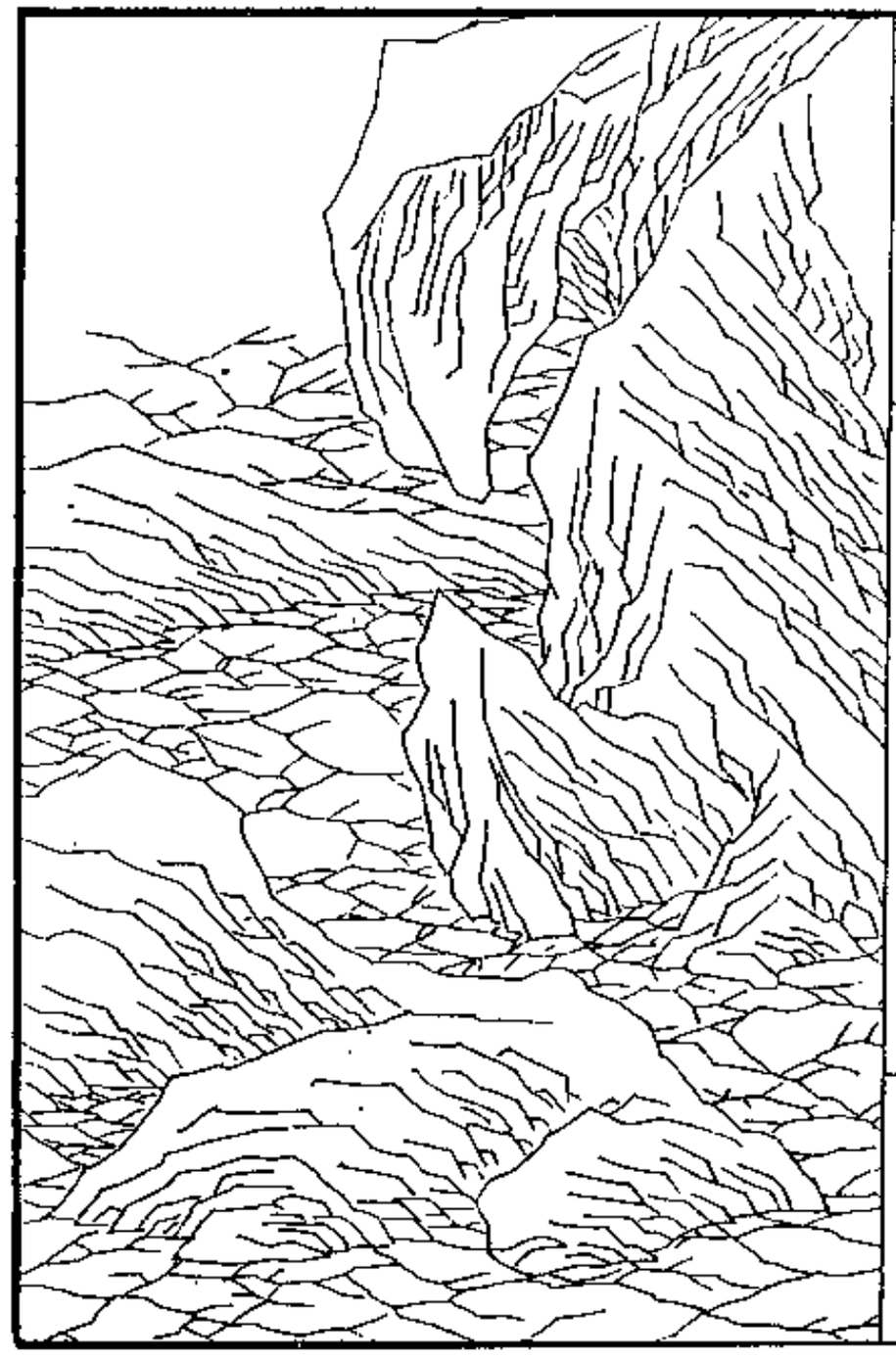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騁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顔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兮哀江南

大招傳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愁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憯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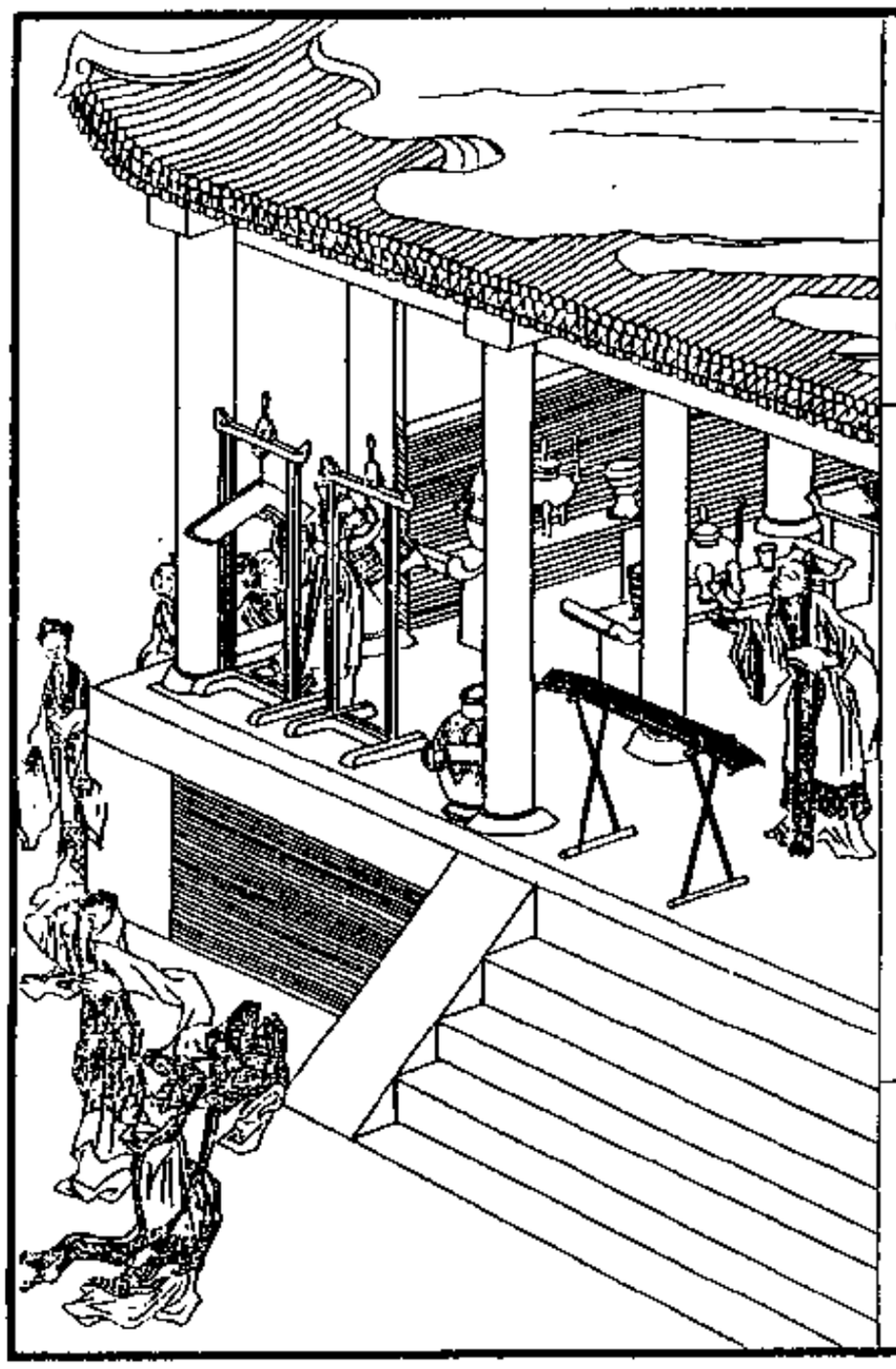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
魄歸徠無遠遥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
水漫漫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
湯谷寀只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蜚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歸徠
狐王雚蓐只蒐乎無南蜮傷躬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三五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鬟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竟乎無西多害傷只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大招　三六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赮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遥志究欲心意安只窮
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
膚盈望和致芳只內鶵鵝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魚
甘鷚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蔌不沾薄只魂兮歸
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鮭鶉敶只煎鴰雁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
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歐役只吳醴白蘖和
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遠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
商只謳和揚阿趙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
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
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
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
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

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
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
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
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絶雷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
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蔺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
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群晨雜鶴鵠只鴻鵠代
遊曼鵾鵾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
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萬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讒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九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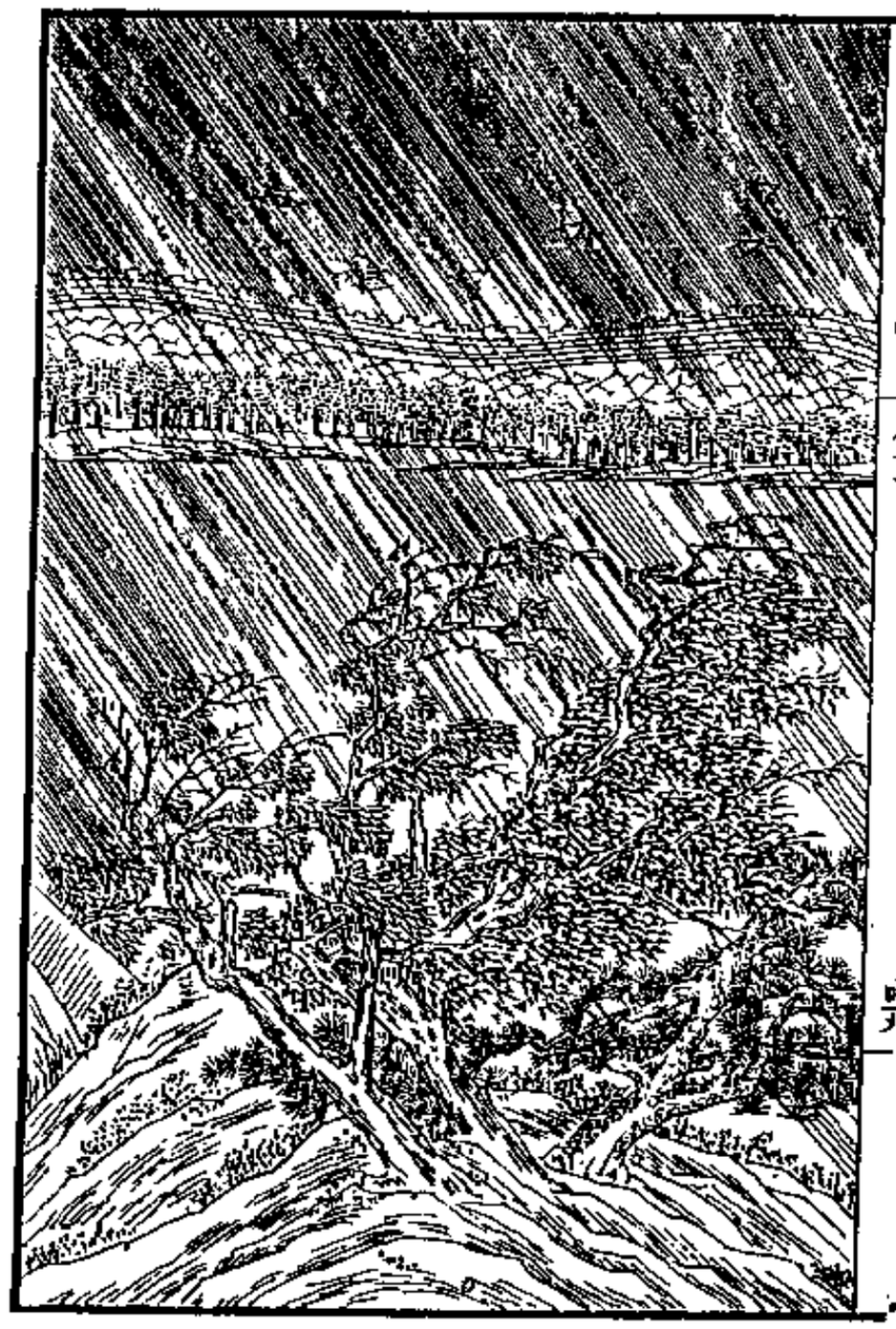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閭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十九辯　四二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廖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懘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靡靡而南遊兮鶤鵾鴰啁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九辯　四三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四九

皇天十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
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
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
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擊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
柯彷彿而萎黃薪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
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騑驟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
而遒盡兮恐余壽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伉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
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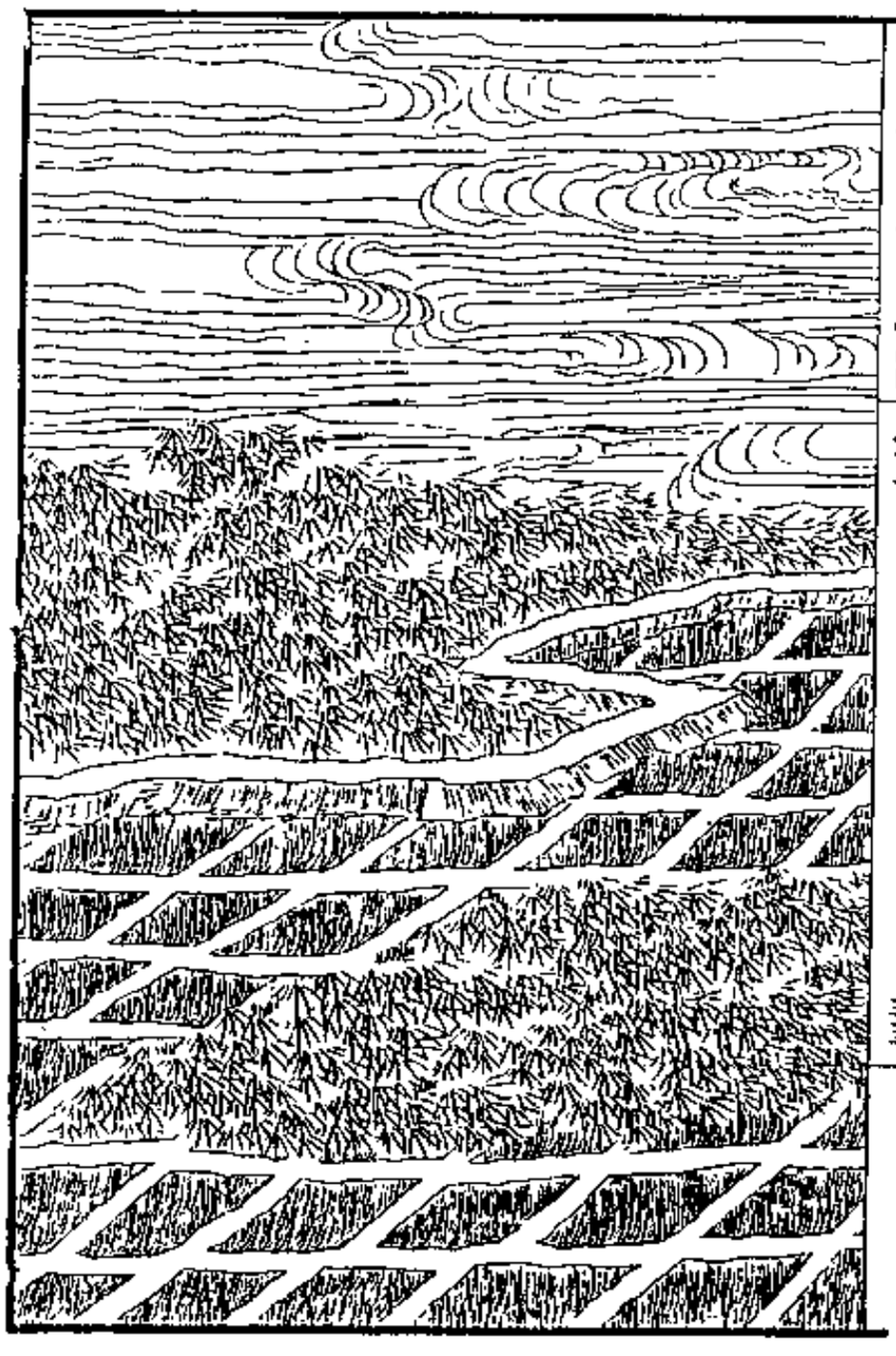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
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三十二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騁跳而遠去鳥鳳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騏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絶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欽定補繪離騷圖　卷下　九辯　三十三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悉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絶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枝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湍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嫗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温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充倾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雾噎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旣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脩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僉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
怵惕棄騏驥之溶溶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
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怙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
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怊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
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
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
純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棄精氣之搏搏兮鶩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
之豐豐左朱榮之芰芰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棄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
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右江離　大葉芎藭也清芬似芹性能禦濕

右芷　白芷也或謂之蘼蕪禮記所稱蘼蕪是也其葉婆娑佩之可以辟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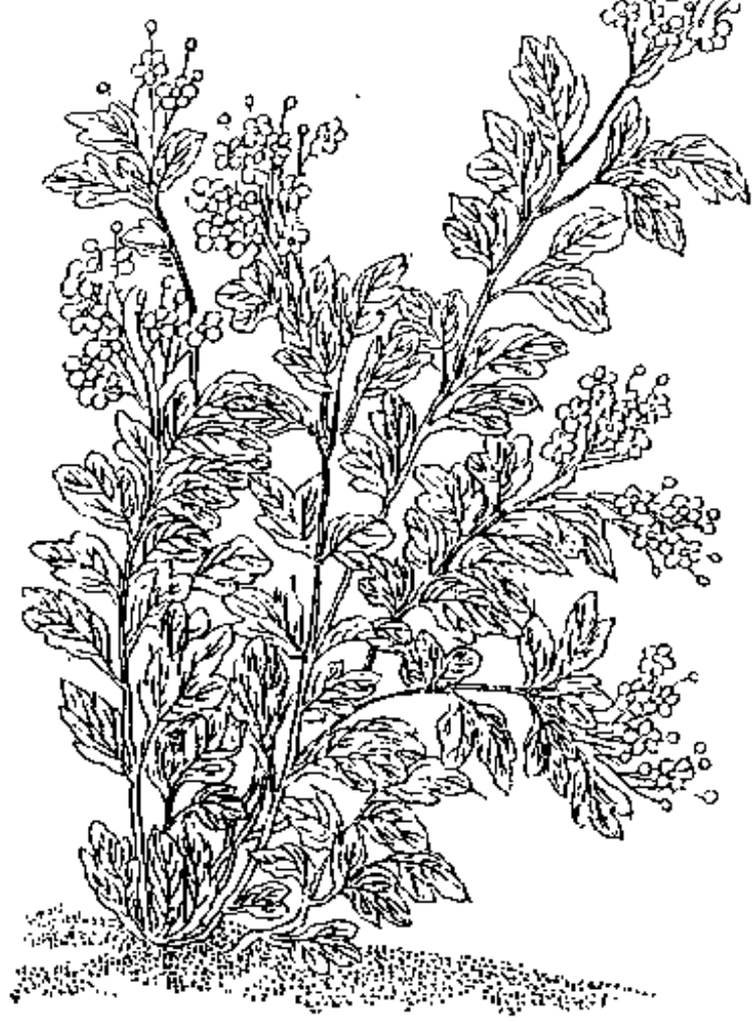
右秋蘭　澤蘭也生水中及下濕地方莖紫節七月始花

右蕙　零陵香也春秋傳謂之薰莊子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亦取此義

右蘭　都梁香也詩曰秉蕑夏小正曰畜蘭陸璣草木疏云蘭爲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朱子楚辭辨證謂草木所言蘭似澤蘭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大抵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爲佩若今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易萎非刈而佩者也又王象晉正謂謂今世重建蘭北方尤爲難致間得一本不啻供璧及詳閱遯齋閒覽楚辭辨證草木疏諸書乃知今所崇尚皆非靈均九畹故物至有謂春花爲蘭秋花爲蕙者其視紉秋蘭爲佩之語不刺謬乎云云蓋世祇知重花而不知辨葉往往即以建蘭指爲離騷之蘭自宋代以來畫家謬誤相沿習而不察朱子乃閩人豈不識其土產而反爲之辨析如此亦可以釋人之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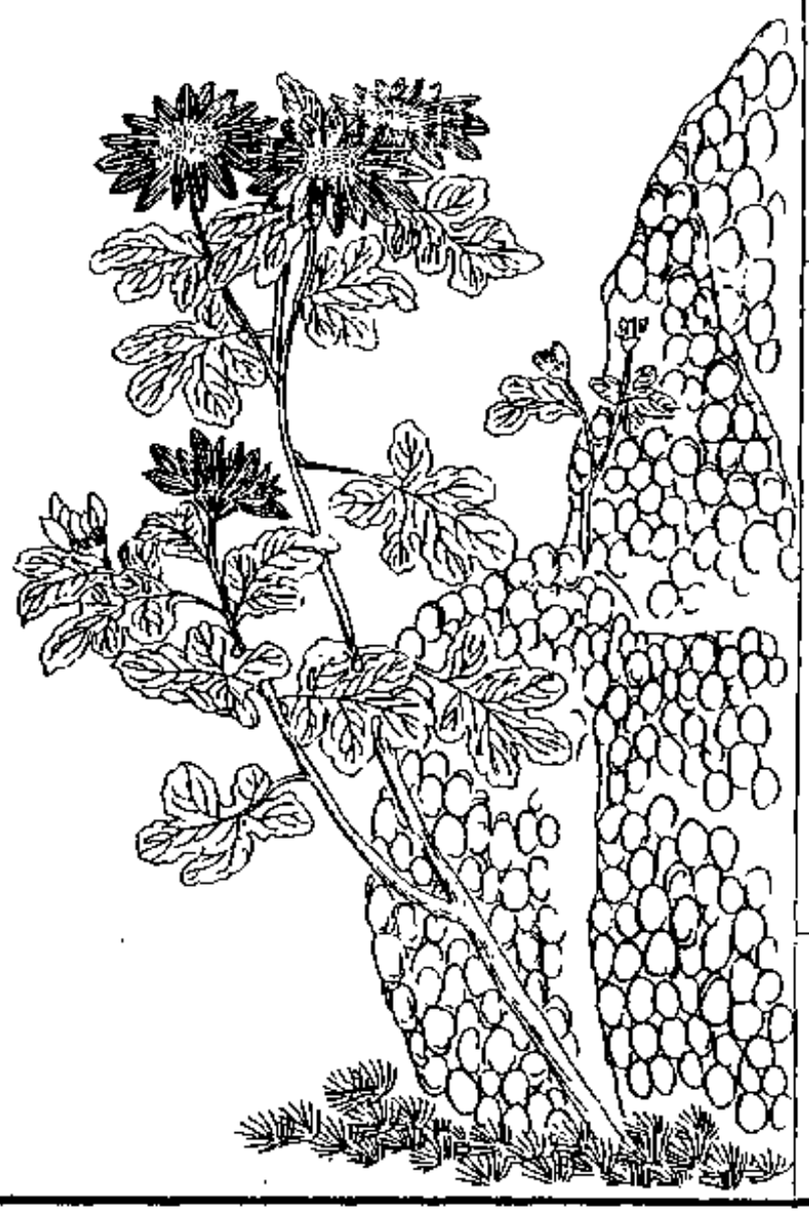
右留夷　詩所謂芍藥也山海經云洞庭之上多芍藥

右揭車　芸輿也生山谷中熏衣辟蛀厥用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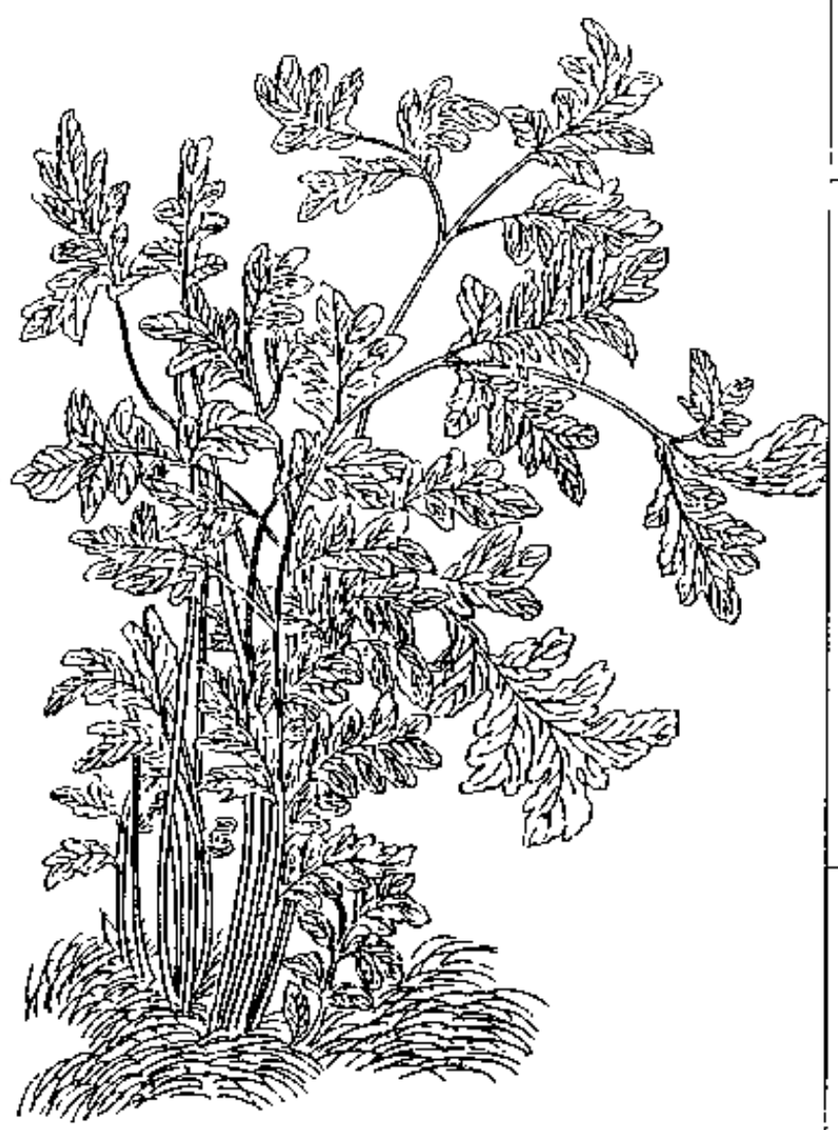


右杜衡　爾雅謂之土鹵廣雅謂之楚蘅根類馬蹄又呼爲馬蹄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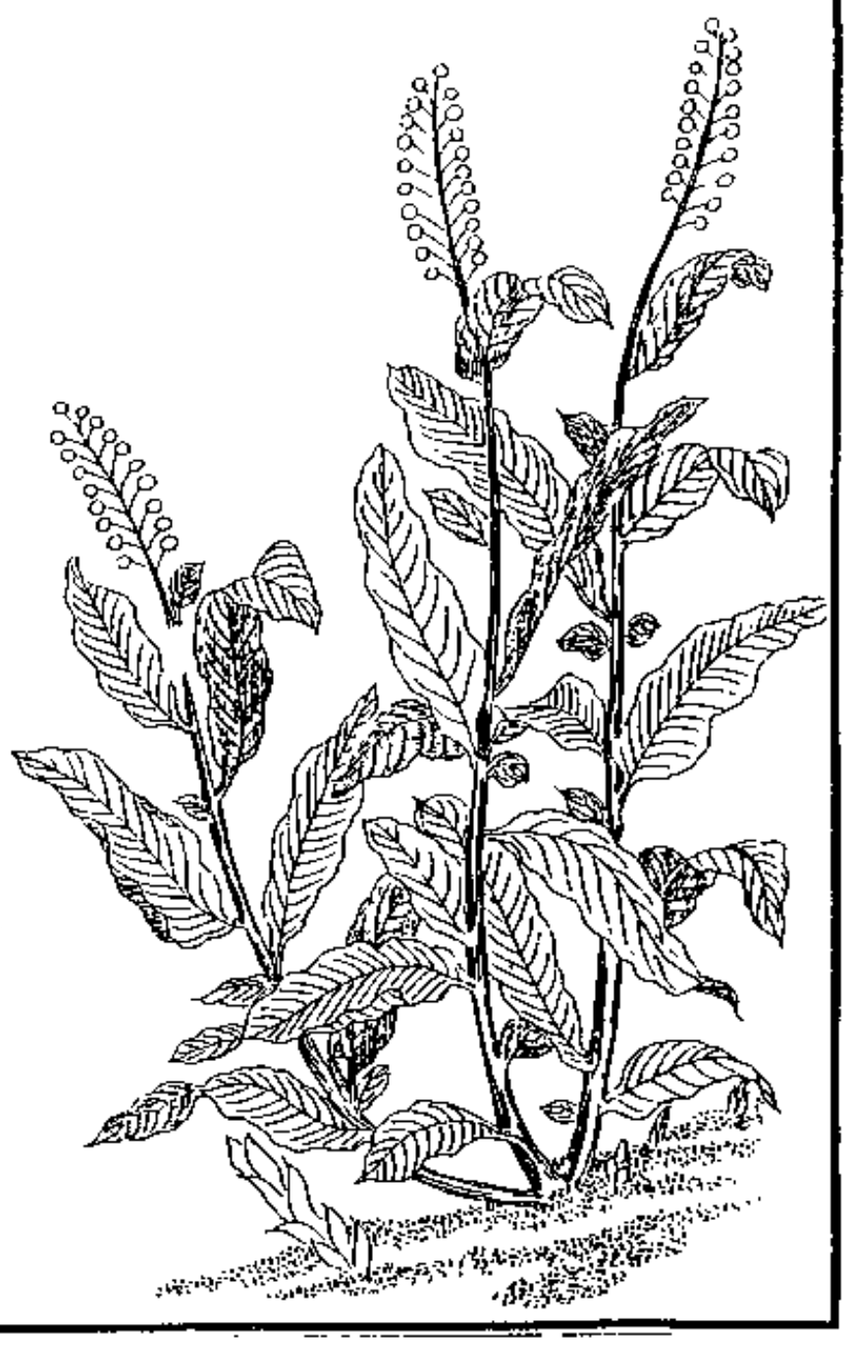
右菊　眞菊與苦薏異其葉柔其花小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上藥



右荃　昌蒲之無叙者麤雅謂之昌陽或謂之堯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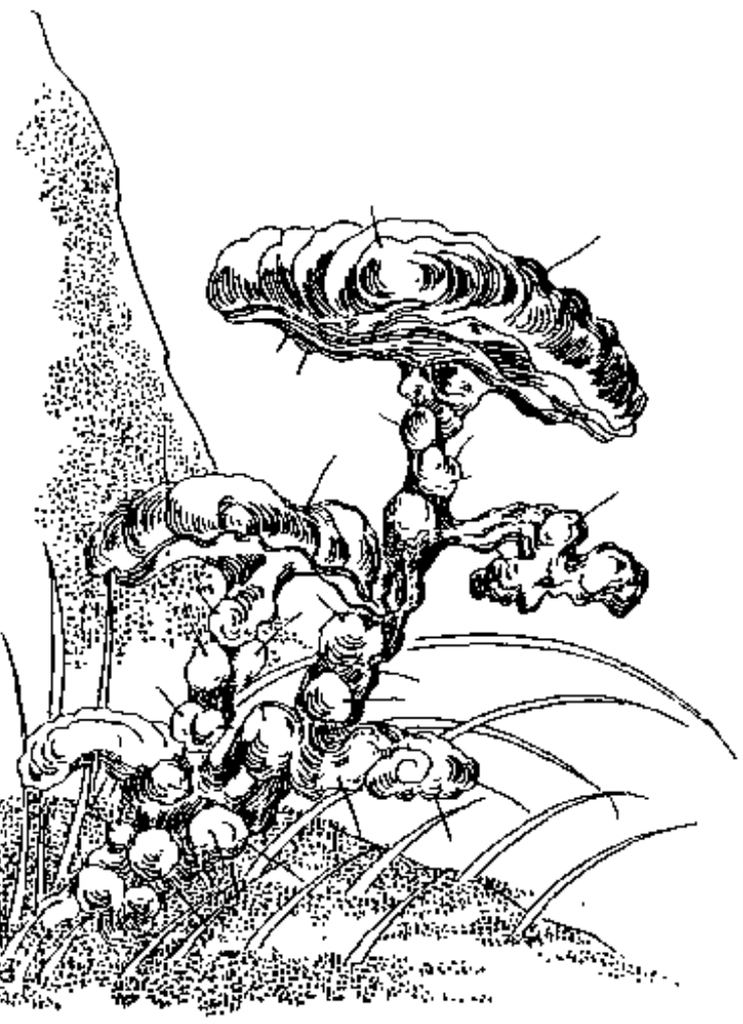
右蘼蕪　芎藭苗也生於五沃之土其葉小於江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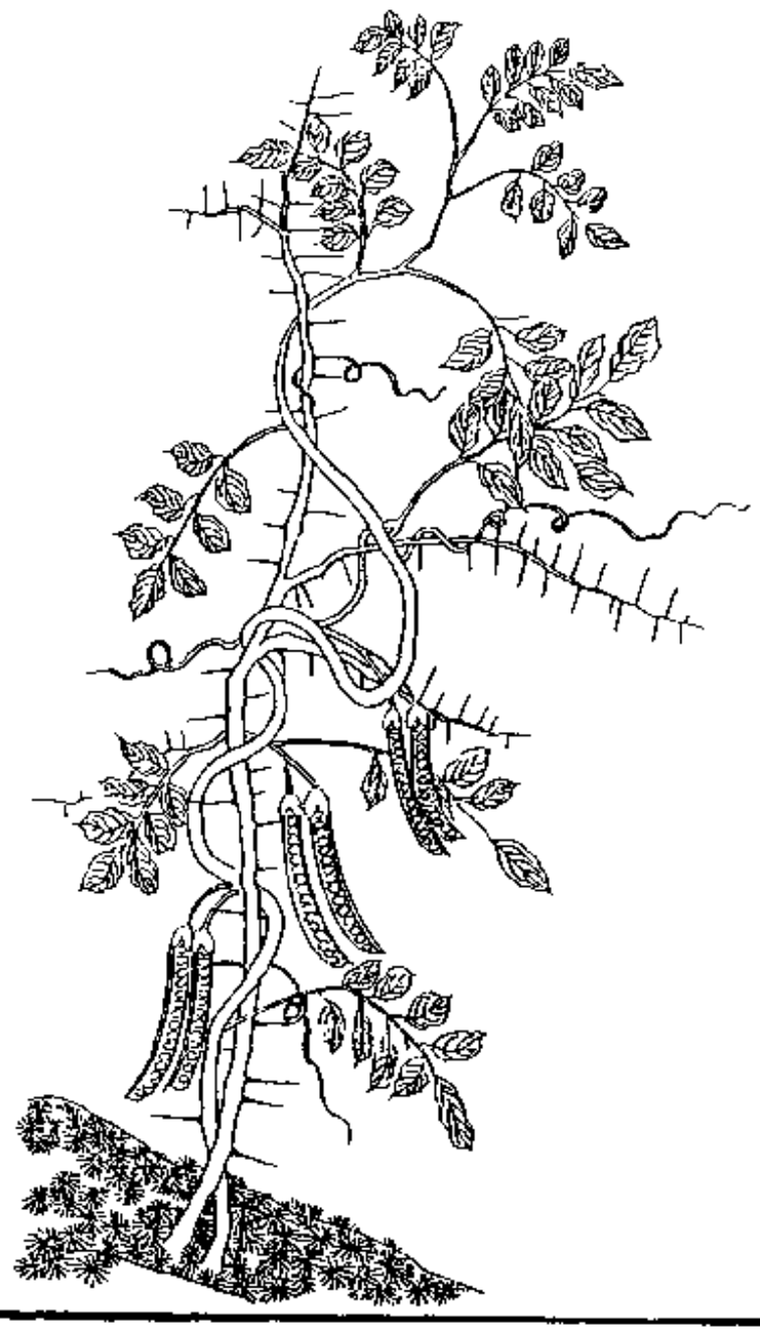
右杜若　葉似薑而有文理亦名山薑即今之高良薑也

右蘋　似莎而大有青白二種白者取其香亦昭其潔也

右三秀　一歲三華古稱瑞草



右薇　爾雅云薇垂水說文云薇似藿莖葉氣味與豌豆同



右薺　味甘師曠所謂歲欲豐甘草先生是也

屈原賦注初稿三卷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經以下文至于所著之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但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側隱古詩之義至若宋玉已下則不免爲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慕其爲人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言亦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若習以作賦則如鴻毛衆澈霧隱屴山清江也說楚辭者于名物字義未能攷識精覈又不得其所以著書之指今特取屈子書注之書成名曰屈賦從漢志也戴氏學

目錄 一

離騷經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目錄 二

離騷經

離騷、即牢愁也、蓋古語、揚雄有畔牢愁、離牢一聲之轉、令人猶言牢騷、謂之經者、會萃諸篇之指、以粽其生平、如音之凡首織之有經也、凡經之名、皆起于周末、自漢已下、始有聖經賢傳之說、或執是以疑古人、亦讀書未論其世云爾、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三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古讀若洪

言與楚同出於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雅朕我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爲陬、廣雅貞當也、此蓋攝提格、正月爲陬、庚寅吾以降、古讀若洪、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攝提、星名、貞、正也、故言貞于孟陬、古文不可通、

夕攬洲之宿莽　古讀若姥

洲、水中生江離、正青、辟芷芳芷、皆白芷、

內託言多芙蓉持爾惹裳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八語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十一暮

此章猶言前者追之、美人、謂君也、舊說美人喻君、

來是先衆上敘陽內翰書見當世之賢人君子立說竟以道之成而及不撫壯而棄穢分何不改乎此度 十一 暮

來吾道夫先路 十一 暮

此章猶言後者道之不撫壯棄穢謂不及時好脩者也

說文駝大驅也驌直駝也 騏驌馳忠時急學敏捷以喻君之任賢非是 騏指君說一說也便動君之馳忠逐惡非是乘騏驥以駝

豈惟紉夫蕙茝古賢者名

言三后之任衆賢以成治乙之好脩國三后所取也

后即下前王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不目其名今

昔三后之純粹分固衆芳之所在古讀名此雖申椒與菌桂分

屈賦

三

未聞王注指禹湯文武證之于前湯王又疑禹三皇無文所書蓋項高陽其但云三后者猶周家言三后在夏其實三后在楚書楚其點三后在楚若在夏即指太昊少皞顓頊其實三后亦以申椒或謂之露申見凡小敘之申重著衍者詩所云椒聊也菌桂或謂之筒桂或謂之小桂筒讀如禹貢篚篠之篚以其俗圓

吠或名或作茵誤

彼堯舜之耿介分既遵道而得路 十一 暮 何榮紂之猖披分夫維捷徑以窘步 十一 暮

因言三后遂舉堯舜榮紂證之蓋屈子欲以堯舜之道事君黨人乃以榮紂之道事君是以相反王注猖披衣不帶之貌左傳杜注捷邪出

惟黨人之偷樂分路幽昧以險隘古讀若益豈余身之憚殃分恐皇輿之敗績二十三錫

皇君也敗績如覆舟馬驚敗績謂車覆也已上五章皆泛論人己之事舊皆指君說非王說亦非

忽奔走以先後分及前王之踵武九慶荃不察余之中情分反信讒而齌怒十姚

奔走先後皆急追之意欲繼前王之業于今日也荃靈脩相謂之通稱篇內借以喻君而不明言也屈子不得于君

令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古讀若陀余既不難夫離別
兮傷靈脩之數化 古讀若貨之平聲
追言君之曾任己而惜其變操不常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 古畝字 叚切畦留夷與揭車
兮雜杜衡與芳芷 六止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二十廢 雖萎絶其亦何
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二十廢
二章以衆芳喻人事君也 舊說亦以自脩與前文複
非是 田之長為畹王注十二畹同說文十畹曰畹或曰不必從 兩畔之間廣一

步脩百步為畹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畹是也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為畹不可據以釋此
畦種為畦區種法周區為町町間為畦 留夷詳謂之芧
藑廣雅謂之蘼蕪或謂之餘容 郭璞注山海經以芎藭為蘼蕪乃本草之
辛夷俗呼木筆郭蓋因留夷為辛夷頗思古已辨其非近世閒百詩又疑江離
為芎藭古今注一名可離因之而傅會余謂
留夷一聲之轉而可離之名未必出于古也 槚東

言飲馨皆以芳潔爾雅謂之治蘵或謂之日精或謂
之節華婷美好也練要精練要約也頗頷飯不飽面黃
起行也說文云
擥木相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 四紙 矯菌桂以
胡繩之纚纚 四紙
言動用皆以芳潔薜荔蔓生緣木石牆垣大者謂之木
蓮小者謂之絡石 擥舉也一聲之轉 胡繩蔓生布地或謂之
結縷見相如賦爾雅謂之傳亦謂之橫目俗呼數字草 補注引葉可為繩索集注乃以解胡繩
想葉可為繩索集注乃以解胡繩于江中皆體說也胡繩結纚之名靜以其蔓生爾雅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古讀非皆讀如雌周于今之人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去聲讀若素 羌內恕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十一暮

分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十五應

曰若曰蹇皆辭助蓋楚方言蹇張作周合也王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未聞所出劉向九歎思彭咸之水遊願悉古云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全謂風于所法王說為近

第二段凡九章先言其事君次言其見妒而終之以依彭咸遺則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分哀民生之多艱轉讀如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分謇朝誶而夕替余方音十二謇

既替余以蕙纕分又申之以揭菉亦余心之所善分雖九死其猶未悔十四晦

言己之進于君者雖屢擯而屢憂不改其度也王注以自結束言誤集注以楚辭原將遷而賜以蕙纕擎莅為說則下二句不成語矣蕙纕臨事莅喻所陳忠之事王注纕佩帶也

怨靈脩之浩蕩分終不察夫民心二十七侵

言君所以信讒之故洁蕩廣博不專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乙察而毀譖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分謀詠謂余以善淫二十一侵

言君所以信讒之故洁蕩廣博不專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乙察而毀譖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所謂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注謂不察萬民善惡文選注謂不察人患苦皆非是詠慮也楚以南謂之詠方言云

固時俗之工巧分偭規矩而改錯十一暮背繩墨以追曲分競周容以為度十一暮

忳鬱邑余侘傺分吾獨窮困乎此時之也寧溘死以流亡分余不忍為此態古讀也若擊也

鷙鳥之不羣分自前世而固然二十一先何方圜之能周分夫孰異道而相安二十五寒

屈心而抑志分忍尤而攘詬四十五厚伏清白以死直分固前聖之所厚四十五厚

己上言固知世俗工巧余必不忍為蓋如鷙鳥不羣方圜異道故寧受一時之尤詬而為前聖所取也溘忽也

第三段凡七章反覆自慨明信讒流俗以申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分延佇乎吾將反二十六阮

及行迷之未遠二十六阮

前皆言為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為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遂而不返也王注補洛誥語意則亂失其指矣欲去悔而混迷為說于前三段中則無據于本節語意則亂失其指矣

步余馬於蘭皐分馳椒丘且焉止息二十六止

結束言誤集注以楚辭原將遷而賜以蕙纕擎莅為說則下二句不成語矣蕙纕臨事莅喻所陳忠之事王注纕佩帶也

進不入以離尤分退將復修吾初服二十六職

製芰荷以為衣分集芙蓉以為裳二十三陽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二十三陽

高余冠之岌岌分長余佩之陸離二十五支

芳與澤其雜糅分唯昭質其猶未虧二十五支

忽反顧以遊目分將往觀乎四荒二十三陽

佩繽紛其繁飾分芳菲菲其彌章二十三陽

民生各有所樂分余獨好脩以為常二十三陽

雖體解吾猶未變分豈余心之可懲二十五蒸

女嬃之嬋媛分申申其詈予二十六語

曰鯀婞直以亡身分終然殀乎羽之野二十六語

汝何博謇而好脩分纷獨有此姱節二十四屑

薆然而蔽之分又何傷乎蔽晦二十四隊

日黮闇其曭曖分妒佳冶之窈窕二十二篠

衆女嫉余之蛾眉分謠諑謂余以善淫二十一侵

固時俗之工巧分偭規矩而改錯十一暮背繩墨以追曲分競周容以為度十一暮

忳鬱邑余侘傺分吾獨窮困乎此時之也寧溘死以流亡分余不忍為此態古讀也若擊也

鷙鳥之不羣分自前世而固然二十一先何方圜之能周分夫孰異道而相安二十五寒

屈心而抑志分忍尤而攘詬四十五厚伏清白以死直分固前聖之所厚四十五厚

己上言固知世俗工巧余必不忍為蓋如鷙鳥不羣方圜異道故寧受一時之尤詬而為前聖所取也溘忽也

第三段凡七章反覆自慨明信讒流俗以申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分延佇乎吾將反二十六阮

及行迷之未遠二十六阮

前皆言為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為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遂而不返也王注補洛誥語意則亂失其指矣欲去悔而混迷為說于前三段中則無據于本節語意則亂失其指矣

步余馬於蘭皐分馳椒丘且焉止息二十六止

結束言誤集注以楚辭原將遷而賜以蕙纕擎莅為說則下二句不成語矣蕙纕臨事莅喻所陳忠之事王注纕佩帶也

進不入以離尤分退將復修吾初服二十六職

製芰荷以為衣分集芙蓉以為裳二十三陽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二十三陽

高余冠之岌岌分長余佩之陸離二十五支

芳與澤其雜糅分唯昭質其猶未虧二十五支

忽反顧以遊目分將往觀乎四荒二十三陽

佩繽紛其繁飾分芳菲菲其彌章二十三陽

民生各有所樂分余獨好脩以為常二十三陽

雖體解吾猶未變分豈余心之可懲二十五蒸

女嬃之嬋媛分申申其詈予二十六語

曰鯀婞直以亡身分終然殀乎羽之野二十六語

汝何博謇而好脩分纷獨有此姱節二十四屑

薆然而蔽之分又何傷乎蔽晦二十四隊

日黮闇其曭曖分妒佳冶之窈窕二十二篠

衆女嫉余之蛾眉分謠諑謂余以善淫二十一侵

步余馬于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二十四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司

此承上章退車復路而言也鑒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脩初服以退隱矣王注澤曲曰皐吐二章即湖明錯田園之意所謂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是也蘭皐椒丘即舊林故淵之義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十陽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十陽

言服退隱之服但以自芳不必求人知蔑楚謂之芰爾雅謂之薢茩說文秦謂之蘜若菊本草薢茩別是一物荷爾雅謂之芙蕖其秀謂之菡萏其華謂之芙蓉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古讀若羅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古讀若詭

此即涉江所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也如是亦可昭其純粹之體未嘗虧損雜糅也通作唯注謂倘係明其身無有穢歟非是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十一唐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十陽

反顧謂自視也往觀四荒猶言無往不自得也以佩之芬芳隱而彌著故自視而將往觀後遠逝之意王注謂往求賢君之常業俗呼常思芙即常業聲之譌江東謂之常業又名香耳雖下謂之胡業江東謂之蘇摩耳見本草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十陽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韓讀如長方音

進而事君退而隱避皆以好脩為常雖獲罪而不悔不懲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十魚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說文賈侍中說楚人謂婢為嬃賈逵有離騷章句其書已亡震按以鯀婞直為喻亦猶忠臣去國不絜其名厚之至也惜論云行婞直

天乎羽之野古讀若墅

屈賦

而不儀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十四清世並舉而好朋兮

而不儀兮孰功用而不就亦以自比羽山在禹貢青州之域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今在登州府蓬萊縣南三十里此非徐州之羽山在江淮之間百許四書釋地皆以為祝其縣羽山非是

女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轉語如則方音資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司

博謇謂博古而有謇謇之行蔡爾雅謂之蒬絮菰謂之蘧蒢本草菰謂之蔣草也或謂之王芻或謂之蓋草見本草或謂之蒋茭茨梁黃草也又名雀麥浴呼媒腳菜施園南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或謂之菜耳見本草又名雀耳雖下謂之胡菜江東謂之常菜俗呼常思菜即菜聲之譌江東

夫何檡獨而不余聽十五青 蹇余之中情 蹇余 余 屈原也 余 余 女嬃自余也 已上女嬃之言 凡三章 舊說以此章爲屈原 之言 非是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七之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陳辭七之

此下陳辭 以自明其所得之中正 歷茲猶言至此也 沅水出牂柯故且蘭 今湖廣靖州 西南蕃界 湘水出零陵始安陽朔 山 今在廣西桂林府 興安縣南九十里 同注洞庭而北會于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用三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用此下土十 姚

二章言三代之興 能脩身以得人也

子用失乎家巷古讀若唏

厲賦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二十四賦未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十一

張弢注 啟 開也 震按 九辯九歌 郭璞注山海經 啟爲太康 子 又 夏康娛 康 康 娛 字 夏康 安樂也 舊說以 不可通 蓋 訓娛 字凡三見 禹嘗以九 繼此 未遠 郭 康娛自縱 之 治亂之故 如是昭然也 王注 猶以九辯九歌爲 禹樂 但啟 字 因文 傷錯 補注據山海經則謬妄之說

敘九歌陳于殿則辯 禹開治道之盛 在此 當夏之子孫

分固前脩以菹醢十海十五

二章言人情計變所極 已周詳審視 知其未有踰乎義 與善而可行者 故雖危死不悔 猶之不量其鑿而徒正 枘以納之 固前脩所以至菹醢者也 說文 陌壁危也 漢書 注 陌 逆 逢 也

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十一 擊 如薰以掩漻兮 欲墮之意

露余襟之浪浪十一 唐

言己不當盛世 惟太息流涕 無如何也 如柔也 見玉篇 王注 如

衣前曰襟豪曰社下章王注社衣前也非是

第五段凡十三章借女嬃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已亦不改也申前未盡之義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四十五勁馬玉虯以乘鷖

兮溘埃風余上征十四清

言已上陳辭已所得之中正既耿然明矣不能自已而

古先哲王之神明在天欲上征以求見之也說文虯龍子有角者

王注有角曰虯無角曰螭此等皆不必深求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十姚欲少留此靈瑣兮日

庶賦

忽忽其將暮十一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古讀若傅路曼曼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十九耀

軔礙輪木也蒼梧南越之地漢爲郡今廣西梧州舉平縣圖亦作玄圃又爲平圃在昆侖之虛見穆天子傳山海經淮南子地形訓及山海經等書

縣圃亦作玄圃又爲平圃在昆侖之虛見穆天子傳山海經淮南子地形訓及山海經等書

崦嵫日所入之山淮南子日入崦嵫二字疊韻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十一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遨以相羊十陽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南僅彫訓及山海經等書扶桑在東若木在西見淮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三蠻皇爲余前戒兮雷

師告余以未具十遇

鸞鳳之次皇雄鳳月御謂之望舒風伯謂之飛廉見呂氏春秋淮南子補注一曰雷師豐隆也本淮南子注及張衡思玄賦又爲雲師此等皆不必深求長發毛傳以豐隆爲雲師不應雨其說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讀若豫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九御

鳳鳥爾雅謂之鷷說文飄回風也震按飄風雲霓以喻阻隔之者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古讀若戶吾令帝閽開關兮

倚閶闔而望余九虞

言不得前也說文閶常以昏閉門漏以木橫持門隸也閽以主門

戶也楚人名門曰閶閶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八語世溷濁而不分兮好

蔽美而嫉妒十一暮

延佇遲延止望也

第六段凡八章託言欲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

自廣中道而爲飄風雲霓所屬進而不遂因以歎

溷濁之世大抵如是爲上官大夫輩嫉己而言也

後云哲王又不寤可爲此段欲見哲王之證王注以求賢說集注以求君說皆失其指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古讀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八語

言向顧楚國哀其無女以起下求淑女之意臣之于君猶女之于夫也故篇內多託爲女子之言如求女媒余之媒爲理之屬是也余以善溪此更求淑女者思其同類也高丘猶高山也王注楚有高丘之山又云舊說高丘在崑崙之虛白水即又引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呂向云女神女巢注兩從其說說閬風淮南子作涼風在崑崙之虛白水即河源爾雅河出崑崙虛西北是也此等不必深求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十八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七之

王注春宮東方青帝舍也集注下文侍女也以下女爲侍女九歌

女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此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六止

虙妃之所在謂虙虙妃之地今或更虙淑女也舊說皆以爲即宓妃而王注謂喻隱士集注謂喻賢君皆非是補注引洛神賦解虙妃不足據蹇脩媒之美者也王注理爲主媒者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二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二十六担

言求之不得也緯繣結礙也窮石弱水所出說文謂之屼山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隋志謂之祀山祀即屼之轉易近志謂之祁連山漢張掖刑丹西南山也括地志在刑丹縣西南七十里今陝西行都司東北谷渾界北非后羿所遷之窟后補注誤集注亦誤從之洧盤手注引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此亦不必深求看但以夕歸次于窮石二句指虙妃說則謬此即子即言其往來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十八及榮華之未落兮

來違棄而改求十八九

又言今之所求者或未能如虙妃之崇禮敬也蓋中道

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十八望瑤臺之偃蹇兮

排侃之離舊說皆言虙妃驕傲無禮大謬

見有娀之佚女八語

謂欲于彥簡狄之處求之有娀當在禹貢冀州史記柴敗于有娀之虛漢河東蒲坂即其地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補注引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此誰學之言不足爲據佚女猶言靜女也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不足據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古讀若謀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古讀若謀之淫聲

言亦求之不得也以鴆喻讒佞小人鴆紫黑

已食頃以羽畫酒殺人故曰酖毒雄曰還日雌曰陰諸
雉鳴謂會桑葚之鳩佰山鵲而短尾多聲小雅謂之鳴
鳩左傳謂之鶻鳩爾雅謂之鶻鳩或謂之鸤鳩見莊
子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三十三部
高辛之先我三十三部
鳩鳩不足徵信自適則又非禮故更詔鳳皇庶幾可得
之然恐高辛之事已往嘉遇不可再蓋賢人不世出高
辛先我而得簡狄今未必更有如簡狄者也此章亦中
道徘徊之辭王注以所求即簡狄非也集注云鳳皇又
譬所得也如此說便費贅矣
屈賦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四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四部
謂欲于產二姚之處求之方少康未家之時若留此有
虞之二姚以待之者故思之而欲往有虞在禹貢豫州
漢梁國有虞邑即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虞思其
辛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之意也集注云言說夫爾狄
及少康未娶于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皆非是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十一暮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去聲十一暮
爲理者弱而不能主爲媒者拙而無善辭亦恐如前不
可求也文選注又總理媒于少康集注從之非是
第七段凡十二句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
所產之地冀或一遇于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
固言世之溷濁無所住而可者思古賢妃哀楚無
女亦以譏當時如鄭袖也
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十一暮 一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一姥
此章承上起下之辭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遠欲見古
哲王則哲王不知安能默默之世久居哉是以思遠
逝以發其情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
屈賦
周禮注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王注以不寤爲不能覺悟善惡之情
非是
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脩而慕之以兩之字自爲應
上既言欲遠逝之意此更設爲命占之辭卜其行也兩曰
字爲說皆爲靈氛言賢聖非是以猶與也一說之轉小斷竹謂之筵莊子釋文
漢書以筵擅雙靈氛謂善望氣氛以爲卜師之稱也兩美必合
亦託爲女子之言信脩信能好脩與己同德者也屬筆見
前揚雄謂瓊茅三脊不必從補注以爲爾雅黃瓊黃茅非是王注結草折竹卜曰蓁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語曰勉遠逝而無疑兮

執求美而釋女（汝）語八

上章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慕孰為信脩而慕乙之美者乎此章更言九州之廣何地無賢欲以卜其往而有所遇否也下言曰者靈氛之吉以吉占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九）（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去聲）

靈氛勸以無懷故宇（屋）乎乃自念處此濁世無有知己者（此下蔡言世之棄賢而黨人之好惡尤異王注參靈皋集注謂雖往而亦將無所合皆非是）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七）志戶服艾（以）盈要（平）謂幽蘭其不可佩（十八隊）

（風賦）

（十九）

艾爾雅謂之冰臺（又名醫草王注云白蒿也非是）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十一唐）蘇冀切

懈（分）謂申椒其不芳（十陽）

言草木且不知更欲望其辨美玉豈能當此任乎（王注引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理自照王注非是）

（一聲之轉）

第八段（凡六章）命靈氛為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七）巫咸將夕降兮懷（平）椒糈（而）要（平）之（七）

巫咸（殷之傳天數者王注糈精米補注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饋也補注引山海經說巫咸非是）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古讀若御或錯作迎田九歌文誤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十一）事）

九疑山在漢零陵蒼梧之間（今桂林府即漢零陵地文頴云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言使九疑之神迎天之百神皇美也揚靈謂巫咸揚其靈以通于百神凡精神所通曰靈靈靈氛之吉占本（問之於神而得者此則復因巫咸致百神而吉以吉之故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一東湯禹儼而求合兮（分）

（風賦）

摯咎繇而能調（三蕭此非韻江先生曰此似因詩決拾既挾此二句非韻古讀書亦未必無據然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夫十五）說操築于傅巖（分）武丁用而不疑（之七）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八語寓戚之誤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九慶）

已上巫咸致百神之言凡三章以證當遠逝之故伯夷之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孟子之上述湯禹下逮齊桓託言之指亦猶伯夷歎神農虞夏之沒也其曰遠逝曰陞降上下皆安所適歸之辭也傅巖在

廣騷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呼聖人寨說操築時所居尸子墨子皆謂傳巖在北海之洲非是

寘戚商聲東門外擊牛肉而商歌其辭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夜出聞而異之三聲記載後人所能作者其事詳淮南道應訓戰國時言伊呂事者文多不雅馴不足徵列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十陽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十陽

此章自念及時當去下十七章皆反覆以明其不可不去文選注又補注皆以勉墜降二句爲承上章已上皆爲巫咸之言余謂巫咸已下乃上章之意故便已不必有動行語鶗鴂鳥名也楚人謂之巧婦或謂之鷦鷯或謂之桑扈或謂之竊脂或謂之女匠或謂之工雉或謂之鶗鴂或謂之鵙或謂之伯勞或謂之鶪或謂之鶪鵙或謂之鵙鵙或謂之博勞或謂之翠鳥或謂之鶪鵙或謂之鵙鵙或謂之伯趙爾雅謂之伯勞夏小正傳謂之伯勞禮注謂之鶪鵙張衡思玄賦作鶪鵙字形相近白鳥也郭璞曰鶪鵙一名鵙鵙一名伯勞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衰芳將萎謝也王逸注史記云鵙鵙一名鶪鵙一名子規一名杜鵑皆以二物相代據史記百草畜興莽鵙先鳴鵙鵙與不芳義正相反廣韻又與單鵙之名混皆考古不審徒以名相胥何環佩之儇辟兮衆蔓然而蔽十三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十七之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十八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古讀苦平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十四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十四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十陽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十陽

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幃八微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五支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賢平聲羣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羅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七之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沫十四泰

瓊佩難虧以自喻衆芳變化以喻人蓋屈子之自信所謂余獨好脩以爲常也篇內反覆自明在此荃或謂之白昌蒲之無節脊者亦作蕳俗呼漢蕳俗蕭蘭椒則謂之蘼蕪椒則謂之蘞虞惟謂之櫟俗作欐亦謂之蘭蕙則謂之蘇惟謂之荔俗呼夭亦謂之蕙歷茲則人棄其美所謂衆芳蕪然蔽之也王逸注補注足文注皆以于蘭

于椒爲說朱子已辨其非

第九段凡十三章巫咸告以吉故而復篤之于己言不獨世棄賢賢者亦惟惟困之自棄惟己則不可變

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八語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戶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讀若杭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糧十陽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古讀若居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九魚

上三章言從靈氣所云遠逝之意下六章乃言其行之所至也託之求女皆承前求淑女未遂為辭不忍言絕君以去也爢糗也糜同舊說以為美粻非是瑤玉之次以為美粻玉者非粻

屈賦

卅三

齣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十尤八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十八尤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二十四職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二十四職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八語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九魚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六脂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七之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古讀若駝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移古音弋多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四覺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十九鐸

戰國時言懷者皆託之崑崙故多怪異不經之說篇內特借以為寓言不必泥求也赤水出崑崙東北隅不周山在崑崙西北見傳天子博山海經淮南子等書凡此等但存其略非如制度名物有關經學者也天津天漢也九星在虛尼比流沙在漢燉煌西嘉峪關外廣沙州衛地西皇據月令帶少皞也而楚謂之軑吳越謂之舳艫齊魯謂之船古人輈轄多互相通語在戴轄在軸當辨注引方言輪轄楚之間謂之軑亦非是玉軑玉者非粻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十陽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航

皇皇天也

第十段凡十章託于遠遊而終之以瞻顧楚國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十一模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九魚

繁以亂章以明辭指所歸補注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

九歌

九歌、遷于江南所作也、凡十有一篇、謂之九歌者、不以其數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皆以喻事君精忠也、致愍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于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于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憐愍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未言狼弧彗星也、報秦非頃襄所能以待能者從河伯與魑魅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東皇太一 凡三章 一韻

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向注、祀在楚東、故曰東皇、竊按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爲神名、特起于周末、至漢武帝時、因方士之言、亳人謬忌奏、令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如秦時、泉唐宋祀之尤重、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太宗建象

太一于東南郊、仁宗建西太一于西南郊、神宗建西太一于集禧宮、蓋自戰國之時、即奉以爲新福之神、其祀甚隆、故屈子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舊說謂九歌皆屈子所作、因巫歌而更其辭、或又謂屈子所自製、皆非也、巫所常歌、不應有過篇詞、神不來、不過一語、不應有遺篇詞、神來不去之理、竊意古者祭祀、必有尸、尸必有代、尸之言、陳也、則以爲屈子所自陳、尤勝大誤、

吉日兮辰良 十陽 穆將愉兮上皇 十一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

瑤席兮玉鎮 盍將把兮瓊芳 十陽 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十陽 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倡 十陽

有蒸禮之折俎也、骨折謂之肫、有俎實曰蒸、亦作烝、藉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漿禮注謂之截漿、酢漿也、鼓枝謂之枹、

靈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滿堂 十一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十一

上章陳所以享神者、此章則言神降于巫、而享其芬香音樂、欣然以豫也、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姣、

東皇太一 凡三章 一韻 天宮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向注、祀在楚東、故曰東皇、竊按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爲神名、特起于周末、至漢武帝時、因方士之言、亳人謬忌奏、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如秦時、泉唐宋祀之尤重、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太宗建象

太一于東南郊、仁宗建西太一于西南郊、神宗建西太一于集禧宮、蓋自戰國之時、即奉以爲新福之神、其祀甚隆、故屈子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舊說謂九歌皆屈子所製、竊意古者祭祀、必有尸、尸必有代、尸之言、陳也、則以爲屈子所自陳、尤勝大誤、

浴蘭湯兮沐芳 一陽 華采衣兮若英 古讀若央 靈連蜷兮既留 爛昭昭兮未央 十陽

言巫之潔以致神、故神留之、光爛來已、晉說以芳爲芳香、白並之名以若爲杜若、皆不必從、

蹇將憺乎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十一 龍駕兮帝服 聊翱遊

兮周章（十陽上二章一韻）

張銑注：壽宮祠神所也（補注：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祠之宮。）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震按：帝服謂所服皆帝者之飾，周章周流章布也。此章言欲神安于壽宮而神乃翱遊將去。）

靈皇皇兮既降，（洪焱遠舉兮雲中，）（一東）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禹竈。）（一東）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慷慨。（二冬）

言神之既降，心固得覩其美矣，忽焱然遠舉，極中國四海，皆在其覽觀橫被之中，令人思之，翺勞也。冀州，古帝都，因以爲王畿之通號，殷梁惇彝、鄭同姓之國也，在中冀州。又以爲中土之通號，淮南隆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路史：中國總謂之冀州。此冀州，以中土言，雲中君（凡三章前二章一韻）謂雲神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意戰國時有增入祀典者，故屈子得舉其事賦之。漢以丙戌日祀雨師于丑地，唐始加以己丑日祀雨師于丑地，唐始于天寶五年。宋兆風師于西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雨師于北郊，祠以立夏後丑日，兆雲師于中溜。（十八尤）美要眇兮宜修，（十八尤）沛吾乘兮桂舟。（十八尤）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十八尤）望夫君兮未來，（古讀望吹參差兮誰思。（七之上六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古以巫覡神，周禮有男巫女巫，祭陽神以一男巫爲尸，陰神以一女巫爲尸，其餘皆令歌舞，湘君湘夫人皆陰神，當用女巫，二歌不陳享神之物及主祭者之辭，以神不來，但使巫求之也。（集注謂以男主事此章託爲巫陰神之辭，非是。）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爲誰留于中洲乎？我脩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也。參差聲所作，洞簫，風俗通云其形參差象鳳之翼。（主注以美要眇句爲指二女，補注以吹參差句爲思舜非是。）

駕飛龍兮北征，（十四清）遭吾道兮洞庭。（十五青）薛荔拍兮蕙綢，（十五青）荃橈兮蘭旌。（十四清）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十五青）

飛龍，舟名也，（猶鬼名切雲，珠名明月，）自沅湘以望涔陽，故曰北征。洞庭在其中，道所遭同也。洞庭禹貢所謂九江，春秋傳所謂江南之梁，戰國策所謂五渚，湘資沅澧五水所會，韓非子所謂五湖（又名三湖，又名重湖，又名巴丘湖，湖之南北曰青草湖，北曰赤沙湖，或連或分言之。）涔水，即岷江之南派，會澧水注洞庭，禹時南派盛大，爲江之經流，故禹貢曰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戰國時則南流如帶，謂之涔水，而謂北派爲大江，此縣涔陽

橫大江兮是也凡水之北曰陽今荊州府公安縣有漆陽縣拍所以縣
權方言謂之緝郭璞云縣權猶束也緝韜也小楫謂之橈或謂之
擢見涉江其大者謂之權擢名又謂之札葬禮檜析羽爲旌是也
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見風土記揚靈謂揚己之靈欲以通
于神也此章承上往迎神而言
揚靈兮未極二十四職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二十四職橫流涕兮潺
湲隱思君兮陫側二十四職
女謂下女此章言揚己之神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
爲己太息于是涕潺湲下悲痛鬱傷也女嬋媛句與湘夫人篇閒佳人
分告余以不閑八山
桂櫂兮蘭枻十七霽斲冰兮積雪十七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
蓉兮木末十三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十七薛
五
手持水櫂曰把斲冰積雪王注謂舉其櫂楫斲斫冰凍
紛然如積雪也
石瀨兮淺淺八銑飛龍兮翩翩二仙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分告余以不閑二十山
瀨水淺則龍不居情薄則望不至
鼉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八語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戶此章與下章一關
小洲曰渚北渚洞庭之北南史之三湘浦也上三章皆

登白薠兮騁望四十漾與佳期兮夕張去聲四十一漾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四十一漾

蘋侶莎而大白者謂之白蘋青者謂之青蘋相如賦薛綜呼四月開白華 覽撩罟也言步白蘋之上以縱望之本與神期以前夕張設待其來降也又因所見而言鳥與罾之處非其宜益疑此地不足以待神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二十五寒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十元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二十八山

言思望之甚但見流水潺湲不見神之來也補注遠望是國非是

屈賦

公子猶帝子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補注公子謂子嫿子蘭非是

麋何會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十三祭朝騁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十三霽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十三祭

言余將騰駕偕逝者古讀若浙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八語

屈賦

此章言欲築室如是而辭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去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麋所履謂之廡漢已後始以堂下周屋爲廡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二十三漾鼕鼓竽瑟浩倡如雲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二十三魂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二十文

屈賦

公子之稱補注公子謂子嫿子蘭非是

此章言欲築室如是而辭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去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麋所履謂之廡漢已後始以堂下周屋爲廡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二十三漾鼕鼓竽瑟浩倡如雲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二十三魂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二十文

屈賦

此章言欲築室如是而辭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去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麋所履謂之廡漢已後始以堂下周屋爲廡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十姥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遠者古讀若諸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八語

屈賦

此章言欲築室如是而辭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去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麋所履謂之廡漢已後始以堂下周屋爲廡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十姥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遠者古讀若諸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八語

鞠芳椒十四蕭兮爲堂辯蕙櫋兮既張十陽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十陽芷葭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古讀若航

紫貝紫質黑文出日南崇土爲壇謂築室之基也古者爲堂南北五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楣棟或謂之阿凡梁當阿處也楣或謂之梁見雅北楣以北爲房與室橑周謂之椽秦謂之榱齊魯之間謂之桷或謂之榱或謂之屋雅

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十藥

言神乘玄雲而行也集注以吾爲主祭香自揖乘玄雲而往迎皆非是 爾雅翼

雨謂之湑

君廻翔兮以下戶踰空桑兮從女語紛總總兮九州何壽

夭兮在余九歌

言神來而已往從因又言司命主生人壽夭其權獨及

九州也空桑山在古有莘之地伊尹所生漢陳留故莘

國也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元和志

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高飛兮安翔陽十乘清氣兮御陰陽十吾與君兮齊速道帝

之九阬古貢若阮

言已從神以佐天帝也九阬九門也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考工記匠人

九

匡衡

大司命章九七 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即九歌

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即九歌之

少司命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雖在

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魯論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蓋道行則命之屬于己

道不行則命之不屬于己懷王初甚任屈原而其

後疏之故二歌以與司命離合爲離悲其離而思

合者冀道之行也天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

所以有與君齊速及空爲民正之語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戶綠葉素枝芳菲菲兮襲

余九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十

秋蘭兮青青十五綠葉兮紫莖十三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余兮目成十四清

二章皆詩之興體從令之離憂而追其始之當相合先
設爲人語己之辭謂凡人自有所美之于司命之意或
在彼不在此汝何以思之愁苦乎因荅其問謂衆美人
之所會而司命獨與己相視結好也蓋重知己之感如
此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之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已上三章皆離憂之辭
荷衣兮蕙帶古讀若帝儻而來兮忽而逝十三夕宿兮帝郊君
誰須兮雲之際十三
叠韵
河伯
河伯文
與女沐兮咸池古讀若陀晞女髮兮陽之阿歌望美人兮未來
臨風怳兮浩歌七歌
言欲與神共沐于咸池晞髮于陽阿望之不來怳然長
歌以寄其思即謂作此歌也歌皆于篇內言之爾雅好
大陵曰阿陽阿猶言曹之暘谷以日出處名之也
孔蓋兮翠旍十四登九天兮撫彗星十五建長劒兮擁幼
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四五叠韵
孔蓋以孔雀尾飾車蓋也孔雀或謂之孔雖矜旌垂鈴
也赤曰翡青曰翠左傳謂之鶡彗星一名掃星妖星也
按之使不爲害汤艾少艾也猶之曰美人欲擁護之也
如此乃神之所以爲民正者此章蓋言己之愁苦思神
而爲離合之感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爲民正爾
少司命凡六章
暾將出兮東方十陽照吾檻兮扶桑十一唐撫吾馬兮安驅夜
皎皎兮既明古讀若莊
駕龍輈兮乘雷十五灰載雲旗兮委蛇五支音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佪兮顧懷古讀若回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八微
二章言日之初出其神自下而上于是作樂舞以迎之
叠韵
緪瑟兮交鼓十一姥簫鍾兮瑤虡八語鳴誒兮吹竽十虞思靈保兮
賢姱古讀若拓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九虞應律兮合節古讀若聖
靈之來兮蔽日五質上六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緪瑟急也簫鍾補注謂與簫聲相應之鐘是也虡鐘鼓
之跗也植者爲虡衡者爲筍說管樂大者謂之泝靈保
謂巫也翠曾保之舞輕若翠舉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十陽舉長矢兮射天狼十一唐操余弧兮反
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十陽撰余轡兮高驅翔陽杳冥兮

以東行航
青白以東西方邑爲飾天狼一星弧九星皆在西宮北斗七星在中宮天官書秦之疆也占于狼弧此章有報秦之心故舉秦分野之星言之以是知九歌之作在懷王入秦不反之後歌此以見項襄之當援讎而不可安于聲色之娛也援北斗以酌桂漿則施德布澤之喻

東君 凡四章 日也

集注以撫余馬乘雷車皆指迎日者言王注以聲色娛人亦指日言皆非是

東祭法曰祭日于壇又曰祭日于東君祭義曰祭日于壇又曰祭日于東君祭日也此歌蓋舉迎日之典賦之與女遊兮九河七歌衝風起兮橫波八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驂螭古音丑戈切

九河河之委在禹貢兗域與青分界今直隸河間府交河東光阜城三縣山東濟南府德州皆九河故地螭若龍而黃北地謂之土螻說文云

登崑崙兮四望四十一韻心飛揚兮浩蕩四十一韻日將暮兮悵忘歸八韻惟極浦兮寤懷四十二句一韻

此章言登崑崙而四望心飛揚而浩蕩日將暮而悵忘歸惟極浦而寤懷

悲回風 上二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絓結而不解

回風搖蕙而心絓結不解

羌聖哲之所仁兮上下而求索

聖哲仁人也上下求索謂求之天地也

此章言至洲側觀流冰將與河伯別也龍倨鼈而大膺長鯨冰解散也

子交手兮東行航與迎送美人兮南浦十一韻波滔滔兮來迎古讀

若魚鄰鄰兮媵余九魚此章同句韻法

言河伯執手送己將縣南浦以歸也子謂河伯美人自謂也河伯與己親以美人目己故云兩司命爲主祭者之辭少司命與河伯皆爲女巫之辭于文多不可通

河伯 凡五章 河神也

爲崇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稱其知

天道熙則屈子不祭河明矣楚昭去此時未遠楚人亦不越境祭河明矣舊說以九歌爲祭辭非也

屈子之歌河伯即思彭咸水遊之意故曰靈何爲

兮水中亦以自嘲也又曰波來迎魚媵余目傷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七歌被薜荔兮帶女羅七歌既含睇兮又宜

笑二十五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二十一韻下二句一韻

擬山鬼之狀而因代其語女巫難令之松蘿非是

乘赤豹兮從文貍之辛夷車兮結桂旗七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七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

獨後來

言山鬼之出而因代其語上章山鬼謂人蓋已此章則
山鬼親人猶倡虎黃賁黑文秦越謂之程見列子東謂
貍黃黑斑文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貍北燕朝鮮之間謂
之貓關東西謂之貍或謂之不來篁竹叢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九廣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余
九歌
已下四章皆託爲山鬼之語曰靈脩曰公子曰君泛以
目與之親者此言人至山鬼之所而留之華余猶方俗
相謂曰榮我
屈賦
采三秀兮于山間二十石磊磊兮葛蔓蔓二十五願怨公子兮
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二十八山
山中人兮芳杜若十八藥飲石泉兮蔭松柏古讀博君思我兮
然疑作十九釋
雷填填兮雨冥冥十五青猿嘯兮狖夜鳴十二庚風颯颯兮
木蕭蕭古讀音脩思公子兮徒離憂十八尤
三章皆離憂之辭始望其來則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
閒矣繼望之不來則疑信交作而莫必其思與否矣終
望之甚則曰我思君而徒爲離別憂獲也承前所留之
人言其離而相思如此芝三葉故謂之三秀爾雅

謂之茵獲長臂性緩狀如胡鼻長尾禮謂之雉
山鬼 通篇皆爲山鬼與己相親之辭曰天曰靈
曰君皆爲山鬼謂屈原也亦可以借山鬼自喻皆己鑒自乎
其與山鬼爲伍又自傷其同于山鬼也歌靜反側
讀之皆其寄意所在此歌與涉江篇相表裏以此
知九歌之作在頃襄復遷之江南時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古讀若頗車錯轂兮短兵接二十九葉旌蔽日兮
敵若雲二十文矢交墜兮士爭先一韻上二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此章敘其戰伐句兵或謂之句子戰或謂之雞鳴或謂
之擁頸以有胡倡擁頸又倡雖引脰而鳴犀倡沈牛豕首犀足足有三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古讀若頗車錯轂兮短兵接二十九葉旌蔽日兮
敵若雲二十文矢交墜兮士爭先一韻上二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此章敘其戰伐句兵或謂之句子戰或謂之雞鳴或謂
之擁頸以有胡倡擁頸又倡雖引脰而鳴犀倡沈牛豕首犀足足有三
踰考工記犀甲壽百年
陵余陳兮踰余行航左驂殪兮右刃傷十陽霾兩輪兮繫四
馬拔玉枹兮擊鳴鼓十虞天時懟兮威靈怒十一暮嚴殺盡
兮棄原野壄上二句一韻下四句一韻
此章敘其陳亾
出不入兮往不返二十阮平原忽兮路超遠二十阮帶長劒兮
挾秦弓古讀若邛首雖離兮心不懲十蒸誠既勇兮又以武終
剛強兮不可陵十六蒸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古讀若蜚上二句一韻下六句一韻
此章首二句閔其情已下皆壯其志

國殤章凡三　殤之義二未成人而死者謂之殤所
以別長幼也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所以別于內也
皆可哀傷是以名之國殤言其死國事則所以別
于二者之殤也歌此以乎之通篇直賦其事
成禮兮會鼓十姚傳芭兮代舞九姚廣姱女倡兮容與入語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十姚
芭華也凡華之初秀曰芭已發則曰華
禮魂凡一章　迭言人鬼之有常祀者亦直賦其事
歌辭反則讀之可以知其寄意矣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人之智所能測者設難以疑之而曲學異書往往驚爲閎大不經之語設難以詰之其稱述人事簡陳三代興亡之迹皆歸于天命然天不可知故冀幸人事之改而天或爲之轉移此天問之所以作也當時如鄒衍之流著書多怪異山海經淮南鴻烈篇而傳會者不足據以爲證也其本之亦有由是言之上下未形何由考古讀考若糗之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古讀考若糗之且怪異之讓屈子已詰其非則固有不必存者矣

冥昭瞢闇誰能極二十四職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二十四職之

以詰凡言往古不可窮識者皆誕也淮南天文訓天墜未形馮馮翼翼精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質平聲

爾雅時是也穀梁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章難以疑之惟茲何功孰初作十九之

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圜則九重孰營度十九之

圜則天也九天之謂以象數明之爾天之大莫測其始故設難疑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古音居何切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去何切

幹主旋運者維匡繫也天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也賈逵張衡蔡邕王肅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根謂之不動處隋祖暅測不動處離紐星一度有餘至元郭守敬測離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六止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六止

湯谷即虞書之暘谷蒙汜亦曰蒙谷即虞書之昧谷爾雅之大蒙此就中土實日餼日之地言之日所行里數不考信于六藝故以爲疑淮南天文訓王充論衡所言里數不須則家晴測法球爾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一屋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一屋

夜光月也德常德也死魄即所謂死魄也育生也即所謂生明生魄也月之行下于日其體渾圓常以半圓受日日月正相對爲望人目在地視之其光全側對則視之若闕至于同行爲晦人目在地視之無光光常在向日之半也謂之死謂之生者特據人目所見云然此言由死而育疊爲循環何取于是以爲月之常德乎設難疑之也月中有黑影今步冀家謂之月駁乃其瑜突處不受日光爾雅釋宮注地影之說亦謀利空也厥利維何猶言何所空也此以詰世俗之說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此句伯強何處惠氣安在此句皆詰之也伯強古人以名厲氣之鬼也惠順也順逆之氣本無定所質言之則非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古讀皆如字注音戶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十一唐

日之運行循環不已人所居附于地有見日不見日之時是以成晝夜周髀算經有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之說解其理首自不疑爾東方宿日出東方地上曰旦曜靈日也安藏明其晝夜不息也此章以詰陽關爲晝陰闔爲夜之說蓋言繇曰之行不任汩鴻師何以尚四十一漢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航之不繇陰陽關闔也

疑帝堯之使鯀也說文汩治水也鴟龜曳銜鯀何聽四十六徑馬順欲成功帝何刑十五青耕化聲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古音詩伯禹腹鯀夫何以變歌切

疑帝舜之殛鯀也鴟龜曳銜蓋古有是語書闕未聞順欲成功言順其意計所欲志在成功也三年不施言疑而不置諸殺也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左傳杜注施行罪也腹猶抱也變化不測也屈子之意蓋以四罪中鯀若可原又因其生聖子而惜之也

纂脩前緒遂成考功一東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一東

禹貢既脩太原傳稱禹能脩鯀之功故設難疑之

洪淵極深何以窴實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二十文之

應龍何畫二十一麥河海何歷二十三錫鯀何所營十四清

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十四清下四句一韻

九州安錯十一暮川谷何溝十一模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十一暮

禹平水土其神智非常人所測而好事者又往往爲謬誕之說故設難以疑禹之神因詰凡言怪異者之非也

九則九州也康回即共工氏也東流不溢非東南虧東南傾之說所能通矣王注有襲曰應龍補注引山海圖云貫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

水泉流通共工賜不周山見列子淮南
子皆神事者踵誕之說屈子所詰者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七歌南北順楹其衍幾何 七歌
圜長曰楹衍餘也今步算家因月食地之影測地圜周
九萬里亦分爲三百六十度以配天度二百五十里而
移一度南北釋度以北極高下定東西經度以月食時
刻定地在東一度則見食早其差此以天測地之法其
理前人未知也故多謬誕之說屈子已不信矣呂覽淮南畫冥
之言皆是非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汎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六止
四方之門其誰從 二冬焉西北闢啟何氣通 一東焉
風賦
以詰言崑崙所有者之誕也
日安不到 三十七號燭龍何照 二十五笑羲和之未揚 十陽若華何光
十一唐上二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詰之也燭龍又名燭陰若華若木之葉並見山海經及淮南皆誕說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二十五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二十二元
此非身歷目覩故付之不知也冬煖夏寒周髀所謂北
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蓋日
下之地與幽晉之地寒煖頓殊今時有石筍成岡者即
石林之謂曲禮狸狸能言不離走獸
焉有龍蚪二十四有此 負熊以遊十八尤 雄虺九首四十四有憶忽焉在

汎與韻何所不死 五旨長人何守 四十四有此韻之法 靡蓱九衢 十虞枲華安居 九魚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九魚
傳有防風氏長狄之屬所謂長人也說文巳會數蛇其
餘皆不足考信蓋常物而異言之爾九衢補注以爲枝
之岐出招魂雄虺九 首往來儵忽
黑水玄趾 六止三危安在 汎延年不死 五旨壽何所止 六止
禹貢有二黑水梁之黑水帝繫謂之若水或謂之瀘水
今之金沙江也界梁州之南導川之黑水則界雍州之
西者三危或謂之卑羽山在雍州左傳之瓜州地漢爲
敦煌也玄趾或曰黑水所出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則
鯪魚何所 八語鬾堆焉處 八語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九麌
亦怪詎不足信也彃射也鯪魚王注以爲鯪鯉有四足
鬾堆補注引山海經鬾食鳥出南方補注引山海經虞魚
鬾堆補注引山海經鬾食鳥淮南所謂日中有踆烏亦
解羽或爲烏凡此等皆怪誕之說不必深求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 十陽高得縣鯀墜山女而通之于台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十二胡雒嗜不同味而快鼈鮐轉讀如閉
楚方音
商頌禹敷下土方虞書娶于塗山左傳嘉耦曰妃鼈鮐
所謂朝會也
啟代益作后卒然雖孽十七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十二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貌一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洪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轉讀如基方音何勤于屠母而死分竟地六
禹以天下授益啟能代之有扈不服啟伐之禹益同有
平水土之功其有天下不有天下各異啟乃能獵禹治
道用其禮樂三章設難以明此意卒然離孽謂有扈氏
天賦 七
爲亂卒起不意而遭之能拘是達補注謂能變通而不
拘執是也射數古字通數厥也一解轉鞠窮也甘誓有扈之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是其所爲皆天
厥之而自歸窮絕故不足爲啟之害也作革補注謂焚
山澤奏鮮會是也播降補注謂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
是也棘鞮棘也詩傳民大棘言啟雖遇難轉終能用禹孔棘且殆
禮樂賓商補注引史記契封于商謂得商以賓客之禮
是也此言啟賓契後用禹樂以起下契禹始生之異而
疑之勤子勤勞生子也屠母謂坼剖而產也死分竟地
言死而後得分裂以生子至地也疑聖人之生不宜有
此干寶云前志所傳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
契近魏黃初五年汝南薛雞婁王氏生男兒從左脅下
水腹上出而和平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據干寶此
言契禹雖坼剖而生未必災害其母屈于時無是事故
以爲疑王注射行也辣烈也補注凡能取中皆曰射棘急也又皆以勤于爲禹禹勤勞集注以棘賓商爲
參賓天傳會山海經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之謬說但不服其上三嬪之謂爾又以竟地爲化石引
淮南子虛誕之說安知山經淮南非因此爲傳會而失其解者邪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眞十七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眞十七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古讀若勻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八十
孽 八
浞娶純狐眩妻是謀古讀若偃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七之
有夏方衰降生夷羿以變亂之然天實惡亂不享其祀
故羿雖恃射革爲浞所謀殺三章之意如此爾雅弓以
賢者謂之珧若順也禮注決謂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大
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射革力能貫革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十月禹化爲黃熊巫何沽十三馬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十四何由并投而縣疾修盈十四清
縣投東裔而曰西征者阻窮而死其神猶返中國祀于
夏郊言其神何以能越巖險西至中國乎化爲黃熊子
產亦言之巫子則以是爲縣之疾言非巫祝所能復生

蓋惜鯀之死也黑泰謂之秬菊莞類(爾雅郭注即蒲字)薑萩也夏小正傳薑未秀爲蓑爾雅謂之藑藑其苗也薑之小者謂之蓀吳人謂之蘪言薑滑之地皆可營作以播秬黍并投謂鯀與共工等投諸四裔也禹平水土之功可以蓋艾慁矣默不能救鯀之投使長有此疾盖滿不除屈子反覆惜之如是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十一唐)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十一唐)天式從橫陽離爰死(五旨)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十一)人者陰陽合而成體陽離則盡爲陰所以喪厥體而死此陰陽交錯之常道故曰天式從橫陽離爰死也餘皆

以詰言仙術變化者之誕

薠號起雨何以興(十六)之撰體魁壘何以膺(十六)之鼇戴山拼何以安(二十五)之釋舟陸行何以遷(二十六)之皆詰之也(王注薠薠雨師名號呼也相如賦呂屏翳則雨師注以屏翳爲天神使詞章家隨意所用不必深考)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古讀若叟)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四十四有)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六止)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古讀若以)湯謀易旅何以厚(四十五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四十五厚)之

澆之淫亂使特其力終爲夏后少康所滅三章與前論

力之指

桀伐蒙山何所得(二十五德)焉妹喜何肆湯何殛(二十四職)焉

夏之亡以妹喜乃于伐蒙山得之興亡之伏基微也

辯閱在家艾何以歜(古讀若虐)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十七眞)

當舜在家憂閔而父使之歜若孱妻之難至其妻帝之二女若孱妻之易且非常也此所以發問之意(郭璞傳贊亦

數人乃看不批書之說，屈子借以為言。

厥萌在初，何所億？二十四職。烏璜臺十成，誰所極？二十四職。禹

凡見微知著，不待億度。禁絕省有瑤臺瓊室，以至滅亡。

禁三年築傾宮，十四青臺居之。對五年築南單之臺，九年作瓊室，立玉門，此事也。王注舉以對言。

迷陽觸忌之極必

登立為帝，孰道尚？四十一漾之　女媧之代，處羲立，列子謂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

女媧有體，孰制匠？四十一漾之

是也。上章泛言亡國者之由于淫佚，此章泛言帝王之興，必有聖德。書傳所聞異狀，每過其實，故連及女媧以言之者尤怪異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古音胡何切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讀古想切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言象肆其犬豕之心，以害舜，舜服事之不誅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六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六止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衡山其北，則楚；其東，則吳。王注：吳至古公之時，得賢君。

犬伯陰讓，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遂正，而不還。期會曼膚，何以肥？微之也，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謂犬伯仲雍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三十六養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四十二宕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六至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十七薛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鵠鴻類遂人，謂之天雞，何為莫肉？則鵠，群鵠。玉謂玉鼎，緣鵠

師玉謂因進鵠羹，膊玉鼎之事。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據史記存兩說，而此云緣鵠飾玉，但如前說，又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但如後說，蓋不考信于六藝故也。屈賦史記皆兩存之。承謀謂承用其所謀。降鳴條，漢河東安邑北，有古鳴條陌，在北三十里南。戰于鳴條，在安邑之西。安邑今屬山西平陽府。桀奔于鳴條，湯遂放之南巢。服罪也。二章言夏之亡，與商之興，簡狄在臺，古讀若題，與詒同。帝何宜？古音牛何切　玄鳥致詒，女何嘉？古音居何切，顧炎武曰今本嘉作喜，是後人不通古音而妄改之也。按後漢禮儀志引此作嘉，此章亦閒句韻法。

簡狄在臺古讀若題與詒同　帝何宜古音牛何切　玄鳥致詒女何嘉

玄鳥亦謂之燕，燕爾雅謂之鳦，或謂之鶡，即乙乞二反。女燕乙聲之轉。一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蓋言商之先曾有異兆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十一唐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十陽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干協時舞，九辯何以懷？古讀若回　之平脩夏，何以肥？微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三鍾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三鍾

干協時舞何以懷　之平脩夏何以肥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帝乃降夷羿，革孽夏民。胤任是凭，武羅伏匿。

帝乃降夷羿革孽夏民　胤任是凭武羅伏匿

厥萌在初，何所億？二十四職　烏璜臺十成，誰所極？二十四職　禹

厥萌在初何所億　烏璜臺十成誰所極

凡見微知著，不待億度。禁絕省有瑤臺瓊室，以至滅亡。

禁三年築傾宮，十四青臺居之。對五年築南單之臺，九年作瓊室，立玉門，此事也。王注舉以對言。

迷陽觸忌之極必

登立為帝，孰道尚？四十一漾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四十一漾之

女媧之代，處羲立，列子謂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

是也。上章泛言亡國者之由于淫佚，此章泛言帝王之興，必有聖德。書傳所聞異狀，每過其實，故連及女媧以言之者尤怪異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古音胡何切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讀古想切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言象肆其犬豕之心，以害舜，舜服事之不誅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六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六止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衡山其北，則楚；其東，則吳。王注：吳至古公之時，得賢君。

犬伯陰讓，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遂正，而不還。期會曼膚，何以肥？微之也，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謂犬伯仲雍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三十六養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四十二宕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六至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十七薛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鵠鴻類遂人，謂之天雞，何為莫肉？則鵠，群鵠。玉謂玉鼎，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為莫膚？則鵠，群鵠。玉謂玉鼎，因進鵠羹，膊玉鼎之事。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據史記存兩說，而此云緣鵠飾玉，但如前說，又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但如後說，蓋不考信于六藝故也。屈賦史記皆兩存之。承謀謂承用其所謀。降鳴條，漢河東安邑北，有古鳴條陌，在北三十里南。戰于鳴條，在安邑之西。安邑今屬山西平陽府。桀奔于鳴條，湯遂放之南巢。服罪也。二章言夏之亡，與商之興，簡狄在臺，古讀若題，與詒同。帝何宜？古音牛何切　玄鳥致詒，女何嘉？古音居何切，顧炎武曰今本嘉作喜，是後人不通古音而妄改之也。按後漢禮儀志引此作嘉，此章亦閒句韻法。

簡狄在臺古讀若題與詒同　帝何宜古音牛何切　玄鳥致詒女何嘉

玄鳥亦謂之燕，燕爾雅謂之鳦，或謂之鶡，即乙乞二反。女燕乙聲之轉。一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蓋言商之先曾有異兆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十一唐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十陽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干協時舞，九辯何以懷？古讀若回　之平脩夏，何以肥？微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三鍾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三鍾

干協時舞何以懷　之平脩夏何以肥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帝乃降夷羿，革孽夏民。胤任是凭，武羅伏匿。

帝乃降夷羿革孽夏民　胤任是凭武羅伏匿

其所指不可強通也。有扈漢扶風鄠邑，即其地，今陝西西安府

恒秉季德焉得夫樸斲古讀若覺何往營干祿不但還來釐昏微遵迹有狄不寧十五青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十四清

二章事未聞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古讀若荒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陽十

眩惑之弟謂象後嗣逢長王注謂子孫長爲諸侯也

成湯東巡有莘炁極二十四職何乙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二十五德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六止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古音扶委切

世紀湯感夢有人抱鼎俎對己而笑寤而求伊摯于有

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

嫁女于湯以摯爲媵臣此與史記又異皆無足考證呂覽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採桑氏以告尹尹報其君遂居伊水令曰伊尹者遂爲之說爾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古讀若詎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七之

湖淺也重湖謂重淺之地桀囚湯因之夏臺是也或作重泉與前洪淵或作洪泉皆塵人避淵諱而改之太公金匱有置之重泉之語乃後世僞書王注湯不

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七之蒼烏羣飛孰使萃之七之

盟河北地名其地有渠謂之盟渠左傳王與鄭田盟其一也後魏晉爲河陽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言諸侯畢會之朝各以師爭至盟渠何以能使之踐吾期乎盟讀爲孟

乎妹註不吸三妹爲地名明矣蒼烏鷹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此則通言之

列擊紂昭叔旦不嘉居何切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古讀若佳

言周公不善武王斬紂之事又親爲之揆度其命咨嗟盡謀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古音詩戈切反成乃亾其罪伊何七歌

施與也言與之位以何德亾之以何罪反成謂已成之業忍反覆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舟之竝驅擊翼何以將陽之

補注爭遣伐器謂羣后以師畢會也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十一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十五

白雉爾雅謂之翰雉亦謂之鷐雉逢彼白雉事未聞竹書昭王十三年祭公卒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

罾六師于漢逢白雉或其時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十八尤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十八尤

方言梅貪也巧梅傳所謂欲肆其心也江先生曰環理猶還里謂周流而還計度天下道里竹書紀年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是也穆天子傳亦云里西土之數各行異數三萬

妖夫曳衛何號于市六止周幽誰誅焉得武襄以六止
與桀伐蒙山章意同說文衛行且責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古音夷齊旦九合卒然身斃七忘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二十五優何惡輔弼讒諛是服旨
比干何逆而抑沈二十一侵之雷開何順而譯對轉拳金切方音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十陽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十陽
四章皆言天命人事之不可以常理論
撰維元子帝何竺二沃之投之冰上鳥何環一屋之
爾雅竺厚也后稷生而仁賢是天獨厚之也
屈賦 十五
何馮弓狹天殊能將十陽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十陽之
馮載弓矢將以殊能蓋謂周家得賜弓矢作伯也西伯
戡黎祖伊奔告所謂驚帝切激也猶遑之數革始加兵
于殷故曰何逢長之
伯昌號衰斃鞭作牧古音莫通切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二十
五德
號慕集注謂號令于殷世衰徹之際也徹彼岐社通岐
社于天下以為太社也補注云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
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八微殷有惑婦何所譏八微
依謂使民從之如歸市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古音居侯切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四十九宥
王注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祭告語于上天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二十四職鼓刀揚聲后何喜六止
言文王得呂望之異然其稟則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二十六緝載尸集戰何所急二十六緝
尸主也謂文王之木主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十七喜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十遇
雉經縊也王注伯長也林君也本亦作淋謂晉太子申生感
天抑地補注引左傳帝許我罰有罪
皇天集命惟何戒古音力切記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古音魚
既切之
補注詩云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慎而致天
命之集也受禮天下言受主者之禮于天下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九虞何卒官湯尊會宗緒八語
集注官如官卿之遷之官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十陽何壯武厲能流厥嚴二十六嚴北
曰此似因殷武詩下民有嚴而誤今字監嚴溢三字為韻而不叶也
古人謂孫為生言自此已下生生不絕也吳闓生廣壽夢

之孫、即吳光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三十六善受壽永多夫何長十陽

彭鏗帝擊磬烝氏六子、其三曰錢、是為彭祖是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十一暮

中央共牧后何怒十一暮、相怨而爭爭議之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怨而爭爭議之

厲賦命甚微、乃亦有君長、各相競鬬、其力何堅、孚心明爭亂不已之無謂也、

鶩女采薇鹿何祐古音奚至切北至回水萃何喜六止

鶩女采薇鹿何祐古音奚至切北至回水萃何喜六止

薇佰霍蜀人謂之菜菜俗呼野豌豆此章事未聞

薇佰霍蜀人謂之菜菜俗呼野豌豆此章事未聞

兄有噬犬弟何欲燭三易之以百兩卒無祿一屋

兄有噬犬弟何欲燭三易之以百兩卒無祿一屋

屈賦　十七

舊說、秦伯有蠶犬、弟鐵求之不與、鐵請易以百兩、又不

聽、鐵卒出奔晉、

溥暮雷電歸何憂十八尤厥嚴不奉帝何求十八尤

溥暮雷電則欲歸不得、歸何憂、厥言之也、蓋明其有甚于此者、臣奉君之威嚴、故曰嚴君厥嚴不奉、言在位者日興之荒淫無度也、帝謂天帝、求取之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二十文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通改更我又何言二十二元此韻相近而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予文二十文

夫何長言、孰為長、案、因當時兵屢敗而言、吳光實破楚

入郢、左傳闕伯比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此借以言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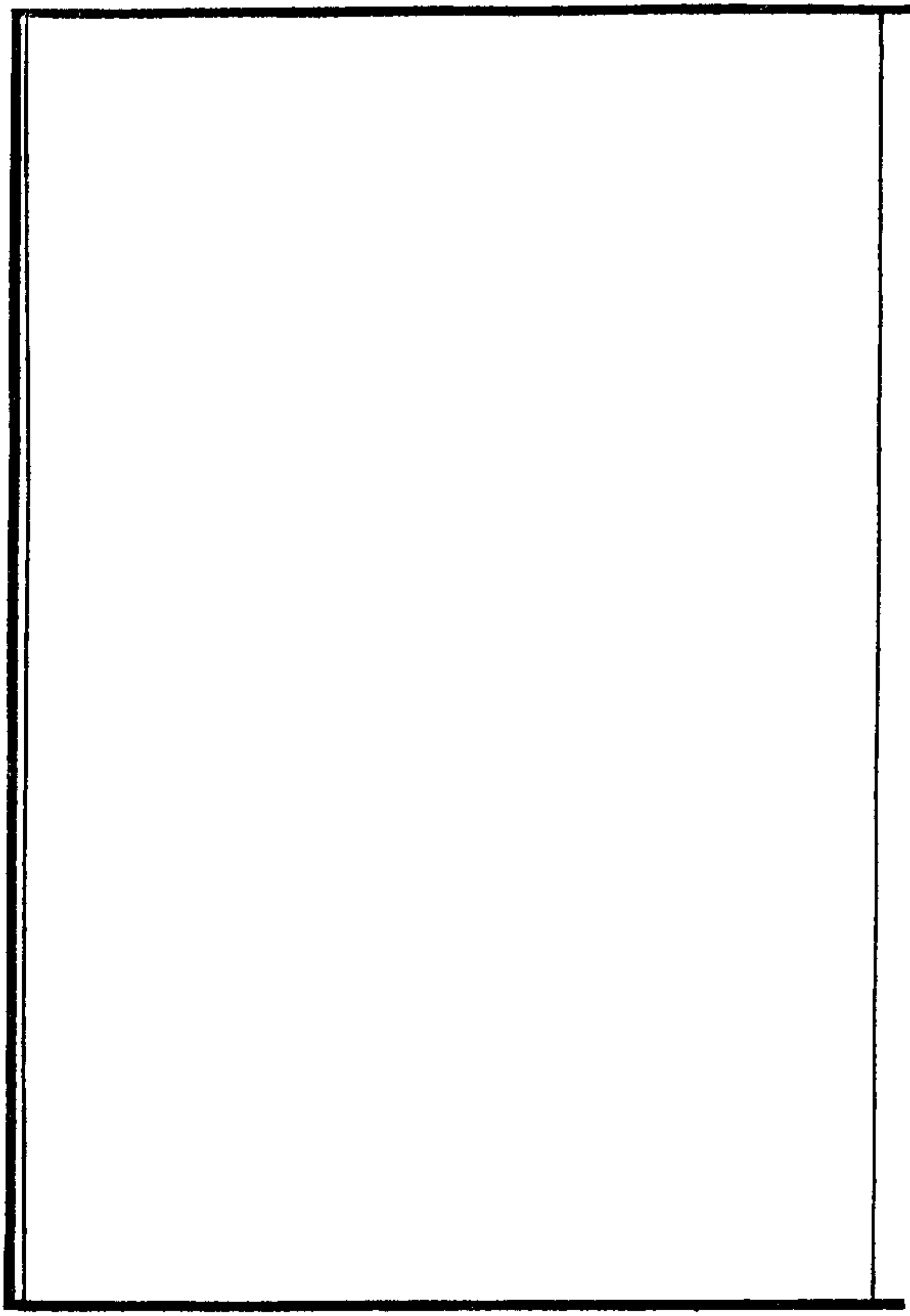
國可懼孰政無人

吾告堵敖以不長十陽何試上自與忠名聞彰陽十

堵敖立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堵敖代立、是為成王、不長言無君道長久也、試上自與猶言以君驗吾之智徒彰其忠名也、已上三章皆隱喻之語

右寫本藏東原先生屈原賦注一册得之湖田草堂疑原出西溪汪氏不疏圖借至天問止餘闕段玉裁撰先生年譜云乾隆十七年壬申先生三十歲注屈原賦成先生嘗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取麵爲賽飤閉戸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書但有汪梧鳳刻本先生是年館梧鳳家見程讓堂五友記與梧鳳跋語合此爲初稿前無盧抱經序恐美人之遲莫下亦不引紀曉嵐說正文與刻本異者數十事刻本多勝蓋先生後據各本校正者也其中亦有出先生改定者如天問焉有蚺龍此本作龍虵與下協韻環理天下此本從江愼修先生說作環里刻本則皆仍舊文可見先生著書體例之謹嚴矣注文亦互有詳略異同如離騷經刻本作離騷訓離爲隔此本從王逸章句有經字謂離牢一聲之轉猶今人言牢騷又謂經之名起于周末如音之凡首繼之有經不取洪興祖後世尊之爲經之說他如說蘭蕙說啟說蕭鐘二本皆異且此本駁正舊注皆直斥其非刻本則詞較簡渾但申己見而已先生之治學矜愼不謾前如此音義三卷段氏謂先生所自爲託名汪君此本音義通釋尙未析出知段說不謬汪跋殆亦先生自作檢松溪文集無之也因附印此本于刻本後俾覽者得參證焉丙子冬許承堯記

屈原賦注十二卷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掇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圓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徵言典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揅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惜沙一篇則以史記之

文相參定薛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訛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既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懲惠其成云姚江盧文弨

屈原賦目錄 一
離騷
九歌 凡十有一篇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史記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

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雅朕我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亦通稱攝提正月爲陬馬季長注洛誥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

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

皇皇考也爾雅肇謀也言皇考以其始生有端善之

度爰以立名鄭康成箋毛詩云靈善也正則者平之謂靈均者原之謂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內美生而質性容度之粹美重猶加也脩能好脩而賢能扈者掩襲不散之稱紉猶貫也此以芳草比嘉

汩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

汩搴說文云拔取也南楚語小阜岐大阜曰阰擘說文云撮持也宿莽猶禮記之稱宿草謂陳根始復萌芽者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爾雅淹久也惟思也

夕擥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莫

草木零落美人遲莫皆過時之慨即論語所云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是也紀編脩曉嵐曰美人以謂盛壯之年耳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又言以身先國士也撫壯棄穢承及時好脩言之所以不改此度者且導後來之賢士以先路也國之所恃非一賢可以成治前王可鑒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能繹若赦蚡冒三君乎猶下武言三后在天其知爲太王王季文王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嫗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予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道之盛舉堯舜失道舉桀紂以明黨人亂政危國也

君之疏己由黨人故先及之昌披王注云衣不帶之

貌皇君也車覆曰敗績禮記檀弓篇馬驚敗績春秋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予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武迹也荃靈脩相謂之美稱篇內借以言君也齊讀如天之方憎之憎

第一段自敘生平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後四段乃反復推明之

予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予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承上見怒於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獨惜其變操不常無任賢圖治之畧九天天問篇所謂圜則九重是也說文遁遷也

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以衆芳比賢才畹說文云三十畮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畦猶畹也萎絕黃落也蕪穢如後所云蘭芷變而不芳之屬是也非誠好脩有不隨世遇轉移乎是屈原之所哀矣

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予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馮王注云滿也楚人名滿曰馮羌呂延濟云乃也黨人推己之心度人而目竭忠進賢者以爲與己相傾此讒之所由起與

忽馳驅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予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頷亦何傷擊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冉冉呂向云漸漸也脩名猶賢名信猶洵也練要精練要約也頗頷說文云飯不飽面黃起行也擊引也矯舉也語之轉周合也彭咸未聞蓋前脩之足爲師法者書闕不可考矣

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予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普予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擥茝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槩言民生多艱所以自悔也鞿羈繫制馬者辭告也
韓詩云諫也晉廢也言朝告君而夕見廢讓王注云
佩帶也蕙纕擘茝喻所陳告之事言己之進於君者
雖屢擯而必以善道不改所操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予之蛾眉兮
謠諑謂予以善淫
浩蕩漫散無檢柙也原以正道事亂世之君固易致
疏遠矣泛云不察民心以謂君之不己察而毀譖得
行也諒憩也楚已南謂之諒方言云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
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予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
溘死而流亡兮予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
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偭說文云鄉也侘傺王注云失志貌溘忽也攘讀爲
讓言不忍爲時俗工巧諉如鷙鳥不羣方圜異道寧
受一時之尤詬而爲前聖所取也
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己終不隨流俗以申
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
前皆言爲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焉
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途而不反也
步予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脩吾初服
承上回車復路言也鑒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脩初
服以隱退矣王注澤曲曰皐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予情其信芳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佩之陸離芳與澤
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而遊目兮將往觀

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言服退隱之服但以自芳不必求人知高冠長佩即
涉江篇所云予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也以寓
從吾所好之意惟辭也昭質謂明潔之質反顧自視
也往觀四荒猶言無往不自得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予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予心之可懲
進而事君退而隱遯要不變其好脩故曰好脩以爲
常
第四段設爲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脩

不變亦以申前意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夭乎羽之野女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謇菉
菉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是也博謇博古而有
謇謇之行謇菉施喻衆之所尚原獨判然捨棄之察
予之予予屈原也予聽之予女嬃自予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馮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陳辭

此下陳辭以自明其所學之正歷茲猶言至此也重
華舜號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啟夏后啟也九辯未聞九歌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
之歌春秋傳引夏書勸之以九歌是也言啟作九辯
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

封大也羿淫于原獸淟殺羿而取其室是事見春秋傳襄四年及哀元年

生澆不忍謂不能自止其欲也

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
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
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覽民德置輔言德可以君天下天爲之篤生賢哲佐
之爾雅茂勉也方睇原云三代之興也如此其亂亡
也如彼無他祇敬康娛之分也就重華陳辭故遂言
其已後之治亂昭然者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阽予身而危死兮覽予初其猶未悔不量
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

阽說文云壁危也言人情計變所極已周詳審視知
其未有踰乎義與善而可行者故雖危死不悔猶之
不量鑿而徒正枘以納之固前脩所以至菹醢者也

明守正以死君子之常又何怪乎史記曰持方枘欲
內圜鑿其能入乎不量鑿而正枘之謂也此伯夷孔
子孟軻之道矣

曾歔欷予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涕而竚眙兮掩涕
予襟之浪浪

當猶遇也茹柔也爾雅衣訾謂之襟

第五段借女嬃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端已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義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翳兮溘埃風兮上征

衽謂衣裳旁幅交裂者耿猶昭也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莫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遊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軔礙輪木也車行則去之瑣琅當也戶邊青鏤爲瑣

文謂之青瑣漢舊儀黃門令曰莫入對青瑣丹墀拜名曰夕郎是也弭止也弭節謂止其行節脩長也上下猶云登降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爾雅回風爲飄飄風雲霓言其沮隔也說文閽常以昏閉門隸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楚人名門曰閶闔

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沮隔於飄風雲霓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大致如斯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淑女以比賢士自視孤特哀無賢士與己爲侶此原求女之意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春宮王注云東方青帝舍也瓊玉色美也因以爲凡潔美之通稱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下女侍女也所折瓊枝當及其榮華未落以詒下女使通己之志於淑女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所在謂其地也念古昔思來者故求其地而往以冀
遇今之淑女蹇脩媒之美稱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
理猶治也主治事者之稱緯繣結磤也次舍止也求
之不得而夕歸因言所遇者大致驕敖淫遊不崇禮
能忍與此終古
敬是以棄之而來更求諸他處也
覽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寧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
逝兮寧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佚女若詩游女也言望瑤臺舊迹見有佚豫之女鴆
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鴆比讒佞小人也詒謂所致之物以聘者鴆鴆不足
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徵信自適則又非禮故更使鳳皇受詒而去然前我
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
者既有高辛得簡狄之事矣恐是地無遺賢嘉遇之
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
不有再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
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
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
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以猶與也語之轉小斷竹謂之筵篿王注云楚人名
方少康未家之時若留此有虞之二姚以待之故思
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是也靈氛卜師之稱謂善望氣
往事而冀今之所遇亦然因言爲理者弱而不堪治
氛信脩洵能好脩者也上既思遠逝以聊發其情此
事爲媒者拙而無善辭恐終不可求也虞思妻少康事見
更設爲命占之辭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
春秋傳哀元年

慕孰爲信脩而慕已之美者乎惟是謂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也承前求女徒拘於是數地而更言九州之廣何地無賢卜其往有所遇否也靈氛以吉占決之勸以遠逝勿疑原乃自念處此濁世無有能知己者理玉笭之首不忍者也凡六寸通下玉笭共長三尺鄭康成注禮引相玉書曰璜玉六寸明白炤是也不能當理美言對之而茫然莫辨蘇索也語之轉王注幃謂之膺膺香囊也

第八段命靈氛爲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

恐娀妒而折之

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言恐重見嫉害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皇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鳴鵜以五月

鳴適其候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皇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言恐重見嫉害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予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衆芳變化比人之隨世遇轉移何能淹留視此乎委厥美以從俗自棄其美也能祗者敬而不失之謂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巫咸致百神之言證明所以宓遠逝而已此之謂吉故王注襲度也合匹也該備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此屈原自念及時當去下乃反覆以明不可不去年歲謂人壽央中也時將中則衆芳欲謝鵜鴂以五月鳴適其候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皇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言恐重見嫉害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予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衆芳變化比人之隨世遇轉移何能淹留視此乎委厥美以從俗自棄其美也能祗者敬而不失之謂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沫
委厥美而歷茲言人棄其美所謂衆蔓然蔽之也沫
猶微也香將已而微曰沫
第九段既又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己言不
獨世棄賢鄙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己
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宓飾之方壯兮周
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予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爲予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仍託之求女承前求淑女未遂爲辭其命占亦曰豈
惟是其有女蓋不忍言絕君以去也聊浮游求之意
主乎遠逝自疏耳靡爨也瑤玉之次象象齒
邅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蜺之晻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極鳳皇翼
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
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國終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
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韋昭注國語云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
辭
及之不必深求也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天津天潢

九歌

屈原賦戴氏注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已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狐秦之占星也其辭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魑魅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

琳琅

言十日齋肅劒佩以禮神也日十日辰十二子穆猶穆穆爾雅穆穆敬也愉樂也禮事上皇敬以將其和樂玉珥王注云謂劒鐔也璆鏘玉聲琳卽禹貢球琳美玉也琅卽琅玕或謂之珠樹或謂之碧樹其赤者爲珊瑚或謂之火樹

瑤席兮玉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盍爾雅云合也將猶持也把秉也語之轉肴烝禮之折俎也骨折謂之肴俎實曰烝漿醴注謂之酸漿酢漿也枹桴鼓擊鼓杖鄭仲師注周官笙師云竽三十六簧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上章陳所以享神者此章則言神降於巫而享其芬香音樂也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姣

東皇太一三章　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爲神名始起於周末漢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唐宋祀之尤重蓋自戰國時奉爲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

一常居也呂向曰祠在楚東故云東皇未聞其審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言巫之潔以致神故神留之光爛方盛

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壽宮辭瓚漢書集注云奉神之宮帝服謂所服皆帝者之飾此章言欲神安於壽宮而神乃翱遊將去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慷慨

爾雅皇皇美也承上而言神之既降于是忽奔然遠舉極中國四海在其覽觀橫被之內令人思之勦勞也鄭康成注禮記云橫充也

雲中君三章　雲師也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飌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殆戰國時有增入祀典者故屈原得舉其事賦之漢郊祀志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之屬是漢初猶承舊俗其後不入秩祀唐天寶五年始祀雷師至明乃復增雲師之祀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周官凡以神仕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亦通稱也男巫事陽神女巫事陰神湘君湘夫人並陰神用女巫明矣二歌不陳享神之物及主祭者之辭以神不來但使巫致之也其非祠神所歌於斯可決此章託爲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爲誰留於中洲乎我脩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

揚靈兮未極女蟬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言揚己之靈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爲己太息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舷謂之枻或謂之舷斲冰積雪王注云舉其櫂楫斫

瀨說文云水流沙上也水淺則龍不居情薄則望不至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前三章皆離憂之辭此章承上橫大江言之故曰騁騖江皐也終朝往來至夕而止於北渚但見鳥與水而已皐春秋傳所謂隰皐杜元凱注云水崖下溼是也北渚洞庭之北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

捐予玦兮江中遺予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玦如環而闕不連

湘君七章　史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葢統言之但曰湘君分別言之正妃稱君次妃降稱夫人楚人因二妃之葬在黃陵奉以爲湘水神本民間不經之說二妃固不隨愚民俗議而享其襄越之祭矣屈原爲歌辭託意於神既不來巫猶竭誠盡忠思之用輸寫其事君之幽思如是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眇眇遠視貌此亦託爲巫與神期約而俟之不至故曰帝子降此北渚矣意之辭也繼曰望之踰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波及木葉落不與神遇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佳說文云善也佳期猶吉期言步白蘋之上以縱望之本與神爲吉期故前夕張設待其來降罾罾罟也又因所見而言鳥與罾之處非其宜葢疑此地不足以待神矣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公子猶帝子此章言思望之甚但見流水潺湲不見

水兮滸泛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裔邊也見物之失其居疑事多反側澨說文云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葺茨也言馳江皐濟西澨以求之恍若聞神之使者召己欲與偕往更依邇神之所在集衆芳以成室庶幾神留止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
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
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紫貝壇高誘云楚人謂中庭爲壇是也棟儀禮謂
之阿或謂之極複屋棟謂之梠秦謂之樑或謂之梁古者堂室南北五
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北楣已北爲室與房楹屋楹
聯也或謂之檐或謂之屋招禮注謂之承壁材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
兮如雲

堂下至門謂之庭檐所覆謂之廡言築室既成而舜
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以去也
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謂之袂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
西謂之禪衣汀說文云平也遠者即下女以其從之
遠去言耳

湘夫人七章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
灑塵

言神乘玄雲而行也爾雅暴雨謂之涷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
兮在予
言神來而已往從因又言司命主生人壽夭其權偏
統九州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
兮九阬
言己從神以佐天帝也禮記玉藻篇曰見所尊者齊
遨夷康成注云謙慤貌也遨猶慼慼也九阬義未聞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子所
爲
此又言陰陽循環司命所爲衆人莫知也已上得與
司命相從是其先之合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
兮踰疏
離居謂前相從而今離隔也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踰思兮愁
人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爲

言今雖與神離隔尚未至有獻道相絕也願若今之無虧則離而未必不可合耳皆欲親之辭因又言即此離合之不偶固命有當然非人所得爲以結前得相從而後離居之意

大司命七章　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雖在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論語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懷王初甚任屈原後乃以讒疏黜之故二歌竝託於與司命離合爲辭天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所以有與君齊速及宜爲民正之語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二章皆詩之興體從今之離憂而追其始之當相得先設爲人詰己之辭言此人自有所美之子意屬彼不屬此矣爾何以思之愁苦乎因詹是問言嘗於美人集會之中獨親己也成者結好之謂

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與汝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言欲與神共沐於咸池晞髮於陽阿望之未來怳然長歌以寄其思爾雅大陵曰阿毛詩云曲陵曰阿陽阿猶書之暘谷以日出之方名之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尾飾車蓋也旍旌垂鈴也彗星或謂之掃星妖星也按撫之使不爲災害幼艾少艾也以比善人欲爲扞禦而擁護之使不爲幼艾也以比善人欲爲扞禦而擁護之此章言己之愁苦思神而爲離合之感者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爲民正耳

少司命六章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予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移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二章言日之初出其神自下而上于是作樂舞以迎之而音聲容色之盛令人忘歸輈輿下任正者也大車謂之轅

紲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虡鳴䶵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紲紘急也蕭擊也樂器所縣橫曰栒植曰虡䶵以竹

爲之八空靈保謂巫也翠曾言靈保之舞輕若翠鳥舉也

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予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予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白以東西方色爲飾天狼一星弧九星皆在西宮北斗七星在中宮天官書秦之彊也占於狼弧此章有報秦之心故舉秦分野之星言之用是知九歌之作在懷王入秦不反之後歌此以見頃襄之當復讎而不可安於聲色之娛也援北斗以酌桂漿則施德布澤之喻撰者理而總之也

東君四章　日也禮記祭義篇曰祭日於東祭法篇曰王宮祭日也此歌備陳樂舞之事蓋舉迎日典禮賦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河伯五章　河神也春秋傳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許爲知天道楚人不祭河昭王之事是其證屈原之歌河伯歌辭但言相與遊而已蓋投汨羅之意已決故曰靈何爲兮水中亦以自謂也又曰波來迎魚媵予自傷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擬山鬼之狀而因代其語睇說文云目小視也窈窕
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
言山鬼之出而因代其語上章山鬼謂人慕己此章
則山鬼親人篁竹蓀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此言人至山鬼之所而留之已下三章則所留之人
既去而爲離憂之辭也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塡塡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三章之次始望其來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閒乎繼
望之不來則漠必其思我而疑信交作也終望之甚

陵子陳兮踰予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雨輪兮繫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此章言其陳亡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此章閔其情壯其志方言超遠也東齊曰超
國殤三章　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
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
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弔之通

篇直賦其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姣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華之初秀曰芭

禮魂一章　槩言人鬼之有常祀者亦直賦其

事歌辭反側讀之可以知其寄意矣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恆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而曲學異端往往驚爲閎大不經之語及夫好詭異而善野言以鑿空爲道古設難詰之皆過事稱文不以類次聊舒憤懣也篇內解其近正閎所不必知雖舊書雅記其事槩不取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馮滿也翼之言盛也謂氣化充滿盛作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爾雅時是也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則天也步筭家測日月星高下不同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恆星八然則大氣左旋而九與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以制旋轉也持於側者曰維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步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爲右旋之樞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五步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地在天之中央素問謂大氣舉之是也水坿於地而行循地之勢理以爲源委高下中庸所云振河海而不洩水坿地之謂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放至也隩謂之隈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猶叠也十二次之名出於二十八宿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觿參也鶉首東井與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玄枵一曰天黿一曰顓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觿以罰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玄枵一曰天黿一曰顓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觿以罰東井與鬼以狼弧此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遂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當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堯典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皆道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暢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及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

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正十二次之名屬恆星正中氣節氣屬黃道斯不繆乎兩者之名實矣春秋傳玄枵虛中也又婺女爲玄枵維首十二次常據此遞之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牽牛初度牽牛次也

日在箕析木之津次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虞夏書曰暘谷汜水厓也爾雅窮嶺汜言窮嶺之厓名汜蒙汜爾雅四極西至日所入爲大蒙謂此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日隨大氣左旋之迹二分最大二至最小亦以漸而差日之在天又非平行

其高下隨時不同以是言之凡計所行里數者誕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兎在腹

夜光月也德常德也如剛德不變其剛柔德不變其柔之謂疑月何德而死乃復育如是終古乎死卽所謂死霸也育生也所謂生霸也月之行下於日其渾圜之體常以半圜鄉日而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鄉日之半故光盛滿晦朔則光全在上而下闇餘皆側見而闕謂之死謂之生者據入目所見云然利宜也厥利惟何猶言何所宜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合匹也王注伯強大厲疫鬼也爾雅惠順也

何閒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天之運行循環不已人所居坿於地有見日不見日之時於是有晝夜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左旋準赤道而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周官大司徒土圭之灋地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圜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晝夜東西之大較如是角宿

東陸蒼龍角也假以言東方之位耳日出地上曰旦

曜靈日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力之所堪曰任汩說文云治水也韋昭注國語云通也鴻洪水爾雅師衆也僉皆也王注尚舉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鄭康成箋毛詩云腹懷抱也腹鯀言鯀所懷抱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爾雅纂繼也緒事也父爲考

洪淵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說文實塞也方言墳地大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洚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也說文洚窳下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太傅禮曰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步算家測北極
高下及月食之闇虛得地體周九萬里南行二百餘
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南
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齊無永短北至
極下赤道與地適平晝夜漏齊無永短北至極下赤
道與地適平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
東則氣朔早漸西則氣朔遲月遇闇虛而虧食東見
食早西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
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測之矣圜長曰橢
衍猶延也羨也
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尻猶尾也脊椎之末節曰尻骨亦曰尾骶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日發敛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虞夏書以璿璣
玉衡寫天遺製猶見於周髀非漢之譚天儀赤道者中衡也日
自北發南冬至當外衡自南敛北夏至當內衡春秋
分當中衡中土在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
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
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周髀謂北極左
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舉其槩
云耳地爲大氣所舉日之正照氣直下行故暑非正
照之方氣不易到則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
也曲禮曰狌狌能言不離走獸
焉有虯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
人何守
長人如傳所稱防風氏長狄之屬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歧道爲衢此謂枝莖歧出也說文曰巴食象蛇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陵魚何所甀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說文彃射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之女而通于台

桑
閒妃匹合厥身是繼胡惟嗜欲同味而快朝飽
敬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敬惟憂而能拘是達
離遭也蠥害也爾雅惟謀也
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爾雅射厭也鞫窮也洪興祖云焚山澤奏鮮食所謂
禹平水土之功能蓋父愆而反復惜之如是
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莽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砅注素問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胎外也洪興祖云
王注擊手曰拚
協合也膺當也
鼇戴山拚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爾雅弓以庢者謂之珧烝祭也若順也鄭康成注儀
禮云決猶闓也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純狐王注涎娶於純狐氏女是也射革謂力能貫革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揆之洪興祖云揆度其必可取也
春秋傳涎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論語羿盪舟
盪謂覆舟斟尋事也顏師古云古人以左右衛校爲逢陳宋書顏延之
伯傳單騎出逢唐書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逢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鄭康成注覲禮云成猶重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爾雅服事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絑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黎服徧制服之黎庶也洪興祖云史記絑敗於有娀

之墟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
嘉謂嘉祥而有子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臧善也弊者勞師旅弊兵革之謂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舞者所持盾也協謂合之以舞時是也曼漢書所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吳越飾貌爲姁或謂之巧郭璞注云語楚聲轉
妖夫曳衍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說文衒行且賣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弒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習用曰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方猶道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爾雅竺厚也竺之猶言甚之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屈原賦 天問 十八
號衰集注云謂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是也徹彼岐
社通岐之社於天下以爲太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市列曰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主也謂文王之木主
伯林雉經惟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韋昭注國語云雉經頭稽而縣死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戒謂警勑以膺天命也洪興祖云受禮天下言受王
者之禮於天下也
初湯臣摯後茲丞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厥能流厥嚴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太傅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三曰籛是爲
彭祖是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蠭微命力何固
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噬齧也百兩車百乘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
言吳光爭國久予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于文
作起也夫何長言孰爲長策也吳光嘗破楚入郢國
幾亡屈原之時楚屢困於秦此於終篇言吳光子文
蓋欺敵國可懼執政無人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爾章
堵敖熊囏也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不成君無號謚

者楚皆謂之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會咎繇以聽直

誦者言前事之稱惜誦悼惜而誦言之也凡誓辭率曰所者反質之以白情實五帝明堂四郊所祀六神親禮所謂方明周官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者是也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虞夏書之六宗其此與鄉對也服如五刑有服之服御侍也聽直平斷而治其當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已上言神明既不可欺又自恃君之前忠僞易見也

吾誥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豫謂猶豫集注云疾猶力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我代君自我也集注云言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以效其忠然亦但知盡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

忠何舉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王注哈笑也楚人相謂嘲笑曰哈洪興祖云情沈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羣臣莫肯明己所存也

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中情集注云以讒協之當作善惡由離騷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

昔子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杭度也無主之鬼曰厲極猶窮也旁謂翼輔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子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美熱壻令兩雅肉謂之羹鄭康成注周官醢人云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姅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

行所至曰極王注好愛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罿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結繳於矢謂之矰弋繳射也罿小罔也兩雅鳥罟謂之羅

欲遁回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固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胖其交痛兮心菀結而紆軫

傺方言云逗也罔謂猶言得無謂也膺匈也菀猶編也

車兮方林

言於鄂渚登岸循江岸行以至洞庭也乘之言登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

矯擣揉也伐米使之精糳曰糳糗糒也矯舉也曾猶

重也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子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子濟乎江湘

幼好此奇服以比好脩不懈是以前既不容於世而不顧至此重遭讒諛濟江而南往斥逐之所蓋頃襄復遷之江南時也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之下得兼江湘之目矣王伯厚云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予馬兮山皐邸予車兮方林

言於鄂渚登岸循江岸行以至洞庭也乘之言登也

乘舲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予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自洞庭而舟行遡沅也舲船小船有窗櫺者小楫謂之楊汰浪淘沙土也疑止也疑疑語之轉

入漵浦予遭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淩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舟行由沅入漵至遷所也太傅覆陰之專氣爲霰說文謂之稷雪宇屋近檐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

屈原賦 九章 五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髡首鬚去髮也王注董正也豫猶豫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

薄蓼薄也薄近之薄取諸聲忽乎將行傷不見容而忽彼放也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

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

屈原賦 九章 六

也語之轉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
孰兩東門之可蕪
上云陵陽侯之氾濫此言當陵陽省文也夏大屋也
丘墟也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
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
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感
方睠原云卜居之既三年當爲懷王時此篇上言淼
南度之焉如則至今九年益頃襄遷之江南及是九
年也說文慘憂不安也
撫壯棄穢兮何毒藥之不瞑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
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荼
之多怒兮傷子心之憂憂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
自鎭紾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憂憂煩惑也覽民尤以自鎭言觀於人之過則己不
可效尤而橫奔失路矣矯舉也

擥大薄之芳椒兮雜申椒與菌桂豈維紉夫蕙茝兮
蘭芷變而不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荃以喻君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
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
不顧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夫惟捷徑以窘步
兮惟夫黨人之鄙妬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
然殀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獨有此姱節
薆然而蔽之兮又衆兆之所譏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畇畇其耕耘兮又申之以揉艾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人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鳥獸鴻鵠不可以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乏而複路
及行迷之未遠兮步余馬於蘭皐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脩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
兮願茲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夫
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
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三五謂五帝三王便文倒舉耳所擬至曰極集注云
實當作殖
少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
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猶小也荀卿書賦篇佹詩之後亦綴以小歌正者
平其言之是非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
域既惸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
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
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
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
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
日忘言君日忘之營營毛詩云往來貌信猶洵也直
者直前而不變之謂通謂導致己之辭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以娛心兮軫石崴
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回夷猶宿北姑兮
煩寃瞀容寔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
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淺曰瀨湍軫戾也戾石者戾裂之石超出也回
回曲度謂所擬行也隱據也隱進言據之以進瞀說
文云低目謹視也寔是也沛徂沛然而往也
抽思　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詳其地以是篇
考之蓋在漢北故以鳥自南來集爲比又曰望
南山而流涕其欲反郢也曰南指月與列星曰
狂顧南行篇次列涉江哀郢之後者九章不作
於一時雜得諸篇合之有九耳
陶陶長養之氣充盛也眴揚雄所謂目冥眴而無見
也窈窈言山谷之深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嘗易初本迪兮猶未得調以自抑
迪猶導也達也語之轉初之本迪猶工有規畫繩墨
刓職墨兮前圖未改
矣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臧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揆正謂揆度之正可爲法守也鄭仲師注周官云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朕謂之瞽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

方言籠南楚江沔之閒謂之筭或謂之笯窮不之所

示言窮於無可示者文質疏內言文不過乎質望之侶疏又且內藏也材樸委積言待用之材委積富有說文樸木素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予之從

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不竝洪興祖以爲聖賢不竝時而生是也邈遠貌懲止也違猶拂也鄭康成箋毛詩云裹回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迅飛之疾也當値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勒說文云馬頭絡銜也遷逡次言但遷移而逡巡次且不前也纁黃日入色鄭康成注儀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擘大薄之芳芷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

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遵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重薄而蔽壅
言萹薄雜菜世人解折而佩之是以佩之美者遂黃落爲世所棄所謂惜不及與古人玩此芳草也不竢
集注云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是也烝升也
令薜荔以爲理兮櫹巢知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懲

集注云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
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厖厚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過之謂過讁之也方睠原云上言懷王時此言頃襄
時遠遷臣謂遷之江南也
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憤光景之誠信兮身

幽隱而倘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雖君之不昭

光景謂白日之可覩也誠信猶言誠然小人害忠亂國事理明顯憨於知之而被其禍幽隱謂放廢倘之倘受尤誇也沒身絕名言身死而不建功名以留于後世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

無度而弗察王注云上無檢柙以知下也集注云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獨鄣壅而蔽隱言君以一人受讒訣之蔽晦也無由無所行之路也

閭百里之爲虜兮伊尹亨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黑經白緯曰縞生帛謂之素孔沖達云經傳之言素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詐諼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說文沇州謂欺曰詐

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不明而惑於聽是之謂聰不明易象傳於噬嗑於夬皆曰聰不明也聰如尚寐無聰之聰傳云聰聞也若杜若

妒娃冶之芬芳兮孽母嫉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

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閒曰娃秦晉之閒曰娥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漆娥之臺戴仲達云金與冰之融冶光采煜爚故容貌之豔者曰冶容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列宿謂二十八舍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汎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騏驥馳騁汎泭下流言其駿險難制恃有轡銜舟楫說文云馬勒口中行物爲治之必以法度轡靶也銜說文云馬者也泭詩謂之方或謂之筏或謂之簰方晞原云

此蓋有見於頃襄之行事而云然故下言恐禍殃之有再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誰君之不識

願炎武云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也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皇王注云后后土皇皇天也服者習於地也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故曰不遷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實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宓脩姱而不醜兮

曾重也刻利也王注紛縕盛貌

其情豈可盖兮孰虛僞之可長

物不以微而隕性或殊以薰搖落言也聲不息於隱則聞其先倡知其終極以回風之使人傷懷言也志介而不忘謂久而不忘其介然之志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草枯曰苴苴言其鱗次也隱者懷臧不自露也此言物各以類不相雜廁比己之不能與世合而思彭咸

同心同志自相感矣都美也睨猶愛也閒於疑惑則
又賦詩可明蓋決然定於志如此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
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
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
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存駐騄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
惘惘而遂行
掩撫也膺釋名所謂心衣其是與毛詩云仍就也

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
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
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
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隱痛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之無應兮聞
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
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
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儀猶象也純猶專也

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漓漓
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無經紀者臨大野而不見區分之謂軋戴仲達云載
重碾軋有聲也翼謂隨從之在兩旁者伴之言寬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
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
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
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
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
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
仍猶荐也施黃棘之枉策王注云施黃棘之刺以爲
馬策是也放迹猶言逸迹悁悁驚懼貌
悲回風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

此約致其辭下乃申言之

遭沈濁之汙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
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子
弗及兮來者予弗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悵而乖懷
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曾悲

所謂悲時俗迫阨也惟思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怙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
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
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
星兮羨韓終之得一形穆穆以寖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
精皎皎而往來紲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
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所謂願輕舉遠遊也惟思也尾宿之上有星名傳說
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夏小正八月辰
則伏九月辰繫于日蓋房心尾皆得辰星之稱也曾
猶累也重也曾舉謂舉之高淑之言清也善也往來
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
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漏而
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
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息寧息也宿之謂止之使宿漏
亂也如波流之涌沸曰淈而女也爾女而戒若語之
轉無之言勿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
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于九陽吸飛泉之
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脫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仍就也周官有琬圭琰圭氣上充於色曰艷朏柔澤
也庭謂之顏說文云眉目之閒也蓋兼閟與下極矣
淫遊也語之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
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
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乎太
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予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
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
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敖

太微爲衡值翼軫北內五星曰五帝坐於微閭卽職
方爾雅之晉無閭語之轉耳旄說文云幢也衡下兩
馬曰服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予轡而正策兮吾
將過乎句芒歷太暐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
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
相牽不進曰班鄭康成注月令云句芒少皞氏之子
曰重爲木官太皞宓戲氏陽謂日也
風伯爲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乘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掃叛陸而擊雷公以爲衛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
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
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擗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
娭娛以淫樂
鄭康成注月令云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玄
武北陸七宿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屬
度也
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子心悲兮邊

教國子六樂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王注
象罔象也
舒幷節以馳騖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原兮從
顓頊乎曾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
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
鄭康成注月令云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
曰脩曰熙爲水官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
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自重曰已下賦遠遊之事所謂託乘而上浮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

騏驥抗轭乎將隨駑駘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曲禮龜爲卜策爲筮黎者旋繞之稱凡度直曰度圜度曰黎莊周書所謂黎之百圜實誼所謂度長絜大是也楹柱也堂上有東西楹抗舉也軛衡下兩軥也衡亦通謂之軛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龜策誠不能知事

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王逸離騷篇序說云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伯厚云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

以彊幹弱枝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耳漁父曰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

醨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通釋上目錄

屈原故宅 文選刷

沅水

蒼梧

窮石

有虞

傅巖

流沙

洞庭

澧浦

屈原賦 通釋上

河源

玄阯

畚山氏之虛

南嶽

有扈

盟

鄂渚

辰陽

江夏

夏首

夏浦

鄧

潨渚

枉渚

岐

有莘

鳴條

斟尋

三危山

黑水

一

九河

涔水

冀州

昆侖山

九疑山

有娀

白水

湘水

羽山

屈潭 汨羅

介山

淮水

滄浪之水

屈原賦 通釋上

二

蟠冢山

岐山

於微閭

通釋上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故宅在今湖北宏昌府興山縣北漢南郡秭歸之北境也水經注江水篇云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漫猶係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秭歸故城卽今宏昌府歸州治

羽山在今登州府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也

沅水出牂柯故且蘭今湖南靖州西南水自貴州黎平府流入州境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山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九十里二水同注洞庭而北會於江

蒼梧南越之地漢爲郡今廣西梧州平樂鄞州三府分有其地

白水謂河源爾雅河出昆侖虛色白是也

窮石弱水所出說文謂之觚山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漢張掖刪丹西南山也故漢縣卽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治

有娀在禹貢冀州史記棄敗於有娀之虛漢河東蒲反卽其地今之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有虞在禹貢豫州漢梁國虞卽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縣東南義原鄉有故縉邑城春秋傳所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縉者也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南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鄣道元水經注湘水篇云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

傳巖史記謂之傅險在河東太陽北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又東北春秋傳之顛軨也水經注河水篇云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傅巖東北十餘里卽顛軨坂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昆侖唐吐蕃傳謂之紫山蕃語謂之悶摩黎山今蒙古謂之枯圇坤譯言昆侖也有三山最西而大爲河源所出者曰巴顏喀喇其色紫黑產金銀蒙古謂黑喀喇謂富貴巴顏故名巴顏喀喇山東北去西寧邊外千四百五十五里

流沙在敦煌西今嘉峪關外沙州衛地

冀州古帝都因以爲王畿之通稱春秋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是也又以爲中土之通稱九歌覽冀州有虞在禹貢豫州漢梁國虞卽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縣東南義原鄉有故縉邑城春秋傳所謂江南之夢韓非書所謂五湖戰國策亦有餘是也

丹縣治

所謂五渚以湘資沅微澧五水之所會故稱五矣或謂之巳丘湖或謂之重湖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湖南岳州府巳陵縣西南也

澤水胡朏明以爲卽岐江之南派會澧水注洞庭禹時南派盛大爲江之經流故禹貢導江又東至于澧戰國時則南流如帶謂之澤水而目北派爲大江此由澤陽橫大江是也北派於禹貢爲荆州之沱

澧浦水經注云澧水流注於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是其地在今湖南岳州府華容縣南漢長沙下雋之西北境葢至此澧水出武陵充西歷山山在今湖南澧州

安福縣西水經注又云澧水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葢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九河在禹貢沇州與青州分界據爾雅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爲九河漢書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已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漢成平故城在今交河縣東東光故城在今縣東並屬直隸河閒府鬲故城在今德州北屬山東濟南府閻百詩云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葢百里復遶其東北唐魏王泰所言大積石山在吐谷渾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鉤盤之類乎

屈原賦 通釋上 四

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踰東光至海淀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潤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閒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禹貢有二黑水梁之黑水帝繫謂之若水或謂之瀘水今之金沙江也界梁州之南導川之黑水則界雍州之西者此黑水三危並稱目雍之黑水明矣玄趾未聞或云黑水所出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黑水所經也今有山而無其水以當之山在嘉峪關外沙州衛東南漢敦煌故城卽今衛治春秋傳之瓜州地

崙山氏之虛漢九江當塗也有山曰崙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之東岸

斟尋漢志北海斟京相璠云故斟尋國禹後是也後省入平壽應仲遠所稱平壽之坪城矣今山東萊州府濰

縣東廢斟縣是

衡山爲南嶽其北則楚其東則吳漢志長沙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也

鳴條南溪河東安邑有古鳴條陌今曰鳴條岡者是在山西解州夏縣西

有扈漢右扶風鄠也漢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屬陝西西安府

古莘國在陳留今縣東北莘城是也屬河南開封府

盟之爲孟語之轉也其地有津謂之盟津春秋傳王與鄭田盟其一也後屬晉爲河陽盟津在南漢屬河內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津在縣南十八里

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漢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鄂渚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江中黃鶴磯上三百步漢之江夏沙羨界楚東鄂不遠矣劉子政說苑所稱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卽此也

沅水注洞庭在今湖南常德府沅江縣漢長沙益陽也

枉渚在今常德府武陵縣南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臨沅縣南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是也自枉渚西遡沅得辰陽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

山谷東南流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辰溪口在今湖南辰州府辰溪縣西南溆浦亦在縣南漢志義陵鄙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山在今辰州府溆浦縣東南百五十里臨沅辰陽義陵漢皆屬武陵

夏水首受江入沔合沔以會於江其所經之地皆在楚及安陸德安東南境是

郢說文云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江陵今屬湖北荆州府故江陵城卽府治縣附郭也水經注江水篇云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渚宮在今城內西隅城北十里便得紀山故以紀南名城又有紀郢之稱也江水逕江陵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此郢城漢志云楚別邑故郢水經注云子囊遺言所築城也

夏首在今江陵縣東南水經注夏水篇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卽郢城之東門也今江陵縣東南有豫章口又東卽中夏口

夏水河水合流逕魯山東南注於江爲夏浦春秋傳謂之夏汭或曰夏口或曰汭口或曰魯口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口是魯山亦謂之翼際山禹貢之大別山也在縣東北百許步夏水入汭在江夏雲杜東是謂堵口水經注夏水篇云自堵口下汭水通兼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汭今湖北安陸府汭陽州西北有雲杜故城在唐爲松州廣德初陷吐蕃宋亦爲吐蕃地今爲松潘衛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衛西北二百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閻百詩云漢渝氏道經注云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逕玉筒山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汨水又西

縣西南三十里漢南陽平氏也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淮浦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漢屬臨淮
於微閭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周官職方
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也漢之遼東無慮
語轉字殊地名類然矣
漢水過武當東北其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漢
屬南陽水經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
洲予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
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

之不違水地鄢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南漢屬南郡

山川地名

通釋下目錄
江離 蘼蕪
秋蘭
申椒
蕙
留夷
杜衡
薜荔
芰
資
屈原賦 通釋下
旌
皇
鳩
艾
荃
榝
白薠
麋
紫貝
孔雀
蜩
玉蕤 药
木蘭
箘桂
蘭
揭車
菊
胡繩
荷 芙蓉
菉
鸞
雄鳩
鵜鴂
蕭
杜若
蘋
翠
女蘿
狖
鴟
莆
鶤
蒼鳥
薇
茶
駒
蟬
屈原賦 通釋下
三秀
犀
秬黍
鶤
玄鳥
白雉
枞
蓍
鳧

江離大葉芎藭也芎藭俗本春秋傳謂之山鞠窮其苗謂之江離小葉者謂之蘼蕪俗蛇牀

芷白芷也或謂之茝或謂之芳香其葉謂之葯九章云辛夷楹兮葯房是也

秋蘭今之澤蘭也廣雅謂之虎蘭或謂之虎蒲儀禮旣夕篇曰實綏澤焉鄭康成注云綏廉薑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廉薑今之山藾說文云葧蘠屬可以香口

謂此

木蘭高數仞皮俗桂而香廣雅謂之桂蘭或謂之林蘭

椒多實而菜故謂之申椒詩所稱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或以涉江篇露申辛夷連文露申卽申椒狀若繁露故名未聞其審

箘桂或謂之筒桂或謂之小桂箘如禹貢箘簵之箘

蕙春秋傳謂之薰薰蕙語之轉今所謂零陵香也

蘭詩謂之蕑或謂之大澤蘭今之都梁香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

留夷詩謂之芧薬廣雅謂之攣夷留攣語之轉世俗音訛殊字異稱大致然矣

揭車爾雅謂之芑與廣志云黃菜白華

杜衡俗細辛俗所呼馬蹄香者也蓋以其狀類名之爾雅謂之土鹵廣雅謂之楚衡

菊爾雅謂之治蕭或謂之日精或謂之節華夏小正九月鞠榮而樹麥

薜荔蔓生緣木石牆垣大者謂之木蓮小者謂之絡石胡繩蔓生布地或謂之結縷爾雅謂之傅亦謂之橫目芰蔆也楚謂之芰爾雅謂之蕨攟

荷爾雅謂之芙蕖其秀謂之菡萏其華謂之芙蓉

蘘荷爾雅謂之葍莎染黃草也

蓀爾雅謂之王芻或謂之蕙草或謂之薰草

施今之蒼耳周南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或謂之枲耳

鸞鳳之次皇雌鳳爾雅謂鳳曰鷗凡鳳屬五色備舉後漢太史令蔡衡對光武曰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

鴆紫黑色食蝮以羽畫酒殺人故曰酖毒雄名運曰雌名陰諧

雄鳩謂食桑葚之鳩俗仙鵰而短尾多聲小雅謂之鳴鳩鬍頷陳風謂之鶻司馬彪云鶻小鳩可炙者是也春秋傳謂之鵴鳩爾雅謂之鵴鳩或謂之鶻鳩爻爾雅謂之泳壺或謂之醫草

鵻鶏春秋傳謂之伯趙爾雅謂之伯勞夏小正謂之百鶹禮注謂之博勞字隨語轉類如是矣夏小正五月鳩則鳴幽詩七月鳴鵙鄭康成箋云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荃或謂之白昌昌蒲之無劒脊者昌蒲或謂之節廣雅謂之菖蒲本也

蕭爾雅謂之萩禮注謂之藸蒿

椒茱萸也內則謂之藙廣雅謂之檓亦謂之越椒

杜若今之高良薑其實謂之紅豆蔻

蘋侶莎而大白者謂之白蘋青者謂之青蘋

類或謂之茅菜其葉四衢故又呼四葉菜五月有白華

麋青色多牝澤獸也麋子謂之麎

紫貝紫質黑文出日南

辛夷今之木筆或謂之辛雉或謂之房木

廡謂之梌古雅之通語也禮以牡廡爲梌賓廡爲苴

廡洪興祖云瑤華廡華也其色白故比於瑤

孔雀或謂之孔雉

翠春秋傳所謂鵫也赤曰翡青曰翠

蜦若龍而黃說文云

女蘿今之松蘿色青延松上

芝一歲三華故謂之三秀爾雅謂之茵芝

狄卬鼻長尾禮謂之蜼

犀侶沈牛豕首庳足有三號

鴟今之鴟也詩謂之鳶鳶鴟語之轉

黑黍謂之秬以爲酒所謂秬鬯言其分香調暢故名酒曰鬯矣及祭築鬱金草以和酒謂之鬱鬯禮之淡蒲也

莆莞類也始生水中色白者取以爲苴禮

蘿今之荻夏小正曰蘿木秀爲蘆荻爾雅

謂之亂亦謂之雚雚其色也蘿之小者謂之兼吳人謂

之蘆蘆詩謂之葭

鵠鴻類或謂之天鵝

燕燕謂之玄鳥齊魯之閒謂之乞或謂之鵯鴒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

蒼鳥鷹也春秋傳謂之爽鳩

白雉翰雉也亦謂之鷴雉

薇侶蘼蕪人謂之巢菜

赤梓謂之楸

鶩今之鴨內則謂之舒鳧鶩鴨語之轉

蒿蒿竹也爾雅謂之蒿蓄詩所稱蒹忡如蒹言蒹與蒿

竹敫地侶牀簣矣

茶苦菜也或謂之游冬

薺冬生而夏死月令所謂靡草薺其屬也

馬二歲曰駒

鳧爾雅謂之鶩方言云野鳧其小而好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鳧鶩大者謂之鴨蹏

蟬詩謂之蜩小而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謂之札爾雅謂之蜻蜻五采具謂之良蜩小而善鳴者夏小正謂之唐蜩亦謂之螗大雅所言如蜩如螗者也寒蜩謂之蜺鄭康成注考工記云菊鳴蜩蜺屬

草木鳥獸蟲魚

其情核皮膚淺
近強相附會也

序 以風 方仲切 諷 俗作 諷 皮傅 方言云皮傅強也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後漢書張衡傳後人皮傅注云傅音附謂不深得

離騷 離猶隔也騷者動擾有憂之謂蓋遭讒放逐幽憂而有言故以離騷名篇王逸云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 高陽 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顓帝之墟帝丘顓項虛故晏云高陽所興之地名也 苗裔 王云苗胄也裔末也 朕 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 降 古音洪 項 許玉切 覽 作攬 揆予 亦作余俗本有子字者非

初度 容度之度列女傳所謂生子形容端正 嘉名 讀如民按名於廣韻見十四清均見十八諄一收鼻音一收古齒音顧炎武云耕清青韻中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出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爲據也今吳人猶耕清青皆作眞音 均 平 王云均調也 紛 王云盛貌 重 池用切 脩 潔也能古音奴治 能 異切

江離 亦作 蘼 辟 芷也芷幽而香 紛 而陳 切 紛法云今亦以綪員爲紛 好 呼報切 後放此 行 下更 汩 于筆切俗本與汨羅字混 汩 王云去窮疾若水流也 恐 洪云就也下並同 寿 音 壅 一作攬 洲 一作中洲 莽 補切

忽 一作 曶 俗作 暫 莫 切 飢 頻脂切 復 扶又切 再也 撫壯 俗本作不撫壯按王逸云言願君撫及持盛壯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證洪興祖作補注不詳核此字爲後人所加而云謂其君不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宋已來遂無異說蓋由美人二字失解故改古書以就其謬而不顧失古言之體 度 也 俗本無也字 乘 字本作桀 馳 一作 導 亦通 夫 音扶餘文選作策駑 駑 乾 馳 同道也與上也字一爲呼一爲應俗本刪去者非 在 古音且 簡桂 以其倡簡竹故名譌作蔣非 蔎 古音 離 貌也顏師古云陸離猶參差衆 糅 女救切 雜也 班 音 糅 昭十三年左傳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蚡 扶粉切言十二年左傳欒武子曰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耿 光也 介 大也 昌披 廣雅作 猗靡 猗被 惟 一作唯或作維 惟夫 愉 一作偷他 侯切 薄 也

覆 芳六切 厭 字亦作壓 於甲切 忽 洪云疾貌一作急 奔走 並如字或讀奔布頓切走音奏 先後 亦並如字或讀先蘇薦切後胡豆切 荃 字亦作蓀音孫又趣緣切 察 一作 擦 齊 一作齋說文 云炊餘疾也 憯 才思切 疾怨 復 芳六切

寨寨 王云忠貞貌也 佘 古音舒呂切俗本無也字非 正 王云靈修 靈善也修即 上重頓以起下讀者誤截此已上爲一段下加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凡十三字王逸本及文選所無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

也 娛而一作以顓頊 王云自上 下曰顓 涫醢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以梅伯 之骸史記云紂醢九侯脯鄂侯 嚴魚檢切一作儼 差古音嗟 賢一有才字循一作脩非 行下更 相息亮切 服行也 貽余豫切洪氏引漢書 云有角曰龍無角曰虯 駟音虎 水經注引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 增城一名天庭淮南墜形訓云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 懸圃 莫谷作暮 羲和御也 淹茲一作崦嵫王云日所入山 迫古音博 曼誤官切 飲於禁切 咸池扶桑 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若木王云若木在昆侖西極其華照下地 須臾一作逍遙 相羊博雅作徜徉 望舒王云月御 飛廉王云風伯 屬洪云音注連也 埤毗支切 潢乎光切 屯徒渾切 率一作帥 蜺覓 總王云猶傳聚敕 斑一作班洪云駁文 下戶 閶闔王云天門 曖曖音愛王云昏昧貌 罷音皮 而延而一作以 沮

慧呂切 止也

間風已見前縣圃 縲私列切 繫也 馬古音莫補切 詒貽豐隆王云雲師 宓音伏一作虙王云宓妃神女洛神 緯音韋 繣呼麥切廣雅作 蹟注云伏羲氏女 揮繣散慢乘軼也 消槃一作盤王云禹大傳曰 有盤之水出崑崙之山 鬿一有字 四極 鬿雅東至於泰達西至於汜國南 至於濛汜之野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瑤王云石次玉曰瑤 偃蹇王云 高貌 姚息弔切 佚王云美也 鴆直禁切 好古音呼 皓切 佻巧古音去九切王云 佻輕也巧利也 猶豫洪云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 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按猶 豫雙聲凡疊韻雙聲 高辛王云帝嚳有 天下之號也 集一作進 理弱舊解為道理之理非也思美 人篇云令薜荔以為理因芙 蓉以為媒 美善 治直之切 所產之地舊說並誤以所求即宓妃 簡狄二姚故悖謬不可通

既以一無以字 宿古字唐通 迅五故切亦作 午再補切 索取也 筳音庭莊子云巢筳與 蜩翼 靈氛王云古明占吉凶者 無疑一作無狐疑非 釋女音汝 眩曜王云惑亂貌 善一作惡烏路切 要俗別作腰 理他頂切一作珽 當對也語 之轉 蘇王云取也 幃音韋 勝詩證切 為于偽切

二年云鵲在 巢和在衛非 啾啾即由切王 云鳴聲也 天津王云東極 翼王云敬也 翼和貌 流沙水經注云形 如月生五日 赤水王云出 崑崙山 麾王云舉手曰麾 蛟洪氏引郭璞云蛟倡蛇四足小頭細 頭卿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 待古音待 周王云山名在 崑崙西北 潢乎光切說文 屯徒渾切 乘賢證切 軑特計切 馳古音徒 何切 婉婉王云龍 貌一作蜿 移古音羊和切一作蛇 邈邈冀州切王云遠也 嫮王云美貌 姚息弔切 佚王云美也 鴆高貌 鍊音練 諫徒渾切 踰愈字古通作 踰或作逾 升一作陞 赫戲許宜切王 云光明貌 蜷音拳 局王云蜷局詰 屈不行貌

九歌 況比也 況少也 失照切

愉音俞 珥仍吏切 珍巨巾切集注引孔子 世家環佩玉聲璆然 鏘洪氏引禮 記玉鏘鳴鸞徐林切說文云鈞具也徐鍇 一作錞 華色謀葛在夜切王云所 以字 屑爾雅遺籍也 忍一有而字 浩古牢唱通 美之稱 蓀以籍飯食也 桂一作桲 枹甫無切 項 瓊芳華色 拊擊也 竽云俱切 瑟洪云二十五絃 浩五故切亦作 皓 王云天也 蒼昨代切 靈巫王云謂 巫也 偃蹇王云衆 舞貌 姣音交 皎 菲菲王云芳 菲貌也 南郊郎甘泉 唐謂之太清 宋謂之太一宮太宗建東太一於東南郊仁宗建 中太一於集禧宮

其一明者 謂紫微垣內北極五星最明亦者
芳 洪氏引木草白芷一名芳香 華 胡瓜切 王云杜若也按芳與若皆不必指一物芳華王云亞若亦草之通稱若英言華采如華之英耳靈王云巫名巫為靈子按神降於巫故以靈稱巫連 洪引南都賦蜿蜒相連卷長曲貌 連蜷 按連蜷蓋以狀雲卷舒之貌 爛 王云已也按央中也凡物盛過中則就衰 蹇 王云跼也 濫 徒濫切濫然恬靜安以未中為盛過中則就衰蹇 周章 王云周章猶周流也 央 卑遙切王云去疾貌也 雲中 王云雲神所居也 橫 古曠切橫四海 國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憺憺 敦中切王云憂恐貌 燐 良刃切燐憐也 飄 即風字 要眇 王云猶要妙好貌也 沛 王云行貌 來 古音釐 參差 王云洞蕭貌 現 胡狄切 為 于偽切 拍 湯各切與洎通 搏 音博 著 直略切 閤閭 方言首謂之閤閭或謂之艙艙注云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艙艙是也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注之 樹切與屬通 淫 鉏連切 猨 獲頑切王云流貌 陫 音費說文作悱云惡也 枻 曳 舷 注子虛賦云枻船舷也 舷 凡

屈原賦音義上 五

瀨 湍瀨 子 一作電 朝 或作晁 遺 以追切 澧 一作醴 芳洲 王云香草藂生水中之處 遺 以醉切 時 皆 逍 遙 廣雅云徘徊也 黃陵 通典湘陰縣有地名黃陵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四十里一名湘山 眇眇 王云好貌 嫋嫋 奴杳切洪云長弱貌 踰 音愈 登白蘋 一作頻非一無蘋字 佳 一作佳 張 音帳 何 何字 荒忽 一作慌惚洪云不分明之貌 益 古音計 使 色吏切 播 一作譒古音與播通或譌作知 榜 盧皓切 罔 同網 擗 音劈 撗 音橘縣 為鎮 王云以白玉鎮坐席也 疏 王云布連幢頭使齊平也 衡 古音杭 榜 音彷 蘭 王云香草 薄 王云草叢生處 麋 音迷 蕪 已下周屋為麋蕪 祼 徒協切 將 古音資與切 容與 一作猶豫 空桑 王云山名 女 音汝 汝 音汝 總總 王云衆貌 齊 音咨 速 字亦作遬 佁 古音康九佁蓋猶九野 披披 古音鋪支切一作被王云長貌 為 古音訛 疏麻 王云神麻也 華 古音敷 極 一作亟 寖 王云漸也 蹄 下同 轔轔 王云車聲 天 古音他因切 夫人 洪云夫音扶夫人猶言凡人也 何以 一作為 青青 子丁切 興 虛應切 畣 音苔 帶 古音滯 儻 式竹切

之際 文選有與汝游兮九河衝激起兮水揚波凡十三字或竄入王本汝游作女游靡起作風至餘並同按王逸無注蓋因河伯文衍誤 女 音汝下同 池

天問 難乃旦切 雅常也方言曰舊書雅記故俗語謂常記識故俗古音徒口切 **考** 古音去九切 **馮翼** 淮南墜形訓馮馮翼翼洞洞灟灟無形之貌 **惟象** 淮南精未有天地之初惟像無形 **數** 所矩切 **斡** 音管王云轉也俗作幹一作筦 **維** 也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注云報復也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常羊猶徜徉 **加** 古音居何切 **八柱** 河圖言地下有八柱 **東南何虧**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云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五步** 五星名 **屬** 洪云附也舊注門 **八柱** 淮南天文訓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按此等皆荒誕之說不足置辨 **限** 烏回切 **隩於六鞫** 九六切今商雅俗本譌作限 **沓** 徒合切王云 **宿** 音秀 **蹲邊** 方言云日運為邊 **發斂** 夏至後自北發南斂北 **十二次之名** 今冬至日在箕初而歲星已次之矣古人所以名十二次之義 **湯** 暘也 **次** 舍也 **嶺** 音貞今商雅俗本譌作楨非 **顧兎** 洪氏引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博物志云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按月中黑影今步算家謂之月駭言月體有坳突

屈原賦 音義中

處昔人所謂兎蟾諸以其形侶耳或云地影非也月食於閻虛乃地影 **霸** 音伯今通用魄漢書律歷志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揚雄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霸下同古字藏 **景** 後人別作影 **汩** 于筆切按汩者水行通利也故為疾通用臧 **鯀** 即洪也鳥 **鼈鬼銜** 洪云此言鯀違帝命而不順水也鳥鼈鬼銜聽何為聽鵙鼈之灵銜也 **順欲** 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冬** 不合者藏於地也是謂閻虛月過則食 **夏寒** 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走獸** 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之義足明矣 **飛鳥** 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滿起一作駿魚王云駿魚也有四足出南方有鳥狀如鵝而白首鼠足名曰鵕雀食人字書鵕音堆雀也則鵕堆即鵕雀也 **彈日** 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 **下土方** 一作下土四方 **焉得** 一作安得 **之女** 之字無 **通于** 一作通閔王云 **之子** 云 **閔** 憂也言萬所以憂無如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嗜欲同味** 嗜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衆人同 **飽** 讀如開益方音 **卒** 七沒切 **離璧** 洪云書曰啓與有扈戰子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故曰卒然離璧也 **能** 敬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 **拘是達** 洪云禹嘗薦益于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射** 音鞠一作簡言有扈所行皆歸於厥躬無能害啟之躬 **棘** 毛詩云急也 **宵** 音霄 **淫** 洪云言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 **冬** 不合者藏於地也是謂閻虛月過則食 **夏寒** 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之義足明矣 **走獸** 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飛鳥** 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滿起一作駿魚王云駿魚也有四足出南方有鳥狀如鵝而白首鼠足名曰鵕雀食人字書鵕音堆雀也則鵕堆即鵕雀也 **彈日** 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 **下土方** 一作下土四方 **焉得** 一作安得 **之女** 之字無 **通于** 一作通閔王云 **之子** 云 **閔** 憂也言萬所以憂無如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嗜欲同味** 嗜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衆人同 **飽** 讀如開益方音 **卒** 七沒切 **離璧** 洪云書曰啓與有扈戰子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故曰卒然離璧也 **能** 敬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 **拘是達** 洪云禹嘗薦益于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射** 音鞠一作簡言有扈所行皆歸於厥躬無能害啟之躬 **棘** 毛詩云急也 **宵** 音霄 **淫** 洪云言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冬** 不合者藏於地也是謂閻虛月過則食 **夏寒** 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之義足明矣 **走獸** 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飛鳥** 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滿起一作駿魚王云駿魚也有四足出南方有鳥狀如鵝而白首鼠足名曰鵕雀食人字書鵕音堆雀也則鵕堆即鵕雀也 **彈日** 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 **下土方** 一作下土四方 **焉得** 一作安得 **之女** 之字無 **通于** 一作通閔王云 **之子** 云 **閔** 憂也言萬所以憂無如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嗜欲同味** 嗜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衆人同 **飽** 讀如開益方音 **卒** 七沒切 **離璧** 洪云書曰啓與有扈戰子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故曰卒然離璧也 **能** 敬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 **拘是達** 洪云禹嘗薦益于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射** 音鞠一作簡言有扈所行皆歸於厥躬無能害啟之躬 **棘** 毛詩云急也 **宵** 音霄 **淫** 洪云言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冬** 不合者藏於地也是謂閻虛月過則食 **夏寒** 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之義足明矣 **走獸** 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飛鳥** 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滿起一作駿魚王云駿魚也有四足出南方有鳥狀如鵝而白首鼠足名曰鵕雀食人字書鵕音堆雀也則鵕堆即鵕雀也 **彈日** 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 **下土方** 一作下土四方 **焉得** 一作安得 **之女** 之字無 **通于** 一作通閔王云 **之子** 云 **閔** 憂也言萬所以憂無如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嗜欲同味** 嗜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衆人同 **飽** 讀如開益方音 **卒** 七沒切 **離璧** 洪云書曰啓與有扈戰子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故曰卒然離璧也 **能** 敬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 **拘是達** 洪云禹嘗薦益于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射** 音鞠一作簡言有扈所行皆歸於厥躬無能害啟之躬 **棘** 毛詩云急也 **宵** 音霄 **淫** 洪云言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 **冬** 不合者藏於地也是謂閻虛月過則食 **夏寒** 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之義足明矣 **走獸** 洪氏引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室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 **飛鳥** 洪氏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滿起一作駿魚王云駿魚也有四足出南方有鳥狀如鵝而白首鼠足名曰鵕雀食人字書鵕音堆雀也則鵕堆即鵕雀也 **彈日** 王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 **下土方** 一作下土四方 **焉得** 一作安得 **之女** 之字無 **通于** 一作通閔王云 **之子** 云 **閔** 憂也言萬所以憂無如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嗜欲同味** 嗜欲一作不王云何特與衆人同 **飽** 讀如開益方音 **卒** 七沒切 **離璧** 洪云書曰啓與有扈戰子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故曰卒然離璧也 **能** 敬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璧 **拘是達** 洪云禹嘗薦益于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射** 音鞠一作簡言有扈所行皆歸於厥躬無能害啟之躬 **棘** 毛詩云急也 **宵** 音霄 **淫** 洪云言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 **不施** 古音詩歌切公羊說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杜預云施行罪也 **淵** 一作泉 **寘** 洪云與九則王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墳** 王云有翼分也 **應龍** 王云有翼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者乃死時聲非有能聲也淮南言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脩蛇為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 **何盡** 一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康回** 土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嬴** 以主切 **順** 循 **橢** 洪氏引淮南子曰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橢圜也 **四海之內東西**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閻虛** 顓頊所治之墟在北方 **昆侖** 洪云崑崙山名在鳳門北蔽於委羽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

脅一無脅字作製觀協鹿何以關之王逸云天與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舜作水非 鼈去劫切 鼈王云大龜也亘長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拼無載滄海之中 載一作戴 釋舟 王云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遶徙山而拼無載滄海之中也必有所分也 鼇古吾切 失聚 變 少 切 顓易厥首 竹書說云初涅要純狐氏有子皐妣其婦曰女岐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為之作食澆既多力又善害女岐也澆既殺岐奪

閭廬也夢闓通祖父壽夢也少離散亡放在外板古人言子孫曰子姓詩公姓卽公孫也生當讀為姓如弈鼎文姓作佳祖之類 **嚴** 古讀標準云此但因殷武詩下民有嚴而誤詩本以臨嚴溢三字為韻而不敢違遠閒句非韻也 **鏗** 口耕切 **鏗** 可衡音 **雉** 王云彭祖進雉羹王云草名也有實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白相咮嘴鷄 **牧** 按王說不可通今考之蓋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怨而爭乎 **蛾** 蟻通 **何固** 堅也言蟻蛾之屈賦命甚微乃亦有君長各相競鬬其力何堅乎 **鶩女** 王云有女子采薇鶩而薄 **兄有噬犬** 王云秦伯有撓亂其大弟鍼欲鹿 請之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兩** 音亮 **醬** 子結切 **乘** 繩證切 **莫** 俗作暮 **歸何憂** 言薄莫而遇雷電歸者亦何憂乎明其有甚於此者 **厥嚴不奉** 臣奉君之戚嚴厥嚴不奉謂不得事君也天帝何所貴而棄之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

九章 愍閔通憤懣也所非忠一本云所作忠者誤以鄉音向以或作與會一作以讒以間切此與以諸切當丁浪切贅朕古音云其切莊子所謂附贅懸朕而東楚魏之間謂之開謂之點待君一作待明君仇也俗本剛去四字也申生一作晉好古音許候切不豫不猶豫也吾今一作吾至今其然一作其信然設張辟設疑法以娛樂君已欲側身脩行而君無所藏匿一作矯二字往往錯互糗去久切重池用切增身讀如商蘆方音備長鋏紺名切雲冠名明月珠名璐說文云玉也濟于一作乎重池用切欷烏閑切風喜方林王云地名汰古音特計切辟一作避高而一作以垠洪云音銀叶岸也樂音洛中讀如張蒸方音

屈原賦音義下

窮流如強蒸方音桑扈莊子作子桑戶伍子胥重池用切林薄倚各切王云草木交錯曰薄騷得

薄音博仲春一作方仲春東遷屈原東遷疑即當如襄元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取析十五城而去時懷王辱於秦兵敗地喪民散相失故有皇天不純命之語軫戾也王云痛也郢一作都郢都淫淫王云無所之意洋洋王云歸貌也客古音各切而焉薄音博一作之往同焦朅王云詰責貌江皐音洛淼音沙雨東門王云郢城兩東門按夏屋爲宮殿兩東門無塞蓋有見於填塞所爲而云史記頃襄元年秦攻楚取析十五城十九年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攻西陵二十一年秦遂取郢燒先王墓夷陵楚東北保於陳城屈原哀郢所慮及者遠矣與憂生不信一無孝懆俗本作閙非通汩一作約約好貌謎音忧荏如甚切湛湛直減切洪氏引楊雄賦法云厚積之貌披一作行下更切杳杳遠視一作杳冥冥愠紆粉切惀究切慨嘉切蹉蘇協切一作陂踥蹀一作跌踥徒協切蹀行貌遏古音莫制切曼丘古音莫

鬱鬱一作心鬱鬱悲夫一無泰回極或云風穴也數計也惟思惟之惟搜古音如又切俗爲作假非遺慽以律切動也憭洪云裕也莊子憭憭而特氣爲千偽切怛當旦切憯憯徒感切陳留謂恐爲憯豈至一作豈不至獨樂古洛一作樂非斯之一無斯字非宗一作完假借爲韻儀古音牛何切少詩照思一作想俛音勉版音板南山一作北山非心同曲直分魂識路之智營何惑而史記作之鞫紀力切蓋方音倪音鼓下首卻下首也一作蛻圖史記作慶改古音紀直一作厚重一作正喊一作盛僉是爲切一作脥拯一作拶處幽一作處處暗一作曖曖曖白而一作以致乃故切一作郊鴈史記作雁夫惟史記無惟字之鄙無之字固史記作如吾子一作

鬱不知史記作窮不得余犬一有字怪古音塊也俗本剛去二也字詆駿一作誹駿非後榮一作傑傑疏一作疎吾一作予異一作與奧采古音且雞切樸一作朴積一作質古音資己切有古音以重池用切林薄倚各切王云草木交錯曰薄邈一有何故二字史記作藐藐遠也一無遠字殟一作殞史記作隕慁史記作昏象一作像舒史記作紓娛史記作虞古字通汩一作遠切史記作汨曾音增唫魚音切與吟通咽一音遠切史記作恨史記作概謂亏一無亏字民生稟命一作萬民之生

說音悅度也俗本刪去二也字罷音疲一作詩誹字形之誤屬音燭付也娭音治里之切厖莫江切否古音方尾切諧一作詰非江沅遂不雖一作雎古字通用昭詩如周塞古字宋本有煜余六切爚以灼切行下更一作宛冤載音志再古音子智切識音志榮一作曾音增搏音團青黃洪云橘實初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內之質紛扶分切繽於云切盾韻又作顰眷衆也過失古臻標準云地與失去入爲韻或作失過者非友古音羽已切淑善也梗堅也切少失照切長竹丈切行下更弭其兩切

苑一作菀掩也號胡刀切荁七如切也鄭玄云倘上之假荁比必至切併也廁初吏切廁雜側也

位之爾閒竟切芳一作若曾一作增伏一作居淒淒洪云悲涼也而極一作望於音烏合切邑烏合或如字紓音抒紓緩也槁音考離力智切比必至切聊求切溘音力逝也省息景切解古音紀洪云除也閒音閑一作農曼一作蔓洪云廣形大貌冥冥音綿切悄親小貌顛古音都困切涼一作踉非啾子小切容容洪氏燮動之貌軋烏轄切飄憮幡一作漂翻古音羽己切漸漸音決說文出浦出也伴音判解此於上下文意不合不一作弗刻厲也無適王云無所復適愁說文同楊見也不忍見討亂故自沈於淵

遠遊 苑一作菀營營一作榮榮榮二字非一作不聞悵救宵切悵恨也惝昌爾切悅許吻切淒一作操七刀切至人一作與人韓終一作衆曾音增而往而一作以鄧一作登非反乎一作其重龍也曙筠祖切先也仿音倣一作彷鄉一作向重直容切軒轅黃帝號王喬洪氏引列仙傳云周靈王太子晉也戲音呼

餐一作湌六氣王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飲流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陸德明經典釋文李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流瀣天玄地黃爲六飲於鴆切沆胡朗切瀣下界切霞古音胡南巢洪云南巢豈南方鳥之巢乎成湯放桀於南巢也先音新女音汝九陽呂氏春秋云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九陽與上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鄉連文即呂氏所稱飛一作翬脫音閒詩止鄭箋云柔徽亦柔脫之貌泰有之見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周書多誘脆脫之時眇亡小切眇妙精微也庭音逞洪云與逞通朱之誘文一作寂魄一作霞與亦作假排推也旬始當訓天旬轉所始之處旬之言徧也周也非天官書之旬始也容一作溶委移一作逶迤教一作驁少失照切爲于僞切辟必亦切除也辱音蓐辱塵古音詩戈切曖昧隱蔽貌曖音愛昧音妹蹇音建躓音值屬音注揭居列切揭居謁切巇許宜切水涸廣貌蹕音畢御一作馭遹衝湘靈洪云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一作同象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海若王云海神名馮夷王云水仙人洪云河伯也列轢豪而並進一作玄螭蟉於九切虯巨九切洪云蟉虯盤曲貌便

編連於緣切洪云編連貌攙楚銜切洪云攙槍貌馮洪云馮憑也原一作源閒嚴切閒嚴切嶔嶔嬴洪氏引大人賦注云天上造化神名一作泰初子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初太一作泰初子云六幕謂六合也崢鄭耕切嶸戶萌切曰水神爲于僞切六漠洪云漠樂歌作漠于居知一作智而蔽一無而字慮一作意往一作乃往君一作羣勞郎到切樸一作朴窮窮困切銀音垠生讀如華益方音呪音足粟一作粟非喔音握突他忽切滑音骨絜戶結切陸德明云一作潔非駒約束也一作潔非駒古音居侯切鳧古音扶由切一有乎字軀古音欺由切抗一作亢黃鵠顏師古云黃鵠一舉千里張如字自大鳥一舉千里修大也于一作吁通讀如湯益方音知事一作知此事

漁父 舉世一作世人皆濁史記作混濁放耳史記無耳字疑一作凝漏其泥史記作隨其流醨古音山何切說文云下酒也陸德明云謂以薄酒史記作醨淈思高舉史記作瑾瑜讀如玫益方音湘史記作傷塵埃古音衣史記作溫蝗皭皓乎一無乎字我一作吾下同通釋上羽山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帆山帆山一名紀山冀州淮南墜形訓云正中

楊雄反騷作鵩鴟張衡思玄賦作鵩鴟字形相譌變耳伯勞以夏至鳴而王逐云鵩鴟一名巧婦鴟常以春分鳴失之迅貫鴟乃子規徐廣注史記云梓鴟一名鵩鴟顏師古注漢書云鵩鴟一名子規一名杜鵑皆二物相涉史記百草奮興神鳥先導舊即之與不考故正相反船頭又與寧鴟之名淆皆考古不審徒以

㕣 秋 或爲作 穐非 穐 俗呼 穐字 辛 夷 俗呼 辛雄謂爲辛矧 —— 蘼蕪 一物 蘼蕪 俗呼 野 芎藭 一物 芎藭 俗呼 江 蘺 今之 蘼蕪 說者又分別消 乞 烏結切 亦作 訖 與 乙 甲乙之乙 同別 薇 俗呼 野 豌豆 蓧竹 節草 茶 又名 薽 蘆 札 爾雅 良 兩雅 作蓈 唐 兩雅 作蓎 匽 亦作 堰 郭云 今江南謂之 蝘蜓 守宮 蜴蜥 蜓而小青色

右據戴君注本爲音義三卷自乾隆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常置案頭少有所疑檢古文舊籍詳加研核兼考各本異同其有闕然不注者大致文辭易涉無關考證然幼學之士期在成誦未喻理要雖鄙淺庸末無妨俾按文通曉乃後語以闕疑之指用是稍爲

台灣叢書乙集之一

十六夫

臨海朱仁開彫

重刻赤城集序

赤城集一十八卷宋臨海林表民之所輯也續簣窗之志別纂藝文仿子長之編僅軼詩卷洵徵文之寶筏誌地之珠船矣夫以吾台位應星躔秀鍾靈越人材輩出虹跨海以玉垂勝境環開霞當城而標建舉凡名賢之所記序碩彥之所留題彙爲一編登諸四部不可謂非盛事也惟是自尉而郡由漢及唐如智者道場之碑杜雄刺史之誌至今片石未隨磨滅於礎礒當日求珠竟失奇零於璣羽抑亦先哲之遺憾乎又況元明遞降科第代興山川之光氣雲蒸著作之名家林立摩崖剏碣

竇倣自炯於豐城煤尾蛛頭沉鍾豈淪於德水倘能集五侯之鯖抉秘鉤幽成百衲之琴晨書曠寫固知方石續編之外百氏不乏等身當亦玉溪居士之靈九原所爲點首者也後有作者但思桑梓之恭予日望之亟付棗梨之手時嘉慶二十有三年歲在戊寅十有二月臨海宋世犖書於陝右扶風官舍

赤城集序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台人物見簡册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耶由今視之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深入其奥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馥焉今而後不更洋洋

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諏道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質膺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薈粹并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璹沈侯堅爲鋟梓之梓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啓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得萃於

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啓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兢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字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旣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赤城集目録

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台州重修城記
重修子城記
築城議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台州雜記
臨海風俗記

卷之二

台州典修記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台州郡治聽壁記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台州重建便聽記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重建台州通判聽記
台州添差通判聽壁記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台州新造刻漏記

推官聽題名記
卷之三
重建録事聽石記序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台州司戶聽壁記
台州重建衙樓記
臨海縣聽記
臨海縣聽壁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尉聽壁記
尉思隱軒記
黃巖縣聽壁記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黃巖縣尉題名記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天台縣題名記

仙居縣令聽壁記
仙居縣題名記
仙居縣重修尉聽記
仙居縣主簿聽記
寧海縣尹題名記
寧海縣丞聽壁記
寧海縣主簿聽壁記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卷之五
丹邱州學記
州學記
台州重修學記
台州重修學碑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台州鄉飲酒記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州學教授題名記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台州增學田記
增學田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登科續題名記
增造貢院記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仙居縣學重修記
台州補軍額記
台州奏行萬戶記
新建鹽倉記
台州支鹽聽壁記
杜瀆鹽場重修聽記
臨海縣獄記
卷之八

重修黃巖縣獄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州學六賢祠堂記
思賢堂三讚
四先生祠堂記
陳忠肅公祠堂記
台州羈管謝表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王蔡祠堂記
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縣城隍廟記
重修仙居城隍廟記
三台祠記
宋郭孝子碑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義靈廟碑
韋溪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
浙東提舉兼台州葉寺丞生祠記

蒼山廟記
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
後梁宣帝祠記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董將軍廟記
壽台樓記
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神秀樓記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台州城隍封告
清平閣記
分繡閣記
玉霄亭柱記
重建萬壑風烟亭記
清風亭記
飛躍亭記
岸幘亭記
梁源蟠松亭記
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節愛堂記
思愛庵記
重建青青堂記
與清堂記
州學沂詠堂記
靜治堂記
雙清堂記
安洲驛記
陳氏本價莊記

台州謝子暢義田結記
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州治浚河記
修東湖記
黃巖浚河記
新建中津橋碑
重建中津橋記
重修中津橋記
新建利涉橋記

天台臨川橋記
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重修桐山橋記
南塘記
縣學新泉記
放生池碑
薛公井記
八景樓記
應心泉記
康濟泉記
節孝巷記
朱氏旌表門閭
東巖堂記
卷之十五
雪巢記
香遠堂記
東崁書房記
康吉堂記
盡美亭記
種德庵記
雲海觀記
藥園小畫記
松山林壑記
劉阮洞記
委羽洞記
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
杜孝子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草廬先生墓誌銘
大田先生墓銘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方嚴王公文集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集後序

石屏詩集前序
石屏集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題陳壽老文集後
梁澤卿莫庵詩集序
脅使君新詞序
簣窗續集序
赤城志序
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赤城三志序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滕侯守台頌并序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勸諭文
黃巖勸學文
仙居勸學文
台州壽台陂記

版漏明詞贈草契順

陳忠肅公瓘南翁人嘗編管台州二首
陳古靈襄侯官人嘗爲仙居令四首
章楶書望之武寧人二首
蘇文忠軾眉山人一首
蘇長史舜欽一首
羅提刑適寧海人一首
朱文公熹新安人一首
呂東萊祖謙金華人一首
葉水心適龍泉人七首
趙丞相汝愚上饒人嘗知台州一首
楊誠齋萬里廬陵人一首
陳龍川亮永康人一首
吳康肅芾仙居人一首
石南康豸臨海人二首
陳侍郎公輔臨海人二首
樓察政鑰四明人嘗爲台州通判四首
王大田象祖臨海人四首
張秘書布臨海人二首
王侍郎居安黃巖人二首

陳賈窗耆卿臨海人十首
吳荊溪子良臨海人十五首
杜清獻範黃巖人二首
陳察政騤臨海人一首
周學士必大江西人一首
方刪修行可寧海人二首
尤尚書袤毘陵人嘗知台州四首
唐朝請仲友東陽人嘗知台州三首
洪丹陽興祖一首
劉祭酒爚一首
謝觀察采伯一首
洪通判适鄱陽人二首
石中丞公孺新昌人二首
姜教授容二首
俞教授建四首
黃龍圖裳一首
包提刑恢嘗知台州二首
蘇從事蒙齡一首
陳通判觀二首
元郡守絳錢塘人一首

張校書奕一首
曾教授會魯郡人一首
黃宣德遠一首
方教授暾一首
樓大理觀臨海人二首
趙推官師岡一首
陳古鄧墳一首
李朝散宗勉一首
馬都官仲甫一首
趙大梁汝同二首

謝永嘉寧一首
黃縣尉閣一首
彭縣令仲剛一首
方進士沂一首
京御史鎧一首
林長溪仰一首
蔡永嘉範一首
謝上蔡直一首
韓潁川元吉一首
許錫山景隆一首
趙縣丞善宿一首
樓承奉府一首
劉括蒼倚友一首
錢主簿惟演一首
李都尉防一首
季教授翔一首
范知州說一首
謝朝請升俊一首
賈教授南金一首
王教授謙之二首
應教授椿年一首
孫管勾實一首
魯教授訔一首
李大理慶孫一首
陳提舉淳祖一首
周西麓端朝一首
陳教授振孫一首
王大理子輿一首
林縣令師稣一首
鄭朝奉公鯤一首

宋進士 誠一首
王沂國 藝一首
林竹邨 師點 東魯人一首
董御史 亨復一首
陳知縣 振之一首
王雙溪 謙一首
沈東陽 振一首
王主簿 澡一首
李縣令 知微二首
李司録 昌齡一首
葉提舉 棠一首
趙古汴 師夏二首
陳朝奉 貴謙一首
王汝陰 鉅一首
趙東里 蕃一首
王汝陰 廉清一首
高中奉 文虎一首
齊郡守 碩一首
顏縣令 度一首
張縣令 端一首

會朝散 丰一首
張縣令 景修一首
王松臺 緯一首
趙郡守 必愿一首
王縣令 然二首

赤城集總目終

台州新城記

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做且死而仁人任職能禦捍之者未嘗不見於文辭也慶歷五年夏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郭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倉帑財積一朝墝地化爲塗泥後數日郡吏乃始得其遺貯於山谷間第皆相顧號哭而莫知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顧衆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糗黍而臭腐焉問其居則草茇而漸洳焉橫屍塞于衢窬蓋充于郊乃喟然曰茲不可以久生矣繇是移文

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奠厥居躬自安輯然後民始知其可造之漸且先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蓋以水不涸下之洊因以必復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趨于時憲王侯菱亦接跡而會焉始相與言曰茲殆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王世雍錢塘從事曾公望慮其事度高厚攻徒庸籍糗糧訏材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以爲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之秘書丞定海宰馬元康爲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丈分僚職而帥焉縣西北隅以黃巖令范仲温專掌之從事趙充參綜之兩南隅以臨海令李句專掌之從事蘇夢齡參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吳庶幾專掌之從事蔣參綜之東北以臨海尉劉初專掌之決曹魏中參綜之其址凡環數里而四隅三面壤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雖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赳專掌之獄掾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隆迭番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胡頡代終厥緒彭侯感厲撫綏諸大夫各祇所職役徒忘勞三旬而成羣議又曰城則信美矣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突差久則懼其或有頹者不若周之以陶甓則庶幾常無害歟外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也已惟黃巖令曰陶甓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兼用石役將興田侯親按勉之士志增倍主計李侯仲偃司憲李侯雖領部惟新而實協心同功良無閒然新將元侯通守黃侯繼以循吏之選懷保捐瘠而慮忠計遠一方究度背春涉冬厥塘甫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之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貲不踰千萬而國之大事立焉使斯民知免於厥而日就蕃育其施何如夔齡不佞雖知此嶽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台民之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墜不得暘怒齧隄足生聚廩廩特城以爲命距海僅百里浦亡剽俠之所遭惡歲輒睢盱洲淑睥睨郛郭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蓄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厤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絳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益發仙居隱柔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固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隤毀弛徑踰無禁當氣未格民譌不寧閒一歲太

史趙侯汝愚自信從鎮暇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咎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闉之啓閉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邪況壯城之卒刀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廩而寬其稈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葺葺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栽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傅衆力墀增卑薄塗塞空卻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豐泰曰括蒼修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淳熙二季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索日積工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卽工者厚醻之不欲勿彊會其數睞役兵財十之二鍰斲鏝墐黝堊之工俾儦直如其數醪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兎石甓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旣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民無匿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垂竝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矓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于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培壘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耽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議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象祖

子城東自皷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聽歷玉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皷樓介於內外班之間（子弟爲守親兵所居也）內外班錢氏有國時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

大城今趙帥檄獻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
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闉闉蝕於民居寖侵寖削而
又乘以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鏗鏗之棱棱或帶之抱或翼之展
或繩之直物采炳燿威儀章嚴俟度攻觀矣既成將筆
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
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鐫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
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百有
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捴

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
公之功固多矣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
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
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
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靚

自古城邑或北於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築以俟
患契湯仲甗展轉於商亳耿相之間一時大舉以遷不憚夫勞苦者誠不欲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
死之地也赤城置城巾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
曰之一也若何而筆嗟夫談扁其易郡國之立城郭莅

二水併流直衝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閉城捍水如禦巨寇慶厤間嘗一大圮殺人萬餘不仁哉此城再築也舉萬民葬之魚腹未厭又聚魚腹之遺子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厤以前事遠不能詳也今去慶厤耳聞口見猶可接也況南渡以後生齒日繁奈何又欲今日遺子若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爲人臣者以天灾爲不常至不爲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爲長吏者徇目前之苟安不爲閭之朝廷施實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爲父祖者以慶厤距今百八十餘季爲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庸者恐不可謂之

慈祖父覩二年竊祿其地歸卧衡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爲痛心未免犯衆忌拂衆情言城不可補築招禍惟有位及閭城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亙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視溺由已之念繩相弛累筏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沒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銼甚皮皮臺都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瞽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某謹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濱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汎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闔閭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慶厤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卹尤以城爲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隅受任者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蒙齡之記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不勝按或得之所聞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堵至張弈所爲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趨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密矣夫自慶厤至淳熙百三十年其間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爲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檢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爲不虞之備故其間小水可以無患大水縱入屋不

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甚至常用之閘板預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能如淳熙以前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矣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逆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搖足而身與數口爲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罕有生全者至若室廬之飄蕩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富厚之家徙寓墳庵庄舍者所在相望次而捨已地段寄人籬落或僦或假畧不敢以爲安而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

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興役人心惶惑未知所依然以某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蓋此周迴不十里而北南踞山自朝天門直北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爲城自餘府直巾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爲力又自巾子山之東北角迴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爲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瀰漫而下徑擣城足之衝水勢激湍最爲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

之力當如海塘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濶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搏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圮墊沒之慮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爲止用徑尺小石甃砌反不若三四年前之固又所修城堞亦皆缺壞不加修葺不知何說若只去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八十年之間歷幾淫潦更幾巨浸簸撼衝突之後不惟數百不支而堅者亦敝矣是故近年以來每遇汎濫外水漲切恐塞於此而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可恃萬一水勢切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縱固猶不足以支而況未必固乎是以邦人雖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爲前痛未定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夕也某投身化治竊班著之粟雖幸親脫厄會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姻故舊類多流亡來者詢言其狀且謂某等以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所見聞冒昧陳控蓋如某等鄙見城之爲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依於南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

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板平側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所陳如海岸例築疊併將未遺城壁檢計鼎新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爲之助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功盛德與日月相爲光明倘謂不然則新城既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閫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某等怵於一邦利害之深犯分塵瀆惟與千萬戶稚耋屏息以俟仰祈鈞鑒

台州雜記

州治據大固山介天台括蒼之間北直大海海潮汐溯江薄城而羣山阨束水不得肆農屯五年夏山洲海溢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既殘毀明年予來守茲土拊視凋瘵感然出涕遍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終收介特招徠安輯之閒軍政昔之闕戍過更疲佚不均齊之閒吏蠹昔之殭宗彙爲一迺取尺籍伍符而均齊之隱括料姦摘譎牢不容鋒參是蝕積歲勞豪忽厭飫豢腴貧者瘠轉溝瀆沒齒不享斗升之澤迺爲定規蘧一賤之故民罷者與兵勤者休吏窮數物信以詥之法以束之嚴而甚愧囚酬之曰予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狷直重以蹇連之分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斥名爲二千石寺爲

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攻修補察以埤不逮縣是不爲司敗之責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里若政之檄惡則有輿誦蓋春秋之法與作始事必書予是以雜爲之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斗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柴雜物極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歎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縣需索供應不暇寄居官王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有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燕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冗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

者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於醜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逋負日叫號於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改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爲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襲時之舊是則爲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漢志以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朝諸志以叙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同是俗乎盡彼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之類乎予嘗訪之耆老以爲天台介於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之類絶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燕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雜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

台州興修記

天台郡在越絕東南隅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耶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繼以教之術台水爲害歲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即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壑嘔而川洩洶湧湍悍爭赴于海迅風乘潮壅閼不得下溢岸凌城不及踰者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閶闔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故道墻壘圮剝蕩邊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篧免墊溺者緊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小郡去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治者天子人民

爲其守臣不能固護安養之而坐視其弊是誠何心哉遂按閱官府之沮漏庳毀者用羨貨市材新廡屋二區凡三十楹以儲軍食又易甲仗庫重聽事之西廡爲樓五楹以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產得丁夫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甃甓完州城六百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皆鼓舞曰治我服器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先是公下車之初歇郡舍卑偏議營爽塏爲便署之所因循久之重於改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驅人趨作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廉哉乎不私於已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其誰怨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亙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遏迤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爲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宇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爲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爲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圮頹坦成蹊蕘牧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侯被選來牧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

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燬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籍斥地之舊繚以周廡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壝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爲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爲燎壇於風師之東有泉南壝外稍高於諸壇於是悉倣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爲齋潔之地其塗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爲齋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旦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

不告勤過者蕭然始知有地土之敬侯命飾喪之日右
忠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仿吏事原壞
平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
仍歲又間薦飢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
無所不致其敬祉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祉展禮氣象一
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神貺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
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
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
之嘉興人也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即甌閩之舊壤而勾踐之
遺風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縣隋開皇九年
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於大固山配一千守護
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隸於括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
兵保鎮城立爲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
伏威改海州爲台州隸於括州改總管府爲都督府太
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温二州並轉隸於括州都督府
管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以其地勝故立
爲州及今皇朝混一區宇之初於天台縣中府改家爲州及今皇朝混一區宇
開氏次子惠坦爲太守改家爲州及今皇朝混一區宇
平興國三載凡一百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麻

海隅率族肆覲納符請吏貢地籍於大司徒於是申命
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嗣明文德柔遠東南
文臣下治郡國尺刃不舉而萬里安定蠻夷編戶雍容
揄揚以樂大化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
後寢在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於舊記之末俾
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某疎賤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於天台勢不
獲辭扶老攜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郡事郡中府藏
殫竭通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
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

賑稔朝廷寬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舶自閩
廣來者皆爲浙提舉以私鹽捕送括蒼禁勘其情猶未
已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境者凡
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榷酤耳今環城內外私造
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員終日所收本息纔數
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
之則怨謗交興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履
薄冰之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
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張有如
么微祗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之類敢望鈞慈

更施行其一二庶幾千里風動數月之間猶能稍自植
立仰副君相寄委之意其間更有心切利害如本州係
瀕海去處自海中乘潮一夕可至城下城有七門大火
之後五門猶未建立四壁圮壞私貨出入者與履平地
無異北軍數十人無屋廬可居但月給房緡百餘千僦
賃百姓雜處今春大閱凡軍需所用色色無所凋弊之
鬼神却走況田野之困窮未嘗一識官府設或赴愬於
我而目眩堂皇心怖吏卒股栗階砌其能吐肝肺輸疾
苦哉故體雖宵崇侯俯以謙損心雖恢廣侯斂以誠篤
事雖徧立侯蓄以寬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此聽訟
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常處何愧焉然侯旦

台州便聽淳熙十五年守章侯沖重建未四十年蠹朽

之去而羽儀天朝矣念必葺之義以遺後之人正益爲身計哉若乃聽事退休堂宇幽曠神慮既沖寂臨莅愈精明侯故併新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黃　達

臨海之爲郡去朝廷雖遠而江山瀟灑訟獄簡希來莅官者往往號爲樂國昔之守倅於此去而升陟侍從致位公相爲時名卿者間有人焉而獨倅郡者族姓宦稱無所刻載因循迄今百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明年乃歎其遺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游居尚有叙述況膺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所謂胸中自有一邱一壑者余知其決不苟安於此居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聞之亦喜無既則恢衍規制增築

基礎取材於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宮不知役人不告勞經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寢隆堂寓顯敞廊廡纚屬戶牖爛閱總爲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承其左登瀛景沂歲寒處其右堂後山巒欝律林木清蔥自蓮風閣登萬壑風烟最爲奇勝旁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關無非嘯咏游息之所公或重創或增修丹堊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爲千里壯觀是役也費務叢廣郡雖相之咻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克辦此落成之日屬子爲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

顯或晦而不彰或泯而無傳皆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廳記　李宗勉

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
因循好苟且云哉歟若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
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僞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
承公寓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棟撓拆墻壁毀壞
不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役志於物
外褻廉常士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才
智得也今公因其餘北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
政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叔之者勞享之者逸後
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宿字謙仲姑
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闕賴其裨助居多

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洪适

台州之爲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輸調有常
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絶贊冗者中興以來
彫耰之士日進一官相承率三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
不有紹興二年是邦始增治中凡五易而适至被命遲
遲者後復三人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裒稡名氏
宣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丞
職令位偏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歸尤焉
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萎靡
畢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與作此事至難今

者視公宇如傳舍獻能留意於斯耶崇奬周給迄
成厥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
人

台州新造刻漏記　此碑今亡其半　馬仲甫

古之大其啟閉代謝之運藏功於神用杳不可見聖
人設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歷象而有按據之制則漏
之與焉日之漏甚殊厥幾乎不繆故識其歲月以垂諸
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聽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爲人之賢
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
任亦重矣台之爲郡東臨大海下莅五縣境土廣袤戶
口浸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爲所賴以佐助者

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
而求其執賢執否執善執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
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
先儒論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也非
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
可以爲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爲戒也
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
泯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
乎哉今滕侯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復
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

矣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而止乃爲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爲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爲之理亂休戚而可爲法戒者已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有自是而名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是而爲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覩矣自非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文叔皆從朱文公學君家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爲人旣賢於在己之賢行當加修及人之善事當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人心思而後之覩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以表率乎後來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與緝熙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來台城之所賴者顧不深且遠

赤城集卷之二終

臨海宋經畬校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趙汝回

寶慶二年春余來爲錄事聽屋老傚不蔽風雨獄亦棟撓趾腐壞斷壁闕矣亟請於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扼翠軒曰與淸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荆榛西山立几案遥睇飛雲靜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適當是時有空固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閱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饑其說以勸後乎君必有如君者矣

一臨海宋氏重梓

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嘆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況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吳子良

台州司戶參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官居之今州城東偏猶以戶曹名巷杜工部詩所謂老蒙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麃自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巢盜響應仙居吕師囊遂據羣羌率衆攻城滕君倡議守禦卒擒酋領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爲屋三十楹而扁榜者曰戶曹聽皆滕君遺跡也聽故無題名宜和以前莫可尋繹雩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君以下得十有九人陷石讖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畧其所未詳

台州司戶聽壁記

謝雩

以俟來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門闕然後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以興作課吏績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爲能城郭衢道之治使端正則以爲賢是皆可以觀政之廢興吏治之能不況觀聽所繫之大者乎於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爲州之衙有樓久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敢角去郡治爲遠故建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所繫之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黃公治台之明

年政成民穌年穀用登始以其餘力革而新之先是州之圖經未修三台井掩匿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輯其事以成圖經發掩匿之井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序之門牓陋則崇廣之坊衢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旁雜爲賈區譙樓率多頹敝則開拓而修復之頒春有亭以厚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幼有院以惠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革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

臨海縣聽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聽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令名氏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燬不存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博求前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假倍給其直工徒鳩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節無浮費而收實效事備而工倍役廣而費省人始服公之規模先定其功不亟於素公名營字子畊蓋江西山谷之派聯菴朱子之門人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爲宗公修學校則爲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命博士鄉先進與其門弟次第講貫經理又刊朱子中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爲政尊主庇民廣教化厚風俗建置規恢知所先後是役也單事推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竭力以佐公家且以邦人之意請紀其實布歟

書

臨海縣聽記

章望之

官府之聽蓋宣王命而莅政事之所也皇祐二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聽何新乎逾舊也向之時庳甚矣歲久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革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

臨海縣聽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聽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令名氏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燬不存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博求前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

訪故老遠稽案籍旁考紀牒自宣和而後得三十八年以記虛其後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八年以來往不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聞多闕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嘗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郭焚燬之後彭能摩挲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爲尤難蔑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

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里漫爲濤川而縣治西直梧蒼門最先被水崩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癘疫連年天子爲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鄰先諸邑奔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剏辟前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毋之貿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奠矣君曰民之居奠平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撙他費以創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挹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爲琴堂廡之東閎爽爲奸猛藏勑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湢整潔及於階除繚重垣以護其藩培秀蔚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不弛不迫雖創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倍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

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爲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無以政擾民耳近世教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娑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父毋於古爲次於今爲上矣使父毋卧風雨入子其安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毋之猶助之而況於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無讒譖訐猶閒有存者豈其皆專在民哉

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無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　沂

皇帝遂居闉闍而率宇內若耄倪若飛植蓋然春意夫固詔令爲風雷也今詔令猶古誓誥播書邦家聲尹御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時置守若令令雖小甚佐風雷以陶萬彙等也以故窮崖下邑環治無百戶亦必有宣詔之地矧隸甸服戶且繁何敢弗虔臨海縣南百步故有亭詔中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棲觚稜而瞻飛鳳也庚子火民廬蔓延亭遂毀四明劉君棟綰縣事惕然念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案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譁呶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

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趾始癸卯正月越二月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受傭之夫宅事以邑之幹勤之士穹梁博礎丹堊彪炳於其旁復翼以布象舍數楹夫乾以震巽鼓萬物皇以詔令鼓萬民詔令肆頒自朝廷歷監司監司歷州州歷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縣知之最悉而縣長吏或廉或貪或寬或猛關民之命脈又最切宣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君制命爲義臣承命爲信孔子於震取不喪匕鬯於巽取志行順剛皆臣承命之儀栝今詔令無歲不下曰寤

罪曰減租曰賑曰貸困乏民延頸以俟如蠶而雷如熱而風旦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況於民最近者乎劉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已而寬於民又悉知其休戚利病鄉無邏卒圄無錮因擩學趣子弟受業蓋字而教之道備盡民之責可無愧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尤　袤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燼燭扇延以及縣治燔薉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案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譁呶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

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曰以不理後三年子來爲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予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爲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爲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於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爲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子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爲重門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斂勑書治事有所燕居有室翼以修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與者爲藏爽者

為獄為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為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案牘為堂為齋為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湢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於丹臒黼黻之事繼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為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池緒水為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莊稷之壇鄉之荆榛瓦礫之場今乃為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苛斂也凡材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鈎校畸贏積紊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強使

也籍竟內之為工者若干官出傭庸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惰之患謹視給散無稽留朘削之獘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己亥之秋閒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工成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不可以亡傳博考圖籍歷訪父老僅得三十人桑之於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庶他日可續

縣正之職其任棐輕漢有四部隃之分判重之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巒脊姦媮為尉者棐其人則政乘在咎紓黃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為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槩數得人為盛矣今縉雲葉君嵩以名家之秀學業之贍既修飭政事鼎新廨寓且念前人名氏

臨海縣尉聽壁記 京鏜

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汪季海作臨海尉暮舊屋闢一楹地爲燕息所用梅子眞故事名隱軒屬予爲記予告之曰君遭時淸明少年取科第初官卽事賢主人有設榻之重駸駸乎得行其道蓋與子眞居然不同然則胡爲乎隱哉試妄評之君子之出處而已隱之爲言去也壯而有隱志則去就輕去就輕則不爲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道可行事可止澤可以及斯民古之大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用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倫之行儒者不

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聘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祿若將浼焉去而不顧故爲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無所取法焉季海讀書明理道耿耿不可犯干而悁悁但不能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爲人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芒角固已超絶況仕益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子於季海同年生也草木賦政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在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於是以令斯民苟閱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慕某不善足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

黃巖縣聽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黃巖縣新作聽事告成大夫王公

已實百里之賜數世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此碑磨滅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巖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黃童白叟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凜焉有棟折榱傾之虞前令太末陳君汝砥建門廡而聽亦未皇暇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月已未乃立木擧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縻緡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

臨海宋氏重梓

廩給不闕凡度工授材董以邑士周之純阮時中所以杜吏姦也五月將成君以句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復累後人於是別儲所須若塗蔆甓甋之屬俾主簿陳君武子訖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而向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其居也然今郡縣之官莫難於令泉穀所入有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矧吾邑爲台壯縣訟繁賦重蠹者連數令無善去則睨他令尤難也問有所爲則未免科斂百出下不勝擾而上不加恤耳今君至之日未久爲之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

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茗油燭之需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已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雖難而易也歟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據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斷獄於斯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設官分職凡以爲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況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甿宇十萬家其民日益蕃庶故凡賦輸之富倍蓰旁邑訴牒之夥寖絕浙地於是爲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冒焉試邑更嘗未多觸事墻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

爲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專而事易移靡因朱墨而忘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寧不自媿聽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考政擇善而從苟克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克範之志焉

黃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壁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考也黃巖置縣蓋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爲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而所悔道省錄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採之所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感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通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爲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則雖奔走勞悴於塵埃筆楚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此碑磨滅

謝直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黃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湢其楹六十以爲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臺翼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疏池沼四隅雜蓺花竹古梅怪松特爲奇觀乃更結草扁以歲寒以爲燕適之所梁河重桥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線墻夾道卒廬射圃以爲圜省之場鉦鐸鼓鐸弓□旌鉤格斧鋸□搭箭枸具庫凳鑰以爲警邏之備凡糜錢五百萬餉廩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太末陳公

魯宴詩記直按開寶之元營繕大內告畢遂詔天下郡
邑修立衙宇其制之大畧節察知巡罷者著褒修之籍
迭相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歷致損者殿
一選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加之厥後有司改廢而他宮
不顯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爲弗聞宦游者視
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
甚或撤瓦破柱苟給竈養迨其有所興作胥動繹騷欲
怨一方無簡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其
所出而曰縣家所助益五十斛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
必堅必良塗塈丹雘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其費

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君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樂
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
人來則居之哉於之移氣體於之莅官事於之事父母
於之樂妻孥於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宴爾畫無所不
可詩云子孫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飭使更閱終古
而輪奐常新哀子美是爲抑閟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
幸萬世臣子尚有諂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之瑣縣
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

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暇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石
凡二十二人將鐫石刻於聽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海
安從吾兄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爲題名之始云

仙居縣令聽壁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仙居尤爲古邑秦漢之交地空於荆蠻
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豐後析其西北
別爲縣曰樂安實領晉之永和二年也仙居即樂安東
鄙宋齊因之隋既吞陳乃併爲臨海唐一天下武德中
已改郡爲台州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凡五十五年暫
再廢再置且易曰永安而遷治孟溪即今縣舍也五季

不軌吳越僭擅專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朝削平
海宇蘇救疲瘵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治孟溪者尚名
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仙居以其洞天名山與
赦周衛而多神仙之宅因以名焉民既康復日以繁富
今則鄉六而戶逾萬歲之常役與夫苗役之息貫石斛
兩無慮七萬其催呼期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以
平決枉直應奉符檄矧復宣上之澤達下之情一縣平
縣之令令之職重於古今也蓋以此夫邑之治否繫宰
之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所以爲治一於奉朝廷
法而所施之術則不同大槩通才明識持以至公則若

行令孚政成之速不然則嗷嗷之口豈易防遏珣新昌
石君來令於此未幾而頗多豫暇於是稽版籍之簽書
推而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上無從
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爲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
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刊於壁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壅而
遽通昔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仙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壁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
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縣端拱以來凡
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何熹中以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

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浸就漫泐大懼
不足永其傳余將代去迺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
然可覩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
人祖與祠祝之者密學陳公而已然則令茲邑者陳公
其遠準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自警

仙居縣重修丞廳記　趙善宿

安洲長貳之居古傳伉壯遭煨燼餘惟長所創幾古甚
以生笥略於籌遠僦工輸材取具一時規模湫隘纔半
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簡隨治隨圮震凌不支
蓋夫事土木殫工役固非爲政者宜先然蒞官之所藉

渭弗墳視傾弗持斯豈人情也耶政三歲一更僕去一二歲官澈事簡思無以遒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遒時合內外而一新之茲非爲身計姑以貽將來云

仙居縣重修尉廳記　俞建

丹邱列邑凡五仙居雅號簡靖然句稽巡徼共二列邑獨旁午居官者諰諰靡命暇暇過土木而問錢穀立繇璧水擢太常第英粹恢裕不卑其官敏以濟恪政修事舉庀職之又明年顧聽事撓敝欲壓創始宣和今垂百禩絺與丙子小嘗繕葺寢復四紀繼者憚費忽頃諰弗訾省子立從容諗曰邑大夫林君岳曰竭來充位再

稔閱暮月卽踐更宦遊素諱營創矧氣力差卑敢犯不韙徒念錄錄塵埃蔑聿泰禋縣官此屋不修且壞誠不忍棄後人寸鎰粒粟縱乏敢或一毫蠹民寧輟已不勤易腐苴罅儻支永久吾心庶幾焉邑大夫嘉其言而縱臾之謂愒日浮食逆施尸厥官舉世總總子立問津言寘慨然自詭爲來者地端未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費子立復捐俸繼焉木取之官山他費率視市直隨給工徒就募計日醻予棟幹之蠹敗瓦石之闕裂悉易新之東有老屋三楹隳仄架甚併復增葺閎壯加昔合貲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丹堊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

寧海知縣題名記　樓　府

武和六年余自連山儀曹用還堂闕改差四明儀曹掾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之爲丞也宣和二年自明州昌國縣令改秩越州餘杭縣東歸待

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遇劒川沈侯賢佐之爲宰也同
庚鄉曲親故皆得以賓禮叙舊每遇僧坊一宿而遊暨
其市井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
可入意謂斷不復過此洎兇賊滄滅汎海之官至越而
舊物已爲有力者奪徘徊未知所向朝廷不忍無罪報
罷忽降御筆易地於茲顧雖有平昔誓勵之言而君命
不敢逡巡遂以宣和三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卽與席
縞歎三至皆有爲治事旬浹四壁蕭然獨有題名一
記以木爲之龕於聽角余又歎前賢製此將以爲名迹
殊不思邑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不足以

久其名政宜付燬蘇不若已之爲愈逮攻其短氏同
桑梓者二人楊光祖沈賢佐有雅故者三人史邈殷康卿孫大常李
面者三人陳頊或以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聲稱籍
甚固不俟龜卜玉箸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
名尚有沉碑江水俟千歲之後谷變爲陵庶幾可見余
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而廢前賢爲名之心哉
於是謹石移刊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吳子良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爲記稱始貴
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其縣寶慶三年修

崇寧甲申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罷政和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茲任前此雖越兩政皆以中廢而公廨不克治余至則僦舍編民隘陋苦之既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月告成址而柱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他木稱是又闢縣之垣以跨橋曰通德因聽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駭夸覩若見賞者有俯眉顰語若見勞者又有欲笑而頤不解欲言而聲不揚若見誚者夫見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構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邮此造爲之勤也求其見誚者不可得竊思之固有在矣得毋謂仕宦所寓比傳舍爲稍久今基構造爲之功非不知其備且至也然斧墨未乾蠹突未黔代者告至徒役役爲後人資耳況繕而居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者固有理而所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爲於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而後已況朝夕從事無非盡其所以爲人者於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夫察與不察德與不德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苟能壞者思完弊者思新毋頹我窗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而忘後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爲無媿亦仁人之賜也因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者

寧海縣主簿聽壁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於天子之大吏繇簿書期會達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其官而修其方用志不紛若將終身則事無有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覆生之器祭必先於簿正迨俗化陵夷乃有高士不爲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之邑官簿散脫爲甚益而去之者家日以益裕而名存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令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

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句稽之職乎主簿括蒼陳公儒家者流沉靜端敏莅事茲久官修道行迺以壁記之闕一朝作新命知微記著歲月故因進其說如此異時必有指是刻而相告曰自某充是官而籍之散亡愈甚也自某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無所取云爾哉歷年於茲故多聞人則揭而著之以示不忘茲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蓋學校舊人今所可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錢惟演

古者郎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震雷之

衆所謂子男之國實爲父母之邦其政不得不修其門不得不壯是故義經設位式著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陳道義之說蓋以限閾域於內外順閫闑於往來其或肇創重樓齊列矢道斯又爲時之輸奐使百世之譏譙者也寧邑漢會稽之回浦鄞地也後漢改回浦爲章安晉孝武太元二年分鄞章安戶置之唐武德中改海州爲台州寧海屬焉自開皇迄唐大厤其間興廢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復載眷惟靈壤實曰輿靡地接天台路連石梁時生英秀代出神仙詩派桃源隱軍謝公遊放之勝境孫興公作賦之鄰邦自武肅

有國縣署之前本無崇制門闔之設止乃平居浸歷歲華率皆頹毀梁柱悉蠹陶甓不完風雨雪霜欒櫨莫庇皇上耕籍之季秋八月我武寧章公來莅是邑性惇寬裕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雄之選以詳雅鎮俗以惠愛字民雖位屈於千鉉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政多閒睇廣廈以爰周歎閑閎而未備有邑人陳繼安暨鄉鄰耆艾等列狀獻誠願謀新作既輿情之允洽豈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二月因農之隙庀徒以時庀則輸梁棟之材小則致榱桷之用官無醵斂民皆義從揮鍰薛宗等夙事公庭恪居吏局

泰城集卷之四終

臨海宋倫疇校

丹邱州學記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究先儒教化之術貯乎胸中頤君子奎義之說裁諸筆下引而伸之發爲德元蓄爲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舍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豈辨民哉曖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永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且人文肇生易其首焉則曰學以聚之

臨海宋氏　重梓

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揚子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器也舉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訓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爲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立身事主之大本爲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景祐二禩秋八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生徒實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主坐嶼周行每以爲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奥稽賢者政事之本徒竊厚祿以爲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人之爲學嬾已之不學欲人之多聞瞶已之寡閱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台之亞尹宗明晉卿眞端方純懿好古愛公之士也蠶從事會稽肅肅之隴西泰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之皆清謹有文之流官聯之間道義相得寅緣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涉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奇人況趨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爲意乎反以儒爲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道聽而途說者有之矣爲西北之流而忘反者有之矣且尚文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儒宮山奇水

靈之地何獨衣冠耶晉卿曰久有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凡百步有隙屋十餘間揆而度之斁而識之又相會曰茲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人易爲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剞材甚省功無多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莫不亟名占吉日風斤驟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爲尚止增十間舍遽成一祉宮自仲春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瀟灑靡踰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旣成會八使葉公淸臣表止是郡首登是學

延與諸生從容論道謂昉與晉卿曰旣興庠序將變風雅不顯不做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羣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夔至魯豈難也哉仍命宿儒將爲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賢者可以貴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詬焉

州學記　此碑已亡陳司業耆卿於李守兼所編中抄出　章望之

台州重修學記

季　翔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厤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慫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時執事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爲立師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從之歲久卑敝僅存皇祐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卿呂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凡爲屋五十楹巖然而高沖然而粹復有百物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助哉役也大理寺丞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參軍王景實董之莅事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託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媿斯文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未遠二

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者獨一僖公彼鄭子產號爲名卿不毀鄉校僅如饋羊之存亦不克相其君以教化爲本務趙簡子以儀爲禮晉士會不識殽使當時學校素修禮儀素明目熟乎俎豆足習乎規矩豈有臨事懵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矜之刺何國蔑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接閭里士上中興幸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二弟子贊風勵學者俾獲睹天地之純全何其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爲天子興學者太守也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學校廢人材衰政教汙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

區區簿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同心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太守臺簿黃公本以經術爲諸儒倡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圮公命工度材革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序進圖冠裁如大裾襜如閶閶秩秩有洙泗風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記其事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袞以興學顯至今蜀號爲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俱傳今貢公篤誠於學士方向化異時人材作成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者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此導其鄉治其國平天下化獷惡而爲良善揉不軌而爲順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又必自兹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黃公之名蓋有出翁奚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飲君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欲其壽永作人也咏歌嗟嘆之不足手舞足蹈而有餘至於象其形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威即其溫然之色而不忘欽慕之心亦欲黃公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薄采其藻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微名章郤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厤迄紹興命教益廣太上皇帝首善羣彥敬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縛典橋門觀聽益盛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所被無間幽遠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世以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大祲夙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圮惕然念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既登麥命臨海令葺大成殿易腐茸鏤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闢庭高門崇垣修廡論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慮吏並緣乃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

或之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名如作私室官不知役於官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闥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足怪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

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圮匪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閎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透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篋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毋負於天子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 說

天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

卜東西之維四向平易其藝稼穡腴瘠之品高下之等其楹礎有以高爲貴者爰命於匠授全模圜其桷拱有以崇宗廟以寧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關賢士之闕以長育人材凡所關遺莫不振舉時之以爽塏有以廣爲麗者敞之以廊廡磨礱礎礩周之四壁丹漆施壞飭之蔡綺中設肖像被衮冕於南面旁羅衮公而下象昭穆於左右列八十八座圖蘧伯玉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德壬長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鄭康成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范甯高柴宓不齊樊須琴牢梁鱣冉孺元亢漆雕哆商瞿周馬耕子張也馬期公冶長澹臺滅明原憲公伯寮南宮縚縣成顏濁鄒顏路顏幸曹卹於東向壁繪

孔鯉叔仲會仁祖鄭國公西輿如冉季孺子漆雕哆左人郢燕伋秦商施之常公祖句茲伯虔樂欬顏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經歟之爲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春秋嘗奠而常饗之景燁哉宣聖爲王者師迄今千餘載其道益廣其貌益嚴國家加號至聖文宣王不其然哉其地勿改故其制益崇考室斯干廣之伊載鐘鼓于虡落之惟熙若揭日月而行焉匪琢石鏤文寘夫不朽不過一時尋即寢廢詎時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平之治以銘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關賢士之闕以長育人材凡所關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曠典亦幸遇於卂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張公俛適當奉行恪虔靡忽不踰旬月大講於郡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升俊實書其事欲鑱諸石爲永永無窮之傳升俊竊謂先王制禮之意悉緣人情大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臨海宋氏　重梓　李翔

文籍生於虙羲六經成於孔子子出論語史公始編年歐後書日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外又有雜說學者耽一知不知昔人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書諸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未見之書卡爲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書多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若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固不如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爲之一置書其間學者非自致書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讀聖書之勤相於朝是書之遺德多士奚止甘棠公思也上即位之三年藏文閣去左右於成王入懷之勿翦其甘棠公命記之姑叙藏書之歲月俾登吾藏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之私天資至誠聲聞於有聲爲前人之未爲能詢衆之舊藏書於學書如古人矣此夫士者公思也上即位之三年藏文閣詩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邑郡下車敎士序之敎士

尤爲可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道忘書雖言不容贅者要之得魚兔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必自藝

書始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賈南金

郡刺史以恢儒爲政政之大也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行刺史者槩未遑及八乎數耶歲乙巳天子重邁侯度毗陵丁侯嶠踵正來莅次春丁卯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槩不槩彼樽不樽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藏報矣其禮按朱文公成式寅夕斤察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曾以公

臨海宋氏重梓

定於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器陶不窳斲不鏤甓牲於碑奏割如制黃流洋洋椒飴上升刺史衮冕赤舄登降鏘鏘猶天之靈臨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嗟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恪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爲堂皇以禮樂爲宮牆民格其化而士尤沐膚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爲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謹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虛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儒道天下可無頌以視其堪其辭曰我庭芹宮猶祀之器昔不度今今何偉我瞻庭廡猗祀之位昔不粤今今何備誰其繩之文公與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禮既焉矣神具歆矣槩千萬季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將以禮樂佐天子惟四代之似

州學建武齋記

方昧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略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考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失國家並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闢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日久淳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更加繕造儀門外兩廡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後又由縣學之左拔經武一齋尋廢今郡侯遵奏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於是即經武之

舊廬拓旁東舍而廣之設爲二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亦循其故址而重築葭莩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十餘人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入月書季攷一如造士之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習武技者爲之訓導給民沒官之閒田以資其廩餼於戲休哉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無志睠不獲辭竊嘗誦詩魯頌泮水有獻馘獻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爲教化絃誦地而武畧兵戎之罔不寓是爰自漢武帝求文武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謙之

然董仲舒興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爲書兵書者設蓋蔑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時則兩學並建繇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郡國自慶厤興學距今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以寖盛而武勇智略之士散居田野三載大比僅或自拔以著見獨平時肄業講習之所闕然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旣以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宮益使太公孫吳之術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改觀爭自激昂奮發功名相勉忠義然則儲養於無事與夫擢士於倉卒豈可同日論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公輔之彥

師帥之才聞人顯士繇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辰僊居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科易進士第而後爲名卿賢方伯者自是聯肩接踵腰金紆紫項背相望然終未若文雅閎博之士光明俊偉之盛今郡侯仁賢推廣德意加惠多士爾游於斯泳於斯旣乃心精乃藝毋荒於嬉毋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命於勳業遠大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曰蹻蹻王之造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
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日不暇給而臨
幸監學再舉講典尊師重道有光古昔閱時未久申命
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四方規模遠矣列聖遵守家法
有隆無替接於慶厤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
教養之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遡藉
扶持以爲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月書季
考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羣有司簿書期會斷
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羣有司何如也議者顧以
爲口口口口之若安知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

矣爲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額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
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
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遠而無考
失今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
懼焉悉取而載諸石雖到罷月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
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
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

俞建

台州新給瞻學田記

嘉泰改元春正月括蒼吳侯縣戎監簿分丹邱銅虎始
至欵謁學宮進諸生而諗之曰台嶽禪秀之區蟠粹鍾
編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調元嚴廟實閟帝賚崧
高之祥爲是邦圭裒盛事洎名卿鉅儒魁壘正大彬彬
輩出迺至擢第太常策勳璧水聲價尤擅一時人物彙
征林立號東州冠蜡來親挹簪弁閭閻秩秩詎非幸與
顧淬業於學凡幾庠廩所儲奚若士歷階具對比歲絃
詠日蕃貲聚采斋豐年菫菫弗贍小遇旱潦搏手莫支
蘧廬蕭涼韋布瑟縮非一日積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
不於多士歉繼粟育才責不余在而疇諉會帑吏以敗
競覬疆畎適與故學田綜錯晦計者百有四緡計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者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建曰是
不足爲吾泮助耶吏白帑失贏會直僅償委焉懼闕公
計侯斥言郡國教養宜急捐以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
手吾帑縱乏樽縮奚病矧飭厨傳稱過客匪性所樂抑
不暇已約彼裕此余志斯愜尚安靳趣割券畀學別駕
復從臾之劍佩聞風踴躍起敬懽言牧伯主盟庠校累
累毋乏大抵稍緤土木即推殊尤甚或而勉應銳出哀
愫實鮮施予儉衷廩給廢聞孰鑢樞人才惻怛加惠若

侯勇且亟者歲獲常入粟有羨儲繼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僚將奚窮始謀肖像揭虔侯御弗許乃合辭屬建識顛末以詔後不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恥也豐饒養士上之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況觀州邑棘利紓義右政左教籌箕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俎豆若將兔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事以儒雅主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與培植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出研桑之私智而能急衆所緩一宜書恥徇已以自豐推而俾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書雖然侯之飫爾士誠渥矣勵志賈勇毋

但傚功名之歧嚅嚌涵泳益鞭其未至以叩聖賢之藩級諸生誠知此歟侯意斯無負而侯之德庶乎其愈侈哉侯名英隽崇寧間以中書舍人知制誥者其再世祖也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命來守睞事纔三日謁於我先聖祠下禮畢陞堂延見諸生顧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及經費椿年於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

就書莪之肓而多爲聞人實基於此公名質字文叔曲
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
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於後嗣有附益
尙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爲政者以養士爲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爲
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賈知而沐尊禮也然所職乃
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
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
充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

州經田自三舍法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
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病歉宜
赤立士最盛而養最薄類亡具甚太守邢侯近至則曰
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巳丑之水校官
舍寸毀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讙曰然乃先
以楮四百五十緡爲學聽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
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贏瀦水之所一
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曰未已也
其半爲學需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
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
而論則爲師者豈以居爲奐美爲士者豈以食爲屬歟

州學增高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宮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之養常
薄無用之養常豐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無

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
先是台之亡僧有新圃高潮塗田前太守今尚書趙公
必願以其半與學貿窗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
計取陽爲租佃歲輸不能釐杪陰實據之既郡委官履
之而周知其數爲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
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贏瀦水之所一
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曰未已也
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搶臂於其間今太
守趙公因博士楊君默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輟廩餘
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

之養不同矣養士與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養惠也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侯懇懇愛民而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達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實也不然屑尺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傑南豐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孫實

州學登科題名記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方今庠序之教周徧海寓作成賓貢豈皆待文王之凡民蓋豪傑之士

九一臨海宋氏重梓

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今上以聖學緝熙之眞相以賢業弼亮之上有所揆下有所守無非道德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鐫諭教授黃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之書故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郡直台躔地實隘東海蕩江瀉氣無厚蓄俗多勤瘁競趨不舒衍古不名題人國家聲教普洽薄海於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名宣和間左公譽之女雅來公

魯嵒

浙山川之宏麗奇偉者先焉八稟地靈寔盛寔昌三年大比雲蒸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羣趨以入尤病乎巷之陋也嘉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歲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闢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爲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坊乎牆劃地爲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贊此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日以起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

惟聖盡倫如舜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聖賢參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緜是而取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用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緜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實不可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於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記 包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爲人物淵海如海之大魚蒲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爲龍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於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

抵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歎異難爲水矣取科名眞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卷之六終

臨海宋曾昀校

天台縣學記

天台爲山環宮壯麗昔人於此冥搜遠寄追王喬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據靈溪所濯其下必有儁偉不羣之士可與風舞雩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其仿佛於所聞孰若合眥乎所見與其遺世而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爲是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惠遠邇富而教之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丁卯之夏中祀

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肩摩袂屬絃歌講誦洋洋盈耳所謂俊偉不羣之士既出而爲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者是歲貢於禮部者五人齒於鄉飲者數百人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爲邑者皆如李君吾知洋水之有大使洋水之爲師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孔子蓋轍環天下而七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邑之學必古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所謂俊偉不羣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師模不模範不範揚子雲非之故愚既爲李君書其事又舉是說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宇原仲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　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爲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爲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天下爲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朞月而爲東周宂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

以爲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乎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迄於今宜黜浮僞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者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喪葬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令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夷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之則必先於此數者

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未爲得禮者而況於用乎天
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
東南隅大作新廟爲屋總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
子南鄉左右十哲曾子自爲門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
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各以其所追爵等
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況揚雄韓愈氏服儒服
焉中立講堂圖古之輿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
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
回門廊環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罍俎爵之
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興事品

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
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
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
邑而能爲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
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
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斯道
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爲帝王者則仲尼反爲旅人何
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位聖故有作德
乃有位所以辨別其賢不肖上以品藻於後世俾自天子及諸侯皆折衷於六籍故舉世之
人嘆其無帝王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
十六代而天下自京師至於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絕則
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也台州
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於縣署之震位遇能政而興舊
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
高類海際境上山入天半地如雍壤人似魯俗蓋王化
所及而儒風如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愒或才
識無取忽似堯之貌葭棲神之宇投繪素於地棄梁棟

於野雖黽勉以釋奠奈凄涼於肯構於是皇帝東封之
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爲此民之父母既進謁於先聖則
惕然以傷其蓁莽越明年乃與少府展公進吏民於庭
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今之
云葺是教之將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來也唯命是
拓其基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
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於先聖之冠服
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達者於屋壁加進賢
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卬之祥庶幾之聖升堂
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

此時也則蘇展二公修禮文以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皆俯仰奔走俯伏拜躍果不以鄙邑爲夷故幸二公揭起斯廟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載興庠序益嚴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頒以祭器故上丁之禮由茲而爲新廟之殊觀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絶糧今乃血食游鄭則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乃王爵加以今天子登降封禪之後幸其居而增其謚是爲亂代之痛心遇治世之尊教否之於生前泰之於死後也噫廟之既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民乎斯民之性不臻於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子之稱不獨在

於曾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美哉有問蘇公之爲人則曰成平三李以文章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跡於縣道以迎侍毋氏凡所歷任皆以廉明稱故今之來澄清奬源崇樹治本躬易峻嶺通爲坦途綠毛附龜出來殊睨則秩滿考績或外莅繁劇內列華員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爲準愈殆未可究其遐邇也抑展公乃叔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命爲展氏族分爲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祥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場餘則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宏吕咸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

仙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仙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

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款謁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南向今之來澄清奬源崇樹治本躬易峻嶺通爲坦途綠毛附龜出來殊睨則秩滿考績或外莅繁劇內列華員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爲準愈殆未可究其遐邇也抑展公乃叔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命爲展氏族分爲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祥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場餘則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宏吕咸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

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鑒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僊居則略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窒暴亂夷膺階微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也相州之小大而爲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一州矣諉曰省廩食者繩於財也至以佃市人販子取籍具勿乃藝云何桴鼓鳴望風

迎自遁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季毘陵齊侯守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材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媚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爲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曰以寘矣於是相與請於路分林君君嘗而林君復請於余願囑石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敝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以報焉余惟自昔頌美邦侯止紀民政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馴而易感之民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詔之曰囑石以報詎若囑汝心以報哉

台州奏行萬戶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爲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爲常嗜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

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季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稽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兩利以聞於上錢諸樂石俾民歌詠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爲榷酤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乏餉而搉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偏榷酤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敝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臣十餘

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選旁午而匿姦藏
慝反滋奚藪若官吏夫匠之屬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
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率十餘家強有力者抑又甚焉
不幸而獲則不過升斗窮窶人也鬻卒倒擒以逃譴其
始獲也必釀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釀曰以奉護送
也故酒麴林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簫楚日報
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宣化者亦付之
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
爲工苛慘以求勝而莫以蠲禁爲上言者聖德如天視
民如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

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息慶扃鑰
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行於他路獨台與
温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
之以便宜來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
屋耳散積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
建遺址尚存即其地爲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
始明年春成爲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衛公無重費
私不繁擾君又慮運鹽之獘籍官船而繕緝之刺兵爲
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爲公家
計悉矣公嘗薦於朝謂君蒞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
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歲鬻鈔法行時巨商駔至常先挾
券詣驛運鹽之艘繼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

曰余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爲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爲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算也其未之思乎吾儒生不解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聽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聽壁記獨支鹽聽閾豈其病在官卑耶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監場官主辦集

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雖卑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隸鹽三後以二隸四明其存者一耳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節附隨先後給之責可塞賞可得爽敏之士嗥無所用其力則往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束於其職之內焉蓋今耿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卑不卑者人爾非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也錄其姓氏自楊燻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

杖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濆鹽場重修聽記　宋晉之

杜濆蕞爾地僻在海壖國朝熙寧初始議鹽筴建監設官以董之其課入居是邦三之一紹興間會稽姚君寬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寖久日就隳圮當官者因陋就簡率不經意淳熙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臧君實來視事之始愀然曰如是官乎遂欲更其舊而新是圖節書晉之曰煮海重利也權監重事也風雨之不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聳而服役之是懈奚以善其後君爲我請之上官吾將佐以已俸晉之遂以其事

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捐清俸以就役集衆力以爲助革累政所不能革之蠹成今日所不易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里有貢士周鎬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美也君爲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攻之吾鄉決渠微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臧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晉之於是乎書臧君名棟字元任番陽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王謙之

錢君温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庫陋傾側風雨燥溼之不

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堦墀具夫環百里而爲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温伯獨以犴獄爲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温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丈人行耳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每行縣錄囚徒往往以寬平名温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洽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猶犴之設將焉用之雖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新之乎温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爲之書

赤城集卷之七終

臨海宋經畬校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縣卑事省無庸置也然則貶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簿高閥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子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謂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爲高而任終不爲專則有疑畏牽肘輸訴唪情非仁且明鮮不脂韋以聽吏幸事晰情得所排必富且强不得於縣則嗾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

焉吏視財有無爲白黑柔其富且强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爲者一其所得爲者二地迮勢壓辨數莫奪仰屋而竊嘆有矣所得爲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受初情省絶旁蔓縱有不獲吾無怍焉又所得爲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飢時其燥溼獄廬勿瘐楷拲中程猶未至以菅藨庇蜴視其民而況麗於獄非皆狠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慈註誤之累閭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巖壯邑事不惟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隤雨敗久弗及整紹定已丑令趙君汝騶始撤而新之爲式敬堂閎事聽屋高而廡深壁閎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敬其祉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爲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鸞集舍縣尹事也豈直圄圄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夷其民之訓則改敝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歲月弁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鄉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鄉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洋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坐措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共睿愴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絶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

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淵遠不知所從慶歷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嘻嚱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禮芳茲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

三遠海宋氏重梓

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學事不自揆庸墮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部鄭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洛曰戶部侍郎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之曰太守丁君璹教授王君宗率諸生莫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嘿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不知退當語而嘿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

四臨海宋氏重梓

自古亂亡繼此而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寢通顯矣而投簪於未暮之年脫履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姦憸柄國羣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雖不得躬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彈擊封駁論諫之風文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遯居野也貪頑者可使廉躁競者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苟

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
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縛人
屬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爲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
則拒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
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語嘿
之義豈枉已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之分豈阿意
而爲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忠鯁豈非出於其志
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
當何志豈非當悉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
賢之學哉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

到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或出
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況於絲粟之
得喪瞬息之休戚會足以汚吾匪棻吾足芥吾胥哉拜
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贊

畢文簡公

尤袤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季以選知台州淳
熙丁酉袤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於郡學獨訪遺像未
獲後三年袤來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爲安仁宰迺
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繪像於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侯豫章

四先生祠堂記

劉爚

黃嘗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爲世師台之人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部內賴以全活而於台人楯垢爬癢爲德獨厚蓋嘗比屋設位而祝之盡祠於學官然先生之道兼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幾邦人有所向慕而興起願子有以發其端倫惟黃侯因邦人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

益遠是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盡亦反其本矣今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采焉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生之容則既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乎侯曰善哉問吾嘗闔之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蒙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史學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

而其所以教人者又親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爲宋名臣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始公事祔陵爲諫官首論蔡京交結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書言私史邊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載謫逼州以進尊堯集謫天台晚稍聿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以及其平生出

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爲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爲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蒙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史學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

平不見牙蘗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鑒揲蓍命
龜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
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
公之在台凡五年始至無以居借傴皆莫之與末迺寓
寶城之僧舍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絡定癸巳趙侯爲州
訪公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有祠以見
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公之於黃
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可以莫之知也迺
即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成擇郡士林表良掌之取
田之在官者十有二畝俾寺僧以爲晨香夕燈之費而

屬振孫爲之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
論次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侯名必顯丞相
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爲政識大體歷
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不盡紀今以直秘
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修政典
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爲檢取封角交
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
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訖依聖旨發遞前去

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爲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誣誣之
不可志在尊堯豈用行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
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
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
建刑章若非特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
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
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
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
身藏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夔馳
丹闕日想清光重干攀髮之誅徒荷戴盆之望餘生易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倡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絕朱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歿獨自爲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耆黃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邱園著行里閈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元十月趙令汝駒始祠

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於此諸孫肖於此龍泉之生身嘗游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遯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焉亙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爲人者道也手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榦而因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有不續而亦續也或源焉同入或迥焉獨出人也或爆焉外震或斂焉內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爲河淮爲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申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二高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上蔡祠堂記　葉適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爲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逆逸一永楚一永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季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黃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資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於郡姦者一收

歛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
櫺星門增太學生食服有珩鞶器有黼簠又設燔火立
養濟蔄叢骸政通化達生灾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
蔡事不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違近
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違也與
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違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
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
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絶都曠國不一
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
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已之氣血所勝者爲善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畔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
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
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
子畔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
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之八終

臨海宋倫疇校

郭孝子祠堂記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益名字籩豆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奬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爲人無五常無以爲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視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奥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之身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矇逆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奬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奬而存以不旌奬而止也然而必旌奬者君上無待旌奬者人子郭氏自被旌奬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毀長吏過不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臺而葺祠宇子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爲請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奬之至行崇門臺表先朝旌奬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充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奬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爲無待旌奬者勸又以爲必旌奬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臨海縣城隍廟記

王子輿

夫五等之祭祀有三代之簡書或相越以爲涇苟不舉而授俐潔誠徵福用庇元元卽邑城隍率其常也子輿雍熙初載隸斯邑仲春二月祭斯廟因詰有司曰邑居亂城廟從何得唯稱靈應勉而行之俄命祝以致詞遂投杯而占兆數四不叶左右聳然余曉之曰兆或吉焉神斯瀆矣始疑廟非廟肯謂神乃神噫冥昧之理今古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由是春秋祀事躬親焉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徂夏爍石流金離離旱苗燋灼殆盡雖羣望犇走曾無膚寸之陰霢霂

之潤凡在口位若無所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隳人之恥也歲苟罹神之羞也幸雨如繩注則廟必鼎新未數日而有徵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歡聲雷動四郊之美稼雲興遽命良工廣其舊址揮斥運斧曰就月將基構克成輪奐具美因敢錄幽贊之驗序必葺之源末頃新令尹清河張公濬至止公在泗上司刑彈糾歷兩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聞廉幹正直故遷是邑與余授代舉良能也予明日遂行因託張公願樹其祠聊用直書實諸屋壁庶幾乎後爲繼者請禱無惑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唐詔州縣霖雨以酒醢禁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禁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絕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旁薄厥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據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摧落榛莽孤宇僅立歲時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芘爲神羞令去來祈報徵即遷謁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君眡事欵謁心惕弗寧顧念力未遑暇既而拊摩呵噓爬梳剔抉縮浮濫搜遍隙以家睊官戥戥有紀越明年邑大治豐穰薦臻公私裕贍迺捐俗聘財庤糧鳩工陶甓斲堄類進秩舉經始句龍棄之壇壝次學宮次先賢堂次神宇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葺煥然登厥初周視城隍宮隅獨迫塵居臨不容礎舉百繩地益之袤四十尺廣加三之一抑重煩擾毫髮不以屬吏邑老陳康受命董役工徒百需率厎市直疇給民不與知屏以宿罔冀以修廡層垣綠匝清泚映帶齋屏對列溪流左旋輪奐翬飛丹蘘粲發爲屋楹十有三修容有室藏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既望再閱月訖工尹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胥懌既胙屬瑾識顛末逮觀今士大夫趍趄銅墨旁緣他岐口弗獲一墮炯罔上下交謫旦暮捄過不給尚遑他鄙藉令

盤錯孔裕徒或飭厨傳亭榭以悅耳目市喙誇詡以釣聲譽疇能爲民水旱癘疫地以從事幽隱冥漠間今尹以廉恪簡靖近民以精明肅給集事俗無駭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於神以賑民休顧不韙哉今而後吏得以展敬揭虔徼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祿加惠於民而無斁尹遺愛斯邑綿數十百禩而無窮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人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隆崇盤礴蓋東吳巨鎮自晉以來推爲台嶽凡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特其著者它如

吳嶽名嶽見於經傳尚多台山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
氏道家者流搜括靈秘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
名遍九州分野言之台固自爲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
憲論以爲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
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吳隆崇盤礴之
鎮上應太微淵耀光明之星理亦宜然若乃三台在天
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牒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
臣驗以推明休咎其在周官大宗伯槱燎祀司中司命
鄭氏釋以司中爲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敷天之下
皆得瞻英躔以徵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

岱晉國望梁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內山川漢郡國立
橅星祠今樂郊吉壤作鎮既固上稽乾象名比義協於
以揭虔妥靈爲民祈福侈此邦照臨之賜不爲僭越矣
而前此偶失不圖或嘗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
子知州事康侯仲穎祭酌舊典遂卽天慶觀度址而祠
焉發郡帑及屬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
成而民不知糸門洞柴殿崚崎霓旌絳節繪在兩廡
泰符正中華雘而來下侯既祇帥官吏涓吉薦獻者
稚隸呼奔走瞻敬者塡溢郭郭在昔丹邱置郡於海濱
廣斥六龍時巡服在畿甸鴻疇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

相之也今侯又能作新祠宇煇煌六符之光與匪峯倒
景相爲發揮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歲雨暘式序秔稌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隮祉使異才
輩出大有歲書拱輔京邑屹爲盛藩泰符之貺寧有旣
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攸始貴謙以前史官之屬奉冲
佑香火乃拜手而作詩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
臨台符昭飾宣精作鎮實維感通比類旣從營茲新宮
口口嶙峋正殿洪敞六星照幄相比兩兩仰瞻星次戴
魁承樞嶽在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職泰階
時平風五雨十台甸熙熙齒除凶菑農有豐年士多成

材孰委茲祉台符所錫孰肇茲祀康侯是力凡是台人
世世肅祇旣祇於神亦侯之思

宋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
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修崇
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
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
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宗年七十四
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
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諭梵與禮佛塔積膜拜之

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毋壽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强里黨異之縣以聞於郡郡聞於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名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良久遂奏於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役嗚呼以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耀使窮閭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嗟嗟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壞宮庫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俟舊章鄉

之士友屬予爲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予應之曰人性之善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眞未嘗異也世之瘝於質而氣暴虐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是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爲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爲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爲之記

石藤石棱二夫人廟記　林師敭

石藤石棱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厨人挑之於時隋大業末綱常隳廢淫奔無媿二女獨潔廉自守憤厨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遁於永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蕨薇茹芝菌無幾阮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爲死唐武德間以臨海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興黃巖樂安寧海是也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聞縣治曰孟谿則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鳳冠綃帔環珮珊然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涖吾邑永安孟溪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獨未知二神女者爲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女之說鍾離君高其節遣鄉人蹤跡之至三阮口則見二枯骸如雪墜藤石之上欲卽而視之道隘阻斧藤藤流血斸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關節鉤連金堅玉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以還中道遇樵夫曰斯石藤石棱二夫人鑠子骨也夫人生爲烈女死爲正

神守此山谷若曹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
鍾離君尤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阬口稱石藤石
棱二夫人之廟由樵夫言也按圖經盂谿山周迴二百
里阬五皆有龍潭曰馬篠二夫人溺於是曰桂曰盂盈
曰老公曰山王其流會於祠下派爲三十六堰溉田五萬
餘畝其興雲致雨北漸天台西浹婺女所利蓋溥皇宋
景德四年詔改永安曰仙居令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
入山道險商略徙廟既度材卜址未吉山麓之民有馬
直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入阬
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念所夢懼不

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雨阬流坌溢悉漂廟
材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言有證遂決遷廟即今廟址
是已宣和間吕寇弄兵民相保聚於斯谷寇至雲霧輒
瞑望草木或爲兵巔崖烟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
生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自密
學陳公襄都講劉公光樞密郭公三益司業鄭公南皆
有詩紀其實遭寇火石殘刻剥不可省惟密學皇祐問
馬篠詡雨篇有靈泉汲坎窖僊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
存其廟歲月綿遠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
三在昔之爲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録豈

非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荅暨一謁祠
下晴空忽雲而甘霆踵至深可敬異因訪故老勘斷碑
得先後靈應事跡爲詳將聞諸朝請號丐封以荅神貺
而及瓜有日遂不果故書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勑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
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驚喜讙呼奔走迎
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徧牓金朱煒煌揭於門楣
庸佽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
亦會祠庭相與言曰往歲益起幣原連陷六州戎毒所

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飾父俯子傳世
不絶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勿祀固無以慰吾民
之心祀而勿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修而
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
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
蓋嘗肆爲妄說强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
斥其僞以控於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
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
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
感於中矣別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

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睦又因鄣縣主簿趙生師
邦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
記及故禮部侍郎陳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閩
亂之初閩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
知所爲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
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卽日
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論
以利害人人感泣踊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陴
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
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

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
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
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五
其說一無異詞則是侯之爲烈彰彰明矣獨稽史籍則
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
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諸書以
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
必存其位號寇退解圍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
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
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

韋溪先生祠堂記

寶祐乙卯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祖韋溪先生祠堂以
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也然親有盡而
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上至高祖四世面親盡
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祧主旣藏不與祫事報有終也
孝子慈孫反始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
宗主道術修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爲我祖顯顯亟祚若使追養繼孝過祧則止反有媿承學之士綿綿相續舍菜先師我心惻怛謂報有終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鳴世在紹興間蔚爲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光遒卽韋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子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爲記之公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郎中張公宜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眞得其的黃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白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

三臨海宋氏重梓

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旣變士氣亦靡至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於衆醉獨醒之中遂爲東南學者表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淵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攘斥文章孔性天此皆親炙面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後學者也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誦日新且古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況子孫繼承遺緒其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或謂先生堅凝正

赤城集　卷之九

三臨海宋氏重梓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涼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括蒼門城以入雜決崇鰲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今本路倉使葉公聞變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陵谷反易城市爲沙礫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形爲之大賑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鎵以

靖寇妖籍戶口頒錢米助葺築弛徵榷酤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且乞大賜予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顓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榷子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其半頒錢米以賑鄉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倉廩蕩於波濤遺木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書災傷以輕重爲差州郡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巍巍之如一也矗然偉觀可並邊城又通利河渠疏鑿之如一也矗然偉觀可並邊城又通利河渠疏鑿溝閘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懼未徧民情大感尚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既告登功又告成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憂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鼙合哉變之方殷除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忍其昏墊而

殘羸慰安者恃公一身耳事之未定疫亡枕藉饑寒大
荒訛言足以興攘斂而彊梁妥息者感公一心耳茫茫
垂盡駸駸甦醒匪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尚
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歷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
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爲則於後者豈止今哉

慶歷之築至和始定宣和方寇之變其徒顛沛者至和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益止
水哉齊威存亡風有不瓜魯僖復宇頌存閟宮豐功盛心感歎不足不足心聲之成音也公名棠字次魏僊游
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拯災扶危於百神曾未果應公曰余爲之長郡之旱民之灾是亦

警余之或未勤乃名易者而筮之得山澤損之卦筮者曰艮上兌下爲損損而後益乃豐歲之象艮爲山兌爲
澤爲四方雲澤之氣果應爲西得不爲蒼山之兆乎公遂躬禱是山請以民之災寘於身誠告明明山不閟靈
車未及旋索澤如懸稿苗亙青若雲布川是歲果登乃自茲山厥後陰陽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響答公又
曰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者民之災也是山果能興布雲澤救民之災得不廟而祀歟遂命工人爰構廟
室於山之陽六年春三月廟告成乃戶乃堂飛軒翼張紛繽糊頹東西其廊像設無譁威容肅莊儼若舊制俟

蒼山廟記

宋　誠

蒼山在州西纔十五里水陸之途通焉連屬之勢亙於西南隱隱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於山嘉樹修竹映夾道側聯聯不絕如在翠帳間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

公祖昌秋七月公大備牲牢羅絲竹於廟庭之下躬自薦拜以答神祉因命鄉貢進士廣平宋誠記其事以誌於廟乃重爲贊曰懿彼蒼山吐納陰氣興隆雲澤救民之瘁實自我公誠明期至以虔以禱引過諸己玄鑒周明布膏於地歲既豐盈惟公之致爰立廟堂示民以依春秋薦拜水旱云祈有舉無廢在禮而知靡煩靡瀆無逾我儀

臨海縣靈康廟碑　石公孺

建炎三年冬金人陷錢塘會稽守外附游騎侵鄞於是浙東之門不啟明年春鄞潰臨海介於兩郡之間封畛

相際居人震恐逃散山谷時管內安撫使鼇公統州事甫浹旬乃名父老之習事者與夫土豪之驍勇者升堂宴犒宣示祖宗累世惠安之意諮訪險易及其備豫詞情慷慨聞者感涕賈勇百倍人自戰守鎧仗犀利武藝精敏絶壁巨壑如在天上公曰人事至矣不禮於神神弗福也嘗聞東晉苻秦之敗遠視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聞風聲鶴唳皆如晉師之至神所助也天台神仙所宅是烏得無靈響哉郡人相與言曰宣和辛丑之盜陳師城下梁其牲酒造靈順之祠祈焉卜僭不吉乃焚其廟詣朝夢食盡銳攻北城仰顧守陴者皆冠劒偉人光

旋踵而應由是穡事告成人知樂業矣一日郡人謂公孺曰虜騎憑陵深入明越衣冠士庶戕殺為盡而吾人安於衽席颶風怒號駭浪磅礴魚龍出沒百怪呈露而吾天子揚颿往來如出軌道夏秋水旱米若珠琲一穀不登將填溝壑而吾邦倉廩告盈是三者公之惠也神之賜也有一於此猶當大書之況兼盡其美而禀無一辭何以後大天子之褒寵乎於是公孺稽首爲之序次曰惟王趙氏諱炳字公阿東陽人後漢與閩人徐登遇於烏傷谿上各試其術以療疾登死東入章安或挾鼈升屋而翳或張蓋絶流而渡遠近服其神遭章安令之

害見於方術傳郡人俎豆之立嗣白鶴山下元豐中始建靈康廟額俄封仁濟侯顯仁公靈順王宣和中加號顯佑今天子復加廣惠凡三號焉歷代血食今千載矣先是郡大饑有詣閩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富人也台貴糴倘運而往將稱載□□□吾宅也不閔旬海舶麇至訪趙氏乃王也元章簡公刺州事未之信夏旱甚禱於祠而鑰之約曰三日不雨則毀廟五日不雨□□□□登舟風雨遽集高下告足公謝焉洪光寺曳殿材阻隘不得進其徒禱之谿谷暴溢一夕自至紹聖中增修祠宇工人度材未施斤斧□□□有若引鋸

者郡守檻其木於屋壁其靈響槩如此公孺嘗謂昔之詳以事神者備犧牷嚴器幣求於杳冥之間荒唐恍惚疑不可得□□□□之感假則若鑑之取水燧之取火俄頃而有合耿恭拜井而溢裴行儉致水泉之異信不誣也世之名山大川聖賢遺烈尚多有之或□□□□升其堂戶重足股慄稍近褻易必致禍責而王之視此民也有若赤子仁而不怒人之事神有若父母愛而益恭故動□□□□食疾痛每祈焉吉凶悔吝不待布蓍灼龜而後信也用能使人遷善遠罪以輔朝廷風化之美顧不韙哉然王能使後世□□□生而不能捄一

亭捧玉書兮下西清加顯號兮昭王靈赫有聲兮橘柚垂羌迎神兮江之湄神之往兮鶴與飛神之來兮鶴旋歸管嘈嘈兮鼓鼕鼕自今以始兮歲其豐報神貺兮歌

晁公惠此土兮無終窮

後梁宣帝祠記

王藝

余宦游寧川寧川地廣山連括蒼水通閩中得無名山大川神靈聖跡者乎詢諸父老則龍湫有九獨王溪刊石備陳本末次及梁王詧祀凡至亢旱天不我雨邑令率其民吏躬祭祠下誠心祈禱未嘗不應時雨降神之靈神之聖可謂至矣稽諸祀典桐柏之山龍潭三所略

而不詳俚傳無據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譽曰詧曰詧曰譽曰鑒帝乃昭明第三子也昭明薨梁武帝欲立歡爲太子以國難未平不可以傳少主乃封昭明諸子悉以爲王圖慰其心詧遂進位岳陽王爲會稽太守詧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乃蓄積寶貨招致賓客歸附者數千人大同中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調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張績構譽與詧於元帝譽惡張績之讒而拒命元帝遣世子方等王僧辨杜幼安討譽譽軍敗尅湘州斬譽詧聞而大怒舉兵伐江寧藩於西魏魏因以封之是爲

梁王詧會魏軍於襄陽拔廣平斬杜巋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盡誅諸杜宗族幼弱皆下蠶室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椀蓋復尅譽之僻及建業平杜前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椀之酷元帝不之罪及魏軍攻元帝元帝見執如王之營甚見詰辱王遣傅準進土冀害元帝魏乃立詧國號後梁建元大定北齊遣上黨王高渙送蕭明來主梁嗣陳霸先殺王僧辨黜蕭明而奉恭帝詧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失襄陽之地恥其不振常懷憂憤著慍時颺以見其志八年病背疽而殂臨曰宣帝世傳帝避侯景之難隱於此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復後見執於帝知帝非爲侯景所逐余疑其爲政會稽有德及物人爲祠之迄今惠澤其施博哉去世既遠未可輕論唐武德中旁興大刹目曰資福我宋大中祥符始賜崇福之號景祐中邑令亥熙載字艮輔謂帝性不茹葷不飲酒殺牲以祭不類余閱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嘗聞帝不茹葷苟血食而代以素饌或去饔羊之類歟謂不飲酒則亦可以去奠茅好禮者未然因民而有旱乾之憂當順人情以致時雨徒事變更善守者或誚予豈好辯因共同仕洎諸邑老强余再四故濫閱簡策拾諸蹤□叙其事寧人得帝之跡仰帝之心固當益重餘俟好古博雅君子得究其詳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舒 釜

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宇內幾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蓋王與郭汾陽之功也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載諸史冊霞電炯照而金翠鋪寫也迨於今蓑童笠豎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寧海閭風寂寞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冊求之圖志寶應初袁晁反台州盡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議李皋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迨於今火盜

雨暘螟蟊疾癘有禳有祝焉嗚呼王之食於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盍忠信矣乎且王常按常山拔趙按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饒陽捍太原捍河陽以至於申光徐泗宋許兗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德哉感之於平浙也懷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淺深不以其功之小大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患之淺深也使晁蓋不已寧能勿爲祿山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德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間也然廟始創歲月無文字可繹其幾廢幾興邪規製

像設服飾皆野老居居二勝座下伏文獸其何根何證邪屋有低塌風掀雨漉破壁四面見山星斗零落綻瓦中行遂貫穿祠後神露其背過者憫然惻怛也余聞王之御軍行師號令明一麾幟壁壘氣色皆光焰不應憔悴若是想夫功成身危程魚交毀徬徨慘澹其意態亦如是乎歲比不登衆讙曰王病民乎民病王也於是富者以田産之高下出財貧者以口數之衆寡助力興其役者以財厚薄力小大取材始於淳祐六年正月而成於明年十月九日過者肅然驚異矣夫圖牒之所載忠豪之遺蹟此以教長民者所當興奮也而鄉人之爲是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德於此土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今其物爲飛花爲聚沫烟空月寒故跡何在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肅慤也其被於河淮京洛之間者今其地爲狌鼯狐兔之窟蓬蒿皆長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僦潔可依也然則廟之存於此土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業偉矣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薄觀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於今豈不韙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齊名者誰歟

董將軍廟記

林師點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巋然抵城據圖經云唐浙東觀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時立名在祀典歲久屢圮葺於邦人至淳熙六年父老始請於州即其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軍州李春卿立其置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而不傳師點嘗考於圖記訪於耆舊則神有靈德且懼其將就曖沒遂以合載於文使得以著於不朽焉按皇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倚桉左良玉者實監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

官爲汝子妻寤以語良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
廟之判官是子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
焉見屋漏滴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兒瘡立愈大觀二
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卽其人也暨
淳熙間郡饑甚有閩商支太輩販米海外俄見一人身
衣白衫方巾皁履美貌長髯語言異常引船相嚮揖曰
吾台州董主人也家東湖上門植雙檜台米得市特來
相招因命於船內取酒一小壺分斟與支商以下徧飲
飲盡醉米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當
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主人者

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爾引與偕往見廟前二槍
入覩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羣商相視驚異且祭羅拜
感泣而去聲傳別境客來競湊舳艫相銜邦人乃粒繫
神之力也夫有惠濟人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
吳越置祠而隸祀建今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二事
尤爲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師點旣
爲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祠曰神生而異沒
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
不承於粢舂敷與秋榮山果野蔌含新靑牲酒肅戒羞
潔馨酌獻雖微意益精湖光瀰瀰風泠泠惟神此宅嚴
幽啓永濟我民年穀登報饗不匱千百齡

壽台樓記

王象祖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拓蒼之
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
無窮也又明年絡定巳卯五月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
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
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卽長虹之霞采兮罩蒼
龍之雲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
南溢兮潢潦湊而西滙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掉於不
戒襲其虛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

欲兮欲莫如舊之求兮赤子而昔父母兮奪砥礪於橫
流孰宜先而尚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
合二急而交修倣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
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
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
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
乎此城插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燦燦鎭流時於高
卑兮安反側於常經曩人物之頗錯兮今萬壑之順序
易陵谷之變遷兮有旣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
亦何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夔

化之難諶兮嘉剥復之有常娛賓彦於觴豆兮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烏吾上之有此兮綴履舄之交光詠黃樓之騷雅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邱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時兮尚懷遠於蘇與秦

圭臨海宋氏重梓

臨海宋經畬校

臨海縣泰安館記

石公孺

丹邱山嶺崇峻川流深永旁際滄海自會稽抵郡凡十置驛水陸相望東接鄞川南則直永嘉並閩越西南則道處婺連江南走湖湘行李往來疊跡屯軌繹繹不絶然郡抵天台幾百里中有驛曰小石聯延壯偉其來舊矣道里既均從容就館各展其物無寇盜燥溼之患宣和辛丑蜂蟻嘯聚驛爲煨燼客使經遊往往兼程以進時雨暴集無從托宿率皆寄跡民舍徒御驚擾里社不寧而又頃者昭慈聖獻神御之溫祖宗神主復歸於廟

皆掇土木旋即傾壞貢賦輸輓由此塗出行者無所居者先病如是十七寒暑矣紹興六年夏徽猷孫公來守此邦以博大之德行豈弟之化訪民所欲以廢驛請頗欲繕治而愛惜民力且未暇及又一年政成訟簡民氣和樂千里之內謳謠載路至無一物失其所者公曰斯可矣冬十月會監盜抵法沒入屋宝相與建議以克其事余記茵未齕見人人誦公詩以爲公去幸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合乃撤而經營之邑令及尉協力從事遠邇懽呼觀瞻動色咨嗟歎美萬口同辭人不知役日未至且畢矣門堂廊廡下逮庖圂車馬之所無不畢備赤白晶熒頫還舊觀焉且以泰安揭其榜士大夫悅之請有述焉公孺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

神秀樓記

陳耆卿

天下事有暫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闇有細而新蓋繫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忠定公自太史守台台城堞素完中更靜攸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鼈新者四而神秀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詩其事余記茵未齕見人人誦公詩以爲公去幸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郎行侯事其政實似公遂新公樓而麐公詩落成公律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

按神秀語本與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勳在宗社德在堪輿雖竟逐烟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故閣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侯愈甚則思公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亭危榭屋角拄河漢簷牙挂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激若是者蹔猶不可而況可久邪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耶予為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惰而無立志者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姜容

自鄭子產祈於四墉而城郭之祀尚矣鎮安廟者台州城祠也按郡志神屈氏禦災捍患功烈顯著皇朝屢加褒寵前守齊侯頒徇邦人之請衷神靈異轉而上聞綸命繼放王爵加賁既新正殿增禰室創寢宮廟像顯設矣然地據大固山之東北面勢高峭棟桷騰突氣象呈露乏渾涵蘊蓄之意於是議建傑閣以翼蔽之經始於癸未仲春之六日郡出緡粟倡於先衆輸財力和於後日南至基斯築築斯架而齊侯庚節上會稽矣今守王侯挺始至謂茲役也久未就緒憩風剥雨撥將毀前功而重後費亟捐錢發廩架斯覆覆斯墍以甲申仲夏二日落成之為屋上下八楹左右十有八楹璅瓌麗宏敞稱其為神明之居扁曰景福夫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禍惡神之職也能秉是德專是職則人懷喜福懇禍之心始不敢肆其無忌憚之惡將力為善而不懈今閣以福名豈獨徼福於神哉蓋自神宅於此凡雨暘之禱猶

鼓應桴寇攘之害如睨消雪時禴歲穰公祈私請無不倚以為命福是邦者至矣命名之義庸非紀實於前而祈惠於後乎然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人神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盡其職無相黷也然後幽明以順而神人以和今神既有德於台而二侯接武鎮臨政平訟理民安樂之所謂各盡其職交福此邦者也顧乃獨歸其福於神而固欲永其福於民眡子產無愧矣自今而後邦人可不思所以體侯之意畜神之貺力於善而不懈也哉是歲中秋日記

台州城隍封告

勅台州鎮安廟顯祐通應靈惠侯神生有奇質没爲貴
神至今台嶺之人想見玉溪之蹟與毋偕隱既著一時
之會名於民有功宜膺干載之命祀茲躋登於顯號以
慰答於輿言服我明恩振於靈施可特封顯祐通應靈
惠昭貺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乾道四季三月二十日
下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芾參知政事俊卿
中書舍人邁

清平閣記

黃閣

客有甓釋塵俗游乎郡治彷徉四顧有閣翬飛上冠新
亭下臨清池可以觀政可以燕賓可以賞心而娛情問

其閣則曰郡侯黃公之所築也既成而名揭以清平取
梁大守蕭洽宏禴爲政之旨問其名則曰參政賀公之
所命也既命而書彩題粲粲龍鳳飛躍映帶雲楣問其
書則曰戶侍錢公之所筆也游覽既周喟然嘆曰郡侯
之政見賞於賢士大夫如是歸而訪諸庠序則士者歌
於學采之田里則農者歌於野熙熙油油萬口一舌麥
秀之歧然桑茂之沃然多稼斯積京然坻然則又躍然
而喜曰郡侯之政不惟賢士大夫詠之邦人皆誦之洋
宮既飭取其餘材於臺於池民弗煩也材弗殫也美具
而名益傳也台自吳爲郡地饒海陸古者火畊水耨其
民不過食魚稻業樵獵無他事也江左以來爲政者或
簡約或清廉或撫綏而安葺宏禴之在當時又其傑然
攻之圖志風采可想見已宋興二百餘年車駕幸錢塘
而台爲之輔生齒日滋官府日冗江山風物古今十百
循良輩出磊磊相望然斯民習治之久逐末而忘本者
衆被甲荷戈出沒乎鼷茗之場紛如也胥吏持文書索
租賦啼號於細民之門者容或有之牒訴號爲繁矣黃
公下車期年於茲約已以清與民以簡凡政之蠹民者
一切務去凌者抑弱者扶法有所當宥則釋之而不疑
刑有不得已則終持之以恕山澤之禁不敢弛不以矯

俗而人自遷於善軍國之須不敢後不以强民而人樂
輸於上雖更多故環境內外曾無雞鳴犬吠之驚吾又
知郡侯之政不唯邦人誦之上而朝列且將以不擾聞
邊陲向清國步向平登斯閣也挹清風之徐來瞰平波
之不興左顧君子右盼靜鎮朋休儷美豈直登玉霄上
參雲爲極目之榮觀而已哉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我
朝牧伯得人之慶子墨客卿之職也公名章字仲微伯
仲第一流人居朝者聲風烈治郡者譁聲名一門之懿
以併列之云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繚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爲天台郡郡踐山作郛而餘麓及屹立之峯廢不可廬者亦十二三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於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贏其職業之商讞僚頻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轂閒堰不以爲便乃徙幕曹之舍爲今所居與正員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榮臭埃墨無復高明塏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蔡榛委蘙蜘虺所潛前沿後仍指爲棄壤則婿勑輩治培基建閣以夏四月課材鬪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廿

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二羣山榮環垂光獻狀可以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峦之四時烟霏雲采之隱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有樂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閟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薛藻則又爲舞猗之亭或曰人生天地間以百年爲須臾況宦游弗常席甫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閣爲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爲寄則澡濯自強期與前英聯衡能無以一官爲不久則黽勉盡瘁必有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雁雙鳧雖去來無係於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欲自適耳紹興十六年五月七日記後二十四年堉永嘉薛紹以左從事郎爲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舊扁故又重刻此碑

尤袤

玉霄亭柱記

台州南西北三面偪山獨東望諸峰差遠雲烟空濛外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史君彙改創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欹歲業欲壓其下昔有茂林修竹今皆剪伐錯爲民居涸圖羅刻污穢喧囂游者歎息今乃披剔蠲疏載芟載除四爲線墻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棟榱桷之材撓疊倕級毚之闕

斫丹黃粉漆之陰剝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陛可倚可眺長揖瀛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巒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爲勝乃刻亭柱以紀歲月云

重建萬壑風烟亭記

陳觀

漢置永寧跨溫台二州今郡城雁蕩在其南天台在其北奇怪神秀萃崖勝絕而郡適當二名山之間相距各百里不可以朞封自限也官舍負大固山余舊聞有亭曰萬壑風烟得登臨之勝暨來丞郡公退尋訪創斯亭已供前人新發故基埋沒榛草矣乃芟薙鉏剔夷高增

卑累石甃磚敞爲一堂基闢於新名承其舊於是俯仰顧瞻連岡疊嶂羅列如屏一水自天台來與海潮相爲吐吞縈紆如綸帶復有帆幀二峯植立江濱如正人君子冠佩特立而無所附麗眞足舒眺望滌塵襟銷滯思對越臨汝省此心有愧乎否也余嘗歎斯地雖僻在海隅而高人逸士或隱於僧或疑於僊尋花問雁採藥鍊眞時出名字自晉宋以來不可一二數如司馬子微爲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可使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爲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克是說也則勇於誅殺以爲威自許將相以爲能檠之以道其果合乎況其立朝排正黨邪當時羞之何待來世然則

斯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即廢直幸而已登斯亭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惟莫之慕直議直誚而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亶之事遠矣雖未合於道當其投劾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肆於孟浪不自摧省愈趨愈繆愧流無窮至於今日一亭之名人猶靳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爲歲饑人日草食鬬訟旁午剽掠伺隙奮口君疚心怛慮耡姦於萌迄無驚詭臻此寧諳於其職可謂堪之而名亭之意乃爾是慕於無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軟昏繆若是者置弗數其勇敢刻厲御物整整人則稱之口能曰勤曰嚴曰公故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爲之興起獨無憾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

吳子良

清風亭記

熙寧間舒龍圖亶尉臨海民有使酒犯法捽至傲不伏即斬之賦詩投劾去淳熙葉尉鹵因取詩語作一鋒亭於廨之南紹定庚寅亭久趣壞陳尉求魯乃葺而新之取李太白語更名清風或問更名之義吳子曰君子之仕也使時人畏不若使後人慕後人慕於有跡又不若慕於無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軟昏繆若是者置弗數故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爲之興起獨無憾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

乎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河爲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黃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爲君曰不然飛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纚繳墜峻衒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

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又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溫乎平谷風而跂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爲其天孰爲其淵是爲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蓋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嘏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閩而是之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岸幘亭記

沈震

建炎改元秋震自姑蘇跨海漲暑曹娥道出郭江走玉溪登令君之亭讀其牓曰岸幘竊三復之不領以問令君令君嬰然曰夫主簿王謬之爲此也傚曰以職事行屬部震實與從私竊訪之父老皆曰吾令君始來之一年摭皷抵几指版磨丹凡事之髓髀器之苦窳禾之蝨蟊羊之敗羣豪里之子弟歲時不識俎豆既一一如架獲乃慨然傷茲亭之將圮因其舊稍加撐拄以就塗堊有簿公者曳杖躡門而詬曰昔卞延之不受令長之裁嘗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此耳今吾觀令君行

古之道攻竿以惡售文以武幸不見罵於官長擯斥於督郵而瘦馬一芻奴僕一食扈閒栩栩然用心獨奈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請因其亭以岸幘牓之蓋不倣也震聞之而歎曰夫物之廢興固自有定雖造物者不能加意今茲亭之就圮而復新會令君岸幘其上又有賓佐吏爲之贊助是可書也今令君法當滿秩將奪邑人之意以去後之登斯亭者嘗試矯首而望西有華頂之流春可以灌南有王溪之源旱可以澤青珠白嶠下瞰乎東溟赤柱雁蕩西矗乎桐柏攬形勢之吐吞想前人之遺策庶幾尋嘉木之傳以無忘角弓之詩思令

君爲魏貴盡平江人云

梁源蟠松亭記　王藻

於古有挺特負材離羣獨立偃然而傲世者余得而間矣今乃寤寐之莫能彷彿則於梁源之松知敬愛焉梁源於寧海爲會山由邑右趨三寘而近其奧或得遺劒器者相傳蕭梁宣帝昔所避地山由以名也其峭然秀發爲錦繡峯下爲精廬舫唐武德歲旁挾徑連抱者萬松此其一也於徑以達奧皆爲勝覽而是松其尤焉去松數步爲驛道鞭轂趨競日相挨摩有聞山之高而弗克窮者惟近則於松無不即焉既必充然以爲極環詭

之觀問其得莫適與余會令君桐廬方公始度其旁爲亭提提槐椒右以翼顧鄉先學皆宦游靡居也屬余記之辭弗獲得以名問焉則命松以蟠亭則松名也余矍然曰此余夙焉求得乎松而未能者又奚爲言夫曲直木性也惟松則不以產植滋養之異莫不絕茶蓼參青宴是願以蟠取之然曲者折而不剉其直伏者踞而不奪其操低回蜿仉乇肆雲披水滙倏亙亂陌扶輿矯折纖末具態皆將遠舉橫騖乎無際畔也視夫錚錚焉競立闖焉相高者不已末乎聞之古曰龍未之升爲蟠取形若義斯得兼矣苟徒曰蜿蜒其資而不厌乎近觀容與其材而適遠乎世用有廪志操者將夷而爻之踣而拜之於亭何有哉惟斯曰邑三薄濱滌西北紫翠萬馬相奔則山之原劉歷天台來者蓋至此則卬顧屹若遏不進伏爲夷壤岡巒蒙茸繚如掩抱回溪沄沄萬折乃東略其勢宅而深氣雄而廓斯泓是鍾而豈徒哉惟天之和惟地之英山川炳靈物盈其間各有得焉惟萃其美者則必抗焉自異而天地山川之相爲無窮者其發越則未始既也使是松得獨當奇則余懼焉孰從是而得大觀者風雲月露不足尚也他時雷電晦冥有抱賊諷吟踞坐而捫蝨相與問松斯亭者毋詰其所從

來姑以斯名余語訪焉將有異聞不可不以告也公名懋烈字仲勳由學省擢高第綜理淵通賢令君也事無小必勇以集大者將第舉是亭非以夸也力其事者山之僧法雨云

赤城集卷之十一終　臨海宋興洲校

霞起堂記

雙巖堂踞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廡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因闢之廡之外糞壤所瘠乃壅乃甃得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勝曰凝思取孫巽公賦所謂凝思幽巖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面西上棟橈折隅與廊仄乃改創爲堂三楹南向與靜鎭堂相值因名曰霞起繚雙巖而望靜鎭直若引繩其外繞以回廊上連參雲以爲風雨游觀之備爰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

蹇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囷廩如龜鼈之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閒厠隱顯如擁鬟髻如展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峗嶭二峯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劒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烟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而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遂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槩日就堙沒今予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巖壑增秀林木過靜鎭堂之左少南爲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礙敗屋傾欹公厨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爲草堂今皆燬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爲小閣名曰清平臺庳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頹圮予既徙臺於參雲亭之後牓曰匿峰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遁徙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爲堂曰簡愛取簡用愛人之意旁爲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

簡愛堂記

尤袤

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告來者嗣葺焉姑欲跨池爲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陳耆卿

思愛庵記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內鉅寇事具守台録及文公記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

稱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嬉游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臥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武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必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圮泣曰下闕

重建青青堂記

趙君樂道既新録事聽之西軒更名與清顧其前青青堂舊環以竹竹廢堂寖毀清趣安在於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典獄事翠色籠烟雹詎能滌簿書之垢氛雅韻含宮商詎能掩叫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難清於獄爲民司命欲厭煩劇專幽閉得哉雖然神勞斯昏力疲斯惰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惰可强斯堂斯竹獨無助乎而況夫衛武公之詩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障羣囂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

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事乃欲無事以爲高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以會理乃徒翫物以爲適而尊理於物之上是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今君洗堂之陋以竹代葩弄吏退淨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孤詠語懸明水閒弄絲桐送飛鴻於雲外其孰能下闕

今吾與子譚於斯息於斯琴且詠於斯笑語涵秋風月在襟梅竹交陰西山入檐而愉然而寂然人歟我歟內歟外歟依於事物果欲求吾與也倘毋汩爾初克鏡厥靈宛將皦皦融融八方洞明吾且不知孰爲清又烏知孰吾與乎主人曰旨哉取琴而歌作與清操

五臨海宋氏重梓

州學沂詠堂記

包恢

古爲郡負龍巔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游乎湖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處也於游於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醑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遑曰此太守燕笠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過從一日因謁客便面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之此不可改湖隸於郡獨不可改所隸乎兌爲澤湖者麗澤兌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蓮可采與采芹藻者同方盍以隸之泮宮乎慨念泮宮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壞壞必修而泮田有限涸以水旱庖廩且不繼修之費奚所資昔僖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僖公宜不能亦寧不爲之動心乎顧如湖蓮者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壞不修尤爲師者之責故湖入郡寧入泮以爲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利有闕

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詠非獨寓所以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覬以遠追曾點之風學正學錄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予忝郡丞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乃爲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水不測蛟龍生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苟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藕生汚泥中疑脆弱易汚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

色純白其操同冰雪若峻潔士處汚世不易者上而花發烈日中疑嬌淫易凌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色純固其艷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其特立獨行曰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反身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真見宗廟百官之美旦富者因修泮而師益明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湖必有龍而善變化蓮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惟欲由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況堂以沂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沂詠之實又非訓詁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

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弄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於學久郡博士楊君點又其傳自成公呂氏甚習今其師友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也侯爲台光前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廡收稅有蠲放侯自補之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頃畝以歸之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爲永久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書者子也姑爲述其本末大槩庶幾後來者有考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侯名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

靜治堂記

樓鑰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闢縣治之左爲靜治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爲父行爲書其扁且勉之曰侯君政有靜治之實當爲記之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者衆蓋邑當往來孔道夫力之須最爲擾民農人失業幾不聊生君首欲罷去人以爲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於郡卒罷之民已安堵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寬催科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强狡以絶鬬爭尤敏於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爲道院

以其餘力爲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以平糴價又作續食倉歲收百斛率三歲則以助士子之與計借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說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靜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是乃爲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年試吏治行卓然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

雙清堂記

王銍

錢塘錢厚之字德載罷邑暨陽築室天台山大隱峯下

芟刈蓬蒿列植松檜室宇華敞宜冬而協夏凡前日造化所秘一朝自我而得遇興超然景與意會取杜少陵詩心跡雙清之句以名其堂畫圖攜以相示求文記其成僕嘗遊走四方考驗風聲氣俗以閱天下之理凡名山大川非綿亘數百里不能遽盡者磅礴委蛇以舒發天地之勝氣也自度浙江觀會稽羣山與天台相連屬如翼張角立其隱秀涵媚峰巒森列高與天隣謂之四萬八千丈特其略耳地據數州下際滄海與蓬萊瀛洲方壺圓嶠俱謂之海上仙山而天台特其在人間者匪特雄冠東南而已自會稽而南所見猶未也接剡縣千

巖萬壑經沃洲過金庭然後歷天姥之岑以窺赤城華頂嶕嵷雄張千呈萬露愈遠而愈無盡其烟雲吐吞光景變滅俯搖滄溟勢接混茫浥日澄月金波萬里海天雲霽瑤臺銀闕其晦明風雨晨夕萬狀與夫晴嵐暝翠浮動出沒隱見於汗漫空無之際者盡非世境嘗見也矜修而政事强明所臨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刀衝斗之劍正芒寒色鋒鍔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爲後法宜乎異人神藥世多遇者僊聖應眞飛騰示現變化往來近在耳目與天宮化城無異也今德載卜築占天台勝處或遠或近以環吾居者相柏遺祠則王子晉賓天刱僊曹之所也華頂天關則上帝以賜司馬子微也招羊之巖與五道場則智者之所立教也赤城霞標則孫

興公所賦也神錢飛井葛元所羽化也寒巖國清至人嘗寓跡也石橋方廣大士所隱也世傳劉晨阮肇飛昇度世僊去不歸洞口猶在政與是堂相峙凡聖賢應世與天壤環奇詭異之跡可喜可愕者不下几席一指顧盡得之非天下偉觀乎蓋是心旣靜則外景靡非至樂況山川之足娛心乎昔人謂山水有淸輝及其淸音者信乎其能移人意也雖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尤未嘗必隱也達則在朝潛則在野我何容心乎因其所寓而已彼採藥名山全家深隱遊五嶽終身不返者猶有所偏也非聖賢常道也自兵燹以來四方漫遊山棲水宿

不常厥居者亦衆矣德載舍衆人必爭擇義而動得天下佳山水地以供吾之樂不以跡混其心不以外忘其內有帙於心跡雙淸之語矣是皆可以書云德載鄧國忠懿王之孫世載令德爲搢紳欽豔其間學鴻博行義矜修而政事强明所臨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刀衝斗之劍正芒寒色鋒鍔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爲後法將見羽儀天朝進而顯用矣乃以山林鐘鼎隱顯一致非取彼貴之理極德載高致僕言不欺故記之德載以爲知言故刻之

安洲驛記

樓鑰

淳熙五年予自勅局出倅丹邱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經由仙居往來皆宿於括蒼洞天在縣境也是時稱過使客之具甚備雖以別駕為之故然棟宇整肅內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君岳為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即括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隳廢既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即聞之快然以為不滿特未遑爾視事以來檢挍姦敝疏剔利源量入為出寖以就緒未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予五百餘緡於是首飭社壝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及聽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辦凡為屋三十楹足為大賓客惕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器用庖湢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也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以委之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已亥先為臺門以絡輿吏部侍郎之曾孫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為時用董饟湖廣以振職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於朝臺更選試邑能聲已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意樂處於此以陟險來者脫險阻而息肩焉受賜者寧有窮乎安洲亦

境之近山有高僧灌頂尊者古跡括蒼既為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忘已為人築河隄甃江澨凋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為人所難者而本價莊之立為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作斥鹵歲入鮮少積粟者且數洩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食告君名田甲於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贏斛幾萬計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人不病饑矣歌於道祠於社總總也君垂沒分畀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為衣食費餘悉以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敕子姓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築囷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蒙賴未已也既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矣顧忍後之人不知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

異日將無以見先君於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其事於石吾且刋先君遺訓於石之陰庸詔諸子若孫毋敢忘豈惟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也嗟夫吾毋見世之爲富者銖較錙取厚自封殖視他人之飢若秦越之相視漠然不以休諸心非不爲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駿孫從耳目之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憐之者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爲垂遠之謀爲善者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存矣又奚假余言而爲重雖然子而欲徵余言豈徒爲爾子孫勸哉近而鄉

鄰邇而郡邑必有聞風而倣倣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爲解君名容字益之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賢或者其昌陳氏乎初君歲出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於春遂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趙蕃

上蔡謝敷經子暢乾道癸巳爲信州永豐尉參議公就養焉予時寓居縣之祖印寺以予之祖毋乃崇福晁公之女子暢之伯祖毋乃景迂晁公之女講通家之好進拜參議公於堂退從子暢遊相好也淳熙甲午方有鄰

延慶院免科折記

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槎牙拏雲擁日上人謂龍挂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幼往往冀覩未墜傾盆以集大略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惟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爲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厘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

然則非爲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近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酒亟免焉然則侯爲誰亦爲民爾夫能龍以捐薄少之賦緻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惟三刹得免焉豈私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逐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早勉逝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子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刊州移於石而請予爲之辭

州治浚河記

嘉定甲申台有浚河之役是役也自慶歷一見乾道再見今方三見也台城山阻江蹙鱗集數萬家迫隘湫鬱於其間爲河以導溝澮便人脫沮洳宅亢爽風氣宣洩疾癘不生蓋非一日矣按舊志河舊通舟注之江唐許渾陪鄭使君汎舟詩可覆也後淤塞舟不能通值潮溢輒逆城於是慶歷丙戌守元章簡公絳始鑿復其舊而是役一見焉久之注江之衝堙爲平陸則自發源北山越郡治平橋至括蒼門滙而之東遂分道爲斗門以出河非其舊舟不復通矣而閼塞又甚於是乾道己丑守

向侯沟悉力浚治之而是役再見焉河之舊跡難復而閼塞者沛如矣未幾癸巳火河蔽於瓦礫以迄於今非惟閼塞而貧侵富蝕上廬旁墾河幾廢矣雨俄頃濁潦沒道甚或破扉齧屋春夏溼蒸疾癘以滋於是今守王侯惙慮之而是役三見焉茹季秋迄仲冬命戶曹惠孔時總其要諭民治溝溜使各達於河儆夫具畚鍤使葺河之淤土續斷潢引別派深廣各倍於初因民所利不擾而辦河以丈計總千五百六十有八而內歸民之侵蝕者什三夫以工計總萬三千九百有一而內參以壯城者什二錢以貫計米以碩計總千五百七十有奇而

外儥勞之費什一河之舊雖已難復而平澗衍流環映庭戶易沮洳爲亢爽無雨潦疾癘之憂晏然如已丑時矣嗟乎郭內之河民之同便者也通舟注江尤便者既以難復而併與同便者幾廢由慶歷而下百八十年而是役始三見時耶人耶余求其故昔之通舟注江城袤而民稀也慶歷復舊城與民未改也至乾道城既縮入而居民多故復之難今愈多故愈難愈難故其尤便者幾廢俗無長慮視河滋不急遂使同便者又幾廢侯能深念獨決違慕元公之志近追向侯之蹟幾廢者得不廢焉然則天下事亦係諸其人而已耳百八

三臨海朱氏重梓

十年而能浚河者纔三人今而後其獨無人乎夫河不必幾廢而後治人豈必百年而後逢也河自是可無廢則邦人感侯德與河爲無窮

修康湖記

王廉清

天台爲郡負山帶江地形嶮巇草木翳薈人烟繁鞫萬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達水怒每陰雨霖霪則水泉漰薄澗輸壑委犇流疾走自高而下如建瓴於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懷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攸鑿湖於城東當衆山縈滙之要以受百水即城徑庭爲瀆以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爲斗門泄水以注之江

虧者今疆理之浚城中之水溝瀆城闉之斗門覆以亭屋以引左右之水以達懷義橋之南北又即湖東故城之址舊斗門築三閘以通西江總爲斗門者六爲亭者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方東西六十五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有奇其深七尺與工於六年二月之丙戌而訖於三月之壬戌凡用工八千九百有奇長隄崇崇清波綿綿夏屋渠渠坊址暨暨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一新烏虖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紀績屬僕以文乃爲之記曰惟昔水利備於周官溝洫澮川逐

四臨海朱氏重梓

人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瀉水詩於稻人在漢召信臣杜詩號爲循吏之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凱儒者之宗請三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豈專爲耕耨浸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略爲世吏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隸之機塲險健之訟施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披蓁刈荒窮源探本發明前人久廢之績推尋百里堙汩之弊啓作竣事必躬必親無一弗盡以爲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亦可謂罔矣公令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下顧豈久留於郡哉此父兒戴公之賜自今謹儲泄之

節相曠濼之宜疏導以時渟泞無壅甘棠嵬首之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既乎

黃巖凌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間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於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爲畎倍爲遂又倍之而爲溝爲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而至於四縣爲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

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爲溝洫之地取民者惟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爲邑爲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爲閘者慮未及河也絡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爲埭以堰水頗爲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爲羣挾梃持刃以破埭遂有鬬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諸閘既立閉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寖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瀦不特河爲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爲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逼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壽又有帥閩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爲令者以三年爲任其

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遝又力所不給大抵趨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卹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淤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二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是邑治故有河經閶闔以環公廨歲久湮爲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後之爲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新建中津橋碑

唐仲友

郡介括蒼天台間水源二山東南流合於城西十五里東注於海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黃巖引甌閩往來晝夜不絕招舟待濟寒暑尤病颶風無時鬻師牟利槩船重載命寄毫髮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辛丑三月常平使者循行逕於城南戊夜登舟篙工失度比曉乃汔濟因問父老江可橋未作何故對以潮汐升降經營爲難食於津與瀕江之市又沮之皆中輟仲友自念承乏牧養繼歲入境人草食賴朝廷勤郵牟麥告登病少瘳矣橋大利可毋作迺分官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水池中節水以筒効潮進退觀者開諭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堤於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蔺楗中爲級道兩旁爲却月形三其層以縮水勢南堤上流爲夾木岸以受水衝堤間百十有五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五尋爲六栈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隨潮與橋峙低卬績以版四鍛鐵爲四鎖以固橋紐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爲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筏繫鎖以石固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一石浮圖二纜當道者植木爲架遷飛仙亭於南峙遷州之廢亭於北峙以爲龍王神之祠爲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間南僧舍爲僧伽之室凡橋欄舟栈黃巖預竹纜之須餘皆屬臨海金木土石之工二萬二千七百用州錢九百八十萬米四百八十斛酒二百六十石橋既成因其地名之曰中津第賞官吏有差燕犒以落之命臨海尉支鹽官主橋事兩指使同視啓閉擇報恩寺僧行各二人奉香火置吏屬行文書凿將校主巡警邏者二人守橋十有四人皆厚其廩給又以度數名物爲圖書禁防法守爲要簿田祉財用爲版籍東湖歲輸公帑數百緡改入焉以備葺費命臨海黃巖令董葺事所以爲橋計者粗備矣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方議作橋則疑中則謗既成則疑釋謗弭而悅繼之是
皆常情耳然慮始之難未若保之之難金石至堅久猶
剝而泐況他乎故記其大槩使後人知所勤尚或繼之
且爲銘曰台江之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
無智謀亦阻浮議橋之既成其難在繼矜吾民兮憫吾
勤兮永詔厥後視斯文兮

重建中津橋記　高文虎

上卽位之明年六月武夷周君暀自大理正行臨海郡
守事旣一年其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木江海爲立輒
齧崄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浸淫害於秋稼郡之田事旣

弗登城東南偏有舟梁以登濟者悉與濤浪入於海時
天子抑畏勤邺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水旱奏者發粟捐
緡錢委長吏安之而臨海居其一君旣奉詔議振貸
而川涂弗續行者益病有言天台山谷間木之仆於風
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藏若水戶曹趙
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鑄金纜筏舟五十橋爲節二
十有五祠廬微屋振其顚者守僧校兵次其久弛者皆
亟昔有加易棚爲桓舟計桅植貫木爲筏維纜以柱則
又創謀制艮可衛悠遠役興於十月百三十有五日而
梁成爲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於工者
八千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採民者眥不克支君
嘗蝕斁之日藉璧之餘公私蓄積可痛饑旰拱手祈命
羣情藉藉獨能以仁厚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迄
和裕宜著上德歸報於天子又能不剝於下民閒聞知
植大惠利寓以康邺用利我台人厥庸惟尤大然古者
治與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爲縣五而天台僊居限以巖
嶺少漁鹽舟泝兩谿而下者率向貿遷比歲始謀橋實
規截舟以事征剝意靡在民今所謂啓橋幾者是也夫
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後啓檢匿煽虐歲月未艾是豈
善政哉誠能悉捐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損益而惠

無窮也已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旣不能伸其言後
於此乃及述橋之再猶覬其言之聽也乃幻民斁而詩
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飢於對天凡百郡
縣孰保蓄之顧彼海邦繄君來儀之適是濤颶君不遑
處圖厥奠濟孰穡靡實孰艱難鬻孰旺靡食未知旨蓄
孰以川梗梁仆於潮舟流水穨委命寸筒廩之阜之戮
力富之楫之翼之輿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母父
於君怙特君惠余亦順理毋事令刑君飭津橋湜湜流
水後有闔郭前有山址君與民游其旅斁斁君戾津橋
賓揖靜樂陸有檐屬川有檝櫂好歌以誦其旅翿翿君

在津梁君誠民害君蠲掾賓敷利與愛撰工不揚民用
詠載江有蓄廬有賈有漁公在中流馳禁征除宜而邦
人歸美帝家

重修中津橋記

葉適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況
聯竹比板以闚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
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梁十餘年而
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建以爲
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郡記以橋爲重事使五
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寧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
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予無以奪其請因併
錄其辭

新建利涉橋記

葉適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蕙叔和爲其知縣楊
君言曰橋長千尺藉舟四十欄箇絆索隄其兩旁梱圓
狻猊屹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三萬五千夫工萬餘
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塗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擔挈
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雁蕩行過黃巖皆
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波爭舟傾覆蹴踏之患既免而井
屋之富麗肆烟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
有雖矣橋於江之險尤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

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国以待異日之闕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秊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析之要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著之余臥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適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

哉叔和之論不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問至程頭必襄裹顧瞻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戲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歌詠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

天台臨川橋記

陳　騤

臨川王公珓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

士之豪民之耆老於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創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旣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兮霄漢垂蜻蛚疑若有神施磨礲羣然不動嶄巖環巉山幄凝翠空俯睨窈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繄誰功竟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桐山石橋記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識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漲諸壑畢會則是谿激齧堤址洶洶不可禦昔爲梁以木濟諸行者會無期月之固由是往來之人嘗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洛人錢氏覇國始居於此亦有承制而爲校書郎者宗貴覩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亡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爲患也如是

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爲哉苟能置石而易之財利不亦博乎諸君勗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名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鑿板二十爲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莫不喜嘆之噫東皐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齎粟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興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嘆者不其難哉使之推太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其爲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嘆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爲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於碑陰焉

重修桐山橋記

唐仲友

淳熙辛丑歲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來者曰水無大小苟有阻只尺千里寧海塗有二澗橋廢病涉能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民張潭以狀請曰邑有桐山道上二橋將復之當得官爲之主余喜問曰客告我久病未能汝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能不作輟乎對曰某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餓施棺顧惠尚狹今投老若二橋復願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慤似表裏

相副意能成事者爲出公錢十五萬榜募助役未幾余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歲歉竭力成桐山一橋曩許爲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以木不支朞月輒壞今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貢進士羅公適記之繼亦圮壞某相水勢不可與爭架木爲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尺覆以板甃甓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疊石各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二幸一成余歎曰吾去郡意橋難就汝以家當郡邑豪民

之力以績於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況費財汝惴惴以老爲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也吾聞戰勇氣一作再衰唯仁者之氣異於是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倍桐山之利博矣吾猶以初約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信對曰謹受教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奇蹇如龍行者游息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爲久者

南塘記

胡融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棘荆蓬藋始居此斗指南辰越今二十有四閏矣蓋吾邑之山發源自烏石隆隆隱隱東行三四里始折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與民之屋廬皆在爽塏環邑內外爲陂池爲沼沚者蓋寡也胡子之居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派稍分其坳墊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坡陁之形或如瓜蔓如博局如斂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瀦可滀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梁源至於蓬室一闥雖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舉孔而蚋翼蚊睫亦可以覩嵩華矣今吾之水雨溪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鳥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勺不可以浴日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其上投犢解屨以洗去其平生功名之念具鈞車舫艇笭箵罩罟以窮烟波之

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渺然起江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三江五湖財一脯爾而胡子倏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閭巷近於蓬室一闥雖

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縣學新泉記

李知微

土之有泉如人之有血脈自非磽确斥鹵不毛之地則凡都居邑宅雖百人之聚亦未有不依泉而立者甚至權其輕重以驗其氣之粹駁俗之薄厚好事者或又從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梁源至於擐檝走萬里相餉其爲世所重蓋如此寧川海邦也瞰臨勃澥鹹氣所鍾宜不知以泉爲貴迺歲甲寅有泉溢於縣學講堂之左不假疏濬自然清甘凡學之用汲盥灑濯以烹以飪取給而有餘識者以爲是學祓之祥焉

世方隆儒重道闢館以延英俊則論秀當自茲始其謂之祥也固宜然解散於數十載之餘收拾一二年之頃累功未深美意易虧則陰相黙祐俾之持久而不廢者匪茲泉孰聚之酒歌曰挹泉之清兮澡我煩襟隽永芳旨兮憩息書林自今而往兮無有遐心再歌曰人莫監於流水而監於止水積善於躬兮其觀在此自今兮欽於世世歌闋而去

張端

放生池碑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履國步艱險痛二宮蒙塵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迺廓度量戢干戈同盟鄰壤冀以迎奉二宮而息生靈之禍十有六年秋翠華南旋極爲長樂是後屢遣膚使懇涇淵聖皇帝璽書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百辟思有以發揚盛德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爲子孫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遷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以聞詔可其奏爰命措置蓋將示天下以好生之意俾人知爲善物遂其性也臣卽嘆聖恩沾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官吏士庶尋訪舊跡皆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爲善與物爲春濱海之民感被聖化洽於其心擧而爲之號曰不可垂髫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內外之地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以欄楯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節舉而行之使含生之物圉圉洋洋頒首莘尾不羅罾笱網罟之患其利博哉臣庶以此而奉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而永頒長樂其樂烏可已耶況魚之爲物非若獸之善走鳥之高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婺婦亦可得之先王爲是川澤有禁漁舍鰥魚萬物盛多則以魚鼈爲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思王者之德今天下州縣率遵聖意恩波所鍾罔匪文王之靈沼豈止肅宗八十二所而已行葦忠厚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世永保宗社以太平茲天下臣子之公願而感召之理固亦宜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天地大德惟生之云德配天地與萬物爲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帝陛下戢干戈敦好厥隣奉迎太毋長樂極忻繼遭懇逕淵皇是謹同樂宇宙閒樂寧親大臣百辟誠歎獲伸放生之池唐肅是因伏於閤門拜章以聞詔可其奏臣民率遵恩波所鍾徧及無垠耐盡物性至誠則然於牧咸若詩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於前俾爾含生游泳淵淪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誦天子之仁必得其壽億萬斯

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開明堂四夷咸賓

薛公井記

齊　碩

薛公并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衆以便安初市去水遠汲者頗藉於挈攜公浚大井於縣治之東北廣度坊泉源寒冽惠利博甚厥後濿治弗以時殆泥不可食嘉定癸未郡守齊碩訪得其處而溝渠湮塞甃甓崩圮非復舊規乃捐緡錢命縣丞張修董其事既加浚治復作亭覆之庶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句名輸墨手大書其扁揭之亭上并銘而刻之石於以永邑人甘棠無窮之思云其

源也深其澤也汞流祉孔不窮如酌此井

八景樓記

高似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瀟湘風景屈宋情思筆力不可控書不可殫杜工部詩天寒漁父網罟凍洞庭瀟湘雪千里茲彷彿爾可控耶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亦梗槩爾可殫耶控耶柳杜以江山自任目歷身涉大略若此若之何并包也囊括也山水之壯壯於湘中莫如海風物之神神於湘中亦莫如海六鼇出沒三山有無涇乾浴坤一碧萬頃天琛水怪鮫室珠宮何有何無

秘怪恍惚尤非湘中所可及然騷人所少至壯士所少

游故事軼而不著跡蕪而不彰然如陰鏗詩海上春雪

雜天際晚帆孤羅隱詩洞連滄海潤山擁赤城寒韋述詩樹入江雲盡城銜海月遥祖詠詩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耿湋詩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包何詩海雲朝滿市江鳥夜喧城喻坦之詩海曙霞浮日江遥水合天李頻詩陰霞出海散落月向潮流顧非熊詩塹起背城鴈帆分向海人李益詩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閑詩家者流儒賞固不一可景名尤不一也英英哉陳君堯章甘栖其濱斷其麓凡海情狀以智受之又希昔人所

以心乎愛矣者爲其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雖未得招斯閣建斯酒固已翛然望蓬萊之雲氣懷乘桴之壯游爲之辭曰鯨可鞭兮走鱗州右洪崖兮左浮邱拂北斗兮違玉樓閬風寒兮雪秋秋天不瀆兮海西流腳蹋月兮舞鼇頭兩鼇前兮挾吾舟龍起舞兮魚飛浮酒注海兮不可籌籥玉裂兮馮夷愁叶夫君兮一夷猶夫君醉兮吾歸休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忱編茅爲屋與其孥寓屠於天台山萬年禪院之西地勢爽塏土脈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是

水之去人稍遠而儥餾滌濯之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廢井汲以桔槹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灶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冰合雖今昔異時開劇殊事而約已爲衆有求斯應誠苟至爲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劂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如冰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

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涘句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嗇其寶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適相際遇也將以化尼父之雨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爲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上若將閔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貪爾志何清棄官何決樂閒何真人棄爾取人疎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邇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畀

臨海縣重修康濟泉記

顏度

臨海令顏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謁告所禱白鶴山靈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穴之得泉目殿址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且取大兼濟也築亭泉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

書是爲記

石𣏌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袤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未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卽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歡呼嘆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後書𣏌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𣏌安人甥也二表兄命𣏌何敢以固陋辭竊嘗

謂天之生人莫不子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騖乎利欲之途一遇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頴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敕行成闕門名垂史册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亙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發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業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於上云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萊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亙古無有恩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既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剄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毋舅姑至

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絶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姆則壺奠州里所矜式天産祥瑞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劾上皆未報會慶禮行耆年高節悉加崇奬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申前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郡謹迎耋稚竦觀植門建臺諏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

踵門曰毋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子昔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毋林宜人治家以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間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篤積益豐委址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丞天寵爲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毋者以安人爲法今君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刻於朝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畀以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諸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臺壞告而里閭而婦而毋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詩於石垂世作規

東巖堂記 會丰

天台雁蕩二山見謂三澥第一勝處山距郡遠近郡士大夫往游焉酷愛之籌酬詠酢之不足假繪素以幻其

姿行輒自隨又不足假石以幻其態坐輒自對又不足相所居前後左右山天所予形崢嶸耶崖鬼耶陂陁耶壇曼耶百爾屈奇與二者彷彿以則因天之資參地所宜宜花蓺花宜竹蓺竹宜木蓺木以爲家園因人所蓺參地之利利亭築亭利臺築臺利榭築榭甚者軒堂樓閣其以爲園觀公退私郤曼賓客不者道家人涇則從目燥則從足花竹木之間醒則從坐醉則從卧亭臺軒之上嬉忘勤勤忘歸士大夫之所及類然也今臨川史君修史郎中陳公又有出乎其類者存曰山勝不失兩全園勝寧容一偏於是劃所闢城東數十畝而東西之

東所揭曰小瑶曰生秋曰瓜風曰密露曰齊芳凡五匾亭臺伊軒榭西所揭曰鬧春曰見笑曰問開曰花嶼曰舫巢曰數紅曰記好曰涉趣曰四友凡九其外則二堂突兀五九石故東曰東巖五之會也酉曰勝賞九之會也物不兩大東巖又西勝之會歟公自慶元丁巳經始於茲未考工且治且享自爲韻語樂章發揮之諸賓客賡音就詠創思別吟又從而推廣之園無遺景無遺勝卷軸轉至余歲在甲戌矣檄音徽思茹盡式紬且繹堂爲園不可汎觀園爲山不可當見設也夫山鮮有不屈奇者惟士大夫胸中自有屈奇然後山之屈奇聽命焉與道似故耶道以虛御羣有巖以虛御羣勝巍國張公之柴巖衛國留公之梅巖侍郎李公之巽巖雖莫非以其與道似取也抑亦三公道與巖似此以此之屈奇命彼之屈奇聽交相合符然歟雖然三公者二職經綸一職論思畢然後退與巖休公出爲使入爲郎時則二未一職已經巖始亡適太蚤計是不然巖之體公之心同一虛也心與虛俱道眇天下公所見未必不毛晞法從粟晞宰輔論思經綸國務所急者猶我須歟虛以應之不我須歟虛以聽之虛在我須在彼所虛大小何如我所計也大須則大應小須則小應豈我所計哉充公之虛應國之須太以小晞小以大晞無不可茲於臨川也小以大晞來哉出守與虛舟俱戾止坐鎮與虛位俱歸歟入息與虛室俱而生白矣大以小晞將不外茲意者巖特其虛所寄之一猥於堂之未記也周諸賓客推廣意記之公廣壽字成卿云

明年病月望日記

臨海宋興洲校

雪巢記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曰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贔屭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暄暉則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鐘而鼎食童顏稚齒羣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耄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汩汩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爲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汚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懔金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眞竹裂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卒卒無須臾閒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扑滿前牒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憶恍然

在吾目圍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於其壁以爲之記

香遠堂記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醾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於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尉丞趙公因人之情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醾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

趙師夏

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爲謠誦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烟漫無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鐫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倭門未幾而薦柱支墻隳棄弗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莫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沉蟲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徉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脈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渝皆謝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交章亦織薦而弗勝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百汝是念作東與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未亡固春齋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咏之蠲祖發廩獨最他郡又爲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繼自於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泥露吾知其又

地靈境勝爲燕閒之館圖史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几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年間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脈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渝皆謝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交章亦織薦而弗勝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百汝是念作東與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未亡固春齋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咏之蠲祖發廩獨最他郡又爲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繼自於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泥露吾知其又

有百年之壽矣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與書房記

周端朝

蓋有棲身事役委跡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
憂賓敬主肅混混而壑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
沒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蓋施止悟合時事萬殊
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而已今子植
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書爲我而退求其心
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況
其施而不止合而不悟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
園池館增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效潔壽藤藥
蔭合淑而嘯清詩人墨客掇蕊而栽冰金石相宣東南
有園稱丁氏而東與有書房則自子植所以承其先焉

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園雖華其心何往非
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十載士
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新而林君殆不
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
譎麗百倍此堂者又衆矣蕩然而邱墟蓊然而荆棘者
相望也不爲邱墟荆棘則頹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爲
之太息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
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裒如一綫
亡而存絶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存而亡續而絶
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
逢吉而聞其堂則環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
賢淵微古今譚憲進而範俗退而視身取之書沛如也
林君之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
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古約而
通今冲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書之澤也夫心
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
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
之所以異而屋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

萬殊毫釐之際逢吉盡心焉於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而未厭
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蔵逢吉名表民

盡美亭記

張景修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
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
大夫麗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
勞矣然至於仙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
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修曰善哉楚石云登北邙遠眺
則衆美都盡子於此山覓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

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焉子爲
予記之景修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也不遺一景
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邑之梧蒼竟甫
紫蓮韋羌皆峯巒險絶巖洞瓌怪而溪流淼然烟雲晦
冥鷗鷺出沒平波魚唱斷壟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
也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
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
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
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
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
在乎學者之材也噫美於是盡矣

種德庵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
五人知崇陽縣森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
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
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
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
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
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
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
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
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詘爾奚以多爲故廬上
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嘆
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
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邱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
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
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
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
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
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汰皆所以種而不敗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
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
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
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王綽

丹邱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丁酉松
山丁君少雲始卽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爲圃遠
近蔽虧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

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二十餘許意匠剪裁各成面勢
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目千里偉
然有奇詭特異之觀可以距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
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蓬蕩不知其幾何畝
有堂鼏乎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所長吟而永歌
者蓋烟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斂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
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
約拱揖於有無寞漠之間龍川陳仝甫來自永康一見
輒心可每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
而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奇士誰

能騎長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為沆瀣汗漫之游
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植倦游來歸遐想舊
事因芙蓉之故址敞為傑閣高軼雲漢既成而以雲海
觀目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
者夫紱冕纍緝墜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
不能不惟曰世其家而已成規恢其所未備斥大其所
西自秋堂廣袤開拓伐蘧蒢列花卉極水石林麓之盛
葱蒨茂蔚對蒙泉精舍苑若異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
東由松嶺度橫杓沿緣夷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瀡
瀡碎石閒循其右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案間物而又

於東北之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宏先志俟後觀哉
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覩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
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憩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請曰
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
計慮於一出入游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豗迅風橫潰
回轤轉櫂則即有泊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
詳不若退而返於已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
講於道乎子植名木

藥圃小畫記

謝伋

右藥圃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伋先世
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為祠官俸入至

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取飽粱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
粗辦一廛家舍之旁買石田葺茅竹為園圃辛勤十餘
年根掇皆自封植下澤埶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
分胙而至以為草木諸果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圃
圃陋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寫以淡墨樹輪相糺
林木茂瓠藤蘿薜蔓樓閣隱於其中靈石寺也冉苔蘚
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壺酒貌伋也垂楊夾道
叢篠插籬羅漢大樹映[illegible]圖也下瞰黃甘塢後浸白
蓮池池上偃蓋松紫霄諸峯羅列目下是為水芝軒蓬

臨海宋氏重梓

輩數楹中楹靈泉館僧閉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是爲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絶作屋陰樹是爲潤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古松百章籬內巨竹滿坡面雙槐背三樟一堂三內榜曰斲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邱最後得之地多意茨不絶其本乃結草庵簷以竹充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抱甕於亭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薪桂酌泉烹茶或採蓮斲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清人跡斷絶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時變面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跡甚可喜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肇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壑側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隨也其倏窈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也其遞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蒼遠矚面近觀萬象橫陳迴不可狀其以爲幽棲則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迺若是景具則是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俗君之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鋼於幽棲者也自其善積於身孝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達也或不得充面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礎況復有不窮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鳶之飛躍攖吾目慨吾心景隨心生而心不隨景以逝是眞幽棲者也非鋼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面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

臨海宋氏重梓

也而於此尤惓惓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婆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節影屐聲翩鷺猶能認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蔕館方築嘗有名勝豪特袂連轡盡與之共籌此心者而子以官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鋼於幽栖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于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者乃曰洞居寺

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還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於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徵開封曹寀得之來游而黃巖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渌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徵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

澗之東有隈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隈自隈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游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澈澄可鑒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暴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潭之南許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以流飲自上流浮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縣崖落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如綰鬟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疎廣草木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谷澗之水採芝茹朮擷翠珮芳杖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翛然而往直欲跨雙鳧御清風逍遥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隈自隈以出至於迎

陽峯之下有巨石偃於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爲址構亭於其上畫桷雕楹翬飛鳥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跡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懷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漏日余與諸君携裯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殽野蔌具於臨時膾鱸溪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挂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玉山自頹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尊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豎爲之

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間之游乎旣而夕陽西頹暮烟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騎鸞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遥聞雞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悵然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郭彦文立馬謂余言口數千百年湮沒之跡自公發之今日勝游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若夫寫難名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道也

去臨海宋氏重梓

委羽洞記

謝伋

台州黃巖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洞曰委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戲洞口居人以澤穢涸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酉今石城使君李侯端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之稍給香火瓜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病疾輒卽愈邑人重之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淨庫厨湢浴具體而有始夔荆榛爲勝地按大洞記麗奥之間大海之涯地產方石其人劉奉林所居也奉林嵩高逸士避周季世棲焉搆輕舉墓一大蒯人名其山曰委羽某寓居三童山鐘鼓相聞嘗一再至及守稽雲大方遺書求文記其事復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盡侯歸及浙右又以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寧可以日月冀哉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刻銜石上矣敢固以請乃序而爲之銘銘曰昔有仙人卯金刀雞犬同升記阡陌九皋聲聞至今存上天曾委翫仙人一去幾千載閱世眞同駒過隙長官好事繼李侯大洞主人親推擇寫隆堂殿復一新照映林巒無夙昔寓公耆德上清都豈有它揚畢茲石碧落侍郎寧復來葉令飛鳧塵幾隔太乙靑黎儻可尋去共研朱點周易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璿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爲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生產俾樂敎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聞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淸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於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

祿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逼垢面跣足廬墓三年甘露累降鄉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敎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傚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敎璿卑鄙庸陋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黃巖隱士左縉經臣裒詩訪璿于寶城方丈語及大略經臣勉璿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遽以卽世告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爲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蘁奏有高蹈邱園沉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謂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巖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蘁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靑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眞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啟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已之爵命以盡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璿元豐二年塵忝一第經游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孤子璿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巖隱士左縉經臣裒詩訪璿于寶城方丈語及大略經臣勉璿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遽以卽世告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

瓘發緘慟絕亟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蘇舜欽

台之黃巖有至孝之士曰杜詔詔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詔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

一簣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茇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飲不薑暮夜狼虎之跡交於廬側詔獨不恐明年水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于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詔邑人數千跡詔所爲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奬慰賜帛粟予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寖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于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蓁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跌不還府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

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意焉爾不若古之士大夫閭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嚮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詔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至者矣非曰於世尚以沽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鶩於親親者教自詔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介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巖支汝績踵門拜且泣曰吾邦丞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即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予友也每趨郡輒爲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擎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嘗既而季和數見敦於是叙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會祖議祖

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巖先生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强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顓國有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郤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祿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月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爲弗君弗思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牟述牟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臥必登牀而後脫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

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人之急其於族姻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儲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郤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與屋纔數間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嘗曰君子爲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弼弼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

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我心則像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竁過者斂容于載無替

趙師夏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君杜氏名知仁字在伸台州黃巖人也曾祖誼祖舜卿

考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曰樊川鄉人謂之翁者是也毋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寘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奧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彫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之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卿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挈劍佩之顯功則趨而辟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

寡弱施鈞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已志也子與君共學友也知子莫若君知君莫若子君疾且病子亟往救則已屬纊矣悲夫乃書其導匱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衆咸曰宜退而爲之誄曰君學足以有爲才兄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於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詩勒諸壙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堯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懽如也其行既

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
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
汲炊不蚤熟踽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
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
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
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
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
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
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
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

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
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
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
德爻有重牖疾一室黯黮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
悶不能出氣而德爻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
然也值其疾少閒侶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
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
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爻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
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
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卽謝舉門不入
都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

大田先生墓誌

吳子良

王德爻既沒余爲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勸復以
銘爲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隣幾者余
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爻之賢耳熟
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口公之重客簣窗陳公之畏
友也他日會之簣窗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
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
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
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渟而嶽立也間出所著一讀怳眩
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凝焉會爺焉通

吻膏舌腴淪浹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奥其見也
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眞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
德爻有重腿疾一室黯黮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
悶不能出氣而德爻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
然也值其疾少閒侶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
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
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爻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
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
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卽謝舉門不入
都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

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望不但
稱學正以共居大田又稱之曰大田王先生云噫何必
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然德爻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
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嘗聲德爻
德爻因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旣
相素厚德爻者也德爻疾已侵稿數千言規正之及公
不及私何必龐德公會仲連之流也余不足以知之矣
德爻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衛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
爲校書郎爻應之豪邁博習徧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
妻陳氏男勉勤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

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口月口日墓
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矜連城幾何
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我獻不畀亦不則我足全而歸之
賣林谷

竹村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箴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天台縣
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泌江制司差使檄祖也修
職郎信夫也君孝友孚達廣學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
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
勝居家所振贍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饑恤士如醉而尤

四朝布衣竹村林君墓表

簣窗先生旣銘詠道林君子表其墓余於其葬余誦

曰銘具矣不滅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爲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然酷嗜書贅衣貨家具購書至幾千卷名帖亦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絶然師友皆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道錢公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可徐公大受林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鑰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頤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眞公德秀楊公長孺君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屢試屢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棨長樂王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接歲踰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誼然則世之非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爲無益矣身約則子宜泰不然交爲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然誼爲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密不悔誼誼益虔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藏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村居士死年七十五葬浮江所著詩文數鉅帙藏於家他行能若世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委羽居士集序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以意明物不以物縶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遂屈吾論故爲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

臨海宋氏重梓

之焉乃各有趣其爲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怪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物爲之感才爲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理其爲詩曰來自夷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爲詩也孰禦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怪瑰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惟杜甫兼數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刻氣燄三者修真之士資以爲道而乃冥搜旁想靜與萬物相逐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爲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爲子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之事以爲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爲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於丹邱寶城之南

余抵丹邱之三年左經臣攜黃公序見訪嘗爲跋其後

臨海宋氏重梓

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八日延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備也余謫居臨海黃巖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爲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嘆曰此非

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余謂非避寇諸詩爲然大抵句法皆與心陵抗衡如會姪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云

方巖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强郭僎竄嶺外伸雪故太府丞呂祖儉永務郎干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彦逾與諸賢同日名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

死咎實自彦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問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彦逾耶使彦逾再入臣爲善入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佗日前轍趙言節鄭聖聰廢臺諫紀綱餌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愚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侂冑猖獗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

雪巢小集序

尤袤

余友林憲景恩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黎政子恢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餓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於馬上望見亟道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請見亟道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窗數竿竹中夜鷺喧誰家海船上

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逆其後諸公凋喪略盡君亦遽窶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耒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退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又耒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晢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蠭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也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憎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

人同爲橫民又不欲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嘻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石屏詩集前序　樓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皋子不肯作舉

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毋邱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字勃顯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皋子其不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謏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惟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

唱酬詮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縈於俗豪傑而不役於麾岡放而不流於漫古瘡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冶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

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羣絕侶對燭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膺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

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邪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人也總括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句萌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而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爲揭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應陳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嚴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驅驟羣言特立新意險

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睹蓋未易以常情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渺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經緯勻等膏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强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舍一心之信百臧百年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卿莫庵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常聞韓退之
之論文曰紆餘爲姸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
抑揚頓挫能搖動人心合是三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
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
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爲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
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夫小數十戰方
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
而勝彼亦略似之終非其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
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則行人將議其慘矣

曾使君新詞序

謝 伋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弦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工
爲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日滿
薦王郎戚里名勝豪傑莫不願交而弦父亦善與人交
笑言靡庸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聲
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揣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
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絶可繼門戶
鐘鼎之盛此弦父異時之作也仮政和末肄業太學同
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弦父丞大府仮丞大宗正相
遇行在所叙中外契則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

多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友宴無乱
恩意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歳在丙寅弦
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屢豐穰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樂
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
共樂之變歎息悲恨之音爲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
十一轉而上闖則安靜乎易無煩苛迫急辦治於談笑
之間殆將於此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
人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
生故吏相與裒次屬黃巖長刻諸板將傳之又屬仮爲
序仮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
則又合詞來請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
所見聞者如上

眞窗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
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
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
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
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
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

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油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蘢秀鬱而峯崚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惟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會之閫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質窗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質窗之文遂歸然爲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質窗二十四從葉公亦以其囑質窗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質窗初集既以餒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爲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閟于以詔難之緘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厪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棨掌不克就最後黃公巖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蒙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榷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采益之既具余爲詮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徵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牒莫深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爲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

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紹千歲之闕
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厘嗟夫此
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
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
一圖牒爲然天下事皆然

臨海宋端儒校
重梓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古爲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采訪於士友屬筆於篤窗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關教化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綱系日廢牒墜踰無所系難悉録雖不録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

守王公梃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圍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倏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爲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細咀篇什而思暢其才是非而開漫濛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璨璨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爲續志紹定已丑郡陷於水倉使竇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爲三志搏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克就者何采訪於士友屬筆於篤窗有以證易於聚矣今所書止城郭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災書城邢城楚即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畧之嫌也今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

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於京師遏我猶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乎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歷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豪齡新城記得於倅廳壁之剥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歷必復之責一之外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終又爲之今一人任

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鰥寡無告之民恤養涵育載在令甲爾守令宣上德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廩租設廬可利永久尤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惠於一道元祐黃太史之孫監丞君實家於洪其守丹崤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爲贍養之所又

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爲民慮至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辭請鬻者不遏因循玩災籍蕩無有統紀癸巳朝廷不以必愿不肖守藩於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體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乏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庶存有宇給用有器經今圖後以待其久既爲條列鋟梓又命所司別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焉雖然必愿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給而又守此未暮易成而去故

他欲廣聖朝仁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惠者多不暇講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人而廢其政則必愿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大抵然也況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録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爲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於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

久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果何如韋羌羣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偪於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爲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中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羣情稍安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嚴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

登城上皆皷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嚮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録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淛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既逃而還迺更

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是誠何心哉三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而克其敵故參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發睦郡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革吏唯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焰所嫉聲震甚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者響而委城故盜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無留難者時旁郡羣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沸然於是睦歙杭處衢婺六州悉陷於賊唯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甚偪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睢陽滕侯也當是時侯非被長吏之命爲守禦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盜所

甚偪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嘆謂報國唯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撫劒逐之又爲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爲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甚嚴謀之臧矣寇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林木衆皆股戰膽掉不敢下視侯擐甲冒矢石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擾然有鬬志賊乃斂衆而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鏑之交侯遂以死囚尸諸城上且厲聲徧呼曰渠帥尸矣衆響應之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潰旬日王師繼來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

何恃而不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爲有神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弧矢以令諸城上茲實天之祐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鈐略人便弓矢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當和平家豐益人安富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誠難而侯乃能之高牙大纛前賞後刑其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衆誠難而侯乃能之則侯之功前於古而莫擬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功也苟圖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場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侯之先曰章敏公左

石國家克勤勳績今其保世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苟將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章敏公左之功以刻諸石俾流於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頌以贊焉頌曰赫赫王靈被於九州彼寇維何有譎其謀裒斂凶頑俶我吳楚狂奔叫呶肆厥螳斧民之玩治弗能勝兵寇亟陷遂墮六城豈無斯侯不用其則豈無乘戎是棄其律彼台且都在寇之宅無競維人寇莫我卽非莫我卽莫我能克人謂伊何有侯之勝明信靖謀是圖是勤勇以決之孰敢陵彼昏卒狂再干大戮斃之一矢駭禽奔鹿王師嗣來盡磔梟蝮天台之全吳楚以康維侯之功與勞於王誰以滕侯達於旒綏登而用之以畢其智無俾封植獨於台人俾乃勲德均我有民頌言不誣敢告司鈞

送通判黃城中舍序

陳　襄

台州慶歷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戾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爲貳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於色無所不避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爲德尚賴侯侯曰某迺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爲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已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已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目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爲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爲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爲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爲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汩汩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爲公相師公方册者多已爲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菫菫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爲公弔矣其賀雖然吾爲

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爲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邑小則便閒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朓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恢恢奇奇爲公獻者邪句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官商而不離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爲冗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大成殿奉安先聖左文　王然

勸諭文

陳襄

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義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壟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相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遮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遇畔地有界畔不相侵陵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則爲禮義之俗矣

勸學文

王然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惑知

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旣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揚子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黃巖古東甌素號多士昨者廟學野於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所聽讀然受命作邑愛自到官首建鄉校遷於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

諗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然後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閭里康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風俗美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矣今天下三年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繇役庶子孫豈不爲盛事哉子自到任以來居嘗憫爾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卹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致身罹刑憲鞭捶流血而不知止子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慾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子心迺相扇熾搆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蔽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於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右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者況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穎茂朴美之器可使爲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眞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子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卽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台州壽台樓記

陳 襄

台在天爲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臣和而
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物必壽物生不
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三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
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先二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
邑士闉城中會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
撞濺沫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圜堂實迄以
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即郡畀常平使者節去
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有物斯有數短
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亡且無少長貴賤皆以水諉之數
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既

奏久報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胙
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迺新初水之破城也入自括
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據城上倣黃樓以壓冰夷邦人
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丞相趙忠定公所縣建
摘與公賦語名爲神秀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
此州上應台宿三台之泉鼎足闔闔天台大山窟宅仙
佛即上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謳活人爲勞者予謹謝之曰棠
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賜棠特同諸君

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棠集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年然僅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大菑於後可愧也已猶幸使指蒞所部獲與飢溺相周旋不爾詎無章簡元公來棠也何敢覬前哲萬分雖然尚有以詒諸君凡民宅生於剌史縣令民生藉哉同其癢痾時其渴飢天下莫不壽奚獨台民壽不然椎其膚蠹其脂殘榛其元氣民夭奚非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寫以爲壽台樓記城成法當書有今代鉅筆在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循海屬絕請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迺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淮徼徒行路宿偃卧蘧蒢無面目見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枝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

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遽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托此文以不朽也

世華按此文與本集無涉以舊本所有故仍之

臨海宋氏重梓

赤城集卷之十八終

臨海宋興濱校

氣集東南正

明張氏約園開雕

董純齋先生諱琅覺軒年丈之祖也與兄璘齊名選新昌訓導未任卒嘉慶初川湖流寇未靖詔自庶人以上皆許上書先生拜疏歷詆諸帥格於撫不得上家居授徒著述甚富尤精周官所著輯說十二卷壽鏞猶未見也見忻紹如四明清詩略小傳　今僅見所編甬東正氣集四卷爲光緒壬午正誼堂家刻本錄高中丞以下凡二十一家文五十二篇分爲四卷昔徐霞客有甬東正氣錄八卷記遺事此則諸家遺文也壽鏞編四明叢書於諸家中

如錢忠介公集二十卷周忠愍雲文集三卷華嘿農過宜言八卷毛徵來吞月子集三卷及林商庵留補堂集選付諸梓矣林霞舉朋鶴草堂集則錄副而未刊也楊南仲刻其銅馬編董次公刻其讀易一鈔非文集也他如陳忠貞公集三卷張若水集九卷魏布衣雪翁詩集十四卷與夫宋愚龍馮主二侍郎屠隅部諸遺文皆桑海鴻譜之可風者也幸次第刊之夫鄉獻獨書流落於天壤間者何限一人之力如蚊負山即其得之於友朋者一粟海滄亦復泚乎其小總集之選殊地珍也斯編雖

序

錄高中丞文二篇李儀部文一篇錢忠節文七篇陸大行文二篇林中丞文二篇莊太常文三篇楊尚寶文一篇周貞靖文二篇王太常文二篇董戶部文四篇楊烈愍文二篇華檢討文六篇王評事文三篇毛戶部文三篇李駕部文一篇萬戶部文六篇任太常文一篇周監軍文一篇林端節文一篇徐霞皐文一篇林雪蛟文一篇凡二十一家爲文五十二篇分編四卷名之曰甬東正氣集昔霜泉有甬東正氣錄八卷所載爲遺事此則諸公遺文也全集余俱未見從他書錄出之吉光片羽固鄉國一寶書矣嘉慶乙丑春二月鄞縣董琅純齋甫序

甬東正氣集目錄
卷一
高斗樞
李棡
錢肅樂
陸符
林時對
卷二
莊元辰
楊德周
周齊曾
王玉書
董守諭
卷三
楊文瓚
華夏
王家勤
卷四

毛聚奎
李文繡
萬泰
任光復
周元初
林時躍
徐鳳垣
林奕隆
因國之交吾鄉號爲忠義湛身殉節及採薇行遯之
士指不勝屈然其文字之存於今者蓋亦僅矣此集
二十一家爲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從他書掇
採之隨得隨編先後亦無體例故如張忠烈周節山
諸集吾家有其書而此集反不見錄也沛嘗見盧青
厓四明文獻集袁陶軒四明文徵收輯諸公之文尙
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四家其集
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顧所錄行朝諸
奏疏藉以見錢莊楊董諸公桑海譽謗之大節使非
此集之存幾成絕響訓導公原序所謂鄉國一寶書
者信乎其可寶已同治壬申命寫官重錄清本越十
年刻之汝東叟識數語於后孫沛謹識

鄞縣董　瑮純齋編輯

高斗樞字象先一字玄若崇禎元年進士官廣湖按察使以守鄖功擢漢中巡撫福王時移湖廣皆未達明亡歸里卒

詳述秦鄖情形疏

奏爲微臣守鄖四載謬膺撫秦恩命謹詳述秦鄖情形事臣一介書生才識庸淺自崇禎元年叨簡監司至崇禎十四年陞任藩臬歷郡守拔任監司至崇禎十四年冬逆賊李自成攻破襄分守下荆南道按察使十五年冬逆賊李自成攻破襄

陽荆承相繼淪陷十二月十二日各賊乘勝直逼鄖陽臣統率文武將吏力戰三晝夜殺賊千餘賊始遁去十六年三月逆闖復發賊數萬力攻鄖陽臣統率各臣且戰且守一月有餘殺賊八千賊復東遁六月閻臣委推官朱翊辭同副將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劉調元胡廷聘余啟凡等恢復均州又復保康擒僞官芮作聖八月閻臣親統劉調元苗時化游擊劉源潔韓原餘張文富王蜀良强新馬之服李開泰吳葆和等恢復光化又同督師所發副將惠登相徐勇進攻穀城僞官陳知揚印出降擒斬賊將郭三益黃世龍丁自美等九人襄賊楊彥昌發賊三千援穀登相與時化合營截殺擒斬殆盡登相隨奉督師調去臣再調余啟凡王光泰許九德杜元貴等兵進攻襄陽賊楊彥昌馮養珠路應標等出城迎敵臣親自督戰各營奮勇截殺各賊大敗入城自守臣督諸營四面攻圍一月有餘賊勢已窮蹙適閻闖逆入陝攻陷漢中興安臣恐乘虛襲鄖祇得撤兵西歸至十七年正月闖逆從西安發賊數萬會合路遇等賊再來攻鄖臣又統率文武力戰五十日殺賊萬餘賊又遁去臣體質孱弱素多火症自十五年冬至今年春枕戈躍馬日夜不休冒暑衝寒憂勞兼至怔忡嘔瀉百病交作祇緣封疆任重扶病登陴四月閻闖知府徐啟元已陞鄖撫臣亦叨蒙先帝殊恩加陞太僕寺少卿竊喜危疆得人病臣可覬休息鄖撫亦親見臣困憊之狀業許解任養病至七月閻署守道僉事朱翊辭接楚撫書內稱臣已陞秦撫托翊辭轉報臣杜門養病感荷聖恩竊念天下事勢至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安敢不力疾任事而秦中百二河山自去冬被賊勢同破竹鄖陽

接界如商維興漢譙皆賊據欲求一旅之師爲臣恢復之資而不可得至若鄖陽之兵舊有七千今二年絕饟又兼荒旱饑餓之餘死亡將半且闖賊於七月望後又發路馮各賊攻鄖鄖撫與道將日夜戰守賊雖屢挫而闖逆亦屢增發各賊來攻經今三月尚未離鄖則欲分鄖兵入秦勢又未可止有陝西副總兵孫守法領兵五十餘人來鄖臣細加詢訪據云秦地雖陷民心尚思朝廷恩德舊將殘兵多有逃入山谷不肯從賊臣遂於八月初十日密差各兵潛往山寨招呼舊時兵將又委守法馳至竹谿平利界上探聽漢興情形而賊氛密布差兵迄今未回臣住鄖圖秦而鄖圍未解秦兵未集外援不至糧饟久窮欲具疏叩闕孤城之外四面皆賊募兵民中能齎奏本從賊中潛行者久未有人今多方設計差官齎奏伏祈皇上迅發大兵刻期入秦臣所招山寨遺兵倘能湊成一旅則域繇漢興或繇商雒必效捐角之勢也臣策蹇磨鈍素心不敢自後而體羸病久重任實所難勝且望入覲親睹天子行役每一念至臣不欲生伏懇皇上垂念封疆放臣歸里少盡一日菽水之供

別簡材能威望之臣蚤建澄清之績臣曷勝虔切之至

臣衙門關防自舊冬西安失事不知存亡的信見今書吏承役緣道路阻隔亦無一人至鄖故臣疏無印鈐蓋并祈聖裁

明殉難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竇日陳公墓志銘

慨崇禎甲申三月之變蓋今古所僅覩哉明天子英武親握大阿當中外訌潰時宵旰憂勞銳思救寧而盈廷積狃無堪選倚任者棘葦諸君子衷竇選懊而貌乃陸

梁司馬之律不遑行於衆甲之弁而賈販登壇輒委簡書於草莽賊自成一小豎子耳稔亂多年洊窺天邑倉皇失措龍馭上賓豈不痛哉當時殉難僅三十許人然求其生能戮力不分負國之愆而死則慨慨決烈可覩帝鑒於赤舄之上而無媿者指能多屈乎吾謂侍御陳公其庶幾云公自己卯奉上命按閱天子尚重輔臣楊公成汝才謹既撫復叛狂逞楚豫閒天子行役每一念至臣不欲俾往督師委發楚豫及秦各大帥從北而南環集於鄖襄公曰噫其將以罔爲整乎遂躬閱關隘蒐飭文武爲

堵勦計而蜀鎮將羅尙文驕殘嫉酒色公疏列其狀謂
必不能辦賊雖崩堂竟務優容然稍知戢矣蜀撫邵公
捷春悉調蜀師分列諸隘二十餘所蜀兵固單分益薄
而督師擁三省重兵尾賊後竟無一旅從閒道疾驅至
蜀以扼賊奔者迨賊入蜀則以疏防詆邵奉旨速逮治
於是蜀民大譁謂疇擁重兵而任賊狂奔邵公固無罪
胡逮也不呼而集者數千人欲毆緹騎公力爲解諭羣
譁始定時奉旨公專護藩撫臣專辦賊公雖護藩居成
都乎猶以餘暇遍飭各郡邑糾眾城守務堅壁清野使

賊無可掠以待督師又調度諸將時出奇邀擊以裨新
撫所不逮故賊入蜀旬月雖不無殘破然各郡及衝要
諸城悉堅守賊不能大得志最後犯成都公部署久定
發裨將某等分布要害倚角相効一再戰賊果奔遁百
里遷延東去復從巴巫入楚督師提三省大師盤旋蜀
事盱衡揚眉率能任意嘗毀及盤錯當前自失者眾矣
又甚者逞私臆以誤機宜及事敗而巧逃於指摘衣都
被戕燎不可再撲矣然以衄督師陷襄宛燎延中原之
勢而竟不能得志於蜀謂非公障之乎天子焦勞方甚
初不能無誚讓既知蜀堅守狀且藩封晏然於是優旨
賜銀幣仍命公入居蜀以善後而言者交章論輔臣玩
寇逗遛誤封疆大計天子屢公覆按公遂奏輔臣在蜀
擁重兵尾賊後旬月閱未嘗一大戰且閉秦開蜀皆輔
臣陰謀等狀會輔臣已先卒猶追鐫其職焉又二年公
得代還京則自成已踞楚撕豫跳秦淳從三晉窺薊輔
各省鎮兵先後調發殆盡皆以潰衄闖而京軍徒有虛

籍倉卒召募悉市井無賴天子蚤夜召諸大臣問何以
禦賊率嚅嚅不能出一言公時時從諸大臣有所規畫
輒廢格不行退而泣曰事不可爲矣吾爲朝廷耳目臣
誼不可生頃之賊薄京師城陷公具冠服再拜遂縊蓋
縊時距先帝上賓不踰晷刻云而是時賊獻忠已從楚
再入蜀蜀郡邑百餘城盡陷遂僭號成都矣嗟乎若公
者豈非奇偉磊落古之貞臣乎哉士君子居恆論天下
事盱衡揚眉率能任意嘗毀及盤錯當前自失者眾矣
又甚者逞私臆以誤機宜及事敗而巧逃於指摘衣都
被戕燎不可再撲矣然以衄督師陷襄宛燎延中原之
食肥如故也公恂恂儒雅語不輕發與人交恆謙謹自
持居言路不爲詩激矯屬之習以沽譽虎聲及當巨寇
披猖卒能措全蜀於覆盂天步艱難九閽盡晦從容就

義之死靡辭豈不度越人情大有徑庭乎公前名天工改名艮謨字士亮別號竇日其先爲長洲人宋時寓巷公矜以進士官明州遂家於鄞之茅山嗣有右正言文介公禾爲宋名臣入明宗支愈蕃公曾祖諱煃祖諱志俱庠生父思南公瓏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鄔太恭人亦以貴封嫡兄之星公其仲也公生而孝友居喪雖骨支牀聞於鄉聞少補博士弟子崇禎改元恩貢入成均登庚午鄉薦辛未成進士旣選例應司李或謂公曰李缺僅一滇之大理路遠地惡盍少需公曰筮仕而擇地謂

臣誼何卒就選滇故萬里外法網疏吏治不能無軼越公獨淳懋自勵凜持三尺先後直指倚公如左右手六年考最陞見擢四川道御史遂出按蜀久之報命值京師危甚他報命者多觀望需其期或覘別差可外者輒嘗以出公曰果爾天子將孤立乎如期入亦不營外差遂得巡視太倉未幾及於難方殉難時旅中猶有時少詩若銘子孺爲疆臣愧不能死攝忍至今又安能壽公千秋不獲辭遂誌大略而爲之銘曰

城陷姬先就縊縊而氣未絕爲侍婢所覺將救焉公曰是其志也宜遂成之姬之貞烈固天植亦公精誠所感也公僕周明扶公幷姬柩於千戈數千里中扶服歸鄞鄞人相率具香燭迎於道拜而哭之諸子衿爲位於郡明倫堂會弔焉傾國中縉紳士民數萬嫺於辭者相與詠歌且立傳傳其事廷議襃殉節諸臣贈公太僕卿謚恭愍姬得贈爲孺人公生於萬曆己丑七月十六日距甲申享年五十有六原配劉氏封恭人舉一子久鼎蚤喪側室

二俞氏李氏最後納時孺人俱無子以兄子庠生久樞爲嗣娶光祿少卿張公子瑁曾孫女女久恩適光祿丞董公光永孫文學德昭女孫一幼未字久樞卜丙申正月五日葬公於邑之清道鄉而時孺人附焉因謁予請誌若銘子嬰爲疆臣愧不能死攝忍至今又安能壽公千秋不獲辭遂誌大略而爲之銘曰

公功於甸甫去而邸公殉於京甫至而傾浩氣鬱升爲霆爲電贊帝於幽惘茲區甸新阡其巍金支翠旗有鬚而侍簣勝鬚眉

李　棡字宗海一字韋菴崇禎十年進士
　　官王時官儀制司主事絕粒卒

水許亭落成記

今天下令苦民矣令不民苦也徵輸苦之耳徵輸不民苦也縣官重邊宿重兵加之以楚師欲不苦吾民不得也然則今之爲令者雖其在岱之石閭日觀衡之岣嶁芙蓉恆之瀛海太行揚之聖湖會稽擅壇中土形勝之最曾不得展足舒目嘯懷登覽況欲鑿嶮陘翦棘荆窮幽眇而致之几席之下尋所謂曹溪之香羅浮之夢乎令亦自苦其官也若予拙而勤宅事性復不喜搏擊爲雄製始問津也作亭山陽因阻面勢尾蟠荒陬首注大流然無端有聲海潮自語雖卷石勺水並以所悅爲安茲山之勝則有桃源可通黃綺不逝農耕肆命桑竹垂陰予進陶彭澤之徒而落之因歌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始問津也作亭山陽因阻面勢尾蟠荒陬首注大流無柱櫨節棁之華無斲椽除茨之擾予則進柳子厚之徒而落之手揮絲桐目送還雲東山爽氣在我襟袖憩政簡也種苗臬東生滿阡陌荷鋤濁酒開徑三益予進江文通之流而落焉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歌餘饁也又以予韋之佩予得從容而損益其閒漸亦日以治爲督賦乎不至堅絕百姓報數僅足額爲督役乎城隍修樓櫓亦修義倉穀常滿道路不譏多事役不及貧民爲郊內外乎門溝惟舊耕畬惟時社廩罔乏祀旱與潦也天誘之爲饋給往來乎曰傳符如初制遇上官賢不吹求而止止盜乎不敢曰無盜是用不犯於有司予治若禾已熟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面垢落墅之塗目泣鴈歸蘆溪山改觀草木生韻予則進葛海瓊之徒而落之將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於薄曙招遊仙也至

涇薪之煙鶴鳴於戶歸與永歎昔猶如此今則逢年則
進秋陽之徒與之歌清風西來鼓鐘其鏗雨止之祥長
庚不芒落稼膏也且有疫城屋壁無所顧惜掉舟折篙
漁鉤泥泊予則進孫樵之流放歌乎愁嘗醉飢嘗飽褒
帛匱金笑與秩終傷今州縣皆驛也升高能賦山川能
說見必有思思必有處凡目力之所及皆心思之所至
予則進廣道園之徒詠嘆流連以落之酹曰名山靈阜
鬱乎蒼蒼俯焉仰焉無愧斯民蓋非徒燕遊以豫逸也
是役也憂復爲吾民苦今反速予以成二三君子其亦
銘曰我不求水水則許我其果許飲斯以洌齒乎許子
枕於斯耳於斯而蟄蛤之聲不作乎客曰水固許使君
以清矣予嘉其言之旨而可訓也因以名其亭而摛文
以記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止亭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絕粒卒贈太保謚忠介國朝賜謚忠節

論恢復疏

臣伏見廷臣言事多引夏商之變爲主上恢復之喻臣
知主上聰明天亶厲志有爲固足與少康太戊比烈而
每歎今之國勢有甚難者羿浞亂夏去禹敢不遠平成
之績光被九州民戴其功故一旅可以造國若商之太
戊承賢聖六七之遺善政流風淪入肌髓其與今日中
原板蕩神州陸沈相去何如耶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
危下亦未免見傷往者邊事起而有勦餽詔書有言暫
累吾民一年已而爲定額矣及勦寇而有勦餽詔書如
前已而復爲定額矣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虜
滅寇詔書復如前已而復爲定額矣加以催科之令毒

於猛虎撟虔之吏剝民媚官元氣之傷已甚前年起義
王之仁方國安日吸紹興民閒之膏血而空之王鳴謙
張國柱日吸寧波民閒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光李礎日
吸天台民閒之膏血而空之有此三空傷不更甚乎今
其餘習尚未盡變臣所謂難於夏商者此也諸鎮恢復
原不能以楊腹從事然必時時存體恤民隱之心則必
時時有不敢妄取民財之念伏願主上嚴旨戒督俾諸
鎮承奉取之有藝用之有經下全民生即以上副天眷
中興之業庶幾可待臣趨侍行闕既無臣靡之績復非

傳說之賢不能仰裨主上成巢大勳萬罪莫贖然區區微忱猶冀爲流離顚沛之民請一綫之殘命惟主上鑒之無任激切之至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士君子不可一日遺心史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仙矣佛矣若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經矣亦圖錄矣曾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謨矣心之重於人也

十三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夫皆崇尚節義歲戊寅而鄭所南先生心史見於承天寺井中撫軍張公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予以暇日偶覽成詩豈敢附吟詠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於行道之人足矣

思親詩序

時維九月寒颸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瑞安省親行乎險厄之處山峻高以結陰泉涓流而增冽時或嚴霜

戒旦征馬長吁披荆棘而得路排沙石而下灘時或落日微暉煙光凝莫望孤郵以戾止解征衣而爰息山來供几戶直妨眉天慘慘而愁雲四起鳥淒淒而哀音百結況復行行矣若陟天關山山兮如橫地軸步騎相持緬索相引於斯時也行人喟而歎息僕夫嘅其流涕況我遊子能不悲心雖涸花幽草郁郁巖畔之閒怪石奇松磊磊岡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雁蕩擬其側明發有懷未遑遐盼心之思矣維其棘矣縱沈書採藥不如暱嶺上之雲合怨鸛鶴猿猱盡爲人中郎之操抒茲菀結詞不盡情

十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詠史詩序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助幽彝激勵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予不敏而爲吏偶以暇日讀史有詩聊綴微旨遂成歌詠或疑當今十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人急而用微文自娛焉適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知其民俗之貞淫好惡而其長吏政治之得失繁簡又可知也

隔闊千載斯事遂廢毋怪乎以詩爲騷人墨客之孤徑矣昔七子賦詩皆取裁前旨用抒心寄然其人之善敗與其受之吉凶皆卒驗焉予既無以發明詩史式訓末俗徒以攷鏡得失之意托於七子言詩之志庶山風林籟幾聞其聲者可以知所感矣

與林蘭巷書

桑梓百千薦血銷付長江一帶弟罪甚大豈敢言功盟翁千秋正氣百尺高標所願大摠讜言一清陰翳使臣子竭忠朝廷然後敵人畏憚中國此相制之勢亦相兼

之理也至於賞爵一項宜爲有餘之地毋行立盡之術如釣者挾香餌以投重淵百仞之深可牽而出若香餌既竭空手臨流雖任公子無所施釣鑑之策矣今侯伯大封諸人志得意滿在朝廷雖以鼓勵後効而諸人既以安坐而得之則亦可安坐而守之若我輩文臣求恢一寸土以報朝廷又復濫受陛賞此爲何名終夜思量豈不愧恨試思邊釁以來何所加於主上惟有一種詭詐紛囂貽累主上耳猶且今日都憲明日侍郎臣子之爲君父固應若是耶望盟翁先事爲弟輩杜止濫恩之路上以明君父之尊下以全朋友之義天下傳之萬世頌之即弟輩亦拜且舞之矣弟前者四辭新銜不蒙憐允至且以辭職爲懷貳今受職矣無貳心矣加銜不可以已乎弟感盟翁知己深於骨肉故敢以鄙言奉告惟賜裁酌幸甚

再與林蘭巷書

江上鏡渡仍是虛聲恐別有一路爲其陰平朝議專備江上正墮其謀耳時事日非正人解體盟翁不爲朝中砥柱而徒問渡於盛嶺瓜瀝之閒天下其可圖乎從來

小人詆訾君子多設浮詞陷構未有如今日以美名相贈者盟翁得此自千古矣但恨盟翁受其名而國家不得受其福爲快快耳弟兩月無饑必闕然而散空手來募所恃惟義饑乃身未到家而惡言四起一事不可爲弟惟有削髮入山看江上大勢以決生死耳據愚見盟翁亦不必速行或以奉命監軍不宜濡滯則竊小艇至龍王堂一晤尊師仍至本地覩變未爲不可且問尊師此行胸中亦別有成算非久駐龍王堂者管見如此可否惟尊裁

十月朔祭太廟文

嗚呼有宋未造天地回遹乘人用犬戎冠升笠天胡此醉人罔是疾惟我太祖應期首出羣雄睢盱提劍勃窣我武維揚雲飛電滅移兵北指莫我敢遏落彼機槍迎茲鬻嚮煌煌炎炎中天日月聲教所敷日域月窟轂我士女嬪然眉列皇我人斯禮樂四訖譬也漢唐商周匪匹億萬斯年金甌靡缺養士膠庠三年升賢而有勞念其遵厥恩斯勤斯篤際坱扎云何玄黃遘逢中渠棄我冠裳相從而髣髴匪寇之能我則自齧何辜於天降此

大駭嗚呼皇祖朝夕天關藐藐昊天有呼必徹前烈惟何而勿迪吉今人思漢義旗雲集祖德式憑中興四七時值玄冬香靄抑密陟降在廷時聞髣髴幸挽陽春啟佑來喆恭修大祀於灕之即慘慘悽悽空中雨血哀我嗣孫東南播越瞻望陵園心摧腳裂夙夜勤止憂浮大宅誓帥臣工親覈荆棘灑血告心居歆也必尚饗

陸符字文虎一字子充崇禎十五年舉人魯王時賜進士官行人

董筆公文稿序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處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二藏稿讀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於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其鑒之也則亦言其爲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常獨居僧寮購弗地葺爲精廬竹窗蕉几禍深窈窕偃坐其中删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即深自引匿惟恐若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嘯靈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峽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瞽失性執鞚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窗稿刊布閭閻巖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喝左氏公穀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揚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遍眞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

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繇今之世盡概
代操觚之家人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
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於制舉
義之理蓋即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
變化矣尙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得失哉董公仁當西漢
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
修爲業合黨連羣襲譏賞戮附己則歎不容口不附則
爲作瑕釁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
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

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讐所不附者
其滿口讚歎使舉其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
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
纂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
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予之教筆公也亦言其爲
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尙有孤心高
已敢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
詩如其人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
附以爲觀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
以天下大事供一己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
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邊裔交訌國

家宵旰多事旰晡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
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於文事闢氣日長於
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
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腐朽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
平其音以要人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設獄不
衰息干戈不偃哉者是理道皆誕虛而載記爲妄作也
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庶民之望心術
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猖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
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趨而效其術不思退而考其

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眞則山中
之人始足重於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簑笠
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
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
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駔獪而優假陰鷙忍
詢而婢妾圉隸甚而踶踶冠幘齷齪齒人以潛卑其爲
卓然可型余方愧夏屋渠渠乾餱多愆而文碧尊師崇
道必敬必虔晨昏會饌設醴酒以款賓開食單而求判
數年來亹亹倦容宜其象賢鵲起樹蠶宮之幟也余又
聞翁幼工鉛槧奮志圖南遭時弗偶以資起爲郎歷仕
丞簿非其好也而所至有循良聲語云一命之吏苟存
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翁殆其人耿晚乃構一畝之宮築

正心術面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爲
二江山中草序

林時對字殿颺一字蘭巷崇禎十三年進士魯王時官副都御史

王生燕貽風木圖序

夫高鞏九仞北觸生悲積棗萬鍾南游增歎斯孝子罔
極之恩遘遘感風樹而摧心也況教誨式穀俾克自成
立無忝所生則鯉庭過從歎手澤之徒存思遺型而莫
覩有不念蓼蒿諷擊柏長塊者豈情也哉余猶憶丁酉
戊戌閒長兒操觚學藝爲延師教之而脯之供不能專

具謀諸同社柴若客氏若客有兩子而天錫雋翁文碧
王翁皆比鄰長者有嗣蔚起與吾兒齒相若誼相洽也
合四家子弟而遞館穀之堇師碧萬名家子文章道義
卓然可型余方愧夏屋渠渠乾餱多愆而文碧尊師崇
道必敬必虔晨昏會饌設醴酒以款賓開食單而求判
數年來亹亹倦容宜其象賢鵲起樹蠶宮之幟也余又
聞翁幼工鉛槧奮志圖南遭時弗偶以資起爲郎歷仕
丞簿非其好也而所至有循良聲語云一命之吏苟存
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翁殆其人耿晚乃構一畝之宮築

塢蒔花夷猶嘯傲課子之暇酷嗜手談局玉藏機爛柯坐隱有王子沖之風又李茂才景陽翁之外父也篤學古誼於余爲戚屬又同賦子衿鬚年煢居支離牀簀余無能振其乏而翁視之如父生盡其養歿贈其喪篤於瓜葛又如此余方期翁朱顏鶴髮鳩杖綸巾徜徉十洲三島閒爲熙年人瑞而一旦云徂吾徒安仰雖然翁又奚所憾耶令嗣燕貽六翮旣豐異日者翱翔皇路龍章紫誥寵錫泉壤於以恢弘翁之遺緒而顯揚翁之令聞拭目俟之則今之感風樹而椎心者直其嚆矢也夫

郡城水利述

余家四明郡城離山遠或百里近或五六十里水深土沃以故環鄉皆良田惟北鄙瀕江田少而東西南田皆膏腴約計九十六萬餘畝闔郡百萬生靈所仰食前輩相傳每歲大稔尙缺三月之糧而所藉以灌溉不罹旱魃之災者惟兩湖是賴焉東有東錢湖又名萬金湖唐天寶間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周迴凡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鄞定七鄉之田悉資舉鍤宋時有奸民獻策欲廢爲田賴郡守李公夷庚力闢之始罷至今四岸築七

粵東正氣集卷一

鄞縣董　瑄純齋編輯

莊元辰字起貞一字漢曉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給事中

乾惕始可迓休疏

奏爲乾惕始可迓休憂勤實基光復懇祈睿衷策勵以雪祖宗之大仇以答臣民之仰望事臣聞欽崇天道者永保明命殷憂多難者昌熾興邦古聖帝明王無不從夕惕朝乾基命宥密也又況大恥未雪大兇未除九廟待以安靈社稷待以血食元元待以拯溺解懸宜何如耿馮唐則郭李共佐中興時雖乏才未有與左右近習

焦心勞思不遑宵旰者儻遵逸豫少萌則眷佑無以仰承中外因而解懶與復其猶未可卜矣臣竊念殷下一身天地百神之所式靈也二祖列宗之所憑依也億兆臣庶之所跂踵引領也舉義已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剜肉醫瘡敲肢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夏旱甿伍呼庚閭閻泣匱眞有長沙溺不勝揮監門圖難盡繪者正宜上承天心下順民願薪卧膽嘗生聚教訓以旬踐所爲自勖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馴致怠荒殿廷之上彌文盛而實意衰荃宰之閒

之人其鑾軍國而能削平禍亂者今惟以天下安危注意將相以修政立事責成庶僚於凡在側在旁愼無入其言語授之色笑俾窺伺意指煽熾爲奸則宮府之血脈流通上下之壅蔽不作如日中天光明洞達矣則事權何可移也强藩尾大莫如唐季然憲宗剛斷淮蔡卒以成功武宗英敏上黨有如拾芥固知天下事無不可爲在人主權略何如耳謹持太阿無令旁落振飭綱紀勿行姑息庶幾魁柄在握威福自張則恩賞何可濫也武侯言位極則賤貴極則慢宜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斯言正今日之藥石也五等崇秩有如探囊斗大肘懸片言立致在祖宗朝佐命元勳不得驟膺寧典而今則大謬不然矣雖鼓舞忠勞酬奬勤勤不嘗印刓勿予顧珥貂盈座往史貽譏厥養通侯識者與歎請自今以往不以非常崇恩僥倖匪人則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合聖王遊意矣夫上天之篤佑殿下者既隆則欽崇不可以不謹下民之係心殿下者既切則體卹不可以不周對越盟將蒸嘗禴祀則當念孝陵長陵銅駝荊棘之悲禁庭清肅廣廈細旃則當念先帝

先王圖寢禾黍之感流虹甲觀抱膝含飴則當念詩宮定永巢卵破毀之慘玉食錦衣鮮肥輕煖則當念江皋將士蠟生甲胄凍封釜餌之勞瓊盈錯峙白裏青蚨則當念諸屋窮窘牢菽不飽四壁懸磬之苦從此淬厲精神規恢事業毋狃小喜而遺大憂毋近娛而忘遠害毋狃小喜而遺大憂則迅掃腥氛光復舊物正在指顧何至局處一隅僅撐持衣帶已哉臣不避斧鉞冒昧瀆陳惟祈鑒納施行

按垣非圖躋之地疏

奏爲按垣非圖躋之地祖制無可斁之規自求罷斥以

與人倏而主事倏而員外倏而郎中倏而又改科倏而又改道一月九遷恐不是過無怪乎兵科王玉藻御史王紹美等之歎其速化如蜉蝣之不知晦朔也卽云起義宜酬則主上之所以酬之者優矣何衙門不可自効而必欲蹣入禁省意欲云何兼思祖宗朝旣設六部又設六科明以封駁之權遞相箝制取若以科御行部事彼意所欲爲孰從而過問之如主上必欲銳志中興則有祖宗之成法在凡用一人必以吏部都察院吏科爲本卽有特等亦必下部議覆庶太阿不致旁落而率祖不

至愆忘於中興盛事未必無補也若必欲破格用人則臣願爲先帝守法不敢爲一己謾官懇求卽賜罷斥以免中傷臣服采服矚竚看太平不勝慶幸之至

與林薗巷書

國勢日窘人情亦復爾爾叢爾氣量惟恐不逃之同盡今爲救時計惟有養之以寬和出之以整暇於倥傯戎馬之時而無蹔厲促節之氣或猶可爲也弟竇孤立籍有監西差故備之如尙未行卽老親翁上之可也刖來有老親翁同心每以肝膈翼我道義固我不致顚蹶然迂拙成性兼之憂憤過當無事不爲痛心疾首以致形

散之虞豈忍使形老身受之乎老親翁監西之局若何弟意必俟兩老之軍勢得聲錢沈兩公纔得併力西事恐目前正廬單薄未是移鎭時也弟行後罪過必彰或使弟得以微罪成其山野則老親翁之賜弟多矣我輩清流之禍非自污必不能免在老親翁亦務爲言孫二字作白圭三復可也薦梅惠連疏奉覽此疏恐台駕已有監西差故備之如尙未行卽老親翁上之可也刖來數日懷念倍殷筆語不盡

楊德周字南仲一字次莊萬曆四十年舉人官高唐知州魯王時以尙寶卿召不赴

石雁居士舉業序

昔傳幹以百家爲異饌六經爲庖廚進之則高庳以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藏矣又進之則揚于以天地爲萬物之郭五經爲眾說之郭經並天地顧不重歟史傳紀文苑必尊儒林書肆說鈴讀殘玉屑亦孰與於刪述之大寶哉吾友王卣一貫穿篛綜覺策冢書巖都脞臧而尤置精於經術其視古專門之學不知如何而許叔重之無雙井大春之紛綸崔靈恩之偏習周宣光之縱橫目中所覩高才生當無先卣一而稱庾稱筍稱總龜者矣漢興毛萇之徒崇經術而鄒枚者流以文章顯兩司馬歧而稱之固自有說唐三百年文人指不勝屈而獨以經術故蘇昌黎於泰山北斗斯太玄所謂括矩也新制破格登額以經術鳴者珠槃玉敦亟毀堙砧以卣一之學殖折角重席可炊而僊也而濡嚏道冥涵涿聖涯者曾是足美其七尺之軀畢其千秋之業哉陶隱居曰經者常通無滯猶布帛之有經銓綜緝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柚乖謬安能斐然成文卣一巧心潛發靈心解脫其於機關杼柚必有澀爲鼓吹轉爲註腳焉

何往矣此非浪籍殷頑而字爲大化梗人固有不可一世而故自矯矯以傲流俗者要其識足以孤其所行神足以輔其所注曾自分非其儔也曾則何敢無奈曩時之磨民上而泣茲土者刻視亡國之臣雖編戶僕隸不如也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並無以守其不足出門設棘何處側身兼曾黃巢寇狀昔爲東粵下邑吏不能遵一邑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遁夫不易其性乎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兇沒黷淨矣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以覆

輒滋罪或者修其現世待再世作有用人爲庶幾耳然則會者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之不相寬假束於己之無異以與世爲緣故依傍二十年雪山人九載少林漢學木槁灰死今東甬一隅苦於殘民剝民者名則衛之字之者也名足以奪其所欲言而無以制其敢心激使不周折而鯨氛蔓野幾幾室無完女家鮮生男因而苦於山苦於海何處更有古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衲子幾束茅瓢不愁與刼灰俱燼先愁與一夕歷陽城化爲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得借執事爲海

國長城頃聞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聞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聞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聞所以治紳衿者矣則紳之衿之一二如其事則事自無不事一二如其人則人自無不人是以甫下車而瘡痍漸起即會亦賴以安坐一息蒲團參四句偈夫舍現在活佛子乃從像法中別事土塑木刻丈六身會無乃愚甚癡甚雖然久與世違之人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即毋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儻一旦出而趨承左右必將羣起而疑之曰今之親之也非無故必樂見而重乎其人也則向之疏之也非無故必樂見而輕乎我也否則疏之也以我之無所利而絕也矣且不獨見罪於毋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即行道人猶將疑之矣會自不至市井而彼以爲假深山矣寧取其市井不屑一齒會矣故君子在野小人歌樂只頌父毋會豈不渴深瞻拜而卒躑躅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涸天下之是蓋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見笑也雖執事篤於年誼舊日江都令尚不忘助一抔土以掩久寒之骼覩夫所以視死者知定不薄於視生者然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粒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何敢復有所覬但令人皆知此禿而深山者與執事會同年譜會生色多多矣易曰或出或處同心斷金身可不合而心未嘗不可合伏冀台慈鑒其覥縷而納其芹曝幸甚會棲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再及勿以八行通候問身與雲俱來身與雲俱去惟心爲執事有無去也無來也乞執事亦勿膠固於形骸麤迹心

與雲俱來心與雲俱去獨身不必爲曾有無去也無來也則天下之報執事者奚止以入人也以德容人也以量當更以照人也以肝膽肺臟將使徒有手足耳目者不知所以自用矣狂言無似昌勝冰淵

髮冢銘

周子曾以出牧東粵不死燕在粵不容於鄉大老未亂去位不死粵比全浙陷鄉國失守宜死古堇而猶忍之須臾得毋不類於前此之抱義而冢中人者乃盡髮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將圖作佛亦非韓昭之事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薤有露可以當泪惟扁石依依可以代弔答今日之身首且爲髮冢則身首若耳若目若齒若鼻口身則若手若足若心若膽若腸若肝若肺此十餘者生與髮合而爲一人者也而分焉而永訣別不與俱生而與俱死其所爲送之情必深意必慘必異於不一而以親故送以交故送僅以一送盡所爲親知而已者盡不一其人必不一平其情與其意其不及陶之鶴虞之螔也多矣今日身首尚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即他年盡此身首而已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薤有露可當松聲當薤露當扁石爰撮土爲冀而告之曰爾其安茲隙壤風不能颺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凍裂蹏風毒霧不能冥翳所鄰者或蟻或蚓所聞者或蚓之啼或蟻之鬬若夫狐兔蛇鼠之縱橫叫囂入耳如聾入目如瞽矣聞骨不以朽故遺其後能食土之氣厚與所分之身又何論與十餘者與爾一人也乎爾縱非骨而性不速灰能與骨俱存願爾既安地下庶予地上使無顏於爾且得與冢中人抱義相見也爾幸勿化蝶翅

與夢俱生幸勿化冤類化風須以書禿見棄幸勿化蜩
毛以冗自悴幸勿化秋蟲之股以虛響自活幸勿化塵
後之尾祇佐機鋒於玄席幸勿化鳥羽爲鷺爲扇止供
野士作寒溫幸勿化脈望止以神仙裹腹併勿化龜毛
化兎角歸乎烏有使余來泉時無從覓爾所不如埋豐
之鐵終合乎延津告畢而窀穸而銘銘曰

謂冢外有全人已無鬚與髮謂冢中有全人復無肉與
骨名則血餘不能化裹弘之碧見室人而不動缺常山
之節儻陵谷之不遷將終古襲雲之枕穴

王玉書字水功一字无界會稽王時官太常博士

舒方叔小傳

舒先生諱某字方叔舒文靖公之後髫齔少時好讀書
思踵祖武不就而改今業願中心時時喜與儒者遊以
爲吾欲以岐黃鍼砭活人而庭無長者車是使吾先氣
或攢眉浩歎幾幾有哭秦庭七晝夜狀冬夜客至眾若
悉其被以應客與老妻擁背危坐忍凍至曉此豈人之
所能爲哉十餘年來身老子幼稍有所入皆以此中費
輒不勝鼓掌叫快聳惕同心者以忠勇就事暨越城又
不守而有心人盡從海道中鼓艤揚帆先生恨不得同
往日訊問其去住來往及兵卒多寡糗糧有無等狀無
閒時也由是同志者多就其家告訊兼以四方往來一
時不得下上倚爲信宿主人靡日室不屨滿焉貪無以
應給日從病家來盡傾其衣袖中所得市薪米毫無吝
色偶或聞無所往輒捐其家所藏物以曲相周旋不怨
悔也時就病者家診脈究證已不少停趾家若芒芒歸
輒問有客無有恐不在頃已失有心人去夜旦握手與
諸人劇談時事非病家再四促不欲去其神情意志在
山人爲我旦暮蛻我凡骨登蓬萊絕頂又若祑天司命
可倏翻滄海一局不僅欲作桃源洞中家人雞犬不睹
秦嬴法網已也以故與有心人絮絮嘵嘵時或叫號時
或攢眉浩歎幾幾有哭秦庭七晝夜狀冬夜客至眾若
悉其被以應客與老妻擁背危坐忍凍至曉此豈人之
所能爲哉十餘年來身老子幼稍有所入皆以此中費
去予然以死死時目閉有頃復瞪目問旁人有知事何

若者乎吾知其神魂之奔東海而叩波臣不少緩矣嗟乎哉此與古忠烈之不有其身家者何異乎

田氏子慘死記

禪僧大通者懇賃進脩人也每夜分擊木板高聲念佛響徹天半周行郡城中驚策人士人多敬察之日投錢米不啻癸卯某月某日夜忽塗遇獰猛卒數百人中擁一人被釱拳五刑鞭笞嚢下流血潰面以爲囚也厮避而竊視之則田雄也心疑異不釋頃聞將旦及督府門前傳雄於某時氣絕矣逆計所遇政是時也告於所知

喧傳一時先是雄病篤出牲玉走望以哀丐餘生人以爲必不死豈有是而不受屍磔百慘者皇皇者主高高者天徼倖以曲恕奚能乎至是聞楚痛狂叫號泣吐血而隕人以爲何得乃完身首死兒女子纏綿中何天道焉嗟乎哉吾烏知天道之用不別有神奇耶非人之所得揣焉吾烏知此日之痛號非司命之屍磔其身而人自不見耶吾又烏知司命者政恐人不見其屍磔以爲志事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滂沛忽偷安由於得快然令終而故假禪僧之一見以告人使知亂臣賊子不殺於陽必殺於陰有如此之昭昭不赦赫赫可畏

之快於余言也此賊令終不快人意以爲天道夢夢得師目見一段公案以正告今之紳而獸弁而兇者天徼倖以曲恕奚能乎至是聞楚痛狂叫號泣吐血而隕人以爲何得乃完身首死兒女子纏綿中何天道焉嗟乎哉吾烏知天道之用不別有神奇耶非人之所得揣焉吾烏知此日之痛號非司命之屍磔其身而人自不見耶吾又烏知司命者政恐人不見其屍磔以爲志事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滂沛忽偷安由於得快然令終而故假禪僧之一見以告人使知亂臣賊子不殺於陽必殺於陰有如此之昭昭不赦赫赫可畏

請舉先帝大祥疏

董守諭字次公天啟四年舉人歷工部貴州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

奏爲痛激時艱追思慘變以作忠憤之氣以洗報讐之志事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滂沛忽偷安由於得快然令終而故舉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憤振肅之狀動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歆感格之忱萃涣

合離全藉此道設人主於終天大恨置之若遑履之若
忘則士氣不作士氣不作則兵氣不揚無論無臣恢復
亦無臣立國也嗟乎痛哉先帝三月十九日之變今年
屆大祥矣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攢眉思
治無一日不攢眉求賢無一日不攢眉辦邊辦寇無一
日不攢眉計饟計兵奈此庸臣誤國頓遘千古未有之
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簒居
值此時日北望一哭痛恨幾絕南都臣子若遑若忘何
怪乎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今臣覩顏部曹皆先帝培
養之氣節驚心歲月當遺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
寢安存莫狃浙東之偏遂絕江南之痛況義士奘骸禁
煙寒食忠臣投水競渡端陽哀慕所鍾尚成風俗則明
之臣子當枕戈礪刃日爾忘三月十九之事乎眞一迴
思一斷腸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
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英明默運百倍宋高刻刻不
忘報仇則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
一偶臣異姓之議無論諸朝臣不容即太學生徒羣起
擊之矣設爲夫己氏者見諸君子舉事不過嚘嗶臧首

至六烈士論

士有處不得爲之地遘不可爲之時憤然以才烈自奮
逆覩其必至殺身而不悔者陳東是也亦有時地既可
爲己之力又足濟時地之窮若乃償成敗謀沮忠遂奸
而殘忍過之得降紳夫己氏焉學陳東之死不悔其事
不僅與諫諍同矯得華楊諸子焉昔之陳東爲其易今
之華楊諸子爲其難宋運雖遘百六半壁尚存陳東特
逆恐汪黃之用宗孛之見排耳較之近世天不悔禍幾
令普天率土不能復支華楊諸子思挽落暉於尺幅寸
疆之上難乎易也若夫邦彥則難夫己氏則反易邦彥
一偶臣異姓之議無論諸朝臣不容即太學生徒羣起
擊之矣設爲夫己氏者見諸君子舉事不過嚘嗶臧首

聲隱尾聞付利害於不問亦足自完而必起而發大難之端以遂其事與姓之願豈不痛與華子而下亦無論矣楊之父於夫己氏爲石交不難貢友殺其子以自快可不畏哉雖然夫己氏所以負楊者亦有繇焉古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己氏亦慮其斷而先斷之也昔者謀殺大狂生楊知之北兵渡江鋪揭徧告當道自明投誠夙忧楊知之海上始盟而終寒楊知之向使海師得入城楊氏諸子操刃先之爲國仇未必顧父友矣即父亦不以爲友矣夫己氏安得不斷之乎然則殺伍尙有楚靈乾谿之禍吾則以爲夫己氏早有乾谿之報而尙不悛故非區區李邦彥輩所及也

弔賈大夫豎李泰人解

兄弟者非貴無極也奪也嗚呼天道有知說者以爲必有楚靈乾谿之禍吾則以爲夫己氏早有乾谿之報而尙不悛故非區區李邦彥輩所及也

大夫諱以祿北通州人崇禎之季寇盜充斥屢謀不臧遂與弟衛壽潛散巨貲結納亡命爲捍鄉里計甲申寇擊掠虛而當事者盡汪黃之流苟安江左坐失勝算加之四鎭張跋扈之勢畏玉與晉陽之甲江防疏薄留都隨失大夫追扈從不及蹤太后主後至廣德遇賊兵手格數十人得脫太后而身死車下嗚呼可不謂之烈士也哉然非泰人激以必死之志不至此也江東再建爾時曾讀文天祥哭妻文恨其意輕今人妾與君此其時矣天果不遣明城破之日妾決死之以堅君報國之志

江口血如注往往微有天幸不及於難三越月乃得渡淮依史相可法時議密聯南北非智勇士莫任偵使大夫毅然請行潛身入燕悉得諸路空虛狀具疏乞兵急擊掠虛而當事者盡汪黃之流苟安江左坐失勝算加之四鎭張跋扈之勢畏玉與晉陽之甲江防疏薄留都隨失大夫追扈從不及蹤太后主後至廣德遇賊兵手格數十人得脫太后而身死車下嗚呼可不謂之烈士也哉然非泰人激以必死之志不至此也江東再建爾時曾讀文天祥哭妻文恨其意輕今人妾與君此其時矣天果不遣明城破之日妾決死之以堅君報國之志

氏亦報忠之慶咯也謹司農閣而神往弔之以辭曰

閔大夫之侘傺兮癉頗隕於中葉鬼蜮靦其面目兮痛虞氏之不臘天路緲其維難兮城闕沈以鼓聲瞽玉帶毬馬甘降賊兮巾幗飾以媵臣妾何魚不龍兮盈水而蝦何草木不芝兮彌野而莎皇圖刮剖兮廟祏殪戈蕩坤裂乾兮漩乎王家縱琢怒吞兮衣冠嵯峩我老魅跡結兮冀蔭身而速化嗚呼壯哉大夫之惋鬱兮枕帝尸而哭之誓投肉而委虎兮猶九死其靡歸天若悵鑓鑵之如帶兮翳期提金簇以鋌瘢者嫉臣子之召侮兮乖強效之兮鬼車嘷而晝鴟任烈妃之絕命兮斬結髮之素纓纔寶坻之衄折兮偕雁行而迅征過漂渚而寄食兮託蘆中而渡荊貪一旅之或以興夏兮逗孤跡於淮城壽私語之繇衷兮恐甄別之未精大夫泫然而深悲兮吾誰爲同病之相憐代馬望北風而立兮越燕嚮皎日而親覩南北之津梁兮吾何惜瀝血以灑風塵忽中原之得濟兮猶將呼祖逖招劉琨淬寸鐵之勿持兮耿忠略而誰謀表丹忱以乞師兮白日爲之暗幽夫何魚遊釜而尚遒兮鳥入罗而矜其糈嗥幽痏已革膏肓兮休烏雄而斥偷跗彼童狡之何知兮娛鴆媒而篤天步六虞氏之不臘天路緲其維難兮城闕沈以鼓聲瞽玉帶毬馬甘降賊兮巾幗飾以媵臣妾何魚不龍兮盈水而蝦何草木不芝兮彌野而莎皇圖刮剖兮廟祏殪戈蕩坤裂乾兮漩乎王家縱琢怒吞兮衣冠嵯峩我老魅跡結兮冀蔭身而速化嗚呼壯哉大夫之惋鬱兮枕帝尸而哭之誓投肉而委虎兮猶九死其靡歸天若悵鑓鑵之如帶兮翳期提金簇以鋌瘢者嫉臣子之召侮兮乖強效之兮鬼車嘷而晝鴟任烈妃之絕命兮斬結髮之素纓纔寶坻之衄折兮偕雁行而迅征過漂渚而寄食兮託蘆中而渡荊貪一旅之或以興夏兮逗孤跡於淮城壽私語之繇衷兮恐甄別之未精大夫泫然而深悲兮吾誰爲同病之相憐代馬望北風而立兮越燕嚮皎日而親覩南北之津梁兮吾何惜瀝血以灑風塵忽中原之得濟兮猶將呼祖逖招劉琨淬寸鐵之勿持兮耿忠略而誰謀表丹忱以乞師兮白日爲之暗幽夫何魚遊

以死妻痛佳冶之纏綿兮稽前修以皆然天覩閔以不回兮眄予袂之漣漣耿雙魂之在天兮亙宛虹之連蜷

大中丞玄若高先生六十壽序

蓋聞之高先生嘗恤刑三楚山守荆南觀察長沙秉節鄖陽癸甲之季巡撫川湖殆終始於楚云撫楚未幾而告歸襲矢守矣嗟乎當事者不知用楚故至於失燕也嗟乎不知用先生故楚不爲燕用也自楊武陵一出識者知楚已不可爲遂成國家甚禍之本繇是而秦豫之

臂斷梁蜀之脅亡使先生前武陵而建鉞何至舉天下全盛之兵不足爲寇振落也今已矣先生退老邱壑矣己丑之秋八月陸子春明偕同志輯爲詩歌進先生六十觴酒酣起舞猶時時不忘用楚也以諭鏡之古所謂燕居深念計無復之設爲慷慨者安歸乎非密謀光復寐夢中興又何以稱焉而胡爲遣有用之楚不自肆於一時而恆於動自鼓掌閒庶幾賢豪健者知我哉雖然楚非無事之時也昔晉人守合肥壽陽則劉石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桓宣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

取荊蠻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夫荊襄江漢與秦蜀之相爲用其效夫亦可覩矣然則守江陵可以開蜀守襄陽可以控川陝守武昌可以蔽全吳古之人皆知用楚而我獨不可尺寸假使乎故曰不知用先生故楚不爲燕用也先生略川之於守荊矣額兵止二千有奇而練於鄉者且三萬寇於是不敢度荊西半武長民者不思智素習徒操尺一驅黔首鄉之駢枝也久矣戰長沙也聲於西城圮於北城顧反以備在聲者攻在圮堵輕兵拒走之僉曰力能脫諸險乎原夫伐

謀於奸宗銷內應也蒙花之兆豈僅特在神助哉鄖寇五至而五挫之其薄城也不以月計亦以旬計先生所營而出追奔而歸大小百餘戰捧全城而遵之廟謨不徒以一齒噍賊血誠直幽貫張許所可惜者不得如睢陽蔽遮賊勢使天下不亡耳東京之收北平之陷非先生之守較不敵也時地之異使然也今日者令天下有心之士巡數往昔於樽俎酬酢之際作拔刀斷指之概吾故曰楚未竟先生之用故至此也諭述而壯之乃作楚歌以爲壽先生愀然曰君休矣是猶謂不忘用楚也

雖然楚非無事之時也歌曰

景山朝戰陰雲黑竹山暮戰金商逼一日三挫磧火連中丞大旆星河北戰酣熱血鐵衣寒北平兒騎入呼韓悲風草沒摩旂石金楚征人壁上觀二十四郡無義士十七友邦同日雁中丞摩手揖五嶽臥壁龍沙敢聲起玉衡從此夜失光歸來雙袖舞班裘娛親玄髮鏡中立每飯豈忍忘封疆秋深石象書初度堂上桓榮勸孺慕左郁右馮忠孝林猶是渥洼開輦路先生歸曰吾何壽昔挽霜刀今白首魂夢猶應瞻楚山高帝皇輿意中有

我操楚歌雜楚音爲君再歌上堵吟醉來惆悵新城路
秋月照見先生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三

鄞縣董　瑔純齋編輯

楊文瓚字贊王一字圓石崇禎十二年舉人唐王時官貴州道監察御史歸里殉節魯王贈右僉都御史國朝賜謚烈愍

四難六失疏

奏爲剖心瀝血痛陳時事中興有萬不易爲之勢有萬不可失之機有萬必當爲之事懇乞聖明俯察以磐愚誠以答天眷事臣幼愚罔識荷蒙主上破格超擢隆遇千古未有自反悚仄報效莫從惟一腔熱血斧鉞不避碎首無辭庶可仰答朝廷俯質衾影臣不識忌諱請痛哭直陳之古云刱業難而中興易臣謂中興十倍刱業是必具旋乾轉坤之略兼臥薪嘗膽之志稟英明神武之志兼審時觀變之識而後可爲恢復之事所謂智勇深沈堅忍以濟也故自來中興之盛必推光武臣觀今日之勢與光武甚相侔又正與光武大相異光武承莽篡之後不過綱紀陵夷人心散亂故一反而輒定今寇橫於前盜驕於後兩京淪陷瓦解土崩此不易爲者一光武時卽公孫述隗囂王郎諸寇雖一時並起可徐爲

勘靖亦可因藉爲功今豫楚川陝亂離已非一日而櫝
貯空虛八民凋瘵此不易爲者二光武起兵舂陵合平
林入武關取洛陽據中原以控天下地利最勝今海隅
偏陬危卵勢逼此不易爲者三昔平林諸將小敵怯大
敵勇雖臺濟濟復見漢儀今名勳數藩而外落落鮮儔
此不易爲者四然恭逢主上智勇天錫日月重開旣得
熊貔之干城復獲帝賚之良弼且八閩天險可以制勝
此天所以資主上爲中興基也矧寧紹義旅奮起壁壘
江上雲望王師不能朝夕主上若奮揚威武順天應人

正在此日所謂萬不可失之機也乃不審緩急之勢察
遠近之情發雷厲之令以振赫然之怒致守者復失聚
者復散以聖明神武之主而反令天下有王業偏安之
感臣竊爲主上痛之臣亦不能爲主上解之也此所失
者一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心而已親征一詔引領以
待主上若如期而發暫出劍津隨發一師隨遣一將陸
續接應以慰輿情以鼓兵氣則四方固知主上蓄師之
誠亦昭知主上恢剿之志後燕我后日可竢已乃一月
而數易其期而參差其事人不諒主上之艱難措置而
反議發憤未雄是不以詔服天下反以詔疑天下也此
所失者二也凡所遲滯總以爲師行糧從司農告匱之
故然光武不階尺土何處積有數百萬金錢即今鎮臣
方國安義師數萬亦豈俟饟足行師耶且八閩烽火無
警征賦如故即先以舊饟給舊兵便可徵發隨議搜括
議勸輸議徵解時可協應軍前何患脫巾之變且讐不
共天滅此朝食古嘗有備三日糧以決勝者主上奮旅
一舉宜一心恢剿專事兵饟餘可勿問則心專而物力
亦聚經營一月即可爰方令主上自正位以逮今雜費

亦幾數十萬乃偏於兵饟不給者何也此所失者三也
夫閩以外將軍制之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衝鋒折俎賴
有前驅主上若先選一副將勇敢當先而大將軍以爲
後勁則進可賞之以功退可加之以法燋令行禁止師
出以律今遠不及制而近不可期此所失者四也夫爵
祿所以奔走天下也豪傑之士皆有富貴之心故戰必
勝攻必克懋爵賞以待屬功不然爛羊之誚古譏之矣
今元勳重藩再造中興此心明同日月功與河山即酬

伏成葬氣矣此所失者五也夫治國之道首先節用況今軍旅煩興苦無點金之術今主上仰屋深憂而資予頻繼雖云激勸微權然以緊急之需應不急之用獨不念江干兵卒至今有單衣臥雪者耶此所失者六也以此六失當彼四難臣所爲痛哭直陳而不能爲主上解之也然主上今悟矣決矣天下事其猶可爲矣臣見親征牌發定期朔日申令必行臣不勝爲天下喜爲主上賀竊亦爲身家慶臣自同錢肅樂等協力起義已捐軀不顧又何有乎功名然矢力戰守者無非欲還一抔淨土於朝廷而身家有託今師老糧匱旦夕莫支且魯國主視師江干憂勞成疾臣民共惻惟恃閩師一舉共圖恢勦今望失雲霓人情遂多同異臣雖目擊聖明若口聯絡而眾心所疑一口莫敵故仍不憚兩番跋涉哀請速駕正以王師至而羣情自服也然主上駐蹕三衢以彈壓控制則內可呼應八閩外可督率浙東又中可防禦徽寧通聯江右誠要區勝地也且臣鄉之所以不克取勝者其故有二一不合心一不合力欲合心力則必聯絡浙閩欲爲聯絡則必收羅人望人望來則依歸眾

敘用之旨今願效從征伏祈主上一體破格庶收得人之效而臣亦得同心任事矣伏惟聖裁臣於戰守要策理財要務另即具款稱奏先此冒昧瀝陳伏無任悚惶激切之至

再請親征疏

奏爲一誤不堪再誤一阻不堪再阻謹獻血言痛陳利害懇切聖明獨斷以圖恢復事竊惟帝王者天下之父母也非親不生非君不成人主以天下父母之心爲心則八荒我闥四海一家故欲使天下無不服當使天下

無不信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矣又曰信以成之弗信民弗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服今主上龍飛奮武一怒以安天下普天率土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伏覩親征恢勦詔書頒發所至引領雲霓刻期以待乃十八日之行不果以致兵民失望疑怨滋生遷適有異同之勢臣故冒昧萬死哀陳四難六失之說幸蒙主上鑒納今朔日爰方臣深幸天下事猶可爲人情猶可一滅虜恢疆恃此一舉不意復有百姓之阻夫擁留懇切固屬百姓至情然未體主上一匡天下之志愛之反以誤之矣

夫今日之主上天下所共恃爲安危之主上也況閩地不經兵燹親征之舉正所以保全八閩若臣鄉百姓乃起義之民也流離之民也聲揭脂以助饟之民也已在湯火之中豈忍坐視一身之手足痛癢漠不相關矧錢塘一水撐持半壁乾坤耶夫濟人當於其急救人當於其危今師老糧匱傾危旦夕且士不一心兵不合力將不用命非重以天子之赫靈必不能鼓鼙前進臣欲主上暫出以謝天下之口以信天下之心以一天下之勢則四海昭見主上矢天誓日之志自然一乃心力罔不用命矣又何慮異同疑怨之不可釋哉如謂不知進退而欲以至尊冒不測之險非臣之所敢知期也今主上時發乾斷決期初六臣不勝踴躍然期不一期改非一改臣恐明勢至今萬無可再誤之理復祈主上發雷厲之令決赫然之怒不許再阻阻則以遲誤軍機定罪則奮於一往恢勦之事可圖矣至八閩柱石長城惟恃平虜侯一人功侔日月勳奠山河民可依爲怙恃惟祈主上堅留鎮守竟從洪塘令反則百姓之心固安而主上留守之計亦可萬全無慮矣臣念切恢復志圖一統誠不忍中輿事業垂奏失時起義臣民懷忠罔濟至臣一身一家又何足惜但深爲主上痛之尤爲英明神武之主上惜之也爲此瀝血手書痛哭俯伏上陳伏惟聖明裁鑒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華　夏字吉甫一字默農侯王時宮職方主事殉節贈僉討

象山民禍疏代

爲差行慘見民難差竣特虔入告事臣某捧敕往祭已故臣妻鴻里緣家尚淪陷祠設象山奉諭啟行赴祠成禮歷慈而鄞所見荒塗不草孥聚偃臥眞出鄞監門繪

圖之外乃逶遲至象山縣而更有言之慘目者象山之爲縣也地不斗大懸僻颶洋之央即盡毛其土未足計戶而粒每告糴於旁邑舊時軍止土著輓倉儲而飽之倘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鮮食可日給亦惟波恬帆至得腹果也今水棲復多盜矣歲不厭登貿遷渡絕而供應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墾劫掠風呼征求星聚無從易子惟有炊骸所幸濱濱地樸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縣姜圻嗅咻之明翼之能於擘肘時洞見撫字俾民甚愛其父母而不忍變焉偶有智

鬥寺僧倉庾頗蓄饑氓情蹟黠者欲破其囷而迫之使糶是亦勢所必然乃僧貪罔理陡鬨客兵構動干戈因之玉石俱焚矣夫民欲爲禍固不勝兵也而及禍以逃禍則萬民猶一心也三月十八日臣適抵象山縣治凡近郊家室惴惴兵禍百不能驅客兵以俾撫死及入城晨起果有刈民如草之事屍橫交道血注成池彼父我子互泣無首甚且夫被戮而妻已受淫體若積柴頭如聚壘嗟乎此時臣見民接踵而死其痛心及髓之憤若火燄燄灼可絕也縣令姜圻徒跣奔救僅得出一言慰

雖割其母而卵併不畜民豈如蟻石已煮而拽亦無穴然向以爲民則念愛戴以沒身棄而爲兵不免甘心以事敵則明大分持大義世沐二祖列宗之恩澤而及今惟懷不眷者亦獨此民甚憐而可倚耳書云君非民罔與守邦又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佳兵猶屬不祥也易又云守位曰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師貞眾正以毒天下知靖民益不可以兵也臣願主上急須汗詔風颱象山恤民疾苦問災弔慰以安厲魂而畢棄咎如慈如鄭如奉凡被兵之地統行撫恤所稱後后其蘇即

哀慟獨一詔已臣所由目擊心凜而仰體主上寶切愛民之仁不敢不急入告耳如臣言可採伏乞主上敕部施行臣某無任感激踴躍之至

工部員外郎九淵華先生傳

嘗歷稽載籍能當一面稱幹臣其品自挺著至於遇或不及時或及時不大堅甚有未嘗一日當事已隆厥聲施於後者今昔人何特重遇也余觀起部尚書郎九淵先生工古文詞精草篆行能不獲徵諸牒而徵諸牒即耿耿莫竝乃在籍未久以方今修有權率苟且鬻歲月

將若何余知九淵信不朽矣傳曰九淵者姓華氏名顏字九淵別號心齋其先錫之梅李人系出南齊孝子寶後孝子二十一葉而生原泉原泉生暎暎長子永以朱紹興末寓四明占籍施山則自祖宏首元至元榜來供職始故及九淵得世有施山而山隸定海之北因自寓公爲定海人焉九淵父腆工部員外郎傑嘗丞內鄉攝政清而惠一旦感疾歸內鄉人願致其邑女今腆起部公與喻宜人偕歿九淵雖廁名邑弟子員例食餼亟望

睨之猶及圯下受書時也李宜人以故嚴九淵令博遊毋處當是時贈起部公素稷貲薄產不足謀而侈廢產兄子膏之以故聲名籍籍冠蓋閒所居戶嘗滿因積貲補太學日益事遊足蹟幾盡幅巾酉領畿薦癸丑成進士時嘗館試大宗伯孫公因脩卻者刺二難字以不首九淵甲特縣庶常榻揖九淵九淵執不肯往遂束馬首明年春奉宜人入邸主工部屯田司事輦山陵役有成績忽遭艱去服闋改本部營繕司監節慎庫夫庫鉅萬緡稱泉府而歲貲不經便出入者墨況在錫貢莫應應而兌耗三之一僞易五之一過徵發貲得我於頰而睨不敢稽其用積貯寧不立盡九淵沈幾極慮絕千請

石赤不奪荷先皇帝初立乞裁煩費杜弊孔誠合即非
制得蓄爲令不合卽制可茍爲蕪一唯吐納之管是雍
毋敢昧睜目以深謀罔而身城社鼠因上三事請十庫
之藏除可經久不朽納作會有餘輸鋑聽貿弗令擅鋪
墊恣蠹壞以啟我疲民講吉凶諸禮儉分封自一切器
用弗進悅奇技淫巧而鑠我積珍愼解納采辦借力守
土官民敉勞勘爲陞擢弗靡奸商積蠹墾而蠆我膏血
當是時九淵逆知與中貴人大不便而大司空王公獨
才之於是天部郎閣擬九淵名上會有齮齕者因例轉

本司員外郎題督兩窯軍器皇城鼎建諸務司節愼庫
如故先是攝庫不得他攝事卽無攝事而賄得敗名敢
口以智術爲他巧者其罪沒九淵宄百蠹節濫爲毋乃
瘠形苦神祈節用以報主知如府第片瓦成額費薪三
十而窯監猶多張瓦以螟值一楠木率三萬金致而司
木以不中長不中圍微腐於瀆輒報罷廠使例情委國
服例遞給權瑞貿弊於吏胥吏胥宄竇於牙紀胥輔依
而握縢焉而九淵矢當日格臣弗先期頓委我弗後期
琱禁我竇卽與陶成卽與誼以用揆材以効償勞止給

丑春秋五十七歲悲夫九淵性穎捷氣憤滿而外貌雅
馴與知邊要灼敵情單事亟願得裝帶入戎馬場懸樓
蘭致闕下假令試事竣越次進對黎幕南庭安知不談
笑之何有者乃不惜霄漢又嗇其日月卒令功業不立
見謂非遇耶遇子一名嶽太學生而先是九淵故長兄
子存義固好施家計益窘至不敵而殂九淵聞而憐之
以是年檄義子夏讀臣所適遇德州而九淵手白袍
黠墨終不可滌田叟老吏猶知吾廂節愼時若先子頻
舉以簡我我不獲拯若先子溺若先子望我我恨不

早見若成名使今日得下報若先子遂卒夏乃輯九淵
前後條議爲疏稿併舊刻北山小集雁字詩行世而特
丐予總九淵生平云

高虞撙伶仃歎序

脈脈千古不閒面丈尼父見文尚歷知數知人知神而
後得之近今惟椒山年譜會云見舜或律動而天神應
也若文中子必謂遇魯叟則感耳胡生見彭生化豕卦
爲因果輪迴以欺智人乃謂三國人品爲高皇呂后三
傑及項重瞳再世雖楚羽溫布頑勇滅倫頗相似淮陰

奇男子竟化曹瞞耶不忍倍漢淮陰忠肝固如鐵矣憤
女子詐而侮獻斬漢冤淮陰殊甚嗣是顏文呂陸猶後
來者居上差堪爲孔明後身已覺不倫而云吾夫子生
韓滉時正得一有道羽士滉又因季路再世而起毀聖
誣賢當不特秀禪師訶黃庭堅入驢腹中矣漢益德巡
於唐飛於宋差足比擬即靡敢失節亦若券考亭實睢
陽人倫天道語不證則睢陽學問獨優次惟武穆湖南
寺詩與所上諸葛疏動膾賢舌不知桓侯謂昭烈應以
禮折超悍固非純任天疵也況讀浩陵桓侯刁斗銘皆

足動公卿弄走海內矜飾家傳者謂張許納信國之焉豈非焉能義如犬義蛇義猴義乎猴有猴冢蛇有蛇冢卽猛如虎亦有虎冢稱焉冢夫亦秋夜生賤人貴畜以與睢陽相琴瑟也予猶憶丙寅三月渡蛟川大風覆舟浮沈颶濤十里許自分葬江魚腹中而學不能賦騷魚不納抵孔浦得破浪出去春連晨不爨卽三日亦不滿九食乃爲癡忠下縣禁不能死其他時瀕死者累累不但睢陽之夜逃留都之不吞美餌而接淅逃又不獲死豈曰神貿呵諉大抵吐棄不聲耳然後知信國之焉滿腹文章節義也是以取貴乎睢陽焉果何人再來哭睢陽廟者爲信國公而哭信國公廟者眾乎寡乎抑僅焉爾乎昔李默哭項羽廟塑羽大淚今日誠哭信國公廟得誠下公淚如塑羽否謹以問之

秋夜生時戊子姑洗閏日書於皐陶座側

詩稿自序

默農習堪子業不暇詩癡未敢隨豪舉也生盛明妄懷攬轡癡未敢隨章句讀也乙酉閏月廢手椽執戈同仇疵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饟前咨某年伯金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啟行其餘定癡未敢隨俊傑識也已而戊夏之變避亂入山天降癡

與莊漢曉書代

恭荷老年臺勞神朝夕奠安桑土俾會勦旅眾無憂東顧銘謝銘謝弟某就道後遽遽聞報而策蹇兼程於赤地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饟前咨某年伯金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啟行其餘定

約五日解赴此萬年臺同面訂者迄今似置閣閩而舊
給四十日之期將滿應給八月分之請已瀕尅日渡江
即古稱樊廬舍破釜甑以示士卒亦必持三日糧弟某
其能量沙息市呼乎乞老年臺多方澤祐轉伸如狹之
情於某年伯必察咨悉給庶俾立濟至前日娥江道上
已有擒奸犒偵之賞況即日斬馘功在必酬是又不敢
聞之某年伯則某請饟之苦心萬不能緩惟年臺實知
我天旱殃人浙中不可車挽俱賴手運雖戴星未能時
至圖圭既竭巧婦失炊萬一敵知財匱以老我師害及
伏惟恩恤不宣

與某書代

恭惟老祖臺撫字屬吏受愷澤於甚東賀安甬江復子
誼於下邑某何幸隨地俱受恩施也茲痛五月之變方
虔告塊敵氛入省敝郡多懼立異不揣拙癖謬爲矜民
所推置纔立盟勷懇王九老登歐集兵江干事多意外
因復分汎又知義輸不及額餉毋忘九老議兵食義儆
成說早約堅矢期無恤勷復大義不自意又煩督過露
刃相脅幾致不免特題吳三府專理義兵饋務冀祝無
他荷蒙老祖臺駐節如枯魚得活如僵尸可起懇乞調
護司饋糈敝汎軍譁勿令懼勢雄嚇奪而前此官兵侵
食義饟者盈二萬有奇雖張閣部于公祖移察正供償
補尤賴老祖臺嚴檄至火藥軍器貴標下遊擊精敏忠
練自起義來向委採造仗叩台臺敢彼終始應援無誤
軍需其城營各兵留致書吳三府挑選百餘稟命更番
藉茲新穎鼓舞朝銳則某渡江有效皆老祖臺昊天罔
極也某孤介不合時宜惟賜憐愚苦而許之三軍幸甚
國家幸甚中興聖主幸甚佈悃哀籲無非瀝血某更有
私請十二日之戰渡營隔岸敵來衝六次不動幾稱義
兵第一奈各帥敗劒恐孤軍難立收營倘乖淹沒數十
人時中軍某比童戀汎托病償機革職逐歸閒騰播訛
言煽惑搬移反加誣諱衛弁不念世澤居平則盜運肥
家臨難俱獻印降賊見某起兵競求從征自贖乃某等
領差到紹興造旗幟潛入寧波謀私不前夫牖將興訛
醜弁翻養老祖臺剛果嚴正必抱同憤萬一呈身貫標
下恐其怙過罔改特此瀆聞統祈照原不一

王家勃字固一一字石雁禰王時
大理評事歸里殉節

秦立四帝議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興籍未焚考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理而行酋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

長子故每禪五德之一而王天下君既秉一德治世四德輔行則天以一德之氣應於上而四氣輔行是不在虛空太極之天卽於五行之中相禪以上所以天下相洽世代交遷彼秦自文公獲黑龍之後君臣世以爲有水德之瑞孝公早有吞周之志儻以黑帝自居故始皇尙黑以黑帝爲天宰而餘四帝立祠乃君以德王天以氣應秦祠良有深意特未審其果當於水德否耶

何去來僻

何去來兮茫茫天地吾安歸飢生吾於一日胡造化之

可諉四海之聖人一理千古之是非可爲儻人生如大夢邱園可以不懷儻人生皆實事則一身之外何物而勿隨徐海之五雲可改楊朱之歧路奚悲童子飛而秦始大丁令化而人已非吾不生於古之上安知虞夏之難追吾未生於今之後安知造化之相推乃命晨鵠俯仰天淵乾坤浮於泡沫日月落乎籠閧知老聃之一致齊寒暑而亡年朔南如在其襟帶海國寧問諸滄田若夫悟者成聖愚者爲仙神情相屬曠代纏綿移終身之步履八極可以周旋相古今之事物憂歡何所變遷耳目以疏而心思以閱歷以久而情性以堅誠何爲乎不可乃甚有所不然蠛蠓蚊之聲十里羊角之勢中懸雲正浮而未盡花自顧而難言朽春夏秋冬之一物耳老東西南北之至人焉振古如茲袖手誰憐何去來兮人各有其一天無富貴之意外無貧賤之目前何去來兮人生之業無鄉高卑不足傷其跼蹐圖田無所措其短長山將霧而豹起雷欲鼓而蛇藏古之英雄多妖幻兮豈獨晉竇之思狂吁嗟乎何去來將安歸江東父老曰以哀心事日以遣四方各有士天下一丸泥試數武之

所在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噓
何去來將安歸

彈貧鬼相責文

下土倮蟲長拜言臣惟天下一體形性素全詎觀此際
煞號奇冤蕭蕭何人漠漠非煙翻脣播醜齒骨垂涎寒
衰襲徑館瀝頗連酸聲傲態讐俗欺天謹按孔方青蚨
等訴稱身期刀匕之通率爲貧鬼所抑欲入而翻使我
出欲居而不得隔宿無端生意外之思少停來詬訾之
客余等早行而午夜易主翁之顏色余等豈願巍門而

伊以我爲濁余等豈樂侈靡而伊以我爲役必使一介
不留舉家顛惑方遑其所欲某月某日掩至東家擒戶
辱問遏巫嗾妖再三譟聒用是卉服窘居熬皮煎髮某
月某日協比西鄰蒿目飄塵虎踞土屋聲臭辟人遂致
抱衣殉火沃焦覆鬻稔知是貧非病卜諸焦生焦曰貧
鬼相責口眾君一安之禍遲遂之禍迫既不敢逐勢共
之盡斃皆此鬼之式憑若縱令黨援漸廣口舌滋增勢
必煙消萬戶棘譏千城背人物而並蓬頭垢面變世界
貧乞隣乃竟循陰襲賂盜天功以鳴己德不曰詩得我
以作蟻垤蠨庭臣爲奕禩起見奚必因窮吝聲宜申明
而工則曰士得我而見節故韓昌黎縛草結柳理絕通

憲律亟置典型使天下各親其親而故其故以長有此
晨昏詎致道塗役役意態紛紛臣謹奉簡以聞

甬東正氣集卷四

鄞縣董　瑔純齋編輯

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
魯王時官戶部郎

輿人阜人丐人傳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都城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于藩親見其事爲弔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都城之變傳新縣官至于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里邑俱未詳闕

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

吞月子曰夫輿人阜人丐人也而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輿人阜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輿人夫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多矣不輿人阜人丐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立傳也曰輿公阜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之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輿人阜人丐人者也舉輿人阜人而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也殆於不人之也故從而

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別於不與人阜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

異獸傳（一作孽狐傳）

有宋宣和間天運中微王室多難災眚迭見陰長陽消迄七年乙巳有獸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編據尊稱營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毛羽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公鑾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算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蚍王蜉王螻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冊元黿爲皇后（用裒妙事冊堯及蜣爲左右妃昭儀也）趙冊豚犬爲太子梁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暉）其關尉則乳虎也（高成）其奉車都尉則嗜虎也谷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何晏其侍中尚書則崖柴狗（鄧颺丁謐）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倪岳獻決錄）其太師曰黑獨宇文泰其廬州牧曰焦湖獺南唐其僕射曰驪王奐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瑾其尚書僕射曰貓竟悖禮部尚書曰鴟鴞（蘇循）其天官侍郎曰蠹駝吉頊其宏文學士曰矯驍劉晝其司徒曰狡兔王衍其光卿曰鴝鵒（申屠瑤荊公事）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慶其祠部曰青蠅元稹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宣其殿中侍御史曰黑豹（王旭其監察御史曰赤鬣豹（李嵩李全交）其給事中曰喜鵲（梅聖俞）其率更令曰獮猴歐陽詢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亦見決錄）其河北采訪使曰梟曰獍（劉守光）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牛（劉知俊）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宏）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淵）其河東刺史曰碧鸛（裴寬）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湊氛獅子（郤虔）其神泉令曰鷺鷥（張甲）其令史諸事以蝦蟆（卞斌蝦蟆賦）其白事小吏曰鼫鼠（雅）其鑒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虎蝳蝪鸛鵲社鼯蝙蝠之徒（蛇蟠向王虎知衛破蝳蝪於甲子庚申閉口不食鸛鵲知子午鵲避太歲燕避戊己蝙蝠忌庚申至）其宗室布列要津（若曰兩腳狐楊再思）曰九尾狐（陳彭年）曰帶鈴狐（令狐綯）曰假威狐（國策）曰媚狐（駱賓王檄文）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羝羊觸豕黃牛觸蜂蟹之屬以易進牝雞雄大黿陽烏旅獒熊羆之屬以書進鸛鵒鵲鼠螽蠑螈蜴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鶡鶡鵜鵜之屬以詩進朱鸛戴鵲舍蜃負珠蛤羌蝤丸蚘貙獻錦怒蛙是勇狂象送迎望風赴走以干祿位者不

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
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狐亦實禮
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狐之興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
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昜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
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哉

方石銘

赤城有山焉其辮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
至於如菽如粟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徽者汪子珍

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
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之獨夫方也特其
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
之所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
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
縱不圓爲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烏得不謂
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楩楠亦有荊棘鳥有鸞
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荊棘鴟
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楩楠鸞鳳麟虞常少

方石銘

李文璨字昭武一字嶠樵
魯王時官兵部郎

蠅虎說

小兒輩取壁間蠅虎十餘枚置器中緘其口仍捕蠅數
十下餉之令爭啗至盡則自爲糧脯大吞小強噬弱展
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食久飢且斃乃飼以小黃豆
一枚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眈然既而奮身搏之堅不
可食盡力不舍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閒
凡蠅飛集稍近去豆五六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
中不失以爲怪樵聞而歎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
積其精誠或上感彗與虹與霜或偏感怒濤狂風赤旱
或旁感禽魚其斯之謂哉夫蠅虎之食蠅性也豆則非

其類也今不能令既死之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搏蠅者蠅虎之精傾於是豆遂發其氣於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況彗與虹與霜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積精十九年不爲不久乃不能感一胡何也曰動於感者感最拙不動於感者感乃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也最詳

萬 泰字履安晚字悔庵崇禎九年舉人晉王時官戶部主事

明州倡和集序

明州倡和集者公狄梁子游於明州與其友八萬泰及泰之同學相倡和爲詩而屬泰手書之者也辛卯之秋梁子來叩寒松廬披帷相對其色癯然實主自成意在言表投止蕭寺與枯僧野衲爾汝跗鉢閒顧獨好與吾黨游旬月以還吟詠所寄大抵悲天憫人抱邮埋憂之句二三子以入林把臂慰其聲聞相思酬酢之言亦皆原本性情抒寫哀怨有倡必和積以成帙何其侈也予思濯纓崖知歸如聞山鬼國殤之聲而驚江蘺辭芷之氣也應求之理夫豈偶然吾知梁子持以示人當有想吾黨於山巔水涯者讀其詩知其人且以爲何如也

簡堂記

簡堂者鄞定馬子巽甫之居也巽甫鴻文瑰質博物洽聞壯歲好遊蹤跡在當世大儒閒講道問業歷年忘返

蕙帶杖屨蕭然遠韻孤風兀傲當世此今日之梁子也

學日益進負天下名年未及艾輒謝博士弟子員閉戶
著書卜築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書每
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款扉相見意思淡遠疇
昨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有過於所聞之歎
及觀其位置邱壑則阡陌在門流泉繞屋前軒翼如是
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而擁書萬卷擅南面百
城之樂巽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余因退而思
其義夫天下者四民之所共宅也理之則治紛之則亂
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摻其無

窮之心而競爲相勝之習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
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沸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
一旦見端人正士之所爲必將窮而思歸窅然喪其故
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
浮文無質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
傷義者不可悉數即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
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之士
斷橫流之瀾爲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晤言
一室彈琴詠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巽甫之以簡名其

堂也意在斯乎夫世之重樓複閣私室曲房冬燠夏涼
朝暉夕陰者往往皆是也然而戶居餘氣塊然處之宛
其死矣定是誰宅此堂則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
奇析疑門多問字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
易華蕭然環堵間鬱鬱芊芊有學問文章之氣也然則
簡之時義大矣哉可以居身可以善俗巽甫之寄遠矣

于御君被髮吟序

吾友于子御君負絕代之才而淪落亂離以老乃取其
詩歌名之被髮嗟乎御君其調彌高其志彌苦矣御君
博物閎覽席累世青箱之業其所纂著皆從六經羣籍
中寢食游處而出澡灌灑瀚信手觸緒足以奔命古人
空羣作者予與之定交於十年之前以爲之才之美他
日上書闕下當如陳同甫使天子驚歎特賜召問不似
世儒蠻觸名場依光附景以盜虛聲也乃既不得志於
時則以其悲憤淒淒之志寄之聲詩有哭則不可泣則
近於婦人之痛焉嘗東涉滄溟觀扶桑日出處睇髮振
纓而還故有魯連蹈海屈原沈湘寧死不戀枌榆鄉之
句夫神州陸沈微言將絕仄注袍草之士獨顛沛流離

潦倒困頓於波濤滅沒天地淼茫之際其人非愚非狂蓋有大不得已於中矣余別御君於金陵忽遇之淮陰市上夢寐相對傷離歎逝之餘得讀此篇燈寒漏永邸舍淒涼撫卷長吟未嘗不泫然出涕也夫文章之事古有定評因人論文志士所慎谷永揚雄非不能文也而不可以言文李陵宋之問非不能詩也而不可以言詩然則論文於今亦觀其志之所在而已御君之言曰屈蠖雖憐投虎自衛上舋下爵無可逃而逃之於遊烽火燎原草木皆兵風鶴多警無可逃而逃之於詩悲乎哉其言之也悲憤淒淒之志有過於御君者乎嗟乎文虎既沒茂詒云亡吾兩人離羣索居踽踽形影惟此寸心繫維吾道鬼神所憑風雨不隔十年之別千里之遙而得通心言於天涯逆旅俛仰悲歌密契一室豈偶然哉此僕所爲反覆感歎於斯編也

吳繼雅先生海外遺稿序

某少時攻舉子業好爲先輩法脈之文輒知有晉陵吳繼雅先生丙子之役先生爲長興令分校浙闈同社馮子之偉錢子肅樂皆出先生之門因得班荆問字知先生生平與其治狀奉爲心師者十餘年於茲庚寅之夏友人黃子宗羲來言先生自閩入浙襆被難困苦百折不回之概且誦其近詩數首悲憤淒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惟以不可得盡讀其書爲恨辛卯九月翁洲失守先生已亡崇明宋子龍某故交也辟地補陀者六年一旦破帽徒跣來叩敝廬悲慟之餘亟問先生死狀龍曰先生年七十有六矣在海外蹤跡半寄補陀一平頭自隨蕭然如老衲也翁洲告急先生方養痾白華庵中投袂而起曰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當歸死於王所遂跟蹌奔赴行在未幾城陷是日侵晨先生曳杖過張鯤淵先生所居命酒小酌分手而別曰吾行矣前途待公返駕具冠服北向再拜投繯而逝從容慷慨不愧古人云惟遺文則不聞有收之者有僧自海上來字曰無凡嘗從鯤淵先生歷事隆武主聞師潛入浙棄家祝髮結茅於補陀之茶山翁洲既陷乃出請收張先生之屍而就戮焉有議而釋之者因左右其遺孤惟謹盡奇男子也其述先生死狀如宋子也而獨能言先生遺文尚有存白華者某聞之驚喜過望已而庵僧去微來訊之果然則益

喜固請得而讀之無凡乃航海挾與俱來斷簡殘編漫無詮次其所屬草皆覆名刺背作蠅頭書大僅如掌字多錯雜不可辨某恐其遂散佚而銷亡也爲之裒集纂輯字比句櫛而手錄之片紙寸箋不敢失墜錄竟縱覽卒讀而歎曰先生之人昭代不可少之文也先生之片紙寸箋不可少之人也先生之文昭代不可少之文也今茲所存千百之什一耳無論流離播越慟哭狂歌心光出紙上即其居恆仕宦講道論心流連諷詠之詞往復酬應之句亦必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其隨筆雜錄諸篇皆根本之於性命而

參伍之在經術先生之在聖門固當居德行之科不徒爲文章之士今日之事乃其平生之言也抑先生之言曰商亡而首陽採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歌零丁洋諸詩篇不亡則宋亦不亡然則先生之文其所以留我明未墜之緒者豈其微哉先生著述甚富茲就其在海外者錄之題爲海外遺稿云

懷遊草序

高子隱學少侍其尊甫中丞公宦遊荆楚省覲之餘不廢觀覽名山大川多所睹記比年以來睽茲往昔未忘河上之歌每下新亭之淚悲憤所觸託之聲詩此懷遊草所爲作也高子好學博聞家庭之閒孤貞大誼蕭然古處涉筆命篇皆成悲淚以登高能賦之才爲望遠懷人之句詩可以怨然太無聊矣昔阮嗣宗猖狂之士登廣武而歎息惜時無英雄何其感憤也而詠懷諸什率多寓言又何其一往而深乎若夫從來紀遊之篇惟少陵獨有千古惟是涵泳性情根本忠孝寓目寫心感慨繫之聲比字屬皆有託寄此固雅人之深致志士之苦

心也嗟乎風景不殊河山非古欲哭不可爲泣則近於婦人隱學悲從中來怨而不怒發爲歌詩聲淚俱出一寄之嘯詠觀覽睹記之事蓋紀遊之篇亦即詠懷之什也予爲之一唱三歎若攜手同行於三湘七澤間矣

羅公夢章六十壽序

自沮溺荷蓧之流修身避世自遯於龍蛇而後之闢茸晦昧者託而逃焉隱君子之名亦人之所易居也然知隱何義乎有所懷於身可以顯於世而不自顯斯名之以隱身無所懷則其所隱將謂之何舉世之山農野樵

而概可以隱目之豈理也哉然則隱君子之名固人之所難居也且堅忍其所懷而結轖之恬然若無可自顯者又豈人情之所易者耶蜀羅公夢章以名進士司理吾郡歲餘即爲甲申世事遂不可言巴夔路絕不得歸其家乃隱於奉化之萬竹布袍芒履子然如窶人蹲躅齊民之列鋤叟吟哇蕭然自遠人咸謂公之善居亂世也或重公矢明夷之艱貞有介石之節也抑有言其居官有德於人故人感附之處異地無異乎其鄉也子曰嘻是烏足以盡公孔子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聖人之言卷懷者道也然才亦在其中公之司理吾郡甫一年耳一年之間其指揮詰斥風迅雨疾如淮陰將兵縱橫部署臨時取諸其懷而出奇不測也其條分縷布委瑣畢愜如謝幼度使才皆盡雖屐屣閒亦得其任也飲酒豪邁縱心事外而庶務畢就其中案無停牘如貴文偉羽檄交馳留意對弈其夷猶閒曠之致勝人自遠也識者謂不蚤用公以折衝禦侮之任耳然公亦嘗以少參應監國之召泝越數月江河奔潰勢已莫障驕將悍兵攘攘彈丸之中而卒懾服於公之靜鎮又如

亞夫營中夜驚擾亂堅臥不起久之自定也然則予何以測公之所至平才有餘於其事量有餘於其才氣有餘於其量公亦期大有爲於世世亦以此望公噫又何其一旦置之寂寥索莫之鄉而卽刊落無餘無幾微歎落之色如斯也夫以其鳴騶雕轂抗旌夾戟之尊榮夷其儉爲氓庶而卽若氓庶之固然者古之齊得喪泯喧寂者類能之以其轟雷掣電脫穎發鉏之才質抑其芒而同於粥粥無能之人人亦無可辨之斯不亦難乎嗟乎夫昌使公以轟雷掣電脫穎發鉏者竟同於粥粥無能之人哉同憶疇昔迄今將二十年而公老矣今春之仲公年六十客來與余謀所以壽之子敬藉客以進於公曰昔晉陶士行刺廣無事日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而不敢自惰今公處長弃之日雖不同於陶公願亦時勤小物而毋過自廢也天將有以用公矣

任光復字東頌魯王時官太常卿舟山破丙附例遷本籍然亦不復仕矣

魯王紀事小引

王室板蕩海水羣飛九死餘生文籍脫落歸里屏息追憶見聞筆之於書以存厓略知我罪我姑聽後人庶幾

名山或留停史

周元初字立之曾王時參錢肅樂軍事

捉鬼者傳

世有以善畫鬼名者予以爲不譚然以鬼之形似鬼耶即能治之亦豈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人則人之形更厲於鬼不得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

林時躍字霞舉一字荔堂魯王時官御史

華儼思小影記

華子儼思默農先生之遺孤也自兩京淪陷先生搥胸痛哭攀轅無從以一儒生三倡義旅江干戮力直將一身支撐傾廈奈事不從心以山師扇書不戢遂起大獄以八歲孤屬余爲程杵計謂吾盟鶴山七人今惟石雁王先生同罹此難外若無人也者爾林子獨挺身拔我是眞可託六尺孤者余泫然灑涕而許之時仇家齦齦必欲覆巢取子余出暮夜金脫孤璧若姊於沒籍中以其姊密歸王郎挈孤匿姓名走深山諸同盟無不危懼余者余曰余當從先生鼎鑊死而偷殘息而不爲華氏存此一滴血者有如皦日先生固命子曰潛勉其顯名思義作第一等人兩番對簿只呼高皇帝大

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鬚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噏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颿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襲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中仍壓以符其甚者竟置之釜中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

行皇帝我大明貢士舉義不成一死無恨原缺十五字毅然
不屈云今日便當殺我何必取自遂於戊子夏五二之
日受害是風一陣化作碧虹嫂氏陸孺人從容畢殮事
向余再拜曰叔子詰撫遺孤當受我一拜庶瞑我四目
我今日不得奉耄姑當從夫泉下以其姑屬之壻家於
六月十九日五更三尺霜綃魂遊月白嗚呼嗚呼痛哉
快哉先生之義全矣孺人之節烈矣明二百七十餘年
吾鄉縉紳大夫珊袜命婦對之能無靦面目哉幸也
天造節義遺此一綫簪氏爲林余與內子鞠宇教誨推

解周挈儼思幼凱立志堅卓日夜抱痛圖爲先人舒鬱
憤事平論定乃漸露頭角高中丞倡作孤兒行以勖之
遠近諸名公先生聞其事和辭遂已積卷年二十而贅
於貟生謝君之室寅生亦義士也與先生素無交來候
先生獄中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魏廓園之于周蓼洲不
翅過之長而厚葬妝奩宅以安之荏苒二十餘年趙武
竟欣然丈夫子矣有子若女今婚嫁已畢孫曾並舉又
爲襄事事蓋木成林而家業亦日隆隆起儼思閉戶不
著述有詩正易林辨元春秋會評玉房遺稿十二卷傳
世及卒門人私謚爲孝介焉遺民承家學博古嗜奇於
問人間世但問絳帳受徒四方聞聲者門人日益進固

徐鳳垣字掖青一字霜皋魯
王時參錢肅樂軍事

明山遺民傳

遺民姓林氏諱時躍別號荔堂嘗仕於朝矣非隱者也
其自稱爲遺民者意不欲見其名於世有託而逃焉者

書無所不讀每一篇出入無不傳篤葩詞藻句如天滿雲霧開一時風景之始遺民少以易鳴世時張斐東陸西陵負盛名雅相推重每坊社遺民十居四五自東髮登壇雖屢困場屋然聲名滋益起忠潔黃公端伯忠烈王公章先後涖吾寧下車輒問遺民何在至則掃榻以賓禮見不與諸生等遺民性固狷未嘗一投謁又高自引重所交極一時名儔聯七子之盟以道義劘切於是海內知吾郡有鶴山七子者遺民負蓋世之才謂功業旦晚立就甲申國變矢志勤王首先倡義懇忠愍陳公

畫像於庠率同舍生哭之乙酉就貢用舉者授大理評事再用舉者改試御史未仕而北兵長驅渡浙遺民入山避兵十年閉閉戶不通客方是時同人有引海上師入內地爲仇所告骨肉流離人無敢發聲出一語遺民爲經紀其家匿其孤變姓名而乳哺之婚其女俾有歸嗚呼夫人平居意氣慨然杯酒叫呼瀝肝膽期生死不肯乘至倉卒構變下石操戈無不有遺民履尾撄鬚義不返顧若是者非天性卓烈視禍福一不足動其心何以幾此今事變已定讒聲兀若邱山則如前日之匿影

明東正氣集 卷四 二十四 明季叢書 約園刊本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蝮蟻穴蜂壺洶洶天狼殺殺野狐逐人驅驅白日幽都敦脈血拇肝腦橫屠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卽最蠢然贏豕在塗亦蒙皋比曰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衢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嗚呼夫人平居意氣慨然杯酒叫呼瀝肝膽期生死不肯乘至倉卒構變下石操戈無不有遺民履尾撄鬚義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北方不可以居何誰不達梟某是呼欲返遊魂受此大汙謬哉宋玉諡爲至愚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往哉

浩然遺之太虛火宅卽離毒苦可除野葛不糸變髯常
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

甬東正氣集卷四

三四 明鈔書
約園刊本

明文徵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柳柳州曰左右史混久矣壽鏞曰文與獻混亦久矣朱子曰文典籍也獻賢也馬貴與作文獻通考廣之曰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史以及百家傳記之書所謂文也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所謂獻也顧如馬氏解則文與獻亦混古者獻憲二字同音通用爾雅釋詁憲法也釋訓憲憲洩洩制也文獻二字簡言之文章制度也袁陶軒先生精鄭氏學尤留意鄉邦文獻因編四明文徵四明文徵二書徵從微省从王自微而之著中庸所謂無徵不信是也獻徵吾未見以意度之其敘述一鄉典章制度無疑矣文徵則文章也然文章必有可以訂典故者始錄之徵者證也或曰成也亦曰明也成與明皆自微而之著之義也斯選自唐立國以迄清乾隆一千二百六十四年閒四明人文彬彬郁郁其大者則興學校講水利修公宇建橋梁忠臣孝子之芳型義士烈婦之大節或記或傳或碑銘以立政教以美風俗莫不具焉其小者則升高能賦山川能說一事之微三雅五經頗霑滴瀝與夫朋儕之酬贈著述之淵源破天地之悶煩宣古今之鬱塞或賦或序或論說以及雜文理勝詞勝各擅所長而要以大道爲歸宿非有苟焉者也焉君孟顓釐訂爲十六卷凡文三百七十九首壽鏞既付諸梓因言其概且辨文獻之不可混者如此抑考四明文獻明鄭千之輯王伯厚四明文獻集所自出也原稟藏吳興適園張氏四明文獻錄明李孝謙輯乾道圖經所藉以存者也舊藏抱經樓盧氏四明文獻集清盧青崖輯凡一百四十卷原稟藏吳興嘉業堂劉氏壽鏞得之皆錄副焉鄭氏四明文獻已以活字本印行斯編傳鈔者爲吾鄞湯君鴻九亦吾友也然非孟顓詳審視爲可貴又孰從而傳之嗚呼四明詩萃一百卷作者二千餘人先生輯也壽鏞僅得其初稟三十卷刻者爲鄭氏佚書讀詩偶記瞻袞堂集四明近體樂府袁氏家乘與此凡六種它則存亡不可知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明文徵目錄
卷一　賦
四明七觀　王應麟
七觀　袁桷
湖語　全祖望
卷二　賦
北京賦　并序　陳敬宗
嵩山三十六峯賦　并序　樓昇
驃騎山賦　釋曇噩
同谷賦　王厚孫
西湖賦　白珽
游湖後賦　白珽
浮湘賦　陳沂
大禮慶成賦　陳沂
江山萬里圖賦　并序　洪貫
廣征賦　并序　王朱旦
卷三　賦
九經堂賦　并序　胡幹化
耕篤堂賦　戴表元
寄安齋賦　戴表元
喜友堂賦　戴表元
賓月堂賦　并序　任士林
百耐菴賦　并序　楊守陳
勉菴賦　楊守陳
鐙花賦　任士林
鐙蘭賦　周容
劒賦　□□□
老婆牙賦　任士林
琵琶賦　虞世南
滄海遺珠賦　李循義
伐老柳賦　楊守陳
鞠賦　楊承鯤
水仙花賦　沈士穎
感雉鳴賦　任士林
獅子賦　虞世南
雙虎賦　并序　屠大山

白冤賦并序 姚淶
蚯蚓賦 任士林
復志賦 任士林
求志賦 袁袞
閔貞賦 楊守阯
永悼賦 張邦奇
歡賦并序 屠隆
哀賦 周應賓
卷四 連珠 檄 露布 疏辭文 四明文徵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珠八首并序 陳沂
擬唐顏泉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眞
爲莊太常作坡守檄 林奕隆
擬梁王僧辯平侯景露布 鄭眞
吾子行夢逮壇疏 任士林
買屋疏 任士林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汪大猷
何去來辭 王家勤
蝗蟲辭 孫因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林奕隆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并序 洪眞
賀楚王受册詞 陳束
哀乞者文 戴洵
解尸蟲文并序 陸銓
送鼠文 王家勤
彈貪鬼相責文 王家勤
肺答文 李鄴嗣
卷五 序 四明文徵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指要前序 王惟賢
春秋指要後序 王惟賢
春秋集解序 鄭湊
敘詩牖 馮元飈
通鑑瘖辯序 戴表元
世統本紀序 豐坊
雁山圖序 袁采
儀眞志序 楊孫仲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束

會試錄序　袁煒
甲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鋐
李氏族譜後序　戴表元
宗譜序　鄭滿
戴氏四世遺像圖序　汪國
北山小序　戴表元
李孝子序　口口口
譚節婦序　阮震亨
袁令君祭袁忠臣文序　林弘珪

口碑册序　豐坊
呂與之老子議義序　袁楠
道德經贅言序　豐坊
讀書錄要語序　張邦奇
觀頤錄序　張邦奇
東園小隱序　袁煒
袁鈞字德衡序　戴表元
王一初名字序　戴表元
王仲昭字說序　戴表元
曹氏四子字序　戴表元
戴生宗達字說　張邦奇

卷六　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東塘袁公文集序　陳卓
趙子昂詩文集序　戴表元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戴表元
仇仁近詩序　戴表元
桐江詩集序　戴表元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李時可詩序　戴表元
胡天放詩序　戴表元
張君信詩序　戴表元
張仲實詩序　戴表元
洪潛夫詩序　戴表元
許長卿詩序　戴表元
李元凱詩序　戴表元
國南仲詩後序　戴表元

朱伊叟詩序　戴表元
劉仲寬詩序　戴表元
方端叟詩序　戴表元
珣上人删詩序　戴表元
珣上人再删詩序　戴表元
恆莊詩序　戴表元
遊南巖詩序　戴表元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戴表元
千峯酬倡序　戴表元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戴表元
王丞公避地編序　戴表元
大府都事李侯希仁藁兩詩序　鄭覺民
浙東憲府僉事史公贈行詩序　鄭覺民
史僉事松亭樂隱詩序　鄭覺民
卷七　序
九疑山房集序　揭汯
九疑山房集序　桂彥良
送鄭叔理東歸詩序　王禕
芝園集後序　豐坊
豐南禺摘集小序　張時徹
蘇門集序　陳束
舊集自序　屠隆
自序庚甲草　李豐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序　萬泰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後序　萬斯同
詠史詩序　錢肅樂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錢肅樂
思親詩序　錢肅樂
遊百洞詩序　錢肅樂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且就編序　陸符
二江山中草序　陸符
石雁居士畢業敘言　華夏
汪伯徵猶存草序　毛聚奎
薄社吟序　高宇泰
採菴堂文集序　洪圖光

卷八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戴表元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戴表元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戴表元
送張叔夏西遊序 戴表元
送鄧善之序 戴表元
送曹士弘序 戴表元
贈談星者謝生序 戴表元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戴表元
送甘老秀才序 戴表元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戴表元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戴表元
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 戴表元
送謝仲潛序 戴表元
送樸卜隱序 任士林
送可度上人歸沃州序 袁桷
與速魯麻序刖文 謝昊
送鄭架閣秩滿東歸序 劉子青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阯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姚鏌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贈大理簡公序 王廳鵬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廷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鑑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釴
送張維靜赴南都膳部序 王相
送萬侯視浙閩序 陸釴
六月西征詩序 陸釴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陸釴
送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王相

卷九 序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涞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涞
送陳若寶僉憲廣東序　姚涞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涞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涞
贈陳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鏌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銓
贈羅后江香山之任序　馮震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陳束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賈君　范欽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贈鍾陵毛侯遷台郡丞序　范欽
贈大參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樞
贈沅溪何先生晉貴州按察使序　王樞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煒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鶚
贈郡侯莘野周公入覲序　姚涞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姚涞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涞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序　戴洵
贈劉都督序　余寅
陵陽牟氏壽諫詩序　戴表元
壽朴菴張公八十序　范欽
贈族父稷巨公序　沈一貫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鏜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諫序　萬泰
卷十　記
奉化陞州記　陳著
重建縣學記　樸鑰
鄞縣重修學記　王應麟
定海縣重修學記　胡剛中
慶元府重建大成殿記　王應麟
大成殿記　任仲高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閌

重建九經堂記　高閌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黃翔龍
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厚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厚
慈谿縣修縣門記　馮睎
奉化重修縣治記　王應麟
奉化州重修公宇記　樓鑰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陳觀
治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鑰
鳧磯驛記　周鍔
雁蕩山記　袁采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亶
水利記一　舒亶
水利記二　舒亶
水利記三　王庭秀
水利記　舒亶
西湖記　舒亶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方勝碑記　王時會
修朝宗石碶記　廉布
重修朝宗石碶記　趙彥逾
仇待制善塘記　陳居仁
萬柳塘記　黃震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厚
重建惠政橋記　趙敦臨
高橋記　袁商

卷十一　記
四明慈谿縣重建二橋記　王說
廣利橋記　桂錫孫
吳刺史廟記　王應麟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袁甫
鄞縣經綸閣記　樓鑰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閶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　王應鳳
旌德觀記　王埜

證心院記　項傳
多福院記　袁黃
普明寺方丈記　王庭秀
嚴華院記　陳時舉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炳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天童山千佛閣記　樓鑰
淨慈寺記　沈煥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亶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蓬萊觀記　樓鑰
蓬萊觀藏記　戴機
王氏報本菴記　樓鑰
長汀巷記　朱翌
廣生堂記　朱翌
信天緣堂記　樓鑰
慈谿縣清清堂記　徐璋
棠陰閣記　張孝祥
朝陽亭記　張孝祥
畫簾堂記　趙省
直清亭記　袁燮
是亦樓記　袁燮
願豐樓記　袁燮
是亦園記　袁燮
秀野園記　袁燮
屏山堂記　應炳
義莊記　樓鑰
義田莊記　樓鑰
洛陽花木記　周師厚
連理瑞記　楊簡
卷十二　論議辨解說題跋雜著
伊霍之事　李生威
許行論　沈一貫
論文翁　朱翌
宋太祖傳位論　趙由宜
宋德祐忠臣袁鏞論　陸侹
黃潤玉

原刑　吳惠
秦立四帝議　王家勤
天辨　烏斯道
四明辨　□□□
舍利解　周應浙
鄞水利序說上　戴鱉
鄞水利序說中　戴鱉
鄞水利序說下　戴鱉
文說　徐時進

弓說　王交
求放心說　張邦奇
蠅虎說　李文纘
裁衣者說　周容
馬弔說　李鄴嗣
春秋指要跋　鄭眞
讀漢二廷尉傳　鄭芳叔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戴表元
題趙幾仲詩編　戴表元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戴表元
題梅菴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戴表元
題唐師善談乘　戴表元
題萬竹王君詩後　戴表元
題蕭子西詩卷後　戴表元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戴表元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戴表元
敬跋錄賜太祖敕文後　戴表元
題永思言卷　陳東

書介白菴記後　王霦
題覆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盧叔麟
石雁居士舉業引言　錢肅樂
石雁居士舉業題辭　楊德周
拙政述　萬泰

卷十三　碑銘

豢脊二氏誡　陸釴
桂林仰山廟碑　戴表元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孝祥
張貞臣

靈應廟碑記　樸柣
老子祠碑　任士林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程端禮
閻視靖州碑　陳柬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樸鍊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陛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後渠崔公神道碑銘　沈一貫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任士林

卷十四　墓表　墓誌銘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余有丁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周公墓表　盧鎬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全祖望
陸處士墓表　楊守陳
順菴墓表　楊守陳
故華孺人墓表　楊守陳
宋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朝請大夫王君墓誌銘　樸鍊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樸鍊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樸鍊
李公墓誌銘　樸鍊
蔣德言墓誌銘　樸鍊
高端叔墓誌銘　樸鍊
周伯濟墓誌銘　樸鍊
史君墓誌銘　樸鍊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涇

卷十五　行狀
侍御史王公行狀　樸鍾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樓鑰
四明孫先生行狀　鄭眞
王先生叔遠行狀　鄭眞
譙司馬公行狀　沈箕仲
心友張君行狀　范光陽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全祖望
高祖先生事略　樓鑰
先大夫行述　袁柄
先君子師友淵源錄　袁柄
先祖府君行略　范光陽
戴剡源先生自序　戴表元
卷十六　傳
元英先生傳　孫郁
謝翱傳　任士林
吳思齊傳　□□□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蔣景高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李名父傳　楊承鯤
吾謹傳　屠隆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明刑科都給事中貞齋毛公家傳　汪國
吳宗伯公傳　錢肅樂
丁孝子傳　烏斯道
唐孝子傳　烏斯道
綠珠傳　姚涞
烈婦胡氏傳　任士林
月娥傳　王交
凌烈婦傳　陳沂
徐節婦傳　楊守陳
駢義傳　烏斯道
董氏五先生世傳　萬斯同
輿人阜人丐人傳　毛聚奎
二僕傳　李鄴嗣

搏沓張松溪傳　沈一貫
尹髦頭傳　屠隆
達觀大師傳略　陸符
孽狐傳　毛聚奎
捉鬼者傳　周元初
眞一先生傳　任士林
壽光先生傳　任士林
右四明文徵爲清袁徵士鈞撰集鈞字秉國號陶
軒鄞人嘉慶元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少孤力學

從秀水鄭虎文遊工詩古文辭參阮文達公元幕
治經力尊古訓精鄭氏學搜其遺書復不薄朱子
爲詩朱傳翼尤留意鄉邦文獻自宏篇鉅製以及
零章斷簡片長薄技一一掇拾而表章之爲四明
文徵若干卷詩彙一百卷書畫記十
六卷已刻行者鄭氏佚書讀詩偶記西袁氏家乘
贈衮堂文集四明近體樂府其餘稿本多燬於火
僅有存者是本於丙辰季夏得之鄞城爲湯氏傳
鈔巾箱本末次卷第分裝八册前無序目編者姓
氏展卷詳審知爲徵士所輯文徵當之篋衍歷有
歲月壬申寒食張約園偶過寓廬見案頭此書假
寫副本擬付梓人寓書屬爲編目不揣固陋竭七
日之力分體類次删其僞作（舊稿宋光祿大夫袁公墓銘區爲
二十一類一十六卷都凡文三百七十九首郵寄
約園乞是正焉四明文選自鄭千之李孝謙李堇
山諸作散佚不完而盧青崖之編卷帙繁重傳刻
匪易獨徵士此書選擇精當繁簡得中傳先賢之
精蘊資後生之攷索誠鄉國一寶書也今獲刊布

吾鄉文獻賴以不墜豈特表徵士搜輯之苦心已
哉二十四年乙亥端午後一日慈谿馮貞羣

清鄞袁鈞陶軒輯

四明七觀

土應麟

東野先生弢光環堵根極深寧鼻白貢以息影玩素履以洗心有南州公子儼然蹐門言曰竊懷太史公之志廣攬四方之恢恑憰怪升高能賦山川能說庶幾一二於君子之九能註詩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子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能此九者可以爲大夫也能叶奴代切今至是邦也願啓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先生曰余臥遊詩書之囿視不踰几席敢誦舊聞吾子自擇焉昔嘗窺郊委之簡見神禹之山經註異越春秋禹東巡登衡嶽夢見赤繡衣男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謁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退齋三日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言治水之要山海經十二篇相傳爲夏禹所記東有山曰旬餘實維四明南餘姚北句章二縣以爲名註山海經南山經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注今作餘姚南句章北二縣因以爲名九域志四明山句章山爲二以地理考即山氏州俶自開元之啓註唐地理志亦作一也明州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以越之鄮縣置以其境有四明山名之盛叶音成其山嶸嶸巃嵸葰谿砑嶔崟駿極顥蒼危碧峭青方石四面天劃神剞出入三光窗豁牖欲對修眉於天姥接五界於金

庭註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回一百八十里有四門西北曰月星辰山居賦注大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沃州天姥山在剡白樂天記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沃州天姥爲肩曰孫綽遊天台賦落五界而迅征壯五縣之界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金庭宮在桐柏山會稽記四明高峯秋雲連岫皎日茲謂赤水之天矜瑤扉闢而不扃註韞地記三十六洞天九曰四明山名丹山赤水之上有四門松菅談期之儔來宅來燕放懽壺瀛駟虯乘驚嫉翔紫青山中人兮冠切雲駕皎兮鴻冥冥或梯空而上或履雪而行註韓文公送惠師詩秋晏少陵詩處穿四明雪謂鄭虔從逸老以逍遥賦二韭與三菁景幽棲之至行道義重而貨輕珍木嘉草菱蓼敷榮呫甘嚌芳有果青櫺註陸龜蒙集四明山中有果名青橘極各產異木不雜甘九域志山有四面若十二雷采擷區萌川原出焉練澄鎔鎔鎔紈紅女織素交稻秔註南豐廣德湖記源出四明山其下桑生蠶繰絲繭純紅女織素交梭吳綾註綸七侯切地理志明州土貢吳綾交梭綾踟躕以攀躋徑眢幃之紆縈註踟跂即展屬字傑參同之伯陽佇峯晏之子陵軼埃塵於區外連飛遯而離羣安石之東山謝敷之太平說謝敷入太平山中十餘年恐尺可尋也爾乃地載神氣支分脈聯大隱之山名士楊適生焉註慶歷五先生大隱楊適其一也鳴鶴之岫將與子朋霞侶月

釣石耕煙諷遠游於窮谷吟槃於鳴泉分靈藥之刀圭友造化而飛高元註九域志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隱康樂煉藥之所儻有意乎彼謂鰐鮫鼉鼈之所蟠鬱鮫霧溟涬之所蝘鼊夷隸鉤舶之所往來　未知有建德之國空同之僊公子遊天台賦序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先生曰海於天地閒最鉅故觀於海者難爲水爲言徂東浩瀁滄溟義和浴於搏桑日杲杲兮金鉦朝潮夕汐與月虧盈有鰋如山從以鯤鯨註風俗記海鷗長數千里穴居海底神蚪襄首吐雷噓雲方其駿入穴則潮上出穴則水退神蚪襄首吐雷噓雲方其駿

濤虎浪之興銀峯萬仞雪屋千層簸空兀嶽沃日吞江雷公爲之鼛踢天杭爲之震盪盧敖賓志未能該也註唐盧肇海濤賦賓叔蒙海濤志　穆之圖論目擊其眞註蕭字穆之知二篇天門之水灑泚湖瀲浤浤汩汩遠注析木註漢地理志鄞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鄭廣記象山縣東門山即越天門山三吳轉粟粢粢粒玉飢叱叩哺檣連尾颺篷船迅舸蠻縴似接徼南薄朱垠註陸雲答車茂安書鄞縣東臨巨海汪汪無涯汜船長颿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登山而望渺渺鷗驚之浮天根候五兩以驅颺註晉孫盛郭璞江賦五兩之動靜淮南子曰縣風也楚人謂之五兩統音桓爰居哦而徵氛註爾雅爰居海

也晉孫思寇浹口入餘姚入上虞通典云越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注即句章浹口外洲明州浹東北到浹口七十里輿地廣記定海縣有大浹江九域志羅城或云越王無諸所築吳語越大夫種曰吳濟其民必移就滿海水灊飛淇荼於民一瞬爲墟鮑車鼠鬣註陸雲答車茂安書鄞縣昔秦始皇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爲不如吳會也東巡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撒刻文石身在鄞縣三十餘日　追漢六葉濯征東粵句章出師命臣韓說註漢武帝伐東粵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自東方往與午末造妖寇鴟張裕以棄英往戍句章註晉孫恩之亂劉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孫恩寇句章牢之擊走之夏侯曾先地志云劉牢之築地以遏三江口唐季

不綱盜覆此城巨容筒箭獲醜策勳詣唐王郢陷明州筒箭射鄧艾拜明州刺史想覆諸夏吞六王之雄圖螭舟兜楫射蛟之弧殿殿闖闖憎陽侯驕天吳矯矯三將如熊如貙電矛雨矢揃刈攘除威殫勢遷鮒入鯤居昆明幾劫桑田半蕪吾將放其遺躅既堙沒而無餘矣建炎凱獻於高橋六飛安行於海溢隱士相如捈忠納說何懋賞之謬豈亦若新城三老之縹遝註建炎間張俊用隱士劉橋之捷遝音逝覞千古以永楓濱東波之無窮誦往聖之緒言審乘槎其焉從壯魯連之高蹈閔精衛之深衷子好遊乎公子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荀子成相不在險也請更端以教先生曰海物惟錯儁味崒焉任公垂餌便嬛檢竿波臣效異鱗萬介千寸鮚腹蟹亭以埼名漢律獻醬惟遠見珍註鮚唐地理志鄞有鮚埼亭注有小蟹在腹中埼曲岸說文漢律會稽郡獻鮚醬三行郭璞江賦璅鮚腹蟹南越志璅鮚腹中有蟹子如粟黃合體共生蚶萊疲民君嚴奏免註唐孔戣字君嚴明州歲貢抵京師道路役夫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貢纖鯽骨元豐仁儉註九域志明州土貢烏鯽五勠鯊鼜蜂蛤鼜鯸鰡鯧首石齒鋸赤尾比目續品類之數百愉茂安之慘歷註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兒使令舉家慘慮句章人說此縣有短狐之疾閭陸雲以土地之宜雲答書曰鄞縣海物惟錯不可勝名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迟采蜂捕魚鱖第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鯸鰡鯧鯖炙鼜鯸菜之石首臃鯊鯊眞東海之俊味有膊之烝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未可盡言當爲喜慶勿爲慮也亥市攸聚水族有簿兼南韓子之南烹鼉鱉蠃與章柱雖石華海月之詩綺貝繡螺之賦弗能殫舉東瞰之鯛邪頭之鯢潘國之魦且甌之蜃珠鼈紫蚿其來如雨鱖勠鱸蜬數以盆鼓於是擊鮮鼎食羞用膳經嘯父蝦鱉宣子魚殽陳登之鱠虞悰之鯖芼以秋菘酤以冬橙掇苔髮以爲敝醉釃杯而未醒若夫潤下作鹹散鹽爲貴宿沙肇鬻而海王之筴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婺子曰宿沙初作煮海鹽海之鹽蜃所望守之鬻讀爲煮字漢郡設官三十有六會稽則鹽鹽居一此三縣猶未置也考諸唐志鄞始有鹽晏異管榷法寖以嚴註地理志鄞縣有鹽劉晏李異海瀕稚耋弗耐能苦淡若作和鬻甘者鹺檢減酌醴燔枯鱐鮑恣啖緜是亭監基布牢盆歲增負塗山積熬素雪凝翦竹葦以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爺三斛川浮陸馳註爺俱便切說文囊也今爲一爺也行商通其櫝鬻巡院議其私註劉晏置巡院捕私鹽日用飲食不可以無朝薺箸裹其功與醯醬俱馬齒水

精冰鏤霜明（註貌太祖駭劉翁馬齒鹽七種後魏明元賜崔浩水精戎鹽）古云食肴之將詎屑玉而饑瓊東箭箔茁越竹筍萌楊氏之果菜霞垂星鹽爲夏槁屏翳徹腥飫高裴之萊食奚猗氏之足云（註後漢高允爲中鹽菜而已裴俠食唯鹽菜柳子晉門猗氏之鹽晉之大賈也魚鹽之輸民殷財阜不謂之樂郊邪公子曰海加租而魚不出鹽顓利而人窮怨不聞蕭望之朱文季之言歟（註漢食貨志後漢朱儁傳吾冬饘夏麪藜羹不糝味無咪夫何慊願聞所以利民者先生曰先民有夏盡力溝洫魏之豹起（註西門豹史起）漢之兒白（註兒寬白公）疏泉灑流物滿鳧澤維鄭之邑厥壤鹵瘠原高隰下易暵以溢相時鍾洩守宰迺職我懷休明循良輩出幹造化機卷舒神術有豐無窶潦霧惟一觀乎句章漢陂之舊內史修復所居民富（註晉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　言觀乎南湖曰小江溉田置堰元緯氏王蘭鞠無絕如古桐鄉（註唐地理志鄞縣西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入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民立祠以祀之九域志宅山堰王元緯置後封爲善政侯）觀乎西南堰曰仲夏頃凡數千雨我多稼築者季友惠以厚下註唐志鄞縣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　湖有廣德實在西界刺史曰侗增修勿壞庶起隄峭也建埭誰其堰

來邊川水種既浸既潤民食無憂（註鄞縣西南有大湖廣縱千頃邊長川以爲陂塘茂草以爲田水耕水種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畚鍤成雲下鎙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遒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常實）介甫鳴弦乃隄乃陂瘠土衍沃遺黎之思（註閻皃錄王介甫知鄞縣起隄壞堘爲水陸之利也邑人便之公屬民浚渠見鄞縣經遊記）吏隨以竄棄稷弗務新溝之歌無聞均水之約莫舉（註唐薛大鼎治新溝漢召信臣作均水約束）刓淪塞而圻龜坊牖圮而涸鮒曩畝一鍾今食二鬴孰能詭夫愛民者塗之可以禹公子曰佐冀以水展也民利思不出位吾將有俟欲聞閎大傑特之觀無隱乎爾先生曰明多名山竺

乾氏居之寶地金繩祖花禪枝南有雪竇東有太白飛瀑淙淙曾巒疊嶂大梅之巉岏衣荷餐松之詠濟如也玉几之岩籟神耀得道之名炳如也吳市子眞松風噫居陳蹟故在是邪歟註大梅禪師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東坡先生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見入師子經大梅山或謂梅子眞所隱南史陶宏景詣鄭縣阿育王塔受五大戒白之筆釋子之所夸詡存乎否乎註范文正公送湛公歸四明講席詩滿面春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鄰有法智師名禮主天台教衆徒四百楊文公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住世錢希白碑其異於塔雖然著本論者悉其學幻而言呪意者辟世之士晞髮濯纓岩蔚林密魚潛龜藏思昔山人有徐廣孝經之指註唐藝文志徐浩稱四明山人廣孝經十卷文正之詩大年希王蔣顧三隱席珍瓘璞不斲流俗之文種字會鄞人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註會稽典錄虞翻仲翔對王郎景興曰鄞大里黃公潔己屏祖即非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處地志云鄞有大里夏里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刑註典錄虞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為友用僧臘客事慨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任奕以文章進擢藥者襲其芳馨註典錄朱育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宏雲光修四士尚義挹其勁操思特文檄煜若春榮　註典錄虞仲翔曰主簿句章梁宏鄭雲皆敦立以獨行註典錄虞仲翔以俊異始終之義引罪免君鄭主簿任光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受命垂聲來世見吳志虞翻傳注　故虞仲翔之生為海獄之精註典錄虞仲翔曰會稽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鱷珠蚌之饒海嶽精

文正公雪竹邦鴻斯註南豐先生曾子固名鞏守明州修州城程工賦材省費十六忠肅陳公生碩德可治教也南豐曾子江漢星斗之望牧於霜柏之操貳於期註陳忠肅公瓘瑩中以越州簽判攝倅明州寓居城之湖西著四明尊堯集　船司空則以道之晁倉庾氏則子約之呂正獻參前修旁節映終古註景迂先生晁說之以道以元符上書黨人於南江官舍歸有祠放翁作記大愚先生呂祖儉子約以直言謫死監明州苗米倉去倉中淫祠後為太府丞以唐房琯慈谿令前代令有瑯長史有吉甫未足數也註唐明州長史李吉甫李吉甫房琯慈谿令文獻孺染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先生曰明士鄉也有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能註呂氏春秋高誘注大夫種能

液美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　陸士龍因吏民之謹知禮敎之明註士龍咎車茂安書鄞縣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敎風靡屯艱否閉壎篪暖冥宋以文治賢路恢宏邱樊縕褐化爲神纔邑校求師再書延致斯廣川之淵源也註杜預慶曆鄉先生王荊公宰鄞因孔子廟爲學再書順昌巽孺請醇爲之師慈令林造興學亦起醇爲師　順昌以俞爲字斯新息之慈仁也註俞偉字仲寬宰南劍順昌劍人生子多者皆不舉仲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者多以俞爲小字也　孝通神明凱風終養斯朱康叔之純誠也註李質引裾強諫辛毗其直註陳禾鉤黨挂名范滂自出註周鍔范忠宣公之甥陳忠肅公同年進士娶其女弟入元祐黨籍臨難盡節解揚之匹註吳從龍奉化人李全之變提孤軍爲前鋒馬中流矢爲賊擒賊使僞稱援絕翁州開城門從龍至城下大呼曰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不破泰州可死守賊怒刃交下罵賊不絕口以死詔立廟官其後　石交歲寒之死不渝信義如漢脂習註李獻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時初以嬉翁沒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上書死猷爲位而哭祭曰吾欲收葬少陽有知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二日得首合而殆之舍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喪併以行李付之猷終畢慶卻賈胡之賻持玉雪之廉府節推高閌抑崇志其墓　父子如魏胡質註王正己字正之慶曆鄉先生說之後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餽二百萬爲賻正己固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愧廉叔度也趙彥逾字德老帥蜀饑遺不入私家將去緊宋室在家九縣者分餉之子毅夫守袁州寶慶中值

使然也盍語其詳先生曰世族蟬嫣重圭累組位槐謂鼎宅揆惟五衮鉞焜燿乎宗翰衡樞曷奕乎該輔牙纛書繡差肩踵武註慶曆中王周始守鄞郡紫艾紛綸常伯亞旅岸聳序音洋洋鄒魯習鄉上齒長少有敘流品列涇渭公卿列韋布俎豆秩秩章縫楚楚註汪大猷字仲嘉冬至元日集鄉士行禮大成殿下退序拜明倫堂推長者祭酒自齒韋布之列　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端叔著春秋義宗曹粹中著詩解鄭鍔字剛中著周禮解義　殊科首登於蓬萊註紹興初立博學宏辭科王壁掄魁三冠於龍虎註淳熙戊戌旣文首中選入館閣嘉泰壬戌傳

行簡嘉定甲戌嶽正蕭甫名茅鵬仕多桂實湘嶂之靈知又有文章授訣孝弟彙聚註汪齋機先生昉字暘叔以古文訣授諸生俞觀能象山人著孝弟類證灊山集張良臣字武子有雪窗集潛虛有辨杜集有注註張漢慈谿人著辨虛見攻媿集卞圜字養直注少陵集家自以爲舒向人自以爲揚馬茲可以言文獻乎公子曰嬴則嬴矣然世祿非不朽科舉外有學願識其大者先生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兩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廩廩託興荷花聞者斂衽註豐清敏稷字相之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於殿陛閒揖稷曰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與殿中侍御

史陳師錫其言京姦惡宜竄讀仇士良傳方數行上曰已喻稷若不聞者讀畢乃止致身常伯緊典大藩資產纔七十畝風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蔡京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邪

慶曆師儒燕及孫會曰樓宣獻斯文統盟有德有言既和且清註樓宣獻鑰字大防處曆鄉先生郁之曾孫爲給事中上疏留彭龜年而去性質厚好賢樂善知貢舉以文獻之傳泗沂絕學闡自關洛朱張呂子緒承先覺臨川一陸自得於心若異而同爲己功深註朱子答項平甫書曰千思以來教人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得爲已工夫若能窮理當甚有可觀淳熙四儒探賾性淵並游三先生之門獨契陸子之心傳處則講貫以淑及仕則善教以昌言長庚曉月惟楊豎袁袁亦有子受業於楊進禮退義篆學用光註郁文靖琦元質沈端憲煥叔晦楊文元公簡敬仲袁正獻公燮字和叔子甫廣微春水花兮高山仰止人囘亡而書存世永遠而道邇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若昔曾廬江贊名德先賢沛三輔序耆舊節士後有作者孰謂知管晏而已註晦經籍志漢光武始詔南陽撰序曾慮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公子喟然改容離席而拜曰廣哉觀乎井竈甕蠟昭然開明乃知西河俗美以子夏北海風移由康成文藝抑末歸根六經滌源邃本敬義只遵海而東從鄴叟分問塗貫古今分心同阿東爲晉問濟北爲鐵唐七述余頗識鄉里故事欲擬相如久矣年六十始克爲之視龜子十六歲之作汗顏滋甚筆力衰矣見聞單陋敎瞶不能奇也後十年篋中得舊稾不忍棄錄而藏之山川不改風俗非昔祇以增懷古之一慨云浚儀深寧老人王伯厚父述

七覩

袁桷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孺顓託物喻志考圖舊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鄙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鞠而言曰登高作賦羌曼荒忽智尊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鄝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杈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巉巇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蹟簡羽陵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徵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大素烟熅清燭萬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貳六氣以參曰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嚴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汍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縱恣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爲天地之病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教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歷四貉交軌月籠風巨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旗鼓發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謬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拄脇外寇憯肌卒不可柱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庖者罷者恒者贏者斲頭引吭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嗜

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綏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軌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軀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之棟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名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縹緗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繆繆乎形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蕈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飆號鳴

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韝雕鏇鷹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噫彼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愬寂演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答之爲獻酬猿三蠱而覆淚鶴九轉而凝愁鉤元探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爰爰者耳攄拾蒼雅括磨誥盤微粲員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仟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

義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披民陽春瑰邁爲新簡絜爲眞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莖縷絕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者耿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洋聲切響直意肆志彭湃訇磕滔沼沼莫止據理者兮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莫耶簪莫任兮柰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逸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屹屹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汔罔敢成乃司馬氏決榛鋤翳麗者爲議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記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圮鄙儒暨墁削章刪凡熠火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緜緜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鵝化以漓研探益疲穢者圖者襲者溢者洪涊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談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鐘石元經附謗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

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歟今冀牒川盈記注櫛比故
志考存廢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
林而目眯般倕效呼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
赧而神悸也先王登祕邱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長
筆創融液乎粹精圄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
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孅我心增悲韓愈不爲
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
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
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虻驂雲宇以文合聲以音比
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
說乖諛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
歌象舞曰接身服相親有恆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
祀興文入音寥寥五禮紛紛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

三王厥緒曰孳集成於蒼姬補敝憲章金石命分緝熙
大和宣和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致屹
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象而浸淫糜
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
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家轂滑
稽之士紛然而並陳秉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
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
荼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眞可
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
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
匿瑕閒以辨之厥德曰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
最高乎盍陳之毋撤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頡童受業閒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辭
歌象舞曰接身服相親有恆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
祀興文入音寥寥五禮紛紛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
說乖諛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
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
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虻驂雲宇以文合聲以音比
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眾說沸騰風雅變言
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嚮嚮
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門法吏誚齊晉無褒而日月具
刺紛若鑿蜩眇若糠秕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
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遞
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
之而彌存疑者遁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

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飆兮闌而寥兮縱雲翮兮悠悠
儒先從我招兮大夫曰始晉見公孫疲矧若不足突梯
若避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罷處矣吾
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猶以爲朝暮也

志

汪蒼舒曰文以曇倣而醜者莫如七體爲甚一見柳
州晉問再見於此均能以我之秀削浣彼繁縟

湖語

全祖望

謝山先生閒居湖上有客過而問焉曰甬句東之佳勝
以雙湖爲洞府會聞昔人列之圖譜而七觀未及焉蓋
深寧尚書之疏也舊文遺獻日以榛蕪先生方息影園
林留心理社願言其概以補作者先生曰凡清景之融
之遙映儼若剡羊之痕殺羊巖下有石壁即所謂小赤壁也此亦大造之
奇不可以常論而於湖則稍遠矣剡源九曲其第五曰丹山赤水即今之三

南七十峯其之蓋極驚濤駭浪之觀而又詭以奔牛之
自西蹲羊之自東南而來者百二十里之遙噴薄延緜
急湍飛瀑匯爲大小溪之洌泉四明四面各七十峯其東狀如驚浪之山鄞江
之源也其西奔牛諸峯之水自姚江來會之道其支山之水
其南蹲羊諸峯則黎洲洞水來會之
自大雷來者放乎桃源前此有廣德湖以爲壑仲夏堰
以爲關蓋欲朝宗而未得也自湖塞而堰去遂來會乎
山溪之閒桃源之水來會宅泉自仲夏出是謂涉渚乃由秋浦而鏡川而櫟
社迢遞回旋秋浦即咸浦順流瀰漫歷四十里以逢於城城
西之水又匯焉亦桃源之水自林村來者蓋湛然者其雙清於是循

城而右豁我目睛環四橋爲南北其圜則三百七十一
丈而贏其爲水也望之溶溶即之泠泠紆餘爲曲墳堘
爲汀長空緜渺寒煙時生平鋪鴨綠淡拖水晶以烹十
二雷之茶嫩色繞鐺四明十二雷之茶曰嶴茶不可多得是則所謂西湖
者也若夫古今之評水者多矣其尚赤也者我蓋未之
前聞獨劉源之五曲忽孕爲丹霞之古文迅流成雷來
歸於三石之郵嫣然其色幾疑流火之可捫更有古壁

石邨也絕頂有朱書丹霞二字其流赤其聲如雷也嶺光朱殷和以焉支其光綺麗不可度思吾聞水流之伏之分支耶金庭丹池說者以爲劉源之伏流南湖亦然然則一葦之杭渺茲夜帶獨開生面以呈變態鴻溝之畫足徵狡詭斯其神明宜問眞宰對曰信哉其爲勝地也願陳其光景先生曰溯流之始蓋自有唐王大令君照之所權輿其事闕矣近而可稽斷自吳越作東府之右藩授懋親以庇鉞爰大浚夫重湖洲島爲之四出康憲之所經營尙約略其有迹錢康憲宅卽今廣盈倉基方有宋之正隆慶中天於嘉祐賢牧彭鑾於湖最厚集賢錢公隄偃月長堤載沙立就如藏如抱蓮香滿袖紅蓮閣係章鄒公築其下卽堤王益眾樂新亭廊腰列繡虹梁幢幢夾岸右右西幢幢橋卽今橋卽今館驛橋洋洋湖心以祝聖壽有魚攸然亦叨神佑廣生堤時則有若溫公荊公牽率名輩題讀恐後亦越三紀更廓其初廣洲成十二劉所圖而成於劉戶部淑如創十洲煙花駘蕩雪月清虛池塘春水芳草平蕪三眼之柳乍醉五粒之松長腴葛陂竹竇丹鳳所廬落英森森拒霜與俱雄風西台雌霓橫舒時則有若陳王之徒唱和其區陳忠蕭瑀與王亘舒亘俱有唱和詩嗣是以還滄洲則高閣連雲刺史趙伯圭作涵虛則深館隱霧魏子愷作戶挹清風家臨平楚雉堞參天鎭山接武卽李刺史庚所怡鎭明嶺二分煙水空濛三月風光媚斌樓宜獻湖上詩直抵城南同流異浦則又別有奇焉試與子原地望於小江之鄉正謁舛於句章之土別稱爲小江湖者蓋以城中安東鄉一帶曰小江里因名或乃混於句章鄉之小江湖故清容辨之訪昔人之遺跡求二豪之故所所謂鍾黃二家競渡湖是也彼其分清洞以左旋如捧花之嫣女引修渠以斜行盼夕陽以延佇由長春而入爲清洞橋東行卽南湖爲捧花橋所捧何花芙蕖容與中有蓮心清芬一縷翠蓋亭亭以迎紅雨湖南水道取象蓮花以延慶寺爲蓮心島何來細湖別來邁洋洲溯流而會藕尾如注誰云不掉凌風軒舉南湖之中稱小湖蓋採蓮橋一帶也舒中丞亶以西湖別名細湖又近人則但以南湖名細湖皆謨惟胡制使寶慶志不錯細湖之西有港曰藕尾伊平遠之流泉忽有時爲周牌之合妙一股與一句竟參三而鼎立而且極神秘之巧幻又如南箕之不翕當其忽焉而申疑雲氣之可接也三角灣舊名龍舌更訝淑姿之豐盈胡有時而消瘦腰圍如蜂帶垂如練嫋嫋凌波折旋遷就宛然小蠻與我邂逅卽今所謂腰蓋古之帶湖

竹湖地也搜奇既畢放乎中流水月蒼然大圓可求水月橋城上烏啼格磔鉤輈城下草綠翩反芳秉聽昌黎之洽泉對遙天之碧色彼城外之紅流蓋朝潮而夕汐紛黃沙之撩人羌魚鹽其四塞豈如此閒蕭閒獨隔玉几東來錦溪而射吳志淳湖上詩是以瑞應之來自五臺者長流連於勝蹟所謂五臺開元寺中瑞應觀音者也對曰有是夫其清絕也彼其前輩之所貽留者多矣雖曰易代其掌故尙有可言者否先生曰並湖甲第嵯峨尺五碧瓦朱甍更僕難數其最

先者給事故廬猶傳僭鴞今惠濟鄭王廟古稱雨水邨乃晉揚給事宅漕使遺居後爲梵宇故寶慶寺在勻著橋東者乃故漕使顧宅吾不能畢陳矣爾乃能王後樓畫錦之府雙闕相仍羣公之祖樓楚公畫錦堂乃王司封周之故址四明守鄉郡者自王始餘光瑩瑩環橋如組畫錦坊在西湖之南首其東有錦照堂則竹洲也堂與橋相隔遠成化志即以竹洲之橋當之不考延祐故也登封閣山嵩洛可撫楚公令登封攜少室石以歸南渡後宣慮築閣貯石扁曰登封攻媿東樓拂雲高戶蕭疏梅麓在湖之滸築梅麓湖東稍折而北友恭有堂萼華接葉中有二汪野則野處之記雄文皇皇汪少師思溫兄弟所居誰移洞天跨湖爲敭曰惟史氏十據其九招四明之山靈使來歸於戶牖兼天巧兮人工笑愚公兮何有彼從孫之墓補陀於霞嶼其法蓋有所受宸奎有藏遺墨有像惠濟有祠環共相向史忠定宅在湖東而以竹洲之眞隱觀爲洞天摹四明之九遮於其中因立謝遺塵驄其御賜四明洞天四字藏宸奎閣又立惠濟王祀祠之忠定從孫巖之摹補陀洞天於東潮之霞嶼實祖於此今史氏子孫誤以霞嶼爲忠獻所鑿至今花果之神居如羅光之無恙嗟圖經之譌謬乃以爲建炎之杜將今花果園廟屬史氏別業中物嘉靖府志以爲祀建炎將軍杜愷者妄也忠宣在北鴻禧在東繡衣長橋碧沚芳叢藪慈禪寫忠獻所遒錢唐憲公宅捨爲觀音禪寺初名報恩史忠獻請得之以爲別墅成化志以爲賜忠定誤也

窗王孫山澤臞臞括蒼歸來小卜逃虛史使君文卿築室山澤居蓋石也因自署石窗山樵在碧沚南何家錦里亦復嶙峋天水上公實惟宗親比輝墨莊鄉郡所尊趙閒學彥遜錦里正與墨莊櫛比氏隔岸相望亦以守鄉郡表閭釋褐有坊宣大參之賡慶也由均著橋直抵靈應坊而止皆以竹洲之橋當之不考延祐釋褐旌勳有門馮制使之遺撝也由均著橋北直抵紫巷而止皆馮制使之宅至若龍圖之巖堂舒中丞寶富亭周氏四休之別業周南侍耶之息齋高憲敏閎亦復相爲上下而南藍則了翁尊堯之著出馬尤有光於精舍高麗之使館亦機楚公所建後爲史氏寶奎精舍宋人賁道之所資也陽源之義烈宋忠臣袁公祠在湖心寺日本宣

慰之凶終王稹翁招諭日本而死詔祠祀雖不同亦宋
御其行營在湖西者爲祠祀焉在湖西者爲祠祀雖不同亦宋

元史事所當知也馮氏萬金之樸則義施也楊氏萬金
休居士有詩翠桷畫簾東西相望如雲祁祁以爲湖幛下戶
寒門蔑從依傍自是而南故樹之迢迢者蔣園其最有
名矣至若水閣之疏越趙侍郎築竹墅之幽清高使君衍孫丞相
少師學士輅院之徒園林之盛有如列城魏丞相陳文定公史忠宣
公樓輅院皆有閣在湖上竹林一區則王氏畫錦之都廳深寧先生
故所居亦稱錦里竹林其別業其同巷者尚書拙逸之亭也袁尚書似
父然此猶其小焉者湖穆陵之養晦大橫雖兆沂邸之
盡嘗三浴夫咸池之日理宗自越中來就學於湖上余魯公家彼後此四

圭未裂髮髽乎荒野之遷居求螭龍之幽窟惟茲流泉
十餘年之表章學統昌明經術可不謂於此肇基與歎
文獻之淪胥致圖經之缺失僅僅以達蓬之遊句章之
戎張皇於後世陋矣對曰宅里則吾既聞之矣其物產
若何先生曰湖中物產充牣城隅其負城爲開市集百
貨以兼車宋之湖市在觀音禪寺後倉基背
遊屐所至不時可需如菱
如茨如蓴如菰蔥蔥青青以備晨蔬宋時湖濱居民各植菱蓴之屬見嬾
堂西湖記中今無而且有鯽鱖青蝦粹白其菜成脂其長徑
尺彼壘底之漁人鱠鮓充斥湖上漁人皆居壘底而未足以盡沃
土之出也南有大坂土膏最濃不須一易歲致千鍾布
穀原頭黃龍朦朧牛鞭初動壇壝所崇周南雄湖上詩刺史之
熊軾時過之以驗歲功前代於此行耕籍禮且讀且耕則有諸豐
焉宋時大坂田爲豐氏物蓋北有釀泉其甘如蜜當時
其宅適在靈順宮之北
酒務於此焉設麴車沈沈雙魚最洌雙魚酒具嬾堂集見貢之天
子御尊所列南渡後貢酒名十洲瞽泗水潛夫記其種別以祀神
明則賀公之所怡悅也賀公祠正當務前當夫權歌羣和秩歌
閒作酒戶張帘漁戶罔逐新月生斜陽落泛中流聽評

泊雜披士物正復不惡味嘗其新賈喜其薄夫非賞心
之樂事耶若夫吳綾七襄載在方物紡絲巷中中脊兀
兀擬之蜀中文君縑帛交梭之名百縑百易夏日所需
厥有輕紗比之薄羅微涼足夸前代所云冰紈方空穀
綸吹絮未足多焉是則女紅之精者也對曰是不過日
用之需而已彼湖之用詎止此耶先生曰西南水利它
山是賴惟王長官其功最大平截江河鼇裁大塊脥水
瓢三鼎足置壞誠觀於行春積瀆烏金之角立足以想
經始之鴻裁蓋城南之連阡接陌賴之以隔蕙江潮汐

之界而非是湖則城中之流泉亦莫知其所津逮也北宋時城中維舟之地在紅蓮閣下南宋始移平橋自有牧守以來其賢者如錢如劉浚治無已增卑培薄民命所倚其潤色夫洲島則餘力之所爲而非以事遊觀恣淫靡也歲或旱甚鑿井相望大旱勿幕之收不窮之養曾閩建中之時上供之舟被阻唐監意治湖旁皇莫仗稽首長官之神實陰相焉舒中丞有引水記南渡以還橋梁溝瀆制使如張津亦留心於湖上舊有三喉洩水東注又有二池以備北顧水喉食喉氣喉三閘皆穴城洩雙湖之水東入於池較池高池則所謂備城北之旱歲鬻樂衞之在人蓋

周流而無忤自沮洳之漸堙竟暴漲之可慮保豐之隄陳守重置陳僧遥分橫流以殺其勢它山水北洩行春橋水東入於池北洩保豐要津其竭誠盡思莫若吳公洪水築而泛濫治新河啓而痼滯融洪水三壩最有功吳公自言留心四明水利至洪水之役而盡新河則吳公以爲能使四明產文人者也其他修舉廢墜罔不庀之工焉於是水則是平時亭是築刻篤志步見水則碑昕夕之車騎觸目儆心或蓄或洩斟酌從容是以湖之水勿匱湖之利長充政成民樂半鼎牛絲之髮憂晴憂雨之心繇詠其中鄭吳公湖上詩甘棠之行邁耶海波微揚神鑒如在彼其庶願且及域外何況是湖肯忘錫資盈銅浦陳少卿侃使琉球空中見神龍護之夫水利之於民

敝芾其誰與同春猿秋鶴宜禋祀之攸宗何居乎清容

至重也倘其脩故渠招芳蹤吾知逝可復還否可復遁耳乃若天封之塔淨屠家之建置亦稍參以揆曰測景之宜命名之旨佛經載之其附會於梁唐之紀年者妄也對曰是則然矣其人物若何先生曰是邦僊釋之場也洞天福地則有其四（四明居洞天第九而梨洲大隱山茭湖以爲四明之支山並列）福地佛地則有其三（育王舍利岳林彌勒與戒香暗尼爲三佛）其在湖上有可言者寶雲片石義通傳教延慶尊者於焉分派（見四明尊者教行錄）戒香暗尼維衛佛之呈身元祐黨人翟然下拜（謂周也）觀音遺像建炎呈夢完顏兵火所不能害（錢卽康憲所捨宅見延祐志）彼夫牧庵則爲山之傑（崇教寺僧）處眞則大智之孫（湖心寺僧）圓覺則能仁之秀（觀音寺僧）皆足以張竺國之軍乃有妙蓮其持行更純苦心孤詣不爲虛言以自文蓋嘗觀於廣陵曲江八月之狂濤幾橫突於海門行都陸沈之勢近逼城闉而不須強弩之射直坐嘯而止紛殆禪力之所宰出之以冥運而倍神（妙蓮亦湖心寺僧其事見至正志）是卽令神禹再世必將招之以制支祁祈輔庚辰非區區治水之徒所可論也風流餘事則閎元六院梵宮所尊中有閣黎繪事軼羣天男天女天王天神維摩問疾如聞咿呷

霓裳羽衣調律悉均更讀它山之題句（開元寺僧）朗朗清新（開元寺僧）元亮廣利書法上達楓宸（開元寺僧）畫龍亦奇石碎波瀾（開元寺僧）笠光三惠之琴和聲烟熅（祥符寺僧）從信惟講宗之大啓則法智其最高開權顯實十三科之遺書遂爲天台之斗杓不見楊大年劉子儀錢希白之雄文抒其藻趙閱道陳了翁之碩望輸其誠曾魯公史越王父子之大門振其勝荷池茶園如錦如鏡十觀之沈沈空明寂靜高足之出於他寺者有若神照之伏虎聲著白蓮（東掖寺僧本如）三學之勁節朗公稱焉（開元寺僧則全）浮石之手採如意心印灑然三衞本（業寺僧）

崇矩皆禮公高第其在寺者廣智明智圓照圓辨定慧覺雲柏庭之徒以振宗風以大法傳沙泉醮月松帚吟雲流風雖遠佳話猶存而鮑郎之再生而尸解則列仙之倫也對曰二氏之說先生所不道也偶或因文獻而及之請言其醇者先生曰湖水之靜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潔足以勵清節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機是故湖上理學之傳文章之聚官箴鄉行交修具舉振振然繩繩然咸有昔人之規矩慶曆之師儒五而樓氏居其一實自（樓正議公來城南學者稱爲西

湖先生高弟則豐尚書袁光祿其最光光尚書古之遺直託興荷花妓同辟易正色立朝田不盈陌以視清獻允不戚兮豐清敏公詠

急流而勇退眈蕖月與蘋風不愧爲文正之女壻翁兮史忠定蕖月蘋風之贊爲周銀青師厚作然

之不知忠定何以屬之銀青金紫乘又誤移忠定之贊爲南雄作未考鄭峯眞隱漫錄也南雄大節

周岑之盛甲於黨籍莫之與並況其難弟亦爭勝兮祐元

黨籍范忠宣左丞待制兄弟三人南雄之母舅也胡右丞宗愈王學士覿其再娶婦翁也宗肅則妹壻也忠宣

于正平其中表兄弟也鄧考功忠臣胡氏之僚壻也忠

肅之妹嫁西山先生李深親表十人並登高第時稱異事

貴義如璧賤金如土徵君高風足千古兮見了翁所作陳徵士

志越公八行無忝筆詩之白華不知龔公之事母實傳

家兮史龔公簡爲明州從事奉母最孝公事之餘即具甘旨遊十洲閒大吏俗人也怒其不告摧辱之龔

公抑悒而死子越公詔屬志讀書既被徵遁入大田山中延祐志以龔公以用杖輕忤大吏而死者非也當考

忠定公所作五世招魂詞建炎蒼皇廣陵出走監倉微臣誓死宮守

呱呱道旁之兒猶傳節孝之後兮豐倉監治死節揚州旁見者憐而養之其後高宗特賜褒恤四明志失其事予從始興志得之顯謨錚錚不屈咸

陽江干遺愛百牲猶甘棠兮汪少師忠溫興亂之餘不緩民

事耕織是圖邪風之深摯兮樓安撫璹盧敏醇深宗師伊洛

其在甬東首推正學拒昏勁骨天半謂謂五嶽詢友不

嫌攻錯閑獲麟之一編尤弟子之所敘是以竇桂之坊

塤酬而篪酢也高顯敏公閎兄弟五人登第舊學甘盤黑頭豁公三

經箋故之書爲儒苑所矜式而中興大儒俱荷翹車之

辟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時有異脩稍之

辟爲黑路頭潛公所著尚書周禮論語義俱爲當而尤

有功者中興大儒朱子陸子而下大半皆其所薦晚年

出山爲人曰此行可以已但因朱元晦在國脈也舅甥則

賢如此未可以爲梅溪所糾竟沒其善也相業之偉所關在

學上有集鄉里則祭酒有會莊靖之明德尤其最也江尚

書大廉視軒冕有如浮雲刪定父子之遺徽眞絕羣也

史刪定涓不受忠定推恩之爵其後以授其子彌林亦承父意不拜見劾源集桐鄉耿來說詩

乃弟豐誼定城令謨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端

朱舍人翌灊山詩最工有信天緣堂記宜之侃侃難進易退含香對命百

僚所畏更有定城一官慈惠古之循吏眞不愧也吏部侍郎

之雄灊山妙句穆如清風自託信天嗤漫畫之無庸也

憲之幽居畫觀妻子夜省夢寐書襦之草徧階除也皎

皎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冲閑止洲而其弟子季文風節最高館於史氏兄弟並居海上館閣元

名德宣獻最尊哲弟亦賢聽訟有聞哀毀損折孝更純

也樓宣獻公及兄錫槐堂高弟尚有吏部累掌大藩思恢國祚

身後蕭然更憐貞素區區孤女之嫁其餘唾也豐吏部亦官吏部其與象山講學問答最多蓋沈端憲其妹壻也持節淮上力拼和議見劉後村挽詩舊志但以其嫁孤女一節列之獨行陋矣辛陽之碧梧翠竹宗袞所不能屈講學之功斯爲卓越史忠宣不屈其兄鴻禧不屈其叔皆從慈湖先生講學湖上稱高弟銊夫守袁魚金塵慨登諸循吏西山所稱樓氏安撫以下足雪正議振家聲史氏則忠宣諸公足雪魯公永公之恥而爲氏自袁州足雪其父黨禍之恥者也世家子弟其勉之疏寮觥觥追配范陸苦吟之餘尚聞三略晚節微嫌平原大幕高緯略騶略盤略晚居姚江支林詩筆清癯蕭瑟似孫詩最工又有坊瀰等也學饒州雅大經海東夫辦香此閒未絕史春坊東夫詩有集

是治退居晴湖愛聞魚計史使君定之也舊有太極圖論書說鄉飲酒義月湖老漁集侍郎翩翩夢吞三交更有議書足比荷瑤持計則失談經則豪趙侍郎汝楳以此與史氏爲壻居湖上其易學旨不傳惜以理則進用屯田學問克肖乃翁中原師友其仰大宗樓屯田淳測天量日希蹤洛下長貧如傖布算不暇算總故貧甚而如富見猜容集德祐孤忠厥惟太平一門蹈難不愧世卿樓使君諸存芳集祐孤忠厥惟太平一門蹈難不愧世卿樓使君諸存芳應隱約潔身不仕衛公之學猶存職志應處士本仁參政衛公之宗也今居王家墩前英英蔣生學統攸歸惜哉短折五折蘭摧蔣教授宗簡學於在湖心寺至若城西義莊敦睦鄉里實惟湖上之三老力爭新法貶官將遠徙以母老清敏力救之得免陳忠肅來鄞後明首遣其子事之中奉大夫瑄宣奉卒忤蔡京吾鄉仕族之最先者蔣氏其一也金是也忠肅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宣奉忤蔡京見清容集太學早覺閭歌清明慈湖紫光祿大夫浚明豐清敏公所謂士兄弟實所服膺太學存誠金紫孫也諫議落落端平晚節何以銘心猶傳四勿閻學峴創宣奉後初年以論方大琮劉克莊等清邸事不爲時論所予晚年當穆陵不豫有謀逆者閻學弭變將作多排嵩之所當表功甚大而又力其晚節者也聞摛詞清絕義熙以後甲子編集將作主簿曉三徑聯珠之吟七世志幽之作薦紳猶傳述之也昭先曰將作子蔣氏舊編三徑聯珠集以錄先世文櫻攻媿爲之序又有續集王晉卿爲之序以孝弟爲醞醞愛瑞堂之融融五畝世業二南宗風一門譙述競爽爭雄蔣氏瑞堂樓宣

獻公所書本在張村其城居在湖上二南之句見薛朝議唐田閑集中朝議之子孫有集者二十六人四明五老衡州有名退耕浮石善俗以成靖康舊德少師齊稱汪少師思溫薛衡州朋龜爲五老首浮石在城西衡州別業也安撫持節尉平治行汴京老妓之詩宗國大夫之悲哽安撫君實有汴京老妓詩最痛刑部圖經流傳七閩漳浦保障之愛猶滿城闡郎中楊祖是雖顏柳之家風何多媿與乃若南渡以還誰爲巨擘我思兩公折衝使節謂魏文節公杞陳文定公概也皆使金不屈世但知魏事焦山丞相參與密勿實佐中興未竟其烈晚愛詩寮雪窗妙筆文節於閩中議雪窗張武子時以爲有文介之風子之文晚年遂訂爲詩友崢崢少師清門所出黨論方興抗章申揭由來骨鯁罔愆遺笏文定救邑祖泰黨禍節使安貧升聞帝室不見金帶沒身始出寢邱之田足彰高潔趙清敏公與歡五書博綜直造籀伏高冠長劍先型可卽高使君衍孫疏寮弟精韻學清容冠稱其衣佩古雅爲嘉定故老冠一宣獻流風汀州獨絕汪使君之林樓坎媿弟也不屈賈家居十年至若嘉泰大魁明經首列則又科第之雄足參三傑者也傅先行狀簡居湖上嘉靖志誤移之鑒橋名德之盛更有浚儀之王抗直則忤鄉袞而避位文章則追墜師以升堂王直陽湫學文廷齋以忤史氏不達汲古傳思御書煒煌理宗所賜堂堂深寧正學是宗薈萃鴻詞

比繼三洪六經百氏旁推交通孤忠草詔三軍動容大命旣去幅巾潛蹤如僛如圖以保令終默齋亦佳不愧難兄麗澤科第三輔圖經太常應夙尚書有子遁迹柴門不忘其父肯辱其身過庭有傳是爲遂初之文孫靜學先生昌世承父遺意不出教其子孫世稱遂初先生四明累世之文獻莫與倫也曰湖樵唱領袖詞家杜門桑海晚節尤嘉可憐用晦以發天葩陳參議允平昌國大參錦樂表閭愛其至性白首友于尒魯公天錫與弟尚書天任甚睦其最可稱者京兆義田亦踵其餘不幸閩州喪其令譽京兆尹晦太府恂恂蘭芽之腴宛然二父孝義不渝太守尚賓魯公子是在貂鑣鼎盛之中不容掩其珍貴黃先生宋末賢哲來爲寓公日鈔一編儒苑箕弓東發亡時寓居湖上侍講有孫講經不窮曹侍講放齋曾孫泰字授徒蔣園天台三老博奧精通胡身之舒閬風劉正仲俱避地湖上而身之則重壯通鑑之地高文老筆來自剡中劉源先生儒居五鼇寺旁於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問其門閥淵源樞使請其曾祖越公韶集賢再生翰苑八至淵然清容丕振劉源遺老之幟今學士橋乃袁氏物而牙籤之於王氏亦復並峙彼津逮者蓋未易以猝至南湖藏書前王後袁霧蒸龍出雲破鶴歸袁遥天之清泚溯前輩之風徽其足以徵舊德焉否

若夫有明一代時系尚近姑弗及也對曰斯極盛矣兮雙湖爲在四明之一隅今先生之言其富足以舉深寧並駕曷亦勒之貞石光我枌榆無使殘煙衰柳徒爲晉卿所欷歔也

清鄞袁鈞陶軒輯

北京賦有序

陳敬宗

欽惟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華夷翦除羣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功冠古今福延萬世皇上德協重華纘承大統宵旰圖治恢宏帝業故輿圖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悉歸臣妾罔有內外會茲北京實皇上興王之地山川雄壯地勢恢宏羣固盤礴王氣攸鍾揆之天時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又皆協吉於是建都於茲仿成周卜洛之制以爲南北兩京而凡郊廟宮闕創建悉備巖巖翼翼鬼乎煥然神功聖烈上足以承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開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何其盛哉臣伏覩營建以來天神協贊臣庶效職和氣薰蒸靈貺昭答若慶雲甘露麒麟龍馬元兎素烏之瑞紛綸炳煥莫罄紀述是益足以見皇上克享天心故景命益隆而有以臻

其盛今功已告成涓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皇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勝忻忭踴躍之至竊惟古昔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之臣雍容贊詠以傳無窮故舉陶歌虞奚斯頌魯考之詩書猶足髣見厥後有班固張衡之徒復能以詞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翬然猶傳誦至今況臣伏覩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而漢唐不足云也今朝廷清明海內晏然四夷職貢萬姓樂業而又獲覩都邑之成事新治道其頌贊歌詠固宜與虞周之音並傳無窮豈特效班張諸人徒爲誇誦而已哉臣忝職詞垣忻逢盛事豈敢以菲薄自解而無言謹用攄竭駑鈍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惟聖王之建北京也紹高皇帝之鴻業啓龍潛之舊邦廓天地以宏規順陰陽而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揭八表而提綱察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於居庸亙重關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岳於封疆拱北辰之帝居陋羣固於金湯均萬國分會同而適居天下之中央也於是頒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

金錢出天府之玉帛賚工垂錫匠石歡聲傳眾奔走萬國雷動雲興紛紛絡繹忻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才而度物資百神以興集魁奇挺拔千仞之名材五色五采希世之珍特釐載旁午舟運充斥紛河輸而河會肆邱蘊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吉司空奉策魯班運斤公輸創墨智者獻謀勇者宣力精論巧思悉就經畫百堵皆作智擊鼛鼓之弗勝庶民子來咸頌靈臺之勿亟魏壯麗於崇朝睹崔嵬於瞬息前朝後市之規既肅肅而嚴嚴左廟右社之制復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謹身之尊嚴翊以文樓武樓左闕右闕之嶪屹開千門兮萬戶帶巖廊以迴縈臺百尺以嶰嶢階三重以臨登屹中天以層搆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紫清觀其瓊階瑤砌赤墀彤庭青瑣金鋪綺窗珠櫺鏤檻文楣玉礎繡楹峙丹鳳於阿閣棲金雀於觚稜懸綵虹於修梁躍蒼龍於飛甍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榱以臨耀五色璀璨壯麗寫簴虡名贊懸鴻濛以特起淩太虛之汗漫崇崇業乎雲霞之表巍我乎層漢之半邁天閼以益崇炳祥光而增煥目眩轉於仰瞻神惝恍於流盼雖使都盧之巧捷不敢以臏扳翔鵾之扶搖不得以鼓翰此誠所謂曠千古之希逢超萬代之奇觀者也其前則九門洞開輦路如弦軒軒豁豁坦坦平平望圜丘兮岩嶤接靈壇兮山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煙啓大明兮當中翼長安兮東西森棋衛之嚴密列周廬之逶迤耀雪霜於戈矛揚鵰隼於旗旌選鶡冠之桓桓精百萬兮熊羆維方叔兮召虎蘊謀略兮神奇聯金貂兮貌

與玉蟬紛曷奕而光輝雜冠佩兮趨鵷鵷百司兮威儀各攄忠兮納獻亦覃慮而論思天官之明衡鑑司徒之謹度支宗伯之修禮樂司馬之整六師秋官之邦刑是慎司空之百工惟宜百僚濟濟各讓攸司大小率職庶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歲之山琪樹璆榮金芝妍翠山鳳飛兮絕巇波龍鱗兮燈爛鑾鑪峙於天上流惠澤於人閒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紫微之所壯皇居於九重肅句陳兮天府若夫蓬萊方丈之神區閬

苑瀛洲之仙宇臣實昧於見聞不可得而碌數其左則爲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堂金枝儲副是崇講道育德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縉紳峩峩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欲笙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畜亦雜沓而紛綸麒麟之振振驎虞之霏霏白象之瑩潔如雪金貂之威猛如神顯靈姿於龍馬遑荀文於福鹿絢霞綵於丹鳳胚元冤於蒼玉鸑鷟之色維黃素烏

之質耀霜紛珍異之炳煥咸獻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虎豹之雄騁騏驥之庶國家富有萬國茲固瑣瑣不足數也其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分通衢蔚邦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溢郭填郛譁譁鬱鬱密而不疏邑居錯分別遂分區四民樂業家室歡娛農務於耕桑士究乎詩書維工及賈懋遷有無百寶之所充斥百器之所崇積燦金珠兮列肆聯珠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璀粲赫奕飛畫棟兮絲甍藹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闐闐紛雜沓而絡繹喧舞榭與歌樓樂鐘鼓兮昕夕載贍肆雍學宮遹迺稽爲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堂金枝儲副是崇講道育德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縉紳峩峩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欲笙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畜亦雜沓而紛綸麒麟之振振騶虞之霏霏白象之瑩潔如雪金貂之威猛如神顯靈姿於龍馬遑荀文於福鹿絢霞綵於丹鳳胚元冤於蒼玉鸑鷟之色維黃素烏之質耀霜紛珍異之炳煥咸獻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虎豹之雄騁騏驥之庶國家富有萬國茲固瑣瑣不足數也其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分通衢蔚邦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溢郭填郛譁譁鬱鬱密而不疏邑居錯分別遂分區四民樂業家室歡娛農務於耕桑士究乎詩書維工及賈懋遷有無百寶之所充斥百器之所崇積燦金珠兮列肆聯珠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璀粲赫奕飛畫棟兮絲甍藹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闐闐紛雜沓而絡繹喧舞榭與歌樓樂鐘鼓兮昕夕載贍肆雍學宮遹迺稽百官臨萬方會諸侯陳玉帛旌淑慝明黜陟然後布德和令行農施惠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教胄貢之禮樂默漢唐之功利炳玉燭詔元氣協重明於日月作化功於天地使九州八荒兮齒載角之羣四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熙噦噦于太和仁壽之域仰事俯育於漸摩涵煦之內此誠所謂恢鴻業於千古開太平於萬世際興圖而覆載大一統而無外也是知國家萬萬年高厚之壽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窮之祚蓋與天

地同爲悠久也賦已乃復作歌六篇以獻

園丘

潔靈壇兮峻層臺躋金墉兮登玉階儼神祇兮戾止三
光宣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兮祥飆馳變化翕欻兮興雲
霓虡郊禋兮燔燎降鴻禧兮孔皆

太廟

敞神區兮潔廟廷儼肅穆兮蒼威靈啓瓊扉兮朱戶蟠
蛟龍兮繡楹祀事修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馨薦皇祚
兮永久於萬年兮奉嘗烝

嵩山三十六峯賦有序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
高視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
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賢相繼
爲僚友數遊嵩少聞至今以爲美談余幸以不敏得
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拔乃在
戶牖閒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峯賦以自
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伊泠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邱棲神於巖谷超然有遊
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西謁於華鑓雖衡陽之南兮
與夫恆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

麒麟

協貞浮兮粲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躡駒駿兮蜕足尾
犎特兮胚華膺蹈規矩兮性含仁協周南兮詠振振樂
熙皞兮皇化圄萬物兮同春

瑞烏

孕瓊玖兮胚璠璵耀霜翮兮滋雪膚考靈編兮披瑞圖
素質皎皎兮呈祥烏性含靈兮慕孝慈斡黑兮潔其

瑞兎

汙參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

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超
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
而問津兮日遊四方而眞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
不陟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峙雄柱天綱兮橫於地軸
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未
睹奇峯之六六丈人倚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
溢子烏睹海若之難四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
嶢屼嵲崒嵂嵓兮鬱弗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
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
以作鎭兮載轘轅以爲郭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
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興仙藥石柱若承露
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生
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
光明之穴兮晝所鑠一文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糧
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異
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警時聞
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壘兮阿育
王寶之以爲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宅
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
子識其外兮未知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睹
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宮兮
太陰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筍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
所鍾兮鉢盂香鑪狀所省兮連天紫霄勢之窮兮靈隱
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剎標兮瑞應瓊璧祥光紛
兮紫蓋翠華煙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名字偉兮
卓劒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
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衆兮此則
六六之名義兮而未睹六六之景象丈人曰方春陽之
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錯兮引百囀之
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軿
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疏兮薇大明之午升山椒雲氣
之冉冉兮若覆甑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
倒傾惟紫芝與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飆之驚葉兮
山空落日若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冷兮玉笙清徹
而彌聽鼈元陰林阿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稜冰雪
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

之變態出沒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得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關兮或揖若相讓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倡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戟或摧腫兮若戕或縈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擁盖或決驟之圭爰食之龜郡袁東海實焉是依謂若負扆而前者若倡或卑者若下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戟或摧腫兮若戕或縈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擁盖或決驟也節擁龍虎竈宿熊羆罷熊威風於島嶼湛恩波於渺瀰之高纛騶萬騶之翬陸蓮花之綺媚達蓬萊之豪偉睢盱睥睨辟易謷縮飛者塌翼走者跼足劃羣眾之莫曹超悄悅而見獨故能儲粹美孕清淑洩天藏發神伏爰景會稽東南之鎮也沐爲鄭衍爲鄭曾一氣之整也有歸其閒抑其閘也屈煙霞之下垂燿張錦而立玉柔孤雄

勝踐兮究茲山之靈曜詩執杖屨兮從後塵石刻補

驟騎山賦

釋曇曇

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累邱墳而包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或若戰落落兮列屏障勢頓略兮斷而遝連狀容與兮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然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遊蹁昂霄鶱鑒冤佩悠兮泉飛霞傾爵舉流兮天開星熒玉柄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兮嬌雲曲月鬱眉新兮煙斜霧靄龍麝茨兮霞舒霓卷鼈袖張兮雷霆轟聒宜車還兮言未及而公子頹然如醉兮濺然如醒非丈人撫以使鬱兮烈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

際天之域莫不來歸於是元帥之府羅弓矢樹羽儀於以示中國之體勢羌率土之懷綏謂若負牆而北面也舶賦犀象簪賂珠璣征斥鹵於富媼索騶棗於馮夷管海之利無復餘遺於是遠方之貨具包篚貢京畿于以效外藩之職羌庶物之咸熙面勢攸在陰陽厥宜嘉生挺拔秉彝萃奇蓋物之大者人稟之靈人之顯者物託之名肇茲地猶黯黮跡權輿於東京惟張侯之始來蹇蹇路以孤征層巖相耍列障爭迎嬌啼騰歌弱顏獻笑彼尼邱於孔子徒歷聘而無庸彼嵩岳於山甫徒補闕

而自矜侯也山與生同貴顧肯隱金烏直承明死與山同壽顧肯采神樂訪仙瀛且侯能軒冕蓑笠廊廟邱壑蜕俗雞犬笑侶笙鶴則宜山之僻陋迴絕宅荒遐而濱寂寞也侯能屏棄妻孥訣去親友抗躅椒樊脫累塵垢則宜山之險峭特拔勢聳峙而謝紛糾也爛金碧之輪奐祕俎豆之馨香坎壈鼓之罷吼沛雙舟之龍巖巖時歲而宴喜豈斯民之敢忘寒於侯衣飢於侯糧病於侯醫渴於侯漿則宜山之雲膚寸而雨八荒也有坎其巖

神物攸蟄龜甲而龍厥數盈十何負元而抱素乃質重而章襲封畫文言互緝綴交其詭異奇偉之狀豈亦刻腸藏骨者所可及乎時維旱嘆徧走百靈長吏斯廟牲帛竭誠則能應祈禱以胙饗施功效於窅冥赤地溥洽槁苗萌興國賦民用庶幾有贏是其名聞海隅而達朝廷矣然遠之則四明雪竇排堄北以龍猛通其歧馬駒大鑒要其歸紛輩出而角立俱高躋而遠馳故曰一變至魯再變至道而山之蘊殆於是乎盡之踴一陟以遐睇俯千古而棲其志

同谷賦

王厚孫

大同山人白髮垂耳肥遁充安營蘭室於同谷納宇宙以大觀愧謝公之臨濟慕李愿之居盤有西州公子踵門而言曰僕甫入東未遑攀躋聞先生別業東山可聞其概而啓其端乎山人曰惟鄭巖邑在漢爲鄭考牒按

圖融結淵秀發軔雲頂縣絡蛇壇分支四明拔萃福泉太白右股有特其顛玉几鹿山輔翼乎左右大涵靈峯導從乎前後故能奠方輿通高圖旁薄聚莽蒼宣其爲山也朝陽賓日絶頂躔天或龍驤遠騰或斗柄旁旋窈而曲也藏之深嶄而夐也敷之妍走者勢壓萬騎飛者翮迅孤鬻其水則窮石溜源層崖懸瀑盈科兮瀦潭潛行兮洞狀會四溜爲一派歷數里而九曲暴濕疾如奔雷清激泠然鳴玉其土則鮮原沃壤錯綺布葉不疆矣場不積矣基高直便於疏洩低受澤於浸滋遲速驗以之俗家遂寧諗之志茲不爲厚生而爲民利者與公子

曰地之阜者物必盛力之至者事必完勢嵩然也願聞其說公曰昔大禹治水過會稽登衡山上探禹穴窺金簡玉字之書以知山川之脈絡而定其經界故其山川之形勝人物之奇特之觀云爾山人曰莫高非山鍾氣則靈莫靈非人種德以承在昔具眼之士僉言茲山地之形探管郭之遺按玉髓之精雄壯神奇之奏海端嚴仙人之坐屏儼正位於子午應列曜於天星蓍久乃泄遂爲王氏之佳城自涘都而南渡淡無意於經營洪鈞啓閟富熾效成天畀神授列兆泉扃宣獻忠文敘其志耻堂中山錦翼之雉豕三歲而爲豵麑羣行而如麋聲聞樂狗雞之鶩考牧豦牛羊之佚至若春深雨闌梅實桃華叢蘭文其銘於是五葉蟬嫣繼繼繩繩或政教嘉師或智勇本兵喬梓高第金玉宏辭固以侈科目之盛而翬輸五蘊兮深林茁蕙蕨兮陽坡雷筴瑞草棄粒金芽籜龍舊

馬遷班八座未足該閎闊之業惟其會一理根六經傳道學贊文明著述廣體用幷龜卜其言金石其誠顯則白日光潔隱則孤靈杳冥貫三代漢唐之事備闡朱張呂眞閩道睠九原之儲孕專一老於深寧言未既公子作而言曰嘗知是邦衍慶山邱光祿惟袁書錦惟樓史母氏葉縣源泝流若王公之懿美匪爵位之可儔余當奉觴香潔寒泉肅敬墓下以徵文獻之傳

西湖賦

白珽

杭之有西湖不獨如人之有眉目也如楚有金如蜀有錦人得貴而玩之也凡水在天地閒者由山而出由地而受爲里合萬有六千奚止此水可誇絕於天下哉顧一州一縣理所在水之東者皆西湖也頴有之松有之山陽四明類有之獨在杭者齒響諸夏而筆駸羣彥是蓋有明珠玉樹不待斷而成大圭圓璧必待繅而貴者矣是湖也發源南北之諸峯而風氣曼延乎東州之列岫近而秦望遠而桐扣左龍飛之兩乳右鳳凰之孤唳勢將合五州之芳澤集萬山之鮮溜豈惟武林之一脈武林卽靈隱山也俗稱錢唐門裏太乙宮小阜非

泉能專此江北江南之秀原夫奇狀天造麗景人爲古稱圖畫之如則陋今曰蓬萊之山亦非若欲知三歎望洋之盛嘗當不憚登一覽眾小之危悵天地之尤物何簡牒之偶遺於鄴侯之六井獲肇見於唐碑盪海瀕之潟鹵弭疾癘於羣黎今衍之而爲井十或通貢於園林池繼崇堤而節水將下塘而注陂羌運漕而達河亦旣旱而淫瀰澤及田疇之廣乃繼開於太傅之記辭錢氏置千兵而設撩陳氏迷古資眾僧而繕治旣大備於蘇公樹三塔於中流橫六橋於長隄復繼志於趙與籌擴波光於板目續麴院之一支亭館以見夫天造之機南北兩峯亦有祠宇譬之龜蒙爲望於魯皇如保叔雙擎鎖堵截羣峯之駿奔爲西湖之門戶冠之以南屏襟之以赤土宮其湄以致齋圖其墟而闢武煙霞乍舉白雲不去金鐘無聲玉琴有數鴉雞延爲向背靈鷲延爲胥附五峯飛來白猿蓮花稽留月桂口指列乎虎林三竺駢羅乎玉女按駝嚇而巾子巍如帶粟山而石飯酷似在水中央孤立一螺邊鶴不來處士誰與幸庾梅之猶昨惜陳伯之非古由四剎員龍而

徙脫思智東廣化瑪瑙成太乙祝釐之所復有堂蓮瑞石遮映得山之輔金地七寶南屏至此皆叙邊湖山名翠瓦丹柱寫影乎水滸凡此前後聯絡復多嶺陽萬公已往而丹井不改仙姥已去而慈雲如故二麥當風篁之衝胭脂割黃泥之據萬松東接乎宮垣樓霞南注乎岳墓紫坊鐵冶石人大青之儔散不計其在處中有水竹青芝法華大慈桃花瑞岡之向背巢溝龍駒之並馳詠吳王之楓木表金甌之楊梅抑不過因人煙之所聚無曾不若朱野葛隄之得人而奇洞則有龍湫香林水樂石屋呼理公之白猿避雖形勢之或列皆所以發湖光而增山綠泉石井潭澗谷實繁釐爲十八合爲一源濯惠因之滄浪弄金沙之瀑湲冷可洗耳甘可滌煩旁城有禱白蟾而祠烏龍記水魚龍井而碑靈鼉限玉爲池跳珠爲軒香山六一參寮惠遷各井其井各泉其泉終歸平一萬頃之湖天若夫園池樓觀佛宮仙宇辯口不能殫其名巧曆不能知其數余固拙於言辭始槩陳其洩靈尚慮齊人不知有稷下徂邱徒知有管仲晏子湖誠有百先言御園爰有聚景圖經所尊致坤宮之孝養據震位以生赫來四朝之遊幸攬眾遠以平吞堂名攬遠南有翠芳蘭槐在焉御舟接蓬萊於中泜甘園有水中蓬萊堂寘慧日於前軒北有玉壺紅鵑尚存創於鄧王棣於慈元去環碧移於垣慶樂有梅關柱林之勝珍鳥異獸之繁內畜天鵝牝牛元鹿等亭連棟爲十景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扁西湖之洞天此皆始屬於樂鑾又不但嘗錫之侯藩次則仰眞珠之高寒聽水樂之聲在高宗聲在皆圖中堂名雲洞居下湖之左右柳列昭慶之外得萬金之天全擅九曲之紫翠萬金

里人之蒼蝠煙霞後即蝙蝠洞也乾澤二洞在棲霞嶺往往刓巖而嵌谷雖形勢之或列皆所以發湖光而增山綠泉石井潭澗谷實繁釐爲十八合爲一源濯惠因之滄浪弄金沙之瀑湲冷可洗耳甘可滌煩旁城有禱白蟾而祠烏龍記水魚龍井而碑靈鼉限玉爲池跳珠爲軒香山六一參寮惠遷各井其井各泉其泉終歸平一萬頃之湖天若夫園池樓觀佛宮仙宇辯口不能殫其名巧曆不能知其數余固拙於言辭始槩陳其洩靈尚慮齊人不知有稷下徂邱徒知有管仲晏子湖誠有百先言御園爰有聚景圖經所尊致坤宮之孝養據震位以生赫來四朝之遊幸攬眾遠以平吞堂名攬遠南有翠芳蘭槐在焉御舟接蓬萊於中泜甘園有水中蓬萊堂寘慧日於前軒北有玉壺紅鵑尚存創於鄧王棣於慈元去環碧移於垣慶樂有梅關柱林之勝珍鳥異獸之繁內畜天鵝牝牛元鹿等亭連棟爲十景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扁西湖之洞天此皆始屬於樂鑾又不但嘗錫之侯藩次則仰眞珠之高寒聽水樂之聲在高宗聲在皆圖中堂名雲洞居下湖之左右柳列昭慶之外得萬金之天全擅九曲之紫翠萬金

天全堂名前有紫翠閣亭總宜盡晴雨之奇養樂集雕鎪之藝廖氏九經等書鏤板其中梅岡斑衣擇勝秀野藹梅坡之綠陰通花家之紅靄尚名苑與勝圖滋角奇而蹴異蘆不知其幾百十所所可言者特言其最堂則有德生溥泳飛之仁依光覺貪濁之迷偉觀興頑懦之志湖山廣壽樂之基三賢先賢序列一隄表義夫節婦三十九人之樂石儼大人君子千載一心之令儀閱雪江之講肄湖光講堂在新路寒沐擊之書帷金淵書堂在南山下隱居思眞玉蓮舊名一清翠樾九思有美尚可按跡於品題亭稱泠泉旁連鑿霤上有天香下

有客見花光巧於公輸通元掩於招提春雨爲觀香月爲鄰水竹院落無邊風月見天地心以總之皆賈氏池亭館名
有湧金金牛白龜瑤池白洋分占湖之四涯林塘之鑿
花徑之搆各擇其地各揭其楣非窺園則莫知禮重崇
報有國所祠夏禹據神隍之堞神賁峙聾道之碑旌金
祝之奮忠慨朱躍之蹈危朱躍金祝皆湧上捍禦兀尤死衛者嘶府君之
神馬游宰相之白衣海州死節張氾鄂國錫圭傳唄林於
霍山之埠薦菊泉於嘉澤之墀維廟食於百世皆功德
鬼於祝司非若倚草附木徙禍福於六時陵墓則有后

妃元嗣之攢宮侯王君公之塋碑朱少章之節旄已落
馬三寶之贊蜂不飛和靖贊寧花翁紫芝孫惟信趙師秀皆炳
乎山靈水裴之潛輝四聖顯應報陰相於中興三茅表
忠見閻靈於內向安晚峙上清之下初陽臺玉清之上
雲濤靈曜崇眞希夷明眞神仙雖藏幽占爽隱顯於此
溯要不若佛寺蘭若後先於重山複水之廣松門九里
表公是崇仁敬七峯兩澗靈隱在中秀石奇木靈泉怪峯
兼幽人禪衲之盛互見於累代能言之鉅公捷竺有三
尾仰題西林處士宛武揚鬱斷橋非荒蘚之舊長橋有
古木之依琛老金佛二橋在道宮前也復有如虹者六御
連蹇接墉觀自下而中而上始王閻而臻大士之宮神
舞前之所發行春合潮

條眾壑之攸歸餘則凌金跨王斜斜整整將舉趾而皆迷其或男耦女徙東游西汎晝舫畫舸舟輕舫巨艦各標令名明漪清泛金勝小而善疾寶瓶大而宜緩明玉坐百客而有裕總勝列四筵而才半鶯心汎綠酒花望月皺綠翻鶯流蘇颺幔坐若宅處行若物換值御舟之游幸從去水嬉之宣喚前金吾而不禁後天香之佛而鱗如翼如恍眾星辰於天河之畔非萬斛之能擬豈千丈之爲算史記船長千丈謂積數也別有龍舟兩兩鼓馮馮花幬裴於御愛繡袍見於神歌陳百戲於水面豎六標於湖濱參前兩後三令五申觀者舟兩行如廣陌迓者縣萬竿如長林五步一亭酒旆茶烟笙歌沸騰軒轅紛紜柳行撲地花陣排雲梭門秋千出沒乎翠園舞衣歌扇周旋乎香塵新路習金雞之跖郊祀大禮歲則御前百戲預於南新路習肆赦之藝祠山迎寶馬之郡二月八日迎七寶而馬祉祭於霍山張祠觀者甚盛目不暇瞬步不得循思見進魚鱞之宋嫂猶多呈鶴舞之優人翦羅飣採花之籃範飴爲穿柳之鱗飾木兵於小桁串家具於修筠篙矢激半空之霹靂紙鳶競九天之經綸柘彈多攬紅拾翠之子亦豈無尋幽討勝之寶此特言萬一於春九十之辰薰風動弦清和云始值崔祠之初度州碻府君六月六日誕辰都人於顯慶宮進香已集湖中爲避暑飲正厝日之方熾水鏡溜髮涸者冰山厲齒移舟南面攜衾夜半無人世之熱惱有月宮之寒意豔麗見於水如見於仙醞鮮取諸舟如取諸市秋容不淡拒霜已紅映後開之菡萏雜戰水之游龍剖霜柑於驄轡露菊於船篷西山賦紅葉之句南山醻紫萸之鍾北風戒寒城人餞出肉聲酒船亦無虛日延祥之紅白梅城吳阜之高低雪域寶騎躍長堤而蹴瓊瑤幔車穿名園而摘珠璨是蒭四時之景不同亦各以見賞心樂事之不一爾乃既聞遨嬉之盛請言風土之美水憑山而甘潔土得湖而豐泥去菰蓴取種於苕霅蓮茭移根於檇李紫芋菁菰白藕紅菱文鳧黃雀錦雉魚甜蟹香筍鮮芹脆松杉檜柏參朮蘭芷實鍾此湖山之秀故無物而不備矧佳氣之磅礴至人材而尤異所謂傭兒販婦涵冰玉之不翅況彼都人士

稍陶晉人十三歲作賦杜棲之文行南齊人續十才德爲張華所稱杜棲之文行孝爲學士全琮人吳父令實米數千斛皆以賑濟貧者以功爲大司馬許遠之忠義元絳唐蕭北梁人有象笏畫棍鞶盆踏棍才潑巨盆皆水戲羅襪凌波金釵照春時周

功德及物廣恩惠於民人伯王炫君南齋人隱瀑貞於林翳褚氏世濟其美於大唐錢氏開國承家於五季顧歡鄙簡之豈弟朱齊由閩道而爲之彼羅隱楊蟾之峻烈豈工詩而已矣惟此人物之盛不可殫記方外則郭文王復馬湘潘閬嘗歸眞之流以發揮其英聲法照贊寧道潛清順抱一子之徒以陶寫其清氣時人但知游觀之可樂而不知景物緣人之可貴且自有天地即有此湖羣峯注流底而成瀦尙念東漸於海鹹惡所鍾草木鬱餘而色變山川滯久而氣沮所以消沮洗昧之不已雖有此湖而如無於是築而防之使涇渭各得其所後而闢之俾魚鼈各遂其初風無大浪雨無奔滿將翔將翔以佃以漁以此知古人有功於此水將舉一朝而利萬世以無餘何寶正以還六龍南渡搜勝抉奇重丹疊素致洞心駭目之觀非晴光雨色之故彼徒知歲增侈而月益奢至以釜銷金之爲喻殊不知神京不返憂勤聖慮千官扈轉而擇棲萬姓徬徨而懷土故思極耳目之娛而爲安且夕之具不然中原豈無黃河泰山之雄觀花石艮嶽之奇趣日月云邁裴徊瞻顧嗟居

人游女不能不極盤遊撫渡之歌而寒士仁人不能不興宴安酖毒之慮咸淳庚午歲作

游湖後賦　白猿

三月廿又三日振鵾飛及方萬里李和之白廷玉汎湖值雨各賦詩一首萬里曰隄柳春濃罩綠煙關愼消得好風吹絕憐白也詩無敵共賞坡仙雨亦奇與欲狂時呼酒急境當佳處任船遲豈無顧陸丹青手畫與人閒後世知余戲作小賦云

柳絮化萍濃綠藏鶯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工之極致歟湛然宴坐輕舟自行萬委千愬遠山縱橫遙巖而逶迤衣忽驟雨之若傾甫下矸而閉戶才頃刻而復晴白子酒稍酣矣奮鬣而慷慨曰此何爲者耶撫流光之倏忽悟慘舒之不常於是頌趙抃表忠之表歌蘇仙薦菊之章彼割據於五季若錢氏之數王渺邱壟之無跡愴松楸其可傷涸銀海而出金椀穴狐兔而上牛羊豈不亦雄傑一時兮終若雍門之泣孟嘗賦梅處士妙解影香骨可以腐千古不亡鬱孤山其徘兀擁萬樹之青蒼罔靡節之遺恨保故封猶若堂天道花花一兩

一暘榮瘁隆替柔剛微彰謂偶然不足芥帶兮曰作善
降之百祥謂理有可必可恃兮曷顏天而跖長二客方
李遨頭目張嘆無故而多事掇陳迹而揣量指金叵羅
其猶淺兮舉大白而罰之觴白子曰不然老陰爲六老
陽爲九老則必變如屈伸肘惟知變者可與長久知六
之變固乃可守知九之變健不爲首顧此湖中之舟與
舟中之人擧常壽而不朽能畏謹以自修庶吉享而無
咎幸乘時而過分負且乘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
印而如斗簪紱拂其左右一旦不能自

保率同歸於石友蠢苗黷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會不
見或裸體以罩魚或跣足而踏藕件紫索之榮公甚泥
塗之絳叟立層冰而弗寒茹野蓾其適口無樂亦復無
憂不自知其不偶豈不勝於孟嘗而疾顛者乎此莊子
所兮謂湘源之可尋顧鴻雁之不至兮畏五溪之毒淫
追前修之有作兮亦信邁而勍力惟孤臣之永懷兮又
孰究乎其極

大禮慶成賦

陳沂

雒年春仲始禮南郊大慶鴻祥以慰神勞猗歟盛哉臣
謂大禮告成以揚今日之盛乎惟我高皇滌土宇別人
之

浮湘賦 顧閎開封簿全州 贈送 陳沂

類敘倫彝眞儀位萃四海之祺興嗣歲之禩奉父母以
帝祇合巳澤於陰陽並尊親於壇屋兼義起於郊堂文
皇駐燕載新厥章禮望列壝壝神徧將五聖紹緒世篤
其慶綏異天之成命式罩厚於吾皇迺今十有四載運
符肇熙郊丄孟春先神致詞于羽未格再諏仲時制歲
乃諏正月十二日禮部告於城隍乘輿戒儀牛以成牷
未至改伸春二月十三日再告城隍 戒儀牛以成牷
先充潔於牲期制冬十二月朔上親往視牲
嘉茁具享薦之畢采乃命金人諭戒執法臨察制金八
寸執牙簡於大祀書致齋三日於簡上大常先日事聞
乃進金人傳制誓戒百官致齋於公署御史分行書所
以致
察 庶正肅一萬理畢達厥明則句陳縈纏羽林布除
雲官扈蹕雨師清馳羲和司御句芒奉纚左帳翠虵右
建白蒿後衛玄旂前揚赤旗五緯連蓋四氣分輿扇節
應候而成列幢麾環衛而布道馴象服御於金輅毛馬
駢綴於玄鸞砰轟雜沓而金革嚴警陸離璀璨而繪繡
先導於是用太丄協靈辰望闔闔叩天閽組旒應圖冕
璪體竀肅明禮以至止率駿奔於蕭雍璋左右以奉圭
之騎舍承祀之輿攬于苗之轡精一之心已畢馳騁
力方至徼神餘以均惠頒庖禽以周賜十三日祀畢
非擴逮下之仁享告成之利也仰承功德軒臨奉天
天之正海瀆鎮嶽統地之令鼓以風雷潤以雲雨歲祇

受時山川列土各系尊卑享獻有所 展中
月星辰凡四於殿陛下壇五瘞五鎮四海瀆
風雲雷雨太歲帝王神祇凡二十於四方
太羹於登 席地疏稭惟二聖同邊則爰斟茂若
橘魚薤膚修鹵餌糗粢豆則筍韭菁芹鮪
豚拍飽糝惟齊邊豆各十二脾析以牛百葅
細黍和羊脂密釀成糝和鹽酒豚炰以豚肩上肉為之飽食炊
食以牛羊豕肉與飯成糈糜芑惟馨在德琮璧蒼黃
玉帛制色餘牲雜閩豳祇和冀品式盈縮中惟用情日
牲同邊豆簠簋各設二不用璧帛象赤白星辰牲
以羊豕羹用和帛用白獻鎮海瀆牲如之帛用方色餘
祀牲有殺
帛皆白
樂則鼗鼓柷敔簫篪琴瑟塤牘笙

設登歌搏拊九和奏格 樂有中和肅和寧和
和凝和雍和安和時和壽和豫和
戚簫籥佾各以八萬舞丙階播應鳴鳳禮則燔柴登獻
飲受歌徹送望燎燭式禮孔竭於時帝祇同將享之休
高文錫伊嘏之德照臨普於赫之明鼓潤殫資生之力
駢綴於玄鸞砰轟雜沓而金革嚴警陸離璀璨而繪繡
海嶽效功深之靈百神奉祇若之職公卿庶尹則侍從
允諧旆戮椎鬯則羅拜攸懌乃令返紛陰之旗列長楊
之騎舍承祀之輿攬于苗之轡精一之心已畢馳騁
力方至徼神餘以均惠頒庖禽以周賜十三日祀畢
非擴逮下之仁享告成之利也仰承功德軒臨奉天
天之正海瀆鎮嶽統地之令鼓以風雷潤以雲雨歲祇

日夜還御殿慶成奏教坊之部曲陳慶享之鴻篇交神人於有終臻美懿於無言臣聞昔有虞皇類於上帝周祀居歆庶無罪戾五時瀆靈玄元煙神皇堂肆赦亂禮彌恩雖擬隆以自聖實不享於蒼旻皇明盛德割正僭謬三五式序陟降高厚懼茲殿薦明旦罔佑肇思文於淳聖康文武於二后歲無卜禰之徵時無田燭之暮不褻用犢之誠不弛立澤之受不忘庫廟之戒不罔聽報之候今罔畏其威不整其親嗣歲千禩庶幾其有聞

江山萬里圖賦 并序

洪 貫

客有贈余以前元吳仲圭江山萬里圖余受而藏之久矣時展卷焉見夫積之厚者其勢高而遠源之深者其流悠以長其在於人德業文章猶是已於是爲之賦曰

粤有迁叟发渡江浙望百川而思海谷之神仰高山而思愚公之拙縱遠目於蒼茫暢幽懷之寥廓願借浮邱之履欲躡平山之閣見夫天下之大也山則泰岱嶓冢其東北恆華屹乎其南西嵫崦嵫由蜀龜蒙自齊析東陵而大別過敷淺而南馳兩姑名諺澎浪跡迷過三山而睹夫觀闕之大壯望九華而挹夫青碧之褥襍油然蔥鬱翹然而瑰琦蜿蟺磅礴崒崔嵬起者若騰下者若奔雄如虎臥縮若龜存飛若鳳翥停若龍蟠倚爲樓閣之儆列爲屏幛之敔或聯而斷或昂而低鐵城石壁兮參天而峻瑤篸玉筍兮倚空而奇景明霽兮濃綠如畫之新就雲布護兮黯淡如墨之淋漓掩映星月明滅煙霓陟箕山之冢仰高平許子采首陽之薇兮欲起乎夷齊出雲雨以澤乎天下生材具以利乎時需此萬里之山之殊狀雖不能盡其勝槩亦得其一二於參差若

夫江則發源於岷山東別之而爲潛爲沱又別之而爲澧爲漢雲夢兮既乂彭蠡兮亦衍九江兮孔殷三江兮分瀉鉅則洞庭之漲天遠則碣石之輸海緬思粒食而禹功不必效步于章亥一汐一潮今古有信浩淼泓澄散漫漾演浮焉而雲渺風焉而波溯日明兮淨如練鋪月皎兮平如鏡瑩溢而爲港注而爲湖浸而稼土淤而泥塗翔有鳧雁虧有鼈魚實而菱芡香焉芙蕖或泛巴而達楚或航越而舶吳或來商賈或轉漕輸風帆浪槳千里須臾赤壁再興亡之跡天塹分南北之區浮金沈

璧變幻惟時此萬里長江之大略雖不能悉其流派亦
姑以表夫天地之尾閭若夫山水之鍾靈爲人物之奧
區其閒怪石幽林深溪長麓草逕竹坡竹籬茅屋埋光
剷彩之倫晦迹逃名之屬或浮槎而釣或手卷而讀抱
明月以長終友白雲於山谷桃源眇人迹之難尋玉笥
乃神仙之託足雖李白之詩不能該而崑渭南之文可
盡錄耶雖然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猶可乘羽輪而飛到
乎其側矧塵世之江山不能藉楮生毛穎而移入於生
綃之一幅邪

廣征賦

王朱旦

採葦者少耽巖穴長學遨遊以南北爲家經濟爲任
然而賦詩痛飲陶然若將終身焉常一面壁屢年不
出一出輒流逐四海不知其所極既而疑年歲之漸
遠遷思知音之難獲返恆山之下館於秦客客問所
遊方酒酣耳熱乃擲杯爲韻叶以應之其辭與壺俱
碎盡客有子誌之曰此廣征賦一篇也時戊戌八日
漏下三刻矣

儒將悉天地之偉蹤文必配山川而奕葉司馬著遊後
中央蓬塵行路沈彩何時飄萍無故在楊朱之歧途歎
天地之奇數於是溯孤零之自起冀經義之方施廣輿
傅覽論古籌時菱葉成精而隱者未鑒珊瑚爲鞭而驕
者不斷雖多未悉烏得無辭乎余時方垂髫輾轉流離
三聲河滿一曲江堤攜瑟對湘靈而拳起割錦覆鄂渚
而帆迷杯影蕩鸚洲之上下日光照鹿穴之高低出天
台而思俗遠慕桃源而覺遇奇於是閉評雨浙憑弔江
東以奎氣鎮王氣秦偏亡於黑股重瞳以西絕比西子
朱反消於舊族親翁葦山未徧而街市產錫江沅半幽

而變化成風青牛道士袖蛇自去蒼蛟翁上食物皆空
木客山都也而假名市義狂泉醉邑也而靦醫談聽於
是西州避客東府聽鈴驗蔣山之白馬弔孫帝於長亭
知朱方之大由大伯六代所建在江寧昭木白於采石
磯頭取其酬和起景純於焦山水底占我功名然二傑
之下無歸八三姑之旁即野火過金谷而酒泝木屧望
虎邱而煙焚意可王何祖道於其閒江鮑別離於其左
獨坐向幽篁而未能悠然見南山而不果惠泉作醞差
勝嚴氏灘頭運鑊無華誰見武陵隱者于鳳何棄而食
彼嘉苹匪兕胡傷而我行曠野英雄對積布以忘鞭豪
士見翻車而心煮謝二洞之芝食髓饕覘八八之草人
木馬爾其萬樹低徊絲掛百川瀠洑以星連葉滿洞庭之上烏飛赤壁之閒劉邑失藏鐘之井漢臬求解佩
之仙朱雀橫於彩岸丹鱗沸於溫泉關吏吞珠而不報
楚人刖玉而難全於是來往淮揚廣瞻溟岱遊客之意
與洛女爭神孤臣之氣與星光並大義陽越平靖爲三
關班句至扮冥曰九塞蛤蜊產清沆之中橘柚植寒煙
之外臺沼輕霏沙波騰怪乍披曜以紆徐亦憑流而怍
悽魏帝之三臺層冰自化季龍之九殿一婢不還呂母
去而島中日出田氏來而蓮上霜殘級纔若鱗以自躍
樓臺或耦爲成山鐘鳴九乳而客起簧調三舌而春關
於是望三河而不渡眺六輔而遂悠開伯來白馬之冀
爽鳩錫彤旅之賓風雨交於纏澗陰陽和於梁嘯天皇
營周所以分兩造帝臺鐘鼓所以觀百神禱石堤以開
金匱登柏谷而封茅津稅晉觀乎衛澤攬余轡乎花菌
莞笑楚出鼎於晉而悼魯築亭於秦心不懸夫魏闕君
請問諸水濱吾聞漢淵浴國之勢額破龍門泰山出日
之頂目斷吳崑徙元武於野玉而符宣赤伏學笙鳳於
伊洛而人接瑤禧紀盤寧以偵少室搆石牆以護天根
葵邱之會已微而梁山設壘郊廓之舞既出而沙海成
擯濮濮與枯魚並化幔亭和野煙同竭秋關四塞之中
爽氣屯乎春草九坂三川之上古帝閟於白雲雖能談
鞠臼亭駕鹽虞坂不能避人聿澤取球鵠盤爾其徘徊
不歸春秋甚疾易水以子午成臺北部以月朝膰食唐
磁之川多交游邯鄲之人忘故蹟恆舉乍嶮以乍平海
沱數冰而數激落青管於仲尼訪陋屠於兩席人以爲

楚國之弓亡我不知箕翁之馬失惟是病臥蠭吾驗走樊邑大呂過饗於元東寶器蕭騷於寧室付千童百薄爲長流視七渡三城如附蓱山將覆客而釜傾水欲分家而溝裂莫對滄瀛而歎桑田忽拾盧龍而思鱸鄉仲理未啓元終之金鑑日欲破伯雍之璧遂乃西望孟門夜經鉅鹿窮溯桐鄉紫川訝谷訪雁眾乎五臺覩代王於夏屋雲封堯禹之墟導出溫汾之櫝晉陽以寒食聚香煙紀眞以大炎爲冰雹欲濟不濟而操猗蘭我鼠未歸而傷械樸況乎採芹伐柞溯菟投雞壽長楊於百璧

啓函谷於丸泥季子非無辭以抵讒策范叔聊試客而乞綈獨胡爲乎中路若不佞以馳驅意無關乎貴賤跡有類乎東西常金盡而無悔指璧返以爲期然而渭獨涇清之莫辨拔蛇鑄鐵之可疑卻觸嘉於桃林之塞訂張楷乎蒲氏之池正恐銷銅積石長佩未鳴只到黑水朱圉此腹何驗見燕厓而頷上欲飛出魚澤而尾燒不見無酒之泉得名似漆之流或變帝江歌舞於天山鶤雞嚶鳴於隴汧豈春風之勿渡玉門見世態之艱於閣棧終軍投繻以求車孟嘗鳴關而代旦聽流水之曲萬石

而迢遞鄉山何牛衣之徒商乎草萊而狐白之空綴於塵沙至若南岸弛習郁之池西京張董賢之戶千金不售句於長門七夕肯乘槎於江路以視憑吳者橫槳而賦詩臨渦者書鞭而作賦皆有皮裹春秋與胷中武庫何羨上馬擊賊而下馬露布乃五勝三正之相沿值七道九區之徧睹延璧鼓兮辨文對璃屏兮寒怖湖光黔鼻兮揚精山骨披離兮佳步鞭梁石以迎神排閶門而奚訴王烈之脂難邀園客之蠶自渡輸瀛臭之玉塵斬笛妖於當路蓋聞青城化雪以爲蛆則潔者或蠱溟渤擊風而成漿則洌者畢揚上測天文而下原地理居成邱壑而出作封疆素王以避世爲短亟聖以達道爲強雖七十二代之亡興籍胡千八百國之無津梁鏡裏看前途瘦影帷中競月姊胡香對方瞳以施蝸丐三耳以岸驤築鯨鯤於遠渡剸壺嘯之青羊請纓而髮直上輯而氣常昂則有道衡牛吐人日之詩庾亮未攜枯樹之作仲宣撫高閣而悲歌伯仁對中原而淚落祝別幌於翻潮驚離心於飄籌東郭未聞待詔而履霜在塗莊周擬激吳江而家魚是索爲洗馬渡江爲士龍向洛纔舟而來者有聲羊車而過者以目沈炯二上漢臺而陳說淒然徐陵行哥魏書而未之深察柳泥沾楊花風滑於是山川聚粟手足披殃封茅策短入郭心揚願簡鬲於龔末恐投劒於夜光乘血氣之方剛晰周晉之雰壤放雪衣於龍底歌伏櫪於人旁暫居卽乘興以訪戴所至輒曲水以流觴遺素女之螺行車如流水棄駭雞之寶白眼食檳榔名姓可終身不著功勳須百世流芳訪俠生於燕趙撫溫樹而徜徉輕城舞燕白日驅狼磅礴之恩彌藝斗筲之器難量生涯牽絲於轉孔臭味釣

鼇於滄浪黎棗如星而落菰蘭不佩而芳清事之紛纏何極清暉之匝地相望帳駭娑以獨往恐入世以投香仙子出三山而皆裕氣佛圖拾八水而送花王道路紛紜以矮髮情濃路以遺腸鬢短心長願徘徊於形影長搖曳而難當嘗眾競流以亂渡覺醒醉之渾忘纔撥刺而囁嚅思踟躕之魚鄉歌曰所思未可數關山將安度今年復明年新時俄成故我來五月落梅花幾度春光過淺沙遵子金杯繡幛夢芙蓉玉盌碧酥茶西山射獵逢都尉東岸操絃問伯牙人世幾時稱得意天下何方

是故家虞夏忽然沒陟陞
至而返夫蘿蔚之煙
聽聚徵卷二
四明叢書
紛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二

清鄞袁鈞陶軒輯

九經堂賦 并序

胡翰化

太守李侯以雄才碩量剖符此邦下車之日首布德化訟簡刑措政風肅行冬十二月遊桃源因故基命工揄材闢九經堂而新之發石刻於黃壁收斷編於秋草土有成德人知向儒明年春合樂以落成之且命翰化賦之翰化謂茲堂廢幾百年而再造於一時非特踵前人之餘芳亦所以揚先王之茂烈是宜有鴻儒碩德發越

詞章播金石而被管絃享鬼神而薦宗廟僭越不知其愚賦二子以述盛事其詞曰

於鑠哉皇帝卽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曜虹霓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於東南之陽負滄渤控扶桑倚巨鎭吞長江規圓杯浮眞平中央睿澤弗渥淳風未揚命李侯分守是邦虎符東分赤紱載佩縹金軋以爲車擁紅旌而爲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卒武夫氣奪而魄散老奸猾賊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愛戢秋霜之威猷不輟耒室無停機鳴絃千里安瀾四隅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札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綠野祥雲擁兮紫塞閭書旣靜閭閻旣空我職旣修我民旣同乃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奇鋒金鱗曜而月彩煽兵氣凜而霜濛介乎譙門之入桃源之東冲融窈窕兮紛煙雲之橫騖突兀矓矓兮森觀閣之相重邊風霧露以爲樓兮來空翠於攀峯呀泉脈以爲池兮落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浮層巒之飛鯨橫橋插天兮亙綵鍇之鮮虹集余亭兮侯弓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鏞霧擁雲隨高車載馳采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覽遺迹之長存悼前人之莫追拂綠苔於砌石弔遺言於折碑春風乍驚兮飄荒煙之縣縣落日夕映兮動芳草之離離鶯鳳矯翅兮紛鬬戰之螻蟻虎豹潛形兮聚羣嫮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蓍龜測日月之瑞氣究星宿之纏維踐層巒以眺高浮疏川而相卑軋地軸以盤根麾天倪而創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隙不家至而申令因子來而爲役搜抉平蘧蒢之野探篛乎望洋之澤剔土髮以爲林琢山骨以爲石運斤成風乃紀乃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兮

楹四旁擁雙甃荊六窗鏤棄山擎華棖翼張重簷鴻窴
雕角龍驤口口口口兮飛鸞舞鳳口口口口兮垂綴布
瑞玉題朝煥兮規日印月皓璧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
平平兮瑊瑢鍾潤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
耀而霞燦遠而遡之煙飛而霧揚大創崇基弗宂弗長
宏規偉度既麗既壯亙風靈之表兮插雲霓之閒橫八
維之脊兮扼四方之吭辨山川之殊形區邇遐之異類
絡阡陌之縱衡分郊原之向背縞練橫拖兮長江曉轉
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寢風送響兮日墜瑤海淡露含

輝兮月湧煙障暖浮畫棟兮春雲靄靄清泛玉琴兮炎
薰益益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
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紅筵飛錦書聘郡賢收浩景
於雲閒弄天風於日邊煙斜霧橫麾節行焉電走雷旋
軒車至焉和鸞雍雍衆賓集焉玉佩鏘鏘太守拜焉蘭
馨桂烈衆饌陳焉鳳嘯龍驚衆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
以辨爲喜瞪目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
江南太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大饗羣
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志傳流潤色承以不墜亦
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當世之盛美者矣今先生雷掩
長舌晷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吞秋虹升高堂集羣公適
清晏之末闌仰流景之方融亦可以踵前世之遺芳揚
前人之素風乎先生悠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
王天下也四海文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
靈使神龜出洛負書而行伏羲得之網羅造化包括堪
輿融結山川吐納風雲制爲八卦分爲四營布六爻之
縱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而其道悉備仲尼翼之
而斯文大成蓋取乎道之爲妙是謂乎易之爲經斷三
王始五帝上迨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之系典謨貢
範訓誥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之分際軌五行之
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地之運開日月之蔽流
睿澤於天下羣皇圖於千世孔壁藏之而簡編弗墜伏
生誦之而典章次第蓋取乎事之遺跡是謂乎書之爲
制臺老黃童小夫賤工或去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
覽時事之興廢觀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
中詠山川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軸以下申摩圓
清而上通蓋取乎誦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素王

之符抗元聖之辨提褒貶之雄柄揭賞刑之大本蠢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翦紀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以誅勸扶日月而上出漲江河而東轉蓋取乎紀事之實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唐揚列聖之素風擷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三百以提經其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綱其設酏也建六官而等位其列土也面五侯而內王朝觀宗遇所以交諸侯而揖賓客冠昏喪祭所以會男女而寧死喪俎豆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物軌犧牲粢盛所以享上帝而享先王陶匏笙竽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窬冕弁所以祀清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以器範而川防隨流揚波鉤元貫理喉襟大道之要羽翼仲尼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析經而合義異微而顯兮如長雲翳星炳而不耀志而晦兮如巨浸含山鬱然高峙婉成章兮如回鱗盤鳳培風映流盡不污兮如廣漢清江觸山蟠地此三傳之餘訓以提領而振紀夫然揭大訓示不彝包裹太極斡旋二儀秦火熾烈兮斯文不殘梁風浸淫兮斯文不漓嵩岳可磨兮斯文不磷江河可竭兮斯文不緇夫潛龍雖神無必表大訓之宏規存素王之遺跡申以齋戒擇以日月篆以丹青鏤以金石發天語飛宸章錫玉札示四方付之有司而實茲堂焉豈無制而然哉宏規下蟠法持載於坤也宏宇上庇均覆幬於乾也大楹古礎柱石堯帝也山棼層巒鞏固羲軒也離離羣桷矩矱之方也差差眾椽規習之圓也望之崇然形德之體也即之沈然蓄道之淵也堊以白盛質以示素也飾以丹漆潤以容文也若回若翔樂之和易也如軒如翼禮之周旋也通衢修塗啟孟荀之步也重垣壯址闢楊墨之路也誅茅伐棘夷老莊之蔓也除狸鼠去申韓之蠹也清風掃門洗情田之氛也明月在牖開性天之悟也是故田不正者不能得其門行不方者不能窺其牆道不深者不能入其室志不高者不能升其堂不味乎淡不能探書林之實不玩乎元不能擷文圃之芳秦國公子撫席而起稽首再拜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爲蓋不臨深溪不知

地之爲載不聞先生之言不知九經之大

耕寬堂賦

戴表元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愧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攣腰屣髀野慢以爲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矚多取而無厭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罟動足蹈機駕載疾之旅憧憧然猶疾馳而

不止者比耶咨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屈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耨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嚄乎先生亦旣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畝畝眞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旣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豬震澤之鼉由其瀕者饒於壤而疏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弓培寸墾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常給

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哇嗲禮義播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歲方欲發廩廩庾拾春秋邁無鄰之不恤這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挨後扶嚴艮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奪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這敗類之雀鼠若然者簨盛焉而神莫予吐盡藏焉而寇莫予侮不競不鬻不莠厥士亦不穡予宇薄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爲政也往往可以

馴盜賊驅蟲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遜畔交遊薰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咸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固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爲廣平舒君作

戴表元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儉貧諫安於不刺內
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從
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其爲衣冠鐘
鼓猝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
除藩去蔽剖瓠破鐍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迹於八荒
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
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生見笑於兩生楚襲之徒聞老
翁之風而自失也

喜友堂賦

戴表元

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餒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
圍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
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欵咨嗟遂
團欒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
子不聞之乎有庳放象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
兄弟之閒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麾邸急語唐
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
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龐爾壎先生之身雖窮不
偶我覩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甕併餐衣不待華
同溫其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讌聯席昔
也斯墟風棲露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
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
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邱園三畝之宅十畝
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
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
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

再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眾賓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酬眾賓欲行先生又起而酌賓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賓不去於是歌太白之詩屬坡仙之句鸕鷀更寒天河東注主人既醉而賓去不顧

任士林

百耐菴賦有序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菴而求縉紳之言積成大卷閒來京師復屬余言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欲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戹森乎外不耐則不能忘利害則曰忿欲之火

則不能聽天吾爲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耶迺爲賦之其辭曰

越有縉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敧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邊鄰之與鄰泉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菴日冥棲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犀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飆起僧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茗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飢渴冬衣縕終夏服吾誠也食而見更而仰過吾資也是故大白若辱懼陰淬之或來也大盈若沖信滿盈之必移也吾知吾情而峻潔清不耐汙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

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屍契致大欲覬廟堂之尊小欲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趨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數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偶志屈不伸名蓋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寞棲墻杏栄栄類芹屹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鰌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語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睇屹屹勇夫戮蔑譎子盜氣橫侵巧言探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坐之儒鼓舊躍堂之土咸嗤

梁而讚蘇閒彎弓而射羿先生耐屬不怨不枝列蓆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屬不悔不畏至若蹉跼不暇盬梁不敝盬梁不敝耐茲飢隔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霽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不如皓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穢財囚囚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七貴之閽先生耐而不趨驚枕若馬蓮璧若陶晨朝吃吃不耐何勞稞襏與偕舊惡罔記行兼惠夷不耐何嫌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

勉巷賦

楊守陳

腆不辭起爲漢將唾面不拭任爲屠相耐之次也獨不四舊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巷榜題曰勉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屬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碌碌不將穿唾盡諱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耆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蓑於南陌植煙杖於東皐冰未開而耕墾水方沸而耘耨凜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恆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鼓鼛和六材毳纘五色各執藝以効勤或貪傭以成疾

嘗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永釋悵花柳之芳菲羨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驅馳歷簿書之沓擾悪敲扑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是隳恆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重勳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是懼嗜紅鱗兮苦鮮悅翠蛾兮卻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晞颺風於舉海曉積雪於燕關惟百贏之是望曾一寢之遑安若夫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搏鼓礮殷兮鳴雷弋矢紛兮灑霍孰不魄褫而魂飄心摧而胆落強賈勇以應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垂亡獻俘禽於既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獨汲汲於華榮盍改轍迴轂航發軔橫渠張帆兮紫陽踰瀟洛而遞邁望洙泗而高翔朝翫沒其無已夕揶娛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亹亹之文王茹仁義爲玉食服道德爲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鐙花賦

任士林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葩之灼灼日抱烏而行空兮月挂樹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含華而舒萼出坎離之瑳瀆兮槩火棘於尺宅返汞神於九死兮忽金芽之中折曰惟人事之吉兮功或成神於龜燋主人曰吁蒸成菌槩出虛呵骨祝肉迎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迷也物有儻來豈故以喜爲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爲戲也羌不知其故也天地汹穆兮萬物以遷人志侘傺兮日鑿其天工爲商而智鬻兮接爲攜而心然精神外薄兮物挹其先嗜欲將至兮兆叩其玄紛吾車而交誘兮固鬼神之所玩焉華支入兮昌出因越施進兮蠱且舟美醉遺兮艾逐贏侍巾兮夜挾軵贈予策兮魏課釋予驂兮中流兆豈足以行矣機密膚其所投筆籧篨兮車以載槩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礙茂旅中馬周允夢豲之不化鐙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槩兮夜泣守宮殿兮膺紗濕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籍斬人秸兮誶謀射人鉤兮縛釋將執從而訊之抱鷙魂之初惕寵鼎香兮羔美朵我頤兮動吾指食既戒兮

皮冠何從酒在盛兮覩無禍之與同彼梦泣而耳且趺
或寤而履凶府潭潭而具形兮壇矗矗而趨縛位上卿
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飛徐美新兮魂
棄呂肉赤兮龜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毋尊兮王氏樂
祿如意兮豕人立王樹歇兮擒虎迫諒兆吉於未然亦
是花之所譙鄂韡韡兮誰欣終不臧兮誰虐歎夫變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槐兮是非守機喜不足以涉
色兮戚不足以留眉天不可以逆訐兮道不可以預推
適來時兮適去順亶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卻北兮

有千里之陰鞠抱牆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鐙蘭賦

周容

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午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
栽以檠核者吐焰如蘭三四而燼感爲賦之賦曰
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鐙愈醒聽檀板之初停聞
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誰懷拈核
在巾怨鐙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酒借火以爲
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木之繼續驚高
焰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應客喧笑徵歌賦形或
曰楚騁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同榮倩護風兮紅袖
防飛蛾之赴朋客有謂周子者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
急頃刻花開愧茲燼韡固知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
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爾殆羨燔火之燃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乃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
性爲趨炎之俊哉夫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必繁厥
枝苟託基兮非地豈枯楊而有稊況炙手其可熱寧週
光而見機縱引膏而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
仁質內守眾口已騰雖近君子之清宴終恐棄擲而莫
矜因烈性之難灰著文彩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
周子因愀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
兮且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誰懷拈核
山僧亦傾少妪垂袂徵聞歎聲

劍賦

□□□

粵中散賦琴惟劉眞長許詠理自是千古獨步余病中
偶讀之悠然想見其爲人乃不辭瑣尾作此自況伏枕
草搆略無理緒嗚呼左太沖几戶間皆置筆硯戛戛乎
難哉

有東陵公子者嗜獵馳騎行野旌旆布雯兵刃耀雪跨
盜驪走韓盧控繁弱滿鉀鑪焜煌致飾左右交映驅獐
搏麋翦鶉縻麚極耳目之娛自謂盡生人之至樂矣
忽前林有野人被髮箕踞狂歌獨倨肆如無人拂劍自
裔於是公子驟前曰子胡爲者耶蓬頭突鬢曼纓袂裨
神蘊兮孤竦崥崺兮險遭嗟要離之僅免咤荆飛之斷
蛟笑雋生之不釋嗟來丹之徒勞蓋一人兮足敵寧萬
辟而不撓野人喟然歎息已而笑曰嗟乎吾子奚不熟
察其情而猥仍俗見爲方吾之佩劍也喜以佐歡怒以
誅殺聽於喜怒僕且割膏肓之鄙疾以釋而從子游些
驟平原聿皇山路釣射鸛鶴割烹鷺鷥風雲起於叱咤
說野人笑曰斯固予之私好未足爲公子道也子方馳
之既甚乎公子茫然若失蹷然汗出默爾無言請竟其
萬禩不亦嬾乎僕鄙人也性無他好惟劍是習副茲餘
生自謂斯足遂不復事繁靡之觀鬬豔藻之飾何子病
越女猿公之擊莫邪松石之扃靈奇光怪燐亂無定在
文人則長倚天外踏割雲中絕重甲而稱利斷浮翮以
爲工偉莊周之善說服田文之氣雄憶楊子於詼後挂
徐君之空壟在壯士則隨波截鴻走陸斷犀嗔目前闘
半斗而光截飛羽者也聿蚩尤之鼈逴也蘧爟夜號風
節濆寒以佐襦飢以代餐辟乎和而不武慴乎安而不疾手得之以剽姚神挾之而漫滅吾劍倭天伺地
履斗戴星來太乙之視因天帝之精破赤堇而錫出發
葛盧而金成爾其豐隆奮椎列鈇擊橐雨師灑道飛廉
煽炭備按八方之氣爰成五色之英陰陽並兮雌雄著
黃白雜兮堅脆昱光若散電暟如素雪飾以璒琱徹尾
緩以木難江靡清漳淬其鋒礛礎斂燕剡爲囊琉
璃作匣魑魅遇之而卻走鯨鯢見之而深入斯固氣衝

奄忽陸離鬼神避其鋸鍔妍黛斂其俠烈摧亡兮朱虛
逐檻折兮安昌慄在烈女則陵母知兵丹忱矢乎漢陛
楚姬知慶香魂遂乎夜光歎光彩之無威昔人已逝嗟
縱橫之有技夫子何存木蘭塞外之行君嶽匣中之詠
感能使朱顏生色紅粉增輝烈士遐名寒泉不汝在技
士則蘭子七躍於空中鄧展三習於殿下風胡詫其眸
眩張華猝其神驚豐城獄底服雷令之精石口冰釋欽
薛君之異感能使伯樂無晁鍾期無聽蔡邕無律易牙
無昧嗟乎古今殊會存亡旖數或身與劍影俱沒或名
與聲俱揚或埋光於泥土或騰輝於霄漢或委質於君
親或捐軀於草野或感激於知己或徇節於一諾或慷
慨於投分或感恩於解衣或結義於生死或全忠於國
家或盡孝於父母或仗義於朋友或守信於交遊或立
功於邊塞或成名於廊廟或流芳於竹帛或遺臭於簡
書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
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
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
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
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
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
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
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
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
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
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
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
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
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
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
或夭或賢或愚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賢或
愚

任子爲之賦曰

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綳紖採川后之珍錯得老婆之脫牙旣齟齬而巉齖亦籲籲乍斲槽於舟竹終齲笑於赬花撤嚥乎春潮呀呷乎寒沙如懷英之石露處之蜂或崚層而墻壁或異宅而殊封者乎於是棄鮓逗香葛禪無句寧木頭之叢耳掇江上之破布忽眞牙之墜余尙流涎之煦煦登徒齮齺之妻於是朶頤玉川赤腳之婢遂爲之掩口又況青女弄嬌玉妃試手風姨窺軒月姊皇牖推案上之黃婀籌盤中之酒毋憚礪

硌於寒釜堆疹疿於古缶目掄齒決槌敲石掐得金膏於沙礫吸玉液於疸枿嚥不償勞爭取空後噫嘻悲夫葬華之妹瓠犀鮮素質化已遺齦豁然輔已脫而車在脣旣亡而不寒豈舌柔之已毀而齒剛之反全諒堂下之乳婧宜對此而駢躃

琵琶賦

廣世南

若夫巢木爲金剛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蓋前古之模略而後來之精妍是以體鼓質而罕用華簫口而莫傳笛不僞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白砧以成病瞽近

者之莫言歎知音之少述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鑠矣文教康哉武功旣象舞之載設亦夷歌之遣適乃定八音論六樂成均絃誦之藝制氏鏗鏘之學辨新聲於變徵研奇操於清角鏞管咸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曲乃越衆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每段而遞新譜四座以傾耳歎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進而請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絃九歌之遺事强柔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探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羈思

寓絕域之歸志旣而班輸運能鉤繩將設求嘉木於五嶺取良材於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香檀而橫裂木爪眞柘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繁而緒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委巧製隨良樸之修短任規模之巨細旣異才而合體亦刻方而爲銳惟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雕文鏤采之奇上覆手以懸映下承絃神仰施而則西域口獸南山瑞枝屈盤犀徹迴旋鳳池開竇撥以更運帶文緩而旁垂體備商角韻包宮羽橫卻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聞

絃之既調乃長弄之徐撫應緩調之疏節騁輕身之妙
舞悲紫極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仲
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諧戎壓而威
遠合金奏而功宣詠燕山之既勒美瀚海之方鐫亦有
飛梁邸遊楚館聞促柱之可調驚賜絃之疏彈叶高文
而自飛遠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洲岸綠高樓月下人小
苑以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晴波而轉鷁息長松而藥
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囋
聯綿斷續紆餘雙鵠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南山之遙

翠見西山之始緰少年有長命之詞倡女有可憐之調
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客既醉高宴將
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端
若以江而注海亦杯來而始彈蓋感物動神和聲悅耳
豈振木之爲翬癸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以
隕蚌蛤之生劑文魚之孕吐頼髓之精因孤得羣取母
及子贖者以收遐者以致深者以索幽者以紀往者以
追來者以逆沈者以鉤浮者以格度時而求乘幾而襲
攻之必取獵之必獲海童弱兮助順天吳强兮閃迹起
明月於晦冥出夜光於白晝徑寸首選火齊高售瑞走

海上有無名翁者世採珠爲業積以成富逸而遠遊遵
逢不氏子相與掃石坐談久之翁顧問曰天下之事臨
機者多迷旁處者深察吾雖業顓採珠守筏治之傳且
老矣滄海之濱應有遺者而吾未及見也子諒有知明
以相諭不氏子矍然起曰翁胡不矢言以啓我而乃自
貶以誣人也翁海上良工也東觀乎鯨渤南涉乎鰲溟
西探乎弱水北蹈乎天池築蛟室以高臥鬧龍宮以廣
居梯蜃樓以博望鑿鮹穴以幽棲浮春水兮天之上泛
秋槎兮河之極衝風五月之江閣乘雪孤舟之蓑笠靜
則與琴高伍動則與馬卿遊出沒神於蜩蜵履歷深於
陽侯巧積家傳之儒業藝成歲晚之習熟惜寶珠之叢
生遭鑑采之夷族引繩以下絙持枻以旁迎餱糧以防
餒篝火以繼明抱驪龍之頷剖鮫魚之晶鬱鯨鯢之目
隕蚌蛤之生劑文魚之孕吐頼髓之精因孤得羣取母
及子贖者以收遐者以致深者以索幽者以紀往者以
追來者以逆沈者以鉤浮者以格度時而求乘幾而襲
攻之必取獵之必獲海童弱兮助順天吳强兮閃迹起
明月於晦冥出夜光於白晝徑寸首選火齊高售瑞走

滄海遺珠賦

李循義

細而必舉滑稅微而不漏貫磔砢探官雨摘摩尼串璣
琲羅蕤符拾珥瑞懸駭舉刈木難膽海藏之水怪爲陸
珍之奇觀勤事厚直鼓金如山追罔象之水技離朱不
得而爭長命知氏以叔僕參喫詬以翱翔紛淵客之走
集惟搆計以剿除勇如入敵疾如赴墟烏合而下雁行
而驅彼得此效我笑人吁躍足而進側目而窺垂囊而
出滿篋而歸奇多闢靡決勝與輸旦旦而伐遂赭牛山
陽子一行能貧冀北彼至寶之在地亦應瑞而始出水
無恆產世不多得海若升天而告匱水夷向人而稱空

胡貪嗜之罔厭馺孌之無窮將竭川而括海孕其彤法天圓動中而珠其一也夫珠者地鍾其巧海孕其形法天圓動與日虧盈瑩以晞曜積以陰精熠燿厥彩皎皎厥明鏡脫塵兮日彼露劍初拭兮錐始昱光燭海天遊魚避地影生草木驚鳥逃林川懷之而媚崖藏之而潤艾藉之而焚滓觸之而淨闇然日章得君子之首溼而不縮合聖人之貞窮人類而無不愛亙古今而知所珍在天子則赤水之遺索而必獲鹿臺之焚衣與俱徂懷服爲治天下而高視觀泉者隘八極而荒唐其潮則源田歸墟振分澤國汗漫天綱迴復易谷溢水連而驚濤成嶼蜃蟹不冰奔雷無雨其山則沃焦方丈空桑崑崙蓬萊度

乘以誇鄰在后妃則國色而滿頭蒙白輕肌而百顆受賜得滙闕脣吞星孕子飾首耀冠宛鬱傳珥在將相則受之而令名不完玩之而遺事頓悟彈雀致規慧茵傳誤在守令則還之而德化以彰卻之而清節始信佑輕不買而中帝之稱贓穢不拜而達君之命在富翁則斗量如紗懸壁如日三斜而易美人千履而迎上客在賈家則蜻蜓埋化琪樹種生觀葡萄之映月待羊鬚之吐靈在賈人則買櫝而還按劍而睇剖身而藏索器而泣在吾儒則繩貫七朱蟻穿九曲走盤以明通才出蚌以

譬子德藏之錦囊揮之綵筆落咳唾而爲文章入笑談而爲詩律在釋氏則繫服而厥疾以寥誦斂而所願如心授還視乎法嗣普舍利於眾生在仙家則食之而充飢懷之而延庚履之而行水上佩之而遊江濱是以用之者廣而價自踊利之所在而人必趨舍遠近以從事徹旦暮以奔馳然而滄溟之博大實浩瀚而沆瀣隨時而生因地而廣如粟秋熟似草春長其出無窮其取曷既縱旁求而博采終未免乎挂一漏萬之議復有麻姑擲粒米之顆顆天工落瑞雨之星星清秋橫白露之團團永夜浸奎躔之耿耿多水晶之似是而魚目之非止虢爲神人而一時簡別搜略之可盡雖或鳳啣得滙闕脣吞星孕子飾首耀冠宛鬱傳珥在將相則受之而令名不完玩之而遺事頓悟彈雀致規慧茵傳誤在守令則還之而德化以彰卻之而清節始信佑輕不買而中帝之稱贓穢不拜而達君之命在富翁則斗量如紗懸壁如日三斜而易美人千履而迎上客在賈家則蜻蜓埋化琪樹種生觀葡萄之映月待羊鬚之吐靈在賈人則買櫝而還按劍而睇剖身而藏索器而泣在吾儒則繩貫七朱蟻穿九曲走盤以明通才出蚌以

迹而滅音予假桑田於赤鹵寄行窩於水雲務多取之能事慕深藏之令聞身親之而已老家因之而不貧父作之而既舊子述之而復新日採日給繼繼承承觀其來之不竭則其澤也又於是乎足徵或者天府之珍華國之寶方棄而未收依栖荒浦躡蹬窮流彼微昧兮亦徹旦暮以奔馳然而滄溟之博大實浩瀚而沆瀣隨時而生因地而廣如粟秋熟似草春長其出無窮其取曷既縱旁求而博采終未免乎挂一漏萬之議復有麻姑海自竭兮拘囚霧濛濛兮沙口雨溟溟兮渡頭龍門遠兮天茫茫春浪寒兮風颼颼席珍待聘而失望懷寶迷邦而不寧無天雞兮不曙驟孤雁兮多情對月明而有

溟泣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舍貞以徘徊灌滄浪以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照隻影以追階狎鷗鳥以不飛孚豚魚以不猜抱室明以自信任濟川之奇才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暄凝處清淺而自得擬大用之睨來探潛蛟於欲奮賞芙蓉於將開嗟閭投之終棄者豈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物渺滄海之易量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於大方不氏子舉手加額曰此翁盛德之談也子期尚以聾於音國手不以精於弈醫及膏肓之閒而曰泥於方書相在驪黃之外而申拘於物色巧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扛鼎歎勝雞之不克以無窮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豐翁眞可謂盛德之談歎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人事驗之賢才之在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茂翟英者固多矣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篲而食服敝而耕中和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周也議禮望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是沙投閒是珠之遺於漢也杜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於下寮是珠之遺於唐也濂溪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舍貞以徘徊灌滄浪以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照隻影以追階狎鷗鳥以不飛孚豚魚以不猜抱室明以自信任濟川之奇才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暄凝處清淺而自得擬大用之睨來探潛蛟於欲奮賞芙蓉於將開嗟閭投之終棄者豈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物渺滄海之易量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於大方不氏子舉手加額曰此翁盛德之談也子期尚以聾於音國手不以精於弈醫及膏肓之閒而曰泥於方書相在驪黃之外而申拘於物色巧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扛鼎歎勝雞之不克以無窮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豐翁眞可謂盛德之談歎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人事驗之賢才之在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茂翟英者固多矣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篲而食服敝而耕中和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周也議禮望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是沙投閒是珠之遺於漢也杜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於下寮是珠之遺於唐也濂溪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舍貞以徘徊灌滄浪以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照隻影以追階狎鷗鳥以不飛孚豚魚以不猜抱室明以自信任濟川之奇才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暄凝處清淺而自得擬大用之睨來探潛蛟於欲奮賞芙蓉於將開嗟閭投之終棄者豈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物渺滄海之易量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於大方不氏子舉手加額曰此翁盛德之談也子期尚以聾於音國手不以精於弈醫及膏肓之閒而曰泥於方書相在驪黃之外而申拘於物色巧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扛鼎歎勝雞之不克以無窮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豐翁眞可謂盛德之談歎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人事驗之賢才之在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茂翟英者固多矣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篲而食服敝而耕中和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周也議禮望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是沙投閒是珠之遺於漢也杜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於下寮是珠之遺於唐也濂溪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舍貞以徘徊灌滄浪以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照隻影以追階狎鷗鳥以不飛孚豚魚以不猜抱室明以自信任濟川之奇才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暄凝處清淺而自得擬大用之睨來探潛蛟於欲奮賞芙蓉於將開嗟閭投之終棄者豈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物渺滄海之易量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於大方不氏子舉手加額曰此翁盛德之談也子期尚以聾於音國手不以精於弈醫及膏肓之閒而曰泥於方書相在驪黃之外而申拘於物色巧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扛鼎歎勝雞之不克以無窮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豐翁眞可謂盛德之談歎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人事驗之賢才之在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茂翟英者固多矣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篲而食服敝而耕中和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周也議禮望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是沙投閒是珠之遺於漢也杜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於下寮

伐老柳賦

楊守陳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蔭廩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九老者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粟於京畢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仰赫日之暴之崇柳陰之周布瞻彼眾柳鬱如車蓋陰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姬妖之舞態豈解禁雪霜之

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樸樕之徒
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
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夫蔵菊既矜翹而
擷榮且窺凶而萃毒巢鵂鶹於其顛孕蟻蠆於其腹落
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蠹金罍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
接其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恆濕而不乾喟吾
米之頻暴尚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
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剿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況茲柳
之爲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
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
力之所能爲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
故鼠穴社而不薰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
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顛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
旦夕風與雷皆其屬盡眾柳而拔之併塡六合之陰翳
曦光恫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晞民
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遒徒沈憂而永喟謂余言其
無徵盍姑俺而少俟

黃黎洲曰刺時之在高位者

約園刊本 約園刊本

水仙花賦

沈士顯

夫以逸世之秀姿揚素質以清芬色經霜而帶露葩壓
雪以爲雲飾雅淡以自貴氣悠揚以出羣傾城顧而若
失橫波眇以不分於是以水成神借仙爲號來馮夷以
擊鼓雜伯牙之逸調尭搖曳以多姿顧輕盈以巧笑先
春引夫眾芳度臘堅其雅操標姿廣寒之宮棲魄巫峽
之廟遂使春江泛豔秋水涵清馳遐思於碧海負稚志
乎芳汀迴流波而月曉泣夜雨以山青宴神人於姑射
狎龍女於洞庭故有素體凝冬靚妝比玉輕風流水之
詩昭霧淒霜之曲泣佩冷以斜橫悵珠垂而獨宿眺仙
子之長洲望幽人於水曲煙渺渺以長青霞霏霏而帶
緣忽逢君以若驚乃蕩情而流目服纖雲以爲衣褰輕
風以爲裳棄鉛華而不御琢瓊葩以獨芳長俛首以若
思悵含情而未揚感甄妃於洛浦望帝子於瀟湘翩游
龍兮天矯睹驚鴻以仰翔於是鼓瑟停聲臨風獨佇既
瓊島之未遊胡芳洲以獨處流胡麻於碧溪解雜佩於
漢渚意以疑而易驚情欲怜而無語況復磐與爭寒蘭
思齊潔塗鵝黃以未成羞螺黛之空設彼蒨芳而獨幽

予紛葩以自咽見乎綰夫流黃間歌於臼雪美翩翩兮易搖笑亭亭而獨立削春蔥以爲枝降瑤臺以爲室吐六花以傲寒長並頭以求匹乃有風珮遺芳月華得素逗迤見於凝眸訴柔衷於迴步含態善於無情見影矜於一顧服縞練於燕僕揚清聲於桃渡倏淒其而未淚爲嫣然以道故知託體於白頭痛徂徊以歲暮矧伊人之在茲信彼美之善妬獨予懷之未已兮乃聞香以相思倩寒梅以爲媒庶蹇修以致之梅妬香而不顧恐春來以後時獨耿耿以口憩指夢寐以爲期顧蘭鐙兮欲滅隨香風以入幃願與君爲終古聊永夕以依依

感雉鳴賦

任士林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於竹西頩過綺翼紺趾調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耶嗟哉乎山梁之雉也亦何爲爾栖栖者與鳴聲益和加語以臆曰承后皇之嘉惠睠太和於卵翼檻草木之清麗濯雲煙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肺肝之五色將自狡於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靈飛羌好修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賊視網密而羣空虞機張而羽穫林無全穀野絶胎息觸骨罣之紛然聊擇音於彼木濯余羽兮清泉充余梂兮棟實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藩蓁於荆棘者與悲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爲下矣猩血染而脅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厄鞭箠龜以筮焦翡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黃中通理也弔正平之鸚鵡悼賈傅之飛鵬訪嵇氏之昂鶴睇楊家之氓犢拜自獻者何心祇腥臊於傴肉已矣乎春山空兮春木煩春雨零兮春草肥天地爲樊兮日月爲轙優哉游哉飲渴食飢徜徉兮

於舜儀彼霧中之元隱固將有感於陶妃

獅子賦

虞世南

惟皇上之御極乃承天而則大治至道於區中被仁風於海外通鳳穴於文軌龔龍庭以冠帶舍兕言於寰街陳方物於王會眇眇地角悠悠嶂表有絶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爲狀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閒借勢蹙乎奮鬣舐脣倏來倏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列羆分象碎隋兕於瀼瀼屈巴蠅於指掌踐蘇則林麓

摧殘哮呼則江河震服蘊精心與猛氣遂感德而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其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瞻百僚嘉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玩順文德以昭祥乃編之於東觀

雙虎賦有序

屠大山

嘉靖甲寅三月廿有八日黎明予行潛江之野忽人馬辟易從者告予曰有二虎去車密邇予審視之皆勁黑而其一額有白文徐入葦中良久乃伏予以事紆迴此地適睹茲獸有感於衷述斯賦焉

驅予車於潛野際旭景之初卉備春隄以前邁欣參龍之氤氳倏人驚而馬顫若喪魄而亡魂僕人速予以避虎曰姑停策以俟羣麋予帷以凝睇睹雙猛於邱墳振長風於江漢炳元攡於乾坤雖爪牙之罔露固威稜之俱存彼獨行之鮮敵剏偶遊而專村下林皋之雄步弱溪澗之邊巡眾鼓噪而靡懾迫阨險而弗弭戢咆哮之烈氣閉精光而卑蹲初豎尾以前衛竟旋趾而傍輪面予車以延佇若欲語而聲吞豈戒備於暴悍抑諭忠於昏晨將招隱於閒曠或警弱於柔仁嗟予性之昧墨舍利路而弗遵棄孤志以直往每遭躓而遭屯行邅迴於障畔心鬱拂之誰陳私憐憫之惘惘悄悄肯旦之暨暨含客感之默默懷離緒之紜紜意二物之來格殆靈祇之啓人謝刺衛於卞莊陋射蠭於斐旻模懿矩於廉蔺懲私鬬於復恂測靈情以自詔著斯文而誓紳

白兔賦有序

姚涞

臣竊維德協於治治協於瑞蓬古以來蓋莫不然赤文之篆堯也昭華之琯舜也白狼之鉤湯也丹鳥之穀武也疇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鮮其不能繼無惑也惟我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爲治化洽家邦是以一紀之閒河清甘露鸞鵲之類史不絕書曇瑞駢祥獨駕古昔屬者西蜀憲臣薦白兔以貢於闕下較諸他瑞尤爲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兔之爲符也臣瞻依日月鼓舞羣黎待罪文署忻忭萬倍是用作爲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

於漢世也謹獻瑞兎賦一篇上塵睿覽

赫皇明之昌歷啓聖人而御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醇於異軒四休光於姚姒放勳襲其欽明旱麓宗其豈弟仁恩愆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采物以宏文遵彝常而崇禮治元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揚徽烈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備而來禔或吐祕以表貺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麕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之上游蟠龍夢而爲罔育異兎以馴伏匪山澤之能羈以騰章疑皓輝於西陲披素彩於少商擔蕊淵兮融魄感玉衡兮流光昭明晹兮廟祀應單閼兮歲陽毳如絲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醪宴風入兮桂芳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參元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耀珍環於王母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圃儻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依朱草於中唐嗥彼毚兔之爲族亦既繁而孔庶驗降賓之特殊乃呈姿以託寓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註采以里俗之謠訊之筮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噬夫夫人之聲生於所感感生

蚯蚓賦

任士林

所遇耳目心志其具也喜怒哀樂其樞也故發若機括振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躍是以飯牛扃厦九歌五噫安知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彼且委形於天委之子亦妄聽之矣

復志賦

任士林

哉黃靈之淑胤兮旗所履而爲姓越奚仲之有國兮誕繩繩於車正逮長滕於宗周兮歷萬祀其猶競座以言

敘次爲求志賦其言曰稽眭臛之攸叔兮肇啓迹於虞嫣逮旒允於公滿兮實棫衍於大姬爰錫昨於汝潁兮廣采壤於餘支及嬴項之蹶仆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儒以卒業兮圖炎漢之由儀鍾厥美其帝傳兮暢奕葉以演迤歷東都之綿邈兮終江左而隆衰清風邈其復振兮參王謝而並馳槃抱道而質義兮徇石頭以燔爽誰推本以篤烈兮謂貞信之在茲世悠悠而遐迥兮竊乘之莫推跡芳馨之所由兮劬龐敵以爲基值文明之泰亨兮舊德義於海陲屹登名於太常兮翼時彥以

驂騑振英風於勾越兮雍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兮敞家聲以騰輝方渡江之中厄兮興禮樂於浙瀉伊洛之鴻源兮本沂泗之宗緒始揚武於灊雍兮□冠名於虎陛挺正色而不阿兮粵忠謀於繼世佩太阿以森鍔兮壬佞嘆嗟以匿避激漪瀾於頹波兮徒喑嗚而歔欷豁抗言以疏遠兮宏曲學而高位率溷溷而莫返兮竟冉冉而淪棄悼蕪城之荒蔚兮葬荊榛之翳薈山川鬱其嵯峨兮傷榮棄之銷瘁耿修名之炤煒兮齊往哲而超踣乾坤儻其凌薄兮儼陵谷之變遷盛衰渺其

乎大君徒內嚮於願欲兮宜外矧乎甄鈞觚不觚而靡用兮固宣父之所云使章甫以貿粵兮遇侮慢而誰因波淼淼而東駛兮日瀏瀏而西淪睇修途之逾邈兮飲余馬於江瀕佩脂葦以假飾兮顏屢頹而已阻日慘慘以流昏兮心壹鬱而誰語緣微徑以攀援兮察愚智於今古蘭芳馨而自燔兮松流膏而弈斤膚腠節以殲殞兮蟠譎譇而容與登長嘯以夷猶兮康皎潔而觸牾感抃舞以委誠兮善失節而罔措徵執中以事讎兮色侃侃而愈嫵諒合散之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大順兮昭惠迪而內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鞺健羨而罔慕頤天眞於元元兮鍵靈關以爲固尋至道之所繇兮去性根之蠢蠢念英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守以解驂兮結余轡於馳驁逍遙乎無爲之圃兮采芝英以甘茹滌瑕垢以保躬兮依名德之爲據寄遯情於沖漠兮將弭節乎藝圃激元冥以漱潤兮伏神崔於丹淵掉旃龍使騰踔兮執白澤俾潛藏御颺輪以登太淵兮叩招搖以周旋斟瑤池之縹醑兮與大椿而論年嗟薄英之卒卒兮徒掩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鮐黧兮元領

閔貞賦

楊守阯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惘惘以至暮兮夕營營而達曙言我家貧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碧而佩寶璐兮戴孔雀之搔頭覽蘼蕪以充幃兮緝蕙蘭以滿掬兮將弭節乎蘅皋以漱潤兮伏神崔於丹澤其雜綠慕關雎之窈窕兮羌君子之好逑豁蹇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箕帚施厚覽圖史以自監

兮哀哲婦之傾城思雞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槩靈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頖池懷青萍與結緣兮俟和燭其予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姝妬兮羌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梯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鬘兮代羅裳以總衰泣既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絶而復悲天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晡燕燕飛而歸梁兮雞登塒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座隅摶哀苦以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裀倚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

幸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闃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幙兮奠桂漿與椒醑芬芷芾而不可饗兮怙鬱邑余誰語人與歲而偕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安厝薤歌淒其載途兮柳輦儼以即路雪霏霏以交零兮冰漸漸其將沍獸挺走而失羣兮孤雌峙於遠樹抱元纁以臨穴兮欲殺身以爲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徊而不忍暮返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

甘薺兮今直爲此堇荼也哀同室之人兮溘先委於山隅也俟禫祥之既踰兮人告予以從吉惟夫死爲未亡人兮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嫚媛兮迺申申其煩言曰琴與瑟宜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焚居而自苦兮終槁死其誰憐余欲獻以侘傺兮媒莫寮余之衷情烈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其明明詠柏舟於其姜兮悲黃鵠於陶嬰嬥妻引斧以斷臂兮梁寡操刀而殘形令女蒙被以流血兮荀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何能踐乎二庭琰失身於胡鹵兮嘆悲懷其

何如易安自辱於馹儈兮空嘆咤於桑榆苟大節之一虧兮雖九死而不移也掌松枝以涕兮倚修竹以延佇陷予室之翹翹兮閉鬻子之良苦勉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瘏而莫顧歲忽忽其若頹兮時冉冉其喪暮哀良人之日遠兮渺英靈其何處命靈氛以占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終兮孰知其英靈之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勉陟降以求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besides兮驂

蝸蚪而橫驚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發軔於扶桑兮夕余至於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坏土事同心而相感兮淚斑斑其如雨道岷峨而弭節兮文君續其來迎余迺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翫而不停縱余轡於沙漠兮嗤王嬙於青邱爾何嫉於二酋兮爲中華之遺羞朝聘燕而莫粤兮遇莞紗之西施憤尤物之喪邦兮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乘雲而上征封姨先驅以清塵兮豹虎從予以揚靈泝天津而遵河渚兮見河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而不得語雖嘉會之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

人月兮拜嫦娥於桂下后羿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廣寒之清光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啓途兮適太微之所居羌中心之憤鬱兮將叩閽而問諸嫭何爲而壽兮淵何爲而夭其共姜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而不遇兮嫫母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之偕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乃冥冥而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道何下土之不遇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閶闔之洞開兮

千春

永悼賦 悼伯氏客死瀋上 張邦奇

我纏之痛兮欲與誰言我志孔明兮天胡降此殊譴孰

能思而不戀兮況死者之難旋固將抱恨而終身兮掩余淚之漣漣仰天高兮茫茫望魯山兮蒼蒼願言思歸兮無車與航山石嵯峨兮川路渺茫欲聞處兮忘情望千歧兮心悸髮鬌車兮無軌身糾纏兮寸心折誰云天廣兮我獨隘下處苦熱兮高飛無力誰云夜短兮我獨長輾轉反側兮從昏達明雁飛兮有行情之厚兮有殃山有木兮木有枝我獨悲兮誰我知

歎賦有序 屠隆

余處冗睡百憂煎人側身天地長苦踽踽思欲揮悶散

心寄興楮墨我思古人勤多憂愁昔士衡歎逝文通賦恨驚心動魄一字一歎每一披覽秋風颯颯風雨欲來使人惻愴幾不知有生之樂矣友人馮夢禎謂僕曰子何不爲歡賦悅心暢意破彼我之煩悶宣萬物之鬱塞則此道貴矣夫愁苦之語易好歡娛之言難工然烏可以其難而吝毫沮喪也於是爲賦焉文通諸君子見當掩口

晨登山阿下覽八紘天地開朗風日熹明遊人出嬉川塗載平於是僕本曠士解顏暢鬱百慮盡捐萬愁若失

出帥士馬精強何奴敢漢道昌黃金朱第列侯燀燀鉦鼓闔閭合風階除墜露拘明珠之照入剣倾城於一顧衛霍故偕父老酌徉歌大風兮忼慨覽雲氣之飛揚又如延年獻歌夫人初御嬪玉骨之凝霜鬢輕綃之如霧樸斲以終夜傾一石而何言至若漢帝英雄初誅項王山河入掌弓矢斯藏過豐沛兮訪

者出宿主人留髡坐細雹以終夜傾一罇酒清房櫳月昏閣盈於中閨堂上燭滅生歌不誼尊罍漏盡雞鳴叙綺疏平廣野羅綺叹作隊壯歌慷慨悲風起管絃雜奏百感交集詞客之鴻藻驅凍雲於毫端孟德芟除四方蒿萊雄圖既就猛士歸來引漳河以爲池鑄銅雀以爲臺清吹千疊步輦轟雷高歌烈士泰山崔巍陳王妙才應劉舉轡實馬金羈光輝壓落出馳東郊歸燕平樂神飈

我思古人歡情靡一娟娟皇娥夜處璇闥瀛焉遵渚帝子是依精魂感化中心不違清歌相答游瀲忘歸軒轅守和冥心台道夢遊華胥萬國熙嶲終登崆峒後天地老子善仙才神骨蕭爽丹經既成捫霞直上羣靈夷猶九州冀壤薄富貴而不懷希世外之幽賞英英穆滿志狹乾坤萬里煙霧八駿電奔謁西王母登彼昆崙奏白雲之長謠俯弱水而歷天門秦家公主氣凌紫氛一當蕭史遂厭人羣攬虹霓而作佩製丹霞以爲裳睇樓上之明月躡天邊之彩雲長辭綺閣永隨夫君千歲萬秋

叙作隊歌舞成行相如弄琴文君私奔君不見歸市婆娑盤日羨尊心死紅蘭茁芳砌青苔生玉兎雖貧賤其何傷願百齡以爲矢若夫太液波明昭陽月滿香遶鴛舟涼風送管絲色欲絕歌聲乍緩既和媚而魂亂亦宛麗而心斷系園既開梁王意歡碧瓦宵白朱門夜樂集詞客之鴻藻驅凍雲於毫端孟德芟除四方蒿萊雄圖既就猛士歸來引漳河以爲池鑄銅雀以爲臺清吹千疊步輦轟雷高歌烈士泰山崔巍陳王妙才應劉舉轡實馬金羈光輝壓落出馳東郊歸燕平樂神飈

蕩空青山映閣會檜諸賢遠覽高步山川崩峭雲物莽互喬松夾道修篁遠戶一詠一觴凌虛徑度庾公風流作鎮武昌挾賓佐娛景光暢飲其無人代長嘯而下天明繼葛旌之見尋兮實約洹而愈昌直高義之不毀兮誰獨立其何殃雖重蒙乎瘴瘁兮終抱節而自傷使遠性而可改兮曾奚以異乎祥桑願獨奏此薄技兮抗雰霧而翱翔亂曰時之駛矣不我留兮軋汨莽晦道阻修兮世無良人情昌遹兮與醜爲友桂爲仇兮櫟蔽穢棄誰爲謀兮含貞佩潔增離憂兮

楊承鋐

哀賦

周應賓

哀賦悼亡兒也余止獨子弱歲早凋雖人命有期而天性難遣愧無東門之達懼有西河之譏爰述此篇以暢厥意古稱溺者必笑余實似之其體本諸恨賦其義比諸勞歌哀爾有生必死有死必哀誠望蒿里孤冢纍纍誰不閱陳根而悶歎攬挐樹以低徊矧余愛子茹恨而死別高堂兮顏顏棄寢妻兮稚齒行冉冉而不歸情惻惻其何已古者西河哭子爰喪厥明雖有嫌於過戚固無害於深情延陵習禮葬於嬴博遵封石以三號亦難忘乎骨肉童

烏九齡厥有異質胡苗矣而不秀致子雲之餒而茂弘子亡實踐妖夢繫瓜葛之榮情每還臺而必慟故知死有千端哀有萬類自古及今何可言既乃若門祚衰薄嗣息伶仃甫叶熊羆之夢遽傷蘼菌之英零雨亂兮春花落浮雲起兮秋月冥綺羅散兮基履絶金缸黯兮玉軫無聲已矣哉寢牀夕空朝觴不舉衣在櫪而若蛻像覿面而無語望鑒魂之歸來徒倚戶而延佇於是心痛若割淚下如雨撫彗圖以長號怨天道之不與至如秋氣變搖景物蕭瑟風入帷以瀏瀏月照木當庭而策策聞孤

雁之嘵嘹聞蜻蛚之啁啾此時愁聲塞耳悶氣填臆神一夕而九飛起撫枕以歎息洎乎素車發丹旐飛雙輴夙駕駟馬悲嘶陟山河兮蕭蕭入墓門兮凄凄宅既掩送客辭歸莫不相視銜恤揮淚沾衣悵靈輀之空返睇斜日之晻曖徑草無色林鳥交啼魂兮追矣何去何依捨奕奕之華堂即漫漫之幽宇親戚是捐鬼魅是侶聽輓歌與哀笳思忉怛而心楚非上聖之妄情安能羅此獨苦我形雖存我神已索顧孤影兮自憐歎百年兮曝託若濟川兮無津舟汎汎乎其焉泊若駕車無輔行十步而九折念老人之無子知必摇乎溝壑爰寄哀於斯文冀通情乎冥寞

四明文徵卷三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珠八首并序呈少傅清湘蔣公名其居曰敬所書曰王敬作所公亦曰敬作所蓋興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

清鄞袁鈞輯

陳訢

少傅清湘蔣公名其居曰敬所書曰王敬作所公亦曰敬作所蓋興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

臣敬作所蓋興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

用發所聞堂輿之地雖不可以言禮中警於外而門牆之外或得以標識云

蓋聞啓鑰之門肆其入則躓承盤之水忘於捧則傾是以入虛如有盈生形外之妄執虛如盈不蒙意外之驚

蓋聞端甫東形而趨跪終日者易狎甲胄戒氣而老師積歲者無勇何則中以制外而嚴心以臨事而恐故君子務誠於雞鳴之未接加畏於龜坼之方動

故君子獨已處室而若有所愧一善非足而如將弗勝

蓋聞顏跖於驚川而安流失揖神悸於九折而周道摧輻何則習者戕於未形愚者憬於既孚故君子持衡觀化以愼夫盈謙守默順時以欽夫倚伏

蓋聞各與動隨則舉踵憂墜悸自言出則振舌恐絕是以勿動之語庶回請事臭鼎之警武公致切故君子履

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一日儳其躬

蓋聞畏於溺者有瘠冰之疑愼於虎者有射石之利何則畏之甚則役意未安愼之密則抵為易至故君子不便辟畏敬以正禮於家邦惟威儀敬愼以作則於卿士

擬唐顏杲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　貫

天寶十四年某月某日常山太守顏杲卿檄告諸郡等

蓋聞建邦設屏實惟有道之長秉律成師合正無將之誅守臣當爲君而效死義士不與賊而俱生盍酒奇謀

其成偉績我國家德躋仁壽道合希夷萬年敬休寢兵戎而不試四時生育與草木而皆春盡茲狂賊之微敢咻聖恩之大安祿山醜胡遭擊敗將俘囚傾巧事人公行賄賂姦邪罔上雜出詼諧入宮禁而無嫌睨皇儲而不拜寵兼儕射位極眞王向嘗指腹以爲赤心今敢率衆而操白刃范陽數千里莽爲蛇豕之區河關幾十州盡作豺狼之藪塗炭我黔庶腥穢我冠裳指斥將相之臣淩轢王侯之貴吠堯之犬謂察無人聖上濵號旁行乾綱獨斷聽鼓聲而思猛士式靖四方提斧鉞以授元

戎用昭九伐凡屠舉士不共戴天稱爾千比爾戈從公子邁言秣車言秣馬與子偕行大收執訊之威用致獻囚之盛幕府職居守土命寄軍城泣血剖心爰勤軍師之衆臥薪嘗胆忍志君父之讎方異類之鯨奔幸羣心之飇起鄂大帥整朔方之甲李兵使與馬邑之師張唯昌保障江淮哥濊關控臨畿甸止戈爲武當鋒者摧將除河洛之腥羶載見乾坤之日月凡茲有民有社實惟同德同心不食異泰廷期盡包胥之義左袒爲劉氏其推周勃之忠勿爲守篇之謀當爲輔車之勢驚急捷邊

烽之報傳聲殿羽檄之馳俾鼠竊狗偷若獸蒐而禽猶至於京洛義士超代奇才見無禮於其君盡昌言於下眾審其逆順以爲從違或斬首以迎降或操城以來獻事功苟就富貴可圖怒豈止於衝冠勇俟聞於投杖獵犹孔熾我是急擬成敵愾之功匈奴不滅何家爲名效委身之智機不可失時豈再來用胥告於同盟俾咸知於此意急如律令拱聽指揮

爲莊太常作城守檄

林奕暹

蓋自都省淪陷忠義憤興八陣風雲行者已爲社稷之役一城煙火居者豈無桑梓之謀塞外烽火未消慘聞六橋花柳之地盡染煙塵梁閒燕雀可賀忍看雙湖日月之區遽流膏血半畝宮一塵市生長歌笑於是詎避地遂可忘情三男戶八口家山林川谷之閒非攜眷屬云得計重以巨測宜有周防旌旗蔽江北軍縱難飛渡網繆貴未雨之圖弓矢異井眾志卽能成城虎豹踞在山之勢采芑曰試師於六月蓄艾備患於三年是用備告同人共圖既濟儒服登陴以禦侮何滅會稽之君子六千樽俎折衝而談兵矣必軒轅之邱井五八坐籌六

出之奇佇受四明之福

擬梁王僧辨平侯景露布　鄭　冥

尙書令大都督臣王僧辯等臣某聞成周大法聿嚴九伐之誅漢室龍興爰正三臣之戮方嗣聖紹無疆之歷而逆凶當極厥之刑肆告成功聿彰大孝恭惟皇帝陛下慈愛恭儉果毅仁彊有經文緯武之資慨遺大投艱之會當饋奠歎副四海載日之心嘗膽臥薪雪二聖在天之憤睠茲凶逆寧後誅夷侯景窮狗徼生犬羊遺孽託身高氏盡忘羽翼之恩逃命宇文復作叛亡之計我

高祖武皇帝仁同一視道合三無謂其慕義而來歸或可革心而易面獨猴出穴未厭狙使之勞飛鳥依人遑在鷹揚之志假自專陽之境鼠竄淮戈及交乎畿甸塗炭黔庶膻穢冠裳圍逼臺城屢動宵衣之警震驚宮闕俄成婁觸之悲溯文皇帝事重宅憂親遭降割志每存乎靖難思尤切於好生隆爵重封用廣包容之量窮凶極惡曾無悛改之心廢置比於弈棋弁髦視如土梗卜鄰挾及本諸慶父之謀成季抽戈直指馬昭之罪是宜爲君而效死可能與賊而俱生某等受寄齋壇謬膺將鉞始留巴陵之戍任約就擒薦揚漢口之威化仁請縛子仙棄郢城而身爲俘馘于廣棄郭獻而躬在逃遁役不淹時士有餘勇舳艫數百里駭動鯨鯢鼓億萬兵威陵虎豹爰振潯陽之旅薦成姑孰之勳顧死灰之復燃慮困獸之猶鬬石城頭列榻命覇先往扼其衝招提寺進師俾王琳獨當其銳應機而潰奮臂大呼傾城無匹馬之還儻轍寧雙輪之返元惡覆身而入海黨與稽首而來庭肆發命以窮追不渝期而克獲食越彭之醢頃刻無餘燃薑桂之腸光明建

旦戴復三吳之舊盡驅九軌之塵江漢朝宗山河改色盍盡仁聖不殺威武布昭運奇掌上之兵制勝目中之虜赫怒而安天下誰其禦之遄歸以正故都維其時矣臣某等恭承廟算忝與行閒乘六龍以馭天願返翠華之仗衛掩七戎而得駿敢忘鐵汗之驅馳臣某等不勝慶快之至謹差某官姓某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錄條上某年某月某日具官姓某上

吾子行夢蝶壇疏　任士林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壇善

戲謔兮志怪者也載惟貞白方丈衣道士存方寸地臥百尺樓有淳干髣之滑稽有東方朔之博物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惜不用賦於夫子之門李邕識面玉翰卜鄰肯歎誤身於丈人之鄉於是心造蠛蜕之境神遊鳥跡之初邈邈然栩栩然何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間關也侃侃也不訪歸歟五六人莫笑邀孝先請嗣華子

買屋疏

任士林

擇遊斯擇居每羨江湖之樂問館必問舍豈無交友之

情相與謀十枝之安或者謂諸公之實況錢塘亦士大夫之冀北公安歸乎而西湖豈捷徑者之終南吾無隱爾不用旋栽楊柳何妨高詠梅花須知東書有屋盧便可借車載家具王翰卜鄰李邕識面尚尋杜曲清風再扁買宅鄭公置圖猶是伊川盛事允爲佳話各載芳題

樂無疑

杜陶掤明歸去來辭

汪大猷

歸去來兮謫居三年今將歸荷聖恩之無終棄徒感激以成悲每自訟其前謬雖顛焉而莫追既脫名於丹籍亦兩忘其是非念昔叨於朝列曾無補於宵衣佩乾坤之德厚恨蛇雀之報微眷予衰晚流年似奔亟理征棹前趨里門松楸在望親戚俱存問訊三徑放懷一尊洗胸中之磊塊回暮景於韶顏將無往而不適故雖貧而止水以默觀顧禍福之倚伏乃天道之好還相前哲之遺訓常思奉以周旋歸去來兮蓋嘗聞之少游取衣食之裁足何盈餘之苦求與其身之可樂孰若心之無憂兒弟翠扃於敝廬伏臘仰給於先疇園有名花湖有扁舟兔尚營乎三窟狐猶念於首邱矧吾生之漫仕惟委順以乘流久倦游而樂閒亦至是而宜休已矣乎聰明不及乎前時何必翦而封留豈不能隨遇而安之達哉白屋士樂乎榮啓期存方寸之餘地付子孫以耕耔庶幾安分之義無愧式微之詩惟知足之常足適翁歸去樂無疑

大猷負罪謫居既蒙恩許還田里即日治歸道中鶯擬和淵明辭以寓歡欣感激之意舟次於越遇故人趙子直攜酒來過勤勤相勞苦酒半乃爲作大字適齋成遂刻之壁閒足以榮其老矣淳熙己亥十月望

何去來辭　王家勤

何去來兮茫茫天地吾安歸既生吾於一日胡造化之可諼四海之聖人一理千古之是非可爲倘人生如大夢邱園可以不懷倘人生皆實事則一身之外何物而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歎何去來將安歸勿隨徐海之五雲可攻楊朱之歧路矣悲童子飛而秦始大丁令化而人已非吾不生於古之上安知虞夏之難追吾未生於今之後安知造物之相推乃命晨駕俯仰天淵乾坤浮於泡沫日月落乎籠閒知老稱之一致

齊寒暑而忘年朔南如在其襟帶海谷寧問諸桑田若夫悟者成聖愚者成仙神情相屬曠代纏綿移終身之步履八極可以周旋胡古今之事物憂觀何所變遷耳目以疏而心思以澗閱歷以久而性情以堅誠何爲乎不可乃甚有所不然蟪蛄之聲十里羊角之勢中懸雲正浮而未盡花自顧而難言朽春夏秋冬之一物耳老東西南北之至人焉振古如茲袖手誰憐何去來兮人各有一天無富貴之意外無憂賤之目前何去來兮人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憯然何哉吾小人記爲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

山將霧而豹起雷欲鼓而蛇藏古之英雄多妖幻豈獨吾黨之思狂吁嗟乎何去來將安歸江東父老日以衰心事日以違四方各有士天下一丸泥試數武之所在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歎何去來將安歸

作者其有憂患乎　尤侗評

蝗蟲辭　孫因

開禧三年孟冬孫子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卽戎就而問焉則盡田閒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

老生授我一編書我忘名而記其略曰某食苗心者某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若葉者文侵牟生蝨乞貸生蟥冥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蟘然自垂髫至戴白未識其形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予曰盡乎曰不能然則吾爲若諭之使去可乎曰諭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耳可格以理蝗能爲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於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與人與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民病也苟官吏召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啜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將害三千餘年矣跼蹐躍躍實蕃有徒去之復生芟之愈蕃其閒有既乎必有良史特書厲書而胡獨罪予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刑價隨重輕外託公計內爲己藏若是者不誅之蝗可乎櫃金囊帛峙如山岳封餽苞苴道途蟠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嚼已竭未厭挨擠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旦封事聞之則無月蹔都內錢日食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飾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毫豹相半問其所工鉞鐻鬼鍛員米已喘執戈已汗褻衣麗襦市廛嬉媮私第一占終身晏如食粟而已烏知其餘此宂兵之爲蝗也宦如傅舍彼長子周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戰國之蝗也鞅睢斯高嘉郡縣欣蝗於桑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於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民日益

糜厚秩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賦吏斥歸更得眞祠豈念祠祿亦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友兼僕倚勢豪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農之由淫浮之技曳縞之商纂組之女依倚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瑣瑣碌碌倘不與此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萬飛蝗在天下雖人骨髓豈但食稻黍而已況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官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齋明潔誠動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乎因述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風者得之以爲有位警焉

驻漢曉先生大還詞

林奕隆

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蝮蝗穴蜂壺洶洶天狼殺殺野狐逐人駈駈白日幽都敦族血拇肝腦橫屠懸人以娛如蹈之脯□□蠻然羸豕在塗亦蒙皋比曰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衢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六千君子與臼日殂五千甲盾與東流枯帝欲不帝吾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以居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皋某是呼欲返游魂受此大汙謬哉宋玉謚爲至愚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往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苦可除野葛不絆鬱鬚帝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鉄小子歌此以當驪駒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 有序身劉七寇城

洪貫

伏以守國在險周人急朔方之城有備無虞大易示衣衘之戒吉人雖得乎天相而美成端在於人爲恭惟某官秀鍾英睿之姿學抱濟時之策著藍袍而榮宴曲江之杏錫銀綬而出栽潘縣之桃因知龍統非百里之才暫借寇恂爲一方之寄智有以炳乎前兆謀足以援乎幾先知楚國之無外患有漢水以爲之池料儂蠻之能入寇以邕管之無其峙專一已之獨斷卻衆議之紛然乃相原隰而築之登登爰度江塢而鑿之戛戛匪懈而成功僅三月而報政不必範金爲之墉也其高自足以固不必燀湯爲之沼也其深自不可踰成此百雉之雄豈慮羣蟻之集方湟中之工未成於落適江上之警已徹於前三狐之孽旣殄六月之師孔棘彼停舟而破

膺我鳴鼓而先聲有隙可乘俟時削發賊窺垣而驅去
復來土撥堞而再捷乃厲螳螂怒鼓臂於譙門竟成蟷
粉鼫鼠欲穴身於覆壁立見摧殘則夫昔之勞也乃爲
今之樂焉是以神明之號連城父母之歌盈野顧此興
人之頌實爲周道之碑賢聲既上達乎憲臺聿來旌綵
褒書當超聞乎當扆用注金屏某喜盛事之躬逢愧揄
揚之莫罄敬撰蕪詞用伸情悃詞曰

海宇清平一朝無故驚鋒鏑回首處煙塵滿地鷹鸇南
北藩屏先幾雄控禦逋逃肆孽窮選僻渺長江天塹遠
雄城誰爲敵 皇赫怒詔誅逆神旅降君協力倏殲巢
鼠穴掃成陳跡日月更無妖眚翳乾坤頓放東南白信
激揚元自有臺評標殊績

右調滿江紅

早黃甲翟英牛刀小試花縣馳聲知先時有備欲保衛
民生須設險在承平動鼙鼓版築民趨事唾手功成雄
障一方天堅百雉金城 塗炭亦驚扃堅嚴甲兵精厲襲時
威珍奔傾四郊無事
功成後名重臺評綵帛旌書榮被載道歡迎

右調春從天上來

賀楚王受冊詞

陳束

伏以大君開國展親之典攸隆崇子維城纂德之基斯
懋龍光丕昌殿業維新伏遇楚王殿下亮允篤誠聰明
睿哲學隆三善氣備四時體斧藻之明徽秉琢磨之粹
實令聞令望如珪如璋金聲夙振於青闈玉版乍頒於
彤闕景命有僕歷日惟亟饋九牢以迎賓贊三命而受
服率禮不越備物有容龍輿夐以嘗陽虹旆儻其颺日
儀宣簡策樂合笙鏞繼軨維賢邁彼翦桐之命主器在
長有加履璧之年瑞繞非煙歡騰披霧龍祚占其彌固
麟趾所以興歌凡在外區率同中慶忝在下位敢揚末
聲詞曰千秋歲運啓靈長皇都景命將徽圖寶冊爛霞
光聲歌徵上部冠履集周行歡欣處提封百萬載新王
悅景屬青陽化國日方長膺寶籙進瑤觴鶯啼繡戶暖
花發錦宮香春好也千秋此日樂無央

右調滿江紅

哀乞者文

戴洵

嘉靖丁巳年四月作時家新被燬破屋一間風雨不庇
衣食渴然得麥飯菩甚乃聞乞聲感而哀之云耳

伊大鈞之播氣維眾靈之流形均父母乎乾坤胡榮辱之殊名逮形勢之反覆奮智力以相幷故有貴而且富矜又或賤而且貧彼安居而美食此行乞而零丁於是色如槁灰形若枯枿瓠鉢懸腰鶉結蔽膝或子當其目或杖代其足無地不到何門不入依酣歌而流涎闖犴號而屏息其求也淒悲其得也秒忽蓋贏餘之無望而聊賴緣以度日嗚呼何爲其然哉若夫祖積宗累燕翼貽謀自少及長有喜無憂睹陳紅而燕溺朋曳白以效貢之幾何兮乃逐逐而不休寧取譬於蟭螟閒之齊人兮尤口不離盞斝耳不離歌謠身不離樓館足不及田疇一朝罄盡四顧悠悠任妻孥之離散背鄉井而藏羞悵舊歡之已遠託生計於哀求及夫偷兒博徒官隸私商玩法恣己習以爲常陽施陰取自誇强梁智窮數盡置身圜牆資儲籍沒配斥遠方縱心計其安施徒望屋而徬徨至若遼右開邊閻左興役掩淚辭家誓心報國奮一矢以加遺衣三屬而纏束方主客之紛拏警塵沙之蔽目力創痛以潛逃脫鋒刃於交蝕始畏死而求生終功虧而名辱念故里之尚遥願行囊之無粟苟道路之得前何嗟來之弗足復有歌辜妙響舞榭纖腰流蘇夜

又奚獨於爾而爲羞我聞古昔兮稷契伊周一夫不獲兮以爲己憂四海同春兮民咸嬉以遊安得斯人布列於朝庭兮庶無負吾之同胞

解尸蠱文有序

陸銓

柳宗元閩道士言人有尸蠱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釁遂爲文以罷之予謂尸蠱有無未可知也果有之天視聽寄焉而可罷乎人常恨天人判隔下情不得達尸蠱日以心跡默聞君子有所恃而益爲善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爲愚

矣爲世勸孰尙焉趙清獻公每事必焚香告天而行訴之不亦可乎若謂尸蟲伺人隱微失誤尤非也凡世顚倒是非變亂黑白必有所邀求者不得而復爲之論事出於無心論人及於無雠雖小人未嘗枉是非之公尸蟲未嘗遂求於人而人亦未嘗有所不得於彼中處胸臆莫見莫顯之際觀由察安唯明天之信之不亦宜乎予實懼尸蟲之無也不然何世之詐顯欺獨者岸得計終其身而莫之天厲也又何世之負直茹冤者人莫之說而亦多未見暴於天也尸蟲無求於人有功

於世而宗元罵之尸蟲負詬久矣爲文以解之

伊天之正直兮知善惡嗟人心之隱微兮藏奸示朴雖帝神之聰明兮燭外遺覆命尸蟲以宅腹兮伺幽觀獨惡未發而先知兮善無徵而不錄詐者不得而欺兮貨者不得而贖秉公直以承天命兮哀世態之碌碌羊質虎皮之何爲兮洞肝膽之必燭懷忠負直之悲抑兮幸天鑑之終暴彼月旦稱善評兮時指鳳以爲鴟況容色之易炫兮忽誇石以爲玉世無尸蟲之公直兮孰爲天之耳目君子幸素履之速闖兮小人每中愚而懷璧

果曰詐之必行兮迅昭昭之禍福何小人之不君子兮而可封之未比屋宗元之懼詐兮得無自省之不公兮必我毋之惡水鑑兮鷇胎之忌伯樂幸是非之公尸躬之不足彼徵辭之琦膚兮於尸蟲乎何辱

張錫琨記公字選之鄞縣人按察副使稱之第二子也嘉靖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值大禮議起公與諫廷杖絕而復甦尋以才推典十三司章疏數斷大獄舉朝不能決者公以片詞卽定改武庫員外郎出主考福建轉禮部儀制郎中上方稽古禮更新制作四

郊親籍親蠶諸儀冢宰李公倚公以爲辦上特頒白金彩幣旌其才已爲永嘉所忌出爲福建按察副使兼障海道尋遷廣西平努獞猺賊遷廣東布政司以內艱歸卒於家與其弟鈇俱有文名黃夫子有墓表

送鼠文

王家勤

王子居恆擁蠹郡一座爲舉君所據爽昧剽竊似不能勝家僮慶鳳襲取之將磔以徇王子謂彼方以我家天母乃掩其不備卒取之以腹此生平遂送以文曰委質未橋君我之所同然我尙爾君志寧羶吾數粒作炊

折足鐺庇郎郎可鳴倘如碩氏者豈無樂郊可適而庭
我庭饗我饗是將爲不侵不畔之臣助我爲不移不屈
之人以世世守此土也奚庸執爲且世鮮英雄得子等
伎倆則以飭而貞甚或濫取大名有如五技之流芳百
世者余勿若子甚故有見廁食不潔倉居委積而動郡
小吏之歎者余則與子相忘允矣撫軍之塵已富何勿
見教數行南正不作何吝與子以冠簪阿婪之罪已雪
胡猶憚夫天狼吾遂友子半壁閒挑青火作竟夜伴正
未有艾第歎世皆實氏其尾耳誰教敬潛杖頭號而訴

之誰向林甫囊前叱而盡之惟子之先有爲馳道都尉
者矣鼷鼠之對雖洞識實攸而賦鼠之先有爲殿前錄事
正使牙籤上有青史可籌耳子之先有爲馳道都尉者
矣奉藥而思凌雲奉符而思出城入獄可以破械遠去
可以剖腸正使帝里自清撤耳子抑非司城主簿耶以
一首詢許氏可止其主閉關子入秦以儕類奉唯陽可
緩其家數月不殺妾子所謂西閣舍人耶楚人定主默
因壞隙而壓紐吳國無王眾乃假道而熏穴即吾受益
於子之日夥矣時脩眠未起筋屈成環君即教人叩齒

鍊形又或淹齒不收家僮輒暴殄天物君勿嫌惡草具
進無使狼戾況腹不滿升是以不費之惠收益我之客
矣庸執爲但數覩我而瞿瞿索索者夫亦謂世無長者
故趙度如瓠之量常以一斗米見囚矣阿映黃口之伎
亦以片幅布折籌矣大則角技於淳于小則陷子爲蔽
徵是亦杜可均丐賻皆余輩所不屑道也蓋有甚警乎
爾者而執乎爾庶其日月告我而同堂敬朔慎毋登爲
周鼎之物焉履之不陽慎毋去爲南荒之族炎騰焉而
勿張慎毋黨爲乍鼠比蚷歷以爲奸慎毋狀於丹蕭耳
鼠令貴人不睬而生言慎勿爲腐鼠之嚇慎勿縞城社
之權慎勿倚君門之豪掩其視聽則安之矣夥君張鬐
大笑悠然而逝

彈貧鬼相賣文

王家勤

下士倮蟲長拜言臣惟天下一體形性素全詎觀此際
衰襲徑餒瀝顙連酸聲傲態聾俗欺天謹案孔方青蚨
等訴稱身期刀七之通卒爲貧鬼所抑欲入而翻使我
出欲居而不得隔宿無端生意外之思少停入詬訾之

客余等早行而午夜易主翁之顏色余等豈願魏門而伊以我爲濁余等豈樂侈靡而伊以我爲役必使一介不留舉家顛惑方逞其所欲某月某日掩至東家檜門尊閫憑巫贓妖再三譟聒用使卉服穹居熬皮煎髮某月某日協比西鄰蒿目飄塵虎踞土屋聲臭辟人遂致抱衣殉火沃焦覆鬻知是貧非病卜諸焦生焦曰貧鬼相責口眾君一安之禍遲逐之禍迫旣不敢逐勢其纏綿反云士無生氣胡爲鬼先又曰鬼勢自得何煩倣貧乞憐乃竟循陰襲賂盜天功以鳴己德不曰詩得我而工則曰士得我而見節故韓昌黎縛草結柳理絶通問而妄肆佞辭楊大夫遁世離俗合投荒陬而謬加厲色如其有德胡爲出與願違居止捫蝨戚族蒙頭高闔僧實緣知貧不必無而魔終須殛隨命中山千日公等拘勘後今據報稱貧鬼供皆錢守備之讒謂本導主以閒閉而錢守備導主以戚戚身導主以守貧而錢守備導主以相激因爲請釋而臣終不然也夫使貧而無魔則雖面庀盡剝肝膈自異何至口同簧鼓腹生甲鱗使見貧而不見其魔則雖賂形骸仍存體面何得推人墮淵

弄舌如劍然則該鬼非特迷貧也併能迷財揶揄且復迷其接魔者假以笑噱昔惟仲由斷無宿諾故得與狐貉之厚相親而渠云達我以貨殖則不入道得我以衣敝可永終身茹孔顏之多禮使其師徒競梯陷於陵於蠐螬更疑造化失其眞狀若口憐才才子盡被其累假稱無欲所欲有甚於生旣釀室人以交謫偏工怨誹於親朋始或帖耳搖尾終必切齒猙獰豈彝倫之盡斁皆此鬼之式憑若縱令黨援漸廣以必煙消萬戶棘叢千城胥人物而並蓬頭垢面變世界以作蟻垤蠨庭臣爲奕禩起見寘必固窮吞聲宜申明憲亟置典刑使天下各親其親而故其故以長有此晨昏詛致道塗役役意態紛紛臣謹奉簡以聞

此後有尤西堂評語亦破碎模糊不可錄

肺答文

李鄴嗣

秋月三彀廩氣蕭索杲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嗡乏喘源几而伏漸及夜闌餘鐙影落僕夫坐鼾屏風頭觸余虎稍舒亦入悅劾反視其內洞見府膈重樓之下卽有一物長如懸磬七竅八葉伏虎欲嘷口狗若囓乍見而驚

將前後卻已稍即之醫欸相接乃曰若得非吾肺神也
奚遇吾之太虛吾聞神其名皓華上應太白浴精咸池
峙鞅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而宜聞鐘斯樂主
慮善謀形方體粟總綰五藏下灌百脈凡在人身蒙蔭
不薄乃於徼軀疑有冤酷常見其鬱易盈其怒易悁魄
門稍侵金氣即殼風自外干誕從內塞重堂轆轤衆竅
噓吸朝聞呼呼暮聞嗑嗑津流爲涕血沖即衄乍寒遂
偃鼾熱亦毒處濕既潮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
未發云云輒聞喀喀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

重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涌醴逆上溢吐溢作潮噴火益熾聲若發唬喘久欲
啜人寢我興人坐我立仰攀牀楞翹視屋角如鳥申頸
似熊蹻胸脇胸雅欲等背笞不釋兒拳飽嘗婦掌爭摑頻
摑一蟄雜投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祲三重
高枕二尺前忌側廁後畏暴囚憂酒慮傷對食防餉嗽
步難從勝游不出目早生花口頻噎嘗方五十公如六
七十人生歡趣爲此都舉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
綿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不記其德者也夫數
衍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嗇大造意均本無

重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偏側卽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歿其歿者既已徂單農坐
藏血久碧骨委蝗城魂飄鯤壑猶疏灰雞徒悲亮笛君
昔皆與交顏行齒列而君扁翛得翔魚枯幸脫野仲垂
髀鬼伯免促尙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以病苦之則君
不能獨括其存者則又良田就荒高門被奪東郭曳履
西華被葛買山募貲賓糧乞食君今皆與交肩隨手執
而君賴守敝廬尙餘素業歲收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
童坐使老僕非吾以病頓之則君不能獨逸耳見今人
日溷五言目厭六籍無字上碑有書棄篋從容買文索

重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執筆而君獨九經橫陳四部畢發絕簡笑尋道書喜
續日草千言歲編一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復見
今人夜治蠶筵書趨廣陌門候貴人座容雜沓咿嗄滿
堂煙暈布席而君獨深徑投高閒庭破竹牀設每虛刺
投不入譖囂徐停良月直入俱吾以病賓君高其風格
況吾病知所加其人甚撰文君長卿乃若此揭詩若杜
陵乃患此疾正使狀其委弊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
故人稱藥諸翁杖履高僧茗粥一籃雙槳閒從遊涉三
衍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嗇大造意均本無

致虛抱璞常斂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略負煦日漸
至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姑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雞
臥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覩髮能變鶴倘當
輔君守義全君粹白期相審乎終造成德理晰秋毫道
悅萬物各保百年樂名無極杲堂於時類首受詞傾耳
斤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懌願同斷金微命永屬是日晨
光既晞氣體頓粘

春秋指要前序

清鄞袁鈞陶軒輯

王惟賢

世之釋春秋者不知幾家集衆說析諸聖亦已多矣然彼此專家前後異戶卒無至當精一之歸者未能大明聖人之心猶爲三傳所惑也欲明夫聖人之心當上正天時下刪傳例天時不正近於誣僭傳例不刪流於詩竣聖人志在春秋以尊王承天爲重公平正大存心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寧有如後儒所言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舊史自有義因之不能廢也三代所尚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聖人所書周正即夏之正文定胡氏知周不改夏正而弗知周正即夏之正欽若天時自嵗隱紀歲必用夏正而弗知周不改夏正欽若天時自嵗隱戴氏始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尚載事必皆庸焉書王於春正之閒亦因魯史之舊書垂義詔後朱子嘗謂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以爵氏名字土地日月爲褒貶之例若法家深刻乃傳者鑿說聖人於史冊闕文時月失次弗敢私意增損明矣汲書已載晉卻沃莊伯十二年正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雖今文以晉正月作十一月下以皆言上爲竹簡傳寫之誤甚明傳周正月今十一月之釋蓋祖漢儒三正之謬長曆於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日南至遂曲爲之辭夫日南至乃冬至也安得爲之春蓋不知行夏之時見諸行事有聖言在習於改月之誤而弗察況古人篆隸曆代相變自然當有闕誤三傳經書相異二百四十餘年亦豈聖人自爲異哉後世以爲聖人之所存乃其所去子習春秋於志學之年出入衆說久之中更大疑天誘其衷蓋知易簡天下之理得推明夏時一以貫之不亦易乎屏退凡例行所無事不亦簡乎就其如予言者芟煩證異務盡指要歷十年甫獲成書稍革支離之失茂彰謹嚴之遺此天下公言非一人私言庶幾後人咸知周未嘗改天時孔子初非改周制凡用春秋之義苛刻繳繞皆古史法不逆詐不億不信述而不作吾猶及史之闕文聖心昭融經訓表揭不至窮年竟月味其淵源顧世方懷恐見破之私意無從服義之公心各獲所

師而不知經政如魯家臣知有三家不知有公誠能以經別傳之眞僞不求同俗而求同俗斯獲盡美於春秋然不觀三傳原始要終則是非得失罔知攸指此以傳尊經之事迹當施行不相悖也特不可拘褒貶凡例徵於夏時周正爾吁三傳作春秋散春秋之失也棄經任傳故君子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自靖人自獻聖人之閒豈好辯哉撥亂反正俟來哲強圉大淵獻歲嘉平既望

四明王惟賢序

春秋指要後序

丁亥冬是書粗完問資諸同志褒貶凡例之妄讀者猶或信之至夏時冠周正世多惑焉朱子既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月固不易又讀改易正朔全無義理若如胡氏學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某不敢信復泥周禮正月正歲以二正並行爲言不思子月正歲小宰先帥其屬觀法孟春正月是太宰布治以曉民鄭氏注周以十一月爲正月正歲爲夏正月實求合左氏春正月南至之誤使後儒信鄭注遂疑春秋考之周月所謂維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文定胡氏嘗引爲證周公制禮正子修春秋而無改月明文證之易書詩周之紀月無以異夏明矣西山眞氏論無冰之書以開冰而無取陳君禹錫請問能明夏正吾鄉黃氏考訂尤悉獨於日食俱遵勿論或疑沈氏筆談載一行衛朴之徒推步日食俱據杜氏長曆不差是未知程氏分記謂長曆不辨典要委曲遷就求以附會而失滋甚是用大衍推日食朔差亦半由周昭以下無年數東遷曆法尤亂定五年三月辛亥朔公羊作正月朔日同也宣成以前必經有閏襄昭世多豈皆政教使然兼程氏只於襄二十年十月庚辰朔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爲非食限日月之誤雖巧曆莫正聖人不能不奉王而不書安得但據日食逆推不可考之年月實夏時冠周正之言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以其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罪一王之法自明所謂撥諸正若曰改易時王正朔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天子之事是無其位而作禮樂矣鼂山楊氏嘗謂文定言之況書謂周魯皆用夏正爲首魯以正月即位無疑周雖正歲在子至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必於正月行即位禮他如國語

家語戴記漢五行志附會之妄與左氏梓愼等言實秦
漢好事者爲之左氏春王周正月未有異論夏四月取
成周之禾九月十月之交乃日在尾鄭復公父定叔使
以十月入曰良月也絳縣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亦皆夏之時與月桓五年大雩下云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閒蟄而烝過則書猶穀梁烝冬事春興之
志不時夏興之黷犯也自杜指言周以別夏口承日南
至之私誤私識其歷口襲至口口口口口口口經從
赴告闕文卽用舊史三者當攷口口凡例斥春秋起於
子韓昌黎二人攘斥楊墨詆排佛老其所以扶翼聖經

二伯之始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後世穿鑿求
合凡例口口凡例文飾裒貶此科舉腐餘之習口口口
口氏夾漈鄭氏言者非一吾黨之士當求聖人之心甲
午元日王惟賢書

春秋集解序

鄭漈

余幼治毛詩長而泛濫諸經於春秋尤所夙好以爲
狄道翼人心則莫過乎是書也叔末澆訛聖教湮口天
下莫能行春秋之事天下猶可讀春秋之人私心憤激
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余於茲序
亦云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爲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爲傳也自毛公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龐雜三家而孤行毛也康成析而顯達鼓也其併廢大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茨淵摘而晦翁角也嗟呼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況三家乎予嘗縱披家藏絜同析異古今說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爲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又外傳十卷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弊漢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漢侯苞傳撰梁父子杜撫夏荼皆習之鄭康成從張荼祖受韓詩註禮

八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韋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於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爲詩有韋氏學又有章氏學又後漢武榮治魯詩韋君章句爲武氏學先是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爲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爲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

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海衛宏爲之序三傳而爲徐敖賈長卿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隋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父爲酉采芭爲午大明爲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

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
獻子獻子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
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
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
成之端拱初孔淮復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
外又有翟詩爲翟酺四世所傳又業詩爲奉朝請業遵
所註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徽有齊魯
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采董迋
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字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博採諸

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十卷呂祖謙讀詩記
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爲
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
孔子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爲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
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爲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
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爲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
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說行者成伯嶼有毛詩指要
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
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

吳棫有毛詩補音鄭庠有詩古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
說王景文有詩閫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
王柏亦有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攷及詩辨說詩草木
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
詩解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譚世選亦
有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宗道有讀詩
臆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數茅知微有周詩義楊明復有
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詩說
高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頤有集解
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義舒璘有
詩經講解劉爚有詩東宮講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
有誦詩訓鑑時有詩學管見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
有朱公詩解方道叡有詩記余端禮有說略時少章有
詩大義詩贊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有詩傳微韓惇有
詩義解呂樁有直解謝枋得有詩傳微韓註疏元則有
許謙之詩名物鈔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黃世祖
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說吳師道之雜說蕭山之讀
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徵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

講說匡葵之口義楊舟之詩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恪之選註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疏潘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勝紀蓋予家所藏於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於隋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於唐志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焉於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十卷焉於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

十一卷於勝國得十四家焉於國朝則方徧索之未能覩縷也乃今爲吾友錢公永收盡矣公永博學眇識於書靡所不窺其積儲富其蒐獵廣其擷選奧其裁鑒精其眼光毒其心力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幾十百家未理之夢結未鑿之混沌未經人解之令壺齟老而爬之剔之梳之抉之若今日始出於紙上嘗自言得子貢詩說皆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目記直足使晦翁昨舌予以是益詫天地閒奇祕無盡恨予收羅猶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猶存猶亡予謂毛詩經晦翁之手而亦亡今公永詩牖出焉不亶存晦翁存毛詩並可以存魯存齊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哉予方欲彙予家所藏都爲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爲越詩而今更請諸公奉公永爲楚詩與齊魯韓毛並恃而六公永其許予哉

通鑑寤辯序

戴表元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絀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

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固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闕通鑑既出眾史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足及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人焉窮力而習之結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遺一辭可以爲

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
蓄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絀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
知爲富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
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辭
施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逐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奸賈
也奸賈不若不賈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
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塵撏若千
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
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孥禹
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
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迫其
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
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傳
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諗於同好云爾

世統本紀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
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者天理
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
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
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
取舍之途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
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實也經與史果
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
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
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
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策小事書之布帛故有
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內史以職
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
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
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
散漫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
亡矣蔚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
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
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晳
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

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
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
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
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
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競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
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
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于洪孫甫陳彭年宋庠
祁歐陽修辭居正王洙吳克劉恕章衡劉攽放范祖禹
蘇轍張唐英林虙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濤羅泌
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
濂王禕陳桱胡粹中梁寅王濟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
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惟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
貫穿成一家之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
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戒著幾微誠有得
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
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紀太略無以考見本末學
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概乎未之及也道生垂
髫有志於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恆弗忘家故
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
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閤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
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乃輯
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
統之正譬然後祚之修短政之得失君之昏明臣之
虛佞可得而評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
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曆藝文食貨后妃列國
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
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
與錄成異之子姓庶由是可以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
誚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憃乎覆瓿而已余聞
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
矧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
已矣夫庸恤其他歲在玄黓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為之
序

黃梨洲曰南禺為人狂易窮經力學文藻乃其餘事
眼底無一人當其意者故其注六經視訓詁為可厭
別出新意僻經怪說以佐之然其中驚駭創闢處實

有端確不可易者乃概以狂易東之高閣所以歎世眼之如豆也

雁山圖序

唐一行禪師所畫南戒蓋至雁蕩山而盡山石像賦物賦形步移節換巖瀑噴薄飛沫俄頃百態月限以重岡複嶺實不可摹寫邑有倪端世以畫雁山名某嘗迎送及祠禱三走山間默記所歷歸按其圖差素爲多凡畫止一面此山前後向背左右偏側皆有奇妙雖善畫者尤難施工乃與商較令背者面側者正侍寺爲小圖附

樂清志一峯而二三名者各隨其寺所見又合爲大圖古塔凌雲實冠石門其水流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西內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於東谷者曰馬鞍嶺東內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峯員湫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峯

蓬黃巖左有谷南北有閣南閣乃雁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山亦奇勝舊圖不載今附焉庶見其大概云

儀眞志序

楊孫仲

夫志識也治也識其故見諸治以行吾志焉者也故國有政紀政以史地有事載事以志郡縣國也志亦史也事弗載紀罔徵從典弗大正罔奠訓綜核雅飭斯傳矣余少志遠覽游心文苑乃今視篆眞邑事昧張弛乃稽地乘乃諏邦彥得諸張子晦是用彰夫其地當要衝事

甲羣牧人聚四方俗雜五土其務紛故其氓罷其俗漓故其政龐其典墜故其迹湮舉廢以標鑒備往以貞觀彰來以飭政樹風以淑行辨美惡以一趨圖志視他邦不尤要且重哉是故王輸民殖之經涉碩人膚士之聞捷名臣賢宦之陳治往哲貞夫之鍾秀咸在茲土乃逸而弗輯渙而罔紀鬱而弗暴有志博識者恆病焉矧今文治大同地志闡出尙省者諱誕支裂其失也疏務博者浮漫塵穴其失也俗要皆師心衒奇涉浮罔準云爾乃今張子之撰遠搜宋人之逸典近輯黃公之殘編華

實度衷細大咸飭稟凡三易志始迄成是故本紀述而
因革興衰之故明年表述而疆里人物之端見諸志述
而禮樂政教之迹顯羣傳述而宦蹟邦獻之賢否別測
祲祥則天明可紀理墳衍則地察可薄綱維物化則人
道可神其事則上沂唐虞迄於昭代其文則逖涉藝蔽
參酌名流其綱羅掇摭是非子奪則咸斷之以公義信
方輿之雅裁地乘之弘撰也宦斯者率之可以美治蒞
斯者口口可以成化君子可以寤其業於
行志也何有嘉靖戊戌仲夏旬章楊孫仲序

四明文徵 卷五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束

賢才之興非獨其稟質茂也蓋亦有風化之助焉在昔
成周積德累功肇於西土以造區夏當時翊運佐命之
英其在郊鄭則斌斌然明德樹烈周召爲之冠詠歌所
起二南流其聲斯豈非聖人之澤而積化之所表乎聖
天子啓藩南國荆湘鄖鄂亦曩時郊鄭之區也含生之
類沐浴膏潤稟仰休和已非一日之積矣龍飛以來海
內乂安太平斯治大道郅隆天人並應協氣所鬯匝寰
閭澤雖在疏逖猶得晰乎光明而況三楚之甿首先衣
被者乎邇者天子加意故都簉錫尤茂精神所通靈異
斯篤然則倫比之士蜚英耀采宜自今日而極盛也乃
觀其詞章馴厚爾雅溫和甚美其麗者煒煒而有則其
深者淵沈悠遂而有貞人之思郁郁乎文哉信治國之
昌言至德之精而漸浸之所孚已詩云王國克生維國
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乃多士生於王國行將楨幹
而安寧之也亦何以自效乎夫開設科條以言登俊髦
者主上之惠也惟明惟公夙夜惴惴期於靡缺主司之
職也發憤砥厲騰茂實而策休光者藻士之摹也且夫
睎景炙者不蹤跡赴洪響者必急節躍熙隆之會者不
後事而背時主德立功達人之所騖以不朽者也昔者
荆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之後世以爲經紀矧多士懷
奇而自獻於聖人之庭乎多士勖矣倫物醜類齒革之
材可觀比迹倘賢周召之烈具在能近取譬其則不遠
矣易曰君子愼始差如毫釐謬以千里蓋淫梁肉之士始
迷而忘反故名沒於當年瑰特之貞履素而考祥故聲
施於後世斯二者得失之幾所以自鏡也二三子豈有
不愼於始而操持詩謬者乎則非厚生之意與登攬者

之情已故初進之士本其由盛而終以規之

會試錄序

袁煒

恭惟我皇上至神極聖應運紹天御大紫之器握中黃之符峻德豐功登邁三五四十一年以來昭冀心於上帝通馨治於神明周察吏政洞燭民隱令發而化馳如鑒心懷而威動萬里肆今百司循法羣吏樂生方內稱教寧矣然皇上以吏治或至於好而含生之物未盡浸潤於澤致治保民之圖宸慮猶惓惓焉今歲壬戌爲羣東述職之期又當會試天下士上既命銓曹愼評庶位

旌別其淑慝茲復命臣自左右往典試事畀以網羅英俊之寄聖意所向指視疇曩益加重矣臣竊念章句賤流蒙恩超擢置諸密勿卽百其身無以仰答君父生成之德今者幸承任使忻忭獨深竊謂可以藉手圖效消埃之報乃以是月辛酉同諸執事詣闕下辭臣復詣迎和門叩首謝皇上念臣直贊微勞特頒金緋珍膳馳賜棘院天恩擾異前此所未有也臣感激非常之眷敢不矢志思奮秉公竭忠務得眞才以少裨聖化耶顧伏思之銓曹之諫吏在於黜不肖而校士之役在於進賢二者事異而機同相須以成安民之治功也今觀其所黜者或黷貨而貪或峻法而刻或越度而縱或弱植而靡是皆已業厥官計其三載之政行昭晰而易見者也然欲以三日之文而概其人亦難矣臣率諸同事者覃精凝思披卷品騭至窮日夜之力雖諸士之文雜然並陳於前而純疵美惡自彰明較著粲然而不能掩臣取而錄之言若人人殊類皆抉微抒蘊標粹挹奇各以其素所蓄者發之文有莊嚴瑩徹其詞峻以潔者曰是能剖析義利上之廉而不媿者也有溫醇爾雅其詞和以平者曰是能涵養德性士之愷悌而不苛者也有詞之縝密典則從容於法度之中者是必履正奉公之士知其不淪於縱也有詞之雄深閎肆發舒其剛大之氣者是必任重致遠之士知其不流於靡也夫文者德之華也言者心之聲也緣華以稽其德因聲以遡其心錄其先資之言而獻之於上自此而敷對大廷陳布有位諸士因言以成其信內之亮工熙載外之展采錯事久安黎元囂贊鴻化以副當宁致治保民之懷則今日所進庶

可這他日之黜矣臣又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夫良農之樹穀必擇嘉種焉以裕享神粒民之資也若莠稗稂蓨崇之矣場師之樹木必掄美材焉以需清廟明堂之用也若荊榛楓棘則翦伐攘剔之矣我祖宗豐芑之仁皇上菁莪棫樸之化長養培植以樹多士既深且久乃今錄於有司若嘉種之升豆登美材之中繩墨也誠能懷感國恩爭自磨礲策鉅偉之績建駿奕之功以養萬民楨邦國爲宗社樹億萬禩靈長之計則多士厚於自樹而臣亦輕於

得人庶可以對揚恩命之萬一矣其或行邪逮言文不適用始以賢進而終以不肖黜是自捐其嘉而斲其所以爲美也庸不負國家樹人之盛心哉是舉也上允禮部之請以臣煒偕學士臣份爲考試官而同考試則右諭德臣汝楫侍讀臣鏜孫修撰臣士美編修臣晏臣希烈臣汝嘉臣四維臣弘謨檢討臣可行臣僉臣白強都給事中臣夢龍臣岳臣益署郎中臣承燕臣汝驥主事臣一道知貢舉則尚書臣訥侍郎臣拱監試則御史臣承華臣復士就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如故事三試之遵

宸斷拔其俊三百人刻其文之純者二十篇成錄以獻焉

甲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鏜

惟國家養士於學校而羅俊異於科目士生今時苟有志於用世雖皋夔稷契之賢舍此無以自見然科目以文程士也諸生竭三日之力而欲盡攄所蘊主司持一

人之見而欲概其生平固亦難矣夫文根於心而成於言者也取士以文固欲因其言而究其心也故有仁義之德者其言渾厚典則有中和之德者其言雄深奥衍有剛毅之德者其言明白剴切閎於中而肆於外猶夫金藏於淵而川媚玉產於石而山潤也反是則神理不超之謂凡肉好不勻之謂舛音律不諧之謂乖是皆詭於道而匿其眞也諺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修言無驗雖麗非經主司執此以求之而實可稽已雖然猶有懼也夫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求玉於石剖而別之然金玉至寶也其得之也常難而沙與石則比比是也若棄其金而惟沙礫之是收棄其玉而惟碱砆之是取人將謂何某之罪抑有甚焉竊有大懼也於是祇率同事者次

第翻閱窮日夜罔懈已乃得其文取盈其數而以額遺者尙眾乃相顧喜曰始之懼也庶可少釋乎既而思之掩卷歎曰得毋沙礫之混其眞碔砆之疑於是者乎復取而詳校之至再至三第見諸士之文咸能咀嚼英華充飫道德其典厚者不失之於凡瑣其深奧者不失之於舛雜其明切者不失之於乖忤若至寶陳於前使人心駭目眩應接不暇文之美者粲然具是矣於性休哉因是以驗人才之生恒孕毓於靈粹而其成也則道化之所漸濡南畿爲我聖祖定鼎之區山川磅礴風雨

時會才美之出宜非他比矧當時明良之盛相與贊謀弼治賡歌揖讓於斯其遘風餘烈耿耿猶是也諸士生長其地幷四方所至游息其閒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皇上稟神聖之資總君師之任惇敘彝倫敷析箴訓所以培植豐芑之仁振育菁莪之化者益隆弗替士之翔洽淳風涵泳膏澤而奮然有作者固宜斌斌其盛如此也且國初科目之行未有定制在昔淇武甲子重議條格至於今遵守不廢文明之運所由啓矣今歲甲子我皇上復加裁定乃正文體汰冗濫革弊習嚴防範愼擇

百執事諸所厝舉犁然精當足以垂諸久遠則文運更新之會誠與氣運相爲感通是以德意所向莫不爭自淬厲期以無負明時而英賢輩出彪炳璀璨眞足以敷賁典彝煥揚國華今諸士之卷具在可披覽而得也然則皇上久道化成之效壽考作人之功信有明徵而太平之應不偶然矣諸士既舉於有司將展對大廷敷布有位使能樹列勳庸表著風節舉今日之所言而次第讎之則某等庶幾體國薦賢足以副陛下側席之懷若徒以其言徵利祿於一時而視所學如弁髦使人指之

曰此沙礫碔砆之儔也是主司之恥也則某之懼也終無以釋矣然聖天子威靈之所遐曜德教之所宣曾閭知無是也而猶惓惓不能釋者誠慎之至也是爲序

李氏族譜後序

戴表元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於鄉於漕於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策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

爲升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畢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舉禹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頻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矣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曰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忘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閥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嘉定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既望刻源戴表元書

宗譜序

鄭一滿

譜之作尙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邃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況譜之作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親敬長之念敦睦姻恤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欒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譜蓋自明宇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旣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建拱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弱冠雅飭遠近莫不稱豪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

簡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
弇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
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幼麟之裔分居灌江
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
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
或傳或絕忘其祖之所自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
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儻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
至有以譜鬻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
遠引某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

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木本水源同出一
派毋胡越其心篤恩愛崇禮讓相任恤以厚吾之族族
豈有不昌者明正德丙寅歲譔

黃梨洲曰譜序最難出新此只閒閒淡淡一敘卻極
淳樸是宗元有支派文字

戴氏四世遺像圖序

汪國

吾鄉古族昔推槎湖戴氏名德之後譽纓弈世余嘗登
其堂獲睹其所謂四世遺像者肅然再拜而謹序之曰
古人有言天定者勝人而人定亦能勝天富貴祿厚艱
難厄此定於天者也修德累善而不以窮達險易貳
其心此定於人者也天之道遠而人之道邇人事之旣
修而天心亦爲之默佑於其閒福履之加慶歸有德故
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余蓋觀於默菴公之行事綱以
歎人事之有憑而天心之果不可誣也初公之父平中
公明洪武閒以稅長坐事謫戍遼東獨母太孺人鞠之
公感念家禍時時飲泣旣領鄉薦始任東昌府通判卽
上疏求以身代俞旨得遣人代戍公因迎二親至署備
盡孝養平中公亦以子貴獲封承德郎優游子舍以老

壽終嗚呼嘗平中公謫戍關外也公之生纔七日耳
龍荒萬里存沒無期所謂望刀環而哀馬角者蓋數十
年常如一日也而公以孱丁弱質內鮮期功之親朝夕
之閒拮据奉母殆可謂極人生之至慘者豈料其後日
父子一家復歸完聚祿養之奉逮於生存且由是而子
孫再世並履亨衢榮貴所膺齊蹤萬石哉蓋公之所能
者人也而公之所不能知者天也公修其人而天應之
以福茲定也茲其所以爲勝也若公者可以敎孝矣公
歷任雷永二州及鄆昌知府政績皆有可紀而其最大

者在爲羣昌時遇歲大饑矯發邊儲三萬餘金賑民月具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人之命尋得旨原之仁哉公之用心也使天下牧伯而盡能如公所爲斯民將有所庇何至水旱一聞而老弱至散四方而轉溝壑哉宜公之重膺天眷身登大耋而仍世貴顯巍然爲吾鄉望族之先也公生六子其中子任福建連城教諭孫皆舉進士行義文章能世其家而官最顯至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皆其出也惟戴氏四世顯晦不同皆有爵命祿秩列於天朝遺像所存人皆尊仰余獨發明默庵之理著之幀端俾夫當世好修之士觀之而有興起焉耳是爲序

戴表元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尚二林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遠至已日高舂留飲小憩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遊時自不擬卽歸謂幸可留得留爲佳爾至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深纔就枕床閒山雨洶洶聲窗戶搖動如臥楊瀾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已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歡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劉源戴表元師初序

李孝子序

失名

廣平李舜賢堯明以後至元五年冬訪余於甬東予時以臥病不獲見越一月而復至拜且泣曰某不孝父母俱歿於江南未克葬其後相繼以歿者又五喪顧先人治命屬余以必歸葬於鄉然以貧故不能無求不幸其賞以遇盜罄焉吾聞仁人之言其感人也易先生仁人也其忍不我贈乎予聞而深悲之追問其先大夫則其譚居安故嘗爲吾邦奉化州倅以清節著也因進而問曰夫送死人之大事然而陰陽之拘忌也山川之阻修也有其禮而無其財也有其財而無其志也此喪親者之通患今明於洛數千里之遠子以七喪未舉不忘父

命將還厝於先塋而以易言之豈子之宗族有如甄君者乎曰無之豈子之交游有如樊宗師者乎曰無之然則子之所恃徒言已乎曰人之情有千萬言而不合者合於一語之頃昔有縗服叩門者一童子猶能以四十萬登與之彼豈其親舊耶嗟夫夫子之言似也而所以言者未也夫仁義之心達於天下以言感者人以心感者天下之心獨不多於吾之言也乎蓋以心則事雖鉅而志不衰身雖窶而氣不懾人皆有心其能無念蓀人欒欒乎不然我之

辭雖急彼以緩視之而冀以襄事難哉而予也猶不免於云云者子之請不可虛以子之不能虛子之請則所謂四十萬者將有以實子之請而稱載可望矣歿者有知必以予言爲然七棺皆骨殖嘗見堯明實云

譚節婦序

阮震亨

自古忠孝廉節之脈其聲味相投如鐙影針芥雖隔絕千百載以上而精誠所觸輒令人欷歔弔而不能自已此其中蓋有天焉非第一時義氣之偶激也偶聞彈琴記侍兒鍾氏敘譚節婦死難事甚悉詩甚奇而跡甚怪夫以櫛縰綦履之秀抗齒劍潤鼎之操血誠故自不可磨滅而表章揚厲則眷草先生之力多矣酉俎載文子鄭瓊羅爲市吏所逼自縊夢見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令謂非煙之祥圖而表奏夫猶之死節也一炳燿若河漢日星而一滅沒無聞委棄於寒煙衰草豈節婦有幸不幸則譚氏與眷草先生廉節相孚而揚子令非其人也余因彈琴記而及之以見天地間節義必藉文章以傳而高行玄宗之泯泯同瓊羅者固不少也

袁令君祭袁忠臣文序

林弘珪

世界翻洏昏霾晝塞墨墨如夜形不傳影使梟獍與人連趾接踵暗摸冥捫或疑人爲禽或疑爲獸爲人嗒然喪其形遂至大亂故云喪亂心梟獍必毒而人必仁然則心心相信即在墨墨如夜中固朗然揭日月星辰而行矣袁父母家於越遷於鄞令於明彊禦不畏矜不侮吉甫之所頌也春風風人夏雨雨人敬仲之所佩也冂逆餧腥羶昏南西迺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其心仁矣其心棻苦矣濕弔朱忠臣天

與袁公愾然嘉歎觸時傷懷設奠陳詞淋漓感慨抑所謂心心相信者乎有此心緜四明四明共信之即有此心戡定天下天下共信之名世中興天與公應嘉佑助焉夫袁父母有同宗誼切仰止聿深矧珪先王母爲忠臣嫡系珪等皆袁氏外孫枝也自先王父杜史子告時獲交饒陽田六海公巡鹺捐俸給烝嘗迄今歷二十餘載俎豆無恙循至珪復得遇袁父母廟貌增輝然則爲臣能忠芳流千古緇好所歸揆同先後確信一是無所更疑嗚呼雖喪亂宏多人亦何苦爲梟爲獍形變禽

獸哉喚醒人心俾忠彌天壤數言賢於十萬師矣

口碑冊序

豐坊

歲癸未予官京師聞宦淮南北者上言淮南北水旱疫饑民相食赤地幾千里乞議所以賑之者詔遣大臣賑之言者復諭賑未必民實生願賜督察制曰可予謂維揚繁麗在昔民罔知儉一旦師旅之後天災流行其何以濟他日過是將無異昔之然乎甲申南遷由徐抵淮信蕭條靡昔若及揚則視其野黍麥油如也視其國中塵宿貨賃巖積秩揚雲噓鼓篋絃如也曰異哉言者妄乎獨是邦也免於災乎匪直免災繄倍昔然也何居詢其氓氓咸手擎額曰吾太祖守侯實生之先是侯官諫議知無不言暨茲吾揚也承極弊呴而煦之弛斂平役禁姦興教民翹翹厥更生饑賑者下設粥議流民就粥弗及郊輒死月茲漁吏侯計粥直散旁邑郡邑以全廬其後也散官穀爲眷種召大賈勸之輸穀賈欣欣聽命有數歲積復計出入爲令甲揭之通衢上下罔胥爲奸疫作侯戶親疾畀之醫藥死者棺瘞之暑縱禁囚無傳染者微侯揚其沼矣侯之

治也四其持己也清其施政也公其御吏也察其字民也惠予曰諾既而聞有歌者歌曰繡之襦之贏馬五之往視於野贏馬趕趕匪贏其馬亦瘠其主溫溫碩人吾父吾母又謠曰淮之北河流塞誰其箋者溝中瘠鳥不食淮之南麥斬斬誰其植者四方之遺民誰其來之父母之貽曰歌孰誰者氓曰易侯予作而曰侯誠賢矣乎夫歌者之言瘠已而肥民也謠者之言安邇而格遐也夫財也者有窮不在官則民矣官弗有乎財故已瘠則民肥夫生也者民之所甚好也散財以聚之弛刑

以結之本誠以動之遠圖以利之故邇安遐安則遐格夫若者救災也與哉越若多歷年於邦有懋夫後其身以固邦本利莫厚焉功莫加焉吾聞活千人者其子孫必侯侯活且蕃矣受祿於天庸有既乎予既至留京與官留京者言官留京者懿侯咸詩之作口碑冊

呂與之老子議義序

袁 袂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黍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胎合語簡

則理得太羹玄酒夫豈旨於味者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爲言也道爲乾坤之體德爲咸恆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徼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者也眾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無思無爲也埏埴爲器戶牖爲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爲腹不爲目觀我朵頤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終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

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有無之義於是見之明道進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物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子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所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曆所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也至漠言律曆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以爲五行之數備矣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該之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盡之矣道生德蓄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愼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達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元同不見是而無咎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福兮福之所倚碩果不食也福兮禍之所伏鑿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貳簒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敦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瞬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眾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無咎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

義則智去矣江海爲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焉而蹙蹙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爲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爲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易則有親也知不知滕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飢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曰往月來之義

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太和乃利於貞矣爲而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子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似夫子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黜聰塞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

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于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也故輯著說列於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桷記

道德經贅言序

豐坊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怪誕不經宋儒因斥爲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異學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概老子者偃姓生而眉耳下垂故曰聃字伯陽父皋陶之曾孫曰某爲夏大理諫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耼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大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于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爲老子又言綴鑑彭祖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大奇道太玄諸異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

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王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爲之贊言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疑贊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閒世主好之於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藉我我曷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曰閻子學精於經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幸爲我序贊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贊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

唯序曰贊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

四明叢書 第四集 紹興刊本

余從史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歷歷至大舶於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爲文官可以坐廟堂議禮樂佐天子進退賢不肖俾四海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溷溷已也

張邦奇

讀書錄要語序

凡書皆錄也讀書而有錄何錄其會於心者也會於心矣而或望之氣也心以會理理以勝氣故錄之者欲無忘也讀書之有錄尚矣錄是者誰河東文清薛公也公爲切問近思之學卒以名當代而垂無窮是錄之足珍

觀頤錄序

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是將坐縻國家之廩祿而卒

爲天地之蠹物也閒非無介然之悟若有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屢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者所期自無一償可勝悔也年漸長而德不加修安能不重有懼耶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抆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其亦弗思之甚矣竊聞之古之人夕而計過而吾之過不知晝凡幾積而夕凡幾更也瞚而莫之知改此吾之所以爲吾也爰取札素爲一

帙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蓋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今而後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已則知惡之至於自欺而不知惡可不思耶

東園小隱序

袁煒

余讀班嗣之書及晉陸雲所稱逸民賦未嘗不欲超然與俱也嗣之言曰漁釣於一壑萬有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而雲之言則謂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悟貴于紛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抒指通意究

夫大道不眩曜混冥者乃所以反無名夫人不能去健羨黜聰明至神用而竭形勞而敝則彫樸奪精滋矣此何以謂焉吾觀世之賢卿大夫結綬懷金丹朱其轂厥所處非不燦然懽瞻睹也然峻勢聚災憑氣增危失身且有日矣豈若吾小隱於東園俛仰魚鳥與之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哉余聞而敝罔曰翁之言若此彼固超於鴻濛玄象之際矣古稱亭毒不敝毀仙人不瘁然則翁之履祺引齡庸得以闕其紀耶余既嘉翁之高尚且得其緒論之精乃以環山君命序次其言以風世云

袁鈞字德衡序

戴表元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爲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于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途而趨循循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爲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而由此加積之旦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爲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德爲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子書此贈之

王一初名字序

戴表元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于予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爲之而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之又不可以無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矣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閒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等曆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皋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眾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醇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

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不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崇諸羣言之外九州八極之外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獨力雖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雷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千百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況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儁然而笑憮然而喻曰吾聞一初子併舉其極吾聞名字子徧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爲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

王仲昭字說序

載表元

三衢學者王君勳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勳之幼也既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爲仲昭略疏其概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也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動掘肢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況他人乎此以耕稼爲勳者也耒耜既閒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有射鄉賓介之講有干戈羽籥之示有絃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莅之學官錄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爲勳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頹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爲勳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於根幹遠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鉏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迄於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閒行名之士稱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其以著述爲勳者也若夫爲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爲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廊廟而使四方萬里無桁楊扭械之辜談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堠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簪鼎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

旌之此以官達爲勳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於著述也勳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官達也勳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爲之則得爲之命不得而爲之則不得爲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爲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爲之命而已所得爲者反若不暇爲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慼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爲序

曹氏四子字序

戴表元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爲憂患作而能無不亨者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者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邱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於予予前四子者而諗之曰來震亨字子子損狷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氳氳然反動而震驚擊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爲善務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爲人子者也爲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爲人子者他日爲人父者也爲人子若弟者他日爲人臣之道也爲人兄若父者他日爲人師爲人長之道也而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愼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藏生宗達字說

張邦奇

戴生鍊字宗達有美質吾弟艮甫輩及表弟梁履常者皆其友也一日遂介焉以其字請說於予予方倦於多言謝不敏已而請益勤乃盡其說而告之曰一身而爲萬化宗達其習於道乎好通而惡窮非人之情歟吾觀於人遇小事索索遇大事矍矍變起於尊彝而患生於衽席鍊弗豫也王褒有言精鍊藏於礦璞夫物有以百鍊而成而況於人乎化工之陶鑄吾身也貴於物多矣因循玩愒而不加修五官四體日以頑敝而不知檢閒之則曰人生幾何孰能無媮卒使之與朽株腐草者類

而曾不一動心焉嗚呼其惑矣九折肱而成良醫鍊於醫也呂梁之水懸濤數十仞出沒其間而神不變鍊於水也一朝解牛十二而銛刃若新發於硎鍊於排擊剝割也夫藝有以精鍊而熟而況於道乎道無物而不體物物而更之如日不足何不然卑者可以引而高也近者可以推而遠也故君子厚其本措之天下裕如也患弗鍊而已矣是故禮義以爲範事物之交以爲火精神志意以爲錘故有分釐畫晰之勤而達於經濟之略有不鍛不扇不就枕席之勞而達於陰陽之數矣君子不若於鍊其惟有樂於達乎故有賤其身以貴之窮其心以通之苦其志以樂之雖然鼓而篝之欲其疾消而融之欲其徐防之欲其周而鍛之欲其熟故入而以賢父兄鍊出而以嚴師友鍊晏安酖毒警吾心在順而以順鍊困窮槁石墜吾志處逆而以逆鍊黜而慆慢去而險躁麤者化而精也弱者渝而剛也生者馴而熟也夫如是奚爲而不達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喜有悲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

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悲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贍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沈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既悲壯可喜也讀宋以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既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以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其所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

東塘袁公文集序

陳卓

故贈太師大資參政魏國袁公以建安名儒來游上國登癸未進士第英資敏識奧學瓌文表表縉紳番受孝廟之知擢從朝行吟分符竹乘軺傳政事精明最狀昭著內外更練遂爲國器歷事光皇晉貳版曹迨至寧考陞於蓁坐出使西蜀再歸文昌總領從官由是翊鴻樞參大政枋任愈厚海內方徯公賜未幾歸老吳興之龜溪始終之際抑有光矣惟公敭歷最深民庸使績忠規

智略見於事不可殫述平生所著詩文奏議等宜有紀載去歲夏五卓自苑陵蒙恩入貳導旨經從桐汭公嗣子君儒適紹守符下車屬爾亟輳治理款語之初出其彙次先集將命工鋟梓既而緘示墨本敏遬精徵令人降歎非有志於顯揚疇克爾也夫立言以垂不朽古誼攸重父沒不忍讀其書蓋以手澤之存況於卷帙森羅得其人豈不有助於世教哉卓伏念先世與公有同朝之好昔也摳衣趨隅嘗蒙篤敘用敢不揣荒類敬書其

略云寶慶丁亥三月旦中大夫行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陳卓謹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

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遞遞之間則又過矣今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閒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倣睨高適李翺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戴表元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電雹爲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

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籥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章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攷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嬪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

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貫文言文者不必兼道
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
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眞希元臨邛
魏華父二公纂輯而彙緒之爲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
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者剽傳之戊
戌己亥閒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
朱子之鄉而於眞魏二公嘗屢析鉢校無復遺憾禮樂
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前之靡不知知之
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生平制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
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嗚呼曙昔之

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
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黿蛟鱷豹
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
茂樾輿馬豐腴而衣冠靜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
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
之澤者哉余既惰傴雖幸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
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
盲疢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

敢辭

仇仁近詩序

戴表元

景定咸淳之閒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
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
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
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
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
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
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嗚呼曙昔之

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時
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閒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
君廷玉二君者皆躭躭志於古人皆不棄予而肯與之
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錄成一
巨編叩其藏未錄者尚什百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
蓰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
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
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
於耳目閒似不足爲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

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覩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敝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卽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桐江詩集序

戴表元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摯而居常自說欲慕

陸放翁豈其暮年妄貢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妬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呂公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愚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州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應映於百年閒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游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羣叩其門傾箱倒篋贈施之無吝色又解印東歸扁舟栖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傲廬纓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餽卻玉揮金貰酒謖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游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蓋識其云云以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者斯工矣其窮也而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人未有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

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贍睹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輾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羈臣羈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沈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顦顇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欷歔如此而人方美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系之弁陽示不忘上風云

戴表元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稚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概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游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候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生平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然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

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閭東家饁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閒關憔悴猶日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略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慨然於吾言之非誣也矣時可識之

戴表元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爲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疏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閒知名者數公衣冠談笑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刳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眞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訏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邱壑之好自其童年壓薄世祿疏擯舉子已躭爲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戴表元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邱壑之好自其童年壓薄世祿疏擯舉子已躭爲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戴表元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閒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其閒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嘗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悵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偃若狂益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彷行

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案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爲擊節從容停蓄儁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弈之流猶爲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陸楯郎之不爲優旃太史公羞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閒新年移家卻上爲我種魚千數頭柵雞圈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藝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從來

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不及酒余二人亦何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爲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爲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爲哉其爲唐詩者汩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驟而精爲則不能因亦浸爲之爲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

爲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其爲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譁爲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爲詩國之二說者余狎閱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發洵異遺繩斷楷廢材敗纊數百年閒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嗜嗜歎羨以爲不可及至於爲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爲古誠古不止此抑充其類焉姑無深誅

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不及酒余二人亦何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爲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爲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爲哉其爲唐詩者汩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驟而精爲則不能因亦浸爲之爲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

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知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閒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在茲始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發洵異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時奏疏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窮理宣洪焱祖潛夫潛夫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沈德辨功

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驚喜贊歎恨相得晚而潛夫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戴表元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雷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

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得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幡然資之以爲樂戊戌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卿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炎起爲執政倚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

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沈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擊筑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慷慨也噫嗚忼慨神張氣旺如唐衢莊舄之懷人思土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卻軌呻吟沈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

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所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爲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淞震澤閒翺翔冰峙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當或就而問之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戴表元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侶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炎起爲執政倚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

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歎然各有所避讓每私
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癯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擁
齊羣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
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沈雅俗餐吐華實眞如建
安鄴下元和鄜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
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
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
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
凱老而好詞呻吟囁嚅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

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爲詩之曲折悲歎
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今之發開懷抵
掌顚倒傾蓋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旣已老
而窮而方好詩以游游將何之而詩復將爲何用顧爲
詩亦窮不爲詩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游嘗少止元凱
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爲絲笙醽石林沆瀣之泉
以爲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爲我問訊
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孫其亦有可與元凱
同游者乎

國南仲詩後序

戴表元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游其門值衣
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
伯談辨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眾客停
喙聽其談嘲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
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而容之余閒起遊使君
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
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卽
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閬風香巖上三十年浙

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
從閩去歲又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悾悾乎其處於世豈
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稟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
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焴蓋使君季子
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舊識俊甫
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
二公時君垂髫踉蹌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
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

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鑪韝風奏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脩然而喻矣

戴表元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鳧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爲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爲淵藪衣冠談笑朝暮會合若鳧磯之徒

雖鶉衣弊屨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閒人豈有斬之者哉自余爲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游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浩然可以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鈔詩一編讀之藻鑑律熟於鳧磯時時取陸放翁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游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爲之名雖相知如余輩睹何足爲伊叟損益因相爲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爲意惟殷勤欲知吾詩可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儷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戴表元

劉仲覽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閒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爲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

接天下士大夫詣其鄉士風俗已而浮洪流車走巍坡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瀟瀟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輾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其詩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暢游之狹者不如游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覽自其鄉稟其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

余讀之終帙其道整而鎮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於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煙雲蟲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而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展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裒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茲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蕤於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批陋者

之所可知已

戴表元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於時年方盛壯意氣疏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游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閒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得從役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閒作詩不過如李翺悲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元英先生元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爲元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戴表元

珣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爲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

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遠世遁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爲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爲吾刪之余疑而歎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爲言與今浮屠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於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爲之非佛氏之爲教或當然也士人本三石陳氏儒學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之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如無言由吾之言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戴表元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爲序所刪詩者也遷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邱墓禮畢循溪行沈沈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滕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爲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貶余曰此昔所歎於吾師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乎言之須乎雖然必爲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爲久而佛曰是旦暮之駛爾吾以九州四海爲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爲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爲宜無所留於心而況飢渴寒暑之感昆蟲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爲辭者視之何直劍首之映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爲甚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傭賃山樊之閒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修閥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饘粥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玉游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瓌聞詭觀以發

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恆莊詩序

戴表元

客有言恆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爲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尊稱之爲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清愼爲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恆莊使李氏爲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

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恆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爲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恆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沒也藏土以爲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也畀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祚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恆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爲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爲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

游南巖詩序

戴表元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盡老而遑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覽幽深其中林泉溜清禽鳥往來幸而一游得以發舒鬱積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友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路徑盆南坡壠高下起

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瓠穫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倏溯居者緣其餘躅鬱紆林翳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是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巖鏘冰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跋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事巖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冇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轟一石峯相直次第刻成六梯者五卷其頴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

約以昏歸抵巖既晴遂治酒具歌飲巖中夜向深氣倍凄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游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筆於關惟牢罇壺酒糜米燭蜜各有預攜者歡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閒見若不少而獨爲流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士居何亦若是憀憀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太正

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鄱陽湯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干峯酬倡序

戴表元

故友謝皋羽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閒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頲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考之信然豈其山巉水駛風氣疏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恨平居以來不得攜篋裹糧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余在錢塘

有攜干峯酬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鑪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刻意汲汲於今時之爲者風霜搖落沙礫淨盡平生抜援馳逐之妙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閒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情遣老寒暄榮悴攀寂蟲禽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諸公之詩顧若儻然無所遇

而作非若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儻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皐羽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撫大略題諸卷端而歸之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戴表元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於杭先是雪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由變也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之溱洧所由有作而歎曰茲遊樂哉其亦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或目圖與書而目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於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爲窓恚而起曰余惟客倦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諸孫其居之苑籞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徑閒松篁覆之禽魚飛游蓋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棠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三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於曲水客皆諾如初約而大嘗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

作率囁嚅喑黯如長沮荷蕭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朝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骸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歡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詞以達其志詞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得其韻爲近體若干言得其韻爲古體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若干言羣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若干言

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戴表元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觸露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遑幸而值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徙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爲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況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讀佔嗶學誦閭關於名實之得喪顯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商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貪以爲樂耶於是必有默成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眾也我爲迂人必亦有爲迂者焉我爲獨人必亦有爲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於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閒闊顯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飲飫左觴右弈前歌後哭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咯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歡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資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

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鬱再探羣篇告成厥有
序引是月二十一日劉源戴表元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戴表元

父黨王丞公子謙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
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閒余初爲童居相
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爲忘年之交
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春皆失仕歸
余又眞廬並公爲鄰於是疇昔重郵累駕之不可接者
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

泰以後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
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閒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藏居
之娛私心甚幸以爲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
越明年兵聲撼海上外村郊之民往往持橐束繦而立
同塵起卽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
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
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
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攜挈以遁須
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
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倀倀乎若
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
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
耶今觀編中次第一一而在窮營想像當時交際閒事
惟馬踰時爲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衰羸擲筆
率意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
肯出口少焉追之而作語盡道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
默寫如注衆咎始爲傾歎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
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於火既出峽率

妻孥耕爐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
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
之行歌續負芩之坐論尙能爲公好之

大府都事李侯希仁禱雨詩序　鄭覺民

至正丙午夏歲大旱大府都事李侯爲民祈雨有應七
郡士大夫與方外之士相率爲歌詩頌之且志焉同郡
張君坦口會粹成什將進於侯會歲又旱弗果未幾乃
大雨張君曰是可以進是什矣番陽董君旣序其事於
右予旣嘗爲之詩矣謹再拜爲後序案古者六宗之法

有云相近于坎壇相近即禳祈謂寒暑不時則禳以去之祈以致之也然世每有天高地卑人處其間離然而不相攝也凡其成悴萬物莫有能窺其彷彿形似況有能司其神靈而執其機柄其用哉吁是豈知言者哉夫天人之迹異而理則同書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云人之有欲天必從之亦以理言爾蓋天陽地陰氣磅礴於宇宙間人之精神魂魄又奚能外之哉氣不能外則其所以慘舒生殺之者則固胎合而無閒矣或者名勢奪之聲相汨之體戕乎勢氣喪於眞於是天君昧焉七情逃焉天人者角立對峙所謂離然而不相攝者果然矣古之聖人教人之法主之以敬持之以公養之於平日而取之於當時俯仰之間精神感通氣神周流故有筍萌於冬霜降於夏矧夫時之所當至係眾人之至而不關己之私者乎故六宗之法有取於聖人而中庸亦言中和位育之道其理有不得而揜矣今侯以造詣材識之異而主持之有其道故上官聽之百司畏之吏民懷之又能謹其始終而無替宜乎天降其澍以慰其憂民之心使之歌頌之而不已焉也張君要予言予亦烏能已乎言哉七月七日四明鄭某序

浙東憲府僉事史公贈行詩序

平章政事魯國史正獻公以正道直行歷事九廟仕爲中臺中丞凡五就職忠言讜論爲邦家紀綱法度爲生民惠澤恩厚當太平無事寵受御寶章凡九十有六其身既沒至今人能言之廩廩爲猶有生氣覺民生晚不及拜覩顏色聆緒言餘論嗣子僉憲公來浙東屬兵興官署未定公以風紀爲已任首論部刺史所至輒置所司況四明舊建置總治所者哉南臺以公議爲然於是先訓爲天子耳目重寄其有尼於法譽於治噤無所可否其可一日居言語路食俸祿耶於是明者陟慝者黜大抵多公所論薦與其彈評也名父有子果若是歟嘗試論之天地間所嘗有者正氣也所不嘗有者閒氣也正氣有時而衰閒氣不得而衰天地閒塵塵趨於下者正氣之衰也靡靡趨下而蹶然奮起於其閒者閒氣之存也夫以事立功中原使天下畏威懷德者吾知其人矣以論言不辱君命以震駭天下若公者不多見此其

閒氣之存者是耶非耶予是以知天下之厭亂世之將治而國家尙有人也公居明二年乃以先世塋域在草莽力辭歸省南臺不許志益堅至此始聽其去嗚呼人之死生窮達固繫乎命分之大其不眷戀顧惜不忍去者幾何人哉若公之於事當論輒奮不顧忌以見道之眞其於利又輒棄去若將浼焉以見身之淸此非眞知輕重者哉於其行遂序其大節之克世其家者於羣言之首若夫學問之淵博器識之英偉政事之詳密文字之秀朗茲得以略至正二十二年七月初吉鄞縣鄭某

序

史僉事松亭樂隱詩序

鄭覺民

浙東憲府僉事東魯史公來鄞用明經之學職風紀之司以摘姦擢良爲己任直言讜論靂震風行邦伯悚聽掖垣鉅公恆爲之改容而禮之於是境內淸晏生民獲少自休息焉公則攝冠弊衣逍遙於園池之上對客終日劇談當世事務與夫古今成敗之迹亹亹無倦乃以所居扁曰松亭樂隱蓋公嘗於夢中見松亭二字故云夫隱者顯之對稱幽人貞士志不行於時言不見信於人厚其所積而不獲設施於事於是乎視聿組軒冕若敝屣而棄之麋鹿與游泉石與居終其身無怨悔若然者於公焉何取解者曰世固有道德周乎身恆自視不足慊慊焉儕於衆人而人莫之知也然於其隱也吾未知果適於義命之正與否也若公之迹則顯矣而不忘乎隱焉故其身寄乎國家而休戚之曰忘乎國家而是非任之於其心則淡然無營泊然以凝其精神夢寐恆不與塵俗繳繞者爲伍此松亭二字以見之也矧夫松章小則爲百室休養生息之所亭于閒樂居而隱其脂芬菲其根生茯苓引年其材爲棟梁大則阿房建下之事足以周之而凡棲棲乎貧賤者皆有以蒙其庇劇則批文屬辭浩歌長吟天下之事不足以動之而凡標持乎富貴者皆有以服其節於是從容紆餘以時卷舒物物而不物於物而與造化爲徒矣此非其賢乎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然則彼所謂隱憂而隱也若公則其樂而隱者歟扁焉而朝夕觀焉是將氣摩太空挺挺正植不私樂乎己而同樂乎衆乎衆斯其爲松亭樂隱也矣公曰然於是在坐咸賦爲詠而屬予爲序作

詩曰口有其松有植其材盥摩雷風凌絕氛埃國之棟
梁人所瞻望巖高壑深斵斲易以狀考槃其閒有亭翼然
匪爲丹楹匪爲刻桷生民休戚社稷隆替一繫於衷罔
告劬勤彼口職司諒不在予惟道之存雍容有餘於茲
樂焉青天白日善則予陟憑則予黜亭焉朝以怡其
顏亭焉夕靡告予艱以寢以食以哦以止曾是邱園
曾是墟市人或闚焉話言相孚萬古一今左圖右書聖
賢與歸俗下日遠詩以詠之以後斯踐

九靈山房集序

清鄞袁鈞陶軒輯

揭汯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爲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源不爲深刻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沖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策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夕講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巔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寫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

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朔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汯序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才當可爲之時太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

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動業則永之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尋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前太子正字奉議大夫晉府右長史四明桂彥良敘

送鄭叔理東歸詩序

王霱

古之稱同氣者不曰友于兄弟則曰兄弟怡怡蓋同氣之相親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非有矯揉僞爲於外者況夫躬承詩書禮樂之澤習知累世貽謀之範其於相親相愛之情不啻他人之爲兄弟者比也吾於浦江義門鄭叔理先生見之先生前禮部尚書資善公之冢嗣也言溫而氣肅質美而材敏其得夫家庭之訓見聞之熟者深矣永樂十二年冬以從兄熙醇翁仕爲蜀府教授不遠萬里攜其從孫壁來省每入覲必命其兄弟聯坐便殿語對終日凡衣物饌用之具日賜月給靡不周備今熙醇翁年逾七秩以輔導年勞請于朝廷優陞左長史致仕還家先生於是同舟而往餞其行復諏日上道設祖帳於迎暉門外且俾大夫士歌詠以揄揚之其寵資之至榮觀之美視漢之二疏不過也余忝以鄉邦之舊俾序諸首簡竊爲之言曰夫人之所以異於流俗者以其爲於義也義之所在禮必著焉故雖有富貴功名之慕馳騖於前亦不能越夫此義也先生之家以孝義旌門名聞天下乃涉歷險阻以敘華萼相輝之情其義之重可知矣賢王眷之愛之優兄之老全其名成身退之榮念弟之勞遂其吹塤吹篪之樂其來也式相好矣其去也雙鳳連飛豈不亦義之推乎他日歸麟溪之上祭祠既畢省其父兄撫其子姓而告之以優崇之禮則其義益加宏遠余垂老懶得子告東還必將旌門以觀世守之禮會諸伯仲以重敦夙昔之好尚未既也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四月甲子迪功郎

蜀府紀善四明王霱序

芝園集後序

豐坊

君子輔代經物摛作揄英繩昔詔來煊乎無窮者豈偶然哉夫鋟玄達命葆性采榮必毓乎天敷文訓武奠域

鴻蒙必資乎學而方與善匪懈益光必宏乎器匪器斯驕奚取乎受匪學斯蔽奚融乎器匪天斯蒙奚貫乎學學以器受器以學宏天是以充君子所以早譽於天下可傳於無窮者不在斯耶大司馬東沙先生易齡知學惟正之趨弱冠與余交甚相歡也同策於廷同試於納言同官於南曹日相砥淬論世於古之人取周孔孟氏左荀莊韓誼遷雄固百家之言下逮勝國之英嘐嘐乎殲髓采眞剔謬求無詭於大道駸駸乎翱翔九萬不但已也余既還山沈涸惝恍以沒迺先生歿歷益虔繇武部儀部督學江右居勞拂私培竇薿莠積風載革去而弼慕周旋齊閩滇楚梁豫之境實屏實翰兩司撫憲旌才簡慝摩痍果哺詰戎勦畔蠻夏率服入貳本兵貉人戒牧豐鎮南都躬犯其難勤匡宗社不言而次夷躪梓里昌言爲備皇輿百二恃以無厲學之實蘊章章在茲始余共學則睹先生過目誦成經耳意解博收愼發洵異且醇爾其爲集也忠謨偉略陳說利害卷舒惟時奏疏有焉本源載篤支流克昌揚名追孝世譜有焉窮理宣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猷陳古鏡今細大維式說林有焉樂石煌煌孝德辨功

百世足徵碑傳有焉論政究時宜民正俗恃好允彰記字有焉皇皇仁義警於夙夜卽物省躬箴銘有焉瓌奇閎境鍊而弗削嚴且有則詞賦有焉祖述四詩揩芳六代接武貞寶古今體詩有焉昔仲尼稱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夫圉何人斯而先師曰文蓋取節焉已也先生少時爲庶官則侃侃弗阿巍然壁立既列大卿益謙益和從善如流不遺卑遜好彼多技不啻己有位愈崇而禮愈恭年愈長而德愈滋名愈盛而心愈虛無施無伐惟淵之仁聞過斯喜惟由之勇道行卷懷惟瑗之智集思廣議惟亮之誠剔是以往雖舜之察邇禹之拜昌文之望道旦之思兼殆一致爾卽夫子靚焉其奚諶乎圉由是言之茲器之宏也匪鍾自天匪擴諸學曷以臻此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德福之基也器之庸也讀斯集者尙以余言爲然則豈徒文焉爾乎

豐南禹摘集小序

張時徹

南禹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藹然傷之焉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

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鑿中片語合意輒去肺肝相陷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剌亦或譽媒母爲嬋娟斥蘭荃爲薺莠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爲激詭而不知者以爲誕罔也由是雌黃閒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舊縷甘原憲之守貧滌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遘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顯頷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

翱翔金馬標裴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驪壇猶將饗附景從如揚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于江河誚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爲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餘應大稍爲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而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若俱如此便爲作家矣

蘇門集序

陳束

嘉靖甲午冬束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師會都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爲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束棄去行湖北子業迺疾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子業蓋嘗謂束曰余生平所向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矣

束乃收其遺言而敘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厚爲主本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於唐其指一也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陵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尚互異亦其勢也然而

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閒緩而無當彼我異規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鄰其庶學匪待與束髮就傅受知北郡李公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

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上之而遊乎九天下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宏也無當一家即奚論眾體矣則古人非拙也余自總角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眾體及其卒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黔黑霽霧雷電交至崩雲

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

走雨惡風爺矽其狀異矣今夫閶風之上泰山之巔鴻
蒙超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湏洞龍蛇
鬼神窅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囘蕩六幕天
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日之閒淳洳
瀲灩浸日星鑑湏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鄘鄆
之道葭葭者草邪灼灼者華邪歌懷春之章稱芍藥之
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刳形息景
叩大石而歌履巉巖而遨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勉
縞衣綦巾文質盭矣洪鐘鼛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

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
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
辨與余懇知詩又懇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閒淫媟而哀思響越而瀏漓亦快人
矣美與惡與曰噫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歡然而
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沈余嘗讀古詩
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
閒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
之作吾取吾適也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又安能知之

自序庚甲草

李豐

豐年十二即喜爲詩嘗讀青蓮天姥諸作而奇之二十
許更嗜少陵詩小閣中開卷必焚香拂席讀罷必肅容
長揖椅之所感往往夢與此老酬對如東坡志林所載
夢中筆陣圖詩解事嗜益力同社有詰豐曰不得
意中之神象外之景烏可輕言杜二十已後大都毛嶽
經絡皆爲杜所漸漬至竊古人面目則又生平所深恥
而不敢爲者潼關青坡書法不隱撫時感事多所竊附

輒索紙爲詩詩成對客放歌或拔劍起舞客有不諧堪者爲之失容避席豐不顧也惟屠緯眞先生知豐最深曾語所知曰子年意高忤物他日當以筆舌取禍豐年十九時先生作神鉤篇遺豐句有荆卿匕首往不回終作秦王柱下灰子房偃蹇遇黃石滅楚興劉起三尺先生朗識寓戒不淺而豐不悟卒罹此禍言之可爲嗚邑削籍後先生偕郡邑諸公作揭楷書爲豐白冤下石者曲計泥之不果白甲辰督學洪公視兵海上屬廉之得冤狀更悉而是歲冬沈尙寶雲將乘傳還里力請於有司冤始白適巡使者部試士司李宜興何公得豐卷驚詫移日以國士遇之踰月公內召北發臨別寄語戒豐曰有如李生須珍重鴻業且爲我龍一切詩古文當上黃金臺以觀雷電之入乙巳而後豐絕口不言詩偶爲之非情至感懷不獲已不敢爲也茲集始庚子前此不再錄感傷弓也止甲辰嗣此未敢續志明訓也丁丑五月謁嘉禾顏令公索豐近草舟中不攜一囊抵家始飭小吏錄此請教題曰庚甲草

萬泰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序

泰少時攻舉子好爲先輩法脈之文輒知有晉陵吳徵舜先生丙子之役先子爲長興令分較棘闈同社錢子肅樂馮子文偉得出先生之門因得班荆問字知先生平生與其治狀奉爲心師者十餘年於茲矣庚寅之夏姚江黃子宗羲來言先生自閩入浙艱難困苦百折不回之概且誦其近詩數首悲憤淒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惟以不得盡讀其書爲恨辛卯九月翁洲失守先生死之崇明朱子龍泰故人也辟地補陀者六年一日破帽徒跣來叩敝廬悲慟之餘亟問先生死狀龍曰先生年七十有五矣在澥外蹤跡半寄補陀一平頭自隨蕭然老衲也翁洲告急先生方養痾白華庵中投袂而起曰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當歸死於王所遂蹌踉赴行在未幾城陷是日清晨先生曳杖過鯤淵張先生所居命酒小酌分手而別曰吾行矣泉下待公返寓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絕命從舉火而逝從容慷慨不愧古人云惟遺文不聞有收之者有僧自澥上來字曰無凡嘗從張先生歷任隆武閩師潰入浙棄家祝髮補陀翁洲既陷乃出請得收瘞先生之屍而就死有義而釋之者因左

右其遺孤惟謹蓋奇男子也其言先生死狀如宋子而
獨能言先生遺文尚有存白華者泰聞之驚喜過望已
而褚僧去微來詢之果然則益喜固請得而讀之無凡
乃渡海挾與俱來斷簡殘編漫無詮次其所屬草皆覆
名剌背作蠅頭書大僅如掌字多潦草不可辨泰恐其
遂散佚而銷亡也爲之裒輯纂集序比句櫛而手錄之
片紙寸箋不敢失墜錄竟縱覽莊誦而竊歎曰先生之
人昭代不可少之人也先生之文昭代不可少之文也
今之所存千百之什一耳無論流離播越慟哭狂歌心

光血痕迸出紙背卽其居恒仕宦講業論文流連諷詠
之辭往復應酬之句亦必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
忠其隨筆雜錄諸篇皆根本之於性命參伍之於經術
先生之在聖門固當居德行之科不徒爲文學之士今
日之事乃其平日之言也抑先生言曰商亡而首陽采
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
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歌零仃洋諸詩篇不亡
而宋亦不亡然則先生之文其所以留口口未墜之緒
者豈其微哉先生著述甚富祇就其在瀕外者錄題爲

瀕外遺文云壬辰仲夏明州後學萬泰謹述

吳霞舟先生海外遺文後序　萬斯同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瀚洲先君子爲收其遺
文手錄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
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上片土
豈足爲一成一旅之基而公以八十老翁閒關從至卒
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以成仁取義之學講
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
方興旣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學之諡

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趨守所學爲
治致門時左遷歸里而諸公已遞逝公卽與張淸惠公
代主講席其後自越東而粵西而閩海終至瀚洲流離
瑣尾日瀕於死而公學益勵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
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際能從容就義如歸然
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
一時者比哉然公非但成己而已其於家庭師友閒更
有足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忤璫死公友馬文忠
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門人又

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恨蓋公抱斯志久矣豈肯爲猥瑣小夫蒙面易心者偷生人世哉此適成公平日之志幷以見公之所學又有以沾濡於父子朋友也公之遺文既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事不可以登集者尚數十帙先君子既歿斯同寶而藏之編念公斯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所存者當歸之其子孫乃吾鄉去毘陵千里無由一至以爲憾乙丑夏留滯燕山忽有客顧余逆旅則公季子公及也相與敘述平生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

返里門圖終剞劂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其後聊以畢幼時景仰之志云爾

詠史詩序

錢蕭樂

上古之世詩即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予不敏而爲吏俯以暇日讀史有得聊綴微旨遂成歌詠或疑當今十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人急而用微文自誤焉適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知其民之永歎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於行道乞人足矣

時維九月寒颸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福安省親行乎險厄之處山峻高以結陰泉涓流而增冽時或嚴霜戒旦征馬長吁披荆榛而得路排沙石而下灘時或落日蔽暉煙光凝暮望孤村以戾止解征衣而爰息山來供几戶直妨眉天慘慘而愁雲四起鳥淒淒而哀音百結況復行行兮若陟天關山山兮如橫地軸步騎相持緪索相引於斯時也行人喟而歎息僕夫慨其流涕況我遊子能不悲心雖澗花幽草郁郁巖畔之閒怪石奇

松蠹蠹岡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雁蕩擬其側明發有懷未遑遠睇心之思矣維其棘矣縱沈書採藥不如瞻嶺上之雲台怨鶴驚猿盡寫入中郎之操抒茲菀結詞不盡情

遊百洞詩序　錢肅樂

洞者何山石相負如屋之兀糾糾然雲氣出納其中故名之曰洞也百洞者因閒抵巇通劣得步洫乎以陰衍然以陽盡態極妍不可一狀故名之曰百洞也董忠介公之所搆也或曰前此不著名乎曰猶之摩語不生輞川不出右軍不禊蘭亭不韻往行立已名譽成人山水資人而得名者也抑又論之摩詰之於輞川右軍之於蘭亭始而有合知已也朋友之道也忠介公之於百洞拂薈裁蕪穿雲引月若天資既美猶須陶汰累祛乃成令器師也父兄也今者董公往矣逸少有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吾師遊黃檗見葉文忠題詠流連不已曰公罷相後瑨禍矣捐館後今日矣先生生於神廟之年文章事業炳炳宇宙猶以其餘力締搆泉阿逍遙引年今其何如茲遊也不同茲慨乎予竊意今日先生在昔必

飛長斧以鏡狼狐扇仁風以救刀俎決不至於我輩潺下新亭淚也或曰先生往矣安得起九京而事之子曰子不見夫茲山乎孤峯矗起峭壁削成斗上斗下不可諦視鼈鼈不敢遊其巔穀摶不敢犯其下是公所以居身也豁豁下開傑傑柱立天施其爽公引其針天彫其璞公丹之艭從斜得整從暗得明從斷得續張理天網補綴漏月是公所以居業也四阿無險平徹中繩蒼藤漫交怪石虛倚以爲徑盡及乎側身旁眺咫尺之內別一壺天意匠冥運心抒旁通經緯天地刀斧山川是

公所以行文也百洞以公爲師予又以百洞爲師茲遊也若擊而道存矣先一生予欲遊百洞意善爲決孝兼語子曰生者通售之變董先生果一閒坐泣涕聞葉文忠將遊鼓山移書誚責予閩斯言至髮竦暨運明戒毋往董生強再乃行今得此遊也董公有知當不就何我且爲逋客語山靈其勿勞峯讖壑訕哉一時同游者爲繼雉吳夫子魯庵劉先生陳君孝兼薛君明馨董生時登豐弟錁九見石隙題葉臺山句咸起屬和予爲序其一都云臺山先生福青人謚文忠文章事業彷彿公同

喜遊名山所至題詠或曰福廬臺山手筆也奇秀

董肇公文稿序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肇公方刻其一二藏稿贊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肇公之文與人於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鑒之也則亦言其爲肇公者而已肇公爲人豪舉通俠喪脫世數心厭塵雜矣尚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黃公仁當西漢之季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於制義之理蓋即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修爲

業合黨連羣褒譏賞戮附已則歎不容口不附則爲作
報聲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六經
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今知古此語必求
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者而讐所不附者其
滿口讚歎使舉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
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論纂
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
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子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筆
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寄
如其人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
以爲觀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歎
然則人與文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稿草贊投當世乃無
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於環堵之齋閣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於南屏出手業見示頼
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余名
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
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曰此士職
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修乃職其修此耳
式如以爲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不知有日夕寧
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於問學德行若窺
之各效一職以是爲守業也吾見連帷接席燃膏繼晷
者有矣飽豢時物以弋獲世資目方眩於訓詁之鶩說
心重搖於紙冊之鈴言一旦通仕籍號王臣胸臆閒時
物首老朽頓於無可復理之地其所據爲業者非天下
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黨譽罔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
田舍鞠躬負牆以交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日晝昏
於醉飽漏夜困於姬孌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
起不知旦何就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曰殆
也已顧欲與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羣矇
而號日月之升恆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於省其身而不敢
既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惕此日夕耳從是爲卿大
夫其考職謀政序績厄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
便閑習利雖極鞅掌不以瞶動壓亂相揉挫天下始皆
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

百工輯敉乎州閭族黨師師惟時理道淳備而福祚隆阜豈非大業之所就歟而要皆無當於今之時物也守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爲式如慮之矣式如質性猝敏經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度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瀏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略兼備且好修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日夕貿遷化居而去吾知其視陰惜晷卽計過卽安懷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於不自已者非今人所

能企而就也卽其搖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立誠之修以是名編可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之成就又豈飽豢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背焉哉今上旁求經明行修之士相與解籩拯渙而學士家率以虛聲浮氣矜許相應意主於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至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率爲清剛繼且道逃險隱清議篡乎方策士論軒于王憲已側目盱睢之得爲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讎因之以啓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恣譏笑此亦未嘗聞會子曰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者耳昔孔學之傳顏以默識曾以唯闔盛德大業未墜

二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修而得一拭目也哉

二江山中草序

陸符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閩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因怪近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粃糠猶足陶鑄者也況以之闡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稾草家

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交訌國家宵旰多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於文事鬬氣日長於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瘖喑逍遙六藝吐噦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誕虛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邪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庶民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聒猖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思退而考其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眞則山中之人始足重於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蓑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徇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駔儈視而優倀陰譎忍詢而婢妾飽羊棗思不復駐矣安敢輕入崖家堂出步障珊瑚豆圍隸甚而距踊冠幘齮齕卻人以潛肆其爲莽爲篡其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於世復何倚厎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

序

石雁居士舉業敘言　華夏

君夫季倫並窮綺麗而君夫恆處劣及觀季倫向君夫榮瑛琚至鄙子貢甕牖與人則臨川得人以已敵衛尉安禁不色喜予壁同馬卿富甚遜愷所見者卣一履底而妄意叩元白之齒至走吳祐貲春反獲定交杵臼卣一一且子愼呼子子故謂卣一卿當獨秀卣一又謬言久亦無遽若都水使者見思遠便憶明士見明士便復憶思遠而一時彼顏我孔私相聚樂然卣一視子終如賣人田舍予惟自擔匕箸向御史臺效劉毅之昌請鵝豕而卣一動欲舉庫見擲余又愧爲維友之居宣武座飽羊棗思不復駐矣安敢輕入崖家堂出步障珊瑚豆韭以與衛尉爭競哉第余介近夷卣一通近惠卣一神清子膚立予穆少卣一標鮮子染練卣一文錦而卣一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於世復何倚厎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能五里霧予僅三里此余兩人自定之優劣也道子學

畫千古絕倫楊惠之避而學塑亦絕倫孫位繪水繫來無敵張南本去而繪火亦無敵丁眞永草時無並稱虞廣譚廣屈文虞筆飛書馳檄用枚皐高文典冊用相如予兩人各雄之隱願也當今伯樂盛生冰鑑充塞朝市究竟邪恕從臣遊而不識張載爲臣所畏謂張茂先子所不解杜方叔拙於用長而不識樂彥輔之可敬周弘武實巧於用短則亦孫綽之鄙山濤深公所謂黃吻論士矣夫我輩燃松糠照讀甘柳仲郢之一鈔再鈔甚不憚匿姓名爲崔烈門生傭作必期與過秦王命分路揚且先儒未聞有王粲也非表表有文名者與七十二世言不令愁眉乎卣一曰文集止詩賦銘誄豈嘗用才貴遇亦貴忌如子虛大人淸平寒食其蓍已夫豕豐柳何植禁乎朝儀何略去乎玉輦宸遊何威靈而汾水雁飛何才子乎無已而胡琴碎市江瓢納稿然後泉阿知我亦牢落幸遇耳下此若合蘇門活庭綠梁泥梁武徵事朱崖屏愛而僧虔明遠因以拙累應之則忌矣夫忌亦遇也大丈夫不屑作河滿子腸斷才人亦寧向北海無禮奏盈盈少婦而徒思求憐於蕭僕曷令契丹成誦新羅爲弟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四夷皆知卿名而大曆女子能詞長恨歌者祟儇至十萬猶不沒沒然虞納晃爲張率卽詆之託言沈約便嗤稱無已與茅坤不知文長幾甘北面而知之卽識其後又未免繫籍皆賢衣紫者聖昌齡之漁讎所以向冷謫定甲乙未必無懲此又予兩人自商之然否也今人隨所譚無不予聖甚使金谷覆棊鄴亭失罰京師積貽玄林蠢癡鬱絕而韻成者難名急就步周而詩吟者愧冒巧敏聞予等言不令愁眉乎卣一曰文集止詩賦銘誄豈嘗用才貴遇亦貴忌如子虛大人淸平寒食其蓍已夫豕且先儒未聞有王粲也非表表有文名者與七十二世乃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觸觸生受誑而向空冢號其祖熊光非北齊理學名儒與當雪而詢龍色作奏而留葛龔解營道無烈心句而劉道綦謂不識士衡何忽見苦意豈專愚故然與然更有異焉邢魏諸公嘲弄異士詩故相讚說士反擊牛酒以延譽至歎才華不容妻子陽俊之作五言歌詞湯而拙寫賣者稱爲陽五俊之偶改誤於市而賈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女何敢輕議俊之遂侈言尙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才士非身陷苦海而尙不知溺乎予曰然則何不優孟之作蠻

語躍池以受有歐陽蘇莊列之目而苦心力役齎油素書股掌且三焚腹稾以期於松亦不解播還就業欲坐重五十席重八九而徒問遙擲戶外卅乃過波不幾所爲極難哉卣一曰當今聖天子在上動必稽古方側席鴻儒崇重經術而無以布聞任事者之過也古矢生當文運熾興務爲百舌以媚不肖取寵油腔鬼貌野狐鼷語滓穢太清敢於誣上雖丹項罔足贖罪矣子謝唯唯否否符卽精味段昌食經山海爾雅非禹益諸人不記予玩卣一帳祕大傳肴饌百金李衛公一杯三萬韋陟

至棄傴倘不減萬錢卣一許予爲周旋則在女我者寧必若君夫季倫蓄鵝羽櫟殺人司隸急起而奏按之也

汪伯徵猶存草序

毛聚奎

汪子少工詩已而挾詩而遊所歷名山大川日衆所交宰大江之滸室修廣方丈以外田夫所都鉏犁雜還畸人韻士日廣詩日富日益有名然曾日益甚歸而卜汪子不得而有也負壁設木榻一榻右布几窗爲窗瑯然精衛之音然所造則各殊次公之百鍊于錘囊雲水功栖煙之冥搜默連荔堂之組織昭武之博綜皆其體坐具讀書其上古書數卷外茄瓢竹杖博山鑪一事

選也而先生超然高蹈隨口而成若甚不經意者顧其行墨閒生趣迸出方寸流露不必有次公囊雲諸子之勞而關係舊史自寫平生足以角立其間則以其表忠襃孝無一語無所爲故不求工而自工也嗟乎斯人而有薄祉吟一卷固當長留天地閒作空山千年哭聲也夫

採菫堂文集序

洪圖先

昔太史書成乃在遊歷之後識者以爲山川磊落之氣

雲華碧映出自天然余謂青鞋布襪別有機趣當在羽裳雌霓之外者吾黨宇日英姿秀爽少習經術十三成名以暇爲制義即爲林閭領師門中高足郡刺史陸公呼以畏友里號神童謁黃石齋先生於湖上摩頂而誌之曰道在是也長得家學淵源不可涯測繼而袁公擬冠多士首加歎賞一日慨然有雲霞之想斗酒青山不可人世與同逸七人隱鑑湖上較經業史郡人稱經術之林騷雅之壇者皆載酒而問難焉既而喟然曰未識山川磅礴磊落之概未可言文也復以遊覽之餘舊爲

趣未易爲世俗言也余與宇日相笑而喻耳

清鄞袁　鈞陶軒輯

戴表元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長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

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長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皆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長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闖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精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翱翔而不就追於令茲又扳之爲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麈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

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
博行矣異時婺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
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
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戴表元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爲
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
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
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安之
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安敢自謂之有道乎

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
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皆不思而元仁
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之居其官如余
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
易稱而居之眞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
冠文學猶有與嘗從遊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
之說叩焉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邑有儁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驃孫生

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絺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騶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謁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邱鑒巖之鬼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彌綿浩混煙雲魚鳥池

臺苑籞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王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鏤磨後生嘗自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恨涉世太早故未齔而學未冠而游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血氣盛時東南馳騖自許要不離擬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刻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閱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閒耳目纔周几席之內

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爲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自余居刻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

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朱嘗不歡然與余和

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
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
史遷駿雄屈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
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
綻敝裘不惟屬吾志氣以盡荆吳齊魯之觀而已間燕
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
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
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爲余聞
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

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有高賢交友
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
以知養晦焉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戴表元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
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
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
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候嶺踊躍
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宮貴
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
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
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
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
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抗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
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
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
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
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

與往余甚嘉而異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
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日之爲魯者也昔之
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之夫子之書徧天下
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
何魯之拘也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游魯余曰茲
說是也而懼愈爲游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
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
邱壟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
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

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耆
亦未能爲之詞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
則聖與之游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版他日載
星重斫以求速化乃方徘徊感縮爲人之所不及是尤
可嘉也

送張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
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
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
以藝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
久之又去東游山陰四明天台閒若少遇者既又棄之
而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來去道
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
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
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沮少焉飲酣氣
張取生平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
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
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
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蕭章孫季蕃
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下千金之裝列駟之聘
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
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
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窮甚於此者乎六月
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游吳公子札春申君之鄉而求
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詞以爲別

送鄧善之序

戴表元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祗役於京師
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子餞善之於郊者
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
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
縕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寒抗則日與其徒歌
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
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
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之而加之連城列乘
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爭高

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滌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僞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若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沈湎極醉而亂習熟之久蓋初有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不自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樂途方開紛華嗜慾可

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美職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劉源戴表元序

送曹士弘序

戴表元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閒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緣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亦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遷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閒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游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也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

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嘗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

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游將
西須一言以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
辱獨敘生平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
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
檀乎哉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戴表元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
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
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

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運蝕生人以
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
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
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
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
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
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

永嘉也有尤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
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邁其時不矯
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
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東南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
而父兄子弟盡矣嘅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贏縢約
傲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三四儒者噫嗚欷歔悲動
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嘗有如此者乎余
家世剡人幸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
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
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
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

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
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
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溯侯之心其不可得而
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
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
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爲之序

送甘老秀才序

戴表元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
敢恝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

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則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諮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依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歯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志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頡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棄鄙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閒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輿馬奄奄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贈談星者謝生序

戴表元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邀名逐利者甚眾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有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聞往聽之術與眾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剋制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感而眾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欲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游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況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歎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其禍後當如彼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履扃所經過裹囊握券以候之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與余爲□□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不遠甚哉

信不以勞窶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戴表元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氓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

春有越僧子儀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語文氣甚肅曰吾將北游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游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游游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剎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麋然爲之五年而山麋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游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闔廼邱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

送開伯還四明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戴表元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

媿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閭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裔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其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洽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考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

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
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然
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
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援之歸鄞久之益
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還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
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衰齊絰
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
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
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
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
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
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
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
苟有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
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
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
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

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
於德而邮人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
車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
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
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
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悴悴然安得爲之詞於是退
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

戴表元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
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
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
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
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櫝
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櫝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
聽命不敢言兒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
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
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
之櫝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

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者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賒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翬然而飛翬然而游又翬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逵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閒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

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銑遊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刿源戴表元序

送謝仲潛序

戴表元

始余以文學掾游金陵時年纔二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一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

同時執簡數百人有仲潛嘗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辨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於庠校閒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已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考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諸變故寒漂暑煬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

齋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倘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閒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辨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心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

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類也而不幸渴飢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眾人紛紛之求乎占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予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卿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

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秋季朔日前進士劉源載表元帥初序

送樓卜隱序

任士林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也以名致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隱乎哉是以季主君平以卜特聞且十日十二子相配五行相休王所以貧富貴賤壽夭天下之人不能竊竊然知也知亦未易也卜始神矣是故遊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自利則隱者不爲也能其所不能爲其所不爲也乾坤坎離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於粟米絲麻而木金水火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末精粗之學不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目事具朝而平康之遊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卜者之門愈盛而道益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樓君淳甫將以卜聞而隱其心也爲我張大簾坐閎市人之富復有飯牛牽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可度上人歸沃州序

袁桷

僕以髫歲每聞長者談東南山水之勝必曰四明之天台會稽之雲門若耶沃州天姥往往比之殊庭異境若不可得予以爲諸山在天地閒不過草木水石之澗藪何至誇美愛慕若是之深也然猶疑之予家南口之下一日上絕頂見海中之山若與神人交接於煙霧杳靄之閒稍長游雪竇望四明西入丹霞洞而其勝概益異於是始信而不疑也適越始遊雲門若耶而猶見所謂沃州天姥元貞丙申編次台州學教官道經二山則其幽深清峭若在世外意其閒必有高世之人有道之士

居焉當歲歸者每至必爲徘徊顧盼良久乃得去然而
猶未有所見也方是時僕從事宦途奔走於埃壒閒則
所謂高人達士其肯枉巖扃之駕汙冰雪之容而爲我
出耶自罷講家居遊事遂息應門之餘則閉閣讀書倦
則擁衾而睡睡輒夢遊二山之閒覺猶若見之蓋二山
經行之地熟景物狹洽於視聽而猶未得見其人愛慕
不能去心宜其接之夢想也一日有可度上人叩門來
謁其容湛如其語鏘如其所攜之文又渾渾如也問其
居居沃州予聞之躍然以喜且予慕望其人而不得見

者十年於茲一旦門門相過得非精神感通佛驅之而
來耶於是薦之以霜菊酌之以清泉贈之以白雲之歌
歌畢揖別還山吁今世如上人者豈易得哉然予聞茲
山者有道林帛道猷謝靈運白樂天諸人或躡履而來
遊或尋幽而卜隱或摛文以致意而明德皆得與此山
比高相爲終始今則豈無其人焉上人歸爲我物色之
予他日兒女長大盡棄人閒事將因上人而問道焉上
人其識之

與速魯麻序別文

謝　員

速魯麻者西域人也父熟麥與媼曲尤氏私遇於
瓮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滅性母育之仍養於
瓮氏少生硬不循禮法母力變其氣質瓮氏亦護之謹
時其暄而溫良之既久儔永出流輩人交口譽之予家
居時雖數千里外固聞其名洎遷臨洮比入境館於石
井驛驛長廖某請曰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
道閒先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
閒之曰人希聖賢即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洹寒瓮
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閒凝重不語予亦

莫知其中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枸起請乃俾渭
川童子祝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言者廖起揖予即
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沈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
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而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所
自生予以其父特飲食之徒耳況難於明言之者戲撮
其母之氏目爲曲生遂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尋樂軒軒
未嘗一日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賓生
不在賓即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爲之盡有忤令者
生必往浮之人有速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或嘲生曰

吾與爾交昔何醲今何淡泊若是耶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爾特糟粕之餘耳生曰公等鵠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嚐其粒許曷若吾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辨給皆此類生風流蘊藉能助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之起予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歡然與之傾倒鈐後畢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益喜生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愍慰至屢拒不肯去俟復故乃已從予八年蓋未始朝夕離也一日生傾倒

太甚致予發狂而爲人所尤予則以尤生絕弗與交生踡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尤僕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益友稍稍疏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爲之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豫飭館人嚴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遂遠送予於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者雖一致先生於尤先生類

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中州與聖賢者游僕豈不願從以廁跡其閒念風土各宜適摯沽衒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剌吉者修坎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迷人尤勿與交以損其眞予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

送鄭架閣秩滿東歸序

劉子靑

今浙之東西以孝義樹立門戶爲仕族望者婺之浦江鄭氏也近有家範二卷多傳於士林云其子姪之賢曰

彥平甫者受知當路任爲行宣政院照磨架閣官院號無事君優游在職門無雜賓所接皆禮法之士而於學佛之徒尤不與進至一切無益之玩不聞於門屏之閒雖家範之訓有以成之要自其心之所安也於是至正八年之春秩滿受代卽戒行以歸諸掾郎載酒與肴觴而餞之江澨有言於君曰院雖無事然吾儕追趨大官不暇君可以自暇而未嘗以暇爲嬉居官宜爾也今春事方嫵湖山佳麗尤好事者之所嫽戀游覽而不能釋然去者而君之治任則汲汲焉若有所趨無乃不足於

暇裕之意乎君應之曰不然吾家宗族同居累世長幼子姪二千指旦則齒會於有序之堂以合食於同心之堂顧自謂有一家之政焉吾自來杭三年不得朝夕會聚吾奉家法誨言日夜以勤謹自持常恐羞之何敢以玩游自貽悔尤哉且受代而過爲留篤又家範之嚴戒也吾行矣毋廑舉酒於是衆咸嗟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觀君之居官如此而知其恪守家範如此階而進焉其有裨於政化可期矣時餞者院掾史俎琮江澄蘇文龍舒常王宗敏傅元澍咸在乃遣四明劉子青次第其言而爲序

送閻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金閨之髦蕞門之俊閟余昌夥矣聰明者或儻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訥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羣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於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延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飫聞者邪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歟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鱎者釣則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鱎者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鱎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癟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癟猛狗者乎夫蕭艾不翦闌茵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牾童牛芟羸豕屏陽鱎之魚剔桑蠹驅猛狗庶百閭之境百職清元元寧矣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菅乃其家之青毬也行且復典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阯

聖天子臨御日久圖惟治理知庶民之休戚繫牧守之賢否迺因郡國上計簡牧守之不貳者汰去之妙選廷臣以充其任於是夏官主事吳君味道擢守廣之惠州被命戒行僚友畢出供帳都門之外余與君有同鄉舉之雅亦走餞之酒數行庫部郎中楊宗舸主事戴師文

交屬余曰吳君之行吾黨豈徒以酒食飲食之必嘖之以言而後可子其有意乎余曰固將言也然念君自少時從厥考員外公官翰林官儀部因得師友天下之士聞見博矣至其起家進士歷官武選職方武庫出入中外皆有聲績練達深矣雖使之參贊方岳亦無不可況一牧守之任耶似無庸余言者然二君見屬敢無言乎余亦不敢自爲之說也請以古人之言牧事者質之吳君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於君何如君曰制田里廣儲蓄以養民者敢不敬承乎百里奚曰使之不以暴有險則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於君何如君曰省刑罰恤災患以安民者敢不敬承乎卜式曰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於君何如君曰使之以時章別淑慝以教民者敢不敬承乎余三請而君三應之如響於是餞者盡歡知君必爲牧守之良而無負朝廷之選者也惠郡之民將必蒙其休澤矣乎酒酣欲別遂援筆書此以畀之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令顧君順中將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復要予

姚鏌

以言曰順中與君最久莅政臨民實惟其始君但可爲是默默乎予曰諾遂借一言爲順中告夫爲政之道猶爲學然勉之而已矣當順中幼時習爲經義論策既長攻諸古文詞其體不一而足也順中不予鄙恆出以示奇者屹特簡者寂寥汪洋者肆發而無涯奧焉者從容諷之而有餘味予未嘗不用是自歉而有訝於君之日新也故順中亦卒用其長以魁一鄉而名進士獲重譽於縉紳聞其功効顯白有不可掩者如此夫環萬家而爲邑其人殊也人之不同而各以其私爲好惡其情又殊也今焉者爲之司平欲尺寸而銖兩之其道又豈一焉而足乎故必爲煦濡之爲仁孚合之爲信示之潔白之操爲廉察其隱伏解其糾結而爲明爲斷順中亦能悉力於此否乎信能如向之日新也則順中之收名一邑而自致雲霄者獨不在茲矣夫順中畜其志已久行將發之身矣況學與政本無二致哉夫昔之人有以蠙珠爲業者人曰此爲南商而非北賈也既而客於燕都之市則楚之璧兌之弓肅愼氏之矢森然列於其肆一日而酬其萬鎰者三其人始喟然曰吾今而後知深藏

者之不易於測也然則順中之寶固當兼南北而有之聖天子之厚其直以待之者又方汲汲也順中尙出其有毋徒爲蠙珠之利也哉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正德丁丑之歲長樂謝先生以湖廣僉憲賀萬歲壽節拜表於京師矣而上疏乞致仕去其同寅憲長聶公憲副汪公聞之慨然曰何其勇也邦奇應曰先生之志其久矣蓋莫富於宇宙之內亦莫富於吾之身宇宙之內風霆日月山川林陸草木禽獸之屬著而爲色灑而爲

聲滋而爲味散而爲臭可喜可玩可嗜可愕之物何所不有其何富如之吾之身耳目口鼻與夫物者謀而用無窮焉入而悅於心出而惕於聲吞吐卷舒何物非我而何在非適其何富如之古之人居廟堂而不忘乎山林彼非有所樂於身無待於外故也元結有言今之仕者耳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然則耳目口鼻具於身而曾不得一有焉夫何樂於仕乎天下憸邪之態愁困之狀巧佞之言怨咨之聲凡吾

所以不欲聞見者吾得而弭之也天下之士德感而情應若芝蘭之相入五味之相濟而天下和是故舉天下而莫累於吾心夫是以樂仕然且不忘山林之思焉萬有一焉不得如吾意彼且不能一日留矣況使之以身徇人乎哉先生聞見博洽趣味不倫星曆地理古今人物之變咸窮其原放爲詩歌清新而雅麗雖方驅跡宦途而風晨月夕徜徉山水之閒未嘗不灑然樂也彼豈不曰與吾勞吾身以役役於時孰若以吾餘年歸而玩天下之物樂之且不得盡而品題賦詠亦或得以寄聲於無窮不知所謂富貴在彼乎在此乎必有能辨之者況閩中山水奇於天下天下者耶先生之去志其久矣夫聶公汪公皆曰固如吾子之言時諸同寅憚公輩方以兵旅在遠微因以予言徧告之而屬予書爲先生贈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夫天子之於庶人如睿壤冠履相懸遠甚乃對舉而並言之而孟軻氏則曰民爲貴君爲輕夫君爲民而立賴民而安者也是故媚於天子矣一物失所

則天職有所不盡一夫作慝則天位有所不寧夫君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臣乎自漢以來入循吏傳者往往慶流子孫入酷吏傳者其身或不免焉夫天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人乎民之貴何如也近代名臣有身居台輔而顧不得爲守令以爲恨豈非灼見夫天之愛民與君之藉於民者深且重如此也而不得身致其撫摩煦育之恩焉則雖道行一時而父母斯民之心終若有鬱而未暢者乎是故舉天下莫貴於民諸司百執事莫貴於守令治天下而不守令之重者終苟道也

西泉林君宏用始以進士歷崇仁增城令其於民也若有所畏也雖細故諦觀而後舉若有所傷也雖筆楚不敢乘氣而施焉孳孳焉消其梗而利導之解其紛糾而變和之時而相之慮其患害而預嚴防之從違舉措不一拂乎輿情而動必中其所欲其工於媚庶人哉下悅上孚歷陞南京民部郎中未幾遷太平守夫林君由民部而考天下之故其亦有憮於中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戶口之數非有尹鐸之損也而歲減月耗其故何也使天下之令皆知媚庶人以媚天子若吾林君之爲也曷爲其至是也君詳允而溫文舉其舊政施諸民篤行而弗懈郡猶邑也天下猶郡也而奚疑之有且君子無樂於仕惟夫上下之媚之樂也非上下之媚之樂也惟夫天之克媚之樂也功被乎海宇慶隆乎宗社澤流乎子孫謂善媚天者非與殃民者違天違天而媚上君子不爲也

贈大理簡公序

王應鵬

蓋聞奇二而上偶一而下者卦之所以爲巽也巽者順也入也厥象爲風言風之能巽而入也御史者風憲也

至於糾察所以明王之紀而式邦之度者也巽乎不巽乎夫元善必揚稔惡斯殛此則昭昭著著若有所傷也雖筆楚不敢乘氣而施焉孳孳焉消其梗而利導之解其紛糾而匿非哲鑒者莫推託志捐形豈薄知者能賞是故操能誣或諛忝亮知子方激文潞之評宣靖甚王公之薦彼四子者智稱明達而識邁等夷乃失之若此而況非四子者乎故曰區策一世者非難而思周萬彙者難思周萬彙者非難而曲妙至理者難蓋言巽也我簡大夫以御史監察持憲中土夫其博學贍聞研精識變埋輪攬轡持斧搏狼固素所懷負者矣乃若臨事而懼當物而審

采之羣言斷之獨知約之至歸止於莛撞之音愼乎戞
鼠之機斯則巽乎其巽者矣夫然後揚激屢錯鮮不中
慮風行於兩河之閒而革面者希感心者眾物無噫氣
人有頌聲彼其吹毛簸糠煽魅成霾者風斯下矣我天
子奉命承統六稔於茲方勵中興之志而國是繽紛思
任老成如大夫者非其人歟乃廑睿想爰轉棘卿期不
待瓜政先敎輔此又明主之所以風於羣工者也於是
鎮守呂公巡撫蔣公與大夫同事而協惜其去焉謀之
岳宗屬翰於鵬不揣陋夫作爲巽說庶有以昭大夫之

美焉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惠

天下之事發於已試者易成非於試而易也試而洞其
理執其機而知天下之事必若此乎可爲而易也故道
之險易熟經由者任足以馳而弗蹶水之深淺憤涉歷
者放舟以逝而弗怖非其人偏技於水陸也蓋獨習於

殿南服君之所專者海道也夷舶商艘之所出沒珍貨
奇寶之所交馳任法也恐槩他虞衛情也將玩國憲而
又中貴有掣肘之勢有司懷苟簡之私可挾其所既試
者而易視之哉步或蹶於坦途航或覆於安流固不必
九折之羊腸萬頃之彭蠡而後能爲患也君其深念之
哉操勤愼之心勵廉公之操以奠南服以保令譽於永
終歷試而益效天下大任其不行將重畀之哉予與君
同鄉同驄鹿鳴辱愛最深故於其行序以望之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沂有友五人焉葵邱王欽佩安仁劉元瑞吳郡顧華玉三人者家於建業者也南海黃子和維揚朱升之則仕宦而至焉諸君子先後登甲科歷官郎署學以志行仕以事著會以文翰友以德業雖會不能偕志罔不一前歲升之守延平明年華玉守開封元瑞守西安今年子和守湖州不三年而出守者四沂與欽佩念離合之無期感友道之落寞燕子和於青溪之上賦詩爲別沂復續有喜焉夫四人者古之所謂良二千石也初元瑞守紹興五旬而罷官紹興之民拏舟而泣凡百餘里既生祠以俎豆頌其功於石又悉政事具在方策西安之治猶吾紹興也升之以文行化俗乃觀察陝右以育俊乂華玉當師旅飢饉之閒妥民禦寇郡有茂績子和之忠行不後於三君其事功必不於三君爲劣夫瓜者易瓞而天下趨於圓寓者易靡而天下趨於麗直者易罪而天下趨於巧諸君子有道焉不能以轉移有制焉不能以遷就有情焉不能以矯拂修之於儒用之於吏輔之於友皆是物也故在內修其職在外立其政文以潤身而去其凡近道以飭行而消其邪修是以事能同功而

治能同效矣子和之行友道之行也離合矣念哉欽佩聞之喜乃更引觴相樂與之醉而別焉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璟

粵我皇上撫運中興厲精化理用成嘉靖之休嘗數語詔宰司考視成制擇進士可任治民者參布寓縣既又擇其治行以最聞者疏請徵入補給事中御史及部寺屬員惟其材之所宜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而賢俊畢庸海內康阜焯乎盛烈將黃虞亦靡讓焉甲辰之春永豐東溪徐侯起家廷對不數月而出令吾鄱時松皋許侯惇大慈明乃屬之惠綏海鄉殆古大臣爲官擇人之意歟余適需次京師因見侯語政通變執方詳於制理之要與鄉人之在朝者交慶曰吾民茲有遭乎於是侯至則講求利便審視緩急而興行之若鎧刃發硎而支節立解窮鄉遠谷溫鬱之情始得造庭而求暴矣會連歲旱飢老稚待哺與死亡待斃者日盈於塗侯請盡發倉撫摩里無逋呼民不重困令貧耒盈野而耕者負販

盈市而鬻者則皆向所起溝中之瘠也日本島夷泛海求貢侯白當道曰貢不俟期非制也此必有利互市而導之者不卻之後何以制且吾疲民倘可勝供億之騷邪卻之比再至人然後服侯之明而戴其仁番舶頃市海上姦宄射利漸爲之根柢窟穴鼠盜遂忘畏忌朝議出大臣提兵制置部使者按行旁午以侯治素整暇屬之俘執訊讋之事侯謂民愚以貪死賄由失其防一旦根連波濫仁者寧不隱乎故哀矜懲艾悉當其情未幾詔下吏部徵侯民歡呼走弈將迯德政鑱石樹之是行乎吾儕特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舊

邑門侯辭不許余諗於眾曰上知侯賢召還且擢置臺諫臺諫得計言天下事而利安之國家以德澤濡養羣生豐亨泰侈法制日疏民不力本而內窮於財外又得爲僭踰之事則衰弊必萌乎其間夫君子之制政猶防之制水庸其濫泾納之軌法侯治吾邑已見其端而遏其末流矣今天下所當深憂而並圖者寧無有大於此者乎異日有以裕民防海之嘉謨告於天子必侯也侯雖行豈遂忘爾民哉諸掾史以余知侯固以文屬敘其善政之大者以著民所以不忘之意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鉞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譴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瞿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效忠此非時乎即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閎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特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舊

勇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特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夸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眾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爲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願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明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微單騎一見幾不可爲願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虜廷數語國勢賴以丕振願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墜之紀

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爲御史按吾浙也值寧藩之亂璫鎭陰爲應援浙民洶洶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周旋不動聲色而兩浙安堵如故公自以爲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若未滿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爲公之計無亦如在吾浙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浙其勢爲孰強鄰之寇視大憝之在蕭牆之患爲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爲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夸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余次第其言書之

送張維靜赴南都膳部序

王相

張子之登進士也年甚少剔華就實未其時也而懇懇焉爲先民之學矣抱璞葆眞性靈內腴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多言也定慮澄神掩躬自完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好動也王子者其友也而懼其流之罔衷也於其別也相與論焉張子曰甘泉子其知道乎曰吾相與子默成於道矣惡乎言惡乎言王子曰夫亦辨而默者也斯喑矣默其默不爲容默爲辨其辨不能窮一於默也斯喑矣張子曰默而成之也謬乎王子曰變而通之矣喑噫者弗克也明辨者以求行也辨不明行不可得而篤也詳說者以求約也說不詳約不可得而反也孔子欲無言矣爲賜之多言也其於同也終日言而不倦矣所貴乎洪鐘者叩而鳴也啓蟄不雷氣斯閟矣吾與子惡乎無言惡乎無言言而無躁千百言寡也斯其爲默焉爾張子之爲膳部也閒閒而無事也今茲往矣靜斯極矣王子曰靜而靜也不若動而靜者之爲全也動而靜也不若動不動靜不靜者之爲神也目者以視也致明者不必絕色也耳者以聽也致聰者不必絕聲也躬者以應用也致靜者不必絕事也故君子之學動以養靜其靜也貞靜以基動其動也果貞者體也果者用也合內外之道也道合而迹離時焉爾矣雷在澤中靜而時也天下雷行動而時也其靜也不可貳其動也不可測一乎靜也膠膠而眩矣張子曰王子之闖異乎多言則喑過動則愆過靜則禪吾烏乎適從吾聞留都多相與論焉張子曰甘泉子其知道乎曰吾相與子默成

攻陸氏子靜之學吾子之言似持之願往而咨焉以爲報也

送萬侯視漸閩序

陸鈇

萬侯民望視漸閩人曰侯少而銳也克諸侯聞之蹙然起曰有是哉亦老而諳者之克也銳之言也者非也且夫寡更者闇於務勇爲者躁於謀余惟是懼弗祗承天子之命一日持以告子且謀焉子曰子識兵不聞兵家說乎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又曰銳兵挫銳戒師老也夫人少則朝壯則晝老則暮氣盛衰亦隨之故銳也者特之操壯立剛特之操則老蓄磊落之功完其銳弗喪氣之精華果確不挫於物者也配道義弘功業斯其用矣世俗下趨委靡相尚余方憂銳之未蓄子以銳爲非耶侯曰吾疾夫世之靡也守進銳之戒耳余曰否天賦之謂材人成之謂能用不善則銳咎用之善則銳休存人焉耳今夫鏌鋣千將天下之鋒莫銳焉斷蛟龍剸犀革排紛堅而不闕與折者煉之火淬之水磨之石矣故君子懷負利器非致遠之難不善用之爲患且子將家英也纘言力學博藝洽聞髫年而聲振戎幕旣則校武以興技日充以長韜日精以究大司馬登序漕司之役

宿盤盤結能舉者以拙退介人者以汙出子獨洞察利弊剔伏舉遺無幾巨咸當故不三年塞者通墜者飭絕者繼困者舒盡閱歷之智深矣今茲之命蓋效而後用也宜若易然吾子猶若是歉焉如弗勝者君子曰養能於拙以愼出之含章於晦以厚發之善用銳無若子者而笑闇躁之慮耶蠢然鷹揚之師以耄舉伏波之勳以晚著吾豈樂少銳厭老成人哉謂世無老成人久矣亦無蓄銳之士耳故曰少負奇偉之氣則壯立剛特之操壯立剛特之操則老著磊落之功完其銳弗喪克哉侯遜起謝曰銳之言也者是也吾將從事焉遂書以贈

六月西征詩序

陸鈇

嘉靖癸巳夏西蜀蕃部弗靖邊微告警天子軫念曰愼選撫臣以往於是用廷臣薦擢山東左轄南澗楊公爲副都御史命曰惟飭兵戎給餉餽惟爾謀用臧惟戢在威柔在德爾惟相厥宜惟副將若藩若臬閫內外惟爾制之則又馳驛使諭曰往哉式遄毋稽朕命於是公卽

日戒行時維六月溽暑炎墟沸蒸諸大夫同事東土者咸爲公留行曰蜀道遠哉艱矣轍無少停乎公曰斯君命也我弗敢稽且夫勞吾於鬱燠也與驅民於鋒鏑也憂孰爲大焚溺之拯也與行役之恤也事孰爲急於是公遂行行之日余從諸大夫出餞郊亭公曰何以贈我余迺起而言曰昔馬伏波之征交趾也盛夏屯田合浦將士至穿石窟以避暑瘴然卒底平譎南勒功絕域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定志立謀以干時主惟是往烈余弗敢失堅然而善言必再余迺再起而言曰昔諸葛且竣蜀鎮不能留公也易之解曰利西南有攸往夙吉

今日之行有焉詩曰釐敏戎公用錫爾祉行將爲公頌之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濱海南凡數郡惠以難治名夫地僻阻而易憑民驚悍而好逞憑且逞焉激以生忿忿斯爭爭斯訟訟稍不得其平則撞搪叫號殺越公行而不忌大懲之所由起也維昔守非其員控御失所俗沿而不可革治斯難矣今天子政不遐遺愼厥選得顧子於司寇之屬曰惟茲蠢頑實畀之人曰顧子明習法比用適其長往蔑弗濟陸

子曰否吾聞之伏羲以驅獸野無旋蹄張機以俟鳥林無遺翼夫法使人易避而難犯豈其爲羲與機乎聖王之制政以宣慈刑以弼教仁義之術先後異施是故簡節疏目時有所置而不究非以崇奸也飭軌密防有戾必獲而不赦非以毒淫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咸是興焉吾未聞徒法之能濟矣顧子之爲師也昭斷以剔冤析鑒以摘伏確守以貞度何者佐王之刑法爲先政爲後茲役也有子民之責政爲先法爲後若憂治之弗馴而挾其長以繩民奈何其不爲獸與禽也相率投焉耳以禽獸驅民而莅其上其誰附我且夫蓄疑以待物者多拂情慮難以設防者恆過思拂情則尤生過思則乖起無平政矣操不平之政以理其易然且不可而況於惠乎雖然惠亦不幸而蒙難治之名矣其習則然非民之性也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爲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化淫汙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虛心者行政之本也恕思者沛治之基也此之謂仁義之施乎顧子將勉之信然易惠之治而返淳無訟而化理必自子矣

送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正德丙子余與戴君時重兄弟同舉於鄉迄今舉進士已居九十之半而任方面者甫二人一爲掌科汪君子宿一則時重是也位至方面重矣而說者猶或歉焉非其端確之操碩偉之器諳練之才固不當以常資序進耶時重曰望且侈矣顧昔在刑曹魁士莅焉萃僚翼焉蓬雖不直麻扶之矣懼當一面之寄墜而下歸爲諸君子羞若何界唐生曰易器而操用違其長因勢而導動罔不利時重歷主事副郎夙有令聞兵亦刑之大者以慎刑之心慎兵兵不戢耶傳曰刑罰不可捐於國征伐不可假於天下兵之不可廢猶夫刑也獨用之有順逆耳用刑而順刑非慘也是爲祥刑用兵而順兵非凶也是爲祥兵兵之不可不慎猶夫刑也雖然刑之誤尋於其躬兵之誤其禍無涯重則有聞矣蜀古梁州也以其強梁故曰梁以其險隘又曰益州險隘則其地可怙強梁則其氣未易平故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中原大定始甘順附習之相沿久矣今天下恩澤洽政教修風俗

與化移易其異於古未可知也至於綏之則安激之則
叛雖齊魯則然豈獨蜀耶武侯治蜀尚矣宋則張忠定
公威以濟恩化賊爲民者也文定公靜以戢亂式和庶
寧者也今之勢雖羌戎輯懷寧無禍幾之伏有萌無形
者耶無事而備畜威積銳應機而赴忽如脫兔時出而
乘百一之變烈烈乎天下莫能當矣時重重集厥長爲
蜀折衝豈獨憲度修舉而已耶同官葉君肅卿等僉曰
足爲時重贈矣界唐生起而嗣言曰予與君同以易薦
於侍御鮮公者也爲予啓公蜀之士尚有隱君子如昔

時篾叟醬翁者耶求而或得之願以告焉肅卿曰眞儒
生之談哉控地千里馭兵數十萬符檄交焉簡較時焉
烽堠警焉鵠立焉列需決庭下贖櫛出莅事欠伸不免
克休吏視晷昃未遑即餐呼具盂籃就几席且餔且決
嘆猶跋豆旁睨舉燭張燎必竟乃止歸入私署麗譙鼓
再報矣時重精明雄銳況天下事迎刃輒解以愚之孱
庸猥劣不宜妄附議雖然諸葛之才偉矣躬較簿書猶
矻矻踖踖不敢稍佚今將優游不事事從書生語耶嘻
迂矣時重曰王子以文事而談武備予以武備而不忘
文事固無不可遂備紀其詳

四明文徵 卷八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清鄞袁鈞陶軒輯

姚涞

今西北諸鎮地當要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莅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僚務迺咨迺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理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今頗識其概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林之西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圍固焉今吾不能有其固將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劫數城即僅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築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以五材養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馬足雖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爲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之爲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寇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築壘壁以自固而求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疏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爲莫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腳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知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猶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於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跅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嘗節其所施士恆不得飽

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又復時壞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死而不知歸者民不堪於役而舉烽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於赴鬬而空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於獨任食難於遙請役難於頻仍兵難於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勳勞持論議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之年才與識俱贍於四方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予未嘗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用力則有志者恆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於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各有所遵也是故北宮以德自媿西門以命自矜未易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今籌邊之助云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洸

昭陽作噩之歲吾邑舉造秀之士凡十有二人而秦氏之雋乃有三焉曰敬夫氏曰懋功氏曰懋南氏未幾懋功舉進士爲侍御懋南亦舉進士爲秋官郎相與樹厥聲猷以鏗鍧振耀於時而敬夫獨抱藝以困閭茂之五月拜萍鄉令敬夫內邃而雅外柔而莊子每善其人予意其奇於數而斂於才是宜有怨志因造而慰之敬夫曰丞一也爲縉則賤爲錦則貴勢固然也吾之不得躋膴秩也其奚怨之有子曰楚之璞齊之瑟魯人之冠履固世之所求也其或棄而不錄豈藏器者之罪哉物各有所遭也是故北宮以德自媿西門以命自矜未易以厚薄論也子何歉之深乎敬夫曰濠魚井鮒不可以量於江湖乘雁雙鳧不可以觀於渤澥吉也縣才末技

未能自異而使之居北里之任吾其爲魚鮒鼃鼉矣其誰能見異乎吾是以懼子曰子獨不睹夫馬之在廐乎方駕驥之雜處也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相異者寡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策之不煩御之不勞一頓其轡而千里至焉然後驥可知也今銓曹之處子也以萍邑萍固大邑也邊於長沙南夏之所取道焉者非得才以治之民不勝敝也而獨以屬之子固已卜子之良矣且子聞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區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子誠不憚此爲之除煩解嬉鋤

荒剔蠹恤其疲癃而遂其生息萍邑其有不理乎濂溪周子監稅於邑之廬溪後人尚仰而祠之今敬夫政繁而位尊非監稅侔矣苟以周子之心爲之則絃歌其政俎豆其德澤可洗名可起也安知無孫陽者出以空子於羣哉敬夫曰吾今終身遁然知道之不終困也因書以爲別

送陳若寶僉憲廣東序

姚涞

國家常賦之外有屯政有鹺政皆所以佐軍儲也二者利聚焉其長吏惟貨是黷歲久滋蠹法訛益奸上下交病未之有改也以今天下皆類此而廣東爲甚乃設憲臣以統之夫錢穀刑獄藩臬各有攸司而獨此屬之持憲者何也蓋威重則令必肅賞專則績易成是故有罔有違我則繩糾有冒有汚我則收舉有偏有廢我則釐正有惰有頑我則督察非志碩冰蘗而氣挾風霜者未易振斯職也今同年莆陽陳君若寶以才儁聞於時由夏官郎僉廣東臬事領璽書以往凡屯若鹺惟君之治簡任之意亦良厚哉夫取諸民以養兵不得已之制也民不能給而取諸屯田甚不得已也屯不能給而取諸鹽利尤甚不得已也爲此二政使官享其入下樂於供亦一時之善制也而今以病告豈法之弊哉任事者之過也余聞之以利濟欲者其入必耗以利樹名者其取必刻夫利者民所爲也以利取人而又奪其有利弗獲而害復加焉民烏得不病然法不可更也故號能更者巧爲趨避必求其盈遁稅不登責之如初涓涓不禁責之如初便文自營民以盡病而末流之弊猶未知所底止也國家任法與人其意豈若是哉夫屯營之卒罷於役官不能自爲稼也稗販之徒困於征官不能自爲輸

也惟屯之長與販之私者利焉是必有殿之者矣咎當誰任哉求屯之實去其害屯者可矣求嶼之美去其害商者可矣去害以收其利匪君之賢其曷有緒廓百年之弊而惠一方君其勗哉君之僚友咸屬望於君者也謂余之言信然其出祖也遂書諸贈言之什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涞

吾郡爲兩浙望地前後得賢守比之他郡獨多而近歲吏數易以民譽著者視舊若稍減焉余嘗求其故以嚴辦取快者或篡於愚以強忮爲能者或偏於愛以和易觀風者疏薦其賢天子固熟知公名矣陸見之日天荷不忍公須臾去也者與舶趙君儒輩相與餞之郊因屬余以言公爲天子遠吏殿我海邦惠化已流績用已章宏深學業之精醇才猷之沈敏風韻之醞藉士流推天下孰大寧上與朝廷孰重有如廟堂登賢留公而用咨林塗之人蔭矣某也實庇公之休公往不復吾何所依誰則慰吾寧人之望者此余所以爲私憂也於是坐於懋然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容物者或濫於所與以廉謹自守者或不究其所施政既失平而民被其殃此民譽之所以鮮歸也疲民嗷嗷無所恃賴者凡數歲矣邇者西蜀瓦屋高公次以天曹之英來守吾寧乃監前人之政而爲之斟酌損益與邦人宜之敦龐風教勞來孤惸剔厥根節磨厥頑鈍剖厥紛拏燭厥幽伏疏厥蘊積蕩厥煩苛期年而政通邦人咸欣欣焉嘉靖七年夏余上疏南還入吾邑疆耕者植耒漁者鼓枻牧者弛擔釋負行歌之聲相答也余憮然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蔭矣某也實庇公之休公往不復吾何所依見茲人之樂於爲生也出而訪諸列城則皆猶吾慈也

又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揚子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惟江河也公雖往矣其波及寧土者吾時得沫而濡之吾又奚憂余從而諭之曰言松柏者私公之愛者也言江河者怙公之德者也言則似矣然皆未足以知公之大也獨不觀諸公羊氏之說乎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百物滋焉公志與泰山同余願治寧之膏澤與天下其之哲夫士女之瞻戀僚友之睽違余均是戚也雖每懸諸衷蓋未敢爲公告也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涞

於海陽余造而喟焉公殊不爲戚頃之買舟南行余於是知公之賢於人遠矣夫予之所不能喜者奪之所不能怒也譽之所不能榮者毀之所不能辱也公自舉進士拜兩京御史積二十有六年矣今之用人者論科第之先後計資望之淺深敘年勞之遠近采聲譽之高下一時臺省之在下僚者舉莫先公使公少貶以徇時則橫翔捷出宜無不如意者公顧讓而弗居以卒就嶺海之行此無他公惡夫貴商之得車右也寧遜毋競寧拙毋巧寧躓毋蕩寧約毋華海雲蕩滿公往若曳使凡不

義而貴無德而祿者聞之慚且沮焉此公所以抗疏而不悔也語有之道勝於己者物不能亂奚予奚奪奚譽奚毀公固有以得之矣是行也夫安能病公余辱交最晚雖不能盡公之平生而亦嘗得其言行之概公欲戒詭隨故其所持多違俗之操公欲儆循默故其所陳多矯物之詞前乎此犯逆鱗者數矣公內斷於心蓋非偶求其可以障頹波挽薄俗者誠未見其人嘉靖丁亥夏虞山陳公原習擢南京太僕少卿公弗拜薦遷樂養素史李幼廉之爲幷州也自以爲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孔溫業之求外官也白敏中以其不肯屈朝廷至相戒以之士凡十餘人請以己官讓之疏入忤旨乃使公與教

須自檢點眞德秀之拜起居也語劉熳以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爲從官之人公潔身以去固無愧於幼廉矣然操用舍者孰可以爲德秀余因是而哀叔世之難悟慨君子之無徒不獨恨吾力之不能還公也

贈陳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鏌

陳子石卿令於楚瀏陽姚子惟東其友也集賓客以祖於都門之郊酒酣咸曰陳子之行也宜以言於是坐客有爲歌卿河梁之曲者其聲鬱以紆陳子曰美哉思之懷之戚也有爲張繼東陽之歌者其聲越以揚陳子曰美哉情之夷也有爲龜蒙尊酒之唱者其聲壯以激陳子曰美哉志之遠也客曰情其盡於此乎陳子曰未也吾方有官守詩未之及也烏謂盡於是姚子引觴進曰詩以言情亦以言政也吾與陳子昔嘗學詩矣誦詩而不達於政君子以爲恥吾請執詩以論政可乎陳子唯唯於是姚子爲之賦宛邱爲之賦壽菟爲之賦七月既又爲之賦洞酌又爲之賦抑之八章賦既終客意有未

深也有爲潘岳北邙之詠者其聲迫以遒陳子曰美哉懷之戚也有爲張繼東陽之歌者其聲越以揚陳子曰美哉情之夷也有爲龜蒙尊酒之唱者其聲壯以激陳子曰美哉志之遠也客曰情其盡於此乎陳子曰未也吾方有官守詩未之及也烏謂盡於是姚子引觴進曰詩以言情亦以言政也吾與陳子昔嘗學詩矣誦詩而不達於政君子以爲恥吾請執詩以論政可乎陳子唯唯於是姚子爲之賦宛邱爲之賦壽菟爲之賦七月既又爲之賦洞酌又爲之賦抑之八章賦既終客意有未

解者陳子拜曰楚之政詩言碩鼠懼吾治之煩也吾豈敢忘簡楚之風巫宛邱之俗近之吾將革其滋也吾豈敢忘正楚之士荒於文菁莪以勸吾之育材也吾豈敢忘勸楚之田稼事弗修以遺鄰壤之穫七月以厚本也吾豈敢忘勞行此數者君子之政也弗莅以豈弟政或壞於成是故非洞酌不可豈弟行矣政教章矣民始化於德民化德也者治之終也道之極也子之況我也滋厚吾敢不拜況客皆起而揖曰知陳子者惟子規陳子者亦莫如子二子之交也惟義之懋故陳子之往也姚

贈汪子擢守永州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牽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捧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歎曰明天子在上宿弊尙不可一洗而淸乎遂隨事具奏出納惟稽濫侈惟節贏餘爲會估辨值閱數月內無罔索官無虛費商無冒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爲朝廷節省浮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

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閔而歎曰嘻志期於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眾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於拭目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歎息者雖然尚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者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爲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悶人之窮而振之出門見羸衣糲食者即出所有以恤之行至途中見無衣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賑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羸衣糲食之閒乎天下之事去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夷之中供億之費旁於禦侮輦一之法廢於徇情俗以悍慄起爭民以詐疑失業刑以驅糜改律賦以逋逃滅額湖廣郡號稱難治者必於永州屈指焉夫見羸衣糲食者日欲罄其所有孰若活菜色之孳生枵腹之尸其功爲多乎或以乃受軸於陸子裨之書所言以往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　鉞

鳳陽古鍾離之地崇山急流蜿蜒經緯以負黃江右寔肇造我國家龍興其徼道直廬明宮神寢卓犖諸夏所以開帝功昭王業者有遺思焉沈子以鄉進士筮仕分士拜命典司郡刑抱班馬之才睹河洛之勳出擁入休攬衣襄帷子知沈子必有所感以自適也不亦休哉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湯沐之地根本係焉惟厚生禦侮往往匹紹都畿日不暇草莽驅馳以永綏祐培覆庶幾根本盛固達之四方垂之萬年弗侀弗竭也況從而刑之乎況刑之有不得其當者乎沈子蓋惕然以思弗得易易者矣郡刑徒役以上不得專制兩造未備具情以請上官以意授之輕重出入受成而已予從司寇郎後竊知治獄之道蓋獄無有弗明弗明自上始以直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憫惻而涕泣者以曲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疾惡而懲戒者若慮重違上官而以意

口口酋承夫尊卑太別則恃壓威權太盛則令專寧負
民怨毋違上恃實刑罰不中之所自起沈子授新秩遇
明詔執法以伸直守職以伸法子固爲沈子慶所值也
以風陽根本之地而得沈子之剛明仁恕者子又爲鳳
陽慶所值也是爲序

贈羅后江香山之任序　馮震

后江羅君之再令香山也一日造東厓子之廬曰治無
定形政有常體令鄉之政不猶可行之香山考乎余曰
可矣而猶未也體其常也用其變也風土之異尙而習

俗之易趨也君不見夫水居者之安於舟陸居者之安
於馬乎二者或背焉吾未見夫陸之人見舟而謾操水
之人見馬而善馳者也爲政之道何以異此夫鄒孔孟
之鄉也去古則遠而聖人之教化猶存民皆遵信重義
有勇直不屈之風無儇薄喜冷之習故其政也德行而
威不勑亦足以治若香山則異之矣孤懸海島之中民
多負恃雖文獻駸盛於今而健訟日張珥筆懷牒者百
十爲曹鑿空扇虛強智莫詰又俗雜五方利於販鬻脅
吏舞文盜賊如織風靡靡而不可救則香山豈善治之
地而可以鄒易之也子產曰水不如火此寬猛所以異
用也崔寔曰粱肉不如藥石此剛柔所以異德也今徒
煦煦然曰德矣而議正之道衰將不保奸惠慝乎又徒
虩虩然曰威矣而然青之道塞將不密法張禁乎偏之
者皆非也然則今日之政亦曰火不可無耳豈眞水之
不如哉亦曰藥石不可無耳豈眞粱肉之不如哉虛詞
枉牒之蜩興於前也吾照之以明炊而不可豪右之所
脅狡猾黠吏之旁午於左右也吾莅之以莊毅而不爲
視聽之所移荷戈列刃之縱橫於海濤也吾督之以公

嚴而不爲貨賄之所疚毋紛攘以疵善良毋峻急以赴
期會毋矯抗以干名聲毋掊取以濟緩急毋縱濫以市
恩私則庶乎寬不至弛猛不至厲剛不至亢柔不至懦
威威也德亦威也德德也威亦德也而於香山何有乎
況君世其業者也大父武選公宏才博學仰頌至今父
憲副公尹婺源爲賢令撥雲南爲才御史茲東廣又憲
副公經略之地而君昔從事者也培先人之積以淑其
身大前日之政以澤其民固易易爾而何言乎香山也
然則君可以往矣君曰善客有贈行者亦曰善遂書之

以歸

贈東沙張先生歷雲南按察使序 陳束

國家既外建庶官而又置觀察之使以詰疏糾劾彈肅僚庶與內臺埒至隆重矣說者謂使之不重自撫巡始有御史御史大夫內出巡撫而觀察輕有撫巡奪之權而觀察使不得其理此殆不然院司之臣得比屑事上以展采厝事非相軋也制得相覺察非云使有避也今諸爲觀察者不惟掌故本始率謙謙厚自退抑又其甚者日具文案辟睨兩院閒幸其出可否而因有所傳決外哉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乎敢因同官之請序以爲贈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賈君 范欽

愚民一不幸陷之罪卽鉤攩況比至累日月不決而大吏猶豪作姦衰受賕賄乃推避不復問此何爲也夫以尉丞以上聽訟決獄之官非少設也今至郡邑之長反不得專聽民閒鬬爭訟而觀察使乃纖纖競錐刀親微細一切豈制乎今上皇帝旣重茲任下令若曰諸按察司非嫺習法令曉明典刑者弗得他有所授意徵遣矣會明年滇使告闕乃以東沙張君往陳子曰茲其爲觀察使乎積弊之風不能以虛起反正之漸非可以苟能夫使抗義引方以爭大體而式有位類非凡眾之所能也使君具明哲之性懷耿特之操潔白公清義不苟合有其本矣往由郎署出視學憲江以右學士翕然向風焉視兵刑卽清兵刑參藩政卽名出諸藩使乃今其不爲名觀察乎滇南去聖人之庭萬里矣禁網闊遠桀猾亟爲奸究雜連邛僰駱徠諸氏其人好阻兵而有丹碧金石珠貝之饒吏無廉政而監於此者或乃自他於中郡其守易撓而其志意易回也此又何暇與論繩墨之外哉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乎敢因

空雖稱西北防虜東南備倭計其所費猶不如國初之
夥闢一施措所司輒以乏告遂殫搜括之方廣輸納之
路百官獻俸齊民增賦蓋前此所未聞者至令下廷臣
上議無慮數十均效犬馬之勤而竟鮮涓埃之助其故
何哉蓋嘗究觀明興二百年於茲矣聖君賢相昕夕圖
維財源利孔蓋已神謂而力闢豈復有遺漏之隙足以
開拓見聞所患者特流之末節耳夫漏卮非滄海可竇
野燒非林木能供歲入有限而出顧不貲無惑乎用日
以蹙斂日以急也聖明在上斡旋化機宮府監局有可
減輸者乎部司郡縣有可罷徵者乎官軍廚校有可汰
除者乎京用邊餉可有稽核者乎藩封歲祿有可疏分
者乎無名之需不急之務有可釐正而停輟者乎在在
而綜之事事而度之德意流衍人自向風帑藏何懼不
盈經費何懼不給邇者詔光祿月以出納數聞中外檢
飭費省十九斯非較然明徵耶佇見講求節縮之命亟
下所司賈君忠亮時論共推而況會逢其盛必將從臾
大司徒昌言力行以贊中興之治今不負吾民其肯負
吾君乎二賢蘊匡濟之略奮慷慨之衷期於僇力共濟

時難固嘗奮發而欲披露者試以驗諸賈君當有契於
斯言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吳公守吾寧之三年將報政會山東憲副缺上遂以屬
公蓋列鎮曹濮云范子聞之曰嗟乎公於是肩且鉅矣
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京圻之安危視山東山東所視爲理亂也辟之審射必括而鵠轂以轂神動
響赴誰能捐之乎國家定鼎燕薊囊括山川三面距胡
一面以臨中原控海內殆若建瓴重以列聖嗣興世擅

神武故有積稔嗜嚱而易慮俄頃令修於堂陛而風行
於萬里之外所稱狂夷黠寇逆藩悍將稍一蠢動應時
殲滅斯蓋伐其邪謀而制諸死命非一日矣故曰天下
之向背視京圻也北起臨德達於濟沛皆山東域內地
無崇山大川之限邊谷修塹之險而運道正值其中歲
漕四百萬鱗次櫛比坐閘望水稱辛楚矣脫不幸而有
崔苻之警扼吭附背非吾得專吾恐川坻懸隔咫尺千
里六軍萬姓懸命待哺朝夕之間未能高枕而臥矣故
曰京圻之安危視山東也山東故習格鬬稱易動而又

地瘠鮮積聚歲遘相禪猱作並苦開值水旱流亡載道而強者且尋干戈幸須臾無死矣此其大較而曹濮更號多事緣與豐碭商亳相大齒固川陸之奧區而戎馬之走集也曩歲羅女肺詔之變震動齊魯亦足明已又黃河西注捍纔一隄由下覩上較若釜高歲日築塞疏濬之費民大稱困所司率檄郡集丁夫斂緡錢以相其役功未及奏而他所以決告矣斯曹濮詎有脫駕之期即山東能息肩乎故曰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夫柄事者內鎮撫百姓外以消弭諸患其要在觀究

天人之原按求今昔之略蠲去煩苛選任良吏勞來長養與民休息遂其井廬室家之樂而作其親上附長之心將綏急惟吾所須斯稱善治主上睠焉東顧擊以異公夫亦以公之善治吾寧也公性慈仁屬念時艱至即問民閒疾苦及政所便不便狀而興罷之犁然當於衆心即以盜與水論吾鄉田本下下率藉水滋溉故事四列磽塉諸射利者輒盜決民並苦之公親秉封鑰時蓄洩所入穀視昔頓倍地故有偷兒而謝墝者稱窟穴假妖祠爲神曩莫或詰即詰亦力公下令並撤祠戮其

最不逞者餘令緣南畝無復恣睢斯亦烈烈若是殆冀遂召信臣之流亞歟語曰小古大遠視近由今所論曹濮之患蓋莫急於盜與水矣公以其治寧者治曹濮廓而大之涵乎無閒恢恢乎游刃也又況奉天子聖書行事得從便宜乎斯其效可前睹已公將行廣文周君紹穉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之雖然主上寤寐賢豪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贈鍾陵毛侯遷台丞序

范欽

昔人有言時平則貴守文之臣世亂則用介胄之士嗟乎彼誠判文武爲兩途也豈其然哉古者寓兵於農寓

卿於將平居握奇抱璞悛悛若處子至運籌發策或涉歷戎行咸奏膚功由夙養完粹其出無方詩曰紲紲武夫公侯腹心深哉其言之也後世儒者長視闊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長之故武人亦狃習紈綺庸鄙偷惰罔效尺寸此以彼爲俗夫彼以此爲腐儒二者交譏而治謬戾甚矣嗟乎是豈先王立教與任人初意哉鍾陵毛侯起家明經年二十餘令象山象山當東海隅北鳥夷無城郭之守兵衛之防寇賊剽掠歲無寧月往宰

者率稱疾或失職罷免俟下車俄報寇至毅然治戰具
焚香額天與家人訣曰吾奉明命撫罷民誓僇力滅此
賊即不諱汝輩善自裁無辱乃戎服躍馬率先督戰設
伏遣奇與賊數十合大劒遁去於勗父老部分諸子弟
守要害觀變犄角始城石城立三水寨待糧造舟晝夜
戍守而又拊循勞來泣奠死事者重恤其後民感激赴
戰無不一當百賊相戒曰寧拉虎頭無犯毛侯威震海
上象山自此靖謐者七年范子曰余於毛侯而傷臣職
之隳也語曰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乃人閩寇至率奉身

鼠竄曰眾寡不倫坐視其民魚肉糜爛而莫之省憂掠
取他功以圖掩覆偃然不疑由之弁髦其君不難矣斯
可謂忠耶烈耶封疆之臣死封疆耶侯被服儒生非將
家種也位不過縣令地不滿百里非有運帥元戎之寄
大都重鎮之憑也惟智勇兼資義憤激發外捍巨寇內
衛孤城卒使東南諸郡倚以爲重彼所謂文武吉甫非
庶幾耶余於是安得不傷臣職之隳也夫侯奕奕若是
即使躓躋通顯風厲人人要非溢分而乃僅丞台郡豈
所謂功高者不當盛名者難居耶嗟乎小者巨之占也

贈大參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惟我郡越在東南巨海外環夷寇憑陵歲用爲患我槐

溪公昔守茲土靜正毅明剛大廉敏道化闔澤去有遺
思我皇軫念元元命由楚阜改蒞海防開府仍當我郡
我士民歡慶若初既浹歲掄師練士繕城列艦待糧飭
械布諜懸閒眾諮而獨斷水戰而野守威行海陬晰乎
光明適我藩參知缺宰臣以閫我皇特用公補閫者咸
喁喁言或曰海島夷獉鉤連內地乘風鼓舶往來靡極
我郡首嬰其衝展閫帶廣引吳翼楚茲小郡不足恤寧
而不爲他慮乎或曰困以時拯化以久漸今凶醜猖迸
馬牛放逸瘡痍甫起流民漸歸庶幾望有蔵牟乃使扈

子失母旱農缺霓乎茲行也我實恫之范子曰皆非也慮者之言遠而靡衷恫者之言急而實要斯亦拘虛而昧通方之倫試論我浙藩諸省效政列郡尸化其邊重矣控扼蠻夷屏衛京圻其區要矣輕場寡持靡誕成風其尚鄙矣趨驁末作恥緣南畝其力惰矣歲輸百萬遏給京師其財殫矣故非剛大不足以任重非明毅不足以握要非靜正不足以祛鄙非敏不足以起懦非廉不足以阜財此數者公之所兼擅而特出者也望洽則寄隆才鉅則畀厚造化以栽培篤物哲后以勵相官人道乾何則其理然也材制定操繩墨運斧斤唯吾所裁心適而手應氣至而神會投之所向靡不如意至於做宮敗廬梁蠹而棟摧撤一則百搖易細則鉅傾其不睨視而與哂者哉夫負疢者骫骳跛羸形奪而氣索其神居焉此可以措手蜮攻其上蠹蝕其下盤跚於膏肓之間而表固榮也嗟乎越人回車華佗卻走矣夫君子豈不願與斯民呴呴相望哉乘其敝且難而不可以卒諉則必求其理解之故當做宮者先立其大則立者漸修瘠者先治其本則其標不藥而自愈嗚呼為治之道猶是哉吾象山東南之末邑也頻年大祲野多餓夫並

漢代信越徵兵而饋餉畀何彭異卻敵而拊循屬禹斯蓋籌於內外緩急之宜者也假令公握重權都臣鎮財不適用民不附上欲以培植化源削平外慫難者亦安能釋此就彼不為深長圖乎或者唯唯會吾邑夏侯徵言於范子具以是述侯曰吾今乃知公之行誠皇上節寄之專宰臣薦進之公也遂書以為贈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梃

匠人為室利斬不利斵醫之治疾不難於瘦而難於中乾何則其理然也材制定操繩墨運斧斤唯吾所裁心

海蒐攘桴鼓之聲達於旦不輟因之堂陛陵夷百度皆圮若不得已則掃除而聽政不可謂敝宮乎宦游者顧景而氣奪伺隙者磬餌而影集其淵洶洶其魚噣噣不可謂中乾乎廣右鍾陵毛侯弱冠登科有儁才且負奇氣聖天子知南東之多梗而尤吾象山遂命侯臨之所謂居其不利而當其難矣侯下車慨然有興易之志曰茲不治其綱紀不立而維繫故弛乎其表極不端而醯雞斯集乎早作夜思左睇而右盼乃明職守簡胥役抱牘聽命不得輒至前肅然定上下之體於是昔之盈之民故德之夫侯能因先君之惠惠象山又安知不以象山之惠惠天下哉侯之治不懈其譽方日隆立言者將於吾侯考世也是爲序

贈沅溪何先生晉貴州按察使序　王　梃

山陰何大夫爲江西參政三年銓部擬進湖廣山東按察使已口貴州上乃可之或訝之焉王子曰嗟夫不聞諸操舟者乎平津安流無所事嚴及行江湖則必擇舵師託之何則其注重者其志危也貴竹地國初分隸川湖雲南永樂閒始別置省東阻五溪西距盤江南轄滇中昔稱荒服今爲要區故雖度支煩他省不敢廢此其爲辭也顧未幾而百姓翕然歸心焉豈有他哉知所先後也文政日充虛有嘗無由不敗夫陰陽奚斁極不端則貪夫聚矣逸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之塵塵致予不疑夫上之馭下猶馭馬矣剛柔取與惟上之志也而尙何說哉天下之治莫先於守令侯之治象山未期而遂浹借使存之以至誠持之以不變孔子曰三年有成匪虛語也今天下多壘且虛耗不啻倣宮蛾蠹爲災庶幾中乾矣安知非侯異時之事哉或請曰侯之先公常通守寧波有惠於象山象山之民故德之夫侯能因先君之惠惠象山又安知不以

勢可知也乃者小醜稱兵潢中持議洶洶聖天子明見萬里命重臣在察之非其時大有齟齬此何以作焉國家設按察使與御史臺埒大歸獄具並得會逮藉有兵事則獻功虜馘不關決不得稱便文故執平亭持節旄與地方負安危與百姓爭一旦之命者按察使也地多故按察繫大故貴竹今之江河而何大夫江河之舵師也何訝焉嘗見操舟者以舟為家孩則負匏長則習焉備嘗險阻故無敗何大夫少負匏從若翁大司空石湖公游四方青年登第初官蜀中泝瞿塘灩澦而上出湖湘揚舲洞庭遷山東觀呂梁之濤徙關中探黃河之瀾乃涉江國又循黃天蕩泛灩於彭蠡之墟夫石湖公者艨艟大師也大夫少從之長而習焉又備嘗諸險阻矣持是循五溪閱盤江臨滇池之陰其濟奚難哉說者曰舵師當險心嘗兢兢焉故神不分神不分故耳目手足之應機而不亂何大夫臨事嘗有懼容臨百姓常有憂色王子曰知大夫哉故高而能降者天之道也卑而易流者地之則也戒慎恐懼彌久而有終者聖人之極也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之謂也大夫號沅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　煒

余慈邑句章鄞鄭之閒厥地鮮閎鉅山水然而蜿蜒倘洞溜亦奇麗可覽觀焉以故士之明經修藝文者後先相隨屬立名當世浹於茲猶斌斌郁郁與海內英烝抗偉云顧頃年人士多以齊魯詩貴顯至通禮經振迹者乃寥廓不數數見邑縉紳輒相與悼湮闕焉既而嘉靖丙午旋峯韓子裒然以治禮魁兩浙明年丁未偕石南葉子升南宮成進士畀之治棊置郡縣將以闢宣玄化敷澤海寓韓子得揚之興化令比行鄉大夫祖餞於東門外韓子揖余而請曰吾懼罔克業茲官君乃獨珍閟不灑然惠德音乎余曰古昔守官尊民之士表奇著聲名實純粹舍經術其曷能哉牒紀以往靡得而稱已漢諸學士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取諸禹貢焦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讐易至杜君公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所謂經生宿學也藉於民社之寄乃廓廓焉發其素業便宜以為治迄茲猶輝映焉夫經術適治古之人昭顯可徵睹若此如吾子得禮經之

精既已敦茂發榮不詭於古人矣由是而守道遵軌貞教樹儀即方行域中吏治喬蒸蒸有嘉蹟也矧興化邑理何有焉余嘗考漢儒之言禮者多由高堂生而魯徐襄以善容至廣陵內史瑕丘蕭奮則以禮爲淮陽太守夫廣陵淮揚咸東楚地其俗剽悍輕揚其人民沾沾自喜多易長民者欲防其淫而救其弊非禮則無術矣故襄奮示之以禮乃維風惇俗勳名煩炳傳後禩可述稱今興化固廣陵之邑而淮之密壤也吾子舉禮而措諸治則讓德若大雅整之於身而施及蒸庶厥治行政業

將曄乎世儒莫可幾也庸不與漢材同堂而唯諾哉夫通經而不適於治者謂之汞櫟而畔經厲民而不繇於禮者謂之索虒以疏糾二者與耳食足持何異耶於是韓子矍然拜手曰今而後乃知禮之足以宰運動儀術之有大受也請序第所言爲贈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鷟

象川子曰余讀儒林傳所云鄒魯之門其於文學若天性恬澹雅好黃老家溷處紛蕩之中而泊然有以自守視其目晶晶焉察其氣閒閒焉時時起余以黃老家說其所操持固未見抵止其發明要領彰矣夫儒者不傳黃老薦紳先生蓋難言之抒其大旨機在目禽在氣頗若不類於聖人乃致虛守靜總之不詭於性命者近是余於是到心焉撫人言多閒者王會篤行者二吳潛心陸氏彼皆所謂自得者若譚子者所謂吾黨成章者非耶居無何譚子拜南職方員外或曰是果於靜者而恬淡之逃歟將有所擇於世路也方今天下滋多事何用黃老以自暇佚爲余應之曰不然職方氏古周禮之遺也掌天下輿圖既阨塞城隍險要除盜賊以寧民萌

太司馬以九伐佐王平邦國實與贊大機謀議責至重也我祖宗並建兩京控制南北宮闕之巨麗官司之錯事爲制同其所恃重於職方氏者一也又鳳陽陵寢江淮轉輸素稱要害其江洋盜藪風帆出沒與波濤浩渺不可蹤跡而爬梳之跳號奔突視羌胡乘障勢侔而力逾難其責重其勢難未有若斯之同也則又奚擇焉譚子往矣登覽六朝故墟指顧我聖祖開基定鼎之地弔問當時謀夫勇士求興亡之端講戰守之具北望神京其圖石畫俾長城萬里金甌無恙雖欲暇佚其將能乎

且余聞之黃老所稱逃貴身治世其文多雅馴其緒餘奇祕往往見於陰符道德諸書所云神機鬼藏知雄守雌又鑿鑿中窾兵家率祖用其說譚子如通其術則吾不知其所進矣而可少之哉而可少之哉會諸僚友張祖餞別屬余以贈言余故備道譚子之進以壯其往

贈郡侯莘野周公入覲序　余有丁

余載稟直承明廬見天子肆覲羣后時凡四方岳牧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奉天子大計則自我浙江始浙江自上於天子天子詔太宰廢置復命侍中於殿上臨飭如上旨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燕於大官賜之纁帛鏘楮殊寵過扉是不爲閫鉅希遘者哉今上御極二年將舉覲典明郡周公以職敘往郡子大夫相率謂公以主上秉新政興天下更始營精太平儻開台宮衢室延見雜問上計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爲不得爲之故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謝條其對以稱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公謂某幸得備位爲郡守卽不能興化條有以自效亦勉思職

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以屬上計而奉主上裁察蓋明之邑五而爲令丞尉掾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治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予奏言某也賢某也不肖不敢徇明並海爲郡地淳鹵無商賈往來不順於山卽順於渚今山出厲禁渚出嚴宦氏無所咿生五月至六月不雨大無禾麥以奉軍興歲不下千餘鍰民且日憊予奏言請急省軍實薄租賦毋動搖國本民措指也理則理亂則亂惟屈伸其有奸宄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蔓滋蔓難圖予奏言請鋤奸詰猾以安善

良弗敢惕諺言野有荆棘聚糧者怨田有孟城望稼者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豪愈橫以故民視貨若鴆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問是舍豪也即問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可政無所重輕是荆棘不見伐孟賊為殃非所以任民也予奏言請抑豪以扶民罔敢縱於是吏丁在告有咏公之言也曰公惟有之是以似之矣公下車廉廉乎廉貪貞淫之化浹於境內意在成就安全下吏而修條貫詳備吏不敢欺即無梗於貪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減損更衙十之六

七必偪拊而燠休之毋事操切撻決擊擊而訟至立斷輟若持衡法訖威當不為少阻而銖兩之奸無不畢得使負擔者息肩咆哮者不敢入於里蓋公潔修遒敏精經術而溫良有醞藉故行縣未三月而民之服者如鑑信者如著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如此公既入而引見主上有如陳對上退而察公所行知其所以然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以廉貪貞淫之風興大化者也公所得寵異當不後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語公治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一公以政治迪於天子子大夫聞余言迪之以語公公曰惟力之弗舉其弗能蓋惟邀惠二三君子疇敢不惟嘉言是服遂載書而行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余有丁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之士能因變以為之通習於嫻詗詗伺捷給之巧以自衒霍跡其所豎若赫然足表見也然網密文峻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元元安所歸命哉彼謹身奉憲深惟蒸庶之急者或才固集事事叢脞弗厝於理卒乃乾強而寡味索塲而無光焉夫讀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一究則上亦無由知將百姓所賴何若而矯虔吏顧託於能與良以避課耶蓋嘗發憤思古之人而深有慨於漢之黃霸霸明敏習文法見吏民問他陰伏以深參考有所伺察遣長年廉吏屬令周密至米鹽煩碎必親至覈其實則俗尚嚴刻霸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此廬廡幾君子德讓遺風焉若霸者儻所謂經術理道者非耶乃今則見揚州刺史衛侯云揚古之建國也為南北孔道民不土著四方商賈必爭之區而監司部使者

察計簿首重之地自島夷多震驟繹境內徵調繁矣數年比不登民匱於食洮冗者眾時大水決淮徐閭橫溢千里而揚以近郡被災蕭然剝膚矣過使客冤蓋相望結轍於道早夜飭廚傳戒廩餼兢兢幸有呵望客未出疆而疆候以客至告矣此其爲郡上下交困誠難爲者也而侯獨易之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謹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施余謁歸獲覽觀侯政民有質成者蝟集於庭侯呼喻主斷即大猾亦關口失聲不知所出胥吏抱牘至隆隆山起侯握管而散之如馳諸使者曰奉王命而莅之侯徐徐應辦靡不當其念除民所疾若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篤癃無告者過以文理無失職至於割盤根批大窾有傑黠難舉之跡而聲光披拂矯然足聲道今民恃以爲命而上舉廉知其賢故地不必雅易在所用耳於是鄉大夫郡公欲有言爲侯贈史余氏曰自吏道廢闕焉不著於世久矣班固言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馬遷言奉職循理可以爲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侯精經術根理道故見諸施爲蒸蒸如是卽遇霸將瞠視之矣詎世之所稱能與良者足埒耶噫漢之循吏多莫之數其知名見紀者獨霸數人焉侯其可少哉侯其可少哉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序

戴洵

異時海內熙洽民淳而事簡吏尚寬和爲長者迺數年來網禁稍弛俗漸豪俠而居官者亦頗溺其職於是更務峻急以深文束縛人自守令子養百姓者皆然況司理專刑獄董糾察代激揚者耳目乎寬厚恤人非時所宜先矣然友石趙君之爲吾郡理獨不然君之言曰理之設將佐守用法爲威重乎將恐罰或過當而爲民平撲人流血狼藉及桎梏囚繫累日時不爲釋致民竟瘐死或積衰病或廢痼不復可比於生人此所謂操牘代刃殺傷殺人不以鬬爭者也而會不自以爲罪且笞罪自十以上者於令不得少濫焉今人一不當意罪且未應笞而更用大杖擊之吾不忍爲此也是以每訊獄必反覆窮詰惟求得其情得卽以所宜罪者罪之未嘗輕加一箠楚拘繫一人也而民被其訊鞫以出亦莫不曰趙府君之麗人罪惟其當靡毫髮低昂也有赴愬上官

者爭欲得行下趙府君以爲幸君嘗攝鄞令事鄞之民甚安樂之親之逾於父母忘其爲郡理也其於鄉之士大夫未嘗不開誠款語然卒莫有謁以私者也其於胥史下人未嘗不呴呴拊循之然莫敢賈法入少苞苴於橐中者也蓋君外寬而內明其明者不可欺其寬者居上之體宜然耳豈與彼慳慳爲縱弛者同也於是理吾郡未滿三歲賢聲茂甚銓部之徵書至矣行且爲臺省論議殿陛前不然亦當入天官署稱量天下士則其務惇厚持大體不以苛細格物不以訐激市譽者當又何如也將行五邑之長咸丐言以贈敬邑父母宜山高君謁余爲之言謂余素不倭且雅知君也故余爲述其所異於俗尚者如此彼患不能舉其職而欲徒以操切趍名聲者其亦可以觀焉

贈劉都督序

余寅

今總鎭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茭薙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既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郎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寇大閱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忖將軍以制羌蔑誠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爲賴矣乃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扼吳絕饟道以睨南都勢猖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推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鎭焉夫寓內稱師率臣者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於古者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敲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稽窳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焉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爲用也遂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何容易哉是故員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而乃以守以柙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速速欲徐徐以屈伸不可勝窮

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芬井井皆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周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眾眾勝用算算勝諸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跡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詡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冒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島夷聞之無敢濡足海波者海波晏如也大都無莽於措畫而無撟於士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跡也將軍嚮自詫往在西陲時庶幾男子今在東南有鬚婦人耳嗟嗟劉將軍曷不北乎北虜患邊氓特甚卒無一創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弱子能辦之矣將軍獨柰何竟臥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富級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穡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邇者島夷幸一蟊止

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陵陽牟氏壽讌詩序

戴表元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爲纖悉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棲寥處杯漿爵酒臠鮮粒餐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欣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貪茹辛卧茗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燠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歎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

夫人復七十成甫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頌美而余適預名其閒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性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官極今之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眞情歡欣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眞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詞表諸篇端題爲陵陽牟氏壽讌詩序

壽樸菴張公八十序

范子曰余讀逸民傳至龐公以醇行雅操隱居弗耀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爲人彼所謂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意蓋有所嗜也然上下二百年可述者纔十餘人斯何其難與乃今觀於樸菴張先生又何其大相類也先生性度高爽早攻舉子業靡書不讀已乃棄去隱句章山中有司禮辟輒不赴一日友人過謂之曰夫鳳産九苞應期則鳴騏志千里遇塗則騁方今聖人當陽寤寐賢哲孜孜則山川效靈旌揚則草澤獻賮彼技藝之場馳騖於聲利之塗目無停視耳無停聽手足無停舉心無停慮一人之身日不暇給而又畏譏避譏觸法抵禁惴惴若不能免其不爲稽康笑者幾希矣吾今屏絶外慕偃息隴畝時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卜豐凶舉酒相勞嫗煦自如而又坐白石酌清泉觀雲弄鳥彈琴命弈歌白雲之章誦樂志之篇以天地爲上莫古今爲瞬息吾身爲委蛻沖然內適蓋不知年之將至彼富貴者桎梏我者也聲華者塵垢我者也我顧逃之而敢即之若夫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

五鼎斯又不足言矣子欲使我爲蘭爲膏而不知曲木
童山之足恃乎友人避席而退范子聞之曰苟生有言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張先生其庶幾乎
矣乃今行年八十而志慮精明步履矯捷若少壯然雖
爲封君未嘗入城市與配相敬如賓同德並壽顧非龐
公之徒與然龐公子山人爲黃門孫渙爲牀炯太守世
以才行聞先生子堯年由進士官給事中歷任至方伯
德位駸駸未艾孫某又力志科第斯皆所謂遺之以安
者吾故曰大相類也識鉅則不以外慕嬰心儲厚則不

以易世改行神明默相庸可量乎於是諸親黨相率稱
觴爲壽先生乃徧觴諸客盡歡而別

贈族父稷臣公序

沈一貫

稷臣公蓋儻荼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蓄積蓄亦不贏弟
妹子女眾多以婚嫁稟亡產居貧窶如也事後母王夫
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士不督而成焉
鄉有相仇者多就平公居閒能入窾竅權禍福慴不爽人
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幹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
不爲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爲夫力猶水

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閒日問黍稷之事勞
而目適自號稷臣子敘曰吾外史公贊公云爾貢父於
公爲弟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毳歲
往教授吳楚閒易錢糈以爲資六月仲之京師僕往送
之金山其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彌七十歲而已不
得奉天倫上觴爲壽獨且萬里去奈何爲子因欷歔對
泣其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遊而吾若汝
狎傳遽去違膝下溫清歷闊勞不償答縱親覽其罰如
人心何輒又其悲吾汝左提右挈贊短資長取千金於

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親諺曰一日肝睢三日
飢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處彼不處故元亮窮結自喜
而室無萊婦猶稱苦心儒仲靜已敗絮不就就積蓄積蓄亦不贏弟
乃慫兒子以彼俯字且曰恩深何況遏喜懼之榮年而
暫烏烏之無報故吾無能以灌園鑿坏安諸親勞也已
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篡於親賢如孝已不見察吾汝
謝中庸之行而覆幬垂慈小罰不閒詈貧
不憚茹實勞必身執率閒黨願得之以爲父而人子過
深罪大曲庇無閒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何以

自立仲曰子歸視吾親當爲一解頤夫實不中聲空言興盛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卽與之言無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取者有限而游心淫思所冀倖者無底以有限酬無底故堯禹不能除其憂蹻跖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冀倖不如已稷巳古仙人之稱代旣鄙矮其術靡焉妄而意之將無營而自酬者乎林類年且百歲鹿裘帶索而歌拾遺穗於田以爲具三樂夫亦穫巳之類也今吾穫巳公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爲古穫巳也若是則人子之憂非所聞於穫巳公矣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鎧

嘗聞之抱道全眞者非必山澤之癯積德累行者豈惟薦紳之士乃有閨闥之英含醇葆和以垂懿則處陰休景以佚餘齡表倫理於庭幃嗣芳徽於彤管是以神采著於當年聲聞孚於內外而流風蘊義彬彬乎若此之盛也至乃天錫其純嘏神相其壽康啓慈顏之悅豫享色養於不窮則又天人交助報施靡爽矣茲非當時學士大夫所願稱述者歟以今觀於楊母宜人始足以當之宜人王氏嬪於少方伯后江楊公祁祁焉肅肅焉所稱德門淑媛也始歸時逮事其舅姑晨夕左右甘旨畢備早以孝謹聞公爲諸生時宜人相之辛苦拮据公得殫志力學竟以文章顯公舉進士爲大行召爲給事中以直諫名當是時議禮之臣勢燄薰灼罔眾望之風靡公獨持不可疏上天子震怒廷杖下其議於有司眾方爲公憂禍且不測時宜人相從京邸從容慰勞曰今日之舉正以上答國恩無自悔也且悉取篋中他諫草焚之恐株連善類其於大體如此後謫遷吳楚間所至輒奉

使者檄幹理公事驅馳靡於寧歲遷宜人官署中扃戶獨居澹寂自甘至樵蘇而爨卒無悶容公以才高取忌低徊偃蹇幾三十年積官至藩臬貴顯矣而猶不忘儆敬居嘗念曰無使聲望獨不如諫垣時也往歲庚子予從吳會還得與公同舟聯榻旬日公與予言之歷歷猶在耳比公解組歸則總內政以匡飭其贏縮籌計烹飪紉製諸事罔不精密又若故田里之媼且性雅素不喜爲璣翠文繡之飾至訓諸子以植德義崇儉樸爲先早晚語刺刺不休垂堂之愛於是乎而諸子乃克自樹立

無隕前聞庶幾所謂以志義者則在昔丸熊秣馬之事爲贅矣夫國風所載若葛覃采蘋雞鳴之類皆言諸侯卿大夫之夫人能治其內故化行而俗美以予觀於宜人諸所行事一一與古相符卽記之列傳著之圖史何迺焉是以上合天心下孚人願綏之福祿壽考以侈其報不亦宜乎詩言自求多福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有徵云今年壽六十二月廿一日爲初度之辰是日也賓朋咸集子姓森列宜人御華軒被褘翟坐北堂之上撫瑤池之宴聽激徵之者有不心懌而神怡者乎由是遐齡晚福引翼無疆昕以承天庥而迓神貺者斯其至矣魏君世華聿服宜人之子太學生持載輩相友善徵予文爲壽予與后江江公爲中表昆弟得侍几席久聞宜人德履頗詳故樂爲之書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歲在癸巳嘉平之朔爲黃母姚太夫人六十設帨之辰吾友太沖晦木澤望奉觴爲壽四方之士凡爲三黃子友者不遠千里百里來拜堂下泰亦得從諸君子之後一時同賀也當熹廟之季忠端公抗疏討逆竄居楊左諸公之先故先帝恤錄遺孤亦不在楊左諸公之後一時同難諸孤待被國恩紹承先烈文章氣節非不炳蔚激昂也

乃時進而往家聲頹於國步蕭茅易化涇渭已淆或不能持其身或不能保其子識者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之歎而黃子大聲而呼徉狂以避崎嶇竄伏於蛇虺榛莽之墟掬水拾茶以供晨夕之養猶身經枯槀簞瓢屢空及虜掠無遺濱死者數矣而不悔顛頓枯槀無聊已甚春秋之義君父倫維之以立言庶幾不墜嗟乎此忠端公當日碎首剖心百折不回之志也母艱雖守之二十年今幸有子持此以報先公卽槁項沒齒夷於焉醫夏畦而以當同難諸孤必不以彼易此嗚呼可謂賢矣然

非母之教不及此夫母能以冰霜日月之性相夫子以殺身成仁不畏義死不榮幸生而又持此志以成其子於國破君亡之日不失其身以死其親以此告無罪於先王而昭大義於天下萬世是母之一身終始爲綱常名教所係正氣鍾於男子而又鍾於婦人人世之吉祥善事未有備於此者也故曰得全於天者可懲而賀也

嗟乎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志氣所感後先一揆德鄰不孤是在吾黨其以吾言爲母進一觴可乎諸君子欣然曰子之言詳而辨太夫人所樂聞也因述而

志之爲正氣堂壽譜序

思舊錄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啓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己丑之歎而黃子大聲而呼徉狂以避崎嶇竄伏於蛇虺榛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莽之墟掬水拾茶以供晨夕之養猶身經枯槀簞瓢屢空所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巳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於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棹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安已死於九江舟中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楊守陳

陸機有言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曹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惟羯虜石勒亦恥而不屑爲者何長算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后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娣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馬

懿之遷襲其算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促而卒移漢鼎雖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爲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歎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難也古之人若顏兗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於世是則可謂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千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爲之悲傷歎喟而不已況當時者乎

閩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文學一二輩絶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於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於家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爲鹽梅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止於斯非所謂長算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爲挽歌詩總若干什余既萃成册乃序焉蓋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十載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１９
作者＝
页数＝７４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